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六六冊目次

芑山文集三十一卷

〔明〕張自烈撰
清初刻本

一

曾庭聞詩六卷

〔清〕曾畹撰
清康熙刻本

四二一

大樗堂初集十二卷

〔清〕王隼撰
清道光二十年南海伍氏詩雪軒刻粵十三家集本

四六一

冶菴文集六卷別集二卷

〔清〕閔鉞撰
清康熙刻本

五一七

芑山文集三十一卷

〔明〕張自烈撰

清初刻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

究所圖書館藏

芭山文集序

往予識芭山始姑孰
見居恒誤著卷袞萬
有奇諸刺經讎傳指

芭山文集

岳序一

十

畫古今成敗鑿鑿措

諸行惜世莫能用耳

辛未芭山遊

京師數上書言事名稱

此葉清華配補

震天下壬午奉

詔刪定四書五經大全

頒布學官累薦授史

館修撰兼侍御傷世

芭山文集

岳序二

十一

孔棘不就會

行在纂次

國史當事咸推芭山克

勝任連章交譽

此葉清華配補

朝廷詔報賜對問思特

起芑山田閒行超秩

登用又弗果嗟乎芑

山不可謂不遇卒隱

芑山文集

岳序三

三

身著書何哉集僅鉁

什之三四學術行業

略見大都推其道雖

起衰濟溺有餘焉用

此葉清華配補

多言爲哉一日芑山

自出篋中未梓藁周

視之拊膺嘆噉焚擲

殆盡聞者竊惋歎云

芑山文集

岳序四

四

以予觀芑山隋獨少

可雖負才恢傑恥自

倚晚益發晦不測或

曰芑山棄家走衡湘

此葉清華配補

弔古屈平自沈處道

卒或曰芑山閒從緇

黃遊日諷書晏如或

曰芑山變姓客范陽

就降塾授童子小學

孝經或又曰芑山操

一瓢獨往來盧龍閒

莫知所終然則今世

欲見芑山而不得求

諸其文可矣雖然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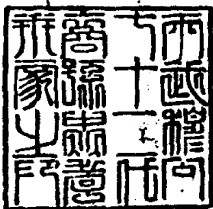
山文非不傳苟徒求

芑山以文又惡知文

不足盡芑山哉

烏尤逋臣岳蛻序

序畢



芭山文集序

著書豈芭山先生所
欲哉今天下維棘先
生懷材抱道不得志
舍著書安之先是四
方賢士大夫汲汲進
先生於

芭山文集

呂序一

朝冀繇辟薦起詒
邦國光先生獨守正抗
行古人與稽屢挫益

此葉清華配補

自憤嘗語予曰出處

有道奚役役爲僑金
陵十年嚴取與慎交
遊遠近從學者衆先
生推誠悉慮相厲以

芭山文集

呂序二

理學政事相磨以忠
孝節義言求可則行
求可法胥少長貴賤
鮮不厭飫去其教天
下蓋如此先生居里

此葉清華配補

門事二親至孝僦屋
數徙風雨不蔽見諸
瑣尾流離之人傾身
拯援無德色又嘗稱
人善行成人令名往
往不使聞知它橫逆
先生者詬誣踵繼聞
者皆色變先生竊心
悲其人始終不與較
又嘗見先生危坐一

室討測史事丹黃漫
漬衣袂閒攻苦勤勤
手口困瘁世弗克堪
而先生裕如也又
覽其與同人手書寓
古切偲遺意甚則痛
哭垂涕不感悟不已
其自治治人又如此
卒觀先生所論著疏
條先籍挾摠百家不

避刑辟不畏彊禦毅

然爭天下萬世是非

無少阿一時異端曲

學聞先生論議見先

生之爲人未有不祓

志濯行回視易聽者

居恒能爲詩古文不

求工曰士所覃力不

僅此發闕深固不以

示人其後先立言無

獎又如此然則先生

之著書蓋皆本聖賢

之學出入儒先矩矱

恥浮夸以欺世者也

豈文辭章句可同日

語哉已卯秋先生戰

藝

畱都復不售度時莫可

爲焚棄制舉業閉戶

偕仲季定著四書大

全辯進

御予時三復義例明道
辨惑炳若日星亟以
告都人士都人士歎
曰芑山今世所稱有

芑山文集

五字

道者辯之爲功大矣
哉未幾及門諸子合
先生後先所著古文
辭錄芑山文集行世
四方名碩聞是集將

芑山文集

五字

成爭相引重思一見
先生而不可得夫以
先生之人度先生之
爲書名實兼茂天下
罔不訕服無閒言其

昭茲來許而莫或廢
也宜哉善乎先生之
言曰程朱各有異同
後儒剽摭波靡棄孔
孟而從程朱

滋甚百氏尤厖雜羣
言殺亂不可不明去
從張子創爲與古人
書雖古賢人君子之
說未嘗無駁議然特

就唐宋大家析別醇
疵耳安得盡諸紕繆
穿鑿者而是正之繇
斯以觀先生審取舍
黜傳會至矣集中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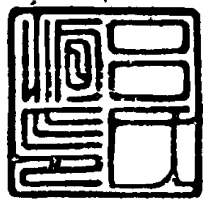
議雜著皆裨贊名教
抑惡足以盡先生底
蘊哉先生不以予淺
黯屬予較讎予因述
其概於簡末以明先

生之論著蓋有甚不
得已者且以見先生
今日之文世之人得
而見之若夫先生之
爲人與其素所蓄積

合忠孝節義理學政
事而一之者未可徒
就其文而悉窺之也
嗟乎著書豈先生所
欲哉

西蜀後學呂恂謹

序



呂序畢

巴山文集自序

張子少介立長壯出
交天下士後先論著
盈篋笥閒發視之大
者關

國家興除利病次則證
據經傳折衷諸家同
異不阿又家世厄困

罕藏書文亡所師法

雖諷諭幽憤恥爲世

屈往往與古合故不

忍輒淪棄甲申避地

自序

葛川感時撫事嘗刪

取舊文授梓梓未訖

庚寅里居方輯次篇

簡綴爲完書自傷三

十年閒摧伏翫翫與

道進退率顛躋至此

空言何補哉一夕仰

天怫惛舉凡未梓者

自序

悉焚去存若干卷藏

于家仍署芭山文集

非自謂文足傳亦猶

仲尼曰文莫猶人云

爾且以見介立危困

如予論著彫落志義

益畧然瀕危殆不稍

變士可不自黽哉雖

然當時嗜予文者自

搢紳迄四方同學諸

子蓋衆非必盡阿所

好然知己僅十數人

而止之十數人者或

齋志沒或逋竄饑飭

數千萬里外與予生

訣不相見欲如嚮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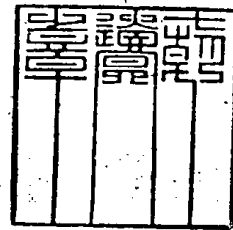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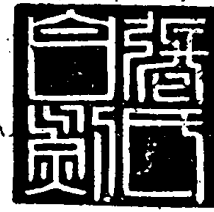
遊從宴笑日講求有

用不可得安往而與

知己遇哉是非俟後

世可也

芭山張自烈序



自序

自序畢

芭山文集凡例

一是集初本二百卷有奇蓋皆及門
後先私輯錄者一日先生見而喟
曰空言耳多則贅古人弗爲也因
復加釐定凡羽翼風教匡救國俗
與經史相發明者存之餘悉刪去

芭山文集

凡例一

始疏議卒旅詩計如干卷制義殿
焉疏序雜著卷內有先生既脫藁
偶逸者有既鏤版復漏者今姑存
原目於各卷俟續梓出公同好又
集中與古人書自先生創爲之本
朝著作家所未及擬專彙芭山與

古人書梓行論世者庶知考正

一先生舊著經解史辯雜論語錄辨

似錄黨戒錄孤史等書繕寫甫就

中更兵寇原藁散亡今四方及門

諸子方蒐佚補遺次第殺青故諸

書雖未遑布仍列總目謂觀成有

陳集

凡例二

四

待也

一國朝名集充棟其間考績祝壽諛

墓之文可傳者實少它代作又據

華葉鮮實自欺欺人往往爲有識

所鄙笑先生性不屑代作慶贈誌

碣素恥涉筆雖尊貴密友不能得

其寸簡片言故集中代作者僅刻

姦輔疏王公書院記二篇壽序挽

章槩不載非先生焚草未梓先生

初未嘗隨俗屬草也甲申以後論

著慮觸時諱封瘞芭山不出示世

皆及門所未窺見異時史氏宜有

陳集

凡例三

五

采錄云

一先生交天下士數十年賢士大夫

書牘抵先生所者非辯正古學卽

衡論國是積累盈十數篋先生嘗

擇其有裨勸戒者凡二百餘則裝

潢爲四方書牘手卷若干軸今及

門懼散軼不傳擬合書牘暨先是
薦舉章奏公移爲芭山文集附錄
二卷略次本末播告同志俾後有
考焉

門人席仁拜手謹書

芭山集

凡例四

六

凡例畢

苞山文集總目

明 張自烈著 孫世篤

弟 自熙 門人王治洽較

自勳 閱 錢士衡

疏議 二卷

書牘 十卷

目錄

雜序 五卷 卷之第一 五續梓

傳記 四卷

進策 二卷

雜著 四卷 卷之第一 四續梓

答問 四卷

旅詩 一卷

制義 一卷

已上共三十二卷內闕二卷嗣出

經解 四卷

史辯 十卷

史論 四卷

語錄 四卷

目錄

理學辨似錄 六卷

黨戒錄 三卷

孤史 三卷

已上共三十四卷未梓嗣刻

附錄 二卷 嗣刻

苞山文集總目畢

芭山文集目錄

疏議卷之一

重定四書大全第一疏

復請頒行四書大全辯第二疏

回奏鈇行四書五經大全辯疏

進四書大全辯疏

代科臣劾姦輔疏

請釐正大明會典疏

請訂補憲章類編疏

芭山文集 疏議目錄

進大學衍義辯疏

進宦寺賢姦錄疏

進黨戒錄疏

疏議卷之二

駁朱友文釋郭祐議

用士議

都督譚廣杖殺蕭翔議

騎射議

駁陳言議

東事議

君死社稷議

駁科臣專任科貢議

保舉議

寶璽議

芭山文集 疏議目錄

疏議目錄畢

世山文集目錄

書牘卷之一

與韓退之論柳侯求記書

與韓退之論捕賊行賞書

與柳子厚論刑賞書

與劉復愚論秦焚書書

與蘇明允論諫法書

與蘇明允論被匈奴書

與蘇明允論任宰相書

世山文集
書牘目錄

與蘇子瞻論倡勇敢書

與蘇子瞻論始皇書

與蘇子瞻論秦郡縣書

與王介甫論顏子書

書牘卷之二

與曾子固論楊雄書

與歐陽永叔論性書

與蘇子由論解語孟書

與陳同父論用人書

與宋潛溪論學禁書

再與宋潛溪論警備書

與鄒南皋論袁州學記書

書牘卷之三

上皇帝爲友訟寃書

上皇帝論特用書

上皇帝論左兵橫暴書

再上皇帝論官兵四盡書

與友人論四書大全書一

世山文集
書牘目錄

與友人論四書大全書二

與友人論四書大全書三

與友人論四書大全書四

與友人論四書大全書五

與友人論四書大全書六

與友人論四書大全書七

與省直同社鄉紳書

與諸生論集註書

再與諸生論集註書

書牘卷之四

復夏彝仲書

與吳次尾論先王孔明書

與吳次尾論稱敝書

與少京兆徐公論薦舉書

與友人論辭薦舉書

與范計部書

與揭潛銘論名實書

與吳次尾論師生稱謂書

書牘目録

書牘卷之五

與楊維斗論神怪書

與友人論交書

與友人論遠聲伎書

復沈眉生書

再復沈眉生書

與友人論制義書

與吳次尾論悟死生書

書牘卷之六

與戚南塘論禁令書

與呂大司馬論絕盜書

與鄉紳袁景源論幫解書

與合郡鄉紳論六款書

復司李丁墨巖公祖書

復廖太尊論脩府志書

辭廖崑湖公祖脩志書

書牘卷之七

與吳次尾書

書牘目録

復吳次尾書

與同社論艾選書

與陳士業書

與艾千子書

書牘卷之八

上南大司成姜公書

復督學侯廣成公祖書

與儀部張受先書

復吳次尾論積分書

復陳士業辭史公辟命書

與江督袁臨侯書

答江督辭倅薦書

上南大司馬史公論監國書

上黃閣部書

書牘卷之九

與鹿洞諸子論理學書

與揭潛銘書

復江督袁臨侯書

書牘目錄

與樊康侯公祖書

復樊康侯公祖書

書牘卷之十

與大司馬呂豫石

答陳則梁

與沈眉生

與劉伯宗

答某邑博

答黃生

與袁臨侯

答袁臨侯

與吳次尾

與徐闇公

再與吳次尾

復何叔子

與顧生

復袁臨侯

與申素園吏部

書牘目錄

與沈耕巖

與吳次尾

復吳次尾

與太史楊機部

復袁臨侯

復宋未有

與吳次尾

與陳士業

與太史楊機部

與揭潛銘

與廖昆湖公社

復廖昆湖公社

與惟適卓菴第一

與惟適卓菴第二

與惟適卓菴第三

與惟適卓菴第四

與惟適第一

與惟適第二

與惟適第三

與惟適第四

與卓菴第一

與卓菴第二

與卓菴第三

與卓菴第四

與兒生訣書

書牘目錄畢

芑山文集目錄

雜序卷之一

進策序

評定蘇明允論策序

遜志齋集序

六柳堂集序

史憊序

苦梁吟序

與古人書自序

芑山制義自序

雜序卷之二

四書大全辯序

刪定四書大全辯序

評定余冢宰古方略序

樓山堂集序

孔明過化錄序

劉巨塘述略序

重刻太上感應篇序

代

太上感應篇序

四書寄言序

柳子玄筌序

送余子還率山序

贈周生辭聘詩序

鄒貞節傳序

雜序卷之三

甲戌文辯序

皇明歷科程式序

芭山文集 雜序目錄

丁丑文辯序

古今論未策合辯序

國朝四書程墨文辯序上

國朝四書程墨文辯序下

詩經程墨文辯序上

詩經程墨文辯序下

四書小題文辯序

雜序卷之四

己卯程墨文辯序

壬午程墨文辯序

吳次尾壬午副卷序

姑山問業序

漪園近義序

錢吉士制義序

梅惠連制義序

金方平時文序

怡草二刻序

劉子制義序

芭山文集 雜序目錄

旅詩自序

旅言三刻自序

雜序卷之五

奉使朝鮮記序

芭山經解序

四書辯註序

古今理學精義序

古今理學辯似錄序

朱子通鑑綱目辯序

史辯序

宦寺賢姦錄序

黨戒錄序

重訂說文長箋序

四方書牘手卷序

字彙辯序

鍾譚詩歸辯序

古文辯初編序

孤史序 已上共序十五首嗣刻

芑山文集

雜序目錄

芑山文集目錄

傳記卷之一

晉徵士陶潛傳

隋王通傳

宋蘇洵傳

芑山自傳

傳記卷之二

余冢宰崇祀紫陽書院記

王公書院記 代

芑山文集

傳記目錄

芑山藏書記

雩記

尾記

葛川書歸芑山記

誰廬記

傳記卷之三

僦屋記

旅記 一 有序

旅記二

雜序目錄畢

旅記三

旅記四

旅記五

旅記六

旅記七

傳記卷之四

雜記一 有序

雜記二

雜記三

龍山文集

傳記目錄

雜記四

雜記五

雜記六

雜記七

雜記八

雜記九

雜記十

雜記十一

雜記十二

雜記十三

雜記十四

雜記十五

雜記十六

雜記十七

雜記十八

雜記十九

雜記二十

龍山文集

傳記目錄

傳記目錄畢

芭山文集目錄

進策卷之一

本計

辟薦

平寇

儲材

去弊

進策卷之二

審序

芭山文集 進策目錄

法祖上

法祖下

崇實上

崇實下

講學

進策目錄畢

芭山文集目錄

雜著卷之一

記卮上語

記白門孫幼竊語

記南浦何叔子語

記豫章與大鴻臚公語

聖無死地辯

孔子不絕原壤辯

曾皙杖參辯

芭山文集 雜著目錄

侍坐鼓瑟辯

續師說

芭山說

蚩說

雜著卷之二

書黃牛廟記後

跋毛穎傳題後

書送許鄂州序後

書柳子厚吏商後

書定州新建學記

跋五賢贊

書康錄郎中誌銘後

書丹稜楊君誌銘後

書陳龍川集後

跋范吳之正蒙序

跋江州重建濂溪書堂記

跋朱晦菴手帖

跋漢唐三帝紀要錄序

書日文集 雜著目錄

跋謝文節集

跋熊去非集

書方正學論井田書後

書顧天文後

書羅圭峯集後

書林生告天疏後

書吳子上金公書後

跋李生殉弟傳

雜著卷之三

自撰墓誌銘

先府君墓誌銘 逸

故妣何氏孺人墓誌銘 逸

亡弟惟適墓誌銘 逸

明汪文學元配余氏墓誌銘

彭孺人墓誌銘

應兒壙誌 逸

自祭文

誓墓文

書日文集 雜著目錄

明徵君存宗劉公行狀

雜著目錄畢

芭山文集目錄

答問卷之一

問或言水火相尅

問或言天一生水

問或言五行生尅

問或言萬物生於陽陽生於陰

問或言凡白爲陽黑爲陰

問或言五行皆有土

問或言先後天八卦圖

芭山文集 答問目錄

問或言十二元辰

問或言易者象也

問或言兩日相承

問或言曆法

問或言律法與曆法相應

問或言天地玄黃二氣

問或言雲能成人物之形

問或言日行一月一周天

問或言日月星辰水火土石

問或言鬼亦是生氣

問或言朽麥化爲蝶

問或言百草化爲昆蟲

問或言天下萬物皆生於虛空

問或言風霆雷雨

問或言水自古稱東流

問詩學得失

問世謂鄭衛詩皆淫然與

問諸家言詩無確據

芭山文集 答問目錄

問後世言詩自五言六言至七言其體不一

答問卷之二

問學者論著紛紜異同雜見

問古今是非無定論

問古今文人不相下

問有言吳太宰誅死者

問汲冢周書傳世已久果可信否

問道德經守微篇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問道德經獨立篇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問道德經重德篇躁則失君

問道德經養身篇功成而不居

問老氏吾所以有大患

問道德經儉武篇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問莊子逍遙篇大義

問繁露權譎之說

問繁露董子深察名號篇

問論衡謂河圖洛書

問論衡初稟篇

世目文集 答問目錄

問論衡骨相篇

問論衡物勢篇

問論衡龍虛篇

問論衡道虛篇

問論衡語增篇

問論衡命義篇

問論衡率性篇

問論衡吉驗篇

問論衡藝增篇

問孔子欲居九夷

問文章鍊句法

問蘇子瞻自言初入黃廩入既絕

問宋章惇云九歌取諸國風

問古今論賈誼得失

問董仲舒短長

問白居易應制策得失

問蘇軾制科策詳略

問歐陽永叔謂孟軻荀卿始專脩孔氏

世目文集 答問目錄

問蘇洵明論言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

問蘇洵上仁宗皇帝書

問賈誼班孟堅蘇子由論秦亡

問蘇軾專任使策

問蘇軾厲法禁策

問李觀強兵策

問程伊川云孟子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

問邵堯夫云天下將治則人必尙行也

答問卷之三

問方正學云傳稱孔子攝魯相而喜

問王陽明云聖賢待人亦有時委曲

問本朝于慎行云子雲伯喈一代儒儒

問歐陽明卿問云釋氏不可以治天下國家

問陳白沙與及門張廷實書

或問心何以謂之盡性何以謂之知

問未若貧而樂所樂何事

問薛敬軒云命雖在天而制命實在已

或問顏子屢空之旨

止

卷之三
答問目錄

問王龍谿云告子一生畱心性學

問邵定宇云天命之謂性

問王陽明云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

或問孔子呼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或質於湛甘泉曰子之二業合一之說

或問孔子當時果是爲何乃如此憤發

問患不知人也

問洪覺山云論語一書未嘗有言人之惡者

問陳白沙與任明府書

問王龍谿云區區賴師友之訓頗知在性情上

用工夫

或問某未能齊家使風移俗轉還是反已欠直

問方正學云天下之物天皆易與也惟斯文不

易以與人

問薛敬軒云予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

問薛敬軒云時中似義字

問薛敬軒云相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

學俗學中來者淺

止

卷之三
答問目錄

問薛敬軒云讀書當使出己之口入己之耳

謝錫命問王陽明日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

或問工夫不能超凡入聖恐多是不熟所致

問羅近溪令大湖時日進諸生講性命之學

汪伯玉司馬問焦漪園曰孔子自志學至從心

十年一進孔子年踰七十亦更進於從心乎

問薛敬軒云孟子曰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

猶是也此亦言氣質之性

問或以文公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之言爲迂

問溫公以誠爲盡心行己之要

問馬谿田云敬非只是箇閉門靜坐的工夫要在隨事謹恪做去

問王陽明云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還想些敢問其粗處安在

問與禽獸異擇哉與禽獸又何難焉不免大露英氣

問李延平云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須從知言處養來乃不差

山文集 答問目錄

問呂巾石與蔣道林督學書云來教專言性善日久指點來學必如孟子爲是

問薛敬軒云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言也

問馮少墟云兄弟之間凡事讓一步便是堯舜道理

問鄒南臯云聖人說人臣事君宜一味忠誠不可參權謀術數

問薛敬軒云程子云善固性惡亦不啻不謂之

性可見理雖不離乎氣亦不離乎氣

問方正學答俞子嚴書其略曰聖人之大者莫過於堯舜禹湯文武亦莫加於周孔

問湛甘泉云老子鄉原一途耳鄉原似多一媚字湛說果可從否

問鄧定宇嘗言我常虛而人不礙我不甯而人自化

問鄧潛谷云欽明明也啟明亦明也

問朱子大學序先儒皆稱之

山文集 答問目錄

答問卷之四

問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

問宋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

問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司馬溫公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諍於父傳云愛子教之

以義方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而可乎

問司馬溫公云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

不敢不止臣之於君亦然

問張橫渠云經籍亦須記得

問劉屏山云聖賢相傳一道也

問劉屏山論湯云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次悠

悠然其次惛惛然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

霹靂震懼而死否

問伯夷叔齊逃是否

問趙盾弑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何也

問陳希夷嘗戒种放云

問程明道云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智仁勇也

卷之三 答問目錄

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

問程伊川云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

氣粹然達於外

問程子云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

問程伊川云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

楊雄

問程伊川云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

問程明道云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

問程伊川自治還洛容色勝平昔

問程明道云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

問程伊川云學莫貴於知言

問程明道云君子之未仕也以學爲始

問程明道語謝頌道云兩輩在此相從只是學

其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

問古者何以不脩墓

問程伊川云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問程伊川云性相近也此言氣稟之性

問程伊川云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

卷之三 答問目錄

事以其記事

問馬融爲世通儒教養諸生有千數

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朱晦菴云也是鶻突

問朱子語類曰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

前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甯武子雖冒昧向

前不露圭角只粹粹做將去然少閒事又都

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

問呂希哲云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

問陸象山與胡季隨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

百餘年未了大公案

問陸象山云論語中都無頭柄說話

問朱濟道問智者術之原是否

問陸象山與傅聖謨書其略云謂貧窶不能不爲累此非道也

問陸象山云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朱濟道是爲善所害

問陳止齋云韓愈論荀氏何其依違於是非

問陳止齋云楊雄之自比孟軻也人皆過之吾

芭山文集

答問目錄

喜之

問陳止齋云莊子云學者學所不能學真知言哉

問或言孔子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歸

魯時孔子六十二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

問本朝馮氏熒曰漢高大半一祠尹起莘謂

四百年命脉所繫孰知秦始皇初并天下卽

召孔鮒爲文通君復拜少傅豈若漢高遜之

十二年卽孔騰奉嗣之封實啓於孔鮒之文

通則孔子歿而知尊孔子者始皇始之

芭山文集

答問目錄

答問目錄畢

芭山文集目錄

旅詩卷之一

夢謁東坡居士

懷夏彝仲

秋浦舟中

入山

黃鵠

賦得獨鶴凌雲去

夢與鬼語自警

芭山文集 旅詩目錄

感事

蕩子婦

問劉士雲惡詭

酬嚴子岸

趙無聲集鷄鳴山東同學諸子

南村園居成志感

蘇生貽愷菴詩酬寄

客舍草鳴似蜚語唁之

在昔篇哭楊汝開

喜見就塾

無題

賣鬼行

馴大詩

金陵得家信

自遣

南庄卽事

旅宿聞珥

書長安壁

芭山文集 旅詩目錄

宿牛首

雪夜寓姑蘇顧園

山木上人客陳眉公山中因寄

金陵東燕中同志

壬申歸自燕獨坐子舍有作

憶詩

護竹 并序

次耳聾詩 并序

侍御袁八繼咸左官南大行

憩蒨園草亭

山居

南譙幕春卽事

始至葛川

卜居

己丑春日書懷

讀宋史有感

避亂大岡偶成

結遼畢命歌

并序

芭山文集

旅詩目錄

芭山文集目錄

制義卷之一

道之以德

二句

子貢問君子

一節

并子與之粟

繼富

回也其心

一節

知者不惑

一節

子言衛靈

全章

夫子欲寡

能也

芭山文集

制義目錄

前論戲之

一句

邦君之妻

一節

所求乎子

二段

無恒產而

爲能

行或使之

能也

所以別野人

一句

不仁而可與

二句

養生者不足

一節

遼

曾子居武城

全章

敢問招虞人

一節

富歲子弟

一節

逸

君子有三樂

全章

制義目錄

制義目錄畢

芑山文集疏議卷之一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金城 校

余 楷

疏議

重定四書大全第一疏

臣某爲致治首明理學。黜邪先正人心。懇乞 勅訂四書大全。闡緯聖經。光昭 祖制事。臣按四書大全。荷 成祖特命纂修。功在萬世。自坊本承謬。彼纂此刪。與原本頗異。後學文辭失真。義理寢晦。忤孔孟而

芑山文集

卷之一

重定四書大全第一疏

崇佛老。棄忠孝而尚權姦。甚乖纂修初意。此世道人心之患。非獨是書闕略而已。臣少遵祖父庭訓。偕臣

弟自熙自動。講貫是書。見坊本脫誤。心甚痛之。因歎

諸儒臣承 命纂修。召集學徒。成書大速。各章小註

不可不加釐正。又永樂後名儒論議。宜擇別增入。或

詰臣曰。先儒說具在。何增定爲。臣謂 本朝洪武二

十三年。詔徵錢宰等。正定書傳。凡蔡氏得者存之。失

者正之。又集諸說。足所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

今臣增修大全。蓋推本 太祖足書傳之意。雖微分

軒輊。不至離經叛聖。同罪可知。九幸四方博學洽聞

之士。皆以義例。不以爲非。具呈南京國子監查

部。錄行。崇禎十四年。江西學臣侯峒曾。據兩直十三

省公呈。轉詳按臣徐養心。請 旨重訂。學臣行文袁

州。取臣四書大全。辯寫本到道。驗實進 御。臣以前

此未經具 題。寫本先出。互相傳抄。妄有去取。與臣

初藁相背。即臣寫本。塗乙義例。雖明。倫次未定。故未

齎送。學臣然又恐臣馬齒日長。天下多故。不自卒業

坐視。刪纂紛紛。亂後世學術。臣學不終。臣罪滋甚。此

臣所以終不能已於言也。伏乞 特詔有司。許加駁

定。假臣編摩數月。於 國家無少勞費。在是書粗有

發明。書成繕寫呈進。恭請 皇上御製序文。賜名

四書大全。辯。頒布學校。庶學者知所取正。義理日著。

經術徐興。久安長治。實基於此。豈惟不負 二祖建

學興教至意。天下曉然知 皇上明理學。正人心。雖

時方孔棘。不廢講求。播諸中外。書諸史冊。尤足爲萬

世 聖子神孫法。臣雖寡昧。竭管窺萬一。使坊本不

終淆亂。亦可無罪於孔孟程朱矣。它如臣所論定程

朱遺書語類。古今理學辨似錄。史辯。大學衍義。歷代名臣奏議。辯古詩文。辯官寺賢姦錄。先冢臣余懋衡古方略等書。篇卷浩繁。剞劂有待。擬次第上進。仰取聖裁。至時政得失利弊。諸大臣所不能言。不_{○詳○見○世○○諸○議○}言者。臣居恒非無蕘議。然身伏草野。就大全言。大全不敢越次而有條例也。所擬重定四書大全序例一卷。辯略十卷。與友人論大全書一卷。謹隨本奉進。以聞。臣無任悚切待命之至。

沈耕巖曰。芑山有功經傳。大全辯特什之一耳。選

朱子文集 卷之二 重定大全第一疏三

歲咨部版行金陵者。予與周仲馭吳次尾皆有序。四方被服芑山之教。無間言。今三復此疏。益信芑山論著。非詞章訓故家所及也。

復請頒行四書大全辯第二疏

臣某爲薦言可采。聖學宜明。復懇頒布四書大全。以佐儲講。以裨盛治。事。臣竊見坊刻大全。謬日滋。謂宜釐正增定。推廣成祖纂修初意。臣於本年某月日具疏。恭錄舊所撰序例辯略與友人論大全書呈進。仰候聖裁。適閱邸抄。見江西按臣徐養心。據南京國子監咨文。特疏具題。請頒行臣重定四書大全辯。隨奉既係倡明理學。該部迭覆之旨。識者舉手加額。謂理學丕振。人文蔚興。起衰濟溺。

朱子文集 卷之二 重定大全第二疏一

端在今日。不謂部覆延緩至今。臣不勝惶懼。雖然。臣言非迂謬無當也。臣自少迄壯。反覆是書。多所發明。即臣生平不附流俗。不肯經傳。概見於此。臣先是竊

從諸儒臣聞。文華殿額曰。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

經大法。因念祖宗朝治天下之道。莫不繇學大經

大法。莫著於四書。獨士子割綴爲文。莫倖進取。空習

句讀。罕裨實用。臣甚惜之。我皇上法祖勤治。講

求帝王大經大法甚悉。臣嘗伏讀明倫誠正功疎

治平閭效等語。仰見皇上服膺聖經至意。然則四

書為治平綱要明甚。士子宜覃力四書。求所為治平

之道。明甚四書。既治平所自出。不可不釐正。增修。又

明甚。况今。儲講方新。諸儒臣宜先明大經大法。宜

先求諸四書。今大全舛謬者。不思釐正。闕漏者。不亟

增補。理學不明。實效不著。皆由是始。非所以端治本

光。祖制也。臣又伏念當日纂修大全。太祖未暇

而有待於。成祖今增定大全。成祖列宗未暇

而又有待於。皇上如謂是書不必增定。則是

太祖所未暇舉。成祖不必創為纂修。成祖既可

纂修。皇上豈難增定。蓋法。祖翼聖世。其道同未

可以字句增修為悖。祖為叛經也。況增訂雖正。臣

身任之。既無築舍道謀之嫌。兼省開局辟屬之費。事

苟合道。不行何待。臣前疏論列甚明。儻荷。曲垂省

覽。慨賜施行。將大全一書。如日再旦。皇上闡經聖

經。光昭前緒。豈惟學校攸賴。所裨助。儲講。且億萬

世無疆矣。伏惟。聖明財擇。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錢吉士曰。深明今日增定不容緩。三百年來。未有

見及此者。芑山之功。雖萬世不祧可也。

回奏銀錢行四書五經大全辯疏

臣某為遵。旨。銀錢行書籍。謬陳管見。仰候。聖裁事。

臣舊增定四書大全辯。崇禎十六年。具疏恭請。

先帝御序。鐫布學校。疏成未。上。前任按臣徐養心

特疏。題請頒行。既奉。先帝倡明理學。該部遠覆

之。旨。前任學臣侯嗣曾。牌行袁州。酌議動支本縣

官銀。授梓臣念四方多故。公帑告匱。不忍刻書擾民

事。寢不行。十六年十二月。寇陷袁州。臣一門罹禍。獨

慘。先人見背。仲弟淪謝。臣出入兵燹中。身被重創。僅

存喘息。東西奔播。十七年正月。臣扶老母。挈季弟

寓廣信興安縣。旅魂少定。方率業是書。未幾。驚聞

國變。日夕崩慟。不遑輯次。十七年十月內。臣閱邸抄

見按臣周燦。據江西府屬舉貢監生連名公呈。續

題前事。奉。旨。四書五經大全辯。每錢十部進覽。欽

此。欽遵。臣亟圖鑄版裝潢。呈。進。竊疑者。按。臣前後

疏。具在。皆專言四書大全五經。尚有特。明旨。驟及

五經。果五經四書。一時併錢乎。抑先四書。次五經。乎。

所。錄者。果孰助。工價。孰董。制。刷。乎。臣僅能增定。雙。上

力不能自錄果執錄此四書五經大全遽令進呈
乎本年四月內管袁州府事臣廖文英奉撫臣曠昭
按臣王孫蕃學臣吳炳各衙門照會專差星馳至興
安督臣錢就進御臣且惶且懼蓋緣篇卷浩繁刻
費莫措未能功成不日因念國初諸儒臣承命纂
修時方承平貨出內帑今臣借臣弟自動是正諸
家補儒臣未逮適當中原鼎沸一切繕寫刊較或俟
諸同學或委諸梓人蚤暮淹速臣難逆睹伏乞
皇上展限暮年俟書成捧進睿覽特詔禮部頒

行近以紹先帝未竟之志遠以昭二祖列宗

崇文闡道之緒則聖經粗明承學攸賴而臣亦不至
延緩獲展矣抑臣愚尤有進焉王言綸綸宜詳且
慎按臣既專言四書大全明旨宜曰增刪四書大
全辯著進覽五經大全併令增定頒行如此則部臣
灼見次第臣亦知所適從若之何併五經四書而遽
錢之也按臣止言四書而明旨遽及五經又不明
示以錢行之故與進呈之期臣愚不能無惑况臣
於四書大全折衷羣言權衡史事皆發明古聖賢

王大經大法私冀我皇上因文求實稽古濟時或
痛戒沈湎或嚴抑權姦或擇輔弼而釋黨禁或戒聚
斂而汰冗費或而光復土宇或酒讐雪恥
而祇紹丕基諸如此類微寓諷勸皆有裨初政
之萬一皇上厲精勤治本之以清心寡欲推之於
設誠致行孳孳與諸大臣求撥亂反治之道中興盛
業取諸四書五經而裕此臣區區弋獲之見為
新朝涓埃之助非特補輯訓詁而已惟皇上鑒臣
之心思臣之言不以為闕迂而忽之則學校幸甚

宗社幸甚緣係欽依敕刻書籍進呈事理

謹具本奏聞臣不勝激切悚惶之至
沈耕巖曰新主南御方顯然望治亡何貴竹皖
桐芴姦肆螫善類咸惴惴芑山以章莽被謗至榜
姓名于朝誣坐黨獄酷行捕逮會江右直指續題
大全疏甫入人人為芑山危未幾奉俞旨率脫于
禍信乎天之未喪斯文也雖然聖經廢墜士學淪
胥賴大全辯一書昭揭星月歷觀後先諸疏憂患
之情艱貞之志備見乎詞為芑山者不亦難哉

進四書大全辯疏

臣某爲修輯 聖經恭請 御序以明正學以佐時
艱事臣愚竊謂今天下事有似緩而實急效有似迂
而實鉅莫如當千戈俶擾之日宗法孔孟折衷衆論
熄一時亂賊之邪說而肇億萬年治平之丕基者也
歷稽前代講道右文之主孜孜訪名儒購經籍後世
稱之自秦燔詩書漢興遺書稍稍著光武還洛所載
經牒秘書頗衆唐開元迄五代後唐或募民獻書或
鏤版行世迨宋太宗建崇文書院後先蒐補書籍特
置直學士

盛我 太祖安內攘外首求遺書既克婺州命王顯
宗開郡學延宋濂等爲經師又常用御史袁凱議勅
臺省聘儒士與諸將說書永樂中購書官四出

成祖又命儒臣編纂經書性理大全頒布學校由是
觀之書籍之在天下猶天地之有日月無日月則天
道乖無書籍則彝倫墜古今治亂文武皆不可廢書
況 宗社淪陷以來館閣卷帙蕩無復存又況四書
大全雖先儒覃力讎正鈔流日久其間阿習未而叛
孔孟者爲多臣後先論大全書跡具在人心世道可

爲流涕欣遇我 皇上光宅函寓什帟創垂方近覽

三祖闡道崇儒之盛遠駕漢唐宋而過之臣伏讀

明詔急求者三事自求賢聞過外其一則在古書又
慎選督學以明傳注格遵 祖訓以策多士此皆天

下萬世斯文之幸臣民宜服膺恐後而臣偕臣弟自
熙自勲增定四書大全辯疏奉崇禎弘光 兩朝明旨

頒行今年春臣及門饒州德興縣生員臣金城臣余
楷太學生臣笄三開等協心襄梓將竣諸所辨正皆

與祖訓傳注相發明兢兢莫負 皇上急求古書

至意尤不可不急請 御序表章揭日月而行霄壤

者昔陳公輔推究宋亂獨歸罪王安石學術李忠

定銳圖恢復惓惓以變士風爲急其言曰用兵與士

風似不相及實相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

賞罰當而人心服然則今日購求書史講悉經傳皆

所以正士風皆所以脩政事既不可視爲閑迂無當

而四書大全臣與臣弟借史學以翼經術引程朱以

歸孔孟輯 寶訓以示來茲去近代拘儒曲學遠甚

前任江西學臣倪繼祖校勘待養心臣周燦南京

予監祭酒臣今殉難周鳳翔。臣師今輔臣姜曰廣。臣

友臣今督師楊廷麟。皆不謂臣謬。欲急取臣書進

御。蓋皆本四方紳衿心同理同之論。欽承 國初

二祖 列宗降師儒頒學校之制。以上慰 孔孟在

天之靈。仰副我 皇上翼傳明經求治之意。使後學

知所折中而不敢違悖。非苟阿所好可知也。臣謹裝

潢如千卷。署曰增定四書大全辯。冒 進 經筵伏

乞 皇上萬幾之暇。詳賜省覽。寵錫 御序特

詔禮部頒行。勅付史館。將見 二祖所未刪輯崇

正古文集 卷之一 進大全辯疏三

兩朝所未錄布賴 皇上補其闕漏集其

大成因訪 兩朝儲書之舊。增翰林典籍之員。自四

書五經外。討求掌故。實見諸行使古聖賢垂世立教

之言。載道為治之具。燦然復明于世。學校幸甚。

宗社幸甚。臣某不勝惶切待 命之至。

世言治極必亂。非必亂也。正坐失防閑之道耳。何

以閑之。明道而已矣。使孔孟之道常明。亂何自作。

此疏欲于干戈倣擾之中。宗法孔孟。皆源流本

之。 謹識

代科臣劾奏輔疏

為輔臣誤 國已甚。懇乞 聖明。蚤賜乾斷。立行

罷斥。以清政本。以挽亂形。事。臣觀自古人臣遭時遇

至。庸知被寵。未有逾首輔 者也。自古小人

忍欺。擅負恩。疚位亦未有逾首輔 者也。

裘馬少年。揣摩善媚。柄政以來。厚脩私怨。薄報

主恩。田宅之贖。禍延桑梓。科名之市。鬻及鼎元。種種

穢狀。久經彈射。臣姑置不論。人臣大罪四曰忍曰欺

曰姦曰擅。忍莫大於召亂。欺莫大於庇私。擅莫大於

作威姦莫大於結黨 四大罪即寸錄有遺。臣

請昧死臚其狀。日者東省聲作。流血伏屍。人謂致

亂者。罪撫孫元化。不知用孫元化致亂者

也。元化庚午以前。一七品乙榜耳。未數月而邊道

未數月而節鉞。 謬創橫豎二局。誑煽中外。陰為

元化撫登地。 皇上試問 元化撫登以來。奴幾

曾隻騎及登。登幾會一矢及鳥。借徑引川。百喙何解

台解。必曰薦元化。推元化。有人耳。臣聞曰薦者

非稟 指。不敢薦。推者非稟 指。不得推。

非稟 指。不敢薦。推者非稟 指。不得推。

非稟 指。不敢薦。推者非稟 指。不得推。

皇上試問

會推陞轉稍不當

指者何事不

經敲駁豈獨於封疆大事而略之

又必解曰知

人實難不能料元化後也臣則曰他人可以不知諉

不可以不知諉元化於

同年同鄉又為奉

走入幕私人本末長短較若列眉若之何輕以

皇上封疆擲也且東省之亂不自○推○原○亂○本○金○見○○○○賊叛始元化撫

登而遼人入遼人入而登民受荼毒者二年登諸紳

知之諸臣仕登者知之廷臣地遠慮者具知之獨元

化○輾○轉○蒙○蔽○釀○成○厲○階○青○齊○數○百○年○休○養○百○姓○

芭山文集

卷之一

代劄各輔疏

供其刀俎糜爛尚自解於人曰召亂非

誰其信

之亂召矣而

庇日益堅自吳橋告變一時三路

諸臣義激請劍

下計拏獲彈劾自憤崇擬自溫

迨攻城破邑僅以戴罪塗飾耳目

皇上試問

有此法紀否夫元化之禍齊浮於王侃之聲○又○借○王○侃○二○案○見○元○化○之○處○亂遠

而元化止戴罪何以服侃心何以彰國法尤可恨者

撫臣王道純抗聲逆之疏洩東人之忿

屢蒙切

責陰折其氣蓋切責道純政出脫元化臺臣余應杜

一疏直刺其隱始不得不賣元化自飾

至此計

無復之如是而解於人曰

不庇私誰其信之

懼天下議已欺也因設一切法箝制眾口○六○下○事○宜○其○潰○裂○不○可○救○降而不

已重以削籍削籍不已重以逮繫如黃道周吳執御

等一櫻克鋒輒為魚肉日以朋比行私挑激○六○下○事○宜○其○潰○裂○不○可○救○聖怒

皇上試問吳執御等意果行私何不比炙熱之

首輔而比灰冷之逐臣○六○下○事○宜○其○潰○裂○不○可○救○憑臆脩怨彰彰較著從

古姦臣盜柄如唐李林甫盧杞宋蔡京賈似道必盡

剪所忌然後惟所欲為自吳執御等逮繫人人重足

誰敢片言及者臣不意聖王乘乾之日

芭山文集

卷之一

公劄各輔疏

專擅作威至此極也

又必詭詞自解曰票擬不

自己出然臣觀

與次輔

貪位嗜進同惡

相濟體所不快者

代為下石如詞臣羅喻義

等是也

所不快者體代為操戈如科臣吳執

御等是也皇上試問廷臣中骨鯁不阿曾論列

者今有一人在班行否二輔方借朋黨二字

莠夷善類日夜獎同伐異欺罔朝廷將見國家

壅蔽之勢成則皇上孤立之象著二輔不去天下

事有不忍言者此臣所以大息流涕也况

欺心

姦擅日甚。一日如臣所糾孫元化一事。卽立等

薰街罪不稱枉。至體。梟惡未盈。虎牙已露。黨私現

恩。燮理無狀。尤不宜覲顏。伏乞。皇上明正。

召禍庇私。作威之罪。併次輔。立賜罷斥。

以防大臣結黨之漸。天下事尚可爲也。臣目擊四方

多難。二輔腹心之蠱。深入膏肓。祖宗二百六十年

金甌。爲小人一朝敗壞。故敢觸死。擊姦。二輔卽衆臣

殺臣。臣無悔。惟。聖明垂察焉。

沈耕巖曰。當日。朝廷苟信用斯言。天下事尙可

收拾。如二輔欺蔽何。予曾疏劾楊武陵奪情。雖爾

中不報。義與芑山同。卒空言無補。惜哉。

吳次尾曰。逐段代解。逐段攻擊。辭嚴義正。宜與胡

澹菴上高宗封事並傳。後世讀是疏。益信真莽忠

憤。言不見信。往往如此。未可謂儒效濶迂學也。

芭山文集疏議卷之二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余光魯 校 吳 遇

駁朱友文釋郭祐議

洪武二年某月日臣伏聞元將王保保自甘肅襲蘭州守將指揮張溫督將士備守夜圍兵登城千戶郭祐被酒臥不覺巡城官軍擊却之圍既解溫執祐將殺之天策衛知事朱友文曰當賊犯城時斬祐徇衆所謂以軍法從事人無得議今賊退乃追罪之非惟

世以天集 卷之二 釋郭祐議一

無及于事且有擅殺之名或告臣曰友文議是

陛下又從而賞之臣甚惑焉夫罪一人以儆衆人所以戒將來懲玩寇耳若云無及于事不必追罪則凡亂臣賊子時過事已槩從姑貸與無罪等有是理乎行法之時有後先必行之法無假借豈賊犯城時斬祐爲軍法爲足以令衆賊退而追罪祐卽非軍法卽

利直請莊賈監軍賈失期其立斬之曹彬伐江南宋太祖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被酒失律

如祐法所不貸不殺不足以昭國法而友文獨謂之擅殺可乎向令祐有它勞績可紀友文爭之溫釋之猶不失古者議宥之意不則治祐失律之罪待以不死使立功自贖庶將來知戒今槩謂不必追罪則後此守備軍吏雖醉臥失律人人以無及于事爲辭誤封疆而長寇讐將自祐始臣故謂祐玩法不宜貸友文直言不當理陛下不責祐而賞友文皆非法之

世以天集 卷之二 釋郭祐議二

息則勸懲備矣謹議

嘉靖二十年八月虜入大同山西巡撫告急三邊總督劉天和聞虜將入誓諸將以矢劍殉旣而守陴者醉酒不戒虜登陴入大掠固原召醉帥立斬之三軍股栗率精兵九千躡虜檄延綏寧夏固原兵合擊之按天和立斬醉酒不戒者益見祐之罪不容貸溫之斬祐未爲過惜聖祖當日不加察耳

友文議釋郭祐暗用張釋之對文帝語田方其詩

上立誅之則已。然彼法不至死。故釋之。曲爲此說。後儒嘗議其非。郭祐罪應伏誅。友文獨以無及于事爲辭。卒以不死。豈知春秋之義。趙穿弑君而書趙盾乎。弟勛識。

世山文集

卷之二

韓祐劄記三

用士議

洪武某年月日。臣某竊聞給事某薦某宜牧民者。陛下問所能。對曰。才高年少。勇於敢爲。陛下謂才高多過。中勇者少。循理年少。未歷練。恃才輕忽。用其血氣。鮮不生事。擾民。且令就學。以養其德性。變化氣質。用之未晚。遽使牧民。未見其可。此誠陛下惜名器。愛百姓至意。臣愚不能無惑者。獨以陛下疑士太深。而信給事之言太過。未嘗答其可否。而徐進退之也。陛下苟謂其年少。不可牧民。與古者四十稱

世山文集

卷之二

用士議一

強仕禮也。然昔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言。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察舉。若茂才異行。如顏子。自可不拘年齒。臣愚謂士固有老而不勝任者。有年雖少而學問過人。足以有爲者。若之何。槩以年少絀之。秦王猛曰。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宋司馬光設十科嘗試法。內不核真。真不試。試不中。不得人。外官缺。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由是推之。取士而不核真。則舉錯必不審。不嘗試。則其人之能否。必不見。語曰。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默。則瘖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瘖盲者決矣。今陛下開給

事之言。謂某也才高如此。勇于敢爲如此。未嘗核其實試之以事而遽謂某也才高過中。勇敢用氣如此。其究必至于生事擾民如此。而又未嘗審夫士之果過中。果特才也。又未審夫給事之所謂才高敢爲者。果何若也。一旦懸度其不可牧民而不之用。則是不使之視不使之對而斷然以爲盲與瘖也。可乎。嚮使給事果能知人給事之言果覈實。則必不誤以非才

高者而謂之才。必不誤以非敢爲者而謂之勇。未必果不可用。使給事言非覈實。則非才高而以爲才。非

香山文集

卷之二 用士議二

勇于敢爲而以爲勇。陛下亦將懸斷其過中擾民乎。又況士或才高而未必自恃敢爲而未必自用。或年少而有老成持重之意。雖以之牧民無不可者。

陛下亦將輕信而棄之乎。又況牧民雖以慈惠愛養爲首。而其間一切釐姦剔蠹。興利除害。非才勇不勝任古之循吏如龔遂之于渤海。黃霸之于潁川。虞詡之于朝歌。皆非迂謹不才懦怯無氣之人也。則因其才高勇敢而遽謂其不可以牧民。豈得爲定論乎。臣爲陛下計。有士於此。給事既已薦之。宜召其人。

面詢之。答其果才高勇敢與否。果過中生事擾民與否。給事之言之果可信與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始之以核真。繼之以嘗試。士之能否著而給事舉士之得失不能欺其上。如是士無不售之嘆。薦士者無雜進之笑。朝廷自此收得士之效。烏可不審權衡。因言舉廢。使賢否紊而功實隳哉。善乎孟軻之論進賢用舍。生殺由于答之見之視。陛下今日懸度而驟棄之者。何如臣願陛下之孰計之也。謹議。

香山文集

卷之二 用士議三

此議佐聖祖所未足。國初大臣無一人見及此。可爲浩嘆。然比年銓選殺雜。朝廷往往特簡任用。如三科武人。徒以腐爛章奏。躡晉吏垣。究無毫髮助。爲天下後世姍笑。尤可痛也。自記。

都督譚廣杖殺蕭翔議

宣德八年月日監察御史給事中劾奏宜府總兵官

都督譚廣杖殺萬全都司經歷蕭翔宜正其罪

制曰漢大將軍衛青統兵在外將士有罪未嘗輕戮

皆請天子自裁時以為知禮蓋擅作威福良臣弗為

廣武夫不學不達此道念守邊久效勤勞赦宥之都

察院即封示此章俾之知警廷臣皆曰余臣竊以為

此不足服廣且非祖宗立法意古者闔以外將軍

制之故有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者廣但不當擅殺

福失人臣事上禮非將士有罪必一一請上裁也

它不具論昔大將軍徐達械送浙江左丞胡德濟至

京太祖念舊勞特宥德濟仍勅諭達曰左丞臨事

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必欲朝廷治之將軍欲效

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待莊賈乎左丞失律當

就軍中戮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闕

外比彼嘗救信州守諸暨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緩

其軍法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

姑息緣此推之衛青不斬蘇建特細謹耳未可為後

法軍法與功罪準翔果有罪廣戮之未為過果無罪

廣以私愛憎文致奏當于上上枉法誅之廣雖無擅

戮名與舞文虐非辜同科為廣計殺當其罪不請於

上可也殺不當罪請于上不可也陛下宜鞠翔罪

與否豈必槩責廣擅戮哉御史劾廣擅殺不閱實翔

罪諸臣雷同附和。不匡救朝廷闕失皆不足聽臣請

復下司寇刺譴廣翔曲直以正邦典著為令謹議

吳次尾曰將軍得專制闔外須賢將方可篇中宜

鞠翔罪否不必槩責廣擅戮此論最確

集 166-47

騎射議

崇禎九年月日。朝廷用某御史言。詔天下生員舉

貢兼習騎射。蓋將合衆騎射禦寇。中外咸曰便。臣

愚竊謂緩本急末。務小遺大。非計臣考古今興亡治

亂。不盡絲騎射。諸大臣匡王定國。不聞皆以騎射見

宋歐陽脩言于仁宗曰。試將才者。限以弓矢。一夫之

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蘇洵言昔之所謂武

舉。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麤材耳。我

太祖令郡國生員習射。中式後十日。試騎射書算律

未幾罷。本朝武科具在。應武科若而人。率專肆騎

射。國家思登進騎射之人。取諸武科足矣。復紛紛

課文士。何益。况武試兼策論。不令為經書義。但甄別

識議短長。戰陳方略優劣耳。策論當觀大義。勿苛求

文辭。或武人有他技能。而于策論未盡工。不宜槩實

弗錄。夫武人不專以策論工拙為進退。與文士不專

以騎射能否為取舍。其為器使之道一也。又况今日

文士之于騎射。力罕兼優。事非稔習。一旦責以操弓

乘馬。矜矜蒙而軼造父。猶責耳以視聽。足以持去古

器使遠甚。無論翹關負米身材之選。能兼騎射者。未

必皆減。剪冠。其間雖才且賢。如方召伊傅。與黃韓

范富歐諸人。以不善騎射黜。則終隲下老耳。今天下

所乏。非騎射也。督鎮幹弁之善射者。比肩立。往往養

賊自封。橐弓臥矢。退士雖工騎射。不講求忠孝。不捐

髮膚。為國用。雖顏頤古造父羿蒙徒亂竿耳。又况我

能騎射。冠亦能騎射。兩能角立。勝負輒相當。又

冠騎射。什伯我。我。則冠勝。如是而謂騎射足以

其武服。致理平。臣不信也。為今計。陛下先慎簡賢

樞輔。集思廣益。使百司知所法。又勅各省直學臣風

厲忠孝。課習掌故。及時政得失利弊。毋徒經書義取

士。沾沾歲科塞責止。又博咨士之富學行經濟者。各

歲貢數人。超資次用之。凡皆治天下之大且急者。不

在士之騎射。不騎射也。舍此不圖。惟騎射是亟。及騎

射罔效。然後知具文無益。武備烏能素裕。冠烏能

遽平。臣故謂兼騎射非計。請速罷御史言。更著為全

宗社幸甚。謹議。

朝廷方急騎射。士大夫覽此議。有嗤其非通論者。

不數年。士頗嫻騎射矣。迨甲申三月。賊陷郡城。諸工騎射者。往往反面事讐。求其彎弧射賊。不一二數。論者竊嘆此議鑿鑿可行。追悔無及。惜哉。自記沈耕巖曰。吳次尾曾撰文士試騎射對。刻入樓山堂集中。意謂國之興亡。兵之彊弱。不繫此。又言東江地既少馬。士貧者不能具弓矢。安得良馬習之。此論最中利病。然未能如芑山此議之深切著明。合騎射對與此議觀之。則御史妄意紛更。何益哉。

駁陳言議

臣某言。崇禎十年十一月某日。臣伏見直隸安慶府保舉生員蔣臣。憤關臣會試錄文。輔臣潘川張至登建德典試沮抑辟薦。詳為辯駁。請閣臣自行簡舉改正。毋壞祖制。又輯皇明薦舉考。具本赴通政司進呈。通政司張紹先等。據蔣臣薦舉致治良圖疏具題。稱薦舉考。皆寶訓諸書。採集成帙。事係陳言。今將原本封進外。其薦舉考。貯臣衙門。應否封進。伏候聖裁施行。本年十二月奉旨。寶訓稱係陳言。殊欠敬慎。張

紹先等著議處。原書著封進。臣伏讀

明旨。竊嘆閣

臣謬謬為國體累。未有若是之甚者也。臣不敢苛求閣臣隱微。姑就陳言二字音義詰之。其不讀書不識字。皆昭然可見。臣攷六書。陳音臣。列也。商書微子我祖底遂陳于上。是也。又久也。盤庚失於政。陳于茲。是也。又舊粟也。詩我取其陳。是也。又敷告也。孟子陳善閉邪。史記箕子以洪範陳之。是也。臣又謹按祖訓一欵云。凡官員士庶人等。敢有上書陳言大臣才德政事者。務要鞠問情繇。明白處斬。又大明律云。內外

大小官員。但有本衙門不便事件。許令明白條陳。又云其陳言事理。並要簡易。不許虛飾繁文。祖訓律令。所謂陳言條陳。猶駁陳奏陳之類。非文字中陳陳相因。陳言務去。如陳腐等語。明甚。嚮令通政曰。書係陳言。則是陳腐之陳。忽玩。實訓宜坐不敬。今但曰。事係陳言。則專屬蔣臣上書而言。與敷陳條陳蓋同語義。甚明。閣臣一覽而知。若之何。妄指條陳為陳腐也。或告臣曰。閣臣忌蔣臣攻已。因遷怒通政。明知不可欺天下。姑以是細通政耳。果爾。則閣臣去指鹿為

馬幾何視。陛下何如。王臣不敢深言。獨是絲綸關

萬幾治忽。宜若何恭慎。顧自顛倒件謬至此。何以正邦典。何以風百官。夫閣臣端居台衡。任大責重。古今姦邪誤國。載在史傳。臣竊恨之不意。陛下聖明。乃有不諱。識字。如二三閣臣者。昔姜平子賦詩。不識

一丁。荷堅擺上第。姜平子詩。內有丁字。直而不屈。堅足以獻也。堅悅按莊子云。丁字有尾。若直下下屈。乃古下字也。下作丁。上作上。堅與平子皆不識。一丁者

唐李林甫不識林。杜蕭吳不辨伏臘。宋大觀中集英

殿唱。林遽不識甄奎字。至今以為笑。然此猶小失耳。

今閣臣則失在絲綸矣。通政曰。事係陳言。明旨則曰。實訓稱係陳言。不甚相矛盾乎。通政忤閣臣。無罪而可以議處。言官萬一劾閣臣。不無罪而可以戮乎。臣非為通政求白。所惜者閣臣職典論思。既不能斷決大可否。大是非。且莫辨條陳陳腐為何義。播諸外。傳諸簡冊。可嗤孰甚。閣臣雖欲自文過。陛下雖欲恕閣臣。天下萬世必不為閣臣欺也。况今天下輕遽件錯。尤有甚此者。臣欲痛哭言之。而不可得。今特就陳言一端。摘其欺蔽。以共明閣臣不學無識。不足

副倚注者多此類。陛下試錄臣言推之。則凡用人行政舉錯賞罰積欺蔽而滋謬誤者。皆不可不察。請

速下臣議。勅閣臣痛自循省。過改前誤。豈惟閣臣自新。陛下亦庶免誤聽閣臣之過。賞罰信而舉錯當。天下可次第理也。謹議。

沈耕巖曰。先帝英察過漢宣。而閣臣欺蔽至此。汚史冊實甚。賴此議與日月爭光。

錢吉士曰。指摘閣臣處。寓規諷。朝廷意無一字涉譴激。深得因事納忠之法。

東事議

某年月日。臣某謹按天下治亂在紀綱。紀綱脩明。上制其令。下遵其法。內順外威。是謂治徵。紀綱紊替。上委其轡。下嗜其銜。罪不加誅。逆不加討。因循姑息。是謂亂徵。歷稽史冊。億千百年存亡盛衰。如出一轍。我高皇帝深鏡往跡。首正紀綱。豫絕亂萌。雖艱難共起。如汪胡藍李逆。形暴露立就誅夷。列聖嗣興。

國法嚴明。亂賊無一人貸斧鑕者。屈指數事。若逆藩之于漢。濠逆動之于曹石。逆民之于劉千斤。鄧茂七。

仗義正詞。覆巢蕩穴。然後即安。凡以彰順逆之分。峻臣子之防。朝廷二百六十年来。強臣屏息。大將提

百萬衆于外。奉馳。尺詔。罔敢躡蹻需者。紀綱立而國法明也。今陛下聖神在御。百度維新。逆賊

夷非奴插。迫不飢寒。首敢負恩。煽亂。嘯聚青齊。殲我名城。掠我庫藏。屠我百姓。二百六十年紀綱安

在哉。非撫孫元化。余大成。執法玩寇。堅持撫局。以撫愚元化。元化以撫愚大成。蒙陛下赫然震怒。

選將調兵。特命兵部侍郎劉宇烈督其軍。中外謂

逆賊旦夕誅。東禍立解。不謂宇烈仍以撫自愚。頃接

登萊巡撫胞弟徐昌治揭。臣不勝髮指。夫東事之壞

于撫。非朝夕矣。一撫而黃縣失。再撫而登州失。萊州

圍覆車在前。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宇烈甘出此。可訝

也。古今應變異宜。戰款勦撫。時通爲用。然款可以

夷狄。不可以參叛賊撫。可以誘飢民。不可以貸逆臣。

今賊賊日酷。賊志日驕。即幸爲我撫將使之征。奴自

贖此曹心。懷不軌如虎。傳翼潛與奴通。爲憂滋大。將

使之仍鎮登萊。負隅一方。盤踞難拔。是唐藩鎮之禍。

再見今日也。况逆賊負罪既深。狡黠百出。萬萬不爲

我撫者哉。律以朝廷紀綱。不可撫。撫以登萊時勢。

不能撫。宇烈竝墮術中。恬不知慮。今日通書。明日遣

官。損師辱國。莫此爲甚。竊恐萊城危在呼吸。遠近

聞風。瓦解咽喉。中梗南北。不通天下事。豈堪再壞哉。

臣于是深恨閣臣之謀。國誤也。閣臣以平章軍國

爲任。以社稷安危爲心。首輔受朝廷殊

眷。方今封疆孔棘。謀身甚工。謀國甚拙。輔政以來。

奴奢弗靖。山陝流寇繼之。流寇弗靖。東省叛兵繼之。

滇南閩廣到處騷延。獨晏然不畫一策。即登萊。

近事。信一私昵之孫。元化以撫自愚。東事既誤于始。

復用一庸懦之劉宇烈。撫局不變。東事又誤于終。青。

齊老幼痛恨入骨。遠近怨謗。萬口一詞。良心稍。

存。宜兢兢悔罪不暇。尚何顏而列端悛哉。陛下為。

宗社計。將立賜罷斥。嚴誠文輔。吳。

等。一意謀國。遇封疆用人大事。皆失公酌議。

至撫局斷斷非策。尤不可不早計。臣揣雖悍。不。

得干唐之吳元濟。昔憲宗專任裴度。斷以成功。今。

陛下英武過唐憲。閣臣不能以度自處。罪可勝贖哉。

臣志存憂國。義不敢默。雖延。怙終排異。克鋒難。

犯。臣不遑恤也。伏惟陛下垂鑒。謹議。

楊維斗曰。正氣凜然可畏。口誅筆伐。當不在董狐。

下。嗟乎。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惟大息流涕而已。

吳次尾曰。發言盈庭。無一人張膽明目。竊斥東事。

不當撫者。獨于芑山議見之。異時國史訪求督。

撫諸臣罪狀。追求閣臣誤國本末。賴此議尚存耳。

君死社稷議

臣某謹按記禮運曰。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亦云。

國君死社稷。大孟子告滕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

也。效死勿去。春秋齊侯滅萊。公羊傳曰。曷為不書萊。

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由是觀之。君不幸有患。死。

社稷者。為義為正。則不死者。為不義。不正明矣。故周。

厲王之出于彘。襄王之奔于鄭。越句踐之臣于吳。秦。

子嬰之降于漢。漢劉禪之降于魏。宋高宗之稱臣稱。

姪于金。皆失其正。皆不可謂義。然則國君死社稷。

也。臣竊有疑于此。君與社稷俱存亡者也。社稷不可。

復存。則死之君。不可復生。則死之理。窮勢極。則。

然耳。若夫理可以不死。勢又不至于必死。謂宜悉心。

與臣民死守。守而弗獲。然後以死。終之。豈有聞變遽。

自引決者哉。君不死社稷。幾亡而可以存。君死國亡。

則是死社稷者。棄社稷耳。雖去出奔。請降。遠甚。然皆。

匹夫匹婦之諒耳。庸得為義乎。夫人臣之死。封疆與。

國君之死。社稷事殊而義同。昔北地王恥降魏。不還。

死也。其言曰。禍敗將及。父子君臣。當背城一戰。同死。

社稷以見先帝。迨後王出降。王始哭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元襲厓山。宋軍大潰。陸秀夫不遠死也。謂帝昂曰。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負帝同溺死。張巡守雍丘。令狐潮圍之。巡不死。相拒三百餘戰。其後巡合兵與許遠守睢陽。巡又不死。城陷。巡西向曰。臣力竭矣。死之。金兵圍汴。李綱單力守禦。未幾。金兵退。及汴既陷。學士劉幹等數百人死之。夫死社稷。必如北地昂帝之不復振。與夫巡遠幹秀夫之不復生。然後可。苟未至于是。徒株守死社稷之說。厲

世山文集

卷之二 君死社稷議二

一九

氣抗顏。一旦決裂潰敗。而莫可救。謂之不辱身可也。○析○理○者○苦○也○有○困○者○知○所○去○就○謂之不負社稷。不媿祖宗。則不可。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自公卿大夫以及士庶。死有輕于鴻毛。有重于泰山。孰謂國君可徒死哉。臣恐後世不明死社稷之義。不幸而有夷狄盜賊之禍。謬以一死塞責。使君與社稷淪胥以亡。皆似義而非也。不可以不辯。謹議。浞耕巖曰。此議當與日月爭光。惜世山伏處草莽。不能早行其言。覆敗至今日。嗟何及哉。

駁科臣專任科貢議

崇禎八年八月日。臣某伏聞。朝廷專行。祖宗保

舉成法。進士舉貢外。兼用監吏士民。蓋即古立賢無

方遺意。諸臣宜悉慮奉行。不容異議者也。頃見科臣

疏言。進士舉貢各能自愛其鼎。不敢輕擲身名。監則

純袴子弟。吏則刀筆起家。民皆田夫牧豎之流。士皆

膏粱閥閱之胄。將來必有輦金賄要津者。必有戚里

瓜葛相援引者。雖連坐之法。隨其後。既有以進身

豈無術以飾過。從前之弊。未能一一釐革。明目所

謂務求真才實德。允堪民牧者。未必應弓旌而至也。

臣聞科臣是疏。不勝憤恨。竊謂此言一倡。弊不至衰

棄。祖法墜格。詔旨排沮人才。為言路滋盡。為

國家釀亂不止。舉朝大臣。未有毅然駁正以廣

聖聽者。臣甚惜之。夫科臣極詆監吏士民。不可薦獨

不上稽。國初典制。乎洪武永樂中。往往薦用監吏

士民。如全思誠。耆儒也。召為文華大學士。李彥名。儒

士也。歷官禮部尚書。郭璫。璫監生也。遷吏部侍郎。曾素

秀才也。為戶部尚書。楊士奇。處士也。充翰林編纂。保

況鍾吏胥也。為禮部郎中。諸如此類。其勞績聞望。炳○前此薦用監吏士民皆實效○蔚至今。枚舉不盡。而由監生薦用者尤多。即今日人

才。不能比隆。國初。豈無一二異等。足充使任。而科

臣獨謂監吏士民皆不堪舉用。非也。洪武三十年。令

軍民有一材一藝者。得自陳效。用正統五年。令進士

舉人監生吏員官聽諸司保舉。嘉靖十年。遵累朝事

例。三途並用。必求得人。皆未嘗專任進士舉貢。察

監吏士民也。典章具在。而科臣獨弁髦不問。又非也。

況進士舉貢非盡生。而為舉貢為進士。其始皆民耳。

與田夫牧豎雜處。耳遊庠序。而後為士。通籍而後為

進士。士民中有能為進士。而絀於舉貢者。有能為舉

貢而仍為民者。豈由士民而為進士。舉貢者皆可薦

異時。能為進士。舉貢今日不幸而為士民者。皆不可

薦乎。又況監未必盡統袴吏。未必皆刀筆視其人。何

如耳。苟非才且賢。雖舉貢進士。可黜。苟才且賢。雖監

吏士民。可任。昔宋文隱士耳。薦授山西副使。郭傳。釋

御史。國初釋流醫士。隱士皆可用。則凡耕釣屠販。

皆不容棄。而況監吏乎。又況今之進士舉貢賢且才

者。非乏然。輦金要津者。有之。瓜葛援引者。有之。科臣

獨以此懸揣監吏士民。逆絕其進取。終置之禁錮。欲

槩絀監吏士民。而專任進士科貢。又非也。信如科

之言。幸而為舉貢進士。既可以夷桀。可以堯。不幸而

為監吏士民。雖駃騠亦駑駘。雖祥鸞亦梟鴟而已。是

非倒置。取舍乖刺。臣恐抱前祖法自此而壞。詔旨自

此而格。人才自此而沮。言路自此而壅。國家自此

而亂。皆科臣之言。誤之也。為今日計。合進士舉貢監

吏士民。擇別其堪任與否。使賢者進而不肖退。不必

謂監吏士民必不可用。臣願陛下深惟保舉利害

得失之故。勅下閣部大臣。取科臣全疏。合臣舊議。虛

公折衷。申飭明詔。使知去從。如果臣言可采。宜明

正科臣蔽賢誤國之罪。為將來妄言者戒。至于

明詔兩京諸司皆保舉。過限不舉。皆議處。臣謂此法

行終不足盡得天下士。思以弋獲佐。睿慮萬一。惟

保舉議

臣某言。明詔。祖宗朝保舉成法可遵。兩京文職。

三品以上。于進士舉人貢監中。各舉堪任知府者一。

人。兩京文職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官。在外撫按及。

司道知府。于舉貢監吏士民中。各舉堪任知州知縣。

者一人。所舉務求真才實德。尤堪民牧。即將實跡開。

款送部。類編進呈。該部再加酌覈。與見在應選應陞。

官。一體除授。仍分立限期。吏部酌議因地方遠近以

月其餘各省直或限二月或限三四月復過限不舉。于常限之外再寬一月奉旨俱依議

卷之二

保舉議一

三

者議處。舉得其人。舉主褒敘。或犯賊罪及庸闕無能。

舉主連坐。臣愚以為保舉之法。累朝皆有成效。

陛下垂軫民牧。率由舊章。誠今日圖治急務。科臣某

妄言進士舉貢。各能自愛。監吏士民。皆不堪任。臣既

駁正。請賜集議施行。然臣反覆。明詔有一二未盡。

善者。臣敢悉慮而條陳之。臣竊見進士舉人貢監中。

亦有僅堪任州縣。而不堪任知府者。監吏士民中。亦

有堪任知府。而不止於堪任州縣者。然則謂堪任知

府。專屬之進士科貢。堪任州縣。專屬之監吏士民。臣

不敢信也。兩京文職三品以上。亦有不知進士舉貢。

某某堪任知府。而知監吏士民某某堪任州縣者。五

品以上。及翰林科道等官。亦有不知舉貢監吏士民

某某堪任州縣。而知進士舉貢某某堪任知府者。然

則謂三品以上。宜專舉堪任知府。五品以上及撫按

司道等官。宜專舉堪任州縣。臣又不敢信也。夫取人

必因其才。不宜限以資格。如必求堪任知府於進士

科貢。求堪任州縣於監吏士民。則監吏士民雖有堪

任知府者。舉主以為非。詔旨所及。而不肯舉進士

卷之二

保舉議二

三

舉貢。雖有堪任州縣者。舉主又以為非。詔旨所及

而不敢舉。兩不舉則兩誤。古量才授官。不如是也。舉

賢必隨所知。不宜拘以事例。如必文職三品以上。專

舉堪任知府。五品以上及科道撫按。專舉堪任州縣

則科道撫按實知其堪任知府。以不當舉堪任知府

而棄之。三品以上實知其堪任州縣。以不當舉堪任

州縣而棄之。交棄則交失。古各舉所知。又不如是也。

況文職三品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撫按司道知府

豈必人人皆鮑叔牙乎。豈無媚嫉闇陋如臧文

仲之於展禽。虞丘之於叔敖者乎。昔魏徵勸太宗。三品以上京官。舉郡縣守令。非如今日盡撫按司道。知府皆使之薦人也。盡撫按司道知府皆使之薦人。則是執道途不相誰何之人。皆望其爲祁奚爲鮑叔。果皆能野無遺賢乎。藉令中外諸臣果皆祁奚鮑叔。果皆知人其間。或素負衡鑒取之夾袋。而有餘先期。而舉不爲驟或旁求俊乂。索之倉卒而不足。過限不舉。不爲玩如必充立限期。不舉議處。則諸臣以惶遽避罪之心。工旦夕苟免之計。必有妄舉以塞詔。且

者必於荆溪。今之兩雍省直學較。賢才之崑岡荆溪也。兩雍之司成。各省直之督學使。日與四方士晉講課。士之能否長短。皆得嘗試而甄拔之。苟取才於此。中督學使不徒以文藝歲科解部爲稱職。兩司成不徒以釋奠內外課積分爲故例。通變安定湖學條科每歲擇士之賢且才者著之籍。有事需才。若取諸寄不能其官者連坐。而又佐之以鄉舉里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慎簡閭閻臣以弘吐握精求銓曹以汰冗員。由是人才次第升進。豈必盡人而責以保舉。告期而督以程限。不舉而威以刑辟。如今日之紛紛無益哉。至于文職三品五品以上。自制科而外。或以贊出身。或以藝出身。階秩雖同。材品各異。既鮮知人之明。難責薦賢之效。尤宜嚴加擇別。無令濫舉以滋徑實者也。臣所謂明詔一二未盡善者如此。臣愚不識忌諱。苟行臣之言。得人圖治。或微有裨助。惟陛下財擇謹議。

合前駁科臣議觀之。保舉庶幾無弊。諸大臣皆不學無術。可嘆。弟熙議。

一按憲章類編。天子寶璽十有四。及攷曾典。則云。舊製十七顆。嘉靖廿八年。新製七顆。寶自奉天諸寶而外。復有表章經史之寶。欽文之璽。此二寶。憲章類編闕不載。世廟七寶。紛更多制。皆無補于治。先是華除建文三年春正月。凝命神寶成。寶方一尺六寸九分。成祖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邦。精一執中。宇宙永昌。或曰。成祖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寶成。因告天地祖宗。爲文宣示遐邇。百官稱賀。愚謂寶所以敷政出治。惟誠信爲本。今以其夢而神之。若上帝私有授受者。徒夸耀一時聽聞而已。豈足深信哉。又記

芭山文集書牘卷之一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余

櫟

較

書牘

與韓退之論柳侯求祀書

某白退之足下。僕見柳州羅池廟碑。既嘉退之工于文。又嘆子厚生能期死。死能為神。為神能殺嫚己者。明禍福而震耳目。廟食宜哉。已而思之。竊疑退之雖撰迎享送神詩遺柳民。然其事不足信。其文未盡工。

芭山文集

卷之一

論柳侯求祀書一

一

也。按祭法德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蓋後世思其功德追祀之爾。不聞自求祀侯降而自求。

祀。使歐陽翼見而拜之。怪也。何靈之有。廟既成。大祭。

過客李儀醉嫚。褻侯實甚。未可與般人同科。侯立冥。

之。死夫侯所稱能澤民者。顧暴酷若是。豈侯之靈獨。

嗜殺與。豈死不驚動禍福。不靈與。退之嘗言無形與。

聲者。鬼神是也。不能無聲與形者。物怪是也。然則侯。

果神乎。宜反諸無形。聲果降于堂。有形與聲。則物怪。

已耳。况子厚在當時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自陷于。

公議不當與死事定國者等雖食其土有慚德惡在。能作威福行彰瘡哉。翼等以夢告退之。退之張大其事。為詩歌祀侯。又刻石焉。皆誣也。或曰柳侯以諫死。伯有之儔耳。果爾則雖不為怪謂之靈則非也。僕竊後世率退之之說。好語怪。又競傳殺李儀為神異。駭四方見聞。故不敢傳會子厚有知能以妥以侑于羅池哉。

吳次尾曰。根據經術。能令柳侯汗顏。昌黎捫舌。此古今干城名教之文也。

昌黎與孟尚書。永叔記樊侯廟災。竝括于此。弟勳識。

此葉清華配補

與韓退之論捕賊行賞書

某白。退之執事。聞盜殺宰相武元衡。天子下詔。得賊

者賞錢萬貫。仍加超授。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

將軍王士平。以賊聞。呂元膺勸僧圓淨黨與。乃捕得

張晏等十八人。言為王承宗所遣。悉斬之。與士則士

平等官。獨賞錢未賜給。百姓疑朝廷惜錢。不守言信。

執事具奏。請給告賊賞錢。謂自古未有不信其言。而

能有大功。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此論深達事體。獨

証據往事。頗展經傳。未可為後世法。請為執事言之。

卷之一 論捕賊行賞書

執事曰。昔秦孝公用商鞅。欲行令于國。立木市南門。

募民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一人徙之。輒與之金。

秦人以君言為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彊。無敵天下。

某竊以為當秦之時。法令大行。富彊立效。不盡歸于

徙木。即徙木足以愚秦民。致富彊。僅雜霸拔數任術

之陋耳。若之何其能無敵也。况鞅本刑名之學。行變

古之法。連坐告姦。收帑黥師刑傳。音戍。廣人以利

劫人以威。往往詐捨其信。使徙木與金。而可謂信。則

執伐魏誘執公子印。皆可謂之信。有是理乎。執事

當云王者待人以誠。宜信在言前。孝公術執無足法

猶且不廢徙木之賞。焉有出賞求賊。賊獲而錢不給

者乎。必如是而後立言無弊。若梁謂徙木果出於信

果無敵於天下。則非也。執事又言周成王尚少。與其

弟叔虞戲。削桐葉為圭。曰以晉封。史佚請擇

日立叔虞為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

戲言。遂封叔虞于晉。執事蓋以既削桐。不可不封。與

既下詔。不可不賞。事雖異。無戲言一也。某聞柳子厚

之言曰。以王之言不可苟。必從而成之。設不幸。王以

卷之一 論捕賊行賞書

桐葉戲婦寺。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

若。未得其當。雖十易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

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是教王遂過也。繇子厚

之言推之。則凡出乎戲者。必非恒法。必非後世人主

所當倣倣。以戲為信。不可以封國。削賞捕可乎。至于

漢業之興。其大者在除秦苛。屈羣策。非區區黃金所

得。致執事獨謂高帝出黃金數萬。勛與陳平。令謀項

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果爾。則漢滅楚

皆反間力耳。皆賈販市易之雄耳。一陳平足矣。惡

蕭曹張韓諸人畢智效力乎它黃金倍徒漢者得天下愈速獨漢能得之乎必謂漢得天下以全儒雅所不信安在足以導主聽斷國是乎儒者服膺經術論世知人考道明法信其所可信行其所可行然後可以利一時訓萬世苟襲蹈成說少所折中則似是者得而惑之今執事于徒木剪桐之事與夫漢所以得天下之故辨之不精信之過焉其于經術果合乎不合乎其非好辯者私以執事工文辭嘗自信有得於道懼卒以此惑後世故私有駁正執事毋罪其妄可也

沈耕巖曰芑山非苛求昌黎蓋昌黎經術不精立論不能無弊雖欲恕有必不容恕者此芑山之言所以不可易耳

吳次尾曰張子每發一言原本經傳如老吏斷獄唐宋以後多所駁正此書其尤著者

讀史須前後貫穿昌黎引徒木間楚皆據一端言此所以來芑山之駁也弟勸讀

與柳子厚論刑賞書

子厚足下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辭雖淺近不悖經傳足下獨非之曰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使秋為善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為不善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是驅天下之人而入于罪也詳見柳子厚斷刑論僕以為不然夫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者言賞罰準天道生殺而已不與然豈賞必于春夏刑必于秋冬如子厚云爾哉漢賈誼

芑山文集

卷之一 論刑賞書

六

曰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行此之令信如四時董仲舒曰人君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暖清寒暑之必當其時審此二說則所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其無足疑明甚彼如曰賞于春夏刑于秋冬是惑也子厚非之宜也今其為說如此子厚失其義又從而辯之不亦固乎孟軻有言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子厚反是聞僕言或少有悟耳如此讀書無耳食之病弟熙謨

與劉復愚論秦焚書書

僕聞足下之言曰。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秦終無自焚之心。僕則以焚書秦也。非天也。夫秦之必亡。不待焚書。書。聖人所以訓後世。秦暴宜滅。書何罪。而以滅秦者滅書乎。豈天不焚書。不能滅秦乎。必焚書而後能滅秦。獨者。天亡桀紂。不先焚書。何獨至于秦而焚之。况天不與秦厭亂耳。求民莫耳。苟焚書。則將胥先王一切治天下之道。蕩然無復存。是長亂也。是滅一秦樹衆秦也。謂仁愛何。又况書不盡焚。秦實先亡。惡在亡秦。必焚書哉。然則足下非獨悖理。抑誣天。此僕所甚惑也。某言不妄。惟足下思之。

短文見波瀾。洗本朝崆峒滄溟之陋。弟熙謹

焚書秦也。非天也。只此二語。正義卓然。復愚不辨。

自細矣。○五代時。魏于謹伐梁。城陷。梁王焚古今

圖書十四萬卷。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或問何意。

焚書。梁王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書一

或懼其禍。或委之罪。要皆未讀書耳。雖然。秦梁所

亡。書至今存。何以焚為哉。弟勳謹

與蘇明允論諫法書

僕觀足下諫論。誦習者衆。然其間低悟經傳者不少。足下不自知。儕輩又不能駢正足下。僕請舉其甚者言之。諫論曰。古今論諫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于仲尼。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僕竊以聖人道全德備。其發爲文辭。猶化工之于萬物。未可以偏全醇疵求之。世傳孔子曰。諫有五。義度主以行之。吾從諷諫乎。此必非孔子之言。使彼尼果純乎經。則是聖人立言。不能無疵。不能經權並

見去諸子偏諛者。幾何。使明允果參乎權。則是明允

加仲尼數等。仲尼之說。有時而窮。明允獨以其說補

仲尼所未及。其誰信之。昔韓愈自謂世無仲尼。不當

在弟子列。僕嘗怪愈大言欺世。無以處顏閔曾思諸

人。今明允復自謂有加于聖人。其欺世視愈何如哉。

至若進儀秦縱橫之術。以爲皆近乎權。誕謾悖謬。僕

所不取。况進忠有三術。先其未然之謂防。發而

之之謂救。行而責之之謂戒。人臣雖以說爲諫。皆

而責之發而止之耳。豈足以盡諫法。即明允謂龍

之心。不逮蘇張之術。其說僅可藥後世。活直聲。翹君
必。如。此。方。合。經。術。明。允。向。未。盡。見。
過者進。而質諸古大臣格心之道。其相去豈啻逕庭。
哉。僕嘆明允好學。善文辭。不能深晰經權之辨。又過
此。後。世。文。人。通。病。
細仲尼以張已說皆不合道。僕敢以狂直進。明允雖
欲不引僕為諍友。不可得。幸熟察之。

孔子論諫。見于後世者。惟論語事父母幾諫。及事
君勿欺而犯之。推此以求諫法。思過半矣。諷與直。
不言可也。明允既不能辨其非孔子之言。反謂已
說軼其上。此後儒所必不信。芑山此書出。明允不

芑山文集

卷之一

論諫法書二

九

負慚地下哉。弟動議

與蘇明允論破匈奴書

某白。公言匈奴貪賂不欲戰。戰必破匈奴。以某論之。
賂誠失計。猝戰亦未為得也。中國疲罷甚。亡自勝之
實。而欲勝敵。不能。匈奴雖怯。制匈奴不可無具。一旦
忿然與戰。戰而勝。幸也不勝。何以善。吾後今公語人。
曰。破之易耳。天與當取耳。不詳所以取之。破之何策。
能必匈奴技果困乎。果一不賂。可以破匈奴乎。湟淵
之捷。寇準力為多。然非繼隆之殺撻覽。無以折其氣。
非王超之屯中山。無以扼其吭。準盡人謀者多。此類

芑山文集

卷之一

論破匈奴書一

未嘗邀天倖也。令人謀而言天與。則將使人幾倖于
天。以希渺茫不必得之數。公自謂天可必乎。不可必
乎。計莫若先自治。示匈奴弱。孜孜選將任人。凡為戰
備者。靡不具如是。則寓戰于賂。我實有以自勝。戰則
匈奴破。不戰匈奴不敢犯中國。邀賂路乃可絕。不然
愚恐得不償失。為中國禍滋大。公尚重思。毋忽。

李忠定嘗言禦夷先自治。老泉云戰則必破。與樊
將軍橫行匈奴。賈長沙繫單于。同一嚆語。弟動議

與蘇明允論任宰相書

友人告某曰。明允論任相至矣。其辭曰。接之以禮。而重責之。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待之以禮。不為過。故厚禮以維其心。重責以勉其怠。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不卹其私。某謂足下。但言朝廷當加禮宰相。而于古擇相之道。未之盡也。夫厚禮重責。以待賢相。則可以待權姦。則不可苟進。不肖而為相。如李林甫。盧杞。秦檜。賈似道之徒。如○此○則○明○允○之○說○皆○不○過○乎○用○雖厚禮不足以相維。雖重責不足以相勉。欲其盡忠足下未之思耳。

書山文集

卷之二

論任宰相書一

十一

忘私不尤。難乎善擇相者。必先辨相之賢否。然後議所以接之之道。使知自效。以報其上。不則擇之不密。任之不專。安所得賢相。可以待之。如禮責之。如法裁後世。惑足下之說。言任相而不思擇相。為害實甚。恨足下未之思耳。

崇禎自戊辰迄甲申。爰立數矣。晉揆席者日衆。然旅進旅退。不得一相之用。非尸位伴食。則嚮上納賂。朝廷始皆尊信寵任。未幾或罷免。或賜死。無絲髮裨助。其失繇于不能擇耳。詩曰。秉心宣鑑。考慎。

其相信乎不可不慎也。前車既覆。獨蹟蹟不察何哉。自記

國家治亂。繇相臣賢否。漢用蕭曹而治。用王鳳胡廣而亂。唐用魏徵宋璟郭子儀而治。用李林甫盧杞楊國忠而亂。宋任韓琦富弼司馬光而治。任王安石秦檜韓侂胄而亂。若是。烏可以不擇。而謂徒加之以禮。遽得其報效哉。讀此論者。當三思也。山是書。又不特一時感慨之言已也。步動議

與蘇子瞻論倡勇敢書

足下策倡勇敢。詳且盡。僕所惑者。如所謂無功而可
賞。有罪而可赦。皆所以責其倡。此說不能無弊。古之
御將者。必恩足以結威。足以制誠。足以孚三者。既具
又行。以不測。然後操縱自我。勇者樂爲用。故無功而
可賞。必其人將來能以功自見。不至苟冒。吾賞如高
帝之于韓信。罪而可赦。必其人將來不復以罪自
累。既感吾前日之赦。而又翹然希吾異日之賞。如李
祐之于李愬。則庶幾有濟。不然。賞濫施于無功。雖示

東山文集

卷之一 論倡勇敢書一

誘勸適以啓僥倖。士必玩赦數行于有罪。雖寬文網。
適以養姦。愚士必驕驕且玩。而責其倡。勢有所不能。
僕以爲賞罰不可偏廢。公以行之而已。苟能如孔明
之待李平。廖立。雖無赦可也。况李廖二人。終其身冀
孔明復用。不忍自絕于漢。及孔明沒。二人皆流涕。此
又未始不可爲倡。如弟以狙公之術籠其下。實無所
以感之。而曰我能倡勇敢。恐緩急未可恃。惟足下擇
焉。

賞無功。赦有罪。亦是行以不測意。但須人主善用

之耳。不得其術。雖本之以誠。行之以公。或反以疎
節微嫌。致階禍亂。如光武之于龐萌。害豈特驕玩
已哉。李廖之恩孔明。雖繇孔明有以感之。益見一
人厚道。恐未可以此望後世也。弟勸識

與蘇子瞻論始皇書

近讀公諸論。私有所不敢苟同。公言始皇致亂。在用趙高。在積威好殺。確不可易。至謂易篆以隸。創紙易簡策。簿書繁多。更莫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皆秦之過。則非也。某請與公詳言之。夫篆之有隸。猶結繩之有書契。秦雖變古趨便勢也。非秦罪也。信如公所云。則古之聖人。創弧矢以威天下。後世姦雄盜賊。或以之肆暴殺人。將罪姦雄盜賊。而并罪昔之創為弧矢者乎。創昏禮以別男女。後世淫僻相繼。或諸侯下漁色。或民亂于族。或陽侯殺繆侯。又將不罪漁色。亂族而獨罪之。創為昏禮者乎。夫秦之變古趨便。固皆不合先王之道。嚮令秦黜詐力。敦禮教。厚風俗。雖易簡策。篆書何傷于治。易簡策篆書而遂責其滋詐偽。亂天下。後世是誣秦也。如必欲今天下仍用古簡策篆書。使詐偽繇此而減。則將追古結繩。併書契而廢之。凡先王開物成務。通變宜民。一切治天下之具。皆絀勿用。去剖斗折衡。一間耳。可乎。不可乎。某私以公蓋工於文者。獨至論始皇不堅守前者用趙高。

論始皇書一

一

積威好殺之說。妄謂始皇易簡策。以致亂。古今立言。不原本經傳。必無以攷正得失。必不可為訓。公試取其言思之。當知某去取不妄。或有助于公耳。

杜甫寫懷詩云。禍首熒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大意蓋追想三皇以前耳。然皆亂離感慨語。情懷辭激。非古今篤論也。自記

漢稱文景。唐頌貞觀。開元簿書未損于秦。而威治過之。子瞻又何說焉。弧矢昏禮。舉一例餘。如王人加于諸侯之上。此春秋正法也。後世宦者率藉口

世山文集

卷之一

論始皇書二

一

折辱公卿。豈亦仲尼之過乎。它可類推。弟勸議

與蘇子瞻論秦郡縣書

足下謂秦用李斯議天下分三十六郡罷侯置守當

為萬世法以某論之後世時異勢殊非郡縣不可然

治亂絲主術不專在郡縣與封建也今足下獨取柳

子之論以為封建者亂之始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治

天下刑措不用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近世無復封建

則此禍幾絕足下自謂此言合道乎不合道乎昔漢

高欲立六國後子房以為不可高帝輒吐哺罵酈生

光武封鄧禹吳漢皆食四縣丁恭議古者封諸侯

不過百里今四縣非制光武曰自古亡國皆緣無道

未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夫以柳子之論為是必

不以子房之策為非不以子房之策為非必以光武

之計為失光武果獨闇子房果獨智乎絲光武之言

推之得其道封建未必不利失其道郡縣未必不亡

郡縣果治安磐石封建果賊殺嚙矢乎三代聖人之

後卒不免篡弑者非禮樂無用衰世不用禮樂之過

也豈禮樂不足勝封建之害雖聖人莫如之何聽其

賊殺而不為計乎審如子瞻之說則後世用秦之郡

縣雖桀紂可以長治不用秦之郡縣雖堯舜必至于

大亂其弊不至舉三代治天下之道出李斯子房諸

書山文集 卷之一 論秦郡縣書一

縣雖桀紂可以長治不用秦之郡縣雖堯舜必至于

大亂其弊不至舉三代治天下之道出李斯子房諸

人下不止某非謂封建必不可復郡縣必不可廢蓋必求

所以治郡縣者而後郡縣無弊不則弊與封建等郡

縣而可為萬世法秦何獨以二世亡哉此理甚明足

下思則得之何如

唐書地理志云子弟受封周室竟貽于衰削郡縣

為理秦人不免于敗亡蓋德業有淺深制置無工

拙殷周未為得秦漢未為非據實而言在哲后守

成而已按此論甚正子瞻獨非封建而是郡縣其

亦未之思耳自記

吳次尾曰唐太宗問公卿享國長久之策蕭瑀對

曰三代封建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按瑀又以封

建宜行而秦之郡縣為不可法皆非本論也

咸陽之地秦亡漢隆顧其人何如耳豈在郡縣與

封建哉此書非獨駁正子瞻兼可為後世治天下

者之勸弟勸議

書山文集 卷之一 論秦郡縣書二

集 166-67

與王介甫論顏子書

僕聞介甫之言曰。顏子以禹之賢。獨樂陋巷。不以天

此語大深

下憂患。介意。儒者在下。不用修身而已。何憂患之有。

愚以為不然。古之所謂儒者。雖不用於君。未嘗不以

君之憂為憂。雖不食于民。未嘗不以民之患為患。其

萬物一體之心。不以出處窮達異者。憂與患蓋未能

一日忘也。如徒曰。君不我用。肆志以自愉快。則將委

蛇其身。視天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也。若是者。隱也。

非儒也。謂之放其身可也。謂之修其身不可也。然則

能推出顏子生平心事

顏子之修其身。必養以有待。豈忘天下而樂陋巷乎。

使顏子果忘天下。當日為邦之問。無伐施之語。豈漠

然無憂患乎。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言出處雖殊。其

憂天下之心。則一耳。信如介甫所云。則顏子僅沮溺

丈人。晨門荷蕢之徒。無益損于世。惡在其為賢乎。夫

以顏子不見知于介甫。於顏子何傷。獨恐後儒誤信

介甫之說。一不見用。卒頽情委靡。忽視天下。無復一

體同患之意。且妄以顏子為口實。皆介甫之過也。願

介甫慎思之。

孟子明言顏禹同道。孔子又數稱之。雖無為邦之

問。至今想見其為人。介甫縱不知顏子。豈未讀語

孟邪。介甫諸論可駁者多。此特其一端耳。

世山文集書廣卷之二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金城 校

與曾子固論楊雄書

子固足下。僕見足下答王深甫論楊雄書。私嘆古今

阿雄而叛孔孟者。未有逾于子固者也。夫雄著書如

太玄法言。不可謂盡謬。獨恨雄失節莽朝。言過其行。

雄以玄擬易。以法言象。論語者山蘇氏議之。子固獨何見而謂仕莽合道

乎。始僕聞臨川王介甫名安石與曾鞏友善言雄仕合于孔子

無可無不可。心甚非之。今子固謂雄與箕子明夷合

大指與介甫同。信如子固介甫之言。則是雄箕子孔

子合而為一人也。雄豈非聖人之徒哉。僕謂足下書

辭詩謬者有五。子固之言曰。雄之言著于書。行著于

史。可得而考。僕則以雄初起奏賦為郎。成哀間與

及董賢賢哀帝弄臣同官。莽賢為三公。雄三世不徙官。

事哀平。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不聞

孺子嬰。及莽更漢制。皆亂天下法。雄始終無一言

它有樹立。莽更漢制。皆亂天下法。雄始終無一言

正。史雖稱雄輕執利。班固為雄傳。又稱雄少嘗

大度。然僕觀雄與莽賢比肩不恥。其辱于莽。無疑

古樂道者不如是。史傳皆失實。足下又從而夸揚

一謬也。子固之言曰。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

辱于仕莽而就之。非無恥也。僕則以方莽篡時。雄不

死義。惟去耳。龔勝既解綬退。及莽遣使迎勝。勝不食

李。它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諸人。或死或去。

恥阿二姓。雄與勝等皆漢臣。獨不死不去。則雄之畏

死懷祿。自不可掩。子固獨謂雄非無恥。二謬也。子固

之言曰。美新之文。非可已不已。箕子至辱于奴。則于

美新安知其不為僕。則以美新或謂出谷子雲。然史

謂雄法言李章。稱莽功德比伊周。雄可以仕莽。即可

以美新。則美新不可謂非雄作。况箕子之奴。不得已

耳。豈雄可與比。子固謂箕子處雄地。亦將為美新。非

獨阿雄。實誣箕子。三謬也。子固之言曰。南子非孔子

所欲見。陽貨非孔子所欲敬。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此

法言所謂誑身以信道也。僕則以孔子之于陽貨。南

子禮也。亦權也。蓋無求而適見之耳。仕莽則受爵

祿矣。莽未嘗迫脅雄仕已。雄可以去。而卒不若。則

美新之文。非可已不已。箕子至辱于奴。則于

美新安知其不為僕。則以美新或謂出谷子雲。然史

謂雄法言李章。稱莽功德比伊周。雄可以仕莽。即可

有之惡在其能信道也。孟子曰：枉己者未能直人。又曰：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古聖賢不聞有身。誠道信者，雄法言不足訓。子固妄以例孔子，又謂雄仕莽類孔。子見南子陽貨，四謬也。子固之言曰：前世謂伊尹割烹孔子，主癰疽瘡環，孟子斷以為非伊尹孔子事。介甫謂世傳投閣者妄，亦猶孟子之意。僕則以伊尹孔子聖人也，雖見誣流俗，不待辯而明。若雄者仕莽彰彰，去孔子伊尹何啻天壤，雖不投閣，既得罪孔，孟子介甫以投閣為妄，猶譽焉為夷耳。子固復傳會以為與孟子之意無異，五謬也。夫雄不足道，稍知學問者皆羞稱之。子固謂雄處莽之際，考之于經而不謬，質諸聖人而無疑。僕不知子固所考何經，質諸聖人者何意。率子固介甫之說，天下皆謂雄當仕莽，雄仕莽不害道，則孔光張禹平晏輩當與雄同稱而龔勝陳咸諸君子凡不為莽誦者皆非也。僕故曰阿雄而叛孔孟者，未有逾于子固者也。願子固反覆五謬之說，棄焚去是書，毋貽世笑，併告介甫幸甚。

南豐為廬陵所許可，著作頗足觀，其覽此書則

眉山文集 卷之三 論揚雄書三

總收

精東漢老

怪南豐學識淺狹，不能通經史大義。雄投閣美新，有無不足深辯。獨子固稱仕莽合道，則非也。元豐四年，上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又朱晦菴序鞏家譜，甚恨世知鞏者淺。某謂由鞏與深甫書觀之，益見鞏史學未精。世之譽鞏過情者多矣，豈知鞏尚淺哉。本朝洪武二十九年，進董仲舒崇祀孔廟，罷黜莽大夫雄，雄之為雄可知。然則雄既黜，凡阿雄者皆譏也。若鞏者，惡能逃其責哉。自記

眉山文集 卷之三 論揚雄書四

與歐陽永叔論性書

某白。僕聞李詡著性詮三篇。質足下。詡自謂夫子與

孟荀楊韓復生。不能奪吾言。足下答詡第一書。

荀有過于夫子者。乃可為吾子辨。况荀未及孟荀。其

粹之一二也。倘非知道者。倘好學而未至者也。吾子

之自信如是。未嘗少有是正。僕意足下苟深明性學。

直抒所欲言。以告之耳。願獨不詳。答何哉。至第二書。

足下方自李其說。補前書未及。以僕觀之。其間疑似

支離者尤甚。終未足以折詡。未可以明性也。夫昔之

言性者。衆矣。未有如孔孟之不可易者。漢儒董仲舒

云。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

天意。以成民之善為任。今按其真質。而謂民性已善。

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又云。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

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僕則以人惟性善。故能受教。

凡學非能益性。全天之所生。而勿敗。故謂之善學。信

如仲舒之言。則是性無善。王強教之。使善。猶鑄石而

為金。驅舟而行陸。非獨誣性。且誣天。此仲舒之誤。

唐皇甫湜著孟荀言性論。其言曰。孟軻云。人之性善

荀卿云。善者偽也。荀云。聖人化性而起偽。其行聖

皆一偏之論。又曰。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堯舜。則未

至者斯勉矣。荀卿之心。以人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

斯怠矣。書曰。惟人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

則軻之論。合經為多。僕則以湜衡量孟荀。雖分軒輊。

然不能灼見孟軻言性大指。而又援越椒叔魚。湜之

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絜蹇之。以為生而惡

心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以為生而惡

者之驗。此湜之誤也。李翱復性書。陸參頗稱之。翱亦

自以為是。然僕觀翱。擴引周易中庸。既罕發明。如所

云。情者性之邪情者。妄也。孟子云。質樸之謂性。性

情非度。與孟軻情可為善之說。相戾。翱又言。堯舜舉

十六族。非喜。流四凶。非怒。中于節而已。僕則以離喜

怒。哀樂無所謂。節謂堯舜喜怒中節。可也。謂堯舜

節無喜怒。可乎。此又翱之誤也。至于足下之所以

謂視漢唐諸家。尤不能無誤。足下之言曰。為君子

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君子以修身治人

急。不必窮性以為言。僕則以性知性。能深明修己

人之事。能使修與治皆得其序。而不悖。故易曰。窮

盡性以至于命。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窮

性何以能修且治然則謂不必窮性以為言非也

下又曰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修

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僕則以

湯語曰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性惟恒故有善

惡耳易傳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子思曰天命之謂

性皆專就性善言耳孟子道性善亦此意今足下設為兩端之

說與告子言湍水何異然則謂惡與善對不專言性

善又非也是下又曰孟荀楊三子荀卿云人性惡然

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

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令三子者始異而

終同其言殊其用心一也僕則以一性耳不當言惡

言混論性自當以孟子為正荀楊之言與尚書論語

中庸樂記如水炭不相入其于孟軻尤抵牾之甚然

則足下欲比而同之又非也僕謂足下視諸家尤誤

者類如此性詮三篇僕未及寓目不敢置駁議獨足

下之于詡始焉不能答既焉答而不詳又不能盡合

于道足下試取僕言深思之豈惟足以發詡之覆

重舒舒自南提李翺諸人是非醇疵皆可概見于以

推究孔孟論性之源流有餘矣毋謂僕好辯可也

再拜

廬陵以河圖洛書為怪妄又疑易繫辭非聖人作

惡在其能明性學哉答李詡第一書實無所見始

強詞復之耳及觀第二書益信前書闕漏此等似

是而非獨芑山知之它家不及也弟照識

吳次尾曰予嘗與新安程子尚論性頗疑宋儒氣

質之說未安然永叔疵處不暇指摘讀芑山是書

是非畢見此亦言性者之司南也○張南軒云人

之性不能不感物而動動而心不宰則情流而不

知止性以陷溺矣所以惡也人雖流于惡其本然

者豈遂亡乎此聖人所以有教也按此說與芑山

相發明永叔二書誤甚

與蘇子由論解語孟書

赤白子由足下。近讀論語拾遺孟子解。不可謂無所
窺究。獨于經傳未盡合。失在似是而非耳。如論語惟

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足下解之曰。以其無蔽也。夫然

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無

惡也。惡入聲讀去聲如無惡於志之惡非其不仁也宋之而已。詳見論語拾遺

僕意仁者非必無惡。能惡而後能愛。舜去四凶周公

誅紂伐奄是也。必謂仁無不愛與墨氏兼愛何異。惡

之正所以哀之安在。無惡為無不愛乎。況子曰能惡

人言仁不廢惡。雖有惡不害其為仁。足下必并惡而

去之。可乎。或問子西子曰。彼哉彼哉。足下解之曰。昭

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疑其不利楚國。使聖

人之功不見于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

衆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耳。僕意聖人

之于人。猶天地之于萬物。豈容私愛憎乎。彼哉云者

就子西論子西。我知其知我而疑我也。猶知我必不

疑疑我。則不知安見與世之不知孔子者有異乎。孔

子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闕事而不名者。十二人

而已。豈盡疾其不知我。不用我乎。信如足下之說。則

桓魋匡人視子西。孰暴孔子不將誅之。而後愉快乎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

也。足下解之曰。孟子之為是言。未見司馬懿楊堅也

不仁而得天下。何損于仁。仁而不得天下。何益于不

仁。詳見類演僕意呂政王莽司馬懿楊堅諸人皆不

仁之尤者也。僅可謂之竊天下而不可謂之得天下

故自師司馬懿之子至炎司馬昭之子率踵懿故智。元熙中劉

裕就秦歸其主秦帝名德晉祚遂亡。堅乘東晉分

裂之餘。混一寓宇。歷四王。至代王侑。尋禪位李淵。皆

所謂雖得必失。竊劇盜禦人國門之外。寇其輜重。亦

運而已矣。烏在其能得天下乎。况不仁而得天下。損

天下必至于損仁。而足下以為何損于仁。仁而不得

天下。雖無益天下。未嘗無益于不仁。而足下以為何

益于不仁。果爾。則是胥仁不仁而一之也。仁可為

不為。不仁不可為而可為。豈非率天下後世皆然

乎。質諸孟軻立言之意。不相謬戾乎。孟子曰。形色

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足下解之曰。形色

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足下解之曰。形色

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足下解之曰。形色

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足下解之曰。形色

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足下解之曰。形色

于外也。中雖無有而猶知彊之。孟子以是為天

也。僕意孟子言盡性而後能踐形。必踐形而後不

有其形耳。非謂形色為彊于外也。天性有諸中。形

諸外。形性相為表裏。未可謂天性精而上。形色

而下也。足下云中無有而彊之之謂天性。去徠徠

冠幾何。則凡五伯之假鄉原之似。皆彊于外。皆可

之性乎。孟子道性善。專指秉彝而言。豈妄以彊于

者為天性乎。之數說者。足下方自謂解經不泥。傳

子瞻未及自僕觀之。則亂經甚矣。雖不溺章句訓詁

之陋。然影響支離。不合於聖賢之大指。充其說。將使

學者眩于性情。惑于亂賊。而不自悟。皆是下之過也。

若夫四十不惑。而以為可與權。無所取材。而以為聖

人。戲學不全。穀而以穀為善。好行小慧。而以慧為惠。

此特意見穿鑿。議論依似之小疵。僕無暇毛舉。姑

其尤謬者正告足下。且以為時儒不善解經之戒。

下試擇焉。
時稱二蘇經解。予各有去取。竊怪穎濱之自以是也。因作此書示及門。使知立言之難如此。

與陳同父論用人書

某啓。同父足下。讀足下中興五論。深嘆才如同父。不

盡見用。皆宰相不知人之過。為廢書太息。累日。雖

同父之志大矣。執要正體。厲臣論。某谷有去取其

似而非者。惜之一時則鮮效。傳之後世則滋感。如是

下論開誠之道。以為疑則勿用。用則勿疑。此所謂似

而非者也。某嘗謂治亂。絲人才進退。進退視朝廷用

舍用舍不慎。則人才廢而國家亂。方其未用也。必先

求所以信之。信其果可用。與以位任以事。可也。果不

可用。舍是而他求焉。可也。如謂疑則勿用。假令其人

可用。吾未知所以用。而過疑之。將遂謂其可疑。而勿

用乎。假令吾百疑。而百不用。抑將謂人皆不足用人。

皆可疑。不求所可用。而遂已乎。書曰。任賢勿貳。惟賢

故信用耳。信故不為讒邪間耳。豈緊謂吾苟用之。勿

復疑之乎。昔堯用鯀治水。九載績弗成。不能不令

而用禹。如謂用則勿疑。假令凡吾所用。皆無益于治。而

無變計乎秦王猛曰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

真必信其人之可用用其人之可信未有疑而可勿

用者也宋司馬光十科取士嘗試有效者隨才授職

既嘗試必所用者無可疑所不疑者皆可用未有用

非所用而可勿疑者也其故曰同父之言似而非也

然則如之何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孟子曰國

人皆曰賢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古今用人惟孔孟

無弊惡在疑勿用勿疑哉嗟乎同父不自知以其

論上之朝廷朝廷不加察以其論播之中外豈惟不

能裨治且害道某方喜同父草莽不忘忠愛毅然為

古人所難而尤竊懼是說之不能濟時傳後也願進

一得為同父助同父誠自竄易使國家由此推求用

人之道勿以疑似滋累則某言或有可采或于中興

有小補惟同父留意

唐陸贄論選將士亦有疑者不使使者不疑之說

然贄此說在觀其計謀核其聲實之後則是明

其可以不使可以不疑而非同父疑勿用勿疑

之說也此處須分別觀之

與宋潛溪論學禁書

僕聞明公掌記注司代言備朝廷顧問凡政事興廢

制詔詳略明公宜竭誠匡拂使行之當時而無弊傳

之累葉而可久然後稱職勝任為後世法近觀明公

論中原檄聲明大義遐邇誦服惜文辭冗靡然小疵

不足為明公累獨洪武十五年頒學校禁例內云

古者十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三代之盛

欵云軍民一切利病並不許生員建言果有一切軍

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樸

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惟生員不許僕竊以為

此山文集卷之二論學禁書一

國家懸立明禁非獨與建學初意不合其流弊有二

而其可疑者亦有二蓋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列士輒

史駁矇百工者艾皆獻箴諫庶人皆得傳語漢宋以

來國有失政宰相諫官不言大學生往往伏闕上書

至今稱之昔庶人大學生布衣未嘗不言今生員非

庶人凡緇布衣大學生耳禁之使不獲建言可乎何

謂二弊生員不許建言士莫不卷舌退即有司賢人

壯士農夫商賈技藝伺朝廷科防意旨皆將曰生

員不許我雖極言未必見用由是相率忌諱噤莫敢

發。雖。非。監。諫。錯。口。之。今。實。與。古。聖。王。建。報。錄。詢。第。一。相。悖。非。所。以。廣。言。路。也。其。弊。一。生。員。恪。遵。學。規。毋。輕。

至。公。門。至。軍。民。利。病。在。庠。則。講。求。以。達。民。隱。當。事。則。

舉。行。以。宣。上。德。皆。分。內。事。耳。今。使。之。林。守。學。禁。膜。外。

軍。民。又。將。曰。朝。廷。不。許。建。言。士。子。講。求。何。益。沾。沾。

習。弓。矢。嫻。律。令。書。算。而。止。它。時。見。用。必。不。能。厚。下。安。

上。非。所。以。懋。人。才。也。其。弊。二。何。謂。二。疑。禁。例。又。一。款。

云。生。員。內。有。學。優。才。贍。深。明。治。體。年。及。三。十。願。出。仕。

者。許。數。陳。王。道。講。論。治。化。述。作。文。詞。呈。稟。本。學。教。官。

赴。京。奏。聞。再。行。面。試。如。果。真。才。實。德。不。待。選。舉。即。行。

錄。用。僕。竊。謂。生。員。出。仕。必。學。優。才。贍。必。平。時。洞。晰。軍。

民。利。病。既。不。許。建。言。其。于。利。病。百。不。窺。一。二。安。所。謂。

治。體。安。所。謂。王。道。安。所。試。而。知。其。才。與。學。既。令。出。仕。

又。使。不。得。建。言。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可。疑。者。一。又。

一。款。云。野。賢。人。君。子。果。能。練。達。治。體。敷。陳。王。道。有。

關。政。治。以。入。軍。民。利。病。者。許。赴。所。在。官。司。告。給。文。引。

親。齋。赴。京。面。奏。如。果。可。采。即。便。施。行。僕。竊。謂。賢。人。在。

野。許。奏。聞。軍。民。利。病。生。員。在。野。豈。無。稱。賢。人。君。子。者。

豈。無。練。達。事。體。關。政。治。得。失。者。賢。人。君。子。皆。可。言。何。

獨。至。于。生。員。而。禁。之。使。生。員。必。無。賢。人。君。子。則。可。使。

賢。人。君。子。不。幸。而。為。生。員。則。終。其。身。不。得。言。事。言。雖。

可。采。不。見。錄。用。禁。生。員。是。胥。賢。人。君。子。而。皆。錮。之。也。

可。疑。者。二。然。則。如。之。何。而。後。可。僕。按。祖。訓。慎。國。政。

一。款。云。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通。下。情。也。今。

後。大。小。官。員。弁。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直。

國家不辨誠僞是非不慎教導以端士習不折衷衆

論以求適用而徒禁生員之建言譬爲川不決之使

導勢不至壅且潰不止幸而不至壅且潰紛紛聚聚

聾瘖啞之人于郡縣學校無毫髮助又焉用學校爲

也買亂治體倒易令甲莫此爲甚明公豈不聞而未

之思乎抑嘗獻替而上不聽乎今禁例勒在臥碑

學臣既無忠言至畫可以懋人才而廣言路僕竊心

非之明公備采僕言慨然入告改正前失裨益學

政匪細且齒僕于百工技藝庶人之列勿復拘以生

員故例使得舉國家一切典釐詳略爲明公悉言之

點其可疑而行於無弊尤宗社無疆之慮非僅爲

一時學校計也願明公圖之

楊機部曰合用士保舉議觀之遠覽獨慮深通國

體所謂言之可行行之無弊此文是也藉芭山道

一時處際備文儒侍從之列視青田潛溪何如哉

此皆載在祖訓會典者三百年莫知其弊獨家

芭山抗言之芭山居恒衡酌如此類者甚多徒徒

之空言而已

弟愚謫

再與宋潛溪論警備書

其再拜往者奉書執事條列學禁可否冀執事入告

宜不以狂愚見罪比伏讀祖訓警備二條祖訓云

忘備教人得計身國不保其日夜警備嘗如對陳

今精明日則觀人語動夜則巡警嚴密姦人不得

入雖親信如骨肉朝夕相見猶當警于心如欲迴避

左右與親信人密謀國事其常隨內官及帶刀人見

止可離十丈地不可大遠如元朝英宗遇夜被害只

爲左右內使迴避大遠后妃亦不在寢處故有此禍

可不深爲戒備又云凡警備常用器械求甲不離左

右更選良馬數匹調教能速走者常于宮門喂養及

四城門令內史帶教習各置一疋在因推原古今治

亂得失之道竊疑而不敢信已又歎曰舍本而末是

務帝王居安慮危必不若是其迂且左也請復爲執

事詳言之古者帝王治天下之道有要舉其要盡其

道則曆數歸之不則求爲匹夫而不可得事載在經

傳歷然可考見孔子言九經首脩身孟軻曰得乎丘

民而爲天子又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未聞警備疎而致危亡者也它不具論祭

之亡于亭山以妹喜紂之亡于鹿臺以妲己厲王之

亡于葦以祭夷幽王之亡于驪山以褒姒之數君者

皆由無道雖日嚴警備亡可跂足待後世人主有

警備而亡其國者始皇開盧生胡亡秦之說蔡長城始皇要害也○登科○辛○者○皆○城○內○人○

廷表萬餘里以禦胡其究也以胡亥亡周得木版李書點檢作天子○事見周廣廢張點檢以趙匡胤代李

之禪周者趙也○又有不警備而國不亡者馬援見光武○

武光武祖幘坐迎援曰臣遠來何知非姦人而簡易○

若是光武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李復漢祚由此○

觀之警備防禦疎密之不繫國存亡審矣春秋之時○

弑君亡國者相繼豈盡防禦疎與抑失道自取與元○

英宗南坡之變其禍始于任姦佞也○復相鐵木迭兒是○

也鐵木迭兒幸于○

至治三年果誅殺釀亂胎患非一日然後鐵木起○

而乘之英宗雖周慮設卒漸臺夜奔如二世新莽所○

為必不免于禍○令英宗省躬制治有古人君之度○

姦黨屏息中外晏如萬萬無遇害理○今朝廷不以○

英宗在位失德為戒而獨以一時無備為憂愚恐後○

世聞之徒專志壹慮于警備○治具而滋猜忌甚非○

所以謹緇縹絕亂萌基泰寧也○況器械衣甲馬匹雖○

設而不足恃○詩曰莫予荇蜂自求辛螫言禍自己作○

也○內警未弭外姦必伺之而動○迨禍發一旦乃始金○

率求援于木甲馬匹○器械識者有以知其必無濟○

又況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常出于智所不及聖人不○

特智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易曰君子以除戎器○

戒不虞○太公又曰○戰攻守禦之具盡于人事○故善○

者不在形而在實○不在人○不我害而在○我無可害○夫○

苟處逸慮危任賢選能安內攘外凡所以為天下○

世計者無不至則其實有餘○禍害不能為吾難○不○

五代中如唐李從珂之畏石郎○石敬瑭稱臣契丹○

我心膽墮○漢劉承祐之忌郭威○承祐謂殺郭威威○

地珍自焚○承祐為亂軍所執○

即帝位○往往自速其禍○尤甚者朱友珪之于吳楊廣○

國號周○常○隨○內○官○皆○人○員○可○恃○子○

之于堅壁從中起雖左右內使后妃何益信如○

祖訓所云警備彼禁紂幽厲勤勤緒甲利械畜馬足○

矣嚴侍衛足矣惡至覆亡若此其酷哉且執事不常○

見○今上不盡恃警備乎○今上文武聖神自典師○

以迄底定其出入行間歷涉艱險數矣既不暇所在○

設備至如馮國用陳兆先來附皆令入宿衛而不疑○

然皆樂為用皆不能為害蓋帝王自有真非區區○

令術數足以制之也然則國家思患豫防一○

如詰戎防邊屯田守戍皆不容少懈必專恃左右馬以免患則舍本務末去古帝王遠甚愚故曰迂且左也某言雖慙直視嚮所條列學禁可否尤關宗社至計今上方遜志樂善求言若渴度不以其言僭踰而誅之執事慷慨然請旨改定所補褒職甚大惟執事留意

此范文正所謂感激而發萬死無恨者也然當年諸大臣不能言芑山先生今日獨言之使先生遭時遇主獲與青田浦江諸公並列侍從諸所建白

當光昭史氏觀其諸學禁警備二書權衡理勢折衷是非無右芑山先生者同學諸子苟留心用世日取二書熟復之則思過半矣門人方爰發謹識

與鄒南皋論袁州學記書

某頓首啓執事世所稱儒先生講學者士大夫尊仰非一日某逞歲讀願學集鄒南皋著名元標諡忠介不無可否私

欲以管見就正已而不果比閱袁志得執事所撰學記文采瓌麗宜爲多士所推重然某獨惜執事不深惟死忠死孝之說而謂肝江前袁州學記有激而言

也執事之言曰死忠死孝變也彰教者不忍言君子惟道其常常者天維之常經也南皋學記云良師訓弟于如婦母訓子居

常限以重關飾以綱主即變則結其身既字于人惟分之日無違夫子秉耒耨諸事而已必未嘗教父毋愛其子也道其常某謂古今有治必有亂有

常必有變使教士者道其常而止不相與講求處變之道一旦遭亂未有不淪胥以亡者也教士而不言變必天下有常無變然後可肝江言豈過哉况肝江

之所謂死猶志士不忘溝壑云爾猶武侯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云爾豈盡捐頂踵棄髮膚而後謂之死哉如以爲必死則不忘溝壑死而後已無之而非死天

下焉有教忠孝悉驅之就死者哉又况肝江合治與亂而言之其曰天下治則談禮樂以陶吾民蓋皆

其常者不幸而至於亂。然後見危授命。不濟則以死。繼之。其不專責忠臣孝子。以必死明矣。又况死忠。死孝之時變也。死忠死孝之理常也。當死而死。死亦常耳。不死則背理滅倫。失其常耳。安在彰教不忍言哉。孝獨避死哉。然則肝江立言無弊。而執事以為不祥。非也。某恐後世傳會執事。不答肝江立言之意。謂死忠死孝。非士分內事。至徃常偷生而不自悟。誤學術甚大。故為之難折如此。執事儻樂受盡言。不以某論為非。然後出送歲讀願學集所可否者。為執事後陳之。或于講學有微助。惟恕答幸甚。某再拜。

朱熹集

卷二

立言不準諸經史。不可以垂訓後世。昔禹戒舜曰。毋若丹朱傲。又曰。毋淫于家。用殄厥世。本朝洪武六年。宋濂奉詔按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為辨姦錄。及進。分賜太子諸王。十三年。胡惟庸事覺。上命儒臣纂錄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名。臣戒錄頒布中外。信如鄭忠介之說道常而不及變。不當言死忠死孝。則禹舜不當及毋淫殄世。太祖不當賜太子諸王。

姦錄。臣戒亦不宜備書歷代悖逆不道之事。有。理乎春秋之法。常變美惡具載。然後法戒備而。懲善。肝江蓋深合經史義例者。而忠介獨謂君子。惟道其常。此孟軻所謂似是而非者也。後世當以。芑山論為正。華熙識。

朱熹集

芭山文集書牘卷之三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金城

較

上皇帝為友訟冤書

崇禎十一年月日。袁州大學生臣某謹昧死上書。

皇帝闕下。臣觀今天下清公蒙誣。未有如臣友山西

學臣袁繼咸者也。臣今年肄業南雍。試畢不得志。將

歸里。聞咸就繫。匍匐來京師。唁咸獄中。竊嘆咸七

年七月內奉勅到任。九年九月內撫臣吳牲會同

芭山文集

卷之三

為友訟冤書一

一

按臣張孫振合疏具題。請特加優擢。以重學政。奉吏禮二部察議具覆之旨。公論既明。官方自肅。治平可跂足待。本年十月十六日見邸抄。則按臣以蔑憲婪贓糾咸矣。荷蒙聖慈。不即膏斧鑕。革職解京。究問。令撫臣自行回奏。臣念咸素清謹。不宜溺職。至是撫按又不宜矛盾。若是之甚。卒觀按臣全疏。臚列贓款。臣駭且泣。然臣非同官。復無言責。不敢為咸展辯。獨臣與咸居同里。學同塾。知咸莫如臣深。其在晉服官行政。為紳衿所師法。撫道諸臣所嚮服者。臣不

此葉清華配補

遑縷述。姑舉咸生平居鄉本末。為皇上陳之。昔仲

尼與子貢論士。不辱君命。自行已有恥。始臣少壯見

咸事親孝。處友信。方咸為諸生。咸父業汾。課成有尺

度。咸終歲講貫。恥謁郡縣。甲子與臣就試鄉闈。卒事

次日。執臣手曰。咸親老且貧。苟不售。則子道闕如。烏

能資事父以事君哉。輒出涕。又咸厭聲利。攻苦茹澹。

往往衣垢忘澣。履穿弗顧。及登賢書。僦居郡城僧舍。

卷裹外無長物。族鄰稱之。臣後先里中所親見者。類

如此。今據按臣贓款質諸咸。咸生平居心行事如薰蕕

芭山文集

卷之三

為友訟冤書二

二

不相入。此臣所以輾轉嗟異。而莫敢信也。夫曾參殺人不疑盜金。後世以為誣。咸不幸遭謗。皆殺人盜金之類耳。上自藩王。下逮士庶。皆為咸稱冤。即昨臣到獄見咸。咸曰。死何足惜。如蟻身負國何。適業汾手書到獄。其言曰。古人蒙謗多矣。聖朝無冤獄。兒終慎自愛。咸跪讀流涕。臣亦流涕不止。又臣來京師。咸交游宦南都者。憐咸在難。少有餽遺。咸卻勿受。錄此觀之。咸所自處與咸父所以誠咸皆灼然在人耳。目豈有廉介仇直如咸而婪贓自汙者哉。始臣發金

此葉清華配補

陵就道。或戒臣曰。方鉤黨。毋慙賈禍。臣曰不

周宣王時。左儒憫杜伯無罪。不忍順君誅友。王殺杜伯。左儒死之。宋李繼隆以私隙。誣轉運使盧之翰。與失期。罪當死。錢若水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已而虜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古今異事。同情。識者皆知咸誣枉與之翰等。又皆知陛下仁明寬恕。咸可以不為杜伯。臣可以不為左儒。又况聖明在上。衆正盈廷。鉤黨惡自而起。哉。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臣二親皆七十。艱劬困憊。伯倍于咸。然臣獨間關萬

卷之三 為友訟寃書三

里。伏闕上書。瀕危殆。不悔雖慙。咸無罪。誠恐咸旦莫入地。天下萬世謂朝廷以某御史蜚書殺某學臣。故敢觸死代陳。冀幸湧雪。儻咸復見天日。則國法信而人心服。訐誣者無所容。清公者益知勸矣。伏惟陛下矜察。

書成。將上之。會山右闔省新中式。衛周祚等公疏奉。俞旨。于度公道尚存。昭雪有待。素書還金陵。持臨候獄中手書歸袁。慰其兩尊人。久之。臨候獄書上。事得白。詔復原官。時論快之。然先是臨候

方就逮。諸生有傳山薛宗周者。皆周旋臨候于。不失孔門陳蔡之意。大史馬素脩為紀其事。斯亦足傳也。丁丑年九月日自記。

為友訟寃書四

上皇帝論特用書

崇禎十三年月日臣某伏讀 明詔年來資格吟域

抑壞人才考選屢奉 旨舉貢兼收究竟不遵非

祖宗破格用人至意就教舉人併試過貢士共二百

六十三名俱著於六部司屬都通大常寺衙門各司

屬及推知正官通行察缺依次填補此繫特用後不

爲例臣見在廷諸臣奉 詔恐後莫有一人條可否

爲 國家圖實用者雖復 祖法何補干治臣請昧

死爲 陛下陳之昔 高皇帝諭銓臣曰 朝廷懸

爵祿待士惟賢是用何拘資格自今庶官有才能者

不次用臣愚以爲 祖宗破格如張唯等十七人以

舉人授編脩宋矩等十七人以秀才授御史葛均以

訓導進學士張統以明經遷吏部皆擢其才且賢然

後不次登用非盡庶官而人人超擢也卽 陛下今

日特用亦將拔用舉貢才能之特出者非凡舉貢皆

可用也廼一旦合二百六十三人而皆用之臣不知

此二百六十三人者果皆才且賢乎皆才且賢尤

量能授職委任責成使真偽無雜進奈何槩使之

大填補乎既依次填補無論未必皆才其間有不堪

戶部而補戶部不堪兵部而補兵部不堪推知而補

推知始用既違其材考課亦難責效能必皆勝任而

愉快乎况今 寇孔棘兵民交困所需者出奇濟弊

戡亂之才非僅部寺司屬推知缺應補也就此二百

六十三人中拔其尤者數十人畀之殊秩委以重任

庶幾有濟焉有特用而僅使之備員庶官乎質諸

祖宗不拘資格惟賢是用合乎不合乎又况据臣後

先所聞見如某舉人某貢士皆迂庸貪鄙不足稱任

使 陛下謂此等舉貢能潔已愛民鞠躬盡瘁乎能

追蹤張唯宋矩葛均諸臣乎然則有破格之名而亡

其實不欲抑壞人才而究不能甄別真似實收人才

之效諸臣謂一旦特用此二百六十三人足以法

祖興治果可信乎不可信乎抑臣尤有疑焉 陛下

既以前此考選不兼用舉貢與 祖制不合則後此

皆遵 祖制皆兼用舉貢可也而又曰特用後不爲

例豈 祖制僅可行於一時不可行於異日乎豈此

舉貢二百六十三人皆堪特用異日雖復有才

量能授職委任責成使真偽無雜進奈何槩使之

賢遠過此二百六十三人者皆不足用乎此又

明旨之不可以告中外臣民者也臣因大學十年

非朝官又無言責宜苟且拱默退獨以特用曠典

人才進退宗社安危過此不言雖悔無及廷臣不

其弊而不能言罪小臣知其弊而不肯言罪大輒敢

獻其愚陛下誠考古敷奏明試之法以推廣

祖宗破格用賢之意則特用舉貢萬世無弊又不

後不爲例也惟陛下寬臣斧鑕行臣之言則天下

幸甚

特用候補正官者凡百餘人方出都門皆馳

賜特用牌面謁見撫按司道冒稱特用進士及還

本貫儀從甚設出門輒乘輿張蓋刻欽賜特用

牌面前導嚮示閭里苞苴請求無所不至甚有既

之官樹幟儀門大書特用二字矜衛光顯者既不

自量材具之短長而但幸賜秩出身之非偶又不

逆計報塞之難易而競思題名鐫石之爲榮特用

如此何裨人國哉自記

上皇帝論左兵橫暴書

崇禎年月日臣某謹昧死頓首上書皇帝闕下竊

聞比年官兵名曰勦寇實則肆暴樞臣不察聞帥不

問荼毒非一日然未有如左兵之酷者平賊鎮左

而臣袁州被害尤甚臣袁人也親見左兵不殺賊而

殺百姓其患蓋倍蓰于寇不盡殺百姓不止百姓盡

則封疆隨之一時廷臣問袁陷情形未嘗不切齒流

涕卒不敢露章入告陛下何自而知之夫左鎮豈

必賊梟不臣獨是毀我軍制墮我名城將來劇禍皆

始于兵此二祖列宗在天之靈不能無怨悵而

袁士民死鋒鏑者沈寃蓄憤欲叩懇關廷而無路

者也臣愚不勝憤恨敢痛哭爲陛下陳之癸未十

月賊陷長沙方乘間躡袁袁守令紳衿先賊逃去臣

獨鄉居扶老稚匿山中聞賊僅索馬匹未暇焚掠迨

十一月賊退而左兵至左兵連營城內外恣意肆虐

距城四五十里無處貧富涓毫殆盡未幾則入鄉搜

山矣分鈔各村聚矣檄曰無金者殺無赦老少竄伏

屋壑露宿草行裸凍困餓以幾俸不見左兵于萬

者。左兵復誘土猾鄉導。晝伏夜行。礮擊火攻。無一姓得免。及捕獲老少。劫束箠楚。焚炙剝剔。皆律所未見。

既得金又割而鬻之。它不枚舉。即臣一門以內。殺臣仲弟又殺臣父骨肉從丁。疎近男婦。死者十餘人。臣與老母季弟。被重創。不死者幸耳。它姓則有閭室駢死。無噍類者。有身首異處者。有割耳鼻。斷脛股。蠕動。顛人彘者。有男婦數百人。蟻伏洞穴。左兵積柴具炭。用皮韃燠死。骨枯皮爛者。有東奔西突。枵腹死者。有稚兒啼號。母畏左兵蹤跡。舉而委溝壑者。有父死子

不忍至此。使人潛涕不已。

不敢臨哭。弟亡兄不能掩埋。方臨哭。猝爲左兵手刃者。有僵屍道傍。狗彘烏鳶啖食者。又有射死殺死。暴露門庭。左兵過而見之。復傳刀胸脅。糜碎頭面。羣呼

豪叫以爲樂者。嗟乎。百姓何辜。惟左兵刀俎至此。極哉。先是賊所未盡。卒慘之男婦老稚未盡焚燒之虐

令。與未盡。鹵掠之金帛。服物牛馬雜畜。左兵則一舉而盡之。方其環掠歸營。兵以殺人。多者爲勝。將以掠

貴。厚者爲功。重茵累褥。紫衫朱履。椎牛灑酒。浮白

不復知有勦寇事。紳衿婦女。切實。在營者。垂首

奔走。醜顏佐燕笑。少迂意。則立死。不惜雖然。左兵

民不止是也。臣所言百千未悉其一二也。向令左兵

延引一月。則袁土墟矣。陛下不思所以制之。臣恐

各省直官兵。皆然無復尺寸安堵。天下之禍。不在寇

而在勦寇之兵。尚忍言哉。或曰。左兵悍且玩。易譚。毋

激變。夫兵橫暴不戢。則禍不止于譚。爲今計。陛下

宜下詔罪已。聽袁士民赴闕直陳。左兵橫暴情形。嚴

勅兵部。覈察監軍副將若而員。正兵從兵若而人。依

律治罪。使知所戒。又密諭左鎮。使慎擇忠敢材智將

領分督各營。仿郭登戚繼光遺制。厚其衣資。豐其糈

卹。時其肆羽日訓練。漸馴其犷鷙饕餮食之性。它降賊雜

處。戎伍不。死畏法者。權宜防馭。陰制死命。使毒無

所試用。命則優異之。不悛則窮治之。其進勦各兵。選

選副總官。使約束嚴明。不敢妄殺平民。其掠金帛財

不淫暴者。姑不究。是亦今日用兵去甚之一法也。

不然。今天下百姓盜賊屠其半。水旱蝗蝻疾疫耗其

半。酷吏猾胥鄉紳豪右市僧蠹其半。左兵又從而新

艾之。炮烙之。甚乖。陛下宵旰憂憐百姓。至意傳曰。

集 166—85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陳子昂曰。百姓樂死。則天下亂。令百姓一旦憤兵之爲害。揭竿羣起而爲寇。則是兵寇蔓延無虛日也。害可勝道哉。臣故謂官兵不可無制。未可憂其諱而置之。陛下誠能行臣之言。選用良將。申明賞罰。使將制兵。而兵不至于爲暴。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愚昧再拜上。

謂左蓄叛志者非。然貪冒欺罔。馭兵無制。養賊自封。辱先帝。陷兩都者誰哉。雖不與汪胡藍李同科。不謂之誤封疆不可。或咸推其勞績。或侈稱其

精忠。皆非定論也。存是書。使史氏知考焉。

冬月朔日。自記

吳次尾曰。極論左兵之害。而左鎮罪狀自見。此史家董狐也。

左兵之害。予所共歷。念之輒髮上指。昔王京痛父死非命。終身不西向坐。予雖譬左鎮如先帝。嗟乎。怨至于無可報。痛何如哉。先是亦欲作書。讀此。如出予口。予可以無言矣。季冬三日。申勳識。

再上皇帝論官兵四蠹書

臣某伏見今天下官兵。非獨一時橫暴而已。其爲國大蠹有四。臣請爲陛下言之。昔我太祖諭諸將

曰。假兵逞志。仁者不爲。朕行師之際。申嚴號令。以戒貪暴。爾等從事征討。宜體此意。又曰。兵民相資。兵之衣食。皆出于民。民勤苦倍于兵。詔山西北平諸衛。令

軍士依時交取芻草。免致勞民。成祖遣李彬等往

皂君山捕盜。諭之曰。官軍所至。必累及無辜。汝等當以保民爲重。毋重困之。夫二祖不忍民苦。兵殘

民至矣。今官兵吸民膏血。民皆勞困。又焚其廬舍。掠其妻子。使不得保聚。則墜壞先朝馭兵之法。而仰貽二祖在天之恫者。莫官兵若也。蠹一陛下威

福已出。遇大獄。每屢欽恤。不擅殺一人。雖與衆共棄。猶有熱審。有清理。或廷杖而薄從遣戍。或逮繫而勸

令自裁。重辟未嘗數數也。蓋陛下誅有罪。慎輕重

如此。今官兵所過。無老少良賤善惡。皆屠之。甚則

日而殺千人。頃刻而殺數百人。莫暴于豺虎蝮蝎。不觸犯。則爪牙毒螫無所用。民畏兵殺已。至百計避之。

而無可避。則剝削國家之元氣而重傷好生之德。意者莫官。兵若也。蠹二積貯天下之大命。農不廢業。野餘監藏。然後額賦新餉。水旱飢饉不告匱。今官兵絕牛種。毀耒耜。遠近邨落。雞犬寂寥。丁壯流散。豪強者鬱抑無復之。一旦揭竿起。宗權黃巢之徒。陛下雖欲誅之不能。則耗折四方之戶口而傾竭累代之賦歛者。莫官。兵若也。蠹三士首四民。其間砥行讀書。有志當世者。非乏。前此藏籍未燼也。衣食差裕也。室家無恙也。庶幾奮發磨淬。以須展用。今官兵則無罪殺士。死者肢體不完。存者飢凍交迫。一二才且賢者。漂寓旅食。齒髮衰邁。術業屏棄。弦誦落然。則破壞學校之舊制而摧殘王室之人才者。莫官。兵若也。蠹四嗟乎。自賊交訐以來。莫不謂民倚兵。兵衛民。遂知殃民蠹國至此極哉。雖然。非盡官兵罪也。皆督撫總鎮諸臣失簡汰廢訓練。一時將領不講求防戢之法。使然耳。臣不敢謂諸臣皆養寇自資。皆縱兵殺人。亦不敢望諸將。皆如楊惠元之不發鋒鋦。高崇文之

不折匙筋。曹彬之秋毫無犯。獨是溺職冒餉罪。臣

重。量治使之漸。戢橫暴之習。徐求勦撫之方。則四蠹可除。廓清可俟。而其大要尤在于擇相。相賢則將得人。而兵禍熄矣。不然。臣所謂禍不在寇。而在官兵。不幸而言誤中。陛下何策御之。抑臣前書所條橫暴之害。雖就左兵而言。其實天下之兵與左一轍。天下焉有暴兵。四出民不聊生。能匡王定國者哉。臣故推極四蠹。以明官兵不殺賊而殺平民者之害。國甚大。惟陛下財擇。臣愚昧再拜上。

吳次尾曰。四蠹亦舉其甚者言之耳。各鎮以禦

爲名。未退而鎮兵墮名城矣。左師以清君側

爲名。君側未清。而騎陷陪京矣。官兵害國

民至是。孰謂芭山無蚤見哉。

與友人論四書大全書

一

辱示後人妄著書引朱季友爲戒甚善。至謂大全不可易。學者但守成說。不宜更有發明。則非也。某嘗謂時儒不深觀大全。或明知諸說未當。不加是正。無它。懲于季友而莫敢發耳。夫季友以布衣獻書。繫諸先賢。宜爲上所棄。然在季友竊有可痛。而在文貞諸人不能無過。季友年七十。肆力論著。豈無一言幾于道。就令言不合道。當令季友生平所著書分別邪正。頒示天下。使皆知季友毀聖叛經。皆因以爲戒。又使知季友一二可采者。聖朝容納廣大。未嘗棄廢。質諸仲尼不以人廢言。古聖王寸長必錄之意。不至相刺謬之甚。爲文貞計方。上怒時宜。進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關閭濂洛。彼此不無異同。俟臣等卒觀全書。得失量治。季友罪勿沮。將來獻書者。意果爾則。聖怒可回。是非可竝見。文貞諸人處季友之道。可無憾。若之何其悉燬之也。况史昭勸懲。善惡備載。陸九淵有言。孟軻曰。仁曰義。絲楊墨而其說並明。則

是楊墨之言至今存。楊墨不能害道。卽季友之書亦今存。季友不能亂經。可知也。又况它雜家百氏。焚不勝焚。在學者自去取。信如文貞之說。齊桓晉文。不當見於春秋。樊遲宰予。陳亢叔孫武叔。告子楊墨諸人之言。不當見於語孟。有是理乎。然則季友以妄言獲罪。雖無足惜。文貞諸人獨不思深明國體。以成聖德之廣大。折衷羣言。一歸於正。此某所以終不能無遺議也。時儒懲季友前事。相率隱默。皆趨利避禍之見。某深不取。文貞諸人有知。當不謂某妄。足下幸教之。

二

來教云。先儒成書。不可妄去取。某竊謂不然。少時覽儒臣進書表。盛稱文皇帝功德。三皇無以加。某怪歎曰。置太祖高皇帝何地。儒臣但當云功德比太祖。不當謂成祖追蹤三皇。如儒臣所言。頗涉諛諛。失古大臣因事納諷意。不可爲後法。然則諸儒臣編輯小註。似是而非。若此類者。其不可強相傳會其明也。足下推此以觀大全。當知其非好辯耳。

來論四書大全皆聖賢經傳先儒註釋甚明不宜復有辯某意足下尚未悉大全辯始末耳蓋某非辯經傳辯諸家解經傳未當者某言未必盡合道其間心同理同一二自信者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非妄也昔胡仲虎著四書辯疑非辯四書辯說四書者耳楊中立著周禮書義辯疑非辯尚書周禮辯王安石父子耳信如足下謂某不當辯大全則仲虎中立不當辯四書周禮尚書也或又言大全成祖頒行為

下不倍辯不能無罪某謂此論尤非歷攷古經傳臣子之於君父經權雖不一皆以從所可從為不倍非從所不必從為不倍也嚮使大全至是無非曉曉喜辯好異某罪誠大今是非雜出尚須定正獨以諸儒臣編纂進一呈卒交相傳會則是不敢于倍先儒而敢于叛孔孟豈得為知道者哉成化中禮臣周洪謨進辯疑錄三卷言五經四書雖宋儒註釋間亦有漢唐諸儒之誤者乞特勅儒臣考訂仰取聖裁某謂辯疑錄必非無據雖不允所請併辯疑書不

然亦足見大全未必皆合經傳後儒不可無所發明辯非自某一人始也宋張栻曰仗節死義之臣當于犯顏敢諫中求之呂文穆對太宗曰臣非執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繇是推之國家舉措不合道者諫官廷諍不為過不奉詔不為倍上況是正遺書罔敢少阿庶幾古補闕拾遺之義聖明勿棄葑菲可幸無罪彼不深究義理者槩以靡然亡所是非為尊王為翼聖何勿思甚也藉當國太利害宜犯顏直諍者皆拱默觀望退曰我臣子耳分當唯唯耳天下事誰任之又况辯特詰訓家言言之未為過惡得與倍上同科今足下必欲謂某辯為不可某極知僭踰存鄙說俟後世而已倘足下更有以益某某敢不敬聽昭察幸甚

四

某頓首白比來詳訂大全其中實有可刪補者擬力半載卒業是書繕寫呈進當有發明足下謂版刻不容更易舊說不可增損非也某觀大學舊本錯者朱子更定篇次為大學章句子思參仲尼之說

中庸。而于哀公問政章。刪繁補闕。後世未嘗非之。此皆往事也。我太祖嘗集經傳格言為書。名儲君昭鑑錄。至成祖復充廣之。為文華寶鑑。視昭鑑加詳。又萬曆間大學士申時行。奉旨謄寫太祖及累朝訓錄。置法宮以便覽觀。言訓錄舊本。式樣寬闊。今宜稍斂。改從書冊。舊本簡冊繁多。今宜併省。不拘卷數。上從之。凡書籍宜更而不必不改定。與宜充廣而不必不增補。如四書大全者。皆可例推。如謂更定增補大全為僭。則朱子大學章句。子思中庸刪補文。皇帝充廣昭鑑申學士。請改訓錄舊本。皆謂之僭。皆非。臣子所當為。又况某明知大全有可刪。而不敢遽刪。擬請旨重定。則某于尊王大義。未嘗不凜凜也。足下幸慎思之。

五

承示大全辯不朽之書。推獎過情。某不敢當。古今著書立言。以理為準。得失皆自知。傳與否。有幸不幸。非譽未必皆定論也。即如楊雄太玄。自謂後世必有子雲。然稱雄書者。僅侯芭韓愈數人。蘇洵則力詆雄書。

淺陋。雄不足道。孔子作春秋。大義微言。游夏莫能及。安石則指為斷爛朝報。歐陽脩又謂周易怪僻。非周孔之書。與韓魏公在中書。經年從不及易。而况它書乎。至流俗好惡。尤有不足據者。朱子脩輯遺經。晚學宗之。韓侂胄則斥朱子為偽學。子思孟軻大賢也。荀卿則曰亂天下必于思孟軻。葉翥知貢舉。請除毀語錄。六經語孟為世大禁。夫古之聖賢。且不免詆訾。而其書復有傳有不傳。安在某足不朽哉。雖然。孔孟程朱之道。未墜于地。某雖固陋。其說少有足存。則亦庶幾寡過矣。時輩極詆某。與足下過推某。皆非定論。知罪俟後世可也。

六

聞足下語友人云。大全欽定。不得妄行刊布。某竊嘆此論迂甚。先是坊刻大全。有或纂或刪者。非某創為之也。此無足深辯。私嘗以諸儒臣進大全。宜詳信是書。繇四方學徒編次。未能盡聖道精微。不無俟後儒補輯。雖既頒行。仍請旨許。本朝博學洽聞。後起之士。如纂脩實錄會典例。庚續釐正。極醇無疵。

而後已。文皇帝隆儒重道。未有不樂從者。諸儒臣徒取一時苟率急就之書。驅天下萬世靡然從之。六經學庸語孟之必不可易。必不容有所增定。蓋甚誤矣。國初士大夫既不發明此義。正告文敏。立靖諸人三百年來讀大全又不析別是非。補所未逮。深可歎也。某此言雖為流俗所笑。久當論定。足下以為何如。

七

某白。比日刪定大全辯輯附史事。發明聖經四書至今日學術治要具見。時輩視四書為應科竊祿之資。非也。各章小註有前後互發者。有彼此異同者。分別不可不慎。鄙見謂儒臣誤采諸家叛道之說。宜一切削去。它可兩存者。仍依集註一說舊說。或曰亦通例竝錄之。俟後學參訂。以明大道。塗殊歸同之旨。以明吾黨虛心平氣不執獨見不為一家之論。必如此而後謂之大全。若斷然專主一說。如近歲坊刻義此說可從。彼說悉廢。非當日大全命名初意。來示大全補入永樂以後諸家及舊本小註。雖可以兩有。

者非盡刪不可。說雖近似。某不敢傳會。至某患難切身。杜門刪定。忍饑寒謫實分內事。昔賢云。聖道自來。盛傳萬萬滅死無悔。每諷斯言。益復自厲。流俗謂此日不當著書。著書必罹禍。邪說害道。皆孔孟程朱所深惡而痛絕之者。不足辯。亦不必辯。吾子置勿談可也。

岳遺生曰。讀芑山先生七書。而四書大全之得失。見先生暨惟適卓菴刪纂大全之本末。亦見理明氣決辭嚴義正。關繫守待甚大。時儒各習其師。謂先生七書不必作。又妄謂增定大全為好辯。亦猶沈繼祖之詆朱元晦蔡季通耳。豈足為篤論哉。

與省直同社鄉紳書

烈頓首致書同社鄉先生執事。竊惟天下治亂雖本

于朝廷而人心風俗之邪正往往自鄉紳始。繇邪

正而有治亂則鄉紳與有責焉。未可謂朝廷事非

鄉紳事也。諸同社後先通籍備官中外退而稱鄉先

生者頗衆獨僕困諸生亡少著見然居恒讀書務適

用鄉先生凡僕同社者僕後先規勸無少阿同社皆

不謂僕迂年來據僕聞且見如某某鄉紳敗類傷化

未易殫述僕竊心非之嗟乎鄉先生亦知顧名思義

而求其實乎今之鄉先生皆曰我鄉官耳無言責官

守杜門鵲詠耳不則謹厚寡言與俗浮湛耳里人稱

之曰某鄉官不干請有司不關白地方利害是誠鄉

官之賢者也僕則謂此鄉愿而已鄉人自好者而已

賢鄉紳固如是乎一夫厲行族鄰賴之士有窮居以

天下已任者況委質爲臣而居鄉者乎夫既謂之鄉

官雖居鄉猶然官也朝參支俸陞遷舉劾與在官雖

殊至于執持公論挽回士習軫念民瘼凡可以佐郡

縣不逮皆當惟力是視皆不必市德避怨人臣鞠躬

敬事在官與在鄉一也。越俎代庖不可登膜外。鄉

徒苟且娛佚乎昔孔子從大夫之後退老于家亦

今之鄉官耳然吉月則必朝弑君則請討豈嘗自謂

無職掌縣設度外乎古者鄉學皆鄉大夫有德行而

致仕者教之雖致仕未嘗無事又豈盡杜門不事事

爲賢乎然則凡爲鄉官而下同于鄉愿鄉人者去素

餐尸位幾何皆識者不取雖然今天下鄉先生能杜

門自好者鮮矣使鄉先生皆自好雖無益百姓尚不

見詆笑于鄉人它位高祿厚作威播虐狐媚有司而

漁獵小民者又皆鄉之駟僇僇也。以培植地方則

曰我鄉官無能爲有郡縣在。以會議興除則曰我晚

進恃諸大老在。迨凌轢里閭攘寇資田子女則氣勢

伯倍于見任之撫按科道。一時瞋目奮臂雖父兄長

上達尊在前而勿顧嗟乎如是而謂之鄉官可乎試

舉其較著者言之某宦畜一鶴里中兒誤折鶴足宦

僅數十人橫肆螫噬里中兒悲憤卒律殺人者死今

誤傷鶴亦死某鄉官知之乎宦宅與養濟院比隣家

人割其堞自廣養濟院連名泣懇于有司家人抑之

不得上。國家哀無告方拊循弗暇今爭尺寸使嗟
拾至是某鄉宦聞之乎其祿利自私也則有冶容度
曲袒跣呼盧縱意騁志而父兄宗黨歲時蜡社莫邀
其一縷一餐者矣古義莊義學由一族而推及于途
人某鄉宦獨胡越子姓而悲置之乎其擇配論賄也
則有較多量寡此皆實事非影似六禮弗講者矣金玉綺縠之飾燭
于門羊豕馬牛之跡交于市侈然自以爲光顯獨不
念昏禮特重上事祖宗下繼後嗣區區貨賄足較乎
其治喪驚靡文也擗踊經帶無度矣佛事鼓吹不輟

與同社鄉紳書三

矣一切明器匱鬯舉嬰功布方相率不遵古制視同
戲劇往來張設矜夸衢巷無復仁孝惻怛之意獨不
念親喪自盡與易寧戚載在聖訓者莫踰乎其習制
業不通義理也有謂中庸僻與難詰子思不必作者
矣有謂科場命題宜廢中庸者矣侮聖叛經莫此爲
甚使鄉紳皆爲是言不將率後儒詆訾孔孟貶黜程
朱乎其縱臧獲不加繩束也有諸生夜過其門爲宦
僕挺擊垂死者矣有鄉先達造謁聞者踞肆睥睨不
禮者矣有宦僮爲逋逃王日頓辱子矜子矜罪服

逋逃想宦宦不問者矣宦僮既獲利歸已又歛怨歸
宦宦卒不寤使鄉紳皆恣逞若是其甚者則有坐視從父客死京
家切齒而人重足乎其甚者則有坐視從父客死京
師殯不成禮及觀還里門從父孤又天喪獨晏然不
省憂者矣有親見亡父女殤暴露道左薄其庶出而
不葬者矣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殮之又曰凡民有喪
匍匐救之某鄉宦獨刻薄寡恩至此極乎鄉人自好
者不爲而鄉宦忍爲之乎尤甚者則有維揚義興皖
桐吉永豐之某某鄉宦稔惡流毒變起斯須掘冢渚

與同社鄉紳書四

宮不已又從而屏逐之卒至莫容于桑梓之間流離
轉徙貽世俚笑若是者求爲鄉人而不得視鄉人自
好者不逕庭乎僕觀今天下賢鄉紳不乏其與僕同
社而稱鄉紳者或留心學問或砥厲廉隅當不至如
某某鄉紳之鄙且陋然僕于某某鄉紳闕其名而詳
其事既使某某鄉紳知媿又使天下後世凡爲鄉紳
者知戒又使同社雖無其事亦可以相勉而歸于善
則人心風俗繇此正在官者皆知靖共居鄉者各有
匡救士民觀感而亂萌熄朝廷雍穆而盛治成所

藉賢鄉紳。豈淺鮮哉。或讓僕曰。張子幸不為鄉紳耳。只一語。許多感慨。異時為鄉紳。罕有能踐其言者。嗟乎。僕不幸不為鄉紳。苟得為鄉紳。使有一事如某某。鄙且陋者。雖鳴鼓共攻。立賜誅絕。僕死。不恨。僕嘗持鄉官非鄉人之說。特舉此為法。質新建姜燕及先生。名曰廣。新建人。暨同社清江楊機部。名廷。清江人。清江吾友。新建吾師。清江又出新建之門。皆今世所稱鄉先生大賢者。皆不謬僕言。諸同社推廣新建清江之意。孳孳求盡乎鄉官之實。進退務適于用。毋徒下同于鄉人。鄉愿者之所為。則邦國之光。非獨一鄉一邑之慶也。某再拜。

卷之三

與同社鄉紳書五

三

三

汪未齊曰。近代鄉紳蠹國殃民者。不止是。然往往工逢迎。多賄賂。得諸當事。惟心。凡含冤叩懇者。諸當事率陵折百姓。曲護鄉紳。不肯盡發其姦。巡方按部。例得舉劾。鄉紳之豪且黠者。又鑽營入薦剗。距可使夷桀。可使堯。害民不已。復出誤天下。流毒豈獨在郡邑哉。芑山是書。雖正告同人。俾相勉為善。亦足垂戒後世云。

吳次尾曰。予聞芑山里居。凡郡邑公祖父母。有交

游者。始終不干以私。獨地方利病。芑山必盡言。評求裨益小民而後已。請蠲賑。汰蠹弁。革猾胥。移書當事者數矣。其爭六款。借惟適卓菴。矢以身殉。卒得舉行。與諸老書。至今可考也。寓金陵。尤軫念維系。選歲江右。直指馬公孔健。為侯六真同鄉。同籍。芑山與直指未謀面。因貽長書。侯公子朝宗。使上之。予覽其書。蓋痛言各府屬侵欺。赦後錢糧積弊。附有里老公呈。讀者皆流涕。然則芑山雖困諸生。天下已任。所造福鄉邦者。人皆不得而知。又豈

卷之三

與同社鄉紳書六

三

三

必身為鄉紳。然後能行其言哉。夫士不以窮達為加損。不肖雖鄉紳無補。賢者雖諸生有濟。顧自處何如耳。

此文傷厚矣。然非毀也。聞言足戒。庶幾明允序族。諸遺志。弟勳識

與諸生論集註書

賢輩馳數千里從某游。宜孜孜明道辨惑。發前人未發。曲守訓詁何益。某後先告諸子頗詳。皆原本經傳。又不敢棄經任傳。墮近日俗學蹊徑。宋大儒程朱諸人。某服膺久。集傳語類遺書。多所折衷。古今義理。必不能苟同。非誣也。夫程朱之言。同歸于是。某屢言之。諸子習聞之。獨晦菴私嘗推二程理學。程氏以心使心之說。晦菴竊以爲非。又嘗自言集註有未盡。又詬人曰。此說且與兩存。以此知程朱未嘗無同異。未嘗自謂吾言必不可易。後儒強相傳會。率天下背孔孟而從程朱。某竊不取。雖然。窮理適用。宗法孔孟足矣。然苟非深思好學。博觀程朱諸儒遺言與義。沂沭溯源。雖欲求合于孔孟。不可得。不知者。合程朱而學孔孟。終其身茫然亡所適從。斯又惑之甚者也。某近著四書集註發明二卷。補紫陽所未及。賢輩試共觀之。後人阿附程朱。非獨畔孔孟。併程朱生平深心。皆埋沒故紙堆中。合觀芑山與諸生論集註二書。程朱得失自見。芑山豈欺我哉。弟熙議

再與諸生論集註書

某白。集註有必不可不從者。亦有不可泥者。不得其精義所在。泥註叛註。其弊一耳。先儒嘗謂朱子每于程子之說。足其所未盡。實有功于程氏。以某觀朱子集註小註。有謂程說固好。但少疎者。有謂伊川見得亦差者。有謂其義甚精。恐非夫子本意者。朱子未嘗禁。謂程說不可易類如此。朱子又嘗自言集註說有未盡。又云此或有闕文。不可強爲之說。又云未詳孰是。朱子亦未嘗自謂集註不可易類如此。况程朱諸儒之說。有專爲學者言。不主于釋經者。有雖釋本文。復推廣發明經義者。大全小註亦然。凡讀集註宜理會本文。離本文而專求之于集註。專求之于小註。必泥其說。爲某句訓詁。刻舟求劍。未有不文害辭。辭害志者也。又况朱子之于論語。始有要義。次有集義。次有詳說。其後則有集註。集註又有初本改本。屢改而屢未定。如泰伯可謂至德一節。仁山金氏云。王憲謂此章用古註脩入。未及改也。孟子道性善一節。集註云。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慶

輔氏云。朱子既斷孟子之書。爲孟子自著。則似此皆當改。此是後來不及改者。博學篤志一節。勉齋氏云。集註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以學志思。爲有益于事。乃是有所求而得之。不可以爲求。此而得彼也。後乃以所存自熟易之。則專主于心之所存而言。君請擇于斯二者一節。或問集註義字。當改作經字。朱子曰。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不易。既對權字。須著用經字。某謂據集註改本。益信義理日新。未可株泥成說。凡集註屢經改定者。其說自確。它未及改定者。卽在朱子。不敢自以爲定論。與何叔京書云。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荅張敬夫書云。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若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淺薄。且使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看得支離。至于本旨。全不相照。朱子此等語。詳王陽明所刻朱子晚年定論中。此溪雙峰洵饒諸家之說。去宋儒尤遠甚。其繆戾者。

易悉舉。擇而取之可也。賢輩細觀四書大全解。然知某駁正諸說。皆以合聖經者爲正。當必有解悟。可否幸疏示。

予嘗輯二程考亭之說。之不合者。爲程朱異同。又輯朱子自相矛盾。及自爲駁正者。爲考亭自識。明古人不必盡同。要以是者爲正。大旨與芑山此書合。學者繇芑山與予說推之。雖盡讀天下書。可也。獨集註云乎哉。弟勳識。

世山文集書牘卷之四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金 貞

較

復夏彝仲書

某白。讀足下私制策。爲痛涕不已。竊嘆諸生兩闌策。

一。句。盡。開。策。之。隱。

非腐卽襲。今彝仲指切利弊。皆裨益時用。惜不見諸

行耳。雖然。僕觀陳臥子

名子龍。原字人中。

序述夏子之言曰。

予之爲是也。非以期用。傳之後世。俟之其人而已。僕

○它。者。可。不。期。用。既。謂。之。策。不。用。何。爲。○

反復思之。書不期用。惡用書爲幸。而遇書自我用不

世山文集

卷之四

復夏彝仲書

一

幸不遇。冀當世用之。雖不自用。猶用也。古之人籌策

以利天下。苟用其言。雖退身不怨。未有不用之當世

而徒傳後世者。藉不用之當世。而傳後世。則是良醫

挾古。偷跼陽慶之術。立視當世之人。之將死。翹然曰。

我有異方。用俟後人。豈情理也哉。僕妄意夏子此言。

○又。推。進。一。步。

不可謂無弊已。而僕又思之。嗟乎。夏子之爲是言也。

非不期用。痛天下罕能用其書。始爲是不平之語。以

震發當世之瞶瞶。亦曰當世不用。俟後世云耳。豈誠

不欲其書用之當世哉。然士生今日。著書立言。皆不

宜苟爲之。足下將反言見志。竊恐天下怠廢頑鈍。從

風以靡。展轉謗傳。訾議交至。甚非君子淑身用世之

道也。僕卒願竄易其言。足下以爲何如。至諸策與鄙

見不合者。皆私有批駁。暇時互相質正。當不謂僕妄

拙刻陶集告竣。承諾弁言。幸卽見示。袁臨侯序。辱教

已刪定。附復不盡。

吳次尾曰。是書非獨爲彝仲言。欲當世著書者適

時用耳。讀者須以意逆志。

世山文集

卷之四

復夏彝仲書

二

與吳次尾論先王孔明書

合觀是論

承示史論。恨未卒讀。偶取劉先王諸葛亮二論合觀。

先王明二句

之私心不能無疑。以兄論當日天下之勢。前後自

盾耳。方其論先王也。則云先王從漢中出師。用張良

捐地之計。以致吳用先軫私許之謀。以攜魏。漢室或

不猝移于魏。以先王之傑。孔明之智。有可以一天下

之勢。而計不出此。則亦不可不謂之天亡漢矣。及論

須○形○此○者○出○他○主○言○相○反○處

諸葛孔明。則又云漢必不能圖魏。鼎足之勢。勝於隆

中。亮之自言曰。不伐賊。王業亦亡。坐而待亡。何如哉。

賊亮知魏之不可即滅也。亮之不能統一天下。非智

不足。勢有不可也。弟竊謂勢有勝負。存乎天者也。智

此○論○目○正○

有巧拙。因乎人者也。論君臣取天下之道。宜專責人

事。安危彊弱。必不可執一。必不可懸斷。若槩論天下

之勢。則一勝一負。人事不得。而與無後先巧拙一也。

今斷然謂亮不能一天下。勢有所不可。而論先王

云有可以一天下之勢。豈不自矛盾乎。豈勢在先王

者。可以一在孔明者。不可以一乎。又豈人謀勝。即勢

不可者。亦可乎。夫當日天下之勢。錄後視前。非有差

殊也。先王之與孔明。皆同時遭漢末造。與吳魏角

也。均是勢也。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一此弟所以

不能無疑耳。雖然。以理勢衡之。漢之不能圖魏。天也。

非人也。隆中之言。驗若左券。獨人事不可坐待。故雖

逆知其亡。不能不出師討賊。出師討賊。而漢卒移于

魏。信乎其勢有不可也。存不能滅魏之說。去其可以

一天下之說。則事理貫矣。要之立言得失。間不容髮

不審度時勢。不知其似而非。願兄自寬易。勿貽後儒

譏議。且明弟與兄論古今人文。無敢苟同者。類如是

也。反教幸甚。

移書次尾。冀其改竄。次尾荅予曰。非張子不能操

別至此。古人一字可師。況助我不逮如張子者乎。

予語及門曰。直諒如某。虛受如吳子。皆足爲後儒

法。及次尾刻樓山集。二論仍舊。豈予言謬邪。抑吳

子偶忘而未之改邪。自記

予既較芟山是書。復取樓山集史論觀之。乃知吳

子矛盾尚多。不獨先王孔明二論然也。如韓信

人耳。吳子前篇曰。古之善將者。無如韓信。向使

請王而高帝不許。其勢已無漢矣。後篇則又曰。登壇數語。劉項成敗已分。豈至此而復為不可幾倖之舉。其曰且念之者。知天下之大勢。終有所不可。而特以不忍背漢之言謝通耳。愚意使吳子前者之說可信。則信之不聽蒯通。乃坐失機會。自取滅亡耳。必謂天下大勢。終有所不可。從登壇時已決。則吳子前篇所謂勢已無漢者。又安在乎。諸如此類。未易枚舉。擬庚續論定以告後世。庶是非不終淆亂耳。丙戌十月日。弟勳識。

論先生孔明書三

五

與吳次尾論稱敝書

只一〇句〇喝〇起〇

某白。今稱謂失倫。承詔習舛。莫稱敝為甚異鄉稱省。

序次錯落

直曰敝京敝省。稱府縣曰敝邑。敝郡。甲乙科稱同籍。

曰敝同門。敝同年。稱座主曰敝房。師敝老師。紳衿稱。

邑令曰敝父母。業師稱及門曰敝門人。胥隸稱府廳。

曰敝府主。敝廳主。屬吏稱堂官曰敝堂翁。師儒稱學。

較曰敝庠。各官稱公署曰敝衙門。稱職爵曰敝銜。若。

是者枚數不盡。按左傳凡稱寡君。敝邑皆列國人臣。

致命他國之辭。退遜稱敝宜也。今海內為一。郡邑皆。

論稱敝書一

朝廷有。梁稱敝可乎。嘗讀史至漢元和二年帝至魯。

祀孔子。孔僖云。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僖可謂失。

言。當是時。漢非春秋列國比。魯雖孔氏宅里。猶漢部。

落也。僖但當直稱闕里。不當稱敝里。稱敝里則魯孔。

氏有非漢有也。與近世稱敝郡邑何異。夫長以命少。

尊以臨卑。如年位輩行。不甚懸絕者。或稱敝同年。敝。

姻家。或稱敝門人。敝同社。義未甚悖。從俗可也。至門。

生而敝其老師。紳衿而敝其邑父母。則是狎且賤之。

也。揆諸理。則不當質諸情。則不安。故凡卑少之遇。

長不與肩隨齒者子弟稱家祖父家兄蓋有之不聞
稱敵祖父敵兄也。繇斯以推門生之於房座師紳衿
之於邑父母稱某房某老師某郡某公祖某縣某父
母可矣。稱敵則非也。况省直郡縣衙門學校非各官
師儒所得自私苟一切稱敵則豈惟私之實弁髦甚
又况胥隸役也府廳主也胥隸而敵其府廳則奴可
以敵其主臣子可以敵其君父甚非所以別嫌明微
杜僭踰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無所措手足。今也不審名實一切稱敵不正莫大焉。

論稱敵書三

若之何其不知變也。雖然流俗畔經越理某無責焉
耳。獨士夫後先踵承閱數百年而不悟擬某後先所
聞見如朱晦菴與顏提舉劄子不稱本郡而稱敵郡
陸象山與章德茂書云敵邑自某入境此自宋諸儒
之誤也。本朝康對山名海字德涵武功人與彭濟物書稱敵
邑呂巾石名懷廣永豐人與沈韓峰胡梅林書稱敵省敵縣
艾千子名南英東鄉人自謂博通掌故其與臨川張侯名景號東
先太論李阿艾立繼書稱敵父母前任陳侯與蔡本
守論禦寇書稱敵郡皆與流俗同病某擬上書禮

合前此誤稱敵者更著為令弗果兄續舩不舩錄
伯敵座師兄未嘗駁正又樓山集吳次尾著與劉念先
以發憤為兄道也某言不妄願徧告同人革正前
裨風教甚大惟兄圖之

從尋常稱謂推出背父叛君大關繫與孔子正名
意合後世習而不察無怪亂賊接迹于天下也每
讀是書深究理本使人謹微之意凜然

論稱敵書三

與少京兆徐公論薦舉書

某啓。謁執事之次日。卽掩關山中。念鄉者執事以保舉得失下問。坐人稠雜。未及條對。旬內思面陳鄙見。

感憤在此

弗果。頃閱邸抄薦單。則有深可痛者。以天下之大。

爲應舉者留地步

祖宗養士數百年之久。其中不負所知光昭盛典。不

可謂乏人。然据某所見如某某。學究耳。山癯詞客耳。

詠意之論

此輩出任郡縣。鮮不敗者。迨其敗舉。主恐獲罪。又從

而彌縫之。朝廷期得真才。仕路益滋僥倖。不謂今天

下祖法之壞。至此極也。况士習靡弊。在近日尤

甚。遂祿利。夸閭里。覓舉呈身。無足齒數。它或才婉管樂。

凡刻錄薦舉者皆足

論薦舉書一

道擬孔顏中伏。躁競外示恬退。相漸成風。文過其實。

此等人不進用則已。苟進用。矯僞百出。何所不至。知

人之難。與人之難知。誠有如執事拊膺太息者。然則

今日雖復保任。與鬻爵糾封等耳。本欲肅官方。而查

貪窟。營于後。方議裁冗職。而闕茸踵接于前。日浸月

可爲深嘆

漬。爲蠹豈細。如是而驟舉數十年以來耗斂蠱壞之

郡縣百姓。一旦責庸人以潁川渤海之效。幾何不淪

胥以亡也。嗟乎。天下事尚忍言哉。雖然。非保任不可

行。行。保任。非其人耳。語曰。公非明也。公可以生明。孫

覺云。知人之要。在于知言。某則以士大夫不讀書窮

此知人之本

理。不實從天下國家起見。必不能知言。必不能明。且

公若執事者。當世所稱能讀書窮理者也。事事從國

家起見者也。往者奉旨主計。是非陟黜。中外無間

言。推此以施于保舉。必能廣咨博訪。慎簡人望。爲衆

正倡。雖先是保舉實徑。堅莫可破。某知執事必有以

易之。抑僥倖而圖實效。非執事誰望哉。同社維斗士

業翁生諸子。皆列薦牘。皆慎重不苟出。江上吳次尾

世山文集 卷之四 論薦舉書二 十

負才。喜言天下事。執事聞其人而亟思一見者。維斗

士業翁生皆知之。其所著論策具在。執事少間。與之

商當世利病。次尾必盡言無諱。執事必樂聞。恐後。然

此處見成美善心

非執事先施。次尾雖願奉教。未可折簡致也。至如某

處心積行。恥求聞于世。尤執事所稔知者。楚大中丞

方公。欲舉賤姓名塞明詔。袁臨侯以方公語告某。

某數移書卻之。臨侯復某曰。科目中亦有小人。保舉

中亦有君子。蓋欲某決然舍科目就保舉。某辭益堅。

然又不屑如今士之陽避陰就。汲汲作辭薦書。緩流

當世某所見頗與古近。今執事又私語人曰。爾公宜一出爲保舉重。何量某之淺也。士君子出處有道。靜則正。躁則悖。昔賢可師。况保舉方濫。及于學究山獃。詞客之流。爲有識詆笑。求其不負所舉。不數人。某何顏復與之。俯仰哉。執事爲宗社人才計。舉鄙論偏告卿大夫使知。不明不公。必難治。而諸生中不就保舉。毅然古人自期待者。未嘗無人。前此盜虛聲攘名器者。一切可罷。孳孳訪求真才。而錄用之。孰謂保舉不可復哉。至于舉主之公私得失。與應舉者之邪正。是非。某做古百官圖。各有臧否。容面請正。聊以是復明問。執事圖之。某再拜。

芭山文集

卷之四 論薦舉書三

十一

先是保舉芭山者屢矣。芭山卻弗應。壬午冬。芭山載書自金陵歸。矢與予及惟適入山著書。癸未山居未就。兵禍突至。先君暨惟適皆喪。獨芭山偕予扶母孥幼。漂寓潯江。甲申擬伏闕見先皇帝。痛陳積弊。未幾賊陷燕京。天子殉社稷。兄弟相視出涕。返棹章門。將入閩。尋三山武夷之勝。又弗果。至乙酉夏。留都又告陷矣。迨閩京

復振。徵書及芭山者再。同人皆爲勸駕。芭山應一得當以報先帝。予以母老。力引古義尼之。今讀是書。乃知芭山之不應舉。早有定見。寧俟今日決哉。語曰。賢者固不可測。愚于芭山亦云。弟勳識

芭山文集

卷之四 論薦舉書四

十二

與友人論辭薦舉書

足下謂僕辭保舉。非古不擇祿意。此言似而非。今天下多事。僕二親年七十。躬爨負米。承歡膝前。雖祿仕不易也。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語深可味。足下亦未審今日之為保舉。與僕之不就保舉何如耳。天下未有不知而能舉者。亦未有不信而能任人成功者。自朝廷以至百執事。知人信人者蓋鮮。雖行保任。卒罔效。獨某不就保舉哉。嚮者同鄉黃少生。名希憲乙丑進士以順德令為試御史。居京師。例薦一人不得當。

芭山文集

卷之四

論辭薦舉書一

十三

請于其師少詹姜燕及先生。先生前官南國子祭酒。知僕非一日語。又生曰。宜春張爾公。子同郡人也。富學行。我信其不負所舉者。是時又生雖同郡。雖有交游聲聞之及。不我知也。退而詢萍邑吳君應庭。是時客吳君曰。爾公科名可自致。宜不屑。公蓋以明經李生應。李生性樸謹。異時不為舉主累。又生私以不薦僕失姜師意。不復薦李生。獨舉潮陽乙榜蘇君。僅塞責耳。夫姜先生之舉我。與又生之不信我。我皆未之聞也。丙子僕入都門。唁袁臨侯。是時臨侯為山右督學以直指經勅逮

吳君與僕相見。詳告以本末。僕笑曰。行止非人所能。豈必悲不遇哉。戊寅楚大中丞方公。桐城人。與僕過從久。將之任。語所知曰。撫軍當舉一人。非爾公不可。時臨侯官武昌。方公以臨侯吾舊讎。屢徵行實于臨侯。臨侯以告僕。僕移書臨侯曰。保舉名存實廢。苟失科名。躬耕著書老耳。為善謝方公。成大矣。

臨侯復方公曰。爾公意不屑就。侯已卯闈役竣。商之未晚。已卯僕又報罷。臨侯自武昌移節海陵。方公復惓惓不置。臨侯復數為僕勸駕。臚僕行實致方公。方

芭山文集

卷之四

論辭薦舉書二

十四

公忽失官。被逮去。迨方公申雪還白門。僕見方公不言謝。公益以不得推擇僕為恨。僕曰。公遇我良厚。某自廢耳。此僕所以終不登薦牘也。夫知我信我。莫如姜少詹。方大中丞。然一授意于黃又生。而又生弗果。一徵行實于臨侯。而臨侯又弗果。不知不信者不能薦知者信者又為不知不信。所格不得薦繇是推之。中外諸臣以不知不信濫舉者多矣。非獨不知不信。卒不薦如諸公之于僕也。天下事豈有濟哉。方姜少詹之推僕于黃又生。其時保舉初行。僕未嘗決志不

出。出未必不可有爲。及大中丞舉僕。則保舉既壞。人敗類。往往爲世指名。僕萬無投牒赴銓理。然則不就保舉。豈盡僕之過哉。雖然。僕不足惜。所惜者以祖宗任人圖治之良法。不能設誠舉行。徒爲苟且微倖者開捷徑。況今天下名存實廢。雖求治而實釀亂。豈僅一保舉哉。僕是時益自引晦。脩輯遺書。不復言天下事。份以成嘆結世謂我爲果爲固。皆非知我者。度外置之而已。嗟乎。保舉可就而不屑就。科名欲得而卒不得。僕亦無以自解于友朋矣。某再拜。

世山文集

宋之四

論韓愈舉書三

七五

只敘事語語有關繫。自評

與范計部書

別後驅車入姑孰。見袁郡數十人。哀號道路。無人色。急詢之。則南糧解官陷累船戶家屬也。因嘆近日官解之弊。有不可勝言者。據僕目見者言之。如袁州鄭經歷。營解萍鄉南糧。其籠制衙役。賡削小民。更僕難盡。卽如收糧一事。匿官斛。用私斛。大斛入倉。逾額數倍。爲侵漁自肥地。小斛到船。減額數倍。爲嫁累船戶地。雖投鼠忌器。合郡痛恨之。及起解來京。侵漁既多。米數必少。米數既少。必百計狡脫。陰賄貴部書役。花派欠數各船戶。船戶賠銀入解官手。又匿不報部。不給完數。筆楚重科。父抱子泣。見者流涕。嗟乎。此可謂有天日哉。愚意解官收糧。既厚充私橐。欠糧又不費錙銖。當事又代解官追比船戶。則是解官有什利。無一害。船戶皆無罪就死地也。逆理亂法。莫此爲甚。爲當事計。宜專責解官全賠。解官雖全賠。僅探囊出囊。侵漁者還公帑耳。無毫髮損解官。至船戶果不欠糧之果。欠分別多寡登冊。羈留解官責解官書役保船戶。回籍移文府縣。照冊完解公私兩便。不則船戶漂

寓留都。無田宅可售。無妻子可鬻。無親戚可稱貸。遷延歲時。饑寒迫膚。徒殍死耳。烏能代償官糧哉。執事往歲與當道論救荒。識時達變。存活甚衆。今解官之陷船戶。伯倍饑民之填溝壑。度執事必不忍立視其死而莫救。僕行矣。苟慨然垂軫。不以僕爲迂。持僕書白貴堂翁。嚴究解官。則仁言利溥。豈獨船戶獲更生之慶。而南糧亦無虧欠之虞矣。某再拜。

萬曆二十八年間。撫按以條鞭之後。復有收糧收銀。爲里甲困擾。設法南糧官徵官解。食點吏役收

世山文集

卷之四

與宛計部書二

二

樞。宜春一縣。每糧一石加派銀一分七釐五毫。共銀一千一百九十七兩三錢。內將八百四十三兩給解糧官使費。又八十兩給南折解費。雖近年截出一百八十兩解宗祿。然亦綽有餘裕矣。夫官徵官解。本以甦民困。而解官貪肆侵沒。倚法作姦。害尤甚于民解。古今不患無治法。患無治人。百姓何辜。罹此荼毒。痛哉。日記

與揭潛銘論名實書

頃晤楊維節江干。

維節名以任瑞金人卒未進士文行卓然士咸推之述兄論

名實與弟異。兄謂內不足。求知于外。足于心。必外挫

此言切中士習

其名。今之名在四方皆僞耳。弟竊疑之。夫內苟不足。雖求知無以自見。內足而不爲人知。則足者無以自

信。有士于此。閉戶讀古人書。撰著日富。終歲坐一室。

不與四方賢士大夫晉接。老而將歿。舉生平所爲古

文辭。瘞石穴中。自以爲藏之名山。不知四方賢士大

夫。果能夢卜其姓氏邪。抑天令龍馬出負其文。示後

世山文集

卷之四

論名實書一

十八

世。邪。遜世不見知而不悔。非至聖不能。玉之在山。珠之處淵。皆有光氣以見于外。邵伯溫曰。名者修身治世之具。烏可一日闕于天下哉。患不知所以好之耳。范純仁曰。若避好名之嫌。必無爲善之路。歐陽脩曰。外名迹。聖賢所難。若使無迹。後學何從師法。弟謂此皆篤論。至于由不願人知。子瞻喜不爲人識。皆一時諷時憤俗之言。安在內足而落落自好哉。吾輩戒盜名。實勝而名自章。名不必避也。孟子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恥名浮于行耳。使天下後世。不忘乎名。則以

求其實。則勸懲寓是焉。名豈可廢哉。然則時輩不務○益名逃名皆非實而欲逃名者。皆空疎無用之學。與異端寂滅何異。皆僕所不取。

小雅曰。猘狁方叔。蠻荆來威。傳者謂聞名畏服。然則實至名彰。非一人之利。乃國家之福也。宋相司馬光而遼人戒邊吏無輕生事。名如方叔司馬者。焉可少哉。彼不能見知于人。而自謂無所事名者。多見其不知量也。弟動議

與吳次尾論師生稱謂書

正名定分。關係國體。不可不慎。即師生稱謂間。非誠無以致敬。非信無以行。久不誠不信。則偽亂隨之。近

世以爲細故而忽之者。非也。沈治先名壽國語弟云

金陵黃名已髻時受業家眉生名壽民每謁某

稱晚生。及登賢書。則改稱晚弟。弟曰。使成進士

不改晚弟爲侍弟乎。以晚弟施之業師之弟。異日者

得志爲顯官。視其師落落諸生耳。不又改門生爲晚

生乎。治先笑而退。夫弟之尊師與子之尊父情與文

范山文集卷之四 論師生稱謂書一

一也。今弟子面謁其師。稱老師。退與同儕語。則稱師

之字與號。不復稱某老師矣。師之友與師同學同道

年相若。則師輩行也。齒長于師。而文行過之。又師所

兄事師事者也。凡弟子謁見師之友。名刺當稱晚。稱

某師兄事師事之人。當稱先生。當隅坐。今則槩稱小

弟社弟。與之抗禮矣。樸謹者稱晚弟。止矣。不稱先生

而稱老兄矣。至稱其師于師之友之前。又不直稱之

曰某老師。不明言某爲某老師之門人。僅稱之曰某

老。若未嘗親受業于其門者。使吾輩道路接見之時。

不識其爲某先生之徒。往往加等見待。某生恬然受之弗辭。孟子曰。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豈意今天下弟子恥受命于其師哉。○推之至此。方見此書關係。後生心術之猥薄。器量之褊狹。學問之疎陋。皆于此可見。無惑乎德業文章之不古若也。弟嘗慨師道凌替。四方士無復如古隆師重道者。一切執贄稱弟子。十弟之門。弟皆不苟受。一二年少。有學識之士。既問業于弟。弟先舉生平良友如兄輩者。詳示以里處姓氏。且戒之曰。此某先生爲某所兄事。卽汝儕師也。謹

芭山文集

卷之四

論師生稱謂書

三

事之以故。凡爲弟門人。如許生顧生蔡生。謁兄。未有不稱門下晚生者也。兄四方及門年少。如某某。每謁諸同人。名刺或汎稱教下晚弟。或妄稱社小弟。此與稱晚弟于沈治先何異。兄蓋未之知也。太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又唐貞觀。定太子見三師儀。其與書前後稱名惶恐。皆所以尊師也。弟謂弟子之于師。宜無事不遵繩尺。今也一稱謂間。悍焉不奉師命如此。可以傲睨師之友。卽可以傲睨其師。可以傲睨其師。卽可以侮慢君父。不臣不子。職爲厲階。吾

輩抗顏爲人師。豈可不反覆曉譬。使諸生痛改前失。哉。尤可嘆者。中吳諸子。皆好爲人師。後生遊其門者。諸子皆降體屈節。汝爾相黜。失古師弟督課就成之意。甚有朝執經而夕叛去者。此又爲人師者之過。非盡年少諸生之罪也。吾輩爲守待計。思所以正人心。易風俗。杜漸防微。自師弟稱謂始。雖以必敬必信。最諸生而其間。先自治而後治人之道。尤不可不加謹。偶感黃生事。爲訟言至此。知兄不以弟爲謬。風便郵弟書。併告維斗仲馭。使知爲人師者。雖稱謂亦有道。

芭山文集

卷之四

論師生稱謂書三

三

諸生或聞弟言而少知警也。幸甚。沈耕巖曰。後生不遵少儀。盜名倍師。甚衆。其失由于教導不先耳。故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芭山歸重自治。良有見。

芭山文集書牘卷之四終

芭山文集書牘卷之五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沐 餘 楷 較

與楊維斗論神怪書

某別足下數年欲就正者不一非晤語不能盡每同
次尾蒼生極論國家事深慨欺蔽成習冠交訂草
野離痛哭流涕罕得見天子條一切利害措諸行
計惟砥行讀書明道辨惑使異端不雜進人心士習
一軌于正少裨風教萬一耳次尾曰最哉諸子非爾
芭山文集 卷之五

公一人任弟因念足下生長名德後講求忠孝同人
推誦非一日其于儒釋人神之辨宜知之甚晰守之
甚固孜孜開闢正學為諸士倡不意有不盡然者甲
戌弟寓吳門見蔡雲怡先生名懋德姓陳題復
語弟曰徐九一名沂號楊維斗皆謹奉準提科名由
此致弟正對曰準提果有求必獲九一既入史館維
斗何獨屢困春官先生笑而退是時弟心竊以為非
思與足下面詳不可得今年夏從貴門人徐康錫訊
足下動定康錫言足下近頗惑于神怪弟初未之信

也。已而吉士來金陵相見弟謂吉士宜盡言規正吉
士曰維斗以喪女悲悼有是舉非不盡言言之而維
斗不聽耳弟迺竊嘆足下今日之惑視嚮者信準提
無以異何其弗思甚也自孔孟以來邪不勝正久矣
不必斥佛亦不必俟佛不必慢神亦不必昵神善乎
司馬光之言曰其微言不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弟
持此自治治人三十年不稍稍變若夫靈訓鬼諭靜
論天宮如樂大寇謙之少翁龔玄宜玄宜始安人齊
人與王印或眾為姦利謙之幾嵩山道士脩
張道陵之術為符水禁咒崔浩信而悅之 諸人及
芭山文集 卷之五 論神怪書三

本朝顧珏顧倫附體降神之術皆巫覡等耳儒者惡
得而信從之弟私謂聖門敬遠之旨承學稔聞諸絀
佛老書具在姑無遠引請以近事足鑒戒者言之
本朝王文成名守仁餘姚人地藏洞有異人不火食
其人已始嘗出入二氏久迺自悟獨宗法孔子孟然後
事功學術卓然可觀吾鄉黃 名 建昌人 文
名 九江人 皆不識佛理今 岸潰裂尤甚弟竊
痛之最陋者如余 號 聚徒黨作亂大成 山陳逆賊
中外切齒 誤國殃民罪不容寬比居留都剝舍講法

放生誑誘四方。害道傷化。至是而極。弟謂不屏諸四夷不可。足下將以爲是邪。爲非邪。金陵諸生有

名應天人喜談利利梵者。儒言而佛行。天諸法及亡相涅槃之說。

察其心不能忘勢利。又廣市古玩器。奔走權貴。往往與賈販雜處。夫儒而釋。不可言也。釋而賈。尤不可言也。

兄弟。兄名應天人。弟名年少負才。然皆

喜幻術。大率如俗所稱紫姑。妄言禍福。究亦罕驗。若是者皆聖賢名教所棄。足下又將以

是邪。爲非邪。繇諸人觀之。吾輩之不當佞佛昵

也。口文集 卷之五 論佛書三

神皆不辯。自明學者舍孔孟而從異端。其爲智愚邪。正必不能自掩。必不可不自悔悟。此弟所以守正而靡它耳。弟願維斗毅然以諸人爲戒。以王文成爲法。勿復爲異端所惑。則守先待後。裨益風教甚大。不然邪說日熾。人心日壞。甲倡乙和。長此安窮。非獨虜寇內訌之可憂而已。倘卒疑弟言爲迂。試質次尾吉士眉生。當不殊此意。恕察幸甚。

予聞吉士語。深嘆維斗爲神怪所蔽。退爲是書。屬吉士致維斗。吉士曰。此古忠告之義。非獨規益楊

子。且俾後儒不惑于神怪。予度次尾意與吉士同。因書一通質之。自記

麻孟璠曰。爲俗所謂在家出家者。讀

書應制。與四方士晉接。有時名。顧獨佞佛。遇髡緇投地膜拜。退居弟子列。茹素斷葷。終年寓食刹舍。每以因果誑衆。飯僧治像。寫經放生。無虛晷。然皆醵錢爲之。轉相誑耀。滋蔓熾然。識者嗤其愚。弗顧也。生平與友善。二

公先成進士。頗爲汲援。上北

口山文集 卷之五 論佛書四

雍皆爲治裝。返金陵。仍寓食

衆沸傳此佞佛果報也。既第。會上召

對。痛哭于廷。言時事。先帝爲動容。特授

又自陳不煩公帑。招勦賊。改號

卒無尺寸效。其空言欺世多此類。殉

國。陪京再陷。聞里居晏如。不早自引決。嗟乎。

蒙兩朝恩眷。無涓埃報塞如此。回視痛哭之舉。

大相刺謬。一旦甘心而不恥。豈非名教罪人

哉。愚恐後世疑以佞佛食報。被朝廷知遇。

皆惑志于佛。而又不深察。之為人。謂

鯁端亮。弗竟厥用。甚悻春秋誅心之義。讀芑山是書。因次。本末使後知戒焉。宛上麻三衡書。

論神雅書五

與友人論文書

某白。交道至今日。必慎擇乃無弊。然未可以廣狹論。僕出游二十年。與天下士論交。未嘗遽交天下士。獨

僕自知耳。達辱吾子惠書。以汎交規僕。僕弗荅私。謂

吾子知僕莫如僕。自知然猶冀子卒知僕也。今吾子

語揭萬年。名重熙臨川人疏潛銘王靜復云。博交不慎。常以此

規爾公。不意萬年坐此病。僕見而嘆曰。信斯言也。終

不知僕論交之道也。嗟乎。今天下經明行修。可宗親

者幾人。一見而決其兄事師事者幾人。夫士之可宗

芑山文集 卷之五 論文書一 六

親者。不多見。非孳孳求諸四方之廣。儕輩之眾。必不

能得之一二人。此一二二人者。又非可一見決。必與之

同起居共譚議。進考族里友黨之異同。退察設心制

行之誠偽。苟足為僕友也。終身親之。宗之。不足為僕

友遠之而已。蓋必如是而後不為匪人所誤。譬求金

于沙。斂而後揚。揚之雖精。方其斂則無擇焉。不然。金

與沙皆不錄耳。伐木之詩曰。嘒其鳴矣。求其友聲。言

不。求。不。可。以。得。友。也。僕。十。年。中。皇。皇。者。求。之。云。爾。非

博交不慎也。信如吾子之說。吾輩離羣索居。讀書屬

行。以待天下之我交耳。僕則謂吾輩果離羣索居。所聞見不集思廣益。雖厲行必不可及。物雖讀書必不可聞道。吾子岸然一隅。不與天下士晉接。試問吾

深宵規判

子以天下士之賢否得失。子知之乎。天下士之有煇

古文安術處

名而乏善行。無令聞而有隱德者。子知之乎。子皆未

之知也。則何以辨邪正損益。取其正而益我。棄其邪

而損我者乎。則又何以相觀而善。能自得師乎。昔孔

子曰。毋友不如己者。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

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夫不如己不友。而不善者可師。

七山文集

朱之五 論交書三

七

不與之遊。能逆知其不如己乎。能善不善皆師乎。慎

所以從之改之。雖不善不足為吾累。况所與遊。未必

皆不善乎。僕交遊半天下。然皆孔子所謂人耳。與千

萬人遊。猶三人行耳。擇從改由。僕耳。吾子徒見僕所

與遊之人。以為皆僕友。非獨窺僕淺。亦視友濫也。辛

未秋。僕與吾子客留都。晤卓左車。名發之其子人月

皆有時名然無行

士類非之。吾子方與僕往見。已而僕見羅玄目。言左

車生平。知左車非吾友。絕之。入南雍。有黃生者。名家

子。持傾蓋錄求僕。列姓氏。僕目攝生曰。古所謂傾蓋

此史傳筆法

不如是笑而退。監官陳則梁。頗知僕。語駕部張泠石

之。名昂曰。袁州張爾公。臨川揭萬年。毋交臂失。是時僕

與萬年同旅舍。冷石亟枉顧。萬年偕僕往見。冷石司

閤。誤失禮于僕。僕毅然不見。泠石去。又南大司馬呂

公維祺。字介菴河南新安人屬銓曹徐虞老邀僕者再。友人某

惓惓為僕介。僕辭不往。范質公景文。方孩未震孺。諸

同人皆從之遊。二公屢欲與僕相見。方直之周子繼

諸人。又為僕言。二公意甚至。僕偕吳次尾通姓名于

質公。質公見招。僕辭。孩未則終不往見。又僕一日過

七山文集

卷之五 論交書三

八

揚機部。適孫魯山李源常孫克咸陳臥子在坐。魯山

諸人舊與僕遊好。獨臥子始謀面。僕見臥子。枵腹久

方豪噉。輒不與語。別去。目中如未嘗見臥子也。黃石

齋。名道出獄。僑白門。僕過周仲馭。聞都人士謁石齋

者。屢戶滿。恥之。次尾語僕曰。石齋去仲馭數武。盍往

晤。僕笑曰。我知石齋。不必見石齋。卒不投刺。諸如此

類。僕果博交不慎乎。抑過慎近苛乎。且吾子亦未深

思。僕求友之益也。僕向者因陳士業而見吳次尾。因

周仲馭而見沈翁生。因沈翁生而見萬道吉。沈治先

此段序次錯落

因錢吉士而見楊維斗。衛神清。因次尾而見劉伯宗。因伯宗而見金天樞。天驕。因夏彝仲而見周勣。自王默公。徐闇公。因楊維節而見黃孺子。楊汝開。因揭萬年而見湯季雲。羅繡仲。瀨上則有吳見末。陳百史。浙江則有聞于將。嚴子岸。黃大冲。宜興則有陳定生。麻城則有梅惠連。婺源則有余大微。中台。金壇則有周仲敷兄弟。之數十人者。言行學問。偏全醇疵。僕各有去取短長。未嘗繁置諸兄事之列。以僕十年游處。更僕不能盡。而私心稱我友者如是。而止。吾子尚謂僕

乞白文集

宋之五

論交書四

九

汎交乎非汎交乎。况吾輩學術。惟更事熟。閱人多。明經權晰時勢。然後能有為于天下。故僕與天下士論交。懼擇之不精。未見其為博也。使僕守吾子之說。則亦將離羣索居。獨嘒嘒耳。以養安習簡。則善矣。求其閱人多而更事熟。明經權而晰時勢。則未之能也。此僕所以與吾子異也。吾子見僕後。先往來僑儕之人。如此其衆。誤謂僕博交不慎。然則陽貨王驪。下至晨門荷蕢。景丑淳于尹士之徒。孔孟皆當痛絕。不與見。不痛絕而與之見。則孔孟亦可謂不慎矣。僕之與天

下士周旋。皆往來報施之常耳。榮與之絕。猶彼以拱揖來。我以箕踞應。彼以笑語來。我以毀罵應。有是理哉。若近代交道之薄。如昔人市喻。及絕交之論。僕聞之。至熟然。終不忍以此輕量天下士。使僕得志而出。方思盡天下善士友之好。是正直靖共。爾位僕之幸也。不幸而終身窮困。天下士知我者。鮮則僕杜門。山居。尚友古人。雖里閭與僕生平游處。密邇者求一識。僕面不可得。然後知僕立意較然。嚮者皇皇求友。皆求適于用。其去交游聲聞之士。蓋遠也。嗟乎。僕豈博

乞白文集

宋之五

論交書五

十

年語僕曰。王靜者。德業之本。謂靜亦靜。動亦靜。雖求友不害其主靜。豈必閉戶。嘒嘒不交一人而後為靜哉。然則吾子謂不博交而後能靜。尤非通論也。僕非傳會萬年。以其言與僕論交之旨。互相發併。以告吾子。知吾子必喻此意。某再拜。

程子曰。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朱晦菴云。自古無不曉事的聖賢。無不通變的聖賢。亦

無閉門獨坐的聖賢。聖賢無所不通。那箇事理。

不得。聖人雖是生知。然却事事理會過。學者三復程朱此說。益信予論交處。皆理會學問處。閉門獨坐。誤道甚大。非獨交誼不可廢也。自記

清如伯夷。後世猶以爲隘。天下不皆可拒之人。而必以離索自高。非固則妄。漢高過豐沛。問邑中賢豪長者。留心世道人。自不寂寞。近日芑山大書壁間曰。尚論古人。以待後學。嗟乎。芑山豈博交不慎者哉。弟勳識

論交書六

與友人論遠聲伎書

弟旅游二十年。徧求天下士。學術適用者蓋寡。它聲聞之徒。名過其實。尤無足取。足下生長卿大夫後。講不可不教。實悉古今利害。不徒以論議高天下。去年足下從

大中丞入楚。殺賊。指顧具方略。今春還里門。介冑見

馬遷筆意

吳次尾言。勦撫得六。甚至次尾壯之。弟繇是益信足下非儕輩比。次尾與弟鄉所推稱。不爲阿。一時稱學腐生。沾沾競詩歌。騫交游。襲蹈程朱之訓詁。規摹歐曾之文辭。侈談孫吳韓岳之韜鈴。矯飾陳賈李范之

芑山文集

卷之五

論遠聲伎書一

十二

風節。皆無補當世。安敢望足下萬一哉。然比來友人述足下起居。則大有不滿于弟者。嗟乎。以弟素所信嚮如足下。而舉動若是。豈盡傳者妄邪。豈足下所自矢。與今所行刺謬甚邪。友人告弟曰。某沈湎聲色。非一日。鄉者皆空言耳。弟曰。某嘗有殺賊功。大中丞疏其名于朝。當事不破格任人。僅獎厲止。意某竊自憤。眎天下無足爲。不得已。頽然自放。如昔人引惡色自污。非沈湎可同日語。或又曰。子抑知某太夫人日夜憂其子狎聲色。廢寢食而長太息邪。古之人子。不以

身行殆某雖負才一旦恣意聲伎坐令太夫人廢寢食長太息如此昆弟戚黨私告語痛悼如此某豈藐藐罔聞邪抑聞之而悍弗顧邪弟聞此不覺出涕其○情○不○美○某○它所言更有不敢盡述者已而思足下挾非常之才○又○一○步○此○言○之○術○聲色未足爲足下累已又思今天下多故不宜斂有用之財委于無用况士鮮學識才不逮足下妄以足下爲口實亡彊立不反之效而蹈沈湎自恣之失皆足下誤之也又况士君子生平精明果銳之氣用之于狎邪必不能用之于方正耗之于歌舞燕笑必不

世山文集

卷之五

論家後書三

十三

能持之于險阻患難苟溺聲伎而不知變豈惟當世二三大賢疑才士蕩佚不適用無復長養成就之意而才士嗜慾日深精力日憊卒亦無以自見若是而自謂罷識過人所溺者小所成者大其孰信之或又曰英雄不屑細謹弟意真英雄未有不原本聖賢心○理○學○尚○諸○此○小學問者藉令古聖賢皆出此則弟言誠迂要之弟亦迂也同社如吳次尾周勒卣文詞爲天下推獨酒酣往往不自制弟深以爲憂不謂足下復淪胥至此極也聞足下語宛上麻無易○名○三○言○曰○此○不○

宜令爾公知無易語弟曰某頗不欲聞之爾公絲斯以觀足下未嘗自以此事果合於道而弟今日痛哭流涕之言雖甚狂瞽足下未嘗槩斥之爲迂弟知足下必深思引咎不待弟諄諄而後悔過也抑又聞諸同人高會新居以聲伎構譽與陳某戟手交詈此尤失之甚者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又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弟嘗三復斯言諸同人日夜嫖褻恣肆不自敬慎二三長者聞之必竊怪吾輩負才無學問戚重不能進德修業它日不足勝天下任平昔羣居又

世山文集

卷之五

論家後書三

十四

無古人規勸講磨之益異己者又將竊相慶幸謂吾輩植黨盜名卒至于敗則吾輩不免爲聖賢罪人矣○見○此○書○必○不○可○已○皆有罷識又皆弟心交思之不能嘿嘿願足下併告之弟此書不敢出示它友不鄙狂言惟財察幸甚言無罪而聞足戒前後皆學問中切要語○自○評○沈耕巖曰不獨聲伎宜遠如溫公四十未有子未人爲娶別室終不肯近程伊川從少稟薄一味寡慾至七十外力健如常劉元城四十絕慾念從不

動由此觀之。士雖生平無二色。尚兢兢節損如此。奈何縱恣聲伎間。沈湎而不反邪。讀芭山書。使我慙然。

夏彝仲曰。郭景純日近婦女。或諫之。笑曰。吾所為有限。惟恐用之不盡。是知命為導淫之助也。識者非之。朱子云。數學到堯夫方歸到理上。蓋謂知其然而盡我所當然耳。今士嘗言壽夭有命。非聲色能損。何必遠而去之。猶庸醫謂病者數不應天。投以鴆毒。而亦無傷也。悲夫。

諸葛武侯。世所稱英雄者。其娶妻不棄醜陋。扶翼漢鼎。武侯力居多。陳後主耽溺聲色。至國亡投井。猶與妃嬪同來而上。由此觀之。聲伎之宜遠宜近。後世必有知者。是書非特為友人惜身名。直為進德脩業下針砭耳。○語云。忠告善道。是書足當此語。後世諍臣宜取為法。弟勳識

復沈省生書

天下事至今日。可痛哭者非一。吾輩得失。宜置度外。務發諸同人獲雋。殊可喜。然弟觀于版。忽皆不脫。利陋習。它不具論。周盜名二十年。家故不貧。始登賢書。急出笥中義。署經魁全稿。與某坊示。既取六千金。又誘鴈耀寰重刻。且云南儀部李某為國戚。素與友善。頒一示。足以杜翻版。獲厚值。坊人信而從之。又坊賈唐翼甫。吾鄉倔彊人也。闡前以細故詬及

恐喝之曰。此必不能默默者。禍至求解。噬臍

無及。事非風聞。弟偕余太微中台。親見與何吾

御手書。雖欲文過不可得。嗟乎。蘇張之術。陰陽

譎秘。為名教蠹。不謂出此。夫謀人以利。與迫人

以害。皆自私耳。充其類。異日殺人媚人。安所不至。兄

謂此等心術。能出圖吾君。往戡國難乎。生平工文詞

有聲聞者。瑣狠險詖若是。況下此者乎。弟既悲

不足為吾黨重。又竊嘆士習時事之日益壞也。兄以

為何如。萬道吉名應隆近與弟游處甚昵。弟察其中

亡它。信有如兄所推稱者。雖同儕喜可者少。吾輩求

心無愧。豈必事事諸俗哉。王抑之名顯揚為仲馭門

人。仲馭手書抵弟。稱抑之不置。有美必揚。弟謹識之。

至名應華過其質。公車後不無滿假。其尊人

又不二年不能以儉靜成。將來必有可處。若夫區區物

議不足累。亦不須為。孺求雪也。冗次附復不

盡。已卯十月朔日。

余大微曰。此芑山已卯秋寓姑山沈耕巖者。予親

見芑山手書。是時方為海內推稱。芑山逆知

其必敗。迨甲申三月。同人竊嘆有先見云。

後漢書卷二

再復沈翁生書

去冬抵家。見二親髮白。深嘆十數年為祿養所誤。

走四方。救水闕如。因念一門孝友如翁生治先。或

或處動準古人。皆吾輩師也。今天下事事盡壞。頃

自長安還。弟細探朝廷舉動。類古蕭衍李煜所為。

諸大臣相率拱默。莫敢廷諍。尚可謂國有人哉。襄陽

既陷。閭閻部死不塞責。閭部楊嗣昌武慶人兄先是兩疏。指畫利

害進退。今已驗矣。以兄痛哭之言。牴牾不見信。一旦

潰裂至此。益信天下事必不可為耳。袁臨侯拮据鄧

漸見條緒。因襄變五月內被參。密傳緹騎且至。法

令滋章是非。可憂豈獨冠哉。弟歷攷四方諸

人。負才器盜。聞者非乏。大抵文過其實。久之未

有不敗露者。處不成處。出必不成出。既敗。吾黨不能

不分過。防微杜漸。賴有兄在。弟僻居袁山。魄力未逮。

願深思弟言。弟歸晤士業。問茂先名時華南昌人保舉赴銓以疾卒于

維揚客舍有家事。雖嗣祀有人。然徒存嗣茂先之名。

仍與生母晨夕。此尤可嘆。鄉賢將擇吉為茂先入主。

姜燕老士業兄力為多。其澹園集上鄭謙止一啓。

名制述進人壬戌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無推稱過
學行太史黃石齋不察極稱其賢識者非之
情不合清議弟屬士業刪去矣附

黃大冲曰武陵以奪情奉勅勦賊卒用姦敗
死有稱其鞠躬盡瘁頡頏武侯者嗟乎此豈一
定論哉

與友人論制義書

僕聞吾子自言制義造極世罕與比私怪吾子先是

未列賢書每歲科試得失交戰懼制義未必售今既

售輒自矜極詣僕竊謂不然夫自吾子而上道德則

有孔孟績業則有周召文章則有韓歐吾子將謂士

工制義不必復問道德績業乎抑將謂制義如吾子

足駕韓歐而儕孔孟乎使不足以駕韓歐儕孔孟則

吾子制義雖工雖舉世共推直孔孟韓歐緒餘耳詎

謂自矜可乎憶吾子進者嘗以制義質僕僕私可有

否吾子不以僕爲妄今吾子驕語同社曰不師我制

義必不得科第九迂誕可笑國朝開科以來閱三

百年兩闈元魁指不勝屈豈皆如吾子制義而後取

之乎不如吾子制義不售則一榜何以前吾子

中式者四人後吾子中式者不啻數十人乎又何以

已卯以後學問文章去吾子甚遠齒又少于吾子吾

子素等夷視之復歸然麟經魁江國乎庚辰南宮成

進士者三百餘人非必盡師法吾子制義而吾子自

矜制義無敵不得與諸進士齒吾子謂制義足恃乎

不足恃乎。又主司命題同。文之雄深瑰偉亦同。或前見錄而後獲損。前之郡縣小試。抑置之。後督學使歲科試。士仍錄郡縣見損之牘進。學使者輒拔居高等。又鄉會兩闈義司房深圈極讚。自謂皆珠玉。及典文官按劔。究瓦礫耳。同一制義也。妍媸信誦不在文。而在衡文者之好憎喜怒。吾子謂制義有定乎。無定乎。夫制義之爲制義。僕既知之矣。自少迄壯。經營二十年。大抵多讀書。厚養氣。變化古文。發明經傳而止。邇來學識黯淺之人。或摹擬先正。或勦掇子史。濶齷齪轉以爲曲牛鬼蛇神。以爲幻。往往叛棄經傳。割裂古文。無復昔人讀書養氣之法。兩闈往往得氣去。既博一官。視制義猶敝帚。吾子又將謂制義必傳乎。不必傳乎。僕則以制義工拙。我也。科名得失。命也。吾黨學術經濟適用爲要。不必區區制義較勝負。幸而以制義顯位高祿厚。光榮備矣。使沒世無稱。與草木同盡。何益不幸而制義損黜。門地單寒。無公卿大夫爲之拔獎。汲援終布衣老。然植身抗行。與古上下諸論者。倍徒制義尤足傳此殆聖人之徒也。安得復以科名

之大小輕重。皆較然易見。僕雖規益吾子。非專爲吾子言。試出僕書以告同人。昔賢云。去矜字甚難。凡可矜者。皆不必矜。况制義乎哉。願吾子進求焉可也。宋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文格失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愚按。本朝制義弊蓋有甚于宋者。恨無歐陽永叔爲之挽回。而士子又競夸奇怪。或無首無尾。或似策似論。自以爲莫可及。此非獨文章之憂。治具將自此廢。讀某論制義書。而不瞿然省者。非夫也。自記。吳次尾曰。前此由制義進者。功臯寔勿論。獨詳考甲申。國變以來。被先帝恩榮。若而輩。皆不知世間有羞恥事。而又皆平昔工爲制義。與予皆有交游。予亦嘗推稱之。不謂空言流毒。一至于此。每覽芑山諸書。既嘆其蚤見。尤竊恨予嚮所推稱。二人使予並受不知人之過也。沈治先曰。尺牘耳。天人理數之說具在。流俗以爲惑。可嘆。

與吳次尾論悟死生書

弟閱樓山集見兄復周

書曰來示近于死生三

字已有省悟。箕讀書觀人但遇不恤死者即不深求

私謂天下惟死者難耳。彼死事易成事難者此聖賢

責備之言而亦庸眾揜飾之言也。理道塞胃忽

發此論知所得必深。箕異日直將取券而合之矣。弟

謂次尾論死生似也。惜未知之為空言耳。儒者

省躬克己求存順沒寧不必深論死生。孔子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其告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孟子曰天

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士苟致力於此由顏曾而進于

孔子無難。不此之務徒勦釋氏唾餘以為我能悟死

生非也。學識黯陋雖遠近喜可弟不敢苟同乙

丑詒 長書微寓規諷。不自循省。手書抵弟

但曰爾公非吾友乃吾師也究竟不繹不改而已。癸

酉迄今則見其調阿縉紳稱晚學稱門生者比比。嗟

乎此豈卓然自立者哉。及聞 悟死生之說弟略

生平行事質大宰姜先生 名曰廣曰士未有

皇皇趨利避害而能明死生者 大言欺世多此

類姜先生曰然弟蓋逆知 必不能有為也。間以

告子友哀臨侯。臨侯謂弟吹索大苛。弟自此杜口不

及。然私念仲馭當世賢者既為 之兄又乎

昔知弟不淺。因作書告仲馭使之私相鑄切又詳語

沈舟生使丁寧仲馭日夕涕泣告戒以救其後。仲馭

若生皆謂弟忠告非今人所及。弟度仲馭必不能默

默如。不悟何。次尾就仲馭眉生取弟舊札觀之

益信弟之先見。稍別于同人。而次尾後先書序極稱

謂 同志進退皆有據者。未免為 欺也

樓山集中如二周合刻序。坊人合梓勒石與 往

復諸書宜悉刪去。毋滋識者口實。嗟乎 不足怪

吾輩忠孝大節講求不可不據大節既明處死生自

無疑矣。方今人物渺然。士空言欺世。設復有如

之言死生者。願舍旃勿聽。則讀書觀人之際豈有毫

髮差謬哉。抑弟終不能無惑者。古今死非難。處死為

難。兄樂謂不恤死即不深求。則仲由之于孔。慍荀息

之于奚齊。卓子皆是也。孔子何以無取乎死而無悔

者哉。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明乎徒死者之非死

者哉。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明乎徒死者之非死

所耳。然則兄之說不能無弊。當以弟論爲正。晤維時
伯宗併以是質之。崇禎庚辰仲春日。

臨侯始疑予吹索。及其既敗。心折予。先見語其仲
氏曰。人不易知。芑山言若參。異哉。甲申秋。仲子見
子章江。爲予言如此。自記。

芭山文集書讀卷之六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吳 朗 余 楷 較

與戚南塘論禁令書

某白新書與七書相發明覃思方略去今輯鈐家遠甚然某反覆觀之其間尚有悖理害事不可為訓者如禁令篇所謂軍中無一句虛言凡出口就是軍令就說差了字差到底決不改還但遇號令金鼓旗旗是聽是看是怕不可指望不便處又告有改移或望

芭山文集書讀卷之六

寬饒將無還令汝等豈不知此某所竊疑而不敢信者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號令猶樞機安危存亡繫焉詩曰無易由言莫捫朕舌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密

發皆言慎也○人謂將無還令謂其言必不差軍中但奉令唯謹非謂說差不改還也主將差而欲軍中

從之必至于敗事猶庸醫差而欲病者從之必至于殺人公將謂雖差不敗乎如出口就是軍令何不慎

發於未出口之先而徒任差于既出口之後乎設是將軍中詰公曰敢不奉令願無差所說既差軍中

將軍中詰公曰敢不奉令願無差所說既差軍中

質奉行喪師辱國罪將誰歸公復何辭以折軍衆乎為公計但當云我說必不敢差必不改還如此便立言無弊自說差不改之言出軍中必繫疑公不無差說必漸懷趨避終不諱且惑公能以誅殺責其必從令乎公自謂平生讀孫吳諸書蓋有深悟者獨誤解將無還令其失遂至于令雖嚴而不可守法雖及而不不足畏某願公權衡理勢深思其失當知軍令必不容差而益信某論未為過也毋規為瑣幸甚

偶覽戚南塘禁令篇因擬是書助所未及然南塘

芭山文集書讀卷之六

往矣言之何益莫後世專閫者知軍中號令不可

差耳○自記

吳次尾曰近世讀新書未有能辨其得失者晰別

毫釐指切利害賴芭山一人惜戚少保當日不聞

此語

與呂大司馬論絕隘書

明公用兵謂不絕賊隘不可以恒勝嘗論所部曰我

太祖閱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地圖見瓠子角

爲興化要地寇兵所自出命徐達以兵絕隘遂取興

化其更有進于是者古今行師或塞饒道或絕汲道

皆兵家奇計然欲絕賊隘宜豫防賊伏賊伏而我

察必反受阱爲禍滋大昔周條侯伐吳吳方置伏殺

淩泥匿間使條侯不用趙涉言直走藍田出武關抵

洛陽師雖壯安能擊吳哉雖然此漢事不足道請驗

諸近者洪武二十年納哈出既降餘衆驚潰者皆竄

匿聞大將軍濮英旋師以降衆俱行設伏於塗英後

至伏發見執死之又正統間張海遣二都指揮率兵

四千勦闖寇鄧茂七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隘賊惟

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俟兵過將盡都指揮後殿至

伏起舉排柵塞道前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殺

都指揮併其從兵官軍大潰繇是推之凡絕隘者必

相機持重審而後動使伏無所施然後可不則未

不罹賊阱者也某嘗嘆太祖命徐達取興化但知

絕隘不慮防伏諸臣既不能指切利害僅一廟算不
逮達當日亦僅如旨進兵無復長慮幸賊易制耳

萬一變起斯須如違者濮英二都指揮事策將焉出

某願深究用兵得失毋徒以絕隘爲必勝惟明公圖

之

唐朱泚之叛李晟將收復京城召諸將問兵所從

入皆請先取城外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

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非官軍之利也又淮西成

兵自鄆州叛歸過陝李泌設伏于大原倉之隘邀

擊斬之叛兵不知隘有伏故死者衆觀此則絕隘

先防伏之策非過計可知矣

自許

與鄉紳袁景源論幫解書

烈頓首。昨偕同社錢駿伯何叔子造謁。語及六款私
弊。蒙論公呈從地方起見。諸鄉紳見上臺。自當爲縣
父母地。爲五學諸生地。私度老先生力持公論。必有
裨地方。必不爲宵人搖惑。頃過令姪孫瞻老。名一贅
晤老先生。暨潘亦老。方仰冀老先生始終培植士民。
不謂誤信謠言。投揭院道。誣烈加派。卽老先生也。詰
所自。則曰某某有揭。皆指烈加派。夫某某揭果至公。
孟昌言告府縣。告令郡鄉紳士民。而獨私惑老先生。

論幫解書一

何與。老先生果實心愛民。盡廣咨鄉紳士民。果否加
派。何名。烈果否加派何事。而獨據一二萑菲之言。率
爾投揭院道。又何與烈辯冤。揭布告通鄉加派不加
派。愚者能辨無庸烈置喙。獨烈造伴持辯揭。五至老
先生門。司閤五不見納。其間不可解者有六。敢爲老
先生直陳之。前月縣奉府駁。會同鄉紳耆民。詣城隍
祠酌議。老先生杜門不出。烈聞諸鄉紳耆民磨平幫
解之說。蓋皆樂鳳虞潘亦式黃葵之所共悉。非烈臆
議明甚。烈是時。方杜絕鄉紳舉貢生員借戶優免令。

貧民不代勢豪幫解。令戶書不脫愚民膏血。視舍弟

自熙呈毫無刺謬。而老先生則誣烈爲鄉紳開竇。經
不可解者一。方清嚴歷年幫解。杜新舊戶書侵欺。而
老先生則誣烈爲衙役飽豁。整不可解者二。方磨平
鄉紳舉貢生員強有力。每十年輪值。炤糧每石應派
之幫解。不得繁從蠲免。不專取盈小民。而老先生則
誣烈削盡小民皮毛。不可解者三。劣生范觀文程前
遠循良一呈。謂馬戶初不報充。北布自甘津貼。火耗
未有絲毫。地方原無積弊。竊借鄉紳欺罔上臺三尺。
此○正劣紳編○縣志

論幫解書二

童子皆知非烈罪。烈初未出呈。而老先生則誣烈動
以鄉紳冠首。不可解者四。烈生平硜硜。公祖父母。非
折節下交。不往見。宜春章父母。名志俗四年于茲。烈
未嘗投刺一識面。果何媚可獻。而老先生則誣烈獻
媚有司。不可解者五。磨平幫解。分佐馬戶酒亭。皆紳
衿公議。烈未嘗首議加派。未嘗私出揭帖。而老先生
則誣烈揭帖在鄉。宜潘亦式家。不可解者六。此六不
可解者。小民良心未死。合郡公論尚存。必不能寬烈。
○每○商○辦○于○不○辯○語○甚○和○平
烈不辯。自明竊嘆老先生齒爵兼隆。方斷決大可否。

大是非。慰令郡士民望。今既不能申明前任司李吳公祖原禁痛革幫解。又不能酌補馬戶酒亭。又不能請命上臺。嚴絕馬戶酒亭之飛報。獨誤聽一時徇私廢公之言。以莫須有三字。冤烈至此。雖今日出一揭。明日出一揭。空存愛民之意。而坐受殺士之名。豈不甚可惜哉。為老先生計。宜平情觀理。內反寸心。外質輿論。若何為禁幫解。若何為議加派。此亟清幫解何見。彼姑畱幫解何心。是非明則利害著。利害著則公論定。不則訛言孔。將公論倒置。自老先生始。荼毒地

論幫解書三

方莫此為甚。烈所以仰天椎心而潛焉涕也。除辯冤揭外。謹輯公祖父母鄉紳耆民往復酌議手書。冒陳左右。度老先生必始終培植士民為地方造福。非獨烈心迹得以自明也。惟財察幸甚。

鴻臚公鄉之賢者。自致政以來。杜門却掃。不妄干郡縣性簡靜。憤俗豪侈。躬先節約。為紳士倡。僅御奉公繩束唯謹。郡邑翕然稱之。癸酉公官畱都。予上南雍。公聞四方賢士大夫折節予。往往加等見待。獨至六款不見信。何哉。然予由是益嘆公之賢。

也。癸未冬。公挈家避亂會城。甲申還家。卒。予自信州歸里門。率同人哭公甚哀。徧告豫章諸先達。日公事親孝。蒞官廉。睦族惠。所稱沒而可俎豆于鄉者也。此言袁仲子及臨侯皆聞之。它日子見公下。公當信予論事論人。瑜瑕不掩。細衣之誠。豈可公有間哉。丙戌十月日。自記

與令郡鄉紳論六款書

某頓首諸老先生執事。前月五學諸生公呈。除寇餉。遠餉。火耗。北布諸款外。深痛酒亭。馬戶。飛報殃民。往徃流涕。父老告諸生曰。本縣頻年幫解。戶書侵欺。約玖百餘兩。盡分其餘以給酒亭。原呈輒有此議。此固書生之見耳。但聞諸生具呈院道後。即將原呈投鄉紳袁景老。景老覽至分佐酒亭數語。欣然許可。蓋原呈意在甦民。欲裁分舊日幫解。嚴禁戶書侵欺。非舊額外加派也。分戶房久侵之幫解。以給馬戶酒亭。見

書生文集

卷之六 論六款書一

七

一肥一瘠。就中哀益。令戶書侵欺無資。非割彼補此。編成定額也。卽如公議所云。與其徒填豁數。莫若暫移甦困。原係輪幫往例。並非新派苦民。曰往例。非烈創立幫解。可知曰暫移。非烈編成定額。可知且縣奉府駁。章父母請同鄉紳潘亦老。袁瞻老。黃葵老。公請城隍祠。會議磨平分派。非烈一人臆見。初議可知。客通縣民米陸萬捌千貳百石。分拾年輪差。每年鄉隔令有陸千捌百石。內將壹千石鄉紳舉貢生員優免。實餘伍千捌百石。鄉隔每石照舊派幫雜差銀壹

書生文集

卷之六 論六款書二

二

貳分。共銀捌百壹拾陸兩。起解錢糧。除兩學倉米膳錢門斗各官柴馬南北布價南糧腳價各役工食等項。俱不用解費外。通計實解京司。約壹萬玖千有奇。全著原編管解錢糧路費陸拾陸兩柒錢捌分零。公議于捌百壹拾陸兩內。存補平銀貳百肆拾陸兩。又值糧收銀。除全書原編油燭紙筆墨銀叁拾陸兩。今公議又于捌百壹拾陸兩內。再措銀陸拾肆兩。凡此皆照舊派幫。非重加勒索。先是派幫無定例。戶取盈鄉民壹錢伍分。甚至貳錢柒捌分。諸市猾殷實強有力及鄉紳子姪青衿。與戶書親知者。或僅輸陸柒分。或槩從蠲免。弱肉強食。民膏殆盡。潘亦老謂磨平畢竟可行。真仁言利溥。至總計舊派全書共肆百壹拾貳兩柒錢捌分。仍付經管支解。戶書幫費。稍分其餘以佐馬戶酒亭。烈依會議錄載一單。聽上臺裁擇可否。未嘗勒成定額。一郡事。非一家事。烈何必執持成見。以抗府縣。府縣不謂烈加派。小民亦知烈非加派。獨一二恣騁浮說。力排正論。從身家恩怨起見者。一則曰幫解之名。就條呈諸公名之前。此未有。

意幫解經前任吳公祖申詳撫按裁革非一朝夕則
前此實有幫解謂條呈新立名色非也一則曰今日
割補誠當前此支銷何歸官吏未免誣尤愚意此等
支飾但苟且避上臺稽察曲爲官吏護過無涓滴下
及小民謂條呈獨好事滋擾又非也一則曰留幫解
一項俟後有賢父母公祖痛行裁革愚意不移補他
項又不竟行除革欲姑留此以懸待賢父母公祖議
裁則頻年戶書私侵數百金之幫解置之何地非爲
戶書樹干城卽爲借免留役窟名雖卹民實則長姦

讀書文集

卷之六 論六款書三

十一

謂那移爲加派害民又非也一則曰確派壹錢貳分
立爲定額聞之院道則收入編額議爲移借或助軍
興或抵別項終不得絲毫之用愚意一幫解耳奉明
文裁革而仍歸私侵則是歷來之成例竟同額編非
今日確派作俑聽紳士冒免而取足小民則是戶書
之督催什倍院道豈條呈重累感鄰抵別項而助軍
興固逆慮弊孔之百出委泥沙而飽姦橐亦應憐民
脂之徒耗今議者但指移借之爲害而不知侵欺之
害尤大但知定派之不利豪強而不思磨平之有裨

百姓然則謂一經條呈卽成編額一成編額卽是加
派又非也如昨袁景老揭云各項公費俱有編派與
百姓無涉揭誠是矣但爲今之計能申明吳公祖原
禁盡革幫解則通縣糧戶均徼德惠啣結無涯又察
明除條額外全書復派銀壹千貳百兩從何支銷照
數剔出以足各差則不必議幫酒亭不必議幫馬房
亦不必議幫戶房解差美意良法自可絕酒亭馬房
之飛報自可杜此日小民鬻兒賣女破家喪身之害
又何必徒誣烈以加派之名也胞弟自熙原呈亟廷

讀書文集

卷之六 論六款書四

十二

民困故欲止馬戶酒亭之株累亟清衙蠹故欲禁戶
書頻年之侵漁豈有弟以釐弊開端兄以獻媚結局
者哉此中是非曲直不辯自明所可嘆者始焉以書
生條利弊何異從井救人既焉以劣黨駁公呈竟爾
操戈入室終焉以爵齒兼隆之鄉紳據一二萑非具
錦之言坐烈以萬不可寬之斧鑕人情傾險已極金
郡涇渭不分冤士類者小而誤百姓者甚大伏冀諸
老先生俯察愚衷共伸公論毋終落井而下之石也
士林幸甚地方幸甚某再拜崇禎十年五月日

復司李丁墨巖公祖書

仲夏舍弟手書來白門。誦老公祖新政。某欽嘆不已。因念袁凋瘵已極。獎難枚舉。飛報馬戶酒亭為甚。願十年舍弟自熙。曾以六款條呈上臺。情不減鄭門。獨二三宵小。左袒胥吏。格不行。賴前任陳宜洲公祖。名瑞。福建漳州人。袁州司李。力請上臺。嚴加申飭。邑稍有起色。未幾獎踵繼。民號呼如故。某竊痛之所慮者。地方興革。諸生例不得關說。雖直指徐松濤公祖。嚮令姑孰時。知某非一日。然不敢舉前此利獎告之者。恐異類可謂幾。昨百出誣直為尚。許公為私。小民未受絲髮之利。請生先羅丘山之禍。非善為地方計。亦甚非諸生自為計也。況袁民藉老公祖漸次噓植。當徐觀厥成。又不必汲汲控之直指者。某曾貽書舍弟。痛戒嚮者條呈諸生。勿復以六款實直指聽。直指不詢及某則已。或咨訪袁郡人文。不遺管蒯。懇老公祖。還某此日苦心。亦以見某生平自愛多此類。至衙憲市猾。漁食小民。徐公祖廉得其狀。必重繩以法。當無俟某瑣聒也。家叔舍弟。性謹重。恥阿流俗。聞讒口鑠金。善類慘慘。

某不勝嗚咽。尤冀老公祖析別涇渭。使諸生有恃無恐。則今日再造袁士民者。轉盼擢居臺諫揆席。不俟鰥寡。不畏疆禦。皆綽有餘裕。功豈獨一郡一邑哉。惟知己不覺言之激切。恕察幸甚。

墨巖公祖甫下車。即詢芑山先生。時芑山滯白門。子與仲兄往謁。相見如平生。尤加意釐剔。每詢子地方利弊。子曰六款本末具在。因貽書白門。道其意。芑山急止之。嗟乎。此豈懼禍避謗。忽置民瘼哉。淪胥以敗。智者不為。予于是益嘆芑山之識明慮。

遠也。雖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命也夫。弟勳識

復廖太尊論脩府志書

某啓。辱老公祖書幣。僣臨屬重。脩郡乘。兼下詢舊志。

得失。某深愧固陋。獨念袁兵燹之餘。先是左兵以搜勦至賊退兵後

編去袁士民死者衆獲邀再造。老公祖復參稽掌故。

爲圖郡興釐地。此舉似輕實重。似緩實急。諸鄉老謂。

緩且輕。宜省事惜費者非也。按府志初脩于正德甲。

辰。分宜嚴相國序。重脩于嘉靖丙午。太守季公德甫。

跋。皆不免疵漏。萬曆丁巳黃公鳴喬號友案福建莆田人來守。

袁。庚申延請諸鄉紳。取舊志增脩之。三閱月竣事。網。

羅弗廣。衡量未精。諸田賦秩官人物藝文。補葺竄定。

不能無謬誤。是時某困諸生。方笈書走四方。苟議不。

及效。比歸。志已成。卒讀雖置駁義。無益。然公論在人。

心。未可謂鄉紳特筆。一字不易也。蓋志與史雖殊。不。

準。史法與春秋合。必不可示懲勸。春秋傳所謂傳信。

傳著。凡大美惡。必書。其諱親尊。不直書者。如定哀問

因它事微文。以見信。且著故可傳。不聞傳疑也。苟有。

褒無刺。如嚴相國嵩所云書美則惡者戒。書得則失。

者彰。二語見府志序貢諛獻媚。徒見得與美耳。後安所考。

而。

知某也。失某也。惡某惡與失宜戒哉。今考庚申志所。

當刪釐增續者非一。它不論論其關懲勸者。据某生。

平聞見信。且著如郡守程公汝繼。直隸發源人進士

歷四十年簡恬嗜學。輯周易宗旨。課士有法。守正不。

擾。民賴以安。事關不載。此郡守有美而未彰者也。

程公則有汪公得時。婺源人舉人由戶部不諳吏治。

性貪婪。左右侮法作姦。爲郡大蠹。民多訟獄無辜危

左右竟有鍾閣老鄧尚書志獨無貶辭。此郡守有失。

而不刺者也。宜令廉明勤慎。莫如黃公洽中。湖廣長

沙人

士萬曆十七年任。視民如子。一善政不勝書。民至今。

稱之。錢公文薦。浙江慈谿人進士萬曆四十一年任

不稍貸簿書少間著詩文自娛刻羅霄等集行恤民。

世志止。載水旱飢饉。注意調停。民得蘇息。關傳。

造士。恥阿上官。視黃公洽中。皆不愧父母者。事又闕。

不載。此縣令有美而未彰者也。劉公汝芳。直隸宣城

歷三十性迂疎。煬竈蔽明。民苦謁訴。釀害爲甚。志稱

六年任宜王公家賓。湖廣漢陽人舉人天啓元年任負吏材。令行禁止。姦盜。

屏息。獨黠悍難近。陵折士類。士遮諱之。家貧患甚

皆學使被革時郡守黃公鳴喬愛士力尼之遂解職捐俸建文峰得不補失解志者因見狂又及此

縣志云俗費課例宜瑜瑕不掩志略無貶辭此縣令有
士治民有聲之數事者關是非匪細故敢發憤為
先而不刺者也之數事者關是非匪細故敢發憤為
老公祖言之至于舊略而今宜詳者如先師廟啓聖
祠木主位式不載又止載先師祭器祭物啓聖祠開
焉去年某過信州興安縣從邑博取興安志觀之見
其臚列啓聖公祭器祭品甚悉又敘歷代尊崇先師
之禮禮儀切要者按蘭谿志附載又詳錄御製敬
一箴又考定木主位式高濶尺寸有差因嘆袁志不
逮與志遠甚異時有司失考何以告虔何以妥侑此

卷之六 諸侯府志卷三
丁七

祀典之不可略者也袁州府宜萍兩縣學田皆本學
收租公用分宜學田在八廟前就江武源者租銀獨
歲徵解道某謂脩葺聖廟貸賑貧生費不訾宜酌議
申請貯學如府庠宜萍兩學例又萬載學田僅列田
畝粗數不明載解道不解道異時何所攷據亦當申
詳如分宜例此學田之不可略者也兵衛防守銅鼓
石軍十名捕嶺界軍十名黎源哨軍二名某謂承平
無事舊制如此近寇盜叢發軍士大少衣糧不足豈
可資以守禦宜酌量增設因時損益不為例又兵

悍罕約束害劇于寇宜擇官填壓使無後患此兵
之不可略者也其錢糧軍成例當與革事經題奏
舊志永載宜次第補入者自派徵照畝不照糧收銀
用吏書不用里甲及禁革拆封加耗舊志詳載外如
天啓元年內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田題請原放忠
臣齊泰黃子澄戚屬聽入民籍充差袁州保結黃子
澄遣戍子孫現存本衛蒙恩豁免則有楊黃皮張勝
成汪彥真楊士崇案卷昭然又崇禎十年內院道據
六款公呈批允冠餉照糧公派遼餉則差併徵等項

卷之六 諸侯府志卷四
丁八

皆朝廷所以厚下安宅上臺所以宣德達情公私
均便遵行無弊府志所當續補者也其舊志文詞鄙
倍宜刪潤者如藝文志張壁尚書大忠弼堂記張潮
尚書少卿璵璵翰流輝記少卿稱一時恩眷無復古諷勸之
義計開大學士鈐麓書院記修言山川臺閣亭澗
諸勝不能發明書院大義使後學知所觀感此皆阿
附權相語語蕪穢而不足存者也其孽員姓名與無
宦後先雷同者分宜縣官黃希憲原名金貴號又
松等如分宜縣復黃太常祖墳一案有孽員黃文

賄學孽黃希憲為表裏。犯法干義等語。道批有黃希
憲良心盡死。依擬加責等語。孽員名在案卷。理不宜
削。鄉宦不詳攷府志。誤同前名。異日府志列鄉宦黃
希憲。是同縣同姓。有兩希憲也。此在老公祖當貽書
黃又老。詳言本末。使速題改者也。它若字畫魯魚
耳目眩瞽。如宜春袁山分注府城東北五里峰巒秀
拔。巒訛巒。分水嶺分注府城東六十餘里。與巒巒
寨相近。皆防扼峒冠之所。扼訛托。盧洲分注植喬木
以助風水。木訛林。澄清井分注在縣治前文會坊西

卷之六

論脩府志書五

十九

去西明井十步。文訛丈。蚌塘分注舊傳有蚌龍蜃其
中故名。故訛古。分宜仙臺山分注昔有牧羊者登山
遇兩仙對奕。兩訛雨。桃源洞分注因傍有池。四時泓
澄。有龍天矯其上。矯訛矯。府治熊樓分注宋嘉定間
郡守滕強恕建。滕訛勝。萬載新建兵營分注萬曆五
年建議題准。豎立大寨一所。准訛佳。宜泰高士書院
分注萬曆癸巳年提學錢標建。橫訛價。又如北部之
訛。北部熊樓之訛。熊樓祝幣之訛。祝幣。湫隘之訛。湫
隘。沙塞之訛。沙塞。俛首之訛。免首。刀鏹之訛。力鏹。

珣之訛陳珣。高琬之訛高琬。朱允恭之訛允恭。此皆
舊本訛誤。不可不訂正者也。又況助流教化。砥厲
尚。莫表章節孝隱逸為最。非微顯闡幽不可。今志或
書名。或紀事。皆略不詳。又有至性樸學。不妄願知。文
采不著。脩志者不加咨訪。坐視湮沒。雖里處姓氏不
傳。此尤大謬極。展不可質後世者也。又某嘗取今志
合正德嘉靖舊本觀之。今志去取是非較舊志尤多
抵牾。不可謂信。且著老公祖必欲續脩。當參考舊志
不當專以今志為據。如某蕩論可采。得卒業續脩。庶

卷之六

論脩府志書六

三

幾美惡彰而勸懲明。雖不敢妄附春秋大義。要之傳
信傳著。不合公論者。鮮矣。雖然。國家有史館。有記注
文儒侍從。燁然稱太史氏。皆苟時日竊祿利。一代實
錄。且多疵謬。況郡志乎哉。然則管見雖足助風教。補
前人未逮。不知者方駭且怪。某求不負明問。故娓娓
言之。續脩非某一人任。可否惟老公祖台裁。某再拜
崇禎甲申仲春。予自信州還里。廖崑湖公祖擬續
脩郡志。請予屬草。諸鄉老遠巡弗果。予時亟返信
州。志卒不脩。兩京既陷。衣冠館閣史籍蕩然。

盡焉用郡志爲。雖然。文獻不足。仲尼致嘆。庚續纂
次。後死者之責。豈可以衰亂忽哉。丙戌年仲冬月
日。自記

辭廖崑湖公祖脩志書

某啓。增續郡志。盛事也。惟留心掌故者能之。蓋師範
職在宣化。考古不精。求宜民實難。因脩志而詳興業
識興華。而議補救費半。功倍非紛。更可同日語。某雖
黠陋。欲準史法。推之于志。助前人未及。所條論舊志
得失。不安。續脩志成。必有可觀。不意鍾昭老言。續脩
不能無德怨。獨逡巡弗果。昭老復老公祖手書。但云
舊志版闕宜補。就中鑒訂。舍親張爾公可獨任。無俟
矜不文者。其意蓋不欲釐定增續耳。鄙見謂訂補舊
版。與續脩異。既不釐往。益今。一老儒訂閱有餘。惡用
某屬筆哉。老公祖苟毅然續脩。無少瞻顧。使其一手
爲之。當悉慮卒事。不則如昭老言可也。雖然。昔柳宗
元與韓愈論史官書。盡利害最悉。極言刑禍無足避。
今續脩郡志。視史紀傳何若。雖直書咎止。謗耳。無刑
禍。加其身。昭老獨逡巡如此。繼今者又如昭老。則是
郡志無續脩日也。今天下官冗不任事事。敗不任罪。
觀望推諉。積漸成風。士大夫事事從德怨起。見非模
稜。卽唯諾。一脩志且然。況事有大于脩志者哉。某不

幸爲諸生。值國多難。無由纂次史事。以自見。幸而賢公祖以脩志見屬。得推見史法爲一郡一邑之助。又爲浮議沮格不克。就惜哉。然願老公祖出某論舊志得失書。質諸鄉老。亦見章野公論。執持有人。不因世嫌而遽沒也。黃衣窶公祖重脩志十冊奉上。皆私有乙注。老公祖垂察。幸甚。旦晚買舟返信州。厚儀附璧。容樞謝不宣。甲申仲夏月日。

說到因興革而議補救。見脩志不容緩。後有作者。須識此意。無徒訂訛補缺而已。弟勳識

芭山文集書牘卷之七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余 楷 跋

與吳次尾書

選較小伎弟素不屑年來不自強固因言招謗仰煩
提撕感與慚併昨見千子詒張比部書力陳五不可
第竊怪其淺陋今試取事理與次尾商之次尾轉告
千子使之自悟彼此兩忘一以息浮議一以全交道
甚善千子云詢之衆人皆云增補定待爾公飾其說
芭山文集 卷之七 與次尾書

曰今文辯其爲翻刻不待言弟謂衆訛傳失實使屬
坊賈翻刻版成必爲千子追去既追版豈惟失利且
滋累翻刻何益書目以示四方譬令出無反今既榜
曰文辯書出而爲增補定待疑賈人見聞實甚何以
馳走都邑且拙選之出遠至燕趙閩楚粵蜀近則白
下武林金閶千子與徐氏耳而目之果翻刻千子當
繩某坊于書出之時不宜苛求弟于今日也况弟尤
不屑翻刻定待邪千子云徐氏用工五載費本三千
今爾公摘其最行世必奪徐氏利某坊鉅本萬金自

有本業爾公不宜令其損人肥己弟謂坊賈獲利失
利天也令徐氏應獲利雖復有刪定待刪定待必不
售若云貧生購定待難購刪定待易遂損徐氏千子
何不力奪造化令貧生皆富皆樂購定待邪何不思
定待書出各坊向來諸選皆滯不行皆失利邪以爲
損人肥己則凡翻刻皆損人皆肥己安在刻定待與
刻文辯異邪千子云按羅二十年今所選者三分之
一海內重定待因其廣所未見在爾公學問淹博豈
無前史國典詩數文圖足見生平僅從八股間因人
芭山文集 卷之七 與次尾書

成事豈爾公所以自待弟謂定待諸文半得之馬異
甫藏本非盡千子自撰千子特按羅耳豈得侈言廣
海內未見禁各坊嗣選邪千子自矜淹博謂宜論定
而史詩文成一家言何獨艱難勤劬于二十年中房
口不繼以摘謬墨恕不已繼以定待邪若拙選所
存一二類定待者爲因人成事則定待出入文間文
在原始諸書因某某藏本而成獨非因人成事邪千
子云先輩諸作得自某子孫成弘正嘉文稍礙時句
稍礙篇者頗加刪潤在爾公既未詳知其中辯詰必

與次尾書三

有短長錯誤為爾公累弟謂選家據題論文不離經傳者近是使弟選足補千子未逮天下當信之千子當共信之雖千子不信後世猶將信之千子不能禁弟不刻也如果紆鑒件繆天下必有起而辯文辯者千子侯弟選既出明告弟是非可否因弟所不明與眾共明之又不必禁弟不刻也豈刻一文辯重為弟累耶千子云爾公所增之文必係定待未選者決不在先輩而在時流時流惟社稿近刻其未經見若數科房稿其所經目而未選與越社文名噪一時而某未選者皆有批駁藏家若爾公以此形弟短弟更發夙藏以告海內弟謂若果無短攻者雖衆西省何疾若果有短人雖不攻必有拊心自慙者千子但宜自量短長退求寡過豈得禁天下不攻吾短邪一爾公不攻千子豈無有繼爾公攻千子者邪今天下時文充棟雖好醜不齊在千子必有未經目者豈定待數千篇足盡時選邪又豈天壤間一艾千子出焚燒百家箱束萬口歷千百年皆服膺定待邪千子云以同鄉之人為無益之評意必中吳諸兄憎弟托爾公以

與次尾書四

豫章攻豫章過不自弟始恐同鄉自有公論弟謂士苟佩服古訓與物無忤遠近方慕悅弗暇誰得而憎之今千子不度己所以招憎與人所以憎己之故反躬自責徒皇皇懼人憎己而又疑弟為中吳指使此其說尤非弟居白門五年不輕投刺先是周介生國表一選四方奔命恐後弟賤名拙作未嘗借齒牙其間乙丑弟途次作長書投金沙語甚切直冀介生覃精古業勿丹黃時文時尚未識介生也去秋以聞事聚首金陵因與受先簡臣我容諸子謀面辛未弟入都門士業貽書介弟見張天如吳駿公不數語而別要之弟于中吳諸子雖有合有不合非如流俗以羔雁相先以文章聲望相攀附豈弟復為中吳指使邪中吳久不與千子較豈更借爾公快宿怨邪弟始刻文辯雖斗吉士伯宗皆未聞知豈弟密檄中吳吹索定待邪古今理道有是非文章有得失義不能不爭如唐柳子厚之于韓退之宋陸象山陳同父之于朱晦菴往復辯難不遺餘力据千子所著時裁古文可駁者不少千子能為退之晦菴弟不失為子厚象也

公論

同父豈翻駁定待。爲入室操戈邪。弟心非千子堅修。略見文辯駁義中。不瑣瑣與較。俟書出。翻刻不翻刻。自見。幸語千子。姑平心靜氣。權衡事理。毋徒恣騁筆舌。以向日詆訶人力臥子者。轉詆訶弟。則老兄所全。于千子者甚大。不獨爲弟解紛也。千子物身涉世。背道滋甚。擬作書規千子。附古直諫忠告之義。俟更與兄詳之。遷事告竣。諸同人佳文。不能盡授劄氏。兄自能亮弟。不多及。某白。

辭嚴義正。如陳琳討曹。駁賔王誅武檄。非理直氣壯不能。

弟照識

與次尾書五

五

復吳次尾書

弟丹黃碌碌。掩關攝山。久不聞兄動定。昨讀艾選附錄。語語鄙倍。弟示及門曰。千子好罵人。惜不善罵。狂笑久之。既而見蘇武子。不深究千子本末。妄

謂東鄉持論甚正。恐斯言一倡。害道匪細。是弟因辯招謗。欲公自是非。彼反殺亂是非也。擬專刻辯艾書。正告海內。蓋孟軻所謂不得已者。豈弟讀書數十年。不平心觀理。講求止謗之義。悻悻與千子角勝負哉。頃承兄慰誨。伯宗手書亦適至。弟實愧甚。兄既貽書

山文集

卷之七

復次尾書一

六

責千子。弟辯艾書可以不出。但弟謂千子喜同憎異。每一選就。高自譽道。懼識者攻其後。往往自護如衛者。弟初不翻刻定待。千子必疑弟翻刻定待。弟初不翻駁定待。千子必譏弟不能駁定待。觀其詒張比部。弟號慎。書支離誕漫。欲以先是待陳人中。又字臥。名子龍。者待弟。因取定待詳訂而細摘之。是時弟不免爲氣所使。或謂弟先掙擊千子。不知實千子磯激弟。此中始末。非兄與眉生熟悉之弟。何以自白于天下哉。猶記兄當日向千子縷述弟生平。千子豈不審弟非

喪心者。獨恨弟批抹其少作耳。弟謂文章是非。議論得失。雖弟子不能阿其師。况儕輩乎。千子師事湯養。仍名顯祖。定待中。軒輊義。仍文未嘗無乙注。况千子臨川人。四家摘謬。文章大力。名世純。臨川人甚酷文辯。雖駁定待不。至如攻大力之甚。即所駁不必盡合。宜是非兩存。俟識者論定。使千子言皆不謬。皆不容批駁。弟雖欲苛求。不可得。不則往復詰難。非益千子。必益弟。又使弟所言皆謬。無一言幾于道。然後千子明告天下曰。文辯惑後學。如此。爾公肆筆舌如此。天下繇是益誦法。千子而非笑弟。弟繇是退而博觀古今。以求所未逮。况文辯未必皆謬。天下未必皆誦法定待。千子安得暴慢鄙倍至是。今千子方自喜善毀人。弟以爲千子實自毀。王藩室爲弟言遠近有識之士。覽千子例言。投書于地。駭且嘆曰。爾公居金陵五年。不干謁。四方餽遺皆不受。此其人視千子何如哉。未幾諸同祖以書寓弟者。日數十至。皆比千子于夷。螻蛄不啻弟與較。諸書具在。兄試一覽之。必不以弟爲妄。然弟不能不爲千子惜。惜千子論說高天。名將越而擊也。

不聞道敗。爲後世笑。弟是時因自循省。竊引千子自戒。辯艾略亦弟以理折之。李何之論。敬佩韋弦。當不至詆訶嫚罵。與市兒里嫗等也。陸象山云。與溺刳欲之人言易。與溺意見之人言難。苟卿言有爭心者。不可與辯。千子負二溺之病。挾必爭之心。其不足與辯。是非明甚。弟安敢復與之較哉。千子衆選摘存。聆勝護前。聽千子自刻之。天下日多事。文士陳功實。角議論。皆名教罪人。弟卒業二三拙選。將杜口息機。退求其有益身心者。出與處。圖所自盡。詩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弟之謂也。願兄始終教之。時輩于千子皆愛忘其醜。弟復武子書。頗詳盡。武子宜少悟。允冀兄以弟立言大意。明告諸人。庶使是非不致亂于它日也。諸面佈不一。

弟未若曰。或謂芑山辯艾與諸同人書。皆有爭心。削不載。果爾。則柳子厚與韓愈論史官。歐陽脩與高司諫書。蘇明允辯姦論。皆當廢而弗錄。豈不甚感哉。讀芑山諸書。學術是非。人品邪正。自治治人之道。備見其中。未可徒以言論求之也。

與同社論艾選書

某頃首拙選文辯三閱月辛事諸同志不以為非凡
評駁定待皆存其至是者分別其是非半者摘其似
是而非者俟後世論定不謂千子房選附錄博辯飾
非語語鄙倍至此極也友人覽至喪盡良心駭且恨
僕笑曰此千子故態惡足怪千子生平自恃區區議
論文章耳擬刻辯艾書正告天下時司成方書田考
功徐虞求二先生引古義相戒因毀辯艾書勿出雖
然心術邪正學問醇疵必不可無辯去秋千子過白

卷之二

論艾選書一

七

門疑僕翻刻定待屬次尾眉生覓僕選本次尾告千
子曰文辯非翻定待版直駁千子評耳是時千子面
赤背汗若惟恐形其短者亟詒書比部張慎軒陳五
不可尼僕勿出文辯僕竊嘆千子闇且陋今据千子
所列三大罪如曲庇交游濫收社文房稿僕不能無
言至文辯例言但不欲天下泥註未嘗率天下叛
千子則妄詆僕悖朱註但不欲天下似先輩未嘗
天下毀先輩千子則妄詆僕譏先輩千子定待中
與註相發明者亦有補註未及者有力崇先賢者

有指擊先輩者謂文辯悖朱註譏先輩則凡定待補
註未及與指擊先正皆可謂悖註皆可謂譏先輩
是推之千子極詆文辯皆遁詞耳千子云八科房選
無媿佛書等語屬陳大士吳仲升筆爾公妄指相議
僕謂千子歷試草天儒子集僕私有駁正豈皆大士
仲升代作豈得復謂僕妄指相譏邪千子云某選離
任叛道實有指名金少為海內共知爾公何獨網漏
僕謂立言至難自六經外周秦漢唐宋明諸家後人
不無可否今評文雖詳未有萬不失一者年來如某

卷之三

朱之十

論艾選書二

八

選燕穢世皆知其謬其人亦未嘗以教天下自任無
俟僕深辯千子則不然每一選出不以為功在往聖
則以為開示來學不曰時選中枉後惠文則曰草莽
中禮科禮部果爾必無一句一字之疵而後可使有
一句一字之疵則是大言欺世當以失職竊位律之
豈得妄謂僕苛求定待網漏時選邪千子云某選存
兆瑞兆兆賊之文罪與媚媚臣同科僕謂此尤
非定論今天下釀亂胎禍上自宰執臺垣下逮各省
直撫按郡縣有司皆當為朝廷分憂非盡選文者

罪如謂某某選兆璫兆 兆賊之文即兆璫兆 兆

賊則千子不選兆璫兆 兆賊之文宜且又減璫減

減賊矣合千子諸選不能減賊減 璫則謂某

選能兆賊兆 兆璫非也責某選學問鄙陋某不能

逃罪必謂某罪與璫璫臣 同科終不可質天下萬

世千子豈得謂僕曲護某選所辯何事所讀何書邪

千子云定待一書稍加增汰後有作者不能出我範

圖僕謂此言尤非王陽明語及門曰聖人教人譬醫

用藥時時加減要在去病拘執一方鮮不殺人此可

芭山文集

卷之七 論文選書三

上

謂千古格言如千子所云則是拘執一方不復加減

矣陸子之於周程議論開闢時有異者既不能盡同

而參予居恒尊信程氏不得於心未嘗強相附會予

子豈得謂定待書成率天下皆強相傳會無彼異同

邪千子云評文一事從發明聖經起見從不誤後學

起見任勞任謗當為海內文人所諒僕謂千子果從

先聖後學起見須克己下人原本經傳何必詆罵當

世宋諸儒設心制行足取信於人故其言雖未盡人

皆信之聖如孔氏當時尚有非笑詆訾之者所不與

衆非訾七十子而已七十子之從孔氏心悅誠服不

聞孔氏詆罵諸子督其從己也千子雖聖未必庶幾

孔氏果任勞任謗果制行足以信人豈得曉曉禁天

下士無訾笑邪又豈得督責天下士皆同舌讚誦邪

千子云近日選手講張妄立門戶今後不復專選惟

以摘衆選爲事使後學有所折衷僕謂千子生長萬

曆間繇洪永以至嘉隆其中名手大家如王文恪唐

應德諸人文爲世師豈盡誦讀艾選而後能爲名手

爲大家邪後千子而生者豪傑崛興不可謂無人聖

芭山文集

卷之七 論文選書四

二

贊經傳未陞各肆力攷訂德業文章當更出千子右

又豈盡服膺艾選而後能以德業文章自著見邪古

今著作家或幸而傳或不幸湮滅不傳千子又安能

以既朽之筆之舌與後世賢者角勝負較短長邪爲

千子計但當平心靜氣付諸公論徒詈人何益計四

家摘謬嬉笑怒罵無所不至文辯雖駁定待不至如

四家摘謬詆訶之甚僕近刻甲戌文辯衡酌衆選義

無苟同其駁次尾維斗吉士眎駁定待九倍次尾諒

僕鯁直未嘗反唇相責千子獨憤氣厲辭極詆僕面

後快。藉僕與千子等見。復深文刻論。以詆千子。其不為後世姍笑者幾希。數年以來。觀千子言語舉動。往往不合道。其他隱過傳聞異詞者。終不忍以訐傷厚。

終當以古人直諒之義。為千子言之。千子云。願爾公潛心二十年。博讀古今書。觀先輩用心處。毋徒虛恢

好名。僕則願千子杜門二十年。置古今書勿讀。先輩用心處。勿深論。日夜深思。潔慮遠。澹色澹貨。利併譁

求有用。實實從天下國家起見。勿復堅僻執拘。為聖賢名教所棄。僕生平。碌碌鄉里。知不知。皆能詳僕本

末。年來二親齒日邁。家仲季皆知砥行讀書。今天下多事。士所當為。有遠且大於選評者。後此千子所刻

衆選摘存。雖攻僕不已。僕槩置勿道。天下不乏深思好學之士。虛心觀理。折衷至當。聞千子鄙倍之言。陰

用自戒。而又借僕為前車。三復白圭。勿多言賈展。則吾黨幸甚。世道幸甚。巷伯之卒章曰。凡百君子。敬而

聽之。僕與千子之書。具在同社。當有公論。此中是非。關學術甚大。幸三思。毋忽。某再拜。

吳次尾曰。雖告千子。而芑山學問心術。皆灼然可

見。學者三復是書。得其深旨。措諸行事。則修己治人之道。無憾矣。

巡覽是書。足窺芑山心術。文辭婉厚。又其餘事。○

昔人謂孟子負英氣。便露圭角。此文深婉涵泓。絕

去光耀。真比德于玉。弟動識

與陳士業書

客冬歸自白門、舟次南浦、亟造謁吾兄、兼晤茂先左之、聞吾兄入山謝客、即解纜去、徒增永嘆、弟居金陵數年、困憊甚、背古守口之戒、橫罹弩羽、為流俗笑、此中曲直、次尾着生知之、今次尾有書達左右、弟不復為兄道也、竊嘆者、文辭偶駁定待、皆是非並見、未嘗力攻千子、千子房選出、則深文峭法、必詆弟而後快、聞吾兄過臨汝、力為弟解紛、羅文止吳仲升湯季雲諸人、復親切千子、千子卒不悟、弟度千子不相忘者

芭山文集

卷之七

與士業書一

十一

疑弟為中吳指使、以豫章攻豫章耳、嗟乎、弟何人而為中吳指使乎、中吳何人而能指使弟乎、弟今日駁定待、謂之以豫章攻豫章、鄉曰千子、猶大力大士、不謂以臨汝攻臨汝乎、今天下文章議論、皆推稱千子、視千子蔑如也、中吳如楊維斗、徐君和、錢吉士、衛清、非有疇昔之好、皆不介而爭、數年來周旋者、數人已耳、以弟奉教士業、非一日、獨不往見千子、以中吳垣站相望、走十五國、如驚弟所周旋、僅數人、則弟之碌碌何如也、夫弟生平不阿友人、而謂弟驟聽指

使以相攻、此情理所必無、姜燕及蔡雲怡二先生、皆

知弟亡它、皆謂千子不足較、今千子必堅持其說、曉曉擊金沙、擊婁東、弟甚為千子不取也、千子讀書數十年、日與海內較短長、其于物身涉世之道、若槩未嘗聞者、弟往歲見四家摘謬、曾致書吾兄、冀以忠告、規千子、語頗深至、近觀千子堅僻悍傲、視達九倍、不審千子果自謂合道乎、抑自知不合道、不能變化氣質乎、今千子一旦見用、不自摧抑、天下事非筆舌可爭、卒致敗壞、雖悔何及、据弟後先見聞、私所不滿者

芭山文集

卷之七

與士業書二

十六

已詳作一書寄東鄉、使自善其後、不敢出示同人、特密呈台覽、知千子自待待弟如此、論文不能無疵謬、如此度吾兄終有以益之、併知弟文辭雖駁定待、安附昔人因事納諷之義、非與千子角議論勝負也、羅文止見弟白門、言千子頗自悔、冀弟度外置之、弟于千子既相忘、無言、近復見千子移書閩門、屬書買池白水梓衆選摘存、終不釋然于受先爾公、抑何不廣至是、然此不足累弟、適千子自累、吾兄與聞否、弟少讀宋史至洛蜀本末、不禁流涕竊嘆、蘇軾輩不學貽

國家害甚大。今弟與千子。皆不能無過。年來親老家
貧。四方多故。擬偕家仲季息影山南。爲藏拙地。所不
敢負鞭策。惟力行讀書自砥礪耳。幸吾兄始終教之。
徐庶求方書。田二公。每相見。念士業不置。嚴子岸。
杭州人。感激難高義。屢屬弟致謝。聞事迫矣。何時發。夕
抵金陵。弟進止尚未決。相見之期。當在夏杪。羽便惠
教幸甚。

與艾千子書

千子足下。僕刻文辯。千子疑翻刻定待。屬次尾。看生
覓僕選本。時僕居山中。連枉尊刺。僕未之知也。既而
次尾趣僕與千子謀面。僕方喜見千子。比部張慎軒
出千子手書示僕。巡覽五不可。類權術語。非古友朋
直諒之誼。僕笑而置之。作書報次尾曰。士文行兼至。
此○中○大○有○權○衡○世○山○不○附○會○士○人○况○東○鄉○子○
某願師事若千子者。豈必謀面哉。繇是不復與千子
相見。比僕文辯成。其中評語不無異同。私以千子輕
世傲物。摘二三瑕疵。今千子知生平論著。不合道者。
龍山文集 卷之七 與千子書一 十八
什且八九。或翻然悔未可知。不謂反罪僕至此極也。
千子自以議論文章高天下。僕意士不聞道。雖班楊
沈宋。終爲名教罪人。世皆謂千子無王安石之才。而
同其執拗。挾少正卯之心。而加以惴毒。僕謂此皆苛
論耳。據僕後先見聞。千子畔名教者。未易更僕數。試
略爲千子言之。或告僕曰。士業居峻城府。好夸曼。
戶外木樛一。戶內雲版一。豪奴茂五。從而牙角之。遠
方款門。外不傳柳。內不擊版。則客使弗敢入。僕謂千
子一舉人耳。驕悍不通物情如此。假令進而爲宰執。

獨侍從。其拒人千里外。不更倍徒。今日邪尚能折節。士大夫廣進忠益邪。或告僕曰。千子美宮室妻妾。威服飾車騎。出入趾高氣揚。睨里中士蔑當意。每晨起盥洗六十餘人。僕謂盥洗六十餘人。車騎服飾宮室妻妾。費不訾。令千子安貧著書。安所得六十餘人盥洗。官室車騎。如此其美備邪。豈盡天降地出邪。或告僕曰。千子辛未客金陵涂坊。較閱房書。一月買兩妾。主人置酒高會。甫就坐。怒優人不屈膝。狂肆毀罵。僕謂千子既任選政。宜平心靜氣。不苟丹黃。奈何與坊

書傳文集

卷之十

與千子書二

二

賈相市。日嗽其贊。為子女讎歌地邪。嬉笑怒罵。如此其侈肆周忌。尚可自謂從先聖後學起見邪。或告僕曰。選歲千子刻四家摘謬。南豐曾子一。深詆大士文。大士恚甚。千子為之解紛。至陳生元孚。摘謬尤酷。千子畏其形已。亟餌生毀其書。僕謂古人一字可師。孟軻云。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陳生言苟合道。苟足補千子不逮。當令布諸久遠。以明義理無窮。學問當日進。奈何啗以甘詞。怵以後患。既匿其書勿出。且湮沒其姓氏邪。今陳生即世。里中皆歎息不置。予正

獨晏然無憾。寸心邪。或告僕曰。千子嘗誑余用卿云。俗言讀書五車。吾家藏書數萬。皆世儒所未聞見。一日余氏一老生過千子。數舉古疑義相質。千子不能應。僕謂千子讀書萬卷。果如世南孝先。亦學者分內事。據所刻天儻子集。間拾歐曾唾餘。又多鄙倍與經傳不合。豈千子生平讀書。皆時輩未經耳目。妄自謂出世南孝先右邪。或告僕曰。千子嘗走謁江美與公。公所部士。執贄見千子。千子箕踞不為禮。一日命役人肩空輿。傳名刺荅拜。士譁逐千子去。僕謂宋儒學

書傳文集

卷之七

與千子書二

二

問。去矜字甚難。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陽貨先孔子。孔子時其亡拜之。千子安得驕矜自喜。不師法孔氏。至為年少士斥逐。噉罵邪。深心學問人。固浮薄如是邪。或告僕曰。千子甲戌被放。憤詈主司。自梓其書義三考。徧布都市。僕謂士不過時。宜義命自安。詈主司何益。豈諸計偕被黜。腐陋無足觀。千子獨奇文見詘邪。千子不第。必憤詈主司。則當日朝廷破格。賜顏茂猷進士。卒掇黜艾南英。千子將悍焉與。朝廷抗邪。或告僕曰。千子

受吳氏隱術信而行之。自幸可致長生。僕謂坎離黃白及演揲秘密諸法。儒者不道。千子口誦孔孟程朱之言。思易天下。獨買寶崇尚異說。與聖賢經傳刺謬邪。如是而可爲程朱孔孟之徒邪。或告僕曰。千子自都門返金陵。偕同鄉龔御史名廷獻臨川人勘合。公然坐紗輿。左右持金獅牙扇。呵呼道上。聞者笑且怪。僕謂借勘合已違禁。僭借用牙扇。豈千子時選中柱後惠文儼然驄馬御史邪。舉人而僭御史服物等而上之。苟自以爲時選中。朝廷不草莽黃屋。臣妾天下士大

書山文集

卷之十

與千子書四

三

夫邪留都故。高皇帝龍興定鼎之地。千子侈然無復顧忌。壞法亂紀。莫此爲鉅。尚自謂按求掌故。綜輯昭代史傳。欺天下後世邪。尤可怪者。千子自謂杜門不謁府縣有司。無一字干請本地公祖。隣治父母。而或又語僕云。千子數以書抵虔撫潘昭度。名曾嘗干以私。僕謂潘昭度獨非公祖邪。千子果皆道義文章。往還邪。觀人于所忽而。或又語僕云。書賈白斗垣。請千子選甲戌房書。夜詣維揚。時千子進百金爲壽。僕數金不能如俗所謂足色者。千子必貽書斗垣。易足

色而後快。僕謂千子屑屑與斗垣較錙銖。雖自謂不謁公祖父母。徒欺世耳。豈能與楊震蔣詡石徂徠相頡頏邪。千子衆選摘存。自言慮強力貴人罪及坊賈。不付坊梓。梓置山齋。充貧上書儀。而或又語僕云。千子貽書金閭池白水。言拙選存。苟甚富。摘存一書。白水不畏爾公受先。嗔怪。當速梓之。僕謂衆選摘存。僅筆舌矛戟。如劉伯宗所云。爭毫末中毫末。不足羽翼傳注。亟災木何爲。且既云梓置山齋。復餌池坊梓之。豈千子誤以池坊卽山齋邪。抑千子生平語言反復。

書山文集

卷之七

與千子書五

三

類如是邪。千子自謂將却謝時文。獨留全力。用之經史理學。勒成一家。僕謂經史理學。不在議論而在躬行。古人覃思經史。博貫理學。未有嗜利而遺親者。而或又語僕云。千子近丁母憂。馳書池坊。言居喪多費。房選二十四金。蚤擲爲望。明春乞謁錢受之先生。名謙益號牧齋。庚戌進士。有時乞先慈墓誌。當與白水相照。僕謂程伊川悼兄喪亡。咨楊法曹慰書云。肝心摧裂。哀苦怨痛。筋骸支離。尤倦執筆。今千子方居苦塊。觀其書辭。無復惻怛意。孔子曰。喪與其易寧戚。舅犯

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千子家不貧。雖總總多費。未必亟需此二十四金。獨千里馳書池坊。識反出霸國舅犯下。千子將得爲孝子仁人邪。將不得爲孝子仁人邪。豈古所謂留心經史。不在實行而在空言邪。僕事親交友。雖慙古處。恥苟隨流俗。以僕居恒矢心積慮如此。所見聞于千子。逆情乖理。爲流輩鄙笑如此。千子試清夜循省。果終謂僕罪大邪。終謂僕良心喪盡邪。司馬遷曰。死。曰是非乃定。千子果無疚于心。僕所聞見果謬當。益自懋勉。不必嗷嗷求白。果

世山文集

卷之七

與千子書六

三

有愧于心。人言果不謬。僕所云果足規益于千子。九須痛加改竊。思所以善後。聞之在夫之言。聖人擇焉。千子雖聖。無卒以規爲瑱。僕是時方悔蹈國武子之失。引新息侯自戒。過此則杜口退矣。千子覽僕來書。必謂僕文辭未盡善。然僕私欲千子深觀四書白文。實求諸身心。不必專就文辭較勝負工拙也。願熟思寬

僕罪戾幸甚。崇禎甲戌仲冬月日。

某生平樂善。四方及門。一言一動合道者。未嘗不心師之。年來謫某非一。某寔不較。獨東鄉無少假。

借。豈好辯哉。不得已耳。與吳次尾陳士業諸書。初擬盡焚去。然詞義足資承學鑒戒。因授諸梓。併示兒輩。知罪俟後世而已。甲戌十月既望。自記

因東鄉自言深心四書白文。故書中數舉白文規之。以見東鄉之于四子。徒習其讀。躬行則蔑如也。可嘆。弟熙識

與千子書七

三

已山文集書牘卷之八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方 隆

余 楷

較

上南大司成姜公書

某月日生聞執事蒞南離釋奠禮畢亟過大行哀臨

侯辛未自侍御甫就坐述黃又生名金貴候考選居

大司成姜公京師來書為生求撥歷執事辭甚厲

謂臨侯曰祖宗欽降監規無職次求撥理張子干

請又生書屬皆非也臨侯復執事曰張生成同學友

志行卓然蓋自北離改南思就正有道求撥非生志

又生特私為生言耳執事尚疑而弗之信也一日臨

侯以告生生大息久之曰士誦于不知己張生復何

顏見姜先生哉躬耕著書安性不可矢焚筆硯歸臨

侯挽生行轍至出涕然私念臨侯卒未能縷舉生本

末白執事執事卒未能知生生不勝愧憤敢冒昧為

執事言之生少壯讀書礪行講求當時之務乙卯迄

今數見厄於場屋困庠序十二年不敢自暴棄已未

聞執事生平讀諸制義願給灑掃不果卒未棄家游

京師會執事秉鐸南離生竊自慶幸冀朝夕承提命

同友人袁臨侯還金陵是時黃又生與臨侯同籍相

友善緣順德入計為其子擇師欲留生同寓京邸生

曰張子將問業姜先生又親老南離則省親便淹京

師非計請辭生與又生臨別語止是耳未嘗干又生

先容左右也未嘗汲汲懷歸求執事破格撥歷送部

也生嚮者方出國門見又生持一函屬臨侯曰願

致姜師臨侯索而南生實未知函中何語而執事顧

責生干請又生不遵監規則誣生甚也向使又生素

不知生誤聽姜非極詆生無學行執事將遽信之乎

使夙有睚眦於生者騰播蜚語陷生以觸犯名教之

罪執事亦將不咎而遂誅之乎以文章道德遠過先

朝宋胡李蔡諸公宋誦胡儼李時勉如執事不能容

訪生何許人又不能徐審又生來書是否求撥何意

一旦責生至此以硜硜自好恥干謁如生不能見諒

于執事至此雖瞻昔孳孳就正之誠又不能不介以

孚為又生書辭然猶至此嗟乎豈執事之過哉抑生

遇之窮耳雖然昔胡安定特拔程顥處以學職後世

稱之。本朝大學生如石大用、張銘諸人，陳文定

宗字光世，寧波慈谿人，永樂甲申進士，錄贈以序。易

以詩，師弟子衍衍如也。又成化中，饑民流集京師，監

生餓食者萬餘人，吏科曾奏准回籍，生竊以司教作

人，空因時變，通求不失。祖宗造就之意而止，豈盡

墨守成規，不易哉？生才行不逮，程正叔名節遠，槐石

大用不敢謬邀安定文定知遇。若夫告假省親，回籍

聽選，洪武十八年，令監生有父母年老無次丁者，許

回原籍侍養。二十六年，令監生願回原籍讀書者，

見會典。對酌情理，與干請實徑異，就令生果以親老

懷歸，果託黃又生先容執事，原其心而哀其志，不重

加督過，識者不以爲私。況生實無妄干撥歷之意，徒

以又生影響數言，獨蒙譴責，何哉？倘執事垂察愚衷，

詳詢臨候，灼知又生來書之非生志也，使生獲就繩

削，覃思古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圖所以自樹，烏見安

定之門不復有如正叔者哉？惟進而教之，幸甚。辛未

仲夏月日。

申素園曰：今年予左官南雒，聞達者大司成姜

及先生少司成謝培元先生，皆國士芑山而芑山

後先孳孳自勉，期不負二先生知遇者，雖造次顛

沛，未嘗稍稍變，惜不蚤見用于世耳。觀芑山上姜

大司成書，足見芑山生平，孰謂空言無補哉？

劉伯宗曰：不阿不激，類老蘇之于廬陵，若昌黎諸

書，文有餘而志則緜矣，以視芑山何如？

復督學侯廣成公祖書

客歲舟次章江。辱老公祖先施衡轡。古今人文皆不謀而同。惜是時解纜還里。未暇以四書大全就正耳。大全某悉慮折衷。頗益經傳。世妄謂成祖欽定。不當復置論駁。即友人袁臨侯見某塗乙小註。懼因此招謗賈禍。每戒某勿版行。獨老公祖毅然謂大全不無辯。既徧告十三親多士。使其明去取大義。又屢請徐按臺公祖特題頒行。倡明正學。賴有是舉。功豈在孟子下哉。承諭按臺移檄袁州。動支無礙。官銀

復督學侯廣成公祖書一

五

重銀大全。此自按臺嘉惠至意。某私念袁淵微甚。加派日繁。公帑告竭。催科督速。雞犬騷然。安所得官銀襄助。剗剗乎雖郡縣奉上臺。指揮百端。拮据圖竣。役某何忍。刻書累地方乎。至按臺自捐贖銀。宜功成不日。然監督失人。苟委胥吏。必不能無侵漁。又某方就試南闕。假手較訂。舛謬滋多。何以行遠。何以進御。又書係上臺發梓。版藏在官。目前未能廣布。異時不無脫毀。又况大全舊本。迂繆複重。枚舉難盡。大全辯僅析別小註是非。益以蒙引存疑諸說。未及詳加

刪定。先是四方及門。奉部文合鈐于吳閫者。成書在即。某尚擬增刪行世。此時非獨不敢煩按臺助刻。併不須按臺助刻也。將來請旨重定。頒行學較。老公祖實從守待起見。按臺自有同心。惟老公祖始終圖之。辯略六卷。與友人論大全書一卷。附呈覽政。尊函寄袁臨侯。久已轉致矣。

四書大全。纂蕪三百年。獨吾師起而芟正之。然四方習制業之士。疑信者半。賴侯廣成先生視學江國。請直指徐松濤先生協慮。表章特題奉旨

復督學侯廣成公祖書二

六

頒布。然後大全之是非明。芑山惟適卓菴諸先生之辯益著。四方學者之趣舍去從益決。則侯先生功爲多。先是南雖大司成王光復廷垣。少司成吳默之大冲。見國子生後先鈐行大全。辯公揭。遂恐不敢具題。語人曰。侯江右徐直指入告。南雖公題未晚。迨直指疏達。御前既奉俞旨。而南雖卒空言實之。予由是益嘆侯徐二先生倡明正學。有裨名教。彼秉鐸廢厥職者何心哉。

東魯門人吳其謙謹識

與儀部張受先書

某白。事有悖理傷化。不宜因仍而不知變貴部爲士

風禮教所自始。請爲執事詳言之。僕觀近代士大夫

有同時同官而姓名同者有今人而冒古人姓名者

有與古人同姓而曰繼其希某者甚有與奄宦盜賊

叛逆同姓名者它無暇更僕數如兩陳際泰一字太

士江西臨川人甲戌進士一字簇長廣東番禺人庚

辰特用兩章光岳一號仲山臨川人癸丑進士一字

茂閻浙江臨安人庚辰進士兩張璋一號二無直隸

武進人己未進士一字欽之四川人雲南景東府同

知兩劉必達一字士徵湖廣景陵人翰林院編修一

字上林陝西山陽人庚辰特用兩葉燦一字曾城安

慶桐城人癸丑進士一字淡生廣東海豐人賴川典

史兩王佐一號佐之浙江嘉善人辛未進士一字滄

然雲南河陽人丙午舉人諸如此類所謂同時而姓

名同者也僕竊謂既同時同姓一登仕版後起者宜

急更原名不當與先達等知而不改失之襲不知而

不改失之疎二者皆非也又如古有蕭何今蕭姓而

希何有張良今張姓而名繼良有楊震今楊姓而

名繼震有管寧今管姓而名紹寧有葉顯今葉姓而

名紹顯有黃憲今黃姓而名希憲有馮京韓愈今馮

姓韓姓而名如京名如愈有趙普趙鼎今趙姓而名

宗普名繼鼎有裴度李沆今裴姓李姓而名希度希

沆有張載朱熹今張姓朱姓而名繼載名復熹有王

曾程願今王姓程姓而名繼曾承曾名景願本朝

先達有宋濂楊溥謝遷今宋姓楊姓謝姓而名景濂

名嗣溥名繼遷諸如此類所謂與古人同姓而曰希

曰繼者也僕竊謂姓同則宗同諱名不諱姓可也曰

嗣曰宗曰紹曰景曰繩曰希猶似續景行云耳然孫

斥祖名不敬滋甚至干曰如曰復則與古頡頏名是

實非尤不可爲法它如洪武中郭子章逆黨也從朱

文正叛以不法誅隆慶進士郭姓亦名子章張獻忠

盜賊也廬州巢縣知縣耿姓亦名獻忠陝西武功人恩貢楊

顯名奄宦也雲南蒙化府知府楊姓亦名顯名貴州

籍諸如此類所謂與奄宦盜賊叛逆同姓名者也僕

竊謂士攻制義成進士不詳考往事雖名與叛逆同

皆莫之知耳。若夫奄宦盜賊，彰彰耳目間，又列在籍紳與古昔載籍聞見不及者，異獨甘與同名，不思題改其不姍笑于端人正士者，幾希。或曰：帝嘗之臣，有窮之君，皆曰：羿少昊之子，魯國之士，皆曰：般夏桀。

宋宣和中，劉安世有小吏吳默，本朝士大夫亦有之。

父名發，周武王亦名發。唐有李綱，宋李忠定亦名綱。豈獨今士大夫為然哉？不知此自古人之誤，後世未可借為口實。妄謂今之同姓同名與奄宦盜賊同名，皆不必改也。僕意今天下悖理傷化之事不止此，然此亦關係心術學問，不可不革。正執事素秉禮，今又

舊道文集

卷之八

與張曼卿書三

九

官禮曹，倘不謬僕言，具疏特題下，各省直督學舉。先是因仍不變者，正其謬。且為後戒。裨士風禮教甚大。又朝廷典禮，如郊廟籍田祭雩，宜悉心講求，補所未備。又有習尚侈靡，文辭矯偽，如縉紳四六坊刻，選評輿隸而僭服物，子衿而頌德政，皆今日當嚴禁革者，惟執事圖之，非僕所敢議也。某再拜。

昔蕭繹陸善經嘗著同姓名錄，然無益褒刺，羅必撰同名氏辨，深譏襲名者。而于盜賊奄宦之同名，則未之及也。○按漢有兩龔遂，皆為郡太守。兩

房皆明易災異。漢趙王曰：如意而廣宗又名之。

義成曰琮，而奉天又名之。鬱林曰恪，而建王又名

之。張敞王吉皆有八。劉弘王褒皆有十一。甚者至

王氏一譜，有兩渾兩愷兩綏兩父兩澄兩處冲兩

安期。又非獨它姓，慕用迹襲而已。豈不誤哉？自

吳次尾曰：就同名中推出得失利弊，可謂人略我

詳。芑山畱心世道多此類。

此芑山欲後世顧名思義耳。亂臣賊子名且不可

同，况實哉？毋徒謂託諸空言也。弟勳識。

復吳次尾論積分書

承示積分。祖制賢者不避。兄愛弟誠至。然弟非薄。

積分。獨心有未安耳。前月孫魯山名晉桐城人晤楊大司。

成。稱弟學行。積分宜拔冠多士。克咸私以此告弟。弟。

謝不往。適徐闇公名孚遠江人來。離。又爲弟言我輩久因。

場屋得積分。則進取有階。時未可失。屢趣弟共事。弟。

皆婉卻之。蓋是時少司成爲吳駿公。名偉業太倉州人受業張天如

憶辛未弟入都門。駿公同張天如。方成進士。弟借易。

又尹往見駿公。駿公齒少于弟。與之語。訥訥不出口。

今歷官司業。儼然國子師。使弟俛首積分。不得不稱。

弟子于其門。此所以循省不安而姑舍之耳。昨兄語。

弟云。少司成吳駿公招集齋頭。同社諸子在坐者數。

人。次尾友駿公。闇公則師駿公。弟謂駿公學問文章。

不必在闇公右。而闇公獨以一積分遇駿公。卑謹恭。

遜至此。昔人云。與者不驕。取者不能無畏。今于闇公。

益信。夫古有師一字者。有附近人師。願給灑掃者。有。

不必見其人而私淑者。弟豈不欲親師請益哉。然卒。

不肯自欺欺人。遂隊積分。妄同資敬。亦義所不可耳。

且兄不聞南離積分之非古乎。大司成課試六館士。

不盡繇。祖法或拘誦詁。或采虛聲。甚者以賄進。然。

則積分雖進取之階。弟弗屑也。闇公樂就則聽之。弟。

旦晚西歸。兄遇魯山。婉致鄙意。無謂弟碌碌幸甚。

壬午春。予親見南大司成某。積分內賂。國子生羣。

起譁之。詆厲之言。徧布牆壁。大司成還賂不敢受。

金陵王有初。爲予言巔末最詳。姑闕其名氏。仍識。

于此。使後世知戒云。自記

沈耕巖曰。芑山無常師。所北面者不數人。它賢士。

大夫一言一行可法者。芑山未嘗不心儀之。然始。

終與之抗禮。不少阿。讀芑山此書益信。

復陳士業辭史公辟命書

蒙諭大中丞史公

名可法號道隣總督漕撫

辟弟意甚至弟曾舉

伯宗左之自代老兄復言史公知弟久是行也非張

子不可雖然弟性輕介公雖知弟弟不敢不自量公

當世大賢士爭出公門下弟拜命勤懇顧數自引避

何哉蓋公先是撫皖弟寓金陵竊從士大夫悉公治

行未嘗阿所好公清亮忠鯁有古大臣風惜其不知

人好自用耳後先甄錄不盡令輿論近見公清雪梁

公狄名以樟順天人商丘特知縣流寇陷城被劫題官擬之二疏名撫

題授桃源令頗窺其隱微老兄豈未之知乎況弟

生平好盡言衡較人物不肯苟同是時游公門者未

必皆弟輩公又未必深知弟又未必樂受盡言始終

相成無少間與隙末寧謹始進退去就不可不慎昔

歐陽永叔辭范龍圖辟豈獨不嫻四六哉大抵意不

屑姑婉其辭耳公能為龍圖弟不敢比永叔要之各

有見雖獲罪于公弗恤也弟不欲致書史公老兄善

為我辭則成弟大矣

沈耕巖曰不苟合如此自無嗜進之病

與江督袁臨候書

顛沛餘息漂寓潯陽極荷盼矚異姓骨肉如兄既不

任德弟亦不瑣瑣稱謝也新君南御弘光元年袁

復進黨獄諸人皆以賂中外切齒方延頸治平然近聞邸

抄見詔書條目輕重緩急皆不得要領紛紛陞遷

起用苗莠雜進敗類此始諸老不亟思改弦力圖檢

效天下事堪再誤哉兄圖治得人大疏切中宵綮幸

奉旨旨弟深以不見全疏為恨吳鹿老名姓崇禎

還奉旨遣戍端亮有餘經略不足當軸協心推轂

弘光元年起用與江督書一

自是將伯之義至鹿老出處進退不可不自審兄于

鹿老稱患難知己先是臨候視學山西以直指

為臨候宜少効忠告毋徒同聲勸駕可也謝將名騰

委鎮久抵袁獨各兵安插失所城外民居燬壞欲

驟設營房工未易旦夕竣聞兄面諭謝將云各兵

散處城外俟東伍既定兵民相習即移居城內此皆

權宜調劑之法所慮者鄉紳僮僕視兵如讎雖謝

非湖口白李諸將比或一旦事會相激此四事謝之

幸兄綢繆桑梓至意去冬諸鄉老舟泊上饒擬僦

避寇諸僕倚勢奪門。叫歇殷振。地方疑寇至。亟自郡

縣詰禦。諸僕毆城卒不已。復毀衙官冠蓋。一時鼎沸。

幾成大變。諸鄉老寘勿問。輒解纜去。弟所以逆慮其

不能與兵相睦也。未幾宜僕兄須審諭謝將。安心防

堵。勿輕為官僕搖動。則杜漸窒瑕。造福多矣。又左鎮

荏苒至今。靡餉冒封鼓。厲不可無術。往者翱翔河上。

挽之入楚者。居間雖胡以寧。實老兄李懋老。名邦華

時起廢為為政。此後宜有遠慮。使無它患。不則貽後

人口實。留意留意。弟五月內。擬踐閩友約。卜築建寧。

書札之集 卷之八 吳江督書二

楊機老力挽弟全寓上饒。因先扶老母。借居上饒徐

宅。俟袁郡安堵。尚欲復我邦族。此時子身流移。又不

能俛仰干謁。鄉者曾以薄產出售。令兄家叔語弟云。

已蒙允諾。幸移札令兄。萬毋膜外視之。南中事局有

可匡救者。須密札寄史。姜諸老先生。裨新政不小。弟

則徒婪恤耳。何益哉。崇禎十七年七月望日

中存淵慮。惜知者希耳。弟勳識

荅江督薛辟薦書

僕酷罹家難。今年春扶老挈幼。擬避地宛上。娛老母

榆墓。冀它時少有建就。不至湮滅無聞。庶幾見先人

地下。可以無憾。雖然。今世知僕者誰哉。舟過潯陽。適

吾子復奉 旨督潯。亟索僕相見。頃之。湖口謝父母

名所舉持書幣來舟中。再拜稽首。致吾子辟命。僕辭

不獲。謝父母別去。因發吾子書讀之。告季弟曰。愛我

而不知我一至此哉。宋歐陽脩曰。古人所與成事者。

必有國士共之。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

書札之集 卷之八 蘇江督薛薦書一

為用僕。嘗怪近日宰相不知人。故事。事挫敗。鮮能成

功。此猶曰咨訪誤耳。聞見濶遠耳。若吾子于僕。蓋翬

亂交也。同里同學十數年。僕生平事親處友。讀書求

適用。不敢自後于恒人。皆吾子所習見。自吾子通籍

以來。僕游學四方。罕與吾子接見。然發言決事。指切

當世利害。往往誤中。為賢士大夫推稱者。吾子又聞

之熟矣。然則知僕深者。宜莫如吾子。嗟乎。吾子謂僕

何如人哉。昔蘇雲卿之于張德遠。終身引避不出者。

雲卿自度無益于世耳。僕居恒雖語吾子曰。我其為

蘇雲卿乎蓋自悲困窮以灌園老豈慕雲卿而與之

同哉今吾子來書娓娓千餘言欲薦僕于朝使

見用似知僕者然三復來書江督辟書有願破灌園之觀景隆中之渴則社

我爲雲卿之言而冀僕今日改圖也僕私以孔明扶

漢皆自隆中而決阿衡耕莘特出處隱顯異耳古今

豈有辟志灌園無少挾持能出而有爲者哉僕坎壈

不得志學問經濟不能講悉隆中有莘萬一若雲卿

侯所不屑使僕嚮者語吾子曰我其爲巢許吾子

亦將信僕果巢許乎哉夫知士不深士不爲用非獨

不爲用欲盡其用而不得它人不知僕僕無恨以吾

子而不知僕則愛僕雖厚且夕優僕以高爵廕秩僕

不受也又况吾子于同里同學少壯游好之人言行

灼然見者尚未之知雖辟士日數十百人士有挾持

者必不至豈獨硜硜如僕者哉伏冀收回成命毋玷

清舉僕不勝幸甚吾子終以僕爲雲卿可也某再拜

甲申仲春月日

患難中自處處友如此有顧瞻無僞之意前記

某頓首啓昨面承姜先生商及迎請東宮監國事

言公疏公揭已具大司馬名可法號道隣詰朝專差達

御前矣某謂此宗社無疆之慶誠今日急務然永

樂中獻陵屢監國南京皆因長陵北征今時非

上南大司馬史公論監國書

征討諸臣輒請監國竊恐皇上英誓謂廷臣欺罔

日久因疑南中大僚偵冠益熾委乘輿于危疆

而置東宮于安地未必遽報可不報可則事蔑濟

幸而報可非斷自宸衷皇上必通計勢方孔棘

中外諸臣罕僇力王室謀出萬全者日鯁鯁內顧

曰天下屬心東宮無乃孤注朕乎如此則聖躬

可慮爲今計監國議雖始南中諸老不宜見諸章疏

當錄奏草先移會閣臣使密啓于上曰冠窺留

都數矣陵寢關繫非皇太子監國不可臣等不

敢疏請仰祈睿斷立賜施行皇上知此議不自

外臣天性之愛無少形迹邀俞旨無難又使中外

知皇上特命監國爲天下萬世計非臣子臆議不

至駭動遠近耳目絲是聖明奠枕于京師東宮

集 166-153

填撫于江左。兩都諸大臣各悉慮竭忠以圖善後則

冠無能為矣。姜先生聞某言亟移書執事不審執

事籌及此不至于輔監國者須奉

年十一年勅憲義黃淮楊士奇例使事權歸一勿

為宵人竊伺諸所宣制天子用廣運之寶曰勅

皇太子用皇太子寶曰諭凡若此類祖制具在

宜建白毋忽事關宗社不可不慎部差雖行尚冀

星速追回再與姜先生酌行庶無後悔某于諸老先

生出處不同同為王臣傾日之私不敢自隱默願執

事留意毋曰草野葑菲之談不足聽也幸甚甲申仲

春月日

甲申于發潯陽至金陵見姜燕及先生與聞迎請

監國之舉為借箸如此不一月賊陷京城

先帝賓天永定二王奔播靡寧日痛哉舊議雖僅

存空言亦見野臣忠愛與曲突徙薪同悲耳自記

上黃閣部書

二月某日伏聞閣下憤武臣不討賊倖然整旅出關

方旆指信州士大夫咸壯之某獨憂歎廢寢食蓋私

以閣下謹節雖著軍旅未嫻其不克勝任無疑朝

廷慰留閣下惓惓而閣下顧剛愎自用不謀萬全一

旦蹉跌不振誤身名者小而誤封疆者大惜閣下

是時不聞忠告耳某往年居金陵從友人袁臨侯楊

機部聞閣下生平最詳不樂與閣下相見今某觀閣

下措畫外戾欲如鼎者隱默不可得又念謁見閣下

不能盡言請終無見而以忠告進閣下試擇焉夫閣

下好學工文辭素不諳方略處閣下今日之地引補

闕為已任自矢訓陳謨而外日延訪人才講志古中

興要領次第舉行然後選將誓師一舉而摧滅之無

難釋此不務徒取儒臣專圖之空名刻日進攻以希

告捷猶舍舟涉川愚恐功未就而害隨之閣下獨未

之思乎抑思之而姑嘗試乎或言兵非訓練不可戰

閣下則曰我所募皆君子兵耳不戰屈人何訓練為

某謂古者市人可戰女子可戰雖不假訓練然皆制

御有方及鋒而用故卒以成功。今閣下收召恒懦疲
瘵椎剽之人充伍盈籍不數日冒餉者千餘人閣下
以為此千餘人可用乎不可用乎以勦賊捕則怯
以掠貲財屠平民則奮豢豺狼于幕次烈士偶于棘
門聚之易而散之難不得其利而受其害禍安所底
乎或言兵多餉匱計安出閣下則曰莫邪官便左右
伺閣下意陰恣姦利賄道旁開部郎數百金節推百
金參遊守把不五六金耳賂閣下嬖倖者倍是
某類某者為閣部私人鬼蜮百變私閣下知之乎又
給一割付獲金若干閣部未之知也

卷之八 上黃閣部書二

助餉覓官若而人今日廢產於此明日取償於彼聲
言急公漁奪它姓不願官者求免一割付費逾於得
官然則一粥爵也黠者得官復倚官索賄佐軍需者
什之三而飽私橐者什之七閣下雖毫不染指抑知
羣狐鼠恃閣下為窟穴乎兵蠹矣益以官蠹皆曰此
閣部流毒閣下獨晏然于心乎或言復讐先奮武毋
示弱閣下則曰武不足尚古有干羽格苗者宜敷文
方閣下建牙于此日夜進諸生課文說書答策賦詩
某謂此故例督學學博之所為非閣部事也夫平居

無變如安定湖學且不以經義緩治事豈封疆瀕危
當宁肝食而為閣部者獨衍衍諸弊耶輟乎視昔講
仁王聽老子者何異乎或言好謀在集思客不宜拒
閣下則曰經算獨我耳客奚為哉張江陵裔孫同敵
幕閣下來見拒之 王 上謁又拒之鄭生
名茂華止
學究耳閣下獨取其迂腐詩文朝夕進見而不厭
某謂古吐哺握髮尚矣雖以九九見者桓公且不棄
唐裴度私第見客與參謀議閣下獨異是蓋自張王
古之入爵飲祿者必與參謀為此
二生不得見諸懷忠計者皆裹足結舌去鄭生數數

卷之八 上黃閣部書三

見它投策獻詩希盼睇者接踵至閣下非訑訑聲色
者比然舍有用而取無益僕僕然廢時耗日閣下將
自謂廣忠益乎客有可見者不必見乎或言職要在
去煩細閣下則曰不親細事必生大姦凡文移批荅
簡牘下至割付四六皆經獨裁一日見閣下與曹璽
時余中台手書觀縷數千言皆潤迂不切軍務某曰
此孔明所不能兼而閣部欲兼之宜其徒勞而無補
也昔之在軍者或希簡上事或自辟掌記常務為急
不屑屑文詞閣下何以不憚勤劬如是乎之教事者

不可謂非閣下之過。閣下亦不可不知過。九誤者。子

子等。往來行。問。與。韓。門。滿。上。等。議。者。之。惟。之。

壻羣從不審材分而各以拜官爲光榮。門生故吏不

分蘭艾而皆以在事爲噓植。按籍點兵則甲應乙名

失伍者不問。起廢推陞則廷代極任。負乘者不惜。此

皆其所不取。至於閣下好讀書而不適用。務延攬而

不知人。言恢復而不責實。進諛佞而不受善。憤師蹙

國。自今日始。故謂閣下不忠。非也。效忠無術不可謂

能忠。謂閣下愛錢。非也。費餉無功不可謂能廉。謂閣

下惜死。非也。徒死無益不可謂能死。閣下將何策以

龍山文集

卷之八

上黃閣部書四

三三

善後乎。鄉令閣下不急遽出征。居中籌策。先求其將

相和而士卒附者。慎簡忠勇。委以閫外。使皆得自效

而又汰冗官。省額賦。弭內讐。杜外侮。博蒐草澤之材

且賢者。分列庶寮。羣小無難然進。則廓清在指顧間

卽不然。而養重蓄威。審時觀變。率厲義徒。收其力用

亦不至於蹉跌不復振。自閣下一出征而天下大勢

去矣。豈不深可痛哉。往者荆溪綿竹武陵。覆轍在前

至今切齒。卽先是新安寧國池州三郡義師雲屯。糧

糧腐至。獨以規略未定。委任非人。事權不一。卒至

敗。今閣下秉鉞專征。聲威煇赫。伯倍義師。方自謂勦

躬盡瘁。孰料溪武陵諸人而過之。然異日者追原禍

本雖忠。姦得失不同。其爲誤國則一也。閣下悔有及

乎。無及乎。某後先屢發恤懷杞憂。久矣。諸所條例。詳

見上。今皇帝諭。興事宜疏。敢冒陳左右。閣下詳

賜省覽。擇其要者行之。舉今日繁碎冗蠹。咸聲容而

多議論者。一切停寢。虛懷樂善。改過不吝。則執訊獻

馘。告成于廟。某請誦出車采芑江漢之章。爲閣下賀

誠。宗社無疆之慶。閣下不世之功。某亦得以昌議

龍山文集

卷之八

上黃閣部書五

三三

鯁言。附在史氏。豈徒憂嘆而已哉。閣下毋徒曰成敗

有命。雖忠告無足聽也。伏惟閣下留意。某再拜

閣部課詩。有信州試士題。予語友人曰。題當云師

過信州試士。不當但云信州試士也。但云信州試

士。與督學學博課士何異。非督師討。初意。閣部

苟略。卽此可見。况閣部自出其詩。示多士。多士傳

播沸然。郡守縣令。各有賡和。頌美獻媚。何所不至

如是而欲成功。不亦難乎。白記

予客城隅。丙夜爲書上閣部。欷歔泣下。未幾果敗。

或言死足塞職。予謂死亦有道。雖陽平原時會。所
見。惟捐軀耳。苟事尚可爲。喪師蹙國。無少報稱。謂
之能死事可乎。此雖責備之詞。然義不可易。石齋
有知。當不謂予苛也。 丁亥孟春月望日。又記

芭山文集書牘卷之九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余 楷

同 較

與鹿洞諸子論理學書

辱惠書。貴郡司李某公祖。毅然引興復洞學為己任。同人復協心佐佑。招僕主洞。為諸生倡。此甚盛事。僕何敢辭。獨今天下書院既毀。士以講學為戒。儒先理學。不絕如綫。性。性滅。彝倫。叛。君父。心竊痛之。歷攷古今大儒。未有不讀書窮理。而能講學者。亦未有不

芭山文集

卷之九

論理學書

一

端心術。務躬行。而謂之能窮理。能讀書者。昔譙定語。胡憲曰。心為物漬。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自是不求人知。一意下學。解縉嘗曰。王汝玉文翰不易得。後儒非獨市心。尤其類。吾嘗耳。惜有布心繇。此觀之。凡侈談理學。剽略先聖遺言。不正心淑身是務。特內豎傳令。替史詩詩耳。以僕觀唐宋諸儒。心術邪正。躬行醇疵。不具論。其立言間有與聖賢經傳相悖者。即如孟軻之與荀卿。其學術源流。甚明。迺裴度與李翱書。則云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歐陽脩唐書藝文志論。則云自孔子在時。方脩

明聖經。以紕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秦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脩孔氏。以折異端。僕謂荀卿嘗言亂天下者。子思孟軻。則是荀卿尚未明孔子之道。尚欲與孟子為警惡。在能專脩孔氏乎。惡在能左右周孔與孟軻。同日語乎。至如曾鞏王安石。安推莽大夫楊雄。輩作劉向新序目錄序。其言曰。自漢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于聖人。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為衆說所蔽。鞏此言軒輊失倫。

芭山文集

卷之九

論理學書

一

詒識者。嘲笑。及荅王深甫論雄書。則又云。雄處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合于箕子之明夷。又云。美新之文。雄非可已而不已者也。又云。鞏自度學每有所進。于雄書每有所得。介甫亦以為然。鞏之言。不合道槩。如此。安石嘗力排荀卿。不能知禮。而獨于雄仕莽。則謂其合孔子無不可之義。且云。世傳其投閣者妄也。安石侮聖叛經。附會楊雄。又如此。鄉人簡紹芳言。雄無仕莽事。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明日遂卒。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

纂尚遠。劇秦美新。或出谷子雲。或又云考之法言。漢

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謂雄

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

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從官。若復仕

莽。豈止三世哉。然僕不責輩。考雄仕莽失實責其

妄。謂仕莽合道耳。又韓愈司馬光盛稱荀楊。欲傳其

書于後世。愈之言曰。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

雄而止耳。及得荀氏書。于是又知有荀氏。孔子刪詩

書。筆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離于道者黜之。故詩書

春秋無疵。予欲刪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

孔子之志歟。光之言曰。戰國以降。百家並起。先王之

道荒塞不通。獨荀卿楊雄。排攘衆流。張大正術。使後

世學者知所去從。僕謂荀楊之書。其是非純駁皆灼

然易辨。而韓愈司馬光卒阿所好。至此令後儒無所

折衷。至此又况它書。毫釐千里。似是而非者乎。凡此

皆講求未精。理學不明之過也。本朝理學名臣。雖

未嘗乏人。而其言之不合于道。亦往往見于什之三

四。如殷時訓。邁世稱其究心中庸。其自言曰。于幽寂

中。恍忽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遍。身內有形之

心。非吾心。楊復所起元持論。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為

宗。要歸于孝弟慈。其自言曰。耳目手足之生。生即心

。僕謂一心耳。一以為有形之心。非心。一以為耳目手

足之生。生即心。果有二心乎。昔程氏以心使心之論

晦菴竊以為非。豈即心非心之說。果確有所見。與先

聖殊塗同歸者乎。又陳白沙獻章嘗語人曰。載籍多

而耳目亂。徒誦言忘味。六經一糟粕耳。苟不求之書

而求之心。察于動靜有無之幾。勿以聞見亂之。去耳

目支離之用。全虛員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非得

之書。得之自我也。僕謂聞見未可棄廢。但宜反求諸

心耳。楊中立云。六經之義。驗之于心。而能施之于事

而順。然後為得。中立此論自確。如白沙所云。豈非本

陸子不必讀書之說。使後儒皆墮入空寂乎。何椒丘

謂白沙有數語。與濂洛關閩不合。豈白沙果皆醇無

疵。而椒丘為苛論乎。繇白沙復所時訓諸人之言。推

之我。明理學未必粹然一出于正。而所刻理學諸

書。又皆雜出無統。甚非肯賢明道辨惑之意。僕私欲

台性理大全。伊洛淵源。程朱諸大儒遺籍。暨本朝

羅允升羅近溪薛敬軒陳白沙王陽明王龍谿湛甘

泉諸人語錄。及邇來賢士大夫雜著與聖賢相發明

者。爲理學精義。又摘諸家背謬穿鑿腐迂者。爲理學

辯似錄。使後學知所去從。而尤冀四方學者。無徒求

諸語言。人人以讀書窮理正心術務躬行爲急。徐而

措諸政事節義之間。皆卓然足觀。則書院雖不能驟

復。無講學之名。而有講學之實。理學未嘗不明于天

下後世。豈獨脩舉鹿洞成規而已哉。願諸子熟思。助

世山先生

揭潛銘曰。聞同社楊維斗貽書江右按君周公燦

暨督學吳公炳。將興復鹿洞。端書奉幣。請世山張

子主洞事。一時同人謂朱陸之學。由此復明。思及

書入洞就正者頗衆。此甲申仲春事也。不一月。

國變至矣。始事失人。既因循弗果。未幾。左帥旆指

留都。以清君側爲名。是時。騎飛渡。鑾輿播

遷。留都繼陷。潯江巨廬。鞠爲茂草。胥冠裳而麟介

之洞學安能復哉。然子度張子避亂蕪溪。葛水。聞

與季弟卓菴。卒業四書大全。今且觀成矣。然則洞

學書院雖廢。理學中天。賴有世山諸子在。後儒讀

是書而不興起者。必非聖人之徒也。悲夫。

豫章稱理學與區前輩醇疵雖互見。然樸行質心。

斤斤守儒先矩度。近代則不然。士大夫有行同狗

彘。性踰蝮蝎。既失官無聊。竄跡壇坫。收召里中年

少無識之徒。爲護法沙門。而一時摹擬歐曾。勦襲

程朱。欺世盜名者。又從而頡頏之。嗟乎。理學安在

哉。况諸生鄙先籍爲詆訓。棄講義如土苴。一切經

傳皆不屑關覽。侈然自以爲名人碩士。卒流于嵇

阮莽操而不知自悔。此天下所以喪無日也。孟軻

云。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又曰。經正則庶民興。庶

民興。斯無邪慝。豈不信哉。學者合世山與宋未有

尺牘觀之。當益知是書立言之意。惜世山道不行

耳。弟熙識

與揭潛銘書

其白。去歲星沙既陷。弟亟思越竟避亂。因食指頗繁。不敢遽治裝。適郭撫軍名都賢號天門江西巡撫移節袁州。偵探

失人。聞楚賊虛聲。踉蹌逃去。鄉紳士民望塵奔播。懸空城待賊者。浹旬賊陷袁。袁士民死者百十人。會左

師以援勦至。則相率屠城。幾無噍類。當事但追罪有司。撫軍誤封疆。真勿問。朝廷豈復有法紀哉。賤兄

弟先是扶二親避賊山中。朝夕尚不廢菽水。迨左賊兵○而名為賊正○以禍慘于○賊耳四掠。則老父老母皆被重創。七十之年。艱辛萬狀。其

不死者幾希。微庇老母無恙。老父則竟死賊手。痛哉。若弟者。尚可以為人哉。家仲季皆臨難不苟。熙弟罵

賊死。賊又殺其繼室。又殺其兩幼子。已又殺弟賤婦。弟側室舉一丈夫子。甫二齡。一僕強負出竄。未幾弟

屬僕携持此子匿山谷。又遇賊。弟出誑賊。啗以金。僕奪此子遁。而弟則與賊持。義不屈。賊中弟額斫弟臂

殊死。僵臥溪壑中。抵暮家僮舁以歸。幸而復蘇。然賊

燄孔熾。室家蕩析。遺籍灰燼。是時漂寓旅次。所依依者。老母季弟。稚兒兩從子耳。猶記葵園與兄共事時。

闔兄覽家仲季手書。諭弟曰。一門昆弟。窮不忘道。交相戒勸。不一語及私。古人無忝所生者在。是何必科名嗟乎。十年以來。弟既失科名。天又奪我父。奪我弟。又奪我仲弟兩幼子。痛悼何可言。弟氣剛性癖。為流俗非笑。獨論世著書。少有微長。時命大謬。弗克卒業。仰媿天俯媿地。未有如弟之甚者也。卜築考亭。思盡讀紫陽藏書。非苟然者。凡必多方使弟得入關。弟生平彊項。友朋入仕版者。始終無一字干謁。今控額左右。亦甚不得已耳。所懇無它。止求慨惠符傳。時潛銘如

卷之十

與揭潛銘書

與揭潛銘書

與揭潛銘書

與揭潛銘書

與揭潛銘書

與揭潛銘書

與揭潛銘書

與揭潛銘書

與揭潛銘書

與揭潛銘書

與揭潛銘書

復江督袁臨侯書

昨從樊公祖衙頭讀兄手示知兄處地獨難及詳

次尾寄兄書益悼嘆不置次尾云潯陽是時臨侯督潯一解

兵柄大獄遂起正人無唯類必使寧南平賊鎮左封寧南侯

建白上游不可無老先生可以安吾身安朝廷弟

竊謂不然夫以兄之謙直忠敢宜為朝廷嚮用不

見信拂水歸耳孔子之干魯孟子之干齊皆惓惓不

忍去卒至無可如何豈嘗倚要人推引復進哉今謂

寧南足為潯陽地非也况寧南無功受賞往往借賊

以伐君父縱兵以屠百姓養癰日久禍發莫救士

大夫欲倚寧南免禍又非也又况大獄不自今始非

潯陽解兵柄而後有黨禍則非潯陽不解兵柄而能

免黨禍可知也潯陽一身繫正人安危似不宜遽解

兵柄然必潯陽受朝廷特達之知信友獲上居中

維挽庶黨禍漸熄正類寢昌此在潯陽先自治耳徒

藉寧南建白而得之與嫖寵何異建白不得既于事

罕濟即建白而得寧南必竊謂潯陽恃我聲援宜德

我凡潯陽所以能安身安朝廷非我不可如此事

事惟寧南意所欲為少齟齬則寧南必致憾潯陽不

肯下此中釀害非細中外又將謂潯陽久據上游使

正人不愛禍賊不敢肆皆寧南首功寧南自此成

尾大之形它鎮自此胎跋扈之漸惡在能安身以安

朝廷哉推究至是兄謂次尾言近理乎合權乎達者

兄因楊閣部責以規避用曾二老名嶸號二鍾昭老

昭明名嶸號二鍾昭老議率爾出山弟道料尤必敗後卒如弟言弟

觀南中大勢危若累卵兄獨不見幾明決何哉弟言

止此惟兄裁之

沈耕巖曰宋王伯厚云君子不因小人求福孔子

之于彌子瑕也君子不因小人避禍叔向之于欒

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傳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諂石

顯禍可避乎觀伯厚此論益嘆芒山學得其正

潯陽復予曰次尾論非是曾舉春秋譏祭伯之義

告之終不若居易俟命是幾明決之為正所見蓋

與予同惜潯陽行不逮言耳自記

與樊康侯公祖書

弟卜居貴治興安。問土風頗悉。邑父老言社會滋擾。因嘆民隱不上聞。類如此。然未詳本末。不敢啗台聽。比受屬葛源半載。詢社會利弊。始知興安舊設預備倉。復有社會。社會積穀八伯石有奇。編社正副六人。守之。葛源之有社會。則又在縣社會之外。本都民自儲以備凶歉者也。先是縣社會。每經稽察。守者以折閱株累。往往苦罰鍰。萬曆十四年。邑令劉公一貫。議社會併入預備倉。守支專責。一委吏遂撤社會罷社。

卷之九

正副邑士民稱便。此縣社會沿革之可考者。

詳見興安縣志

縣社會既併入預備。則興安無社會久矣。而葛源社會獨存。病民非一日。況社會在葛源。名為備賑。升斗不費。公帑與宋儒朱子社會法不合。又衙官每歲借端勒索。雞犬騷然。里胥黠悍者。或私侵肥家。或詭名借放。卒不補償。年復一年。悉化烏有。小民未沾涓埃之惠。反受蔓延之累。然則一社會耳。弱肉強食。既不勝痛。羣狐鼠又窟穴其中。民膏幾何。堪此腹削哉。今葛源始苦荒。繼又苦寇。士民議召集鄉勇。特立五營。

旨團練。使守望相助。獨一時衣甲器械口糧。倉

遽莫措。弟從中借箸。思移社會助團練。諸費。曰可。蓋以葛源民間之儲。佐葛源鄉勇之乏。酌盈濟虛。理勢必至。又不冒支郡縣一絲一粟。在上則雖惠不費。在民則因積為散。在仁人君子。必不忍坐視莫救。懇老公祖慨然請詳上臺。暫行移助。併紹萬曆十四年撤社會。創社絕衙蠹騷擾。痛革里胥侵欺。不惟解此日倒縣之苦。將來有利無害。人沾實惠。皆老公祖再造之賜也。又或寇平後。地方安堵。罷去團練。仍通變

卷之九

朱文公舊法。聽葛源本都私設社會。自收自支。里老

輪值會計。遶鄉約公正者董之。侵沒則有罰。如此則社會不擾民。備賑為長利矣。葛源通都公呈併附覽。願俟施行。至團練以詰姦扼隘為首務。除貴衙門頒示申飭外。再請道臺憲示責成。五營嚴禁怠玩。此合地方之幸。非獨弟流寓一身之庇也。臨墨可任瞻。乙酉閏六月日。

志存濟物。古稱仁言利溥多此類。弟勸議

復樊康侯公祖書

昨承示臨老兄手函。臨老兄獨以弟名在黨獄。須杜門避禍。卽大全一書。屢題奉旨。屬弟藏諸山中。不宜版行。弟心感臨老愛我。以語聞道。則未也。弟居金陵十餘載。恥阿要人。與俗不令。目不識丁之謗。實弟自取。何足愕訝。昔沈繼祖承韓侂冑意。誣晦菴十罪。株連蔡季通。遠竄道州。季通挾徒弗輟。至今皆服朱蔡之賢。皆切齒沈韓黨邪。讎正死。生有命。求內省無疚。豈必盡苟免哉。聖道粗傳。滅死無悔。弟持此甚

世山文集

卷之九

十三

堅方卒業大全。急謀授梓。不遑較計利害。信如臨老兄之教。使弟一旦朝露著書未成。雖全首領。屬下與草木何殊哉。臨老兄來函。附次尾來札示弟。次尾意在求解東平。倚援寧南。弟竊嘆其從古未有。端人善類。賴權臣羽翼。免禍自全者。或曰借各鎮以完身名。莫宗社失小。而所全甚大。弟謂此枉尺直尋之說耳。無論各鎮反側不足恃。幸而爲我用。幸而苟全。此日播之遠近。何以彰國憲。異時書之史冊。何以謝清議。况各鎮陰賊險狠。必不從國家封疆。

起見。與廷臣冰炭非一日。又况彼此牙角。競相雄。轉盼糜爛。不可救安。能爲吾黨屏蔽哉。譬一夫畏狼噬已。宛轉乞憐于虎。與虎同起臥。未幾虎啖其肉。殆盡。然則今之求援各鎮者。豈有濟哉。弟當速作書復次尾。併告臨老兄。使其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義。至去就可否。聽臨老兄自擇耳。臨老次尾兩札。俱奉覽。幸卽擲回。余冢宰古方略。次月可以觀成。承老公祖慨然檄七邑。使諸學博分布七百部。則刻大全之費。什得四五。度竣工無難。但恐四方孔棘。風鶴頻聞。未必如願。然老公祖表章聖經。導揚後學之志。則遠且人矣。嗣容振謝不盡。

不兩月。信州淪陷。氛四播。左成風。獨葛川尺寸地。不至糜爛。偕家卓菴丹黃不輟。豈非天未喪斯之驗與。丙戌仲冬月望日。自記

芭山文集書牘卷之十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金城 余楷

較

與大司馬呂豫石

賑窮赴急。事苟有濟。宜不避德怨。朱家劇孟。去聖遠甚。今天下求朱家劇孟。不可得。士習偷薄。各私其私。不相食。不止害豈獨賊哉。吾輩加意成美。獎與後進。皆天地生氣。噓喻出入。處此念一刻不流通。則生氣盡矣。天子宰相。愛惜人才。尤不宜忽。一念媚嫉。推折善類。苗實並至。未有不顛覆者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某思以此意進。二三執政。恨時不可耳。

答陳則梁

承示同社。蘇金惠翁大人。感荷實甚。然弟念家大人。生平不妄取。家居有。御弟者。必問所自。弟皆不敢苟受。辱既歸。致家大人。儒家人。責弟曰。與者不驕。取者不能無畏。義當卻。弟持此安歸乎。敬璧併謝。同幸道意。

與沈蒼生

朗三使旋。數行附復。得達否。比聞六入連陷州郡。濟南死鋒鏑者。尤衆。昔正統間。也先入寇。賴清風一戰。胡人痛哭。不敢南。嘉靖二十一年。俺荅掠大原。自夏六月至秋七月。破衛十。破州縣三十八耳。今潰裂至此。天下事尚忍言哉。盧九老名象昇。督師禦。中貴牽制。連陷州縣。象昇卒于軍。同社楊機部所目見。此實誌也。氣日驕奈何。周仲馭果丁外艱。秋間弟當走句曲。致奠兄甸內。能一往否。同人彙試名單。已轉致徐虞老。名石。少京兆。適羽便弟。又貽札次尾。託鄭老名號。向當事力言之。朗三研食不可緩。久屬婺源。余大微爲之地。大微言。金西原願受業。朗三西原舊爲弟及門。其人樸重可教。事朗三當倍徙于弟。幸致弟意。

與劉伯宗

仲春南徐州道中。數行附夏振達記室。及弟返金陵。從韋坊得手示。感時撫事。秋獻累日。臨候時臨候。學山右爲。直拍矯勅被逮。過荷淫存。聞大中丞吳鹿友。名銓。山特。疏中雪。晉人士公疏已達。御前公論當自此定。

臨侯未遽脫離耳。頃見邸抄有妄男子詣皇極

門自陳素人私書希俸復官奉旨自行回奏弟恐

宵人連羣恣行告訐朝廷益菲薄士大夫天下事

益敗壞不可救兄聞其詳否復社陸文聲特疏言

表弟屢懇徐虞老調護虞老云事關名教雖二

張張素素未謀面當力爲之地倪學臺名元璣應天

已具疏言復社本末無玉石俱焚理次尾不必過聽

人言晤同社幸致此意弟一札煩尊使導來伴往次

尾山中立候其回示弟即日西歸矣

卷之十

答某邑博

某客遊二十年憤時事孔棘躬耕著書不敢以貧困

廢然古人以不愛錢爲廉以有餘爲恥而今則以不

愛錢爲拙以不足爲嫌古人以能力學爲勤以不仕

宦爲達而今則以不仕宦爲無用以力學爲病苟反

性從俗非汲汲祿仕卽蠅營美田宅豐衣食耳然皆

某所不屑某終爲其拙者無用者而已

答黃生

生平恥爲德政詩友人官武昌嘗自擬其德政碑記

貽某某棄去不顧私謂德政繇地方公論官不得與

聞使有德可誦自刻其書徧布遠近當與現任自立

碑同科况政實不德聯章貢諛人非鬼責不能自欺

欺世者哉誦德政子矜陋習媿方來命集內毋割它

詩鐫賤名至禱

與袁臨侯

一嫉賢妬能之李林甫二十年間天下士欲言不敢

發矧後世林甫比肩立哉雖然臺省能爲杜補闕者

非乏殺身有益君子優爲旣任天子耳目時臨侯經

卷之十

不面引廷評不抗言天下事日拱默充位私身

家而竊祿利豈惟非國之福抑甚非吾黨期屬意元

符中田畫戒郭浩語載在史氏老兄嘗三思否

答袁臨侯

讀兄復武陵書武陵楊嗣昌雖辭以疾畫賊中情形

頗至武陵將伯之呼必有不釋然于兄者弟觀武陵

生平任術好自用又善伺上意累以僞捷聞爲賊竊

笑使無變計敗亡可立待惜弟言之今日士大夫不

盡信耳兄是時出處進退關名節成敗尚小關封疆

安危甚大。未幾襄陽陷武陵。暴卒。臨侯亦被逮。不可不三思。信如曾二雲鍾昭明言。則兄出山無疑。他日毋謂弟不忠告也。

與吳次尾

山居岑寂甚。雖為時義。私嘆繇此進者。往往誤天下。輒復棄去。此念橫胸中。恐益與科名遠耳。適見艾千子歷科墨選。評語踴駁。去取不精。已卯孟里。

誤引武王執競為文王事。甚乖經傳。拙選曾乙注。今千子獨深圈極讚。不為是正。盲以導盲至此。兄試寓目。必不謂弟誣也。寰海人文。弟與兄不必附。

文山文集 卷之十 尺牘

文世中。蓋輩于時文。或竟歲不作。或頃刻數義。工拙皆自知。豈屑與年少較勝負。至選中軒輊。兄雖不屬筆。當明以大義告。使是非不為濫選倒置。弟與交淺。與之深論。不見納。徒空言耳。願兄留意。

與徐闇公

昨勒自貽弟詩箋。弟意勒自為詩贈弟。展視則董玄宰名其昌。工書畫。筆也。一笑置之。詰朝弟過勒。勒自袖原箋置勒自案頭。別去。不告以故。蓋微示不屑耳。勒自弗悟。復遣伴持箋見還。弟語次尾曰。勒自不解人意。因

取箋投諸江。次尾曰。箋耳。何介介至是。弟曰。非惡箋遠其人而已。見勒自。婉以此意告之。

再與吳次尾

弟衡較已卯閣墨。僦居南郊。應天新中式。方某。其居距弟旅舍咫尺。屢貽弟書幣。欲弟刻其硃卷入文粹。弟察其素無行。卻不受。賊亡荅拜。卒不與相見。昨覽吉士選本。獨錄方某論義。弟甚訝之。未幾。方某為督學金楚皖名題華。諸同人皆服弟先見。惜吉士為此輩欺耳。

文山文集 卷之十一 尺牘

復何叔子

承示詳切。篝燈作長書達姜師。為某公祖地。然未幅頌美。塗竄數四。頗難措筆。此我輩良心不泯處。初擬買舟趨章門。面候姜師。併謁按臺徐公祖。名養心。號松濤。已而弗果。蓋凡事至無可如何。雖子之于親。有情至而力不逮者。它可類推。已之則心理皆安。毋使弟山居又增一過也。

與顧生

其居金陵。大司馬范公。名景文。號質公。方失官喪子。頽然

放。往往借方外談出世法。一日招某同次尾集其旅

舍。某語次尾曰。公雜賓填門。或言神怪。或言龍虎胎

息。或言坎離黃白。既為此輩煽惑。必不能折節下士

必不能深究當世利病。謝不往。或謂某一宴會介介

如此。次尾曰。爾公生平兢慎。多此類。縉紳有名在逆

案者。名喜俠工詩歌。四方士競與之遊。獨爾公

居金陵十年。未嘗一識面。范公世所稱賢者。雖日夕

過從。未為失足。爾公遠去弗顧。此必有不滿于公者

但不直刺公短耳。豈介介一宴會哉。賢輩觀某所以

遇范公者如此。凡處已接物皆不宜與俗上下。又不

宜露圭角。類推之可也。

復袁臨侯

謹儀教子。今日急務。兄須誘導涵育。使漸就矩矱。徒

加督責。何益。二三比匪。絕之使不近。則非辟無自入

在。兄防閒密耳。起廢訪冊。已同尊函寄周仲馭矣。附

聞。

與申素園吏部

荆 出山不數月。士大夫皆曰。善政屢見。宗社之福。

其喟然曰。少無學行。九就溺聲利。違者信用。

人孫元化撫。賊名山東。誤封疆甚大。今

上方嚮用。亡它建立。往往假用人為嚮導。地借起。

為市德地。門生故吏。連袂踵進。且有名在逆案。欽定

在。冀復冠帶者。宰相舉錯如此。何以副。聖眷。何以

慰輿望。况私門朋比。賄道公行。罪不在汪黃諸人下

金壇。又執贊稱弟子于其門。此中徑實。益不可

測。士大夫侈稱。相業。何哉。昨同伯宗奉訪。公手

長安諸君書見示。深嘆譽。溪者之謬。此亦可以見

公鑑衡矣。鄙論切直。聞者以為狂。當不與公牴牾耳。

與沈耕巖

昨過次尾旅舍。見邸抄。張真人疏請。朝廷尊崇三

官。如俗所稱天地水。一賜福一解厄一救災。特加徽

號。移文天下。弟語次尾曰。前。聖諭崇信九品蓮花

榜告遠近。今又為真人所蔽。國將興聽于。人奈何

背古。修己治人之道。推引神怪。簧鼓百姓。哉。况真人

雖遠祖道陵。主張玄教。其人未必真。其言不足信。成

化五年。正一真人張元吉。專恣不法。族人張留煥發

其教依律窮治。繇此而推。則今之所謂真人者。皆各是實非。妄以神怪惑。聖聽。惜諸大臣不能明正其罪耳。風便布聞。使知草野發憤欲言者。非一徒痛涕而已。

與吳次尾

臨侯處仲。馭學徒大廣。貽書云。勿因言信行。當聽言。而行。庶幾絕遠匪人。弟謂不獨聽言當觀行。即行亦不可盡信。必就行觀行。考素履。質輿論。灼見其處心積慮。如仲尼所云。親由察。安然後可。此是進一步法。

卷之十

九

蓋上有言。清行濁者。固不足信。又有行是心非。有初鮮終者。今天下似忠信廉潔者。豈少哉。仲老今日受徒。不可濫異。時出任國事。用人尤不宜忽。弟此論。補臨侯未及。晤仲馭。幸以此告之。

復吳次尾

兄數趣弟見黃石老。

名道周字幼玄

弟卒不往。蓋各有所見。

非固也。石老出獄。次白門。倦揖客。關者持刺入。不辨。

名刺為誰。皆飾詞辭去。此書賈韋敬山所親見。為弟。

詳言之者。弟因嘆石老接人不誠。處事不詳。異時必。

不能為賢宰相。客何必絕問客何許人耳。使客勝已。

致之。恐不來見。即同。已不必不與見。惟非類姑辭之。

可也。仲尼遇陽貨于塗。未嘗不與之語。昔有以九九。

見者。且弗拒。今不問誰何人。槩飾詞拒之。去訑訑聲。

音顏色幾何哉。昨袁臨侯自都門來金陵。往見石齋。

聞者拒如初。臨侯曰。某獄中同患難者。有心語。非面。

晤不可。石齋聞臨侯聲。乃延入。弟嚮者見仲馭機部。

不一見石齋。度其人不足與深言。雖見無益。兄後先。

未嘗不見石齋。不審石齋議論。果有助于兄否。石齋。

卷之十

宋之

尺牘

九

以文章氣節高天下。天下翕然稱之。獨弟強項如此。不知者鮮不笑且怪。幸兄知我耳。

與太史楊機部

數日不晤。語感鬱非筆可述。昨臨侯出獄來南。維舟。

河干。某往唁臨侯。涂德公。

即具疏救黃石齋受廷杖者

先在坐。語。

及溪起廢事。某謂此。

國家邪正進退之關。一小。

人資緣進諸君子。不得協心謀謀天下事。必敗。今但。

知起廢為感舉。不知資徑從此多。門戶從此立。獎有。

不可勝言者。惜當事諸公不悟耳。德公云。劉念老。

念臺亦將出山。其謂起廢如小臣部郎等。宜急就。至大僚京卿各衙門皆當自度才力不宜躁進。且使朝廷知老成中尚有不干祿嗜進如某某者。既出山。陛見召對。又當深言天下大利害少裨聖政。萬一不合則引咎去。蓋大臣出處去就。關主德愼。忽圖體輕重。當就中寓格心作用。今大臣一聞命。沒就道。又皆有就無去。知進不知退。昔人所以傳螾。以志諷也。臨侯德公聞某言。皆曰然。先生以為何如。

復袁臨侯

吳鹿老遊廬山詩成。吳姓號鹿友。以督師勦友人屢屬弟為序。弟婉謝之。弟意鹿老奉旨荷戈。宜星馳抵戍。所今消夏。吳園既與古人臣大義抵牾。而又攜觴遊山。偕駭客文人酬唱嬉笑。汲汲梓其詩行世。此等舉動。不獨貽識者口實。併非大臣得罪君父自處之道。萬一宵人伺間。執詩集進。御加之貝錦。坐鹿老懟上抗旨之罪。將何辭自解免乎。願兄實以弟言告鹿老。使毀詩勿刻。弟作序不難。然

中必詳遊廬年月。必述鹿老寓吳園本末。異日考時論地安知賢者不復議其後哉。弟言切直。所規益鹿老甚大。昨有小札致楊機老。亦言及此。惟兄留意。

復宋未有

承教引尹和靖。尹惇程伊川門人。遇賊不死。相勗。弟竊自厲。獨和靖以絕意應舉。見推程門。至今誦法。弟則以不卒闡事。為宵人指名。世道升降迥殊如此。去冬袁臨侯出吳次尾手書示弟。言南都黨獄方熾。有出疏參弟者。又榜賤名于衢。見者愕眙相向。諸同人貽書屬弟避禍。口三四至。弟笑曰。昔韓侂胄當國。誣不熹十罪。蜀操戈入洛。又極詆程頤為姦。某豈能苟九哉。諺我殺我當順受。其正怨尤何益。范忠宣劉元城可法靜侯之而已。鹿洞與復在即。此時專以講祠于講堂。覈洞租洞倉為急。諸亭榭皆宜緩。疏請勅知。誠不容已。然南中諸老嗜進尸位。罕留心學。美燕及先生斯道已任。適遭謗。方解免不暇。未必能就中主持。疏到南。不能無齟齬。莫若俟洞務具舉。人入蔚與徐圖之。尤易為力。况鹿洞廢興不在勅額之有無。而在聖

學之明晦。目前宜整比遺籍。召集學徒。先其遠且大者。額仍廬山國學。或舉淳熙中所請原額新之一。以見昇元流風未墜。一以見吾黨脩舉有人。正類寢昌邪說自熄。庶幾當事知所觀感。而本朝次第表揚。自不在南唐昇元下。苟實務闕略。虛聲先播。無以開執譏惡之口。意不止江陵也。裁悉幸甚。

與吳次尾

近汪雨若語弟云。雨若名作霖。歙縣人。次尾深折劉自我。名振寧國。

淹博。樂與之遊。弟疑而不信。數年前弟從書坊方

十嶽。見自我編著。昭代史事目錄。腐迂甚。心竊非

之。聞自我素無行。為鄉里詆笑。獨好購書。書頗富。自

我又工口辯。貴顯。陰挾聲利。藉一二要人推

援。居間干以私。獲厚貲。不勝計。此等伎倆。似亦操

假借者。自我輒遠去。往往大言欺人。自矜恥附權要。

實則借利己者為狡窟。失利則背而之它耳。徐虞老

楊機部。夙負衡鑒。不妄喜。可未免為自我所欺。弟不

忍以訐傷厚。但遇諸老極口自我笑而不答去。今次

尾又從而稱揚之。與鄙見甚不合。弟曾詢之沈

黃大冲。與自我同鄉。述自我本末最悉。大冲有

家僮。與自我狎暱久。言自我一切姦利微賤。稍知讀

書者皆不屑。惡在其為淹博哉。兄與自我遊。雖無損于兄。然知人不明。所傷匪細。弟與兄一體。不能隱默。惟恕察幸甚。

與陳士業

近從江督。袁臨侯名繼威。得次尾兄手書。言南中黨禍至酷。

人人自危。臨侯已被參。詳見御史黃耳鼎疏。兄見邸抄全疏否。

委頓草土如弟。私謂以不材終。然卒不免。雖生乎經

經。周內無自。輒毛舉選文曳白二事。痛加詆斥。至榜

賤名都市。因念守正篤學如紫陽。韓侂胄目之為妖。

此猶邪害正耳。蘇軾負才罷。與洛黨不合。忿爭于朝。

指程頤為奸。夫程朱遭謗如此。弟何足介介。聞家叔

見臨侯家信。云爾公名在黨籍。不免一逮。里人愕訝。

謂弟必死。又謂好名分禍。當以弟為戒。嗟乎。弟豈好

名者哉。今世不好名者多矣。往往驍首死水火。盜賊

兵刃。獨黨錮能殺人哉。臨侯痛戒弟宜隱身避禍。弟

復臨侯曰。身可隱矣。禍可避乎。劉元城蔡季通往事。

足鑒死生禍福自有定命。豈閉門塞竇能免哉。兄不以弟言爲謬。所恨者。宗社淪陷以來。諸臣不思復讐雪恥。上報二祖。列宗。先帝在天之靈。日偷蔭尸位不已。又構成大獄。羅織非辜。天下事安所底哉。弟此日同舍弟編次成仁錄。既竣。方屬輯前代黨人得失。關國治亂者。爲黨戒一書。據事論斷。皆徹認。朝廷不能辨析邪正。使姦黨雜進。又責備賢者。宜反躬引咎。順受其正。不當臨難苟免。得罪孔孟。弟亦因以自厲。惜不及就正左右耳。次尾與臨老書云。

論弟者意不在弟。卽兄亦不能免。弟未見參疏。尚不悉此中本末。張受先楊維斗。爲金沙林連。坐以幸奉旨不究。崑俱褫革。新建清江。諱直不見容。聞姦人日夜嗾劣宗矯劾之。禍又有酷于諸生者。山中罕接邸抄。兄有所聞。祈卽見示。

與太史楊機部

十月廿三日。自袁郡返信州。從樊公祖衙頭得臨候寓某手書。其略云。牧字之盡棄故五。是矯劾山西督學袁繼威大中。賁緣復成不爲北。丞吳姓發其贓私。被逮革職。

海。必爲睢陽。臨老近狀益如此。然臨老爲翁亭處。至小人成羣。斯足憂矣。今日之謂也。先是臨老疏薦吳鹿老。某亟移書潯陽。屬其勿爲鹿老勸駕。臨侯復某云。來諭甚確。鹿老無決于辭。陛見之理。有決于辭。就職之理。宜引吳康齋爲例。翁臺不以某言爲迂。亦當移書鹿老。使深明去就。大義不至末路蹉跌。則所全者多。豈獨成鹿老身名哉。

與揭潛銘

前月兄率先義旅駐信郡。急索弟相見不得。似急有

所商者。丙夜作長書。屬上饒張父母。名國弟。是時弟屏居葛川。距郡城百里。張父母不專役。以書僅託友人王士型。名枕上。詒弟。未幾士型集鄭女尹。名大饒。旅舍坐深談劇。尊函誤投。安尹行篋。適安尹之全。陵前書竟浮沈矣。弟自葛川抵郡城。張父母面致兄。惓惓急從。士型齋頭覓前書付弟。業化烏有。弟因嘆士大夫友朋。因循惕玩。自誤誤人。類如此。至今不知。兄書作何語。又不能裁答。又或事關國家多所涉。訪弟不及。條議而兄坐弟緘默。不發累弟不小。誤。

九○大○此○皆○友○朋○不○信○之○過○也○前○書○無○關○緊○則○置○之○有○
必○欲○共○商○者○所○更○詳○示○勿○復○如○嚮○者○託○非○其○人○使○卒○
浮○沈○幸○甚○南○中○岌○岌○史○閣○部○名○可○徒○以○調○停○各○鎮○
外○朝○事○日○乖○姜○師○名○曰○又○不○幸○被○謗○聞○旦○夕○且○謗○
告○矣○

與廖崑湖公祖

地方利弊不能驟興革先去其太甚耳如客冬袁郡
淪陷紳衿避亂村落戚友家諸所寄橐橐金帛器物
有實為賊兵攫去者亦有戚友無良借端私匿不還

尺牘

十七

者聞賊退之後紛紛訐告不曰某某導賊兵掠已罪
難寬則曰某某匿我裝齋法應誅此風方熾人人重
足毋論所寄者果否去存何如獨念方賊兵蹂躪時
十室九空死生莫恤遑為它姓守財其存而復還幸
也不復還當與賊掠去同義命順受誅求何為必誅
求不已蔓延株逮甚有初未嘗寄坐以侵匪恣意不
噬者害何可勝道其始賴戚友以全身家其既設機
阱以陷戚友兵荒相繼民堪此荼毒哉懇老公祖移
轍四縣嚴禁告發豫絕鄉紳強有力者使竿牘不礙

進○又○榜○示○鄉○民○凡○告○侵○匿○如○前○者○冥○不○問○則○所○全○活○
甚○衆○感○生○成○之○德○豈○淺○哉○老○公○祖○垂○情○興○釐○不○遺○
非○故○舉○其○甚○者○言○之○某○言○非○私○實○從○地○方○起○見○可○否○
惟○裁○擇○幸○甚○

復廖崑湖公祖

四書大全辯藉老公祖樊公祖表章擬即如台諭刻
兩巡方疏于前并刻入叅較姓氏暨五經原板裝潢
成書先報院道徐侯進呈已而思四書大全經既
弟增脩者與坊本迥異須刻成全書方可恭請

尺牘

十八

御序頒布似不宜苟略塞責又周按臺全疏見邸抄
者業錄出授梓獨前院徐松濤公祖原疏癸未在都
門曾面示友人何叔子蓋欲叔子携歸使烈知奉
旨增定得早卒業耳不謂叔子以矢志遊旋竟置此
疏度外比歸見烈舟次口傳既繫倡明理學該部速
覆數語全疏全旨迄今未之見也某貽書徧索之
南中士大夫不可得徐公祖是時室廬蕩析不審
寓何地倘此疏不獲尤不宜倉卒取大全舊板呈進
况國家至今日事事蠶髦不無衣冠左袵之虞

日見爾公果不貧形迹累人如此雖然學問求自知
疑信誹譽皆不足較古有非其罪而遭刑慘者况非
其屋而滋口實哉但友人往來應酬雞黍不能無費
又不敗杜門絕交所可太息者此耳

三

至情

報罷後思老親兩弟倍切歔然何山字叔書來金陵
趣兄歸里杜門與諸子攻制義為檢效地意良至然
是時兄方刪定四書大全辯梓行計明春卒業度未
能遽歸耳臨侯既之任鹽漕楊中貴名顯名督理鹽漕州府見顯名

臨侯奉旨從重議處兄謂重處不足為臨侯累公

論尚存降調而已兄辭舉非無見今璫醖蘊隆仕路
殺雞求行己志甚難與躁進寧恬退躬耕著書庶幾
無媿豈輕辟薦忘祿仕哉歌然不見邸抄謂天下尚
可為冀兄由制科進以兄籌之正恐躬耕著書不能
優游卒歲耳

四

入西鄉半月始得杜門小憩然食指既眾僕婢不

勤儉雖瑣事率自指授往年居金陵寓食丹
晏然眠食兄嘗嘆曰疲一人心手飽僕婢口腹如
瘠何今家居米鹽凌雜關涉無暇晷其苦又倍於
客金陵也兩弟知之否前兄語兩弟云吾輩家居漸
流為腐迂此言似而非凡家居耳聞目見雖甚繁瑣
宜措置得當此間須有動忍工夫况學問惟家居久
漸有進步若云瑣屑繁劇不敢妄開口不敢妄動氣
便為腐迂無論傳說以下諸人不能勝大任當日秋
梁公周旋武壘事事曲折亦可謂之腐迂矣向日兄

與兩弟云爾者畢竟見未到耳

與惟適弟

一

入北闕屈指往返有二年之淹然須老親康強兄方
可束裝不則仍逐隊南雍得失聽命而已許姪
有骨氣私心期屬視元簡二姪尤倍豈意入折至是
念之惘然弟體素羸每見弟容色顛顚中心如焚今
不幸喪子度羸益甚然弟尚有長嗣仰體親心俯慰
汝兄當引西河為戒毋哀慟自困凡年四十二無嗣

在金陵舉應兒崇禎戊寅冬舉應兒。又已卯秋夭喪葬金陵。不育當如何。痛哭自知哭無益耳。

二

鄉居見吾弟遇事堅忍義理日明學問日進非獨二弟之益卽一門之慶也時事日非兩弟課業外宜三復宛鳩諸詩娛親殺子今日急務留意留意國家具文無實任人充誤保舉拔貢特用無毫髮效近又設奇謀異勇足國裕民科法令紛更人才凋落徒開宵人倖徑非威世事也

口三集 卷之十一 尺牘

三

居城西大覺菴三日遇匡廬僧海覺似聞道者問避翬法答曰市廛深山一也安往非常將焉避因詒二偈云明日未來事今日枉思慮思慮自糾纏明日却不似前日既往事後日復追憶追憶總模糊不如放下是吾弟速來菴與僧一晤詰旦僧策杖入西山矣王鞠劬公祖名相說字懋弼號鞠劬壬戌進士評兄爲袁州節推勤人好士以清介聞評兄制義期屬良至弟宜錄近作性質之

四

流俗競羨者科名耳士三四科不第雖平生同調好友不無福薄之惜兄子處無聯思裏糧爲汗漫遊詩里處姓氏遇人不先與語旁睨其省字竊聆其論議針芥相孚幾人按劍相盼幾人苟得一二倣儻非常之士聞所未聞而歸雖拜美官輦金錢數百萬莫有逾此者不審得如願否

與卓菴弟

一

作書與人雖冗次不可不審話屬紛至皆吾輩學問疎處反躬自責不較而已往年內戚某遣使來山中求竹既將竹付去兄以付去者不足用移札云須竹更取去取與孟子可以取取字同內戚疑取字陰斥渠用官例取竹听甚云更取非夫也因嘆昔人言杯中蛇影無杯影安從生無影蛇安從生影自蛇耳杯則何罪笑而置之又兄近日懸一帖膚功祠郡守解公經達云此祠某公祖責令住僧看守責與典守不得辭責任人責成責字同非扑責之謂或告僧云管責汝等守祠僧訝竊塗竄責令爲著令告兄曰責字誤兄

笑曰誠誤。今天下讀書不識字如伏臘丁丁者頗衆。其間誣枉善類顛倒是非指不勝屈。它官司文移不考字義。襲誤承譌如查音差與槎同。水中浮木。今云查理查盤。有稽察之義。弔愍也。傷也。今云弔冊弔奏。有索取之義。綽訓寬緩。今以爲巡綽。票訓急疾。今以爲票帖。諸如此類。枚舉難盡。獨流俗不識取責二字。誤弟東尾語意未明。蛇雖在彼影却在此。勿專咎它人。世間疑我謗我皆有益于我。未可謂妄人不足較也。

書曰文集

卷之八 尺牘

二

二

論事宜切情理。况關涉國家。尤不可忽。往歲兄寓金陵。借友人莫張方伯。名秉文。安慶桐城人。將別。諸友有談及時事者。吳次尾云。此當專責朝廷。使某得見今上。必抗言。祖宗之恥未雪。父兄之讐未報。不孝不弟。奈何侈言堯舜。謂臣負君。非君負臣。皆逢君耳。臣言止此。雖殺臣。臣無悔。衆皆壯之。兄徐曰。此茅焦薛廣德故智。友朋忠告。不廢善道。何况君父。鄙見始謁上。宜條奏得失治亂。諷上專罪己。毋好名。上不悟。然

後痛哭隨之。如范鎮請仁宗建嗣。章十九上。鬚髮皆白。朝廷未有不感寤者。不則去就爭之可也。信如吳子言。朝廷無餘地。自容雖欲悔過求善。後不可得。皆惟翹過。且重主戾甚。非計。北漢劉殷嘗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韓琦亦言諫主理勝。以至誠將之。今悻悻號于人曰。我面折廷諍。不避鼎鑊。決怒氣而闕是非。臣則慙矣。國何補哉。是時次尾始自悔言之過。諸友皆拱默退。此崇禎己卯闈前事。觀此則汝兄直諫。次尾虛受。皆可概見。它飾非強辯。不繇不改。雖兄無如之何耳。

書曰文集

卷之八 尺牘

二

三

古人死。生患。姓到無可趨避。自當順受。其工戊寅冬。兄寓白下。舉慈兒甫一旬。產母沈疴。幾不起。呻吟達旦。心甚憫之。會次尾貽書趣序樓山集。方篝燈屬筆。未暇問藥餌。婢言產母絕復蘇者再。兄曰。死生有命。姑去。少頃念兒存亡。視母母不起。若兒何。又念吳使歸遽。序不可不往。雖呻吟徹耳。寔勿問。比漏盡。則序脫稿矣。急作書併序戒吳使去。未幾產母愈。隣人竊

謂兄。恕。兄。曰。即。不。恕。能。令。婦。姑。不。蘇。子。瞻。曰。江。

灘。舟。將。覆。衆。無。人。色。獨。作。不。其。一。身。安。危。利。害。何。如。况。妻。子。乎。兄。頗。悟。此。意。

四

桐

爲國

名在問談者之朝

嘗。屬。兄。序。其。制。義。因。出。周。勒。自。序。見。示。兄。未。卒。讀。心。知。其。偽。筆。也。語。曰。某。見。勒。自。序。多。矣。此。殊。不。似。

使。果。出。勒。自。立。言。不。能。無。疵。宜。直。致。某。言。于。勒。自。使。自。改。之。唯。唯。退。是。時。心。折。兄。能。辨。文。字。真。

僞。不。知。子。問。心。術。皆。見。於。此。學。問。淺。必。不。能。辨。別。心。術。昧。必。不。能。無。假。借。兄。生。平。直。諒。昔。友。朋。皆。然。非。苛。求。勒。自。弟。衡。較。古。今。人。文。宜。識。此。意。必。如。是。而。後。不。受。欺。耳。

居恒。弟。三。人。稟。先。君。庭。訓。互。相。資。益。後。先。往。

復。手。書。累。紙。盈。篋。皆。身。心。錫。切。語。我。生。不。辰。

兵。燹。槩。委。灰。燼。存。什。之。一。二。使。兒。輩。少。知。征。邁。之。

意。丙。戌。仲。冬。月。日。自。記。

真兒生訣書

父。行。年。四。十。六。始。舉。汝。汝。兩。兄。不。幸。殤。天。也。何。忍。之。有。父。生。萬。曆。丁。酉。丁。酉。暨。丙。午。閱。十。歲。幼。志。雖。未。除。舉。止。與。羣。兒。異。己。酉。就。外。傳。汝。祖。父。祖。母。少。孤。生。計。落。然。父。念。子。不。能。養。親。實。天。壤。間。罪。人。往。往。竊。潛。溺。然。頗。攻。苦。嗜。學。甲。寅。遊。邑。庠。乙。卯。覲。顏。爲。人。師。里。中。及。門。日。衆。然。非。父。志。也。兒。今。九。歲。求。如。父。嚮。者。嗜。學。不。可。得。將。來。汝。何。以。慰。汝。父。哉。昔。申。屠。蟠。九。歲。而。孤。韓。昌。黎。三。歲。而。孤。范。文。正。二。歲。而。孤。歐。文。忠。四。歲。而。孤。皆。以。行。業。著。卒。光。史。氏。至。今。諷。之。兄。幸。而。有。父。幸。而。少。可。讀。不。至。如。古。人。之。孤。苦。難。幼。兒。遭。遇。過。古。人。遠。矣。不。審。兒。自。今。以。往。能。如。古。人。之。自。立。否。能。光。大。先。世。無。墜。家。聲。否。嗟。乎。父。何。忍。逆。料。在。兒。自。勉。耳。父。遭。時。不。淑。甲。申。至。今。瀕。危。弗。死。祈。死。弗。獲。仰。愧。天。俯。愧。地。因。念。古。賢。者。避。世。或。變。姓。名。爲。吳。卒。或。棄。妻。子。不。復。顧。我。生。不。辰。天。實。爲。之。毅。然。撫。孤。初。出。遊。死。生。不。可。測。兒。求。不。失。爲。孝。子。使。汝。父。它。日。得。瞑。目。地。下。父。豈。復。望。兒。以。富。貴。利。祿。哉。汝。祖。父。祖。母。曾。祖。

父曾祖母世負隱德險阻備嘗不及食報於父汝母
歸汝父十有五年茹荼飲淚無一日歡雖僅一子遇
汝不姑息嚴逾汝父兒念父又追念祖父祖母又善
事汝母無令失所無令母憂兒不成立兒雖不復見
父父死不恨苟自暴棄兒罪莫贖父焉能復督責汝
哉況父雖困窮遺汝田數十畝屋十數區僕婢六七
人書若干軸芭山集若干卷汝宜恪稟父訓圖或自
佚墜文集抗慙觸時諱士大夫非知文非信嚮汝父
者勿出以相示流俗好譏謗恐重汝累父手定經史

芭山文集

卷之十

與兒生訣書三

三九

諸書未梓者宜慎守無失異時兒年長學成次第續
梓此尤父生平之願也父輯孤史一卷略敘古人子
職爲汝前車古者父歿始稱孤今汝父雖存既出亡
慮無相見期兒視中屠韓范諸先生等耳雖稱孤亦
宜。後是兒與宗族姻友書尺書孤子墳使知父蒙
難不得已之意它疑且怪者兒明告之曰此父命也
至於承先啓後惟孝友儉靜爲要十數年後兒讀書
明理自可類推父豈能殫述父行矣復何言兒尚勸
哉某年月日父垂泣書

子曾祖母曰使某生子勝父願多男僅似父一子
足矣苟不肯雖乏嗣無憾傳言不孝有三無後爲
大萬一舉不肖子十數人覆宗絕祀理勢必至安
在有後速得爲孝哉它如子房之有辟疆鄴侯之
有藩汾陽之有曖背親忘君忝生實甚斯蓋子房
諸人之不幸也子今止一子勝父似父昔未能逆
睹昔賢云未來寧早計度外置之而已

吳謙

與兒生訣書三

芭山文集序卷之一

明張自烈著

門人 顧吉士 較

序

進策序

臣歷觀 本朝制策竊歎士罕學術徒尚辯取科第
○丁丑年廷○試○策○有○云○其○上○上○上○負○臣○之○負○臣○上○上○上○有○借○仗○
以故不適用近代借策對進諛雖求如熟○有○得○且○辨

不可得頃吏士應詔上書猥蒙超擢益部倍無足

錄它儒生撫古論今倣宋人策略自爲一家視鄙俚

世山文集

朱之

離殊然文麗用寡不切天下大計臣皆無取臣愚以

爲舍謀國者非密不可當堯舜之時書所載都兪吁

嘑特其跡耳其上下相與圖治者不勝迹沙月蕭何

張良唐用陸贄裴度策非一可見者大略而已宋余

玠守蜀辟并璡兄弟問計璡等曰對蹠盡望起轉湧

去我太祖之于秦從龍無小大皆與謀從龍每

筆書版問答至密繇是觀之第上家高才皆中

空文心之精微事之纖悉非筆所能窮○洗心盡慮三百餘年來積習法華言願

無毫髮裨益者哉然則亦汙而與耶

濟也。据臣生平學術。與臣後先。所及擇其可施。

行者約略陳之助制策所未逮因明古聖君哲相圖

治制亂之道蓋存乎密謀而不在乎空文曲說也惟

陛下深思遠覽慎簡二三大臣朝夕侍從居中籌畫

復推漢唐宋集思廣益之深遠者措諸中外且以

太祖遇從龍爲法則幾事密而治理得矣尚安取制

一○時○見○德○直○吳○天○下○大○明○大○害○可○金○時○月○首○無○幾○
第○爲○謂○雖○然○臣○第○不○足○盡○臣○意○臣○不○遑○博○謚○旁○喻○飢○

一昨勸聽血舉今天下大和利害有益耶用者庶幾

草莽思愛之諒仲祚中興之舊一云爾自客月

黃山文集

矢之

祖崇實上下。迺講學。用六篇。某年月日。目某言月。

岳遺生曰。制第非不足以得士。特士之

老官又照于主耶失所以風扇之故林注三

年卒。用帝和醢。辭王諒。曰。父生言。臣

虞右事簡堂後空言詩如月作

評定蘇明允論策序

蜀蘇明允洵著權書衡論幾策凡二十二篇至和嘉祐中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書於朝宰相韓琦善之名震京師其書至今傳予嘗時卒讀歎曰此縱橫家言耳出濟一時之用未始無少效而或者遠謂是書盡古今治天下之道則未也然予雖私是有正不敢出示當世既壯參稽國史博貫百家廼復取二十二篇評定授梓後世用其書者折中於予之說錄其是者棄其似而非者庶不至於誤用然後明允學術之

百廿文集

卷之一

評定明允論策序

醇疵與議論之得失瞭然畢見未可槩以爲是而並存之也明允自序其書曰權書兵書也爲仁義之窮而作也又曰吾作權書以爲其用可至於無窮而亦可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可以罪我焉耳嗟乎明允蓋自信足以用世如此以子觀之權書六國孫武子貢三篇識議誠有過人者它論心術法制疆弱攻守類投拾孫吳緒餘亡它奇畫獨指斥孫子五間不足恃補兵家所未及迨論漢高謂帝逆知呂后釀亂因樊噲娶於呂氏必先

斬噲以殺其勢不思惠帝既死呂后始有邪謀高帝烏得而逆知之明允又謂項籍不據咸陽卒兆垓下之變夫以籍之慄戾橫暴雖百戰百勝非沛公敵明矣藉令籍入秦必不能有天下明允不錄王術辨存亡而徒以地險決勝負何弗思之甚也衡論首遠慮言機言權似矣然謂小人有機雖惡亦濟謬稱司馬氏得賈充之徒卒移魏祚予意小人以姦譎勝何機之有充之不足與言機不待智者而辨而明允若深

百廿文集

卷之一

評定明允論策序

有取焉是教天下後世以篡奪也焉有篡奪而可謂之機者哉其論御將任相則以爲相易而將難御將難而御才將九難御才將之術專言智而不言信任相專言接以禮重其任而不推求擇相之道繫於知人又槩稱趙廣漢尹翁歸張敞王尊諸人明博雄俊出可以將入可以相皆過也其言重遠又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則誣武王甚矣若然者皆明允當日立言不能無弊者也後世顧競相傳會何哉予故評次二十二篇詳加乙注既以資明允之言雖未盡善當時頗稱其可用尤見韓歐二君子之

虛懷樂善。雖一布衣之言。若是乎。汲汲褒揚。恐後也。
嗟乎。後世能為明允者。非乏。卒書與人。皆湮滅亡聞。
何哉。

吳次尾曰。自明允受知廬陵。天下後世。皆亟稱之。
能擇別二十二篇。是否者。幾人哉。使芑山與明允
同時。得上下論議。明允未有不心折芑山。精鑒者
也。雖然。芑山此序傳。則芑山亦傳矣。

遜志齋集序

明 元年。上思褒顯節義風天下。推 祖宗卹

錄革除諸臣遺章。首追贈方公孝孺官。命有司立祠。

合齊黃練鐵四公祀之。予深感 國初貞臣殉節之

盛足為戒心者。戒而歎。近代薦紳士大夫所不能及。因

取舊所嘗釐定遜志齋集。示四方來學。諸子復鋟梓

廣其傳。嗟乎。公生平志行忠謹。載在史籍。諸撰述尤

富。然予竊疑後世論公者之未盡也。或曰。公可無死。

或曰。公盡為周紀。舍 粵漢逸史陳建云。方正學之忠

之初。宮中自焚之際。與周是修 予意公欲信君臣大

義于萬世。非死不可。至魏不足為也。當公哀麻號慟。

雖磔身。湛族義。不得反顧。追它恤。而背故主。哉。雖然

公之死。烈矣。以為舍道則未也。 成化中華亭張弼題

學守死。舍道守節。 予考靖難本末。公方被 朝廷眷

待。不能少有匡正。 召謀議。詔撤皆出孝孺手。日討

周官更法制不已。又為書貽燕世子。類漢曲逆所為。

又許割地講和。又請 上堅守以待勤王之師。若是

者。皆無救于敗。使當日計果出此。則公居恒所謂志

者。皆無救于敗。使當日計果出此。則公居恒所謂志

伊周之志學孔孟之學不自賊賊君者安在哉至若

公古文辭樸重英偉如其為人其最者釋統三篇原

本春秋義例釋統謂纂臣女主夷狄它辭論周禮畢雖一天下不可為正統

命檀弓三墳書夏小正汲冢周書以迄學歲宗儀傳

記說質後儒能為之自餘雜問雜銘蚊對指喻大都

擬古楚辭天問七發客難其為司馬遷韓愈歐陽脩

序賢謂聖賢之道以養氣為本撰孫炎傳又云孟軻論學必曰善養氣予謂養氣自集義始舍集義而言

養氣非也公立言抵牾聖經蓋如此予故論列公立

七曰文集宋之一 遜志集序二

朝殉難大節使天下知主辱臣死之義古今莫可易

又去取公之文推究其心術學問冀學者進求諸聖

賢經傳明道辨惑以補公之不逮孰謂予苛論先哲

哉抑予尤有感焉文皇帝克紹丕基非它懷竊比

然公輩死節不屈近代觀顏事讎而不知愧斯又李

茹李名京隆諸人所弗屑也嗟乎諸子讀公是集講

悉忠孝經權之深且微者以須時用以導揚今

天子褒顯風厲至意予豈無微也哉

楊機部先論次正學先生詳矣或以為程朱

復出或與殷三仁並稱或又言其文章追躡龍門

軼駕睂山皆非定論也山獨衡量適中不為成說

所蔽此古董狐遺筆也

竟方方正學論不當僅作集序讀弟勳識

六柳堂集序

子友袁臨侯殉國其嗣子出奔父難未至燕道死

如不知皆流涕是時予奉母僑信州一夕臨侯凶問

至哭之慟聞閣理行篋見臨侯後先授予書疏泣數

行下喟曰臨侯雖殺身成仁如齋志歿何私惟臨侯

自筮仕數歷中外植節不懣累著公勤蒞事則與人

歌思去官則衢巷攀惜諸行能狀史氏宜有紀載痛

遺文軼弗傳耳違者襄陷臨侯方就逮予懼臨侯出

處大節湮沒失實疾馳書趣臨侯自敘本末貽予久

之臨侯緘日錄抵予山中蓋自癸丑泊乙丑以後編

年記述語至癸巳丑冬予繇潭上歸里門走哭臨侯

牀垂就其家索臨侯與二親生訣書畢命詩潭江紀

事凡三通讀未竟又泣數行下嗟乎臨侯得死所矣

而其子又能捐軀赴難義無反顧出卞氏珍肝右執

謂忠孝不兩全哉先是臨侯督潯嘗告予曰袁子不

爲睢陽必爲平原生平論著賴子以傳予領之今臨

侯且死言猶在耳後死者忍負良友哉况臨侯從容

西市與文山顏顏予不獲踵躡家教父之遇文山遇

臨侯異時何顏見臨侯於地下若之何併遺文而淹

棄之也因念唐集賢學士沈子明請京兆杜牧序亡

友李賀詩行世宋蘇軾悲董傳沒世無聞經紀葬具

訖急取傳所著文上韓魏公古友朋樂稱人善類如

此臨侯績業謹議聞中外非李董二子比其章奏詩

歌書牘關國是輕重政教得失生民利病爲多去賀

傳所爲詩文尤遠甚如是而聽其磨滅雕零後無繇

考見皆沈蘇諸君子之罪人也予與臨侯義愛何如

而遽忘之哉予上其書於朝思易名請卹爲

一門忠孝之光且爲萬世臣子勸不幸志弗遂歿有

餘恨姑錄其集以俟後人榜曰六柳堂集者蓋臨侯

曾王父魯訓公成化丙戌進士景慕晉陶淵明年四

十隱不仕自稱六柳居士臨侯少壯讀書六柳堂克

繩祖武恥事二姓予故彰之俾族里識所自云臨侯

僅一子名一藻卒時年二十三一藻舉丈夫子三人

甫髫率岐嶷不羣此天佑忠節克昌厥後之信而有

徵者也嗟乎臨侯可以無遺憾矣獨予窮困老不能

目見臨侯諸裔孫之光大先世徒撫遺文而酷醜也

惜哉

古今文生於情。未有情至而文不至者也。是篇直發其情而止。不暇求文之工。然吾鄙讀是篇。往往有潸涕者。昔人謂出師陳情二表。足發人忠孝之思。予於此序亦云。○憶臨侯先生視學山右。丙子以非辜被逮。邑函先生獨赴京師。唁臨侯先生於獄中。今臨侯先生遺文散墜。吾師又從而表章之。其於友朋存亡死生之際。何如。豈今人所能及哉。時輩讀此序。而徒稱其文辭之美。非知邑山先生

者也。門人蔡沐謹識

史德序

皖城吳子素夫纂史德。蓋孤憤不得已而作也。其書首忠節。次忠隱。卒叛悖。摭摭二十一史上。自唐虞夏商周。下洎秦漢魏晉六朝唐五代宋金元。明。臚列條論。敘述已志。諸出入褒刺。毅然無少阿。予讀未卒。竊歎其愛深而慮遠也。嗟乎。吳子豈今人哉。間嘗攷古史氏。匪一家。尤陋者莫如穢與佞。故書雖具。不傳獨南史書齊崔杼至今遺直特著。迨孫盛作晉春秋。枋頭之敗。歸獄桓溫。溫無所逃罪。吳兢撰則天實錄。

史德序

宋之一

史德序

張說陰祈更竄。競曰。若徇公請。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識者竝避焉。它陳壽沈約魏收蔡下諸人。文飾姦僞。芟落事實。雖名為史。徒空言耳。謂足以勸誠後世。非也。善乎孫樵之言曰。為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梗避於其間。書皆可燒也。以予觀史德後先論次。揆諸南史孫樵大指。鮮不合者。惜吳子志用不通。身不任史責。今世知吳子者希耳。夫士不幸而遭亂世。苟獲死所。宜取古忠節為法藉。可以無死。微服變姓。養身有待。雖隱與節殊趨。其自靖自

獻則一也。不然。叛悖若馮道。范質。輩身實名滅。萬世口誅。筆伐。不稍貸。豈獨吳子無恕辭哉。然則吳子之有裨勸誠。能使其書必傳而無疑者。雖不爲史官可也。知不知。何所損益於吳子哉。抑子嘗疑陶淵明忠節炳若晉書。妄附隱逸。與公孫和。伍世明。夏仲御。並稱。朱紫陽綱目。義例雖嚴。頗多脫誤。如胡剛。譙玄。恥仕新莽。事闕不載。後儒遂謂西漢無節義。若是者。皆不足傳信。子將攷定二十一史及綱目。補所未逮。著史辯以發明仲尼春秋遺意。當與吳子共成之。吳子

芭山文集

卷之一

史辯

三

所可傳者。當不啻史德而止。嗟乎。吳子豈今人哉。岳遺生曰。發明吳子著史德之意。却含蓄不露。因事寓規。隱躍言外。春秋微文。又非董狐所能贊一辭也。史辯成。則讀史者遇司南矣。予日望之。

苦梁吟序

今年夏僑白門。余子中台出苦梁吟示予曰。此柘城張子益仁。旅游近著也。益仁生平不墨守聲調。力屏黜俳優之陋。與古樂府上下。恒竊自矜負。非苟作者子覽而異之。因歎近代人士不工詩而好爲詩。累篇什盈篋。輒自謂頡頏陳杜。沈宋間。要於風雅遺韻。槩未有聞也。予嘗謂詩不原本三百篇。必不能芟裁僞體。鼓吹聲教。雖幽者憂魂寒骨。宕者蹴霆飛濤。鐙削者雕瓊鏤水。世率夸其美備。深於詩者弗錄也。它覃

精格律。日踵躡杜工部。然卒非神似。昔李太白贈杜詩。微寓諷喻。頗謂杜不能盡洗拘束。況擬杜者乎。然則爲詩而拘。其無當古作者之意。明矣。惜世之知此者鮮耳。或言唐以詩選士。詩以故特工。後世業不專雖求工無繇。然今所傳唐人省題詩。拙者往往而是。洪武初詩家推高季迪。袁可潛。丕變元習。後先繼起。則有林子羽。劉子高。孫黃楊孟載諸人。羽翼之。予攷其詩。蓋工拙半焉。甚矣言詩者之難也。今益仁不盡擬漢魏唐宋。暨高袁孫楊諸體。獨本其性情感觸者。

一寓於詩託寄淵永脩然自適視昔省題詩與夫近世拘聲調而類俳優者相去殆遠甚揆諸大雅雖莫知其誰先亦可謂風教之囑于矣故述予白門與中台語者爲之弁云辛卯夏月既望

岳遺生曰雖序張子益仁詩作詩之法寓於此近代不工詩而好爲詩者讀此當發深省

與古人書自序

古人前予數千百年予爲書往復詰難猶親炙其人與之語世未有不謂予狂者也嗟乎予生不與古人同時嚮令生而同時若己友之勝己師之予將處古人師友閒它雖求與予友不可得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夫古之與今世代後先殊耳非古皆足傳今皆無足傳也今人能爲古人是亦古人而已苟以其生乎今雖果有足傳斷然謂之非古人可乎自三代暨漢唐宋其人既往者皆古也然其閒足傳者無幾古

苦樂吟集

卷之一

與古人書序

一六

○如○此○向○論○方○不○爲○人○所○歎○
人而無足傳視今人踴躍者何異可樂譽之曰古之人古之人與古人足傳者同日論哉此與古人書之所錄作也或曰芑山今人也抗顏舉古之人傳世無疑今人尊信莫敢議如所稱韓柳歐曾者皆有辯豈今人尊信非與抑古人罕足師與予曰周孔尚矣吾師也吾得而友之者吾舉得而辯之獨韓歐以下諸人哉昔孟軻有言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耳又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又曰友天下之善爲未足尚論古之人亡它心與理一也理一故源流一源流一故古

今一子古因心而有詰難因理而為折中質諸
軻所云蓋將有合者世顧謂古人傳世久遠今人必
不容短長去取于其閒豈理也哉予諸書具在雖今
人所共疑怪古人無知則已古人而有知其必不以
予為狂審矣予安得起古人于今相與論定是非使
後數千百年無惑于古今不相及之說舍異而求其
同哉雖然予不幸生古人之後數困于世獨寐寤宿
孳孳與古人揖讓問辯而卒自忘其為今人也亦予
之不得已也

芑山文集卷之一 與古人書序

徐虞求曰古無此體自芑山創為之讀自序益信
與古人書之必傳也百世後能為書與芑山往復
者誰哉

此序甫脫藁輒棄去字半塗乙越數日篝燈讀之
惘然忘其為予作呢視首末墨迹熊熊有光蝸蝸
欲動竊自怪訝袖以質徐虞求先生先生曰此殆
驚風雨泣鬼神之徵也古人可作豈以唐言忽之
哉自識

芑山制義自序

予甲寅迄癸未籍諸生三十年攻制舉義求祿仕意
岸然弗屑也少操觚為文放恣橫從辭必己出自宋
諸儒訓故逮有司尺度羣習誦唯謹予獨踴躍不顧
每入闈比舍生遇題振腕盈幅退予瞑思自晨至晡
草凡數易卒事出而無人色自度不稱志閉戶談詒
累日見者疑且怪予謂科名失得遲疾命也遲失未
必皆拙疾得未必皆工以故十就闈役不售益自憤
友人率病予不細已從時自取擯落嗟乎豈盡予咎

芑山文集卷之一 芑山制義自序

十八

哉計予大小試受知遇者非一辛酉學使者魏公詔
拔冠邑多士丙辰黃公汝亨庚午蔡公懋德皆升予
優列頗知予文雖遠近共推恥出示世立焚去後先
頓辱予者胡公應台張公京元特甚予曰數奇人何
尤日覃精古學貫涉經史傳註百家言或經年無一
義或一日十數義類自為軒輊甲者以笥乙者以冢
逸去者不復問同學槩未之知也辛未遊京師雖試
知予者則謝公德溥姜公曰廣周公鳳翔何公楷凡
四人部試知予者則劉公若金徐公石麒凡二人蓋

皆稱道予文以爲必售者也。其知予獨深莫如徐妻。謝三君子雖屢蹶不售不以予文爲拙又能因文以知予之爲人始終敬愛無間。言徐公曰：我于文見子之心矣。古稱不自欺欺人者非子邪？言求合道行恥隨俗苟見用必卓有建樹。子豈今人哉？謝公曰：子敝屣一第義至高然親老須祿養姑降心就制科它日子棄官歸我不子恩也。姜公曰：古曾閔至今傳豈必科名而後顯哉？子何愛不遇後世必有知芭山者。芭山不遇故傳耳。予退而銘三君子于座間既用以

芭山文集 卷之一 芭山制義自序三 十九

自釋且自厲竊自謂晚而獲遇予可以無盜虛之誚。諸君子可以受知人之名使後世有所觀感發奮不至以予爲戒亡何稱予文與期屬予者其人皆當代鯁亮忠敢植節殉義之士足貽邦國光然或存或亡未繇請益惘然若異代而予終其身不遇至是鮮克自見于當世嗟乎其不比予于樊英殷浩者幾人哉。予故合生平制義重加刪定諸闕贖雖司衡所嘗覓拔四方所競引重者悉棄斥不錄僅取其屏襲蹈而不泥訓故具比偶而不阿主司言與心不相違悖措

諸行事有少裨于明理適用經世導俗者凡一十九篇附見文集之後庶幾後世讀予文者知予少壯業制義之困未一日微制義之樂可不謂艱且劬又知嚮者賢士大夫稱予文非阿它頃辱予非盡予所自取又知予危困謫譏嗜古篤行聞見之于制義非敢苟同于今士求祿仕者之所爲與其徒工文而倖科名背經叛道爲聖賢所棄無寧失科名而文求自慊不自欺欺人者之有合于道也其亦可以無遺憾矣不然制義小技雖工不傳況不工如予惡用災木爲

芭山文集 卷之一 芭山制義自序三 廿

雖序制義而學古力行守正俟命道理具在若僅以爲較恩怨感知已則失之矣。三君子之言情至義篤凡有心者所宜三復獨爲芭山道哉。弟勳識

世山文集序卷之二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徐日旭 校 王尚傳

四書大全辯序

今天下士學不適用諸畔棄聖經蕩越古訓何其紛紛與於所自讀書不審去從鋼往說溺文辭去道滋遠耳四書大全本朝文皇帝詔諭諄悉務極精傳學者明理弼治意甚盛哉諸儒臣纂修值國多故鮮克覃思竭智折衷大道以故去取頗謬于

世山文集

卷之二

一

聖人學者弗察輒無敢是正曰以奉王制以宗程朱墨守大全足矣予究觀其書程朱而外橫渠安定南軒暨龜山諸家有足朱者它天臺溫陵仁山玉溪東陽繁祿者衆甚則牴牾經傳安得槩取而傳會之況大全闡釋傳誼屬輯自諸儒臣非四子之書之莫可易也其間義理無盡俟後人庚續發明非祖訓太誥律令之無可議也又況聖賢立言以救時為急不悖道為正既不無異同孟子願學孔子其論斷子產管仲與孔子異朱子師事李延平迨權衡格物致

知有時輕延平而軒程氏至於程氏之說疑而不足信者朱子尤有所不取夫程朱一代大儒程子生平論者間嘗自以為未當朱子集註初本改本更定至易箚不能無憾它書屬程朱門人問答雜記類皆失真而滋譌謬由此推之非斷之以不易之理未有不為往說文辭所惑者然則學者以程朱未定之論與初諸儒臣未精未備之書從風以靡罕所警正則是名為尊王舍其匡救將順之大者而曲阿儒臣一隅之見口宗程朱不能得其微言大義而卒以乖亂孔孟立言之指如是而欲其明道以適用不亦難乎予生也晚竊有志于道不幸不與程朱同時又不幸不親見文貞文敏諸人與論定是非助大全所未及今也不得已私有折衷雖宋諸儒世所共宗亦罔敢傳會不知者且怪以為妄可嘆也已然予猶幸遭今上聖明講學求治匹休二祖中外雖孔棘孽孽論誠正頒孝經以風厲學官惜夫諸大臣未有以釐正大全之說進者夫大全理學忠孝所自出昧此則亂明此則治今士習其讀遺其義或庸鄙而登

世山文集

卷之二

一

任或佛老而竄聖經其失皆始於不明是非不深求學庸語孟之義當是時而靡然不爲之辯可乎哉予不揣固陋偕家仲季定著四書大全辯行世蓋將使天下知孔孟程朱雖嘗異同而同歸于道如此大全諸說之雜見諸儒臣編纂之疵漏如此讀大全不可不審去從如此非敢謂論辯證據有功經傳學者苟推予辯以求其當庶知所取正不爲往說文辭所惑雖以適用匡治無難則道在是矣故予惟懼辯之未詳辯之雖詳而行弗逮不能漸幾于聖賢之道是則

芑山文集

卷之二

四書大全辯序

三

可憂也彼異己者之議惡足恤哉崇禎十三年仲春月既望

楊機部曰此芑山羽翼經傳干城名教之文姜師蓋亟稱之語予云不讀是序不可以讀大全辯然芑山嘗屬予爲序予逡巡弗果要之予雖有作不能出此文範圖耳

孔孟至今存者爲有四書也四書乃修身治世之本古今道術政事所從出本朝士大夫縣制科進者率藉四書爲筌蹄得魚兔則敝帚棄耳安望

其辯諸家之謬哉夫謬者不黜則是者不明大全辯芑元訂誤頗極苦心予兄衿惟自知耳學者欲從四書以得孔孟之道當自大全辯始丙戌十月日弟勳識

刪定四書大全辯

明三百年士習四子書莫有辯大全者辯自予始崇

祗己卯秋南大司成周公鳳翔見予析別疑異深中

肯要亟咨部鉅行予時未奉朝旨雖乙注舊本未

遽刪署曰四書大全辯遠近購者踵至姚子履中捐

千金鏤版金陵世稱金陵本是也太史姜公曰廣同

學周鑑吳應箕方以智劉城沈壽民皆有序版成屬

武林何執摹印行世會執客舍災版幾燬執棄妻孥

橐匪弗顧趣僦負版出一時房牖具燼版獨端然存

告予曰災不及版書必傳予曰是奚足傳俟異時刪

定庚辰吳嚶侯公峒曾視學江國覽大全辯刪本題

之呈詳御史臺徐公養心請旨刊刻江寧流上尋

報可癸未擬繕寫呈進甲申國變事遂寢仲春予

遭地信州葛川偕家季次第修補視金陵本加詳及

門余稽矢廢產流布版刻什之三四御史臺周

公燦績題復奉旨重鑄進御亡何陪京黨

獄興周內天下知名士盡殺之某司馬備示都門毀

大全金陵本坐偽學逮予友人潯督袁公繼咸飛書

抵予謂時方禁學大全宜輟梓藏名山予梓如初內

遭時不綱思亡命日匿弗果戊將母還鄉邦版

葛川未幾先慈見背私惟是書中賸臣子誼闕死

無以塞罪憶甲申予過潭上與鄭子祖玄遇鄭子期

予合梓四書五經大全辯次綱目次延平考亭全集

予許諾已丑予赴鄭子約辭先人丘墓攜季笈大全

葉就道及門俞子賓袁子世琦從晨夜跋涉千餘里

豺虎闕嗥人懷危栗予曰死生命也毋備次光澤邏

卒中予季且執予馳白當事當事戲曰二人者賊謀

也礫以徇予顧季曰不幸失死所若書何有頃當事

蒐行篋大全葉視之色稍稍慙動釋勿問越三日見

鄭子鄭子館予書帶草堂喟曰先生憫矣今乃益信

斯文之未喪也請先卒四書大全次及五經綱目迺

庀工盡梓大全未竣者發付昇葛川版來潭上合併

以行于是大全辯始為完書世率稱四書大全辯刪

本與先是未刪金陵本異然後文皇帝特命纂修

之曠舉烈皇帝倡明叩學之溫綸孔孟曾思歷

禩相傳之統緒與夫梓朱諸儒講悉發明之微言大

義燦然如日月經天學者因得考見四書大全本

末灼知儒臣講師曲說之陋下以予辯為非蓋天幸

存焉不然予首尾是書十二年一危于祝融再危于

黨禁三危于選卒瀕死數矣惡能于危蹙頓伏之餘

觀厥成哉是書資家仲季補正為多後先棄梓則姚

子履中鄭子祖玄及門金子城余子楷篴子三開皆

悉心經傳功頗相埒世所希逮故予既為文昭告孔

孟洎周程諸先聖賢併告我二祖列宗烈皇

帝在天之靈復述予遭歷奔播之故是書存軼成毀

之由文集卷之二

之絲使讀者毋忘本朝隆儒重道之至意絲程朱

以求合于孔孟庶幾有繼助云爾當吾世有能庚續

續折中增其未備以補予闕又予所敬聽而樂從者

也它辯正緒論臚諸辯略義例此不書

合大全辯金陵本自序觀之益見刪定苦心芭山

師同卓菴先生尚圖卒業五經通鑑綱目行世使

天假以年次第告成其有功開繼何如哉門人鄭

評定余家宰古方略序

將與相事異而道同理學政事與治兵表裏道存乎

史而已古者出師愛成于學反以訊敵告漢諸將往

往入相唐初大臣入則三公出則專閫類多所建就

豈獨時勢使然其道一也世願謂武創業文守成安

注意相危注意將何哉夫貪詐雜進不責細謹為偏

裨言耳將不聞道雖韓彭有臂而為亂孔明嫺將略

平居寡欲思過諸馭下制敵行師之法率本仁義後

世稱王佐岳武穆論兵仁智信勇嚴關一不可每調

軍食嘗蹙額曰東南民力竭矣推斯志也可以相藉

為將者沾沾攻戰取勝剛果躁戾但許百出不還踵

且敗惡能持危創業勝厥任哉或曰兼將相如古山

甫孔明指不數屈鳥得盡若人任之予曰國家分任

將相可也宜慎考相相得人必能經營中外簡賢將

而責成功昔李林甫以三道勁兵假安祿山唐祚幾

搖王縉魚朝恩朋比尸位虜至蓄縮退蔡京用童貫

策圖遼得七空城而金禍隨之亡它相不學校不諳

史事不諳史事故不習兵不習兵故以國號倖至于

嗟乎天下焉有賢將相不聞道者哉新安少原余
公世稱以理學政事治兵者也公始釋褐令子鄉永
新撥劇整亂出入古兵法迨貳樞虞惠日熾將相
大臣失人官事少闕參較前史舊迹取其合道足裨
時者部分第次成古方略忠謀碩慮具古將相之用
竊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也亟是正而版行之今
天下可謂多故願二三大臣反復是書深晰古今文
武將相合一之理推求漢唐宋任將相之弊復師古
賢將良相治心養氣講學明理措諸政事之間雖有

古方略序二

九

李林甫王縉蔡京童貫諸人末由竊兵柄危宗社方
略之爲功不亦大乎而或者謂方略罕它畫徒蒐輯
史傳迂言理學政事無益于兵予故按古方略本末
發凡舉例使後世睹所自因爲之序以明弭盜息民
治天下之道求諸史而裕在得其意而變化之耳孰
謂將與相有異道乎哉崇禎庚辰仲春月朔日

吳次尾曰古方略予亦有序已刻入樓山集中然
不逮此序精深使早見芑山作則予序不災黎可
也

樓山堂集序

吳子傷世莫知自哀其詩古文行世以書屬張子序
張子曰天下稱吳子衆矣譏有之有能深知吳子者
哉張子交吳子甚驪然不阿以故知吳子益深嗟乎
吳子何如人哉吳子通儻饒智略盡利害若指掌遇
事物感發危言深論往往屈其座人其大指原本忠
孝名節聞者壯之性不屑細謹痛當世苟且模稜時
有所風刺雖嘗以此見望抗憤自若也諸所撰著不
規規蹈古率出入古法度久而自衡稱其文益自喜

樓山堂集序一

或譽過其實吳子弗答左右顧嘗私質予予不無去
取軒輊而吳子竊以爲知言吳子語予曰房琯樊英
誤天下豈朝夕哉面引廷譚上不負天子下不負
所學我優爲之或曰此吳子空言耳予曰非也世易
嘗用吳子哉藉世用吳子吳子所著見視邇所自云
爾刺謬甚迺始詰之曰果空言也吳子卷舌退奈何
騶騶驥之足坐曰彼不能千里而謂騶騶過邪以予
觀吳子之人之文大都似昔陳同甫寃也不幸而磨
患難宜頡頏平原睢陽間非苟然者然同甫上書孝

宗天下欄之不可謂不遇。雖陽平原諸人功不稱志。以忠節聞。後世挾持素祿如吳子。理既不自遂。不蚤受知君相。徒詩文喻意。誠哉其足傷也已。雖然。今天下患不能為不患不我用。吳子守貞處順。以予素所知者盡其道。而尤不棄取。憫時病俗之意。見之于詩文。世即不用吳子。吳子可無愧。況吳子終當見用于世也哉。彼稱議紛紛。惡知吳子哉。吳子字次尾。名應箕。貴池人。方著書未艾云。

夏過蚌城。余于太微為予言。次尾以池州死節。

予痛涕竟日。為位哭之。語家卓菴曰。曩予序樓山集。期以睢陽平原。今次尾不愧斯語。雖然。次尾已矣。後死者卒不獲死所。何哉。乙季冬月日。自記。陳上業曰。句句是樓山集。移置它集不得。立言有大體。

孔明過化錄序

過化錄。貴池劉興父感時憤俗。條次孔明生平踐歷。洎它遺文軼事。為上中下卷。請予序。予受卒業焉。嘆曰。今天下人臣。未有能鞠躬盡瘁如孔明者也。孔明經略中原。後先拮据。至矣。雖齋志渭南。識者傷之。甚矣。為孔明者之難也。本朝于文定名慎行著。獨言。附會陳壽大略。孔明不用魏延策。取長安。數出無功。繼之以死。陳壽宜短其用。兵嗟乎。是豈知孔明者哉。宋陳亮曰。事不可以恒理。論使後世安儒得肆。所見以論孔明天也。

孔明文集 卷之二 過化錄序

非人也。雖是推之。孔明功雖不就。歿後幾無憾。豈近代奉命出師。損威養寇。誤人國者。可同語哉。此興父所以追歎孔明為不可及也。予嘗謂孔明知人能納言。有古大臣風。方銳志南征。聞王連直諫。不果進。至伐魏敗績。責躬引咎。日厲兵講武。弗能將歿。李僕射諱大計。又惓惓推引。蔣琬費禕諸人。其始終盡瘁。蓋如此。以觀今天下大臣何如哉。昔人謂李林甫盧杞心存患失。禍至喪邦。誠哉是言。迹今大臣所為。當與患失同科。獨仰愧孔明哉。嗟乎。興父之為過化錄。

深矣。與父居。恒侍其尊。甫伯宗。證據今昔。撰述日富。其是書。雖自傷不遇。慨然比管樂意。然講求古忠孝之道。師宗孔明。非一日。齒未強仕。業深明得失。以斯世已任。它微文刺議。尤出入春秋大義。宜其感時憤俗。而不能已也。然則士大夫稱今大臣盡瘁。與孔明齒。謂與父論為過。此又與父所竊笑者。與後世明君賢相。讀是書。可以興矣。崇禎十五年仲秋月日。沈治先曰。駁正于穀山之說。孔明凜凜有生氣。雖論次孔明行業。感時諷事。意在言外。

劉巨塘述略序

予攷巨塘劉公名廷舉之遇故相分宜。蓋有感于盛衰之際。竊怪後世為相者之不能以分宜為戒。而事權相者之不能以公為法也。分宜立朝本末。著在史乘。不具論。獨公後先與分宜周旋。正直平恕。往往合道。三復公自述意。公當日有進於是者。公不盡言。後人亦莫之悉也。嗟乎。公自處何如哉。方分宜柄用。華亭附籍。江右自固。陰擠分宜去。及分宜敗。坐世蕃不道。棄市。輒解籍。未幾華亭罷。新鄭入華亭。故門下士附新鄭。馳至吳。風罷邑。刺華亭。蒼頭不法。文致其三子。率論戍鄉者。諸縉紳為予言。如此夫。華亭娣阿分宜。畏禍耳。新鄭傾華亭。修怨耳。公令宜邑時。分宜勢灼中外。屹然不為屈。比公守袁。而分宜敗。使如新鄭之修怨。不下石。可謂厚矣。顧汲汲改葬。故相不以先是嘗抑已而憾之。嗟乎。視華亭新鄭。不相去遠。庭哉。世傳陸文定吳介肅二公。取附分宜。或不往謁。或自罷公於二公。蓋易地皆然。公自處何如哉。雖然。分宜無足道。以予聞華亭內江江陵諸人。彼此排斥。

卷之二

劉巨塘述略序一

一四

非古大臣公爾忌私意去分宜一聞耳豈盡傳者矣

歟抑皆不能無過與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刺尹

氏不平也夫秉國成而修怨不平孰甚罪豈在尹氏

下藉諸相國正直平恕如公惡至端揆荆棘哉此予

所繇益嘆公不可及也公政事在哀哀至今稱之予

不獲從公遊然從里中聞故相分宜所為如彼公後

先遇分宜如此是非久乃定豈惟予不能阿鄉人予

抑豈阿公者哉友人劉聖初痛其曾王父為權相所

抑自楚走數千里持公自述與其尊人書來金陵請

予序聖初蓋知予不阿者因序以歸之嗟乎盛衰之

際若分宜者足悲矣後世卒不悟何哉崇禎壬午仲

秋月既望

梅忠連口王客相形衰議互見得史遷筆法

按郡志公初令宜春以不附權要調後守袁威惠

兼著會郡大饑公發廩捐俸勸富戶貸賑民賴存

活者頗衆申飭聖諭銀布小學士風丕變去之

日有徹底澄清一巨塘之語蓋皆實錄也獨周旋

分宜本末不載賴此序闡幽公庶幾不朽哉

第照

重刻太上感應篇序

代

某東髮遵庭訓覽古太上感應篇善之聞是書之傳

始宋理宗理宗嘗言李昌齡注感應該貫彈洽裨助

風教迨鄭清之益以贊真德秀續以序說綦詳佩服

者日衆然則是書也其足為古今作善之助豈不彰

明較著哉間竊窺感應之理眎易書詩春秋鮮刺謬

者它王相周敦侯鑑李繼巖善淫禍福率後世燭鑒

而世矣疑仲尼冉顏曹孟德或因厄沒世或竊位以

壽終予則以禍善福淫詳青田劉氏天說士宜勉善

毋怠奚暇言禍福又況孔顏世享令名懿躋操裕踵

懿身朽名滅貽萬世笑惡在感應匪謬哉我

太祖誕膺天命政教四訖特諭儒臣輯為善陰陽書

頒布中外義與感應篇表裏近代冠內訌士學淪

喪教化衰故風俗偷風俗偷故姦邪進姦邪進故法

令滋章當害薦至明天子念民間淑慝關國治

亂風夜祗慎思立致太平而急觀成于罷縣守令之

賢者慮尤深遠哉善乎公之為治拯艱息罷禁邪戢

暴務迪民同善尤惴惴畏民之即悞淫也重刻太上

感應篇

感應篇。朝講夕肄。俾知勸戒。蓋將規範。祖法。羽冀。

王謨補李鄭諸家之闕而光昭之。陰賊暗侮之風熄。忠孝友悌之教行。以治一郡者治天下。效可踴足待。天下讀公是書。抑可以觀化矣。

汪未齊曰。芑山生平不畏鬼責而畏人非。讀其詩。

有君子懼人非。誓不乞鬼恕等句。此序亦然。

兩序各有闡發。不悖經傳。其頌寓規一也。弟熙識

重刊感應篇序

太上感應篇序

崇禎之十年。初吉。嵇侯某取太上感應篇重校。荆氏。

子卒讀而序之曰。少嘗觀感應書。莫詳所自。或曰。神。

佛之遺言。或曰。道家託也。儒廣其說風世。或曰。宋太。

乙宮摹本。轉假留外。燬焉。理宗朝胡瑩徹謀再梓。李。

鄭註贊。錄是以傳。或又曰。太上即太極感應與。易言。

感通類。獨後世好事家。因襲傳會。雜軒轅赤松家言。

侈談三彭九華玄真大靈玉虛黑白簿。劫運書說。誕。

甚。迨詳覽其篇。如中誠靈驗根據。史傳嚴彰。翼教。

化寓古刑書遺意。視世所傳乾竺止觀之書。都利聿。

斯之術。與夫一行道茂。弼乾虛中諸家之論。何相去。

逕庭與。雖然。讀是篇者。深思其意。宜孜孜遷善。寡過。

俾德業日以懋。不實是務。徒空言衛俗。為善近名。禍。

必隨之。甚者殃及數世。可不畏哉。公之守茲土也。惠。

和萬民。咸歌寧壹。庶幾得太上之意。然猶夙夜惟厲。

每懷靡及。重梓感應篇。家喻而戶鐸之。藉方內率章。

弦是書。濯志祗慮。登歸于善。則賞罰信而風俗正。道。

德同而教化成矣。嗟乎。後儒明勸誡。勸祗畏。以求鬼。

乎鬼責人非也。尚無忘公同善之志哉。

衛神清曰。世服膺感應篇。僅欲希福免禍耳。讀此序。如聞晨鐘。宜發深省。

雖為感應序。道理與六經貫穿。篇中寓規于諷。尤見立言不苟處。第勸識

四書寄言序

梅子惠連。生平湛深好書。取溺章句。多所論著。寄言其一也。予讀而歎曰。今世理學淪敷。豈惟失孔孟遺

意。雖詰訓家言。往往乖刺經傳。京山郝氏解。郝仲興

山人著九詳矣。煩言寡要。有足存者。最陋莫如五經

四書讀。臨川陳其為說也。譬人闔閭。紛紛莫誰何。暮

散而已。論者謂罪不在楊墨下。嗟乎。著書不可苟如

此。以觀寄言則異是。惠連憫世墨守。間以己意釋四

子。然其說得之友朋晤言。觸類為多。漢武侯言諸子

讀書欲為博士耳。滯于所見。不知適變。名為腐儒。亦

學者一病。若惠連者。其有合于武侯無疑。予兒時讀

書。好創論。里人以為怪然。予自度雖傳疏所無。未嘗

不與聖經合。質諸寄言。非先獲我心者。敢或曰。杜樊

川云。古者身不遇。寄志于言。求言遇于後世也。寄言

亦然。予曰。否。惠連被服家訓。出處成敗。不察其心。寄

言。言所自言。冀不悖孔孟耳。豈有求于世哉。予願惠

連。庚續發明。增所未備。舉詰訓諸家。而是正之。使學

者曉然知言之足以寄道。理學未有不繇此而興者。

也。崇禎壬午仲秋月日

成寶慈曰。辭不繁而經傳大義。炳若星日。學者類推之可也。豈獨表揚梅子哉。

四書爲傳註。蕪蔓極矣。近芑山與予增定大全。雖多發所未發。而梅子說亦間見其中。然則梅子之言。賴有所寄耳。弟勸識。

寄言序二

柳子玄筌序

著作至今日陋矣哉。刻成。顏曰某集。叙跋昭整。躋於史氏。迨詳考其書。往往賊臣而口忠義。貪吏而說貞廉。迂儒腐見而談道學。竊者爲黠盜。諛者爲優俳。陋

者爲守虜。枯者爲老禪。幻者爲魑魅。妖冶者爲淫婦。人嗚呼。其書皆可燒耳。夫口舌無功。摧陷廓清。莫比武事。其害將不止於書後世好立言之士。其知所戒乎。一日予歸自廣陵。從朱槐里讀柳子玄筌。蓋庶幾

不悖古聖賢之訓者。爲稱歎久之。或曰。善易不言易。

玄筌序一

至玄不詮玄。予曰否。玄初嘗與予燕坐竟日。意落落與人異。今雖暫託言詮。後十數年。予兩人相遇。當默然相視而笑。不然。昔子瞻嘗議子雲。安知後世不復有如子瞻者哉。玄初生長。少喜俠。頗好著書。既刻玄筌成。屬予序。予曰。此玄初緒餘。天下之知玄初將自此始。

柳子安貧著書。落落居金陵。知者甚寡。遭世亂。離進退維谷。爲之慨然。自記。

送余子還率山序

已卯子與余大微中台二子就試陪京慨天下多
故思有以自著見既而榜發皆不售二子過予曰張
子鄉者不嘗講肄率山邪今我兩人笈書返率山張
子西歸盍贈我言予退而為序勗二子者良至此德
別二子二子紫先予去子橐其序歸里門與二子不
相見者蓋二年今年秋國家復大比士二子與予
復相見自門大微名垣號寓公曰吾與子冀見用于時久
矣復就試于此天下益多故得失安可必哉為所能

卷之二 送率山序一

三

為而已中台曰近者寇江吾里樞名程程閉戶讀書
萬山中家大微鳩鄉勇殺賊賊望風遁因嘆今天下
勦賊鮮成功非賊疆我自潰耳予大息久之已又出
正社同言質子皆里中十二子所定著者予循覽其
文推陷廓清蓋與武事等視二子鄉者與予講肄率
山時何深以遠與嗟乎二子豈易量哉予因告二子
曰士幸繇制科進修力戡定無貽君父憂不則履
道廸德師孔孟明絕學為後儒倡貧賤惡足恤哉今
士則不然方其成進士高者矜名節夸論說下它樹

立大拱嘿荒飽耳甚者以賄敗它或工制義盜聲稱
抗顏為人師迨為孝廉齒髮既長矣一旦屈膝執贊
稱弟子于權相之門此其人豈師孔孟者哉二子大
息者又久之以予觀二子心獎道德有志當世之務
又能讀王父少原公名應衡與鄭忠介為仲好藏書
推廣紫陽遺緒以倡導同人又朝夕被服尊甫長公
庭訓與予剴切者無少間其于師友可謂勤且慎聞
今士所為未有不竊相戒者也予意二子處思成其
處出必思成其出宜蚤見用當世困蹟如予既投筆

卷之二 送率山序二

三

出閭不幸事所期屬二子不允深遠邪未幾榜發二
子又皆不售予又西歸二子又笈書返率山徒相視
悅嘆嗟乎天下益復多故求如嚮者晏然閉戶里閭
肆力詩書不可得為在其能卒吾志也哉雖然胡文
泰名生平守道不屈語人曰士當修身俟時毋為造
物嗤程子又言家貧親老須為祿仕得之不得有命
嗟乎售不售豈非命哉今二子年尚壯出可以有為
正社如汪子永齊曹子文季未齊名志程既獲雋二
子益足以自信獨子齒逾強仕二親皆七十母諷肯

人不以一日換三公之語。往往出涕。不終老耕堡。安
通乎。抑予深痛今士之不師孔孟。方退求諸道。出處
皆不可忽。願二子無躁。二子行。慮無以勸。二子因。焚
前所為序。復次其言。送之。治亂得失。進退之際。益慨
然有感矣。嗟乎。凡為二子友者。尚勗哉。崇禎壬午季
秋月朔日

陳士業日紆餘委折。每用層句生波瀾。合首尾觀
之自見。

借它士之不合道者以為戒。芑山悟言無排擊類

文苑

卷之二十一

五

如此。弁州歷下諸贈送之文。複贅鏤刻。文過其情。
吾無取也。第照讀

贈周生辭聘詩序

楚黃官子凝之。膺大中丞史公

名可法。號道隣。辟薦。河南祥符人。

得為桃源令。素史公書幣來自淮。訪周生微甫于金

陵。先是大中丞思致微甫幕下。微甫未之知也。及凝

之出書幣示微甫。為言大中丞意甚至。微甫曰。我知

公不我棄也。然時不可為。請辭。與凝之語竟夕。所指

畫類神怪。莫能詰。凝之益奇微甫。數勸駕。微甫辭益

堅。卒卻幣不赴。凝之告予曰。金陵周微甫。隱行士也。

生平詩文。李本寧黃幼玄皆有序。其詩文髣髴其人。

文苑

卷之二十一

三

它天星封氣之學。寄焉耳。予曰。張子不深知微甫。不

具論獨大中丞馳幣招微甫。微甫不就。此微甫所以

大過人也。予觀今天下士罕挾持汲汲恐人不知。日

奔走王公大人。及遇小利。又信然爭之。卒敗名辱親。

為世僂笑。嗟乎。若微甫者。可不謂賢哉。凝之方之官

率友人為詩贈微甫。請序于予。蓋欲彰大中丞史公

下士之盛。無寸善弗錄。而亦以見微甫之不遠時不

躁進。以賈辰也。彼逐聲利而苟營衣食者。聞微甫之風

或少有愧乎。雖然。凝之出面則止。予所知其亦

懷所以自立哉壬午仲夏月朔日

鄒貞節傳序

予繇官疑之知微甫微甫出生平詩文質予予讀
未卒別去不一月就旅舍復詢之微甫已即世矣
微甫先是爲予言少嘗與陳同業游好頗勝
及列賢書微甫私怪以出世法入世不
合道恥與之游嗟乎微甫亦異矣哉
劉伯宗曰賓主抑揚深合史法在廬陵南豐之間
汪未齊曰文短韻深世之作者皆嘆耳此獨惘然
而善

贈周生序二

三

哀罷志列女節孝繇洪永至萬曆旌閭者數人後是
則袁子俞臣名一卿母夫人鄒貞節特著臺使者采
邑輿論疏聞朝廷旌如制不逾年母卒俞臣懼母
節之弗傳也信予不阿以書併傳來乞序予曰嗟乎
節豈可以僞爲哉若袁母者豈易言哉哀族于羈號
著姓代不乏顯仕公諱繼弘蓋篤行士也家故落
年十四歸公奉舅姑唯謹雖食貧諸揮櫬篋獨嚴具
有度往往得舅姑歡十六始舉俞臣俞臣襁二歲公
輒捐館舍指屈母侍巾櫛僅四年嗟乎母何以存
哉當是時段容劬身既哀其孤又悲公數奇日夜思
從公地下慟絕者數矣已而剪髮誓曰未亡人不卽
填溝壑舅姑無恙實惟孤是賴苟撫孤不遂何生爲
嗟乎母時年甫十八其介特堅毅蓋如此俞臣方巖
羸甚所親謂母曰哭哭者足恃乎母泣曰爲夫撫孤
義與孤存亡連它恤哉卒不敘其志亡何舅姑相繼
塋母以禮舉喪有士大夫所未逮者其訓子大都先
身行大文藝久之俞臣著聲諸生間母稍稍喜

公庶幾有子。死可以無恨。抱母節日顯。植棧表宅。光榮至矣。母獨拊心曰。善無近名。發不天。胡忍有是一時。母子相顧泣。聞者皆流涕。嗟乎。此袁母所以垂澤遠哉。世嘗稱歐文忠。四歲而孤。母盡教授。卒成令名。范文正二歲而孤。母貧。再醮。文正既貴。顯迎母歸。養二母。蓋幸不幸存焉。以予聞袁母遭歷皆范母所難。然兼有盡教遺意。命臣少孤。與歐范等。然不待貴顯。一縫掖能白母節于朝。榮膺旌表。而母尤親見子若孫之成立也。袁母豈不尤厚幸哉。抑予慨今天

卷之二

節貞節序二

三

下忠孝。蕩悉士罕。赴節蹈義。甚則慘身及親。出婦人女子下。信如袁母之根抵誠壹。始終靡悔。豈惟顏顏前徽光昭。邑乘異日者。國史特書。將有考于予言。袁母豈其傳乎。後世聞袁母之風。審乎婦之于夫。臣子之于君。父事異道。同尚無徒。以偽塞責哉。崇禎十七年仲夏。既望。魏人某序。

吳大尾曰。此史筆也。予嘗欲與芑山纂次我

明實錄。示後世。有志未逮。惜哉。

芑山文集序卷之二終

芭山文集序卷之三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王尚傳

較

甲戌文辯序

甲戌文辯。合諸家所選房牘。刪而辯之。書既成。怒然世道之感。而重有屬于諸君子也。國初制科取士。首崇經術。次稽政事。士苟嚮用。類能決大疑。戡大難。以故古者建丞相。我太祖更制。分職六卿。至停制科而不得罷。代迄仁宣。翼翼厥猶。與思皇匹。咸

甲戌文辯序一

甲戌文辯序一

哉。嗣是沿故例。歲所貢者。而人雖不乏。碩武魁壘之士。何治幹誼。行弗少槩。見而朝廷得人之效。稍稍衰矣。既通籍。累資稱顯官。卒罕樹立。甚者浸淫富貴。

聲色裘馬之好。廉恥道喪。宗社辱昌。啓以來。議者蓋傷之嗟乎。諸君子。眎今天下。何如邪。予觀今天

下詎。冠是亟。詩曰。莫予荈蜂。自求辛螫。三復斯言。倉見出涕。夫天下事言之未壞之日。鮮不嗤且怪。其壞

其壞。惶愕茂以應。明天子御極。殲夷元惡。年有餘。逆瑞。發忠賢。詳中外稱治。邇者邪正雜進。當事

見。欽定逆案。中外稱治。邇者邪正雜進。當事

抗言。一二言者。盡利害甚至。又卒見格。儒生鬱抑。不得志。遇事相感發。思有所自見。徒空言耳。今諸君子

釋褐爲王臣。弄猷伊始。亦思。所相磨者何事邪。今杜瑕室。隙厝國。救寧者安施。邪子竊謂士大夫朋

韋。噂沓。訕膝貴近。誠無足齒數。卽矜名節。捐頂踵。之淵慮遠謀。逆濟時變及事已敗。雖風烈。攸尚匪國之

福。昔東之不敢聽季昶言。坐視顯戮。而實陳諸人。幾事不密。適爲後世笑。嗟乎。諸君子所自處。宜何如也。賈生以雒陽年少。感激天下事。痛哭流涕于王

前。雖出爲王太傅。策未必盡適用。志良苦矣。以予聞。今天下通經學古者。名籍甚。顏茂猷。字壯其。錄。顧

士。然各過其實。天子優異之。什伯漢文。未嘗悲不。通。必有引君當道者。屬是時。豈未可以言。尚。所。而後言。歟。抑靜默。卒免。姑引咎去也。嗟乎。諸君子所宜自處。抑又何如也。子歷覽房書。慎思平氣。其言以論其人。方倦倦諸君子。冀所爲決疑。難。隆初威。無復嗟。光熹兩朝之。壘壞潰裂者。蓋。有其道。未可謂予一人私憂而過計也。逞予道。施

問忠介諸公。遺事徘徊太息。不能去。過武林。弔宋忠武。穆又歛歎久之。諸君子無意天下則已。苟有意天下事。前車之鑒。可弗懼乎哉。古今大亂之作。絲辨之弗蚤。易曰。履霜。堅冰。蓋言慎也。然則予今日之辯。豈獨文而已。諸所見。呼經侮聖。靡曼喪志之文。私不能亡刺譏懼之深。故辯之亟云爾。天下讀予茲選。不深維所以倚屨。諸君子之志。僅謂予衡較短長。足為三

年。中利祿捷徑。豈惟倖古聖賢淑身礪世之指。抑世非。祖宗制科進士初意。嗚呼。可勝嘆哉。

甲戌文粹序三

公尤根據經文。非謬也。新建蘇武子改為悅。蓋未諳經文耳。時儒不通經術多此類。可嘆。自記

沈治先曰。非獨規切新貴。蓋私冀朝廷率繇

祖制。不令奄宦干預。而以逆魏已事為戒。未幾

朝廷謂外臣無足倚賴。輒委任中官。一時監軍容

督鹽漕者。威福赫然。炙手可熱。每有彈劾。屢奉

溫綸。士大夫紀綱自此掃盡矣。諸璫畏上英察

雖不至如逆魏之辛。要之釀禍。宗社者不

甲申三月之變。豈盡氣運哉。

皇明歷科程式序

天子御極之四年。予遊京師。蒿目天下事。思上書論學術。是非條例。鄉舉里選。法因而歸。今年冬。僑吳門。

侵洪武以來錄文。竣聞朝廷詔復祖宗薦辟。

嘆曰。古今治天下。進君子退小人而已。制科兼選舉。

法甚善。或曰。我國家人才放失。儒效濶疎。今士盜

虛聲。尤甚。率無補當世。它懷材負氣義。黨壘噴出。更

相賢聖。其弊不牛李朔蜀。蠱壞宗社不止。繇是觀

之。雖勤辟薦。奚益。予曰。否。三代以後。孝廉辟署限年。

九品清議。銓選諸科。始得卒失。不數傳。詭譎偽雜同

譏。若是者。豈法弊哉。行法非其人耳。今上思致理

平。日孳孳。籲俊是亟。二三大臣。儻慎簡人望。布列庶

寮。兼酌罷使。久任採左雄劉攽司馬光遺議。與天下

更始。一切門品勞舊資次。黜勿用。四方士之賢者。利

目外度。可自著見。咸激發磨礪。澡思樹立。諸不肖。亦

慚沮退。屬是時。數考績累名。嚴黜陟焉。天下幾幾可

治。惡在辟薦無益人國。然則議者謂選舉之益。什

伯科目。疑天下乏人。欲槩絀令典而廢之。噫。何事

甚也。明興專經義設科。糊名謄本。示衆以公。士進

退繫幸不幸。非古敷納明試意。今科目舊矣。而保任

驟復。宜得士比隆古昔。當事塞源浚流。悼古先王官

使之道。鯁鯁處亡以稱。上旨何哉。予謂薦賢責在

大臣與程士責在考官一也。其道存乎辨是非信罰

賞是非明則罰賞必罰賞必則勸沮廣勸沮廣則忠

實進如是而天下不治未之嘗聞。今學士所傳

昭代典文。官錄文職。嚴名氏。犂然具在。雖忠邪後先

殊轍。其間大臣銜。朝命進退多士。蓋與今辟薦表

裏惜上焉者求之不誠。下焉者應之以偽。苟且因循

以趨于弊。求言語文章之盡合于道。不可得識者所

繇屢廢書而嘆也。予也攷文論世。蒐十五朝程士之

業。差次而是非之點。乙詮注。茂敢漫易竊準古辨材

定論之義。不阿親黨。不畏彊禦。推而之于天下進賢

退不肖。庶有裨乎覽斯集者。追惟祖宗朝貢士初

意。深思古今廢興得失之自。與夫是非罰賞勸懲

宜。諸大臣開誠布公。兢兢推賢獎能爲己任。而草莽

中淑賢貞亮之士。相率黜華競端學術。藏器待用。

邦國光。則參用辟薦制科。三代可復。而不然者。中

交蒙名實乖戾。議論多而成功少。雖日講周官之法

如子嚮所條例。豈足以治天下哉。崇禎乙亥冬。明

吳次尾曰。此芑山經濟文字。薦賢程士合說處。組

織精密。本朝古文冗靡甚。未有挺特堅峻如芑

山者也。

陳定生曰。須看通篇上下承接抑揚斷續處。尤妙

在因斷爲續。波瀾老成。此法宋人所難。

言之而可行者。此等文是也。當作名臣奏議讀。不

得僅以時序目之。錄文中晉揆席。任銓選者多矣。

如此通達治體者幾人。弟勸識

丁丑文辯序

今年春予赴京師。晤友人袁臨侯。時臨侯視學山右為御史某

勅。憫時悼俗。為誦巷伯詩。思躬耕自放數矣。是時

天下計偕。士方就試禮部。或謂朝廷辟薦外復錄

制科取士三百人。天下可復治。比予返金陵。諸試禮

部得第奉。皇帝制。哀然成進士。一時雄深奇偉淑

質端亮之人。為予素所知者。蓋往往奮起其間。予意

今進士三百人。豈必皆才且賢。若予所知數十輩。往

往益時用。然則謂今天下雖才且賢。如諸君子數十

人。天下不復治。豈理也哉。已。題念予鄉者。走數千里

達京師。過故。冠。跡。躡。處。夜。數。聞。愁。嘆。聲。見。諸。父

老子弟。相視。無人色。輒流涕。嗟乎。此豈非數十年以

來。諸進士。因循浸漬。以至此極哉。又私念數十年間

二三偉人長者。既才且賢。既錄進士。備官中外。慨然

天下已任。今也退不得志。與夫遭讒而罹憂患者。何

踵相繼也。絲是觀之士。雖才且賢。雖天下已任。卒不

得志。去然則謂予今所知數十輩。進圖吾君天下

遂大治。智者必不信。又况今天下靡敝甚。驟起而更

張之鮮弗敗。少須則潰裂莫可救。甚矣為今進士之

難也。諸君子幸而成進士。幸而才克濟天下。獨不幸

而生今天下靡敝無復之之後。雖日夜圖所樹立而

勢有不能。若予者。欲無自放得乎。雖然。易曰。王臣寒

寒。古忠臣愛國。未有逆計不可為。自委去者。予願諸

君子。壹志輯慮。靖共爾位。治即不逮。古不至潰敗如

予鄉者。聞且見之。甚諸君子勉之而已。予故感悼友

朋進退榮辱之異。追原國家後先治亂之絲。既窮

嘆時莫可為。而卒倚屬諸進士。期無負。明天子取

士之意。蓋甚不得已矣。嗟乎。諸君子尚慎。所以善後

之道哉。崇禎丁丑仲冬月。既望。

沈耕巖曰。往復纏綿。忠愛與俱。處君父友朋。至矣

惜不早見諸行。

古今論表策合辯序

今天下選論表策未有合古今成書者也。合辯古今見○前○此○後○場○評○選○之○議論表策自予始予因竊嘆近代取士之法之寢降也。

國初頒科舉成式冀士子通經學古出濟時用亡何士競祿利苟且為兩闈應舉之文初場七義尚略

不盡合經傳卒觀二三場空疎腐迂尤甚它號淹博者指事析理與古頗頗既仕無尺寸裨於世去空疎

腐迂幾何又兩闈典文官類循資次知人能得士者且○有○博○奕○酣○歌○不○開○卷○者○此○車○直○朝○廷○罪○人○鮮一時分較諸人免展塞明詔而止不能博蒐士

之通經學古者進之以故初場中式二三場陋劣置制○科○舉○于○此勿論七義苟見黜策論雖賈董歐曾求主者一寓目

不可得士絲是微倖取世資罕通古學往往不適用每○見○年○少○得○第○不○知○策○論○為○何○等○嗟乎如是而謂得人可與圖治不甚謬歟夫士之學

術精微不盡見於策論與夫四六駢麗五判浮勦之空言明矣當國家大利害決幾合變因時信誠又

非沾沾策論克勝厥任可知也取士以策論軒輊慮具文寡效宜兼古明試意矧徒取夫寸晷急就空疎

腐迂者使皆得以躋巍科陟膺仕邪私惟策論不足

以盡士然合策論不可以得士其道莫若使之繇今而求諸古其求諸古也莫若使之因文而求諸實士

皆學古而得其實雖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此○合○辯○古○今○論○策○之○意○之任綽有餘裕孰謂策論空言哉予也懼士學不立

合古今論表策為之辯是非去取折中於聖人蓋欲學者曉然知古之論策如彼今之論策如此古今工

論策者文過其實不足與有為又如此既求之千古制○舉○業○纔○有○實○地○文之法度不至空疎腐迂如近代兩闈論策之甚又

將深窺古人經權智勇忠孝節義之九大者本諸身見○山○文集○卷○之○三○古今論策序一

以見諸行而諸典文官復據古經術進退天下士雖不盡以古法繩之一切不適用者悉罷去士孽孽敦

古學恥華競彼空言亂天下者安得雜然進哉故予今日之為合辯皆推本國初取士之意以實用倚

屬考官暨諸進士非徒好辯而已儻聞予言而以爲迂則太祖高皇帝開科求賢才正文體詔諭具

在尚敬聽之哉崇禎十三年仲冬既望
唐宋大家策論予皆有批駁惜覽者未詳耳自記

國朝四書程墨文辯序上

張子居芑山。選古今論表策竣。復刪定。國朝四書程墨。錄文千有奇。合後先諸家之說而辯之。書成。自爲序曰。今天下法有久而不變。行之非其人。而法不能無弊。制科是已。言有大而近夸。察之鮮其效。而言無補于治。謂制科盡善是已。夫制科既已盡善。有人陳○存○新○請○廢○科○目○是○也于此。細制科爲無益。敢爲異論。不顧而羣士大夫之說。無足以勝之。何也。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首重得人。洪武三年。特命天下開科。六年。謂士罕實

芑山文集

卷之三

四書程墨序上

二

用。詔暫停罷。今有司察舉賢才。十七年始定。今科舉式。嘗攷靖難以來。諸讜節忠義士。頡頏青田義烏。浦江諸人。可謂制科無益歟。邇者制不逮古。士年寵尸位。潘○就○自○此○矣上廼稍稍錄用制科以外之人。是時繇制科進者。率救過弗給。末繇自著見。然後制科無益之說肆。而高皇帝頒定一代之制。幾廢不廢者幸耳。若是而槩謂之無弊。果可爲定論歟。嗟乎。以三百年學較所嘗教育課試之人。數進退以古經義之法。因循日久。蔑有克勝任者。一旦求諸制科以外。彼其人豈

盡伊召周傳哉。將決裂潰敗。倍蓰科目而無復之邪。

然則今天下之視制科。又何如也。以予觀制科。非無益。後世徒守其法。語人曰。我以尊王制云爾。一制科足以治天下云爾。舍其實。名是競使天下日見制科之蠹。而不見其益。議者益信以爲必可廢。夫一制科耳。聰明神聖如高皇帝。舉輒罷。罷復舉。兢兢輔之以保任。申之以嚴試。俟後世善師其意而已。以故仁宗嘗與楊文貞論其弊。意甚善。文貞顧獨以南北士宜兼用。它無所損益。後是高文襄謂天下方

芑山文集

卷之三

四書程墨序上

十二

重制科。宜無限科貢。惟賢是視。然卒不能燭重而善其法。制科至今日。弊且有不勝言者。○此○宋○儒○議○論○可○行○矣宋胡瑗忠仕進。專尚文辭。推本古聖賢脩己淑人之道。分設經義治事條科課士。程顥論取士欲盡去聲律小碎糊名。勝錄。一切無義理之弊。專以行實才學升進。○亦○有○治○事○工○夫○分○說○者○○非朱熹議復古選舉學校。言所教不本于德行。所謂藝皆無用空言。欲分年課習經史。使德成才達。而不徒爲科舉之文。繇是推之。今天下具文無實。雖士習漸馴。使然。則三年中兩闈貢舉。其所以教之與所以進之者。不古

國朝四書程墨文辯序下

起勢奇

文章之道與德業表裏古賢人君子愍時悼事微文

喻志非空言而已易曰脩辭立其誠孔子曰有德必

有言孟軻知言惴惴生心害政是懼皆惡其偽也儒

者放越躬脩竊孔孟程朱之言以欺世勢不至率天

下趨于偽不止以予度今天下士惟黜遠浮夸懋勉

古誼出處皆可法專以議論角勝居恒習爲古序傳

詩歌賦頌之文綠飾矜衒自謂賈馬李杜韓歐復出

它應科目用括帖取時榮與古立言之道不盡合或

竟山文集 卷之三 四書程墨序下

又取制業褒刺而進退之雖考据宋諸儒訪傳衡以

先輩大家自然之法度使後學有所折衷去古德業

尤遠甚時輩羣相北面自同資敬而其人亦謬自以

爲得程朱孔孟之傳揆厥疇嚮率無道拂經後先所

論者非必一軌于正如是而謂可以匹程朱法孔孟

抑何視孔孟程朱若是其淺且膚邪且今天下維棘

矣天子仄席下士士日誦孔孟程朱言天下事若

指掌追其出逡巡錯愕一切空名具文應之嗟乎天

下又奚取如是之匹程朱法孔孟者哉昔真德秀語

楊長孺曰近世如夏竦丁謂王欽若非無文章然君

心不正

子不道者以其心不正也惠卿嘗與安石論經義安

石與定交且言于朝曰學先王之道而能用獨惠卿

耳然惠卿辯給刻薄假經術以文表言卒阿新法劉

秉忠史稱其于書無不讀尤邃于易卒以不遇備蒙

古顧問君子恥之繇斯以推古今議論文章聲聞之

無足恃明矣而世貿貿不察輕重何哉予也固陋鮮

學識恥德業不著于世間因論次見志表揚扶植微

益規補識者不以爲非卒觀古人植身抗行匡國砥

竟山文集 卷之三 四書程墨序下

俗之務有進乎是者迺益嘆後先論次之不足傳也

然則嚮之辯贊矣是選無聚訟與矧于去取猶諸家

去取爾雖洪永成弘嘉隆先正之文濂洛關閩諸大

儒之說各有擇別于其間而瑣猥紛雜大道不存非

古立德脩辭之旨深用悔且媿然私以德業文章惟

日其邁服膺程朱孔孟令非僻無自入無苟且頽惰

退則予所俛焉弗遑者蓋將合質文言行而一之非

屑屑辭章爲也合是將安適乎朱晦菴有言古人之

不止于科舉蘇洵曰文日工而道將散懼實喪也

荀淑遇黃憲逆旅。與之語。終日不能去。稱爲師表。能
受善也。本朝王文莊曰。濟天下者。惟誠實優爲之。
趨名者。亦趨利無益也。世稱其格言。今之儒者。競虛
譽而侈空言。日湛溺聲利。終其身德與業胥失。而卒
自以爲孔子。孟子。程朱之徒。豈非惑哉。予故刪定程墨。既
竊慨制科之法。之弊。謂後世教育升貢之道。宜準諸
隆古。而充冀天下士深觀出處治亂之際。雖習比偶。
工文詞。務共敦古學。以求適于用。庶幾不爲聖賢之
罪人而已矣。嗚呼。可不慎歟。崇禎戊寅冬月日

沈耕巖曰。言之裨益身心者。芑山此文是也。讀之
一使人興歎華就實之意。

詩經程墨文辯序上

詩經程墨文辯序上

詩三百五篇。刪定自仲尼。序始卜氏。漢以來治詩。毛
氏特著。它申韋韓王賈馬何全之徒。存軼者半。說違
逞雜出。後世疑序非卜氏作。子貢傳。世不少概見。好
事家相傳爲祕閣石本。義類編次。頗乖毛氏。尤與卜
序異。同論者齒諸關子。明易傳。蓋疑其贗也。然古今
言詩。率本傳序。自鄭夾漈力排古序。紫陽輒改從今
江。明興制業家。遵承功令。墨守罔敢易。序傳箋疏。
茂焉無聞。京山郝氏。復掇擊紫陽。詰辯詳委。斷以古

序傳爲正。雜進諸家。時有異者。顧其說非制業家稔
聞從者。蓋寡。近儒言詩。尤異是講。肄師訓。繁複貫珠
與漢詁均陋。甚者猶習句讀。鑿空撰著。叛傳離經。其
操戈紫陽。亂天下經術何如哉。予也敦悅古學。家鮮
藏書。于三百篇罕所發明。卒觀古言詩者。其進退合
離如彼。而其紆鑿繆戾如此。又未嘗不掩卷而三嘆
也。夫古之善詩。莫孔孟若。說載語孟至矣。卜氏近之
紫陽傳不可廢。獨宗紫陽者。鈎穴篇章。膠固比偶。習
爲兩闢。應舉之文。而其文尤悖理壞體。非古作者也。

詩教寢衰。可爲流涕。或曰制業家難與言詩乎。予意

三百篇持性情。匡國俗。其旨深微。其言雅馴。離序傳

箋疏。求詩與泥序傳。箋疏求詩二者皆譏學者專言

詩宜。觀覽衆家無失指要。專攻制義。宏獨宗集傳。使

足以應科斯已矣。必欲綜序傳箋疏爲制義條。勞支

析其失也。蕩必斤斤。摺集傳窮詩。保缺守殘。其失也

固。視近儒繫說叛經。一聞耳。惡足與言詩哉。予之成

是書。蓋令我明制科式士取士之業甲乙之。其于

溫柔敦厚之教。刺美諷勸之義。什未得一二。諸所登

龍山文集 卷之三 詩聖文辯序上二

者。遵崇陽稟。聖制存經義比偶而已。其它悖理叛

經之文。手乙注者。黜之而已。若夫商周十五國之淑

慝升降。毛鄭齊魯諸家之異同。予私有折衷。卽未能

仰窺仲尼刪定之志。補序傳未逮。俟後世論次可也。

錢吉士曰。晰別諸家醇疵。猶明鏡之于妍媸。無毫

髮隱遁。後世言詩者之司南也。

從箋疏集傳外。獨探詩意。時儒徒以詩藝求之。雖

謂無詩可也。弟勳識

詩經程墨文辯序下

蓋嘗誦詩。令諸家論定之。攷古商周所繇治與所繇

亂。竊嘆治天下之道。罰賞二者而已。殷道先罰後賞

不具。論周較著者。周誕膺天命。民用輯穆。諸勸

懲已效。犁然方策間。故其頌曰。式序在位。我求懿德。

當是時。醇化翔溢。千八百國晏如。逮其衰。賢愚錯緒。

戎狄饑饉。寢至陵夷。反覆正月。節南山雨。無正諸什。

未嘗不太息嗚咽。繇是觀之。豈非罰賞得則隆。失則

替哉。或曰。周召不言罰賞。何與。予謂二南始關雎。卒

龍山文集 卷之三 詩聖文辯序下二

騶虞。凡二百十五篇。枉慾從禮。導致嘉祥。女正位乎

內。男正位乎外。藉非勸懲。甄明淫慝。衰止胡端。俗革

行若是不變乎。然則疑二南廢罰賞非也。問諸先儒

之論經學曰。願天子學詩。政之大者。無入於小雅。爲

政以正。無淪於變雅。無若東周降於國風。必使功德

終美於頌。若是者。豈有它哉。正朝廷。正百官。自治治

人。在罰賞加之意爾。抑孟軻有言。詩亡然後春秋作。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繇周而來。詩亡蓋久矣。

人臣不忠愛其上。皆可爲亂賊。皆非古詩人性情禮

義之正況經生家不能合春秋與詩並觀之沾沾經
文辭溺釋詁諸所稱四始六情五際以暨難度灾紀

曆樞之說匪辟則誣繇是王事微闕民俗益偷天下
孰與治嗟乎予不幸不親商周上下政教風化之成
猶幸而不見其衰至與當時賢人君子征夫嫠婦日
夜閔弔而潛焉涕也雖然後世君臣不思治則已儻
欲熙宗統業術追弘懿深迹前代升降治亂之繇慨
然引經術以基理平則繇予今日之辯而推之罰賞
之際可不慎乎哉崇禎九年孟冬月望日

世山文集

卷之三

詩經義疏序下二

二十

劉伯宗曰升降治亂之感意在言外大雅不作吾
衰離陳賴芑山此文鼓吹休明羽翼經傳耳

經術所以經世能如此讀詩春秋雖不作可也孟
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非亡詩也失所以治天下
之道耳三復芑山此序詩教其興乎弟初識

四書小題文辯序

今天下學術何其不古若也士喜負材器家師其智
言人人殊非不誦程朱孔孟求折衷至道者不數數
見近者能言家起而憂之勸天下多讀書勸天下進
士多讀書謂今天下擇通經學古能文章留心舉業
之人以為考官諸大臣策厲後進獎就天下之文人
諸選家多讀書不分先輩古學為兩塗則文體可正
天下可治嗟乎此豈定論哉今夫六經四子垂世之
書所恃以治天下儒者讀書見遘事植身正行體國

世山文集

卷之三

小題文辯序一

二十一

經制盡攻比偶疲記誦如世所稱能文章留心舉
業而止古者十五就學四十而後仕孟軻曰幼而學
之壯而欲行之貴適用也文辭譬器之有刻鏤繪畫
惟適用為本今士所為經書義策論不適用巧且華
奚益甚者漁獵前作勦竊先聖遺言亂天下實甚然
則雖使通經學古能文章留心舉業之人列為考官
所取士徒文具亡實文體必不可正天下必不可治
且今之大臣諸進士凡為主司為分較為督學使既
不服盡讀天下書一旦欲諸進士如經生飡聞厭見

緬以年歲皆讀盡天下書。勢有所不能。必諸進士讀盡天下書。始命爲考官。三年中勝考官任者幾人。將率諸進士沿廬陵解綰例。閉戶十數年。出爲考官。邪抑停十數年制科。俟諸進士讀盡天下書。設科取士。邪卽諸進士果能盡讀天下書。果能考論文章得失。士所以應制者。庸腐迂陋。而不知變。非必縣合通經。學古能文章。畱心舉業之人。諸選家自謂能讀書。衡文芟鋤。僞子僞經。其本不立。其說滋繁。卒無以易天下。識者往往非之。一旦欲使文體無不正。天下無不治。勢又有所不能。然則將何居。愚竊謂勸讀書。嚴選政宜先端幼學。以正人心。慎考官。責大臣。宜先隆學。較以應教化。今天下儒效蠱壞。其失在乎少壯攻句讀。干祿利。羣父兄弟所授受。冀僥一日之遇。獵世榮耳。不幸而弗售。老且死耳。幸而售。寡廉鮮恥。未有不修親誤人國者。嚮令父兄之子子弟。自少迄壯。訓之以節義。砥之以忠孝。取經傳史籍。濂雒關閩之學。古帝王禮樂兵刑律曆車服及山川名物書算騎射之事。相與講貫浸漬。以達其思慮。壹其耳目。然後考

之以課試之文。復出入古先輩大家。諸叛道離經者。黜勿進。審如是心。正則學術正。學術正則文體正。雖一二選家。懸僞子僞經大書特讚。以欺天下。孰從而信之。語曰。物先腐而蟲入。選家之惑天下。天下先自惑。天下不先自惑。濫選何自而入。善醫者必推病所自來。治其所受病之處。則病肫然已。天下焉有人心不正。幼學不端。而能多讀書正文體者哉。雖然。下之所習。視上所進退。諸大臣于天下士。濶遠矣。計三年鄉會試。所權衡進退之人。皆督學使。教諭所嘗課試。而進退之之人也。教諭非其人。督學使安所得譽髦而進之。教諭督學使非其人。考官安所得經明行修皆適用者而進之。三代之間。養老察賓。聽訟受成。獻猷茂不繇學。方今省直府州縣。雖有學。教導之官。長有人才之法。闕焉無聞。故例教諭督學使。率取年衰無學識之孝廉明經。及歷知推久部倖之進士。充其官。士雖學古敦行。思盡讀天下書。而教諭督學使所課試。與士所誦習。實刺謬甚。如是而欲驅天下士奮礪磨淬。登進古學。副朝廷任使。猶北走而南轅也。

嘗攷國初學較之制。正人心與教化是亟。

高皇帝詔天下建學宮。立社學。廣延師傅。教民間子弟。有司以時程督。誠學政教論。引宋胡瑗教授生徒為鑑。文皇帝諭祭酒胡儼曰。為師範者。務正己以

先之。講學漸磨以養其心。淑其身。斯為切要法。大哉

王言。宣國初得士最盛。今天下飭新功令。申厲

學臣。視二祖加詳。而卒寡效。豈惟去三代遠甚。即

比隆國初。不可得然。則今天下督學使教論其必

不宜以無學識之孝廉。明經久部俸之進士。與夫僅

留心舉業。能文章之人。充其官。可知矣。天下又焉有

董教得人。而不能端幼學。正人心。以正文體者哉。善

乎吳子次尾之言曰。幼學弗端。絲制舉業始。制舉業

童而習者。絲小題始。蓋不可不慎也。予故定差我

明小題義。嘆今天下士學寢失。師型久頽。為辯其後

先制科諸君子所為文。其雅馴合道者什之二。其鄙

倍叛道者什之七。以明四子之書之無小題。非根抵

經史攷據傳註穿貫百家諸子如洪永成弘正嘉諸

先輩之醇肆者。雖為小題。必不工。雖工。必不傳。而

又

龍山文集

卷之三

小題文辭序四

三

竊嘆議正文體者。不明于本末先後之序。私欲以誘

誨天下子弟。專責諸父兄。專責諸督學使教諭。使當

事。慨然圖所以復二祖作人之盛。務人與法兼善。

士皆讀書適用。二三大臣諸考官。皆學問自勉。兢兢

得人稱。上旨。則天下庶幾可治。至其間利弊沿革。

勸懲輕重。參用三代以後良法。兼國初典制。予竊

有餘例。異日者舉而行諸。未必無少裨助古學之復

意在斯乎。若乃制科寬嚴之令。文章盛衰升降之絲

諸選家詳哉言之。予故略天下聞予斯言而猶謂予

龍山文集

卷之三

小題文辭序五

三

好辯無惑乎學術之終不古若也可嘆也。夫崇禎八

年十月朔日

予為此序。方脫稿。不覺泣數行下。蓋悲士學不古

異論沸騰。滔滔者天下皆是耳。至行文滯澁。如百

川之趨大海。則知者鮮矣。自記

推源尋流。弊盡法立。買生之策治安。董子之對天

人殆無以過。昔人謂摧陷廓清。比于武事。此類是

也。弟動識

龍山文集序卷之三終

世山文集序卷之四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徐日旭 王尚傳 較

已卯程墨文辯序

秋天下復大比士。朝廷用大臣畫。詔天下副中式半計額。或曰盛哉。備官使。輔保任。治駸駸復古。歟。予曰否。蓋予就試南闈。見當事解弛狀。大息甚。已榜發。不遇。又得縱觀天下士獲雋之文。竊嘆取士之法。與任人之道。更張者數矣。而卒罔效。治未有能復古

世山文集

卷之四

已卯文辯序

一

者也。聖天子御極以來。四方適多難。議者以制科鮮勝任也。求之於保任。求之於拔貢。未幾又以拔貢保任不稱。旨欲仍求之於制科。今者又求之於副中式半計額之若而人。嗟乎。取士之法。寔以繁而得人之效。寔以寡。誰之過歟。予謂求治不知要。不慎察在位者之能否黜陟。日汎汎焉求之始進之士。必無補於治。夫始進之士。未必皆勝任。即皆勝任而先是諸在位率因循壅壞。事有莫可救者。雖一歲兩舉士於鄉。又數倍計額而進之。諸所進又皆人伊周家方

虎往往齟齬無成功。然則今之副中式半計額者。名

雖異。保任實與拔貢者等。擬特守義慷慨自重者。不屑以是途自見。它雖靡然進。卒亦未必能如祖宗

朝去資次用之。則雖曰我將以得人佐治。抑奚益於

天下哉。矧今天下兼任制科以外之人。官職殺亂。非

一日當攷唐內樞密。始掌章奏耳。尋且典禁兵。制方

鎮矣。宋熙河之役。李憲領熙秦軍。暨伐遼。則童貫梁

師成。官太師太尉矣。我太祖鑒唐宋弊。特置宮正

司。專糾不法。慮甚至。而今天下何如哉。為大臣者。不

世山文集 卷之四 已卯文辯序 二

李華靖共爾位。計國大利害。徒取區區無益之具

文。如副中式半計額者。行之於今日。以為足勝任而

愉快。不既迂乎。予意今天下與廣取士無寧慎察吏

諸大臣盡忠補過。公厥懲勸。風示有位功實。日以懋

各省直司試諸臣。皆仰體國家得人圖治初意。

循例怠若事。則三年中士之繇兩闈計額進者。備

官中外治天下有餘。豈必取制科之法。增副中式者

日紛更之哉。此予卒業已卯文辯。而不能無慨於斯

也。嗟乎。由于斯言推之。辯名實而定邪正。孰謂治終

不古若哉。崇禎十二年仲冬月既望

余大微曰。憂時之思深。以惻察吏覈實名臣奏議

中格言。

澄源正本之論。知要二字。九一篇綱領。第勸識

名山文集

卷之四

已卯文辭序三

三

壬午程墨文辭序

予詳鄉會程墨始癸酉。自丙子洎庚辰。論天下人文升降詳矣。然人文不逮昔盛時遠甚。以予觀制科後先所得士。歷踐清顯。世號偉人。獨戡定禍亂。釋

聖天子宵旰。蹟業不概見。謂備官制科者寡歟。抑制

科人日益鮮。實效歟。已卯十五國副中式。先正卜式

令甲驟更。咸稱得人。予心非大臣之濟私也。未幾會

議其增竇徑。寢弗行。迨是科則又議加額矣。夫加額

豈非盛典哉。今天下方患冗官。嚮者朝廷特用二

名山文集

卷之四

壬午文辭序二

四

百餘人。與加額等其效。既可睹矣。予意今加額者。麟

次成進士。苟不慎。所以任之。其不爲冗者幾何。我

祖宗設制科。惟求治是亟。今不擇士之短長。邪正。使

適于用。而徒以加額爲事。人名是實。非欲希治效。得

乎。或告予曰。今仕學兩塗。竇徑多矣。豈惟治寡效益

滋亂。予未之信也。卒觀是科中式之文。合聖賢者什

一。叛經傳者什九。視庚辰以前。又何如。謂人文去盛

世不遠哉。然予終願二三同黨家世忠孝。讀書有學

識之人。棄名審實。跡業懋著。光昭本朝制科得人

之盛。雖不加額。求至治無難。不然。學術虛而科名辱。
壅斷駢于宦路。調媚見諸章疏。害不獨官冗而止。尚
忍言哉。此予所爲臨文潛涕。思躬耕而必應制科也。
後是予不復衡論程墨矣。崇禎壬午十一月既望。

予評是科程墨。慨制科無益于世。矢不事選較坊人。復懇予續芳選。予曰。如舍是。未幾。大入京師。

戒嚴計偕士以道梗後先至暫停會試議改期卒

事癸未冬。楚賊窺袁。兵發中。寓目會墨。爲惋嘆久之。迨甲申三月。諸成進士者。方泄泄。賊陷秦晉。不

七
日
二
集

壬午

1

數旬長驅犯闕而宗社墟矣。欲晏然毋黃制義得乎。然則予所謂不復評程墨者。蓋私有所見。非誣妄也。彼引觚投牒。日俛首科目。不自悟何哉。

崇禎甲申年仲秋月寓信州 自記

吳次尾壬午副卷序

吳子讀書明當世之務。所撰著。馳走都市。獨攻制業。

二十年。試輒報罷。開中文未嘗不工。有司率未嘗寓

日子退而傷之。今年吳子與子閉戶課義數矣。吳子

自度必售。子文亦數爲吳子喜。可已。子入闈。視首義。

不自慊。擲筆出。不顧。吳子也卒事。七義恨。據經傳。策

論切時機、悉利害、不一語、襲蹈司房、
內陶閱其卷、

嘉歎不已。可謂知吳子者。卒抑置之。先是有司不爲。

目其文。吳子宜不遇。今業已寓目。又心折其學問經

卷之二目
壬午副卷序

術評騭輝如復見廢何歟述○物○不○可○阿○ 國家須才孔亟讀書明。

世務如吳子。日困絀諸生間。它空疎迂陋。往往接武。

嗟乎豈獨吳子不幸哉予故梓吳子副卷附

壬午文韞以行使天下知士遇而文未必盡工文雖

工而不必盡遇。吾黨不自棄。當終有以自見。不則躬。

耕著書俟後世
卑遑恤一時失
得哉雖然昔李
邕願

○見○遊○代○士○大○夫○之○際○
○所○授○自○謂○厚○顏○而○宋○興○國○中○且○有○盡○賜○及○第○者○今○

上下皆不能也。讀吳子文可以觀世矣。崇禎壬午仲

冬月日

余中台曰。俯仰感慨待人自待。皆軌于道。文章報國。其在斯乎。

姑山問業序

姑山問業。沈子耕巖。名寄民字翁生宣城人里居教有學行四方師宗之

廸多士。二三及門。哀其文行于世者也。嗟乎。沈子豈

非身隱而道章乎哉。先是沈子以諸生膺辟薦。奉檄

入京師。首抗疏指斥時政。疏劾楊武陵李情義不阿未幾

言不見用。引身退已卯。學使者有司。馳幣勸駕。就聞

試。沈子弗顧也。方沈子閉戶著書。四方士聞風問業

者衆。沈子居儉履約。出素所蓄積。誘勸無少間。其服

習必于忠孝。其朝夕聞見告誡。必皆古聖賢行事方

也。曰文集卷之四 姑山問業序 八

略。當是時。沈子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信愛之如父兄。

可不謂斌斌與。或曰以沈子才且賢。獨隱身著書。惜

哉。予曰不然。周濂溪有言。師道立則善人多。胡安定

設科經義治事。作人爲盛。我太祖論廷臣曰。致治

在善俗。善俗在教化。又曰。賢者務學。欲推行裨國

家。宜一以孔孟爲法。繇此觀之。今天下儒術寢壞。忠

孝泯闕。無它。教化墜。師道廢也。夫士出處雖異。諸所

爲治已教人正俗之道。未可斯須去。進則以教天下

退。則以教一鄉一邑。功豈有殊哉。沈子守肥遯之志。

倡明正學。為諸士先。率原本。太祖敷造化。造士宗孔。

孟至意。它條科磨礱鑄切。質諸濂溪安定。鮮抵悟者。

然則學術博備。多士景從。如沈子其為師道立而教。

化行可知也。予意士之出其門者。異時德業茂美。相。

踵躡為名公卿。原所自。則皆曰此沈先生之徒也。皆。

曰沈先生之教。雖一布衣。不負。天子。不負所學。若。

是其有裨于時也。孰謂沈子徒隱身著書哉。予年來。

居金陵。交沈子甚暱。四方士北面沈子者。後先來謁。

予。子既見其人。又上下其文。皆卓然有立。陳子某九。

芑山文集

卷之四

結山別集

上

所稱沈門蔡元定也。好古博學。以淹雅聞。茲所刻問。

業。合同學諸人之文。差次之。蓋欲使天下知師弟友。

朋。講求切磨如此。沈先生考文論道。惓惓不忘忠孝。

如此。此予所以竊歎沈子之為教。身雖隱而道日章。

而尤幸及門同學諸人。將大有施于世。不僅以文辭。

見。准同人也。嗚呼盛哉。金沙則有子友周仲馭。名。

金壇人。雖汲引後學。虛懷樂善。四方宗之。與沈子相。

倡。和天下稱金沙。宛上兩先生諸子。皆從兩先生游。

皆得所矜式。可不勉乎哉。崇禎十五年仲秋月望日。

余大微曰。芑山嘗為予言陸象山撰王荊公祠記。

曲為介甫回護。未可為公論。此文無一語涉諷。又。

惓惓寓規勸之意。蓋芑山尚論古人。皆然。豈獨不。

阿沈子哉。

芑山別集卷三

漪園遊義序

友人劉伯宗爲賢公卿大夫推稱非一日獨數奇不
得志屢與于同檣朝夕文章自娛于觀伯宗擬東方
朔從公孫弘借車書駿韓愈學生代齋郎議以及池
防守議三篇蓋皆鑿鑿言之它感時諷物見諸歌詠
往往追古作者未嘗不竊歎其才有餘而遇不足也
今天子明聖旁求俊乂毅然復古保任而伯宗蔚爲
舉首詒 邦國光時子友沈眉生萬茂先陳士業諸
子率後先奮起其間夫眉生茂先士業之於伯宗可

芭山文集

卷之四

游園遊義序

十一

謂志一而道同以予聞諸子居恒籌策詳矣先士
業語予曰天下事未可口舌爭蹇蹇然 自與翠始
予深肯其言眉生方伏 闕言事關國大體義次顏
詞天下壯之伯宗出圖吾君親方建自其與眉生諸
子殊塗同歸無疑也抑尤有深且遠者邪違者崇仁
新會聲譽赫然厥後徒引決去學行如伯宗度必有
軼駕前人俾後世信儒效非迂踈者豈徒一時士大
夫樂得而稱之哉翹車在門伯宗宜出而仕然猶不
忍輒棄其制舉義刻既成趣予序之意蓋深遠矣嗟

乎伯宗豈非善藏其用者哉崇禎戊寅孟秋既望
立論有衡酌句句寓期屬意 弟勳識

芭山文集

卷之四

游園遊義序

十一

錢吉士時文序

選予游吳門與吉士錢子相遇旅舍。次尾吳子適至。
○始○終○以○此○終○此○意○
自湖上抵掌慨天下多故士學鮮經世平居祇行不
○始○終○以○此○終○此○意○
古若出未有不亂國家叛君父者輒相視太息去
丙子三人就試甯都皆不遇。次尾方里居論著予與
吉士走四方無寧日。然吉士出其學教天下學者宗
○始○終○以○此○終○此○意○
之嗟乎予獨落落奚爲哉。定生陳子聞而歎曰。芭山
知吉士蓋如此。予告定生日。吉士性孝友遇事沉敏
敢往宜出爲世用。今予與諸子職藝於茲而吉士遭

芭山文集

卷之四

錢吉士時文序一

一三

王父大故不就試可悲也已。定生日。然未幾吉士求
○始○終○以○此○終○此○意○
友來金陵復與予相見盡出其制義示予。蓋形力窮歸
○始○終○以○此○終○此○意○
者抵掌吳門時嗟乎。繇今視昔天下事所當痛哭流
○始○終○以○此○終○此○意○
涕者何如。而謂大息已邪。夫吉士罹讒毀瀕患難與
予略同。然觀其出入師友族姻里閭之際無小大必
爭以義豈惟威不能屈。雖困勞怨讎處古賢之所難
○始○終○以○此○終○此○意○
吉士夷然視之若吉士者欲不見用於世。予抑予
○始○終○以○此○終○此○意○
又竊竊吉士憤天下莫可爲思。絕迹梁場。言終焉之
○始○終○以○此○終○此○意○
志所不忍棄者制義耳。問語予曰。制義。百年忠孝

名節所自出。聖學王制胥是焉在。吾嘗傳之其人
而已。予歎曰。今天下岌岌哉。明天。青肝得人
○始○終○以○此○終○此○意○
是亟亟卒使一時友孝忠敢有爲之士。抑無所見
○始○終○以○此○終○此○意○
悲制義久弗售不得已而以論著喻意。誰之遇與。惟
○始○終○以○此○終○此○意○
之過與。雖然吉士豈終隱者哉。獨予與吉士今日所
○始○終○以○此○終○此○意○
感且歎者益難言耳。至於吉士之文之必傳。次尾定
生皆知之。四方得而誦之。惡俟予一人推稱爲哉。崇
禎己卯孟秋月既望

已卯吉士出其制義數百首請予刪取行世復簡

芭山文集

卷之四

錢吉士時文序二

四

予曰。錢子之文。世所推稱。然必以芭山先生軒輊
○始○終○以○此○終○此○意○
爲定論。幸爲我序之。予閉戶卒業。諸所錄注頗不
○始○終○以○此○終○此○意○
聞吉士曰。此直筆也。豈今人所及哉。今吉士文具
在不時且與天下共見。天下當益信于兩人古道
相成耳。自記

梅惠連制義序

予既讀梅子四書寄言序而歸之。已又卒紫其制義。復爲序曰。嗟乎梅子。獨以制義困哉。豈制義困乃工與抑工制義愈困與。今士爲制義。示它文章。何耳。竊程墨房。曠耳。然率繇是致通顯。夸耀閭里間。非然者。雖淹博成一家。主司見輒怪。黜之制義如梅子。根抵六經。貫涉百氏。合于古作者。必不求合于今之房。曠程墨苟不合于今。則主司未有不黜。且怪者也。嗟乎梅子。自知其不合。不自悔何與。夫梅子生長卿大

芭山文集

卷之四

梅惠連制義序一

十五

夫家傳學善文辭。思著稱于世。豈不欲制義。受知主司哉。然梅子獨舍今而求諸古。因諸生數十年不少。變其志者。梅子蓋有以自信矣。進者梅子語予曰。士失科名。非辱。苟科名得罪。聖賢辱耳。某生平制義萬計。工不工。未可知。嚮令予遭時。蚤以制義遇世。必曰。是之爲制義。亦遇也。則未有復謂予爲制義。如是。必不遇者也。不遇雖制義。不如是。雖日與時偃仰。以求合主司。主司未嘗不黜。且怪。豈有當哉。予曰。甚哉。梅子進于道矣。孔孟之道。宜遇不宜困。古今紛然。信

之然。使孔孟生今日。應制科。孔孟未必皆遇。豈孔孟文不工哉。信乎。命不可知。非盡文之過也。士苟且爲制義。汲汲希一遇。而卒不遇。則是文章科名兩失耳。孰與爲制義終身不遇。而制義猶足存者之爲愈哉。嗟乎梅子之爲制義。良苦矣。梅子居金陵數年。恥求文求知。自度其非苟作也。冀于序而傳之。予故推原文章工拙。科名失得之繇。毅然謂制義所重在此。不在彼。使天下習爲制義者。無徒以科名可倖致。而尤使讀梅子制義。知遇不遇。有命。未可謂不遇之制義。

芭山文集

卷之四

梅惠連制義序二

十七

汪未齊曰。惠連工古文辭。居白門。著萍廬史論。出入春秋大義。芭山次尾。皆並稱之。宜其不屑以制義見能于世也。

金方平時文序

今天下交游之士何驚名鮮實與士少壯飾文采趨
聲利日贊調當世士大夫北面之相見踞而前曰請
益士大夫引古相勸戒士又踞而前曰謹受教卒載
其兢兢卑謹非誠受教而請益也或諗予曰有士于
此今日師某先生明日干某先生以私某先生戒閤
者絕焉士恬不自愧嗟乎若是者可謂有廉恥哉仲
尼有言三人行必有我師孟軻曰予私淑諸人也歐
陽脩言世無師學者當師經魏昭求入事郭泰願附
近人師不聞干以私夫士苟有志請益宜尚論古昔
退求諸同列汗隱因約獨行自好之士相與攷論
國家典制講悉今天下夷虜盜賊政事得失治亂求
適于用斯亦庶乎有爲矣獨奔走士大夫貴顯之門
與夫既已貴顯而退處于鄉者日賓賓種先生長者
而弟子之何哉昔樊英就聘世譏其純盜虛聲鄭注
開陳治道激昂頽辭卒用姦敗古今名過其實率無
補當世又況竊名取世資如今天下交游之士之所
爲其害道可勝哉

卷之四

金方平時文序

十七

黜聲譽簡交游舊嘗師于友羅玄目名曰崇瑞習知

子時過從焉意若師于者然未嘗稱弟子也予竊敬

重之今自侵其近義行世不它求賢士大夫一言以

爲榮獨汲汲屬于序已又爲詩贈予感鬱悱惻見亡

人求友遺意冀予相勉策以進乎古之道予故取今

之士之足以爲戒與古之士之可師法者告之方平

苟無忌予言徧告同志或少有裨乎彼四方交游之

徒其尚聞而慚慚而廢然返而今天下士大夫名教

已任抗顏稱人師者可不慎所以進退之哉崇禎十

一年仲夏既望

卷之四

金方平時文序

一八

篇中意若師于二句凡十二字全篇擊應必不可

芟削者方平付梓輒妄去此語非獨文字缺陷益

見方平喜自譽而恥師人不深求古人親師取友

之道識此志慨自記

上不能忌勢利必不可與適道此文針砭膏肓如

聞晨鐘雖以教天下之爲弟子者使士大夫知此

意師道已備于此第勸議

怡草二刻序

南譙金仍之闇之二子。先是嘗梓怡艸。皆其從父天

駟名光房所論定者。貴池劉子伯宗爲序。識者謂金

氏多才。伯宗言不阿。今二子復稟述義合從第木公

諸作。行世。天駟曰。張子者。我二三猶子執友也。二三

子信鄉非一日。盡序之。予方感慨天下事。思焚筆研

西歸。伯宗趣予曰。是刻也。子不可無序。予曰。三子慎

行。力學。莫予知之深。雖三子齒髮少。予予敬且愛。

辭不爲序。不獲予則言予所欲言者而已。因憶庚辰

山文集 卷之四 怡草二刻序一

予屏居金陵。倦揖客。僦舍獨與天駟近。天駟性靜重

好學。借羣從講肄無虛晷。少間乃過予。予遇天駢齋

頭。往往促膝相勸誡。無一語及私。是時予仍之闇

之恂恂若處子。問予言未嘗以爲非。予心六之。辛巳

子親親里居。天駟數千里詣予。而仍之闇之郵其

文來質予。予示家仲季曰。此南譙金氏家。仲觀其文

足知其人。家仲季相視欣歎。不能已。高堂聞而色喜

者久之。喜予生平不妄交。獲友益也。今年予就試南

闈。仲春復見天駟白門。仍之闇之學行日以進。而予

友舍章之子木公與仍之闇之比肩立。斐然以文

著。見予歎天駟教導之功爲多。天駟則謂二三子資

益張子不少。予與天駟暨諸子後先游好無間。蓋如

此一日。天駟爲予言曰。凡吾所以訓諸子。亡它大率

冀其審名實。以令士敗類者爲戒。夫古所謂士。經明

行修。求適用耳。今也則反是。予觀今之士。少負材智。

長壯以議論夸天下。迹其所爲。蓋有不可告妻孥。僅

僕者。一時賢人君子。皆指目遠去。若將免已。今士獨

不悟惜哉。予告諸子曰。是言也。所謂言無罪而聞足

山文集 卷之四 怡草二刻序一

戒者非與。古之賢者。行于不敢。立于不能。非謹身寡

欲。不可。今士徒自欺欺世耳。使一旦得志。鑽隙抵巇。

未有不挫敗者。今天下疆冠內訌。屢陷名城。蓋皆士

平居趨利避害。積漸使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天駟曰

嗟乎。今士非獨行不脩。功不立。求其經明而言合道

者寡矣。予曰。然。今有人于此。晏丹黃時藝。日以戒世

也。卒觀其書。是非殺雜。稱引誕放。進秦皇而尊李贄

未已也。至舉周文孔孟曾思之言。比諸夢且謎。邪說

害道。莫此爲甚。無以乎天下士。哀而教化替也。

天駟正色顧諸子曰。此儒之賊。張子方深惡痛絕之。
諸子曰。唯唯。天駟與子若。恒感時嫉俗。告誡諸子。又
如此。夫以仍之聞之。諸子之服膺家訓。志行不苟。其
視今之士之得罪名教者。皆鄙而不屑道。然則古所
謂行于不敢。立于不能。諸子將蚤夜自礪。卒以有成。
至于文辭之合道與否。諸子若處時。理明氣定。不為
異說所回惑。非惟有以辯之。雖出其說。救正之。無難
今諸子文具在。風規昭整。如其為人。其為人以古儒
者為法。不妄願交于世。此子所以敬愛諸子。而樂與

卷之四 伯宗天駟兩君子

遊也。若夫考論淵源所自。如樊桐天樞兩君子。
樊桐名九
天樞名仲父也。天樞名
先辰為御史以直節著
立。朝居官之大節。天駟諸
昆仲植身閑家之梗概。伯宗已著于前序。而子獨詳
天駟與子講求往復之繇。及仍之聞之。本公諸子折
節好學。請益之意。以明吾黨父兄友朋之相勉。以
求合道者。蓋終其身一日也。敢忽乎哉。雖然。子序諸
子之文。深歎年少者之克自立。而九竊冀長壯不聞
道者之自悔悟也。伯宗天駟聞斯言。當不謂予妄矣。
歷誠相勉。無一字阿私。古交誼類如此。第庶識

劉子制義序

壬午秋。同邑劉子崑懸。名映沐。宜春人。以麟經冠江國。予戰
藝陪京。不得志。劉子鄱陽中義暨行藏稿。請予序
予蓋竊慨。今天下之以得失定制義工拙者。皆惑也。
均制義耳。盡其道而不必退。與不必盡其道而遇蓋
有之。豈遇者工而不遇拙哉。予之于劉子。非以其既
遇而謂之工。猶之不以其未遇而謂之拙也。劉子甫
髫。北面于友姚席都。名士珍。宜春人。子每偕錢子駿。伯袁子
以時。造席都信宿。則見劉子嚴事席都。如游楊諸子

卷之四 劉子制義序

之子。在門。劉子既為諸生。間嘗就正于予。予弗阿。然未
嘗不私告席都曰。劉子少困厄。能折節嗜學。善成之。
席都則劉子曰。勗哉母忽。久之。劉子業將成。而名未
著。里中知劉子者不數人。席都與子雖獎掖固倦。世
莫之信。即劉子亦不自信也。迨席都即世。子旅食四
方。甲戌洎丁丑。劉子獨學寡與。不問家人生產。里中
起而詆笑之者。日以眾。劉子內顧益自疑。庚辰。子繇
金陵返子舍。劉子見子道上。語予困憊狀。予曰。子無
棄師學。必有知子者。流俗惡足軒輊于哉。劉子乃私

錄其近義及諸同學所為文覆以質于子意甲乙之
卒諸所甲者皆劉子也劉子繇是益自信久通告子
故予曰今而後益知予之非同阿子也世豈無知子者
哉迨是科而劉子闡中七義則十五國知之矣予以
示貴池吳次尾次尾亟稱之里中則鮮有不推誦之
者夫今之劉子與昔之劉子豈有異乎哉然而里中
昔謚之甚今譽之甚者遇不遇殊也使劉子不遇則
將曰劉子拙於文而不遇宜也遇矣則將曰如此而
後可謂之工于文也又使劉子進而冠南宮則又將

芭山文集

卷之四

劉子制義序二

三

曰麟經如劉子雖欲不冠南宮不可得嗟乎若是者
豈知劉子哉視予與席都先是所獎掖劉子何如哉
雖然予九不欲僅以文章遇合期劉子也今天下多
故予歷游燕趙齊魯吳楚閩越間見士習曼嘆四
方棘且始思退而著書久矣異時劉子勝任不勝任
不得而逆知之獨予所以勸勉劉子有進於科名者
劉子苟能追惟先世之艱劬勤苦與夫少壯更歷憂
患之故因不忘吾師師友後先規誡之意毋徒以流
俗矜夸者為可喜而兢競以員籍名者為可懼劉子

豈不過人遠哉不然天下之以文章遇合者多矣究
罕所建就甚則獲罪孔孟流俗千萬人稱之譽之豈
能勝一二有道者非之笑之哉劉子少治易已徙治
麟經問業吾友袁以時予聞以時訓迪劉子與予同
以時聞予言必喟然曰言無罪而聞足戒席都有知
其必不以張子言為阿而天下益信遇不遇之不盡
繇制義工制義而取科名者之皆不足恃也獨告劉
子乎哉

借此規彼意在言外前後轉折皆用虛步不多着

芭山文集

卷之四

劉子制義序三

三

推而語自記

吳次尾曰篇中疑疑信信出沒變動物情喜憎運
數通塞皆于此見之大指與芭山與友人論制義
書同

旅詩自序

張子讀前人書思適用日奔走衣食恥之今年復就試陪京感事復擲卷出友人餽金餉子卻不受天下盆盪壞浮名鮮實淹金陵不能歸間誦此帖詩爲出涕嗟乎子獨非人子與刻旅詩見志兩第聞之其亦重有感矣崇禎丙子季冬月朔日

吳次尾曰不數語耳妻以清雉以宕能自見奇氣

錢吉士曰芭山嘗語予云詩三百至矣唐雖以詩

取士著稱如李杜去三百篇遠甚以故芭山見今

芭山文集

卷之四

旅詩自序一

子工

士酬唱夸矜者恥之罕爲詩間有作不出示人輒棄棄不甚惜世亦莫知其能詩也旅詩客金陵得家信感懷有自憐歡事少歸去亦天涯之句聞其友袁臨侯先生讀之出涕芭山詩不求工而自工多此類昔鄭都官雲臺編醉疵並見獨以鷓鴣名世至今稱之芭山都官之鄉人也能爲詩而詩之名不著則遇不遇殊耳雖然讀書力行如芭山後世必有知者又豈沾沾與都官角勝負哉

旅言三刻自序

旅游二十年所至堙圯世罕有知者戊辰冬入昭陵瞻望二親嗚咽甚已巳仲春自昭陵旋里省二親甫一夕趨豫章應制弗售仲夏復入昭陵次袁臨侯別詩氣益憤庚午歸就閤試肆意疾書墨燥紙窮驚嘆良久擲卷狂笑出閤杜門家居錄凡右曰維彼良苗秋則刈俟之俟之時奄至一日窺二親髮白標心

○此○同○阮○之○書○者

十日夜廢寢食今年春棄家走京師友人袁臨侯

侍御左官南大行亟過予趨入其邸署道上按轡顧

芭山文集

卷之四

旅言自序一

三

予曰予試縱觀城雉宮闕之雄麗庶壯其氣予憶選歲薄城下不知士大夫幾人賦詩幾人捐軀報國爲獻獻久之夜同臨侯論進退大義各就寢予獨轉不寐比明往見張天如名溥大風埃蔽空見士大夫面垢目昧拊膺曰卓哉鬚眉人相視何巾幗忽二親齒日邁竊嘆遊子萬里非古菽水膝下意臨侯曰世有高官厚祿而遺其親者苟善事親豈必高官厚祿哉思焚筆硯還家作書以告友人楊維節人辛未進士維節語都人士率環視嘆訝仲夏予

入同臨侯驅車出都門矣。臨侯車稍却。薄暮過七里。庄逢劇盜。中子頰血流被面。從者皆股栗。子毗裂與盜持得脫。夜卽旅次。與臨侯酌酒賦詩。有應知巢許。無長物。路上誰人劫。棄瓢之句。臨侯曰。張子膽落。子曰。或歿于鳩。或于邑。或于璫。或于譏。獨盜殺人哉。且古視歿如歸。非夫邪。張子非怯歿。幸全軀還二親耳。入金陵。劉士雲名斯陸南昌人。索子制義寄武林。張天生子籌燈作書。恥德業不著。書成復毀。深悔曩者。都門貽書質維節時。何焚筆硯之不果也。因取生平所

朱之四 旅言自序三 三七

爲文棄去。臨侯痛責子。至出涕。子曰。出處有道。順受而已。惡用役役爲已。又念年來走四方。無寧日。今造物又將驅子走中州。時南大司成姜燕及先生門人周一韓名士琦招世山入西席。始人。私嘗以武侯謂成敗非能逆睹。令後世汪黃藉口。汪伯彥青陽善。毛生微喜。又爲仕進開捷徑。以子顛蹶草澤。幸逃負乘。獨遠離子舍。途窮莫反。不免流俗全譏。雖然。食咄寤嗟。罔敢自暴棄。衣與繆與。曾不汝聊人。未必盡解此意。魏子曰。我歌且謠。其誰知之。子之謂也。然則子合刻旅游後先制義。茲比諸歌。爾依

知者知耳。兩弟爲我慰。二親曰。遊子歸計決矣。世襲以成敗論人。張子弗顧也。崇禎辛未季冬月日。始終不忘二親。類此岵岵鳩諸詩。叙次甚奇。利害生。成離合。愉戚之變具是矣。自記。陳士業曰。古大家叙事之文。罕如此委備深詳者。至感時諷物。裨益名教。尤不僅以駢麗見長。世山古文盈筭。惜其秘不示人耳。萬茂先曰。散處能達。略處能詳。想見當日岸然清立之意。

旅言自序三

芒山文集傳記卷之一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許邦諫 校

傳

晉徵士陶潛傳

淵明恥就偽祿。宜列忠義。通鑑略其事。不書。
晉書妄附隱逸。與公孫和伍。世明夏仲御諸
人並稱。心甚非之。因据前史。掇梁昭明所接
本傳。僭爲更定如左。

芒山文集

卷之一

晉陶潛傳

卷之一

晉陶潛傳

二

陶潛字元亮。潯陽柴桑人。曾祖侃。晉大司馬祖茂武
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著五柳先生傳
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
樹。因以爲號。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
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
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
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
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
此自終。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

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癘
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潛。餽以粱肉。麾而去之。後
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爲之經之。
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自隨。送一
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
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秬。乃使二
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秬。在官八十餘日。會郡遣
督郵至縣。吏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
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辭。頃
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謁。親或勸酒。要之
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
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惟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
刺史王弘以元熙中。元熙晉恭帝年號。在位二年。臨州。
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弘欲識潛。不能致。
潛嘗往廬山。弘命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具先於半
道栗里間要之。潛既遇酒。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
出與相聞。歡飲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
右請履度。潛便於心。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遠州。問其

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
生二兒共舉之至州。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
於酒米乏絕。亦時相瞻。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
潛亦無所辭焉。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
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潛飲。弘欲
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三萬錢與潛。悉
遣送酒家。稍就取酒。當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
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夏
月虛閒。高臥北牕下。清風颭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
解音律。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酒適則弄以寄
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醉便語客。共醉欲眠。
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嘗候之。值其釀。然取頭上
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慧
遠。彭城劉遺民。迹迹匡山。潛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
隱。後刺史檀韶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
人共在城。非講禮。加以讎較。所仕公廨。近馬隊。故潛
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
書亦已勤。願言誨諸子。從我潯水濱。潛自以曾祖晉

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建康在位三年。永初以
後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元嘉宋文帝年號將復徵命。會卒。時
年六十三。世號靖節。有詩文八卷行于世。
陶靖節隱于酒。其爲詩溫厚。寓激憤。蓋予義介。節
以與宋敵者。此靖節所以終于晉也。後世讀其詩。
罕知其人。惜哉。○山居覽廿一史。擬刪正一切論
次失實。文辭蕪陋者。輯爲一書。題曰史辯。以俟後
世。苟天假以年。俾得卒業。當有可觀。學者讀予所
改正陶蘇二傳。庶共識論世知人之意。或疑予僭
非也。自記
楊機部曰。改陶潛傳者。予節也。非獨隔幽。寓諷時
砥俗之意。友人爲予言。芑山是正廿一史。自著史
辯。補歷朝史家闕漏。是非褒刺。並見特筆。觀晉徵
士傳。可以覩其一班。遭世亂離。不能鉅流異世。識
此志慨。

隋王通傳

明史官申時行以唐貞觀修隋書闕通姓氏宋鄭
樵通志止于隋不為通立傳因述通傳然予觀本
傳紀載弗詳文辭冗陋借史氏傳信大義復參采
世系年表及文中子世家引質同異刪釐重複為
次其言之合道者臚于左方補後先史氏所未
備無卒使其失傳焉

王莽篡漢霸秦冠帶絕交官建武中徵
到尚書稱名不稱臣以病歸隱微不仕十八代祖殷

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太原廣武人潔身不仕

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十四代祖述

克播先烈公府辟不就義統九代祖寓遭懷愍國

難遂東遷寓生罕罕生秀率以文學稱秀生二子長

玄謨次玄則諱字彥德有將略則玄則通六代祖也

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著時變江左號王先生玄則

生江州府君煥著五經煥生虬虬如北事魏太和中

為并州刺史家河汾虬曰晉穆公公在江左悼袁粲

公北奔即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之死恥食齊粟故蕭氏受禪穆

也時穆公五十有二著政大論八篇虬生同州刺史
彥著政小論八篇師開明學春秋及易共隱汾山中彥生濟州刺史傑

安東獻公著皇傑生銅川府君隆字伯高即通父傳

人開皇初隋文帝楊堅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帝

賜對言曰陛下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承詔

著典要論七篇言六代得失至悉六代晉宋後魏

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出為樂昌令遷荷氏銅川

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隆夫人生通年表暨中

言隆夫人經山梁履巨石有隆筮之遇坤之師時行傳皆

于安康獻公即通之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來

雖有君德非其時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因名之曰

通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通

是時侍側方十歲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策

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後之為邦行苟且

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上失其道民

散久矣夫子殆憂皇綱不振生人勞于聚斂而天下

將亂乎隆異之曰其然乎告以元經之事年表文帝

銅川府君通再拜受之十八年隆晏居歌伐木召通

告以元經通再拜受之十八年隆晏居歌伐木召通

曰年表十七年歌伐木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度

以成者也小子勉旃通于是有四方之志始受書

以成者也小子勉旃通于是有四方之志始受書

以成者也小子勉旃通于是有四方之志始受書

東海李育。學詩于會稽夏瑛。問禮於河東關朗。名世家及申時行傳皆稱子明非也。正樂于非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其精苦蓋如此。仁壽三年。通甫冠。慨然有濟天下之心。西遊長安。秦長安也。謁文帝。帝召見太極殿。通奏太平策十有二。策今亡。遵王道。推霸略。以正始為先。帝下其議于公卿。公卿皆不悅。通知謀不見用。作東征歌而歸。歌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與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年。煬帝年號。一徵。又不至。謂所親曰。我周人也。河汾故墳壘在焉。于茲四代矣。道既不行。退志其道而已。司徒楊素勸通仕。答曰。通有先人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餐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在侯正身。素與張衡同謀。附逆何正身之有。以治天下。使時和歲豐。通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謂通于素曰。通實慢公。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通由

是纂述六經。九年而就。其言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始漢高祖止晉武帝。續詩以辨六代之俗。六代註見前。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讀易道以申先師之旨。申明十翼。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後王有不合周公制作者則裁而正之。門人自遠而至者甚衆。河南董常。太山姚弋。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降收。收內史薛道衡之子。道衡書盡在是矣。汝見通長安謂收曰。河圖洛往事之無失也。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大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咸非面受業焉。通後先與弟子問對。其略曰。罪莫大于好進。禍莫大于多言。又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于義。又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注興。若裴松之注三國志及陳壽是也。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者。又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惟有道者能之。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賈變問羣居之道曰。同。物房玄齡問事君之道曰。無私。問使禮樂曰。王。問王霸之。易一民之命。密出。通謂賈

璽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忘禍。愛強而厭勝。

神明不與也。密竟以楚公楊玄感策封楚使使

召通通。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

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爲禍先。事見世系杜淹

載。不十年尚書召署獨郡司戶。不就。通閒居儼然。其

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術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

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性樸儉。綺羅錦

繡。不入于室。宴賓無貳餞。食必去生。味必適。言適鄉

人有窮而索者。曰。爾于我乎取。無擾爾鄉里。鄉黨爲

也。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必先往。反必後。或問人善。通

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交也。講學之暇。負

耒躬耕。或勞之。通曰。庶人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

地之間。吾得遇乎。魏永爲龍門令。下車欲廣其舍。通

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己。胡寧是營。永遽止。謝通。通曰。

不勤不儉。無以爲人上也。銅川府君之喪。勺飲不入

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十二年。

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二年江都難作。煬帝

都守文化。通寢疾。歎曰。生民厭亂極矣。天將降堯。大業

之道。吾不與焉。命也。齊肅宗時。與范越七日卒。

僅三十有三云。世家申時行傳。昔載文中子寢疾。召

歸休。平殆孔子。召我。我何必承厥遺教。思按。

此皆門人夸詡之言。非文中子語。今削之。門弟子

百人。議曰。仲尼既歿。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大

在中也。請諡曰文中子。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衣

中子之書。還于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十卷。樂論二十

八篇。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

十篇。十卷。元經五十篇。十五卷。續易七十篇。十卷。皆

軼不傳。通子福時撰。王氏雜錄。言通子弟疑其書。通

小序。惟元經。讚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獨中說列

篇。勒成七十五卷。分爲六部。就王氏六經。獨中說列

天地事。君周公問易。禮樂述史。魏相立命。關朗凡八

篇。宋阮逸序。今行于世。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史臣曰。文中子言行有足述者。其見于中說。往往擬

論語。又剽掇先聖遺文。蓋醇疵半焉。甚矣後儒之不

知去取也。通自言竊比仲舒。而其徒齒諸僊子。杜淹

復做史遷尊仲尼義例。作世家。皆過也。豈定論哉。世

終始未竟厥志惜哉

史傳宜刪正者甚多。芑山不正他傳。陸機錄文中始將以自況歟。雖然芑山傳通後世應有傳芑山者。芑山不及見耳。爲之泫然。弟勳識。

蘇洵傳

宋史文苑傳述洵行業不詳。又錄人心術遠慮二篇。予按心術剽掇兵家言。遠慮頗乖經傳。今刪去弗錄。獨存辨姦論。以見洵書足傳者。不在彼而在也。上仁宗書言事侃侃。瑜瑕並見。故不入本傳。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

明允沒。有餘恨。

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學。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通六經

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居恒善與人交。性不妄

宋蘇洵傳一

喜。可方王安石名。始戚黨友傾一時。人樂與之遊。洵

○明○允○之○過○人○處

獨遠去。不顧安石毋死。士大夫皆弔洵。不往作辨姦

論。一篇論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

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

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濶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

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

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

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

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

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

名者然不伎不求與物浮沈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

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

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炫世

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

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

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

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

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

夫西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

然去巨盧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

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惡豈

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

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

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

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

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

其禍而吾護知言之名悲夫世服洵蚤識至和嘉祐

中洵與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

所著權書衡書幾策凡二十二篇宰相韓琦善之奏

于朝召試策論舍入院辭疾不至因條十事爲書上

之除試祕書省校書郎會大常脩纂建隆以來禮書

以洵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令

姚闢同脩爲大常因華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

朝廷聞而哀之賜其家縑銀二百千軾辭所賜求贈

官特贈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有文集

二十卷諡法三卷

宋蘇洵傳元總裁脫脫屬筆其謬戾不足責獨洵

逆知安石亂天下著辨姦論識鑒出司馬君實歐

陽永叔右永叔撰洵墓誌略其事不道張文定表

洵墓始詳之予故合誌表改爲此傳以正宋史之

陋使後世知洵不徒以文著稱也又記

楊機部曰讀二傳因識芑山論世知人往往餐前

人未餐然芑山徒以布衣著書罕能竟厥志非芑

山不幸天下萬世之不幸也惜哉○與張敬夫補

漢諸葛武侯傳同指獨氣格道特非宋人所及

芭山自傳

芭山性剛介少慧恥事生產弱冠捷戶家居七年考
少○志○如○此○卒○若○昔○自○元○
古治亂得失思著書自見長壯負節梁遇事敢往死
生禍福不能奪後先條百姓利病諷當事釐剔頗衆
不干調郡縣間爲人排患釋難無所取家貧數質貸
貸必償不負它負芭山者立擲券焚去餽遺非禮卻
弗受遊金陵十年歷齊魯燕趙吳越閩楚閒未嘗妄
喜可所與遊率一時名碩端鯁士遇十善必揚及門
○後○世○大○儒○所○知○
一事一言近道韋弦恐後賢公卿大夫排枉屈不先
○此○皆○實○錄○
投刺訪至芭山不屑校義不可則爭之方顛沛危坐
正襟事已無愉戚見顏面獨數奇往往竊大息世人
莫知也生平敦忠孝黜聲利抗言天下事志大屢挫
○語○極○數○實○
學成不用命也至十急陷血與俗寡合讀書不營祿
仕嫉惡不畏疆禦論世不恕古人短長自知終身引
過而已世亂著書空言何補惜哉芭山原名自烈
國變取易致命遂志顏其室復改名遂憤天下多
○芭○山○自○傳○
難將棄妻子之海上終焉母老不忍去自惟功行未
著國史無述見六歲莫詩狀迹後無由觀考奮筆撰

誌銘祭文復自爲傳所著芭山文集合疏議序說傳
記書牘誌銘及雜著題跋語錄旅詩如干卷奉

肯增定四書大全辯如干卷重訂陶淵明全集如干
卷輯次古今理學精義六卷古今理學辨似錄三卷

皆行世編定古詩文辯五百六十卷宦寺賢姦錄十
卷黨戒錄三卷爲弘光黨禍而作合漢
唐宋三黨遺事編錄懲姦錄十二

卷爲媚璫從
而作治書三十卷本朝會典經緯錄一百
一十五卷實錄定本六百八十卷訂定資治通鑑綱

目大學衍義余冢宰古方略聖學格物通憲章類稿
芭山自傳二

成仁錄批評二十一史歷代名臣奏議呈明奏疏
伊洛淵源近思錄周濂溪張橫渠集劉屏山集李延

平答問宋名臣言行錄鄭漁仲通志略馬貴與文獻
通考鄧盱江函史二程全書朱晦菴集陸象山集方

正學集王文成集郝京山山草堂集陳幾亭集藏于
家贊曰芭山豈今人哉天下皆稱芭山百世而後雖

不稱可也于芭山何有嗚呼

芭山文集傳記卷之一終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余聘卿

較

余藩卿

記

余冢宰崇祀紫陽書院記

娶故冢宰余公。起家壬辰筮仕。予鄉永新邑。邑父老

博士弟子員。請祀公澤宮。今年公同郡士痛理學寢

失。慨然曰。昔朱紫陽宗孔孟。創祠祀周程三先生。勸

興來學。功垂百世。余公生紫陽之鄉。明紫陽之學。士

於式無闕言。宜請于有司。祀公紫陽書院。理學其復

典乎。有司俞所請。如紫陽例。蓋推本古從祀遺意云。

四方賢士大夫。益信公之足以傳也。屬予記其事。俾

承學取法焉。予推古今儒臣從祀之議。類失實不合

道。識者非之。它置不論。顏淵配享。始魏齊于唐貞觀

益以左丘明二十二人。宋追崇子思孟軻。然荀況楊

雄王安石父子。雖然進久之。退安石等進周程張朱

司馬光邵雍。元始進濬川董仲舒。若是者。豈盡公論

歟。抑有幸不幸歟。明興黜邪說。崇真儒。濂洛關閩

之教明于世。是時罷荀楊。進王通楊時。已又罷公伯

蔡泰舟。顏何戴勝。劉向賈逵。馬融何休。諸人進。歐陽

脩胡瑗。陸九淵于廟。而祀遽瑗。林放鄭玄。服虔范甯

于鄉。薛文清王文成。魏恭簡若而人或祀于鄉。或祀

于學。蓋斌斌盛焉。迨濫祀踵繼。羅念菴過吉州。恥匪

人竝列。攜先人神主以歸。唐應德卻其鄉公舉祠祀

之請。至引三桓為詆笑。嗟乎。近代祠祀無足榮類如

此。獨公起諸大儒。後宗法孔孟。程朱而其偉德盛業

大節之見于時者。尤顯顏文清。文成。閔若公者。謂非

集諸儒之成者歟。夫孟軻子思。可謂大賢矣。然不能

使後世荀楊不雜。進公生而服膺程朱。沒而與程朱

共尸祝。既不至如應德。念菴所悼歎。又公論久乃定

公之學既明。則孔孟之傳益著。非非公之幸也哉。予

故公生平。簞邑登侍御。視離按秦。掌計總憲貳樞。率

以忠敢聞。最著者如定國本。還詔書。抗逆閹。撤

礦稅。殄毛紅。平奢蘭。皆古大臣所難。絲公講學。素見

理明。宜其庸功著而休澤遠也。今上方表章周邵

一程張朱六子。謂不當與漢唐諸人等稱先儒。下禮

集 166-240

臣議尊崇之公所學如此雖易名崇謚躋公兩廡可

以黜偽學風來茲豈合祀紫陽諸賢足榮公平哉予

生也晚不獲與公上下論議發明孔孟程朱之道猶

幸登公之堂從公于若孫讀公遺書想見公之為人

以予里中父老所歌慕賢諸子後先傳聞于公之子

若孫與夫公同里耆長賢士大夫之所誦述嗟乎公

之不合于道者鮮矣學者緣公嘉言懿行以求合于

孔孟程朱庶無忝于私淑哉公名懋衡字持國號少

原婺源人崇禎壬午秋月既望豫章後學某記

楊機部曰叙次見古法少原先生領此又以傳蓋

世山生平不阿久當論定耳

王公書院記

崇禎十年夏四月宜邑袁臨侯視學三晉以書併京

士民狀來請予記王公書院為予言公勸莖蓋袁李

官也富經術政成召入為侍御既去袁袁士民相

率建祠公公聞而恥之檄袁士民曰生祠豈非今

魏璫璫名忠賢天啓中流毒士大夫最酷所以僂身赤族者哉毀諸袁

士民聚族謀曰生祠非古也祠懼失公意弗祠則闕

念公先是以經術經世勸人讜獄率木諸理學書院

理學所自出榜曰王公書院可咸諸生時偕同學某

為公門下士知公諒不忍以公去忘尸祝請次其事

錢諸石予攷江國書院白鹿鷺湖特著它郡邑雖設

書院教道頗失實袁故書院列郡乘者昌黎張巖昌

文外獨宗濂至今傳按沿革錄宋康定中周濂溪攝

蘆鎮立書院鎮西教授及門後人即其地建祠又于

邑治南立濂溪書院竝祀焉學者稱之舍是無稱書

院者後數百餘年袁復稱王公書院云夫公之不樂

袁有祠豈惟恥與璫比名勝實非公志也理學其在

斯與遂予居里門聞袁士民誦公無間言或告予曰

公廉介不苟取。正身抗行。惟孔孟是師。嘗戒及門曰。
龍無欲者莫制。不則人臨之士馬。可以欲自臨哉。又
嘗曰。士學寡要不適用。雖蒐綴古汲冢羽陵。攻文辭
何益。或又曰。公無細巨必謹。始通籍來袁。能其官。整
孳詢民疾苦。訟牒旁午。至罕留滯。民以故不冤。少閒
進諸博士弟子員。上下古昔。誘之以忠孝。厲之以風
義。酬唱講評。衍衍如也。甚者為諸生授麟經。被服儒
素。數抵張生塾。張生自熙少業毛詩。已從治麟經。公教授如塾。師寒暑不少輟。不稍
勑。顧獨峭直。少喜可。嚴格執人。請謁莫敢干以私。迨

卷之三 王公書院記三

其去袁也。厄區七箸。凡袁有者。委諸袁。袁無長物。數
卷圖書而已。況公強仕。方出為時用。日自為預擬
歸隱圖。公自書圖後云。讀書學陶淵明。不求甚解。飲
酒似邵康節。最喜微醺。思顏頤元亮康節閒。未幾。果
以名御史予告歸。杜門掃軌。單精論述。四方贊其門
者。公傲湖學課之。嚮服日以衆。公後先束身蒞官。愛
民造士。類如此。予繇是知公服膺理學。非一日蓋所
得于源溪者為多。而袁士民今日之以書院祠公。視
昔祀源溪相差埒盛哉。雖公去袁弗獲宵斯。肆斯。

記作袁士民食公之德。佩公之教。登斯堂也。若或見
公焉。相與講磨漸漬。重廉恥。敦禮義。蒸蒸未艾也。公
所貽于袁何如哉。或曰。書院與時信誦。幸不幸存焉。
當 熹廟時。攘排正學。毀書院。瑤祠遍天下。賴

今天子撥亂反正。正學復大明于世。公書院得歸然
存。謂非幸哉。予曰。若公者。徒以書院廢興重輕乎哉。
書院不能無廢興。公所錄有是書院。在袁士民之心
者。雖百世不祧可也。語未竟。張子爾公適謁予。予
以臨侯言告張子。張子曰。今天下郊野餘廢。忠孝

卷之三 王公書院記三

然盡書院非獨祠公公教澤是繫。推公學以教來世
。此亦有公之志也。
月日。落成于某年月日。公名相說。字懋弼。號鞠劬。直
隸泰州人。登天啓壬戌進士。諸始終是役者。例得書
書于碑陰。

此予代姜太史燕及先生筆。先是王先生司李吾
袁。知予兄弟與臨侯獨深。卒未嘗干以私。此記叙
次王先生雖未盡。然一字不同。皆實錄也。因歎歷
官如先生。去袁十數年。士民歌思如此。孰謂輿論

不古哉。予生平恥爲貴顯。撰記贊碑誌。雖公卿大夫。曷昔遊好。求予一言。不可得。每讀本朝文集。諛墓諸作。累牘盈幅。如羅主峰。李空同。李滄溟諸公。皆不免。予心非之。故本集所存記文。自王公書院外。僅余冢宰崇祀紫陽一篇而已。自識

彷彿象山荆公祠記。而筆力簡勁過之。○王公理學不甚著。獨其言行多與古合者。宜芑山稱道勿絕也。王公竟以此傳。○書院理學所由興。袁置理學不講。雖書院奚益哉。王公拒生祠而得書院。亦以在人心者不容泯耳。苟徒以書院重王公。而不知理學所自始。恐王公終不肖也。後學旅自勲辛卯仲春朔日識。

芑山藏書記

予弱冠嗜書。家世多艱。不獲觀先人遺籍。又鄉先達豐顯皆不喜聚書。開就它郡借書作蠅頭字手抄。還之。語家仲季曰。書在四方。宜出購。里居抄借。非計幸。未予走京師。上南離。臚古今理學經濟書目藏諸袖。賈人持書目中書來。售倍其直。家中餽遺脯資自菽水。餽賃外。悉購書。無少恪。不三年。致書三十萬六千卷。有奇。近代各集。稱是甲戌載歸。將建樓居之。弗果。已念衰地僻。士起家制科。獨博雅。不少概見。無他書亡士廢學耳。袁學校歷年久。宋淳熙五年。知州事李公杓鼎新之。設稽古閣藏書。元至元中。路總管張公熙祖復建尊經閣。二公意誠然。然二公徒知尊經稽古。一切古書遺經。皆闕焉不存。國朝洪武二年。太祖詔天下郡縣建學。袁以汀江記尉。間然是時。郡學書未備也。世廟中。分宜嚴相國。自爲鈴麓書院。祀先聖止善堂。無藏書。先是。高宣太宗伯敘書送學。攷邑志所送。僅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資治通鑑。名臣奏議。正蒙。玉海。二程遺書。晦菴文集。西山讀書記。文

獻通考。昭明文選。唐文粹。元文類。劉向說苑。蘇文忠
集及孝順事實。爲舍陰陽。明倫大典。義勇武安王集
而止。二十一史雖載。缺不完。又其書獨私之鈴邑無

補郡學。又皆散棄蠹蝕不可識。因歎袁建學以來。廷
閣增舍置田蓋有之。所少獨書耳。急欲出芑山藏書

置郡學尊經閣。續建稽古閣講堂數十楹。廢產買附

郭田數千畝。籍學宮。使世掌之。佐郡人士家貧好學

饗餼膏火諸費。郡人士由是稽古適用以博雅著稱

惡至如予鄉者。抄借之勞且困哉。雖然予徒有共志

耳。丁丑臨蘭賊掠。書藏盧洲者。皆廢。讀書處。逸

什之三四。戊寅居金陵。增續補輯。如初癸未徙家南

村。方擇別經史子集副本。出公郡學。以竟始志。寇攻

城。城陷。冬左師以援。勦至屠城。芑山藏籍燬什之六

七。甲申春扶母避亂。將之閩。撥山中遺書僅存者如

千卷。笈以自隨。每憶居金陵三年。致書三十萬六千

卷。有奇。悲咽不自勝。孟夏客海。聞國變。撫卷流涕

秋。載書入信州。與安芑川家焉。芑川有桃花鴨。即宋

存乙酉借季弟暨及門刪定四書大全辯行世。會隣

寇窺芑川。將母竄山谷中。寇退。則書又逸什之八九

乎。盡然傷之。或告予曰。遭亂救死不贍焉。用書爲兩

都中祕書。安在張子獨抱遺書不置。何哉。予曰。治亂

皆不可無書。祕籍蕩盡。賴芑山書存耳。世雖亂。未

一日不衣食者。書猶衣食。豈遽廢之哉。今天下干戈

未戢。芑山書在芑川者。異時不知存軼何如。始爲記

以貽後人。袁守宰及鄉先達之賢者。推廣予意。補昔

人稽古尊經之闕。使古學賴書而復。又使天下後世

知書不可廢。學不可輟。則書雖亡。猶存乎。復何憾哉

芑山藏書始末。書存芑川誰藏。列其目如左。仍顏

芑山藏書始末。書存芑川誰藏。列其目如左。仍顏

萬餘卷。宋弘文二十萬卷。皆相繼堙滅。然學者未

可以此廢書也。廢書必廢學。廢學必廢道。誰之過

與。雖然書具在。尤當深求讀書法耳。自識

沈治先曰。朱元晦建陽縣學藏書記。陸務觀書巢

記。皆舉一端而言。感事諷時。使學者慨然興私淑

記。皆舉一端而言。感事諷時。使學者慨然興私淑

儒先博稽載籍之意。未有踰芭山斯記者也。

因抄借之勞。懷藏書之志。推己及物。真仁者事。使

芭山事成。古學庶有興乎。如亂離焚逸。何非獨芭

山之不幸。亦後學之災也。第勳議

零記

崇禎十六年。來自四月至七月。不雨。苗焦卷。無復蘇

者。民相向泣。曰。魃災我。魃災我已。又聚族謀曰。弗獲

我。毋追呼。迫安之。率老稚詣。罷。泣。請。蠲。罷。邑。曰。吁

。蠲。必。不。可。得。檄。司。巫。零。零。累。月。旱。益。甚。民。田。近。陂。渠

者。日。枯。棹。不。遑。它。宦。田。壤。接。則。宦。佃。實。梗。之。雖。百。枯

棹。何。益。宦。佃。曰。我。能。禍。福。若。何。零。為。煽。宦。僕。數。十。人

絡繹。阡陌間。渠。自。上。流。趨。民。澮。者。絕。流。導。入。宦。晦。民

不。邀。涓。滴。迨。宦。晦。水。溢。宦。佃。決。令。它。道。出。委。諸。壑。民

視。苗。立。稿。耳。宦。佃。又。誅。民。曰。若。欲。溉。盍。賂。我。民。粥。未

履。雞。豚。往。賂。佃。得。賂。與。宦。僕。酣。笑。為。樂。不。了。慨。如。故

民。悲。莫。誰。何。也。仰。天。泣。不。已。或。曰。宦。佃。暴。羣。晉。之。宦

佃。笑。曰。若。輕。我。獨。不。畏。宦。邪。須。吏。數。十。人。前。曰。我。宦

家。僮。執。我。當。毆。詈。者。垂。髯。采。愕。貽。無。人。色。顧。諸。宦。門

局。弗。得。入。泣。而。還。或。曰。不。賂。宦。僕。禍。且。酷。宦。僕。陽。受

金。而。陰。阱。之。導。佃。肩。憩。宦。曰。甲。某。爭。溉。乙。某。毆。某。佃

宦。急。疏。甲。乙。名。白。郡。坐。以。罪。郡。阿。宦。各。笞。焉。民。泣。呼

曰。魃。災。我。魃。災。我。天。無。知。哉。環。泣。者。數。百。人。未。幾。又

有市猾者思行劫罔郡也。曰故事早擊龍湫乃雨。非
啗郡邑命不可。郡邑曰姑擊諸猾收召諸無賴。揭竿
往夜肆掠殺人里老跡之。則曰我啗命擊湫者羣譁
去。或歎曰雩盜竿也。民何辜。魁害甚矣。益以官益以
佃僕猾則是天旱一人旱四也不荒于歲荒于人。袁
豈不殆哉。逮于遊四方聞苦澇苦催科傷之。今里居
又苦旱患滋蔓不止。于慕古范文正劉善明思有以
拯之弗逮。因次其事以明虐有熾于魁者而尤慨東
茲土者之扞暴備災失宜也。俾後之仁人君子鑒焉。
史筆可畏 略言雩字記之之意感愧係之

郡人景記

劉伯宗曰何減監門流民圖。率讀一字一淚。語云
百姓焦愁結成恨暑。安知非天以此警勸勢人而
彼且因之獲利。天殆無如何也。○莊語出以滑稽。
似昌黎毛穎傳。

尼記

予自少至壯。尼不勝述。述其著者。萬曆乙卯。予隨叔
祖泊舟章江。友人招予飲。它所抵暮返舟。天雨。舟距
岸二丈餘。架長木版渡之。版滑。踏及版之半。忽墮。舟
人愕曰。水深數仞。既溺。無更生理。叔祖方惋歎。無如
何也。適竹筏浮其上。不死。尼一崇禎己巳。同魏吳上
舍兩造。忤罷守田公。十一生謁守謝罪。守意解。年少
生撰匿名帖誚讓守。守信讒。首坐。予文致訐上。物自
學使者褫革之。督學陳公名懋德里人咸爲予惻憐。
題復蔡姓崑山人

崑山方集

卷之二

尼記一

十四

予笑曰。曾參殺人。豈待辯而後雪哉。督學督予非辜。
予得直。尼二辛未遊京師。客友人袁臨侯邸舍。臨侯
由侍側。左官南大行。趣予同返金陵。晨發。臨侯車稍
卻。丁先過七里莊。遇盜。盜索金急。與中寶。索百餘金。
蓋南大鴻臚屬。臨侯餉輦上諸公。羨餘携還者。臨侯爲大
鴻臚公猶子公名私惟金非已有倉卒與盜非信又
業泗成展進士。○死○生○亦○大○矣○世○山○獨○然○定○五○此○
嫌涉瓜。履捐它金。啗盜自免。非義死生有命。毋恐與
盜持盜怒。操刃中頸。血濺衣裾。不爲動。盜引去。夜遇
臨侯。告之故。臨侯曰。金失。袁子得代償。盍自愛。予曰。

盜攫金又殺我若何張子豈百金贖哉尼三甲戊子

丹黃制義東鄉艾南英好諛盜聲聞。噉予批駁其少

作誣三大罪。刻書徧布天下。屬親善挾所刻書來京。

陰刺子過失不得聞。予貽書更相難折。使自知引咎。

東鄉由是噤不敢妄發。尼四丙子就試南闈。報罷。東

書旋里門。閱邸抄見袁臨侯被逮。思伏闕訟冤。馳入

都過汶上諸計偕同行。予十餘里。子夜迷失道。僅

一僕兩肩輿。時剽奪四出。僕恒怯左右顧。予曰。視前

路坦者姑疾行。望火光所在。旅舍可問也。急下車步

命肩輿前僕隨項果見火光呼之同行。諾曰。宿此因

宿焉。尼五戊寅予里居。已卯春復入金陵就試。邑諸

生某與曹姓訟。見郡守與予頗親厚。疑予受金。以竿

牘抵予。左袒曹姓。誦牘數至。予曰。烈一字闕。說此行

當葬魚腹。比歸舟過左蠡。風濤作。幾覆同舟。皆出涕

予仰天曰。死何足惜。獨不幸死此。何以自白于里中

兒哉。須臾舟及岸。無恙。尼六癸未冬。左賊屠城。仲弟

罵賊死。賊徧所子。頰傷于左臂及左耳。老父老母季

弟被重創。垂絕。母季弟幸存。老父捐館。舍子伏枕。出

涕。自分齋恨。歿閱一旬。愈尼七甲申國變。同季弟扶

母避葛川。葛川寇警。素亡備。予推古兵法。創設五營。

請華社倉助團練諸費。兼申鄉約。移書當事。頒條科

行之。或謂予籍鄉勇。充郡縣伍。為異時抽丁累。又謂

予名雖禦寇。實驅鄉勇自衛。謗語日沸。人無固志。尼

八光酉寇退。予閉戶著書。亡何宵人柄用。黨獄

熾興。特參相國新建姜公不已。株及予。樞部阮大鍼

榜予姓名通衢。遣官校逮。訊不一月。陪京陷。或曰。黨

禍自此熄。予泣下曰。黨人不死。非幸若宗社何。尼九

丙信州潰。葛川岌岌。或曰。五營其禍始乎。予

曰。事專扞寇。前有司。牒具在天。豈忍寬此。一方使聯

首戮哉。安堵如故。某生又訛言弘。匿子舍。選者不

時至。且居葛川。衆疑子夜亡。各挈妻子它遁。友人趨

告子。予曰。昇哉。訛言無足信。予晏如。諸君何疑。懼為

遂定。尼十此十尼者。可不謂艱且劬然。予往往安義

命。以迄於今。益信古聖賢當厄無毫髮幾倖苟免之

意。皆順受其正。豈獨予哉。雖然。予僅述尼之著者耳。

尼至于不忍言。不能言。孰從而知之。世未有尼如予

者也悲夫。

七月望日旅人自烈記。

厄苟止此豈非厚幸。然異時有甚於此者。安之而已。造物如予何哉。自識

書山文集 卷之二 見記四

十七

葛川書歸芭山記

癸未冬遭亂自火其廬弗顧書僅存甲申正月朔四

出奔過豫章笈書扶老稚之渾陽時境兄及關道梗方二歲

退六月僑信州葛川書寓葛川旅舍乙借季涉險

多論著忘其在顛沛也丙這膺辟召擁書太息不

就丁亥葛川寇虜甚懼書淪墜次始末自為記

奉母還里書不獲反畱一蒼頭視之母歸五閱月見

背晨暮銜恤號書輒出涕故人太宰聞

子未死欲盡梓子論著以傳屬直指董成直

指行部江以西首咨袁司李王日梓已山論著

孰先司李曰芭山論著富舊嘗奉旨刪定四書大

全進御明經翼傳莫先是書直指口諾六月望日

司李馳直指貽予書來山中告予故予時逡巡久之

尋念大全苟版行亦猶先朝之文獻也書成變姓

名山亡未晚始詰郡城通刺王司李司李急徵大全

序例上直指移檄十三郡有司襄事已又發符傳趣

典安令葛川隸興安縣命役徙葛川書凡

大全者歸芭山亡何書未反直指聞命旋都事中

十月葛川書盡反。舟楫潰壞過半。子罕書曰。閉者。以梓大全故。汲汲索書歸。既歸。書潰壞如此。大全又中廢如此。嗟乎。書何辜。尤至此。極哉。子年五十四。終甚不能復出遊。如戊寅居金陵。輯補如初。堉兒九歲。又不諳讀父書。書錄。芑山之潭陽之葛川。復錄。葛川友芑山幸而反芑山存否。未可知。書視葛川所藏。又什亡六七。痛哉。癸未。泊今凡八年。書與子轉徙無寧。日後先得失廢興之故。皆有足傷者。不記。懼後失傳。因投取葛川載歸。僅存者。重次其目。藏芑山併為記。

芑山書錄芑山記

使堉兒異時得考焉。庚寅十一月既望某記。

借書寓慨。意在言外。芑山豈直為書記哉。知者自知。行文俯仰盡變。顏頤史遷。特其緒餘耳。弟勳識。

誰廬記

庚寅 太宰 直指 謀梓予四書大全辯。

檄江國一十三郡。褒厥事。宜邑令王 諏吉召工。就

芑山構數椽。為剏厠地。予因自為屋十餘間。藏芑山

書籍。退老其中。亦猶古菟裘之志也。落成。及門諸子

巖額芑山書院。志盛也。諭予曰。是居。肇自大全。大全

芑山自刪定。額不可易。先生蓋自為記。予覽然曰。諸

子謂此數椽者。吾有乎。誰有乎。同郡故太守郭氏堂

構頗宏。後裔別立精舍。自榜曰吾廬。然不四世廬

已易數主。自兵燹以來。環郡高門勢族。灌莽彌望。狐

鼠穴處。主莫知誰何。凡皆予後先所親見。況前代賢

相如唐魏徵。宋呂端。故宅。其子孫或粥或質。丁晉公

甲第。朝廷以賜外戚楊杲。卿方為軍士。常躬負土役

及果。卿無外戚起家。晉公得若然者。猶傳舍耳。人皆

得而有之。惡在其獨為吾有哉。李文饒平泉山居。戒

子孫勿售它姓。形諸雜咏。有吾廬日堪愛之句。予心

竊過之。追讀陶淵明詩。亦云吾亦愛吾廬。淵明後世

所稱達士也。豈私其廬哉。偶然廬之則偶然。吾之耳

然予意淵明達則有之以語聞道則未也天壤間誰
爲吾有卽吾有之吾子孫有之一旦陵谷代遷凡有
者皆不足恃而況吾廬乎故予嘗歎古人不治垣屋
不廣修聽事割宅以處友焚券以還鄉皆有合于道
然則廬而吾之者皆私也識者無取焉予先世敝廬
數區風雨莫蔽甲寅洎今三十年中徙居無寧日閒
取赫號書誰廬額自隨每至僦舍坐則縣于床去則
藏諸篋凡旅居皆然明乎芑山非吾有書非吾有廬
非吾有誰之斯可矣欲盡搜而吾之得乎及門諸子

芑山文集

卷之二

雜記一

三

曰先生過文僥淵明遠矣遂唯唯退是時予重違二
三子意不遽毀芑山書院額而于燕居仍額曰誰廬
不忘勅也異日者廬幸而存幸而子若孫有之卒非
吾有也與其吾也寧誰自號誰廬居士云辛 某月
日張自烈記

徐勉之嘗怪世人謂是我宅言古今豪貴繼踵宛
其死矣定是誰室此誠達者之言它如崔園室處
痺陋無步廬每至霖淖客蓋而屐以就列位焦先
自號所居爲蝸牛廬一日野火燒之輒露寢雪中

祖臥皆予所不取凡事不近情孤行一意究竟不
合道予生平未嘗懷居然求蔽風雨而止一廬耳
誰之可也無之則不可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
恭君子不由也予于崔焦二子亦然又識
此芑山寓言也然皆實理昔賢云建安亦無朱元
晦青田亦無陸子靜推此類求之獨廬非吾有哉
悟者自悟 常勳識

芑山文集

卷之二

雜記二

三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曠 哲 較

記

傲屋記

先世敝廬。隸故相國分宜鳴珂里上。與從祖併居。居。
○始。終。居。皆。秋。隘。前。後。秋。隘。凡。三。凡。便。寫。出。不。豫。居。
秋隘甲寅予遊邑庠。既昏榻去。突數武無容膝地。宅。
○此。中。兄。學。問。
後斗室。庠陋。蛇豕雜處。噎嗝靡停。予哦誦愴如也。
己巳予被讒。將之燕。庚午十一月。舉舊居出售。從祖。

芭山文集 卷之三 傲屋記

兼稱貸市楊氏宅一區。距舊居半里許。十二月率仲。
季扶二親居焉。○傲居自庚午始。辛未春如京師。癸酉就試南。
闈。報罷歸。息駕楊宅。秋隘與舊居埒。思入山著書。會。
族人。有欲市楊宅者。輒委券價之。受直買南鄉龔氏。
田莊。為異時避地計。○癸酉秋失意南闈。度天下危棘。慨然有考察之志。里人皆以予為僞居。友人錢駿伯。雲南大理府推官。未至官卒。
城南總戎第。○衛弁石國勳舊宅。駿伯得之。世嗤予棄居謀食。予曰。
居可餓。食誰哺。豈過計哉。甫暮。駿伯日趣予它徙。乙。
亥復傲鳴珂里上彭宅。○故州倅彭學夢宅。以百金贖。彭宅與予嚮。

出售故居咫尺。是時從祖撤故居。新之輪奐燁然。予。
○非。故。居。感。懷。察。之。
過故居未嘗不彷徨大息。然不可復問矣。丙子予復。

就試南闈。復報罷。居彭宅十閱月。秋隘視楊宅益甚。

丁丑冬楚礦賊突窺袁。十一月二十七日。偕仲季扶。

攜老幼避居龔莊。○先是里人聞賊至。皆踉蹌亡去。予雨登舟。絳下。龔莊。一親不棄。徙予號泣扶二親行。冒。

浦入龔莊。○龔莊。序。傳。粟。足。繼。數。月。春。賊。退。室。家。晏。如。

族友竊歎予蚤辭云。己卯予卒事南闈。復報罷。寓金。

陵。刪定四書大全。不果歸。庚辰仲季念二親老。方築。

室龔莊。然龔氏故基。半入鈴官。張納言公子叔遠所。

芭山文集 卷之三 傲屋記

張公諱承詔。己未。予倍直市之。屋成。奉二親宴笑者。

進士時官南銀臺。○天幸。凡二年。辛巳春。予攜側室傲居西鄉李宅。日涉覽二。

十一史。足不踰戶限。壬午春。予將就試南闈。側室娠。

二月移側室就龔莊。與母同臥起。予既行。三月舉埭。

兒。四月寇掠南鄉。闔室惴惴。仲弟急稱貸買城南陬。

彭宅避寇。○邑諸生彭時舉以弟通官。十月予還自。

金陵。舟次廬洲。方蒙書趨龔莊。里人諭予曰。若家久。

徙城南。龔莊闕然。昵耳。予任佗良久。詢之。則仲季徙。

自壬午六月望六日也。予躡入彭宅。見家人。僕若隔。

世。謂。曰。決。策。入。山。冠。卒。驅。就。城。何。哉。逾。數。月。逆。賊。張。獻。忠。攻。袁。撫。軍。郭。都。賢。棄。城。夜。亡。時。撫。軍。自。會。督。移。鎮。袁。州。紳。矜。率。賊。散。賊。聞。左。師。赴。援。尋。引。退。左。師。蹙。蹙。城。內。外。放。兵。四。切。南。鄉。無。一。姓。免。者。先。君。仲。弟。並。遇。害。予。與。季。扶。母。它。竄。懼。兵。竄。予。宅。夜。命。伴。自。焚。之。屈。指。庚。辰。始。構。至。癸。未。僅。四。稔。而。拙。初。瓦。廼。燬。無。復。遺。豈。非。天。哉。予。念。母。年。七。十。三。有。兒。甫。二。齡。巢。覆。將。焉。之。擬。僦。居。姑。宛。瀨。上。十。二。月。二。十。日。屬。季。促。辦。權。窆。先。君。仲。弟。訖。甲。申。正。月。朔。四。日。挈。家。出。奔。舟。過。潯。江。友。人。袁。臨。

芭山文集

卷之三

僦居記三

三

侯復督潯。聞予遠遁。急延予居趙氏半園。半園趙石光井乙丑進士九江人。答別聖名。督劉達失事被劾棄市。二月十六日。予獨放舟之金陵。時予奉母居半園。擬僦居固城強埠村。楚黃友人梅惠連。慨出嚮所買田宅。未受少直。惠連名州府城人。大中丞國楨之子。工古。予返潯。辭臨侯文辭。以俠聞。乙酉補蔭。改名嗣勳。予返潯。辭臨侯就強埠。會逆賊陷。都城。時甲申三月。予崩。勳曰。國社且屋。何以家。爲獨母老。漂寓良苦耳。遂棄強埠。客潯。逾月。慮潯亡。備變卒起。巨測母老淹潯。非計。月左。外無。惟類至今恨之。予以先去幸免。五月朔六日。急

發。權。逐。豫。章。臨。侯。慰。番。甚。懇。予。道。匡。廬。友。人。宋。未。有。名。之。盛。己。卯。舉。人。割。宅。招。予。予。辭。去。十。九。日。抵。章。門。著。心。性。圖。說。行。世。割。宅。招。予。予。辭。去。十。九。日。抵。章。門。見。友。人。楊。機。部。兩。人。相。持。泣。皆。失。聲。變。也。機。部。私。予。曰。四。方。崩。裂。宜。之。聞。不。則。家。信。州。子。適。往。我。且。囊。書。以。來。予。諾。二。十。二。日。予。發。章。江。二。十。九。日。自。河。口。抵。鉛。山。將。之。閩。潭。上。抵。關。爲。關。卒。遮。遏。弗。果。七。月。朔。七。日。退。入。信。州。寓。友。人。徐。慧。后。宅。予。以。城。居。嘈。噪。欲。匿。影。村。鳴。開。櫺。風。沐。雨。數。閱。月。胥。宇。不。獲。久。之。徐。孝。靖。遣。伴。導。予。就。興。安。葛。川。葛。川。距。發。源。數。百。里。友。人。余。

芭山文集

卷之三

僦居記四

四

大微中台。復割宅招予居率山。予慮母老憚跋涉。不赴。自甲。迄丁。家葛川。凡四年。二月。母年七十七。泣謂予曰。兒使母一見故鄉墳墓。死不恨。六月。朔。辭。葛。川。將。母。返。龔。莊。黍。離。在。望。念。遲。者。僦。舍。異。鄉。倘。嘗。險。難。數。愴。惻。出。涕。入。郡。城。過。從。祖。新。居。悉。化。鳥。有。益。歎。陵。谷。代。遷。嚮。予。過。故。居。仿。徨。大。息。無。益。也。九。月。就。龔。莊。構。數。椽。怡。母。榆。暮。十。一。月。落。成。母。壽。棄。世。詩。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予。之。謂。也。自。庚。午。甯。故。居。迄。今。十。有。九。年。其。閒。或。棄。居。市。田。或。粥。田。買。宅。

或既傲不往。或買宅中棄。或自構宅不久居。嗟乎世。豈有通竄流徙如予者哉。雖然。唐鄭權官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嘗僦屋以居。杜牧自去安仁里故第。入年中凡十徙居。古人皆然。徙豈獨予哉。後世苟推求予志。知予往來僑寓。脩業砥行。罔敢自失。墜因深明古今。得喪偷戚之故。雖祖宗田宅無足恃。未有不積德累行。克永世者。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可忽乎哉。它若予踉蹌燕趙。齊魯閭楚。吳越閒後。先四十餘年。求一日晏處。僦舍不可得。雖家居猶旅也。別見旅。

世相文集

卷之三

旅記五

五

記七篇 除夕前三日旅人張某記

靖兒未震。母腹之徙龔莊。既誕。母襁之徙郡城。未幾由郡城復徙龔莊。癸未冬避兵。老僕攜兒竄伏崖谷閒。徙不知凡幾。甲申春隨予出亡。往還舟車。潯不已之闕。闕不已之信。復繇葛川返龔莊。九年。中兒奔走弗遑。天實爲之。豈盡父之過哉。今敝廬重葺。書卷尚存。雖遺兒以貧。實遺兒以安。宜不至如父之旅食推困。異時思初惟始。無忘父手澤耳也。又識

旅記 有序

今世備嘗旅之苦莫如予。予少從塾傳。六年足未嘗踰閩。旅蓋自甲寅始。甲寅春補邑庠生。遠近遊從日衆。今三十有七年。無歲弗旅。無旅弗困。更僕不勝記。記予生平所嘗遊處遭歷。足資警訓者。錄授兒子。使異時不幸如父之羈棲失志。慨然思處旅有道。因取易旅象象爻辭。合予所自記者進求之。宜少有感發裨助。惡在旅非學哉。予嘗兩之京師。一自辛未春。一自丙子冬。兩之楚昭陵。一自戊辰冬。一

世山文集

卷之三

旅記二

六

自己巳夏。兩之邢江。一自壬申冬。一自己卯秋。兩之閩潭陽。一自甲申夏。一自己丑夏。兩之婺源。一自戊寅夏。一自乙酉春。三之信州葛川。一自甲申夏。一自甲申秋。一自己丑冬。客金陵。則始辛未。卒壬午。甲申春予將卜居姑宛。瀨上復入金陵。往還凡四十有六。它信宿平江臨安。句曲瀨水皖桐姑孰鳩茲。章貢匡廬潯江。皆環屑無足記。故略。至于遠赴友約。如河南固始周一韓士琦。一韓出姜公曰廣門。壬申馳幣之固始。以冠服中止。癸酉一韓昆陵陽羨陳定生。補蘇湖令。後攜其子獨一清金。

貞慧。定生太中丞。陳公丁廷嗣子也。定生子維。歷
督年負才。師事楊維斗。吳次尾。錢吉士。復問
業于。後先馳幣。詣金陵。期入西塾。教授諸子弟。皆
不果行。記凡七篇。餘觸事偶述。見雜記。庚寅十二
月朔。日旅人張某書。

戊辰秋。潛迹邑。蟠龍利舍。日覃思制義。絕造請十一
月望。友人邵陽令袁瞻。發使棠書幣來山中。請予
為冢孫世琦師。瞻諱一。己酉舉人。筮仕江。予旋
家治裝。私謂仲季曰。祿仕須時。受脯資具。目前菽水

亦子職也。十二月朔。遂行。時道上雪深尺餘。僕墮前

七

且卻予弗顧。見者意予客遊。反楚出。語慰勞。不謂
方辭家客昭陵也。夜次萍邑。酤酒發行。篋宗子相詩
文讀之。歎曰。菽水闕。故出遊。歲盡親與仲季俱得無
恙。楚遊因乎子。闕養非孝。若何以遊。重二人憂。擁衾
大息。不能寐。遲明復就道。疾驅車前。越數日。道臨湘
歷湘南龍城。問古黃陵。汨羅道。鄉諸遺跡。慨然仰喟。
欠老。經過旅宿。見田家。頽垣茅舍。乏飭餽。率懸鐸炊
食。噉嚼無人色。予曰。楚人家。居苦客遊。豈足悲耶。夜

作哀田家詩。見志。除夕前一日。抵邵陽治所郭外。聞
此屋伐鼓。鳴角。聲聞十數里。問故。楚人曰。卒歲報祈
禮也。予曰。世傳吳鬼越。今楚巫亦然。即祈報安用

鼓角為哉。晨起。馳寸刺達主人。主人喜。急遣役。送入
邸署。予升自賓階。坐坐頃。召琦前。謂予如禮。晚治具
主賓。婉語如疇昔。少閒。予退。就寢。獨思。惟鄉者宿萍
邑。讀予相詩。文時泣數行。下熱。諷吧帖詩三章。歡戲
徽。曙己巳正月朔。琦執贊北面予。予為嚴條科。隸
作肄經史。皆之學。日益進。會江右學使者奉詔。遴
從。肆非也。

十三郡屬食。饌生充貢。二月十三日。家僮至邵陽。趣

八

予歸。應制。主人揖予言曰。先生負材。一明經。惡足恩
先生孺子。方請益。願投轄。毋去。予曰。父命也。從友遠
親。不可固辭。夜與琦訣曰。是行也。出對大廷。獲少自
施用。祿養此始。不則義聚。俟他日子。助。助。十五
日。辭出郭。驅車行。馳七日夜。還子舍。二十二日。買舟
東下。舟將泊章門。直廼。不獲進。比至。則榜發已錄
同。庠彭生汝明。予曰。失得命也。因歎。先是發昭陵。馳
七日夜。遇歸。適自備耳。何益。三月初六日。歸觀二親。

惡甚又私謂仲季曰求菽水則之楚急祿養則之豫

章卒兩失之何哉居數旬同郡上舍生吳某者逢歲

寓京師貸鈴邑嚴廣文金遺不償廣文怒郡守田公

守左袒廣文兩造廷咎生邑人士匿名誦讓守守志

誣坐予守初任予未嘗造謂是時諸生為吳生請守

首罪予謝罪者凡十人予偶預焉守誤信左右淫

十一生懼日長跼謝罪予閉戶哦詠不少屈久之予

得直時督學陳公諱懋德素察予學行琦聞予失志

歸且遭謫復以書幣來請卒業友人袁臨侯為詩祖

行時臨侯官大行往開州治五月復入昭陵率琦

貫如初董大司馬葬便道歸省

觀其徘徊展轉欲行且止欲止復行備極苦心非

芑山自為記烏知其楚痛若此哉為之泣下第勲

二

庚午春琦就童子試隨予發昭陵歸仲夏琦補邑博

士弟子員欲仍延予家塾予辭辛未正月予將北上

割裾行三月至京師客友人袁侍御臨侯邸第夜聞

卿大夫譚議矢與制科絕晨揖臨侯曰躬耕養親古

也焚筆去臨侯出涕曰子遠來親老祿養急焚筆非

計予曰使張子繇制科進得一官且倖親不去奚待

予疾脂車上道臨侯堅留予信宿私為予投牒儀曹

籍北雍尋改南臨侯方左官南大行六月偕返金陵

館予思補署八月朔上南雍後先謁少司成謝公德

溥大司成姜公曰廣二公皆國士予益用自憤是

時袁瞻嚶錄邵陽晉南廷評與予相見白門移書復

題琦同予季來就業予寓金陵不數月琦果來壬申

冬暨癸酉春予皆講授廷評署中未幾廷評改北比

部將之官琦與季遂歸予就癸酉闈役淹金陵秋卒

事不得志日錄錄鉛槧閒謀歸不果丙子再試南闈

又不得志急歸省二親業戒裝夜聞邸抄見袁臨侯

以果御史矯劾逮入都予拊膺傷悼匍匐請闕為

訟。寬。語。具。上。皇。帝。先。寓。書。家。仲。季。言。予。報。罷。方。寓。食。
金。陵。明。年。始。得。還。里。云。懼。以。赴。友。難。始。親。愛。十。二。月。
朔。渡。江。時。予。內。側。室。鍾。方。七。日。急。攜。衝。風。雪。馳。三。十。
餘。日。始。達。京。師。丁。丑。正。月。朔。就。獄。見。臨。侯。兩。人。伏。地。
再。拜。拜。訖。相。顧。泣。晉。人。士。來。唁。臨。侯。獄。中。亦。泣。臨。侯。
曰。咸。料。張。子。必。來。予。曰。人。予。我。賀。遠。來。相。勸。豈。私。子。
哉。田。生。諷。鄒。志。完。語。具。在。予。始。終。自。愛。及。哺。予。趨。出。
夜。篝。燈。為。晉。諸。生。刪。改。申。理。學。臣。公。疏。達。旦。鬚。半。白。
疏。上。三。月。朔。四。日。復。就。獄。與。臨。侯。訣。臨。侯。手。寸。械。援。
予。曰。子。歸。見。我。二。白。為。我。言。死。生。有。命。二。白。無。過。計。
予。曰。公。論。尚。存。旦。暮。寬。且。雪。俟。之。初。六。日。僦。車。南。歸。
侍。御。徐。公。養。心。復。命。其。子。公。旦。從。予。遊。徐。公。先。是。令。
予。門。受。業。丙。子。公。旦。走。書。幣。要。予。予。曰。遠。赴。友。難。二。親。
倚。闕。久。無。晏。然。阜。比。長。安。理。辭。五。月。朔。復。渡。江。六。月。
抵。白。門。急。買。舟。攜。側。室。歸。里。七。月。抵。家。見。二。親。始。詳。
白。入。都。門。月。日。詰。旦。持。臨。侯。獄。中。書。併。諸。當。事。申。理。
書。疏。慰。安。其。家。自。後。予。雖。詣。金。陵。就。聞。試。不。復。如。京。
帥。

丙子寓京師。夜過友人袁瞻。惻然有銅鑪
荆棘之感。密以告揭。萬年。或笑曰。狂生謾語。惡足
聽聞。八年。宗社墟矣。不幸而言誤中。哀哉。又歲
制科可絕。友難不可不赴。見芑山權衡輕重處。
非輕制科。由士大夫無可與語者。知天下必亂。故
絕之。末云不復如京師。雖以志慨。亦不屑就耳。此
言外之意。弟勳識。

古潭崇化里。世傳朱紫陽鑄集註綱目始此。特建孔子廟。歲釋奠如澤宮。後人額同文書院。祠紫陽其中。天下號閩書林云。書林三十六戶。部使者刻書檄各戶分領其事。著為例。它餘戶尚衆。始予聞崇化富書籍。翁姬嫺劑。欲往觀。非一日。甲申。避地葛川。葛川距崇化數百里。許思輦生平所定著書。就潭上悉版之。會羣盜掠塗。行旅咸辭舌相戒。予方嚴裝行。家僮俄怯。篋資逸去。或曰。兆先告。宜有戒心。予弗答。三月十七日發信州。宿鉛山縣。廿九

日踰關至崇安。二十日過山前店。是夜宿澄澗。虎音人說許為口。二十五日至崇化里。僦寓清修寺僧舍。二十六日明發謁聖廟。尋拜朱紫陽祠。越數武。還前令。睨視曰。彼乃恩聖廟。令素無。並仕

至今請之。邑人。立毀之。復書壁間云。毀者。邑山張某併記年月日。凡十有八字。見者愕訝。二十七日。鄭子祖玄造。予相見如平生。惜曰。寇熾剽死載道。先生行李獨晏然。何哉。予曰。前却不相直。故免。鄭子悅。喜二十八日集鄭子宅。談甚劇。與予訂梓四書五經大全。辭及朱子通鑑綱目。綱目

季悉心訂補輯古今諸家史。閩南先詰諸書。予異之。許附後與坊刻舊本大別。詰朝予歷覽里中後先書目。凡百十餘紙。叢俾禿眉。首末凌雜。諸版刻充棟。皆無補經傳。因歎所見不逮。所聞類如此。四月初一日謁辭聖廟。揖鄭子言別。遂行。是日宿麻沙。初二日經蔡西山梓里。過蔡氏宗祠。文節文忠文正文肅四公皆塑像。太傅益國文節公。蔡西山諱元定字。季通像居上。左右則太保文忠公。蔡節齊諱淵字伯靜。太師崇安伯永國文正公。蔡九峯諱沈字仲默。丞相文肅公。蔡九像前各立主。主闕一。予曰。主闕不補。軒諱抗字仲節。像前各立主。主闕一。予曰。主闕不補。謂似續何。請後祠。命從者盥洗奉主几上。次第拭觀。

之。自唐暨宋。始三代。訖十三代。主各詳名爵贈諡。三代唐贈太保蔡梅公。唐伯祖勅封武安王。蔡佳公。典安王。蔡樟公。桂樟合一主。其下注云。血食南臺。宋四代。贈嘉議大夫。蔡場公。五代贈通議大夫。蔡克順公。六代。贈文敏蔡仁公。七代宋聘君。五二處士。蔡伯充公。八代宋國論十七公。蔡諒十三代宋資德大夫。蔡度公。宋國史。仁齋蔡亮公。度亮合一主。旁注云。諸誌二公。捐田三百。予斂容曰。世澤如蔡氏者。幾姓哉。訪諸裔孫。則里中人云。今蔡氏稱諸生者。僅數人。予為大息。不置。初三日宿崇安。訪覽劉忠顯胡文定諸君子遺跡。不獲。聞邑諸生丘四可。號無者。著大極圖解。長揖造崇令。出譟辭。自夸衙。衙俗令氣。尊上學。焚者。襄

異之。四可尋棄諸生隱武夷山友人李韋華為予言生特狂謾耳。

亡它能。先是韋華著易學大史黃石齋有予笑曰士

薙盜虛聲豈獨一丘生哉。初九日旋葛川復閉戶著

書自後鄭子與予聞問不絕。開三年戊子予緣葛川

歸里先姓尋即世。撼頓亡俚卒不忍廢書已丑夏迫

念鄭子前約欲重錄大全綱目借季暨俞子寒。新安婺源

人。家貧嗜學工歌詩兼精戈法數千里從。袁子世琦

遊寓芑山一年攻苦茹澹檀然忘歸。請潭陽六月初三日發芑山過安平取道綏城揮汗

逆數千里然往往迷失道相與左右顧憩道旁覓鄉

導乃行行半復迷閒以已意躡行人故術曰此必衝

也。蓋疾趨已而果然夜宿旅次酌酒環坐指屈臂失

道。睽睽處相視笑樂。予曰幸不效窮途泣耳。七月十

六日行次光澤寓唐氏樓居。極絕。發伴白鄭子告急

鄭子齋金囊糲。趣伴日夜兼程逆予伴逗遛不果來

一夕予夢遇卒百十人。懷甲挾毒刃躍入。飭執季與

予詣幕府將斬以徇。徇俗披衣告琦輩曰不去禍且

及晨與戒諸從者毋出戶。謹伺變不移時。遇卒果踵

繼。執季予對曰若無諱見幕府白。生殺惟命卒

環擁季前予袒跣從季抵幕府。時鎮邵武者幕府曰

賊偵法罔貸俟閱實路諸市命卒牽送獄。一時譁喧

咆。咆觀者如堵。牆予兩人仰天號冤不絕口。顏辭無

少屈。比就獄自分必死。兩人相顧謂曰古以身殉事

者誰哉。予時渴甚向杆卒索水。二盜竄立盡復謂季

曰死生命也。趨潭陽則死道路伏芑山則死田廬死

有異乎哉。已又怛然曰兒九歲與父永訣天也。獨俞

素二子不憚數千里從予遊進退維谷將安之語未

既幕府廉得實命卒趣出獄竟釋之。反寓俞袁二子

為予道幕府訊居停語甚詳。問行李則衣櫛帷褥屏

履悉擲去。獨書存耳。是時前所遣伴來自崇化距旅

次不數舍。聞予被執却馳三十里不顧。予資竭不能

前適有劉生者。劉不知何許人詢之則劉產也予素

資居停許贖以金居停不受。劉曰數篋掛囊金餉予

數足支。予乃行。伴中道聞予得脫復走。遇予抵伴曰

我死宜斂骨歸丘墓。禍不汝憂。何恚。憫至是伴錯愕

垂首退。八月十四日入崇化里見鄭子。鄭子曰先生

何遇之難也。幸無恙。急館予書帶草堂。指畫重錄大

全綱目如前約予遣伴往葛川笈大全繕寫諸葉

以來○伴至葛川取大全中道亡去庚寅予命使索

子業鳩工經始居累月土寇蠶起日忽然里中里人

跳身去一日劫質鄭子季第襟時橫索賂聲言賂不

時至必殺之季鄭子先妣猶人愛子也鄭子懼貽尊

甫憂復質心機學隱身不仕里人賢之方捐產脫季

復割金館穀予十一月朔襟嚙將返舍前一日予辭

鄭子走閒道入葛川○擬束書朔二日袁子偕季仍道

光澤歸袁山俞子以疾極不果行鄭子留俞子居宗

光口文集○朱之三旅記三

祠人瑞堂予自甲申春至己丑冬往來葛川潭陽雖

鼎兵寇不死然寒暑荐歷瘠勞萬狀僮僕亡去凡四

人

毀生位補遺主寓瘴彰大意至光澤之變予所共

歷倏而行倏而釋不自知其何以至此天平人邪

第熱識

四

壬申予客大行袁臨侯思補署秋七月臨侯以差歸

里予乏儼寓食易又尹旅次○又尹名詞重還一夕予

疾劇比曙獨僵臥牀褥不發聲又尹疑予假恙真勿

問時友人劉文甫過予○文甫名芳節排戶問狀為

致醫浹旬始瘥既累月延評袁瞻嚙嗽予困○延評將

金陵就予受業私告予曰海門令與某遊從久某為

書介先生行宜少佐脯脩先生無固十月朔延評遣

彼囊書導予之海陵十七日舟次維揚令奉郡符先

光口文集○朱之三旅記四

予至友人曰使君適來造調便予曰士前令非禮十

八日出延評書抵令不往謁令還答延評書馳一刺

驢予予不受二十二日僦舟返金陵適商船狀與棹

類頗人詭曰客來客來姑處此予頻首入輒掩版其

上顛頤者竟日詰朝發櫂雨二十四日夜復如注寢

所水深尺餘予狂笑曰張子魚平安之舟甫泊跳入

岸憩逆旅茅店命役沽酒持一卷端坐哦詠見者怪

曰彼挾策者誰哉俄一生前揖予曰客踞踞甚圍莊

咫尺盡見過予喜與俱往莊雖低陋几上籤自卷軸

頗鱗次潔整。生尋治具款予。予問生家此邪。答曰。

先子崔桐公丘壟在焉。以貧故屏居此。非家也。語。

舟急解纜。遂抗手別去。時生與予皆不暇通姓氏。十二月朔二日。

返延評署。琦偕予季至自袁。廷評曰。先生遇臨叩不。

予告之故。廷評訝。貽書讓令。令慚。馳幣抵予。謝過。

麾去不答。緣是予與琦晨夜講授。如昭陵時。閒語及。

卅中遇雨窘困狀。相視大息。不已。壬申至己卯。凡七。

予戰藝南闈者三。三被放。已卯臨侯備兵海陵。九。

月。予失志將歸。欲割俸爲予治裝。遣使持書招予。

予復臨侯曰。張子浮稱在四方。海陵故多舊遊。聞予。

來。必有以私于者。應之則傷義。拒之則拂情。豈惟累。

子實。自累辭不赴。臨侯非海門令。比然予以得失有。

如臨侯無能爲也。且懲壬申。命造物苟困予。惟固窮耳。雖愛予。

十月維揚之役。故卒不往。未幾臨侯與瑞鄰。瑞矯。

幼臨侯。瑞楊顯名奉。坐鐫級調用。予聞而壯之。事詳。

上。急拏舟沂江千里。見臨侯舟中。十六日過瓜步時。

江都令歐陽烝爲予友。大史楊機部禮闈所拔士。令。

上謁臨侯畢。尋餽予金。予曰。海門江都雖殊。其爲令。

也。令鮮不逐客者。卻之十月十九同臨侯抵金陵。

臨侯歸里。予復之吳門。十一月朔日。四方同學楊廷。

樞劉城吳應箕陳梁方以智周岐孫臨余垣余維樞。

錢禧方其義。凡三百四十人。合辭白國子何公楷周。

公鳳翔請以予刪定四書大全咨部。檄江右學使者。

錢版袁州。予每念己卯辭臨侯不赴海陵。士中詣海。

門獨遊維揚。往往汗浹背。雖不枉刺海門。視古閔仲。

叔石徂徠何如哉。然予過維揚不見。令邂逅得見。崔。

生崔生似知予。至今猶恨別。崔生遽不遑一寓目。几。

上書爲生平闕事云。

歷境類第一記。而介立駭麟過之。蓋自辰迄申。芒。

山又五紀矣。識益老。氣益壯。芒山之學。得之旅處。

居多。此旅記所由作也。○未借崔生作結。殆感其。

傾蓋如故。視彼朝夕昵就不相識者。其逕庭何如。

士不逮崔生。亦可以愧矣。第勳識

戊寅率山余子大微屬其弟中台來金陵。出書幣招予入家塾。命羣從問業。予且言先王父冢宰貳樞。嘗撫史事關理人治兵者。為古方略進。御副藏忠貞堂十餘年。請評梓以傳。予許之。五月十七日。中台偕予發金陵。六月初三日抵率山。既至。大微款予甚恭。予登堂拜兩尊人。居家宰無隱園。刪釐方略。三閱月竣事。九月朔。予辭率山返金陵。大微中台先應試郡城。予過郡城言別。大微帥諸子舉觴。祖予城南隅。攀

芭山文集

卷之三

五

近今交情所難

惜至流涕。十一日經宛陵。聞相國建德予告馳驛歸。所過州郡迎送踵至。率屏息伺道左。恐後相國前驅。

○寓盡緒時○貴驛後

十數人。解衣怒馬。呵呼殷震。行者辟易。諸生乘驢不引避者。輒鞭之一。一時駭張甚。予獨命肩輿疾趨前。前驅方睨予。頃日相公歸里。宜節騎從。何呵呼為。且相公故熟知某。汝曹橫暴。白相公治若罪。前驅不對。躍去。二十日至白門。吳子次尾過。予曰。鄉者新安諸

同人乞吳子書為介。贊文謁張子甚衆。聞子閉關絕客。遂弗果。芭山何固也。答曰。非固恥浮慕者。交驕耳。

○此○芭山○金○○人○

已卯壬午大微中台兩就金陵闢試。復與予相見。猶發皆不遇。壬午予與大微各還里。大微期予贈言。予為送余子還率山序貽之。癸未冬予遭家難。先君仲弟相繼歿。甲申正月初四棄家出亡。三月大微聞京陷。導伴馳至袁慰問。不值。伴反報。已刺予還自金陵。客游。五月初八日。大微親詣潯訪予。予前三日放舟至南康。返豫章。將之閩。又不值。大微恫然去。七月予家葛川。大微書問至。道故。予感泣。且自傷云。葛川距率山數百里。乙酉五月十三日。予偕及門俞子塞過

芭山文集

卷之三

五

五

發訪大微中台將至。發既夕。憩郭外僧舍。僧悟不為禮。予退宿旅次。或告予。僧與發令同里。聞令押僧。僧挾令張氣勢耳。予怒。僧陽跽謝罪。中叵測。予麾之退。是夜僧果疾趨入城。給令曰。有賊開來自留都。據利舍往來刺探。宜備。令曰。諾。漏卒予起戒從者曰。僧貌係氣慈。必倚令。發我速銜書馳白余公子。公子大

名鳴雷。○事○此○生○動○上○下○文○如○錄○錄○烏○跡○字長公。毋忽。黎明書抵公子。所令業部署鄉勇數百。人衷甲趨郭外捕予。僧竊喜。長公遽移書令曰。過發見訪者。芭山張先生也。公罔以逐客重某。戾僧言誣。

○此○芭山○金○○人○

○此○芭山○金○○人○

勿聽令。迺檄鄉勇還伍。不時長公遣倅逆予入城。或欲白令答僧。予笑曰。仲尼不容于桓魋。縋流惡足較哉。釋不問。長公因下榻館予。詰朝令欲與予謀面。長公曰。芑山厭握。不輕造。請公無煩枉刺。令唯唯。退時大微居率山。馳入娶就予語。竟夕。中台返自海陽。曹篁峙歸自臨汝。篁峙名鳴遠。公未進士。汪子未齊。篁仕令臨川。因亂歸里。分發事。無可爲。徒有前勳。魯源後先至。二十三日集長公宅。促膝畫天下事。皆相視嗚咽。翌晨別去。大微度葛川寇方蠢動。瀕行。屬予奉母入率山。割宅推食無少恪。予念母春秋高。跋涉遠。從非計。辭不往。十一月予挈家將歸。僦舟治裝。德興及門。余子楷夜抵葛川。堅尼子矢廢產。梓行四書大全辯。因先鋟古方略行世。予復畱葛川。丙戌冬。方略成。馳使致率山。大微曰。成先王父志者先生也。捐頂踵。豈足酬萬一哉。予曰。張子免諸責幸耳。尋復梓大全。未訖工。子六月扶母還芑山。大微中台。雖情好如初。以離間問梗絕。凡二年。庚寅十月。余子楷筮子三開。舟行數千里。過予襄梓大全。大微復以書來。欲飲經營。俾大全告成事云。

駟相車弗顧。釋縋流勿較。詩曰。不畏彊禦。不侮寡。予于芑山見之。至馳書白余公子。預脫衷甲。難九見先事之智。孰謂芑山徒煦嫗哉。弟勳識

甲申子卜居信州。六月聞興安葛川宋謝文節避亂故陽尚存。鴨俗攜僕逃往。鄭氏數椽。逆母與季暨

羣從家焉。未數日念旅食告匱。返舍粥產。為卒歲計。

六月十七日發河口。七月朔九日抵家。出廬村田售

薄督仲兄袁仲子。受直百金。返葛川。時仲子如潯寧

觀其親。予與仲子連舟泊豫章。仲子期偕至潯。割季

俸相餉。時仲子季弟。予曰至潯往返三閱月。雖分故

人俸若葛川。噉噉何傾橐中金。給目前潯潤。未可邀

也。解戎去。八月十一日入葛川。拮据雖劬。食指頗繁。

往往仰屋歎。會信倖焚。公永定。永定字康侯。山西定

卓然。戊子殉難。稔知予。數捐俸見遺。予感其意。不謝

死。士民痛之。乙酉葛川中寇。日驚徙。予集三都父老。告之曰。寇恣

焚掠。不禦寇。三都無土不墟。徙將焉往哉。葛川環山

峭。運守必固守。固冠無繇入。避與禦孰利。僉曰。禦利。

此後經督幹辦。防備四子春。而議量過之。顧農家少長。畦壟不習。兵策安出。予畫策為條上。當

事。時守東道高公允。茲山東膠州人。甲戌進。請移三

士。樊太守以予條例上之。給示如議行。

都社倉積貯。助團練。創置五營。接子弟壯健者。就

勇編次。營伍營各有長。長各有職。諸器械旗幟符籍

參稽古兵法。悉具。部署定。授五營營長掌之。又計量

一切長短利病。凡不便民俗者。釐之。又兼行保甲鄉

約。每朔望諸生詣鄉約所。申飭。高皇帝聖諭。扑其

背親凌上者。橫其姦姦首亂者。士民率遵行。罔踰鄉

約。畢。營長帥諸義勇。詰五營習步伐。擊刺馳射。隸課

以時。殿最以法。賞罰以信。予閒躬親。甚之不替。年官

不耗芻粟。民不釋稻。釵五營聲大震。諸義勇踴出伍

日。豈徒守哉。雖鼓行成賊。由反掌耳。予戒之曰。毋

與寇。確不幸。勢解力破。悔何及。計莫若守。善鄉勇。謹

如約。益自奮。予慮寇不時至。復倣古干。振。聯紐主客

戶。每夕第番警巡。傳籌擊柝。達曙乃已。久恐怠弛。復

為夜巡。歌使童子。踴躍塗歌之。閒出少錢。飲諸警巡

者。示勞勸意。眾悅。葛川雖彈丸地。務農講武。隱若一

勁旅云。丙戌四郊多壘。予偕季讀書。不輟。門內蒿萊

滿徑。植竹數十竿。獨哦咏其下。別設圭窬。通樵汲。命

僕司啓廬。造請至。僕踰門謝卻之。已復有潛刺予要

害者。予于室西突井一。計日積薪。突舍薪盡。夜起僕

昇薪入復闔戶。又榜曰。張子客新安。歸無期。書問槩不內。過者率謂予果客新安也。劉某者。里巷徒也。先是耳角謫予。予面折之。劉銜予。莫敢發。頃以賂應募充偏裨。氣憤甚。私語鄭子祿遷曰。彼閉戶匿影者何心哉。思抵巇中予。祿遷就予語。故予曰。若豈能殺張子者哉。審殺我命也。且惡知若不自勦絕邪。甫踰旬。劉坐暴掠戮于軍。祿遷竊快予。嚮者言左驗云然。予益安義命。雖捽予有酷于劉者。堀不為動。卒亦莫予毒。大書壁間曰。曾母投杼。毀謗庸何傷。訟過而已矣。

苞山文集 卷之三 族記六

聖人微服。死生不足較。脩身以俟之。晨夕諷詠。用以自釋焉。丁亥葛川饑。積粟餒者。日叩直樓利私賂所親。給市曰。今米價視昨三倍。急倍直侍之。不則粟盡。雖直十倍就糴。立葶耳。繇是直日叩予。捐膺諸曰。粟。○荒○千○人○非○荒○于○歲○可○恨○
○友人與苞山
羨糴不平。豈誠歲凶哉。一日予糧絕。遣伴手一橡。請友人質米。友人蓋風號。素封者。佯伴曰。飯甚安用。緣伴啗退。適市僧持數斗米。伺予急。求售。問直。則曰。斗米直五倍矣。予將五倍直與之。已念我苟五倍直。彼將出。僧人曰。張氏糴且直五倍。此言一語。貧日益困。

是○人○苦○心○。○是○李○綠○我○也○。○標○之○去○戊○子○春○土○團○督○閩○曉○血○稱○義○師○。○數○萬○人○。○基○處○信○州○。○飄○暴○四○作○。○遣○所○部○裨○將○二○人○。○甲○士○三十○人○。○入○葛○川○。○晝○蓋○擁○鄭○生○索○賂○。○生○窘○。○五○營○裂○毗○。○曰○此○豈○義○師○哉○。○從○從○金○鳩○義○勇○長○圍○俄○藏○之○血○流○波○步○。○堂○上○謂○僵○屍○枕○相○。○藉○閩○帥○劉○啓○泗○者○疾○驅○聲○言○暑○葛○川○予○急○與○父○老○約○曰○老○弱○聽○徙○避○諸○義○勇○雷○備○禦○。○因○計○談○劉○帥○退○數○舍○無○賊○竟○陰○部○分○義○勇○伏○隘○觀○變○擇○善○走○者○職○誦○探○又○設○營○弁○曹○之○桂○偕○陳○應○奇○密○詣○劉○營○啖○以○金○比○暮○趣○義○勇○人○持○束○芻○填○衢○路○焚○之○烟○燼○。

苞山文集 卷之三 族記六

蔽○空○鉦○鼓○聲○不○絕○。○予○復○召○俞○子○塞○率○家○僮○數○人○持○槩○乘○炬○操○伍○符○按○次○督○督○竟○內○主○客○戶○。○懼○其○為○劉○聲○吸○。○吸○聞○數○里○外○遲○明○乃○少○休○。○劉○果○閉○壘○不○進○。○謀○告○予○曰○總○戎○萬○一○麟○者○與○前○郡○守○樊○公○親○善○。○劉○故○聽○萬○指○縱○者○也○。○予○因○夜○馳○書○郡○守○使○白○萬○曰○兵○以○曲○直○辨○老○壯○。○聞○者○官○兵○激○變○三○都○非○三○都○擅○殺○官○兵○曲○在○官○兵○某○所○親○見○劉○帥○寢○兵○則○已○必○欲○角○勝○負○某○請○率○先○五○營○。○碧○以○待○守○告○萬○曰○張○子○言○鑿○鑿○且○成○備○撤○兵○便○萬○曰○兵○即○撤○擅○殺○非○法○也○。○宜○齋○餉○一○萬○金○。○撤○夜○至○三○都○趨○。

諗予曰。土瘠民劫。安所獲餉萬金。苟竭髓應。不屠。屠耳。予曰。拏百金。相機進止。毋備復馳。書萬帥曰。必責餉。始激變。未已。又激變也。挺走民。必亂。宜蠲萬諾。械百金。遺之事。遂定。越一日。汪間帥發新安。復屯蕪川。謁予。予告以劉萬激變狀。汪懼。移駐興安。又明日。麾下偏裨百餘人。繼至。宿鄭生舍。予召裨將。呼之曰。汝曹屯聚地。卽嚮者五營義勇。一日殲將卒三十餘人者也。速徙。毋自罹禍。裨將色沮。引去。繇是士民踴躍復家室。無恙。居久之。里猾鄭某陰爲賊鄉導。賊偵私予曰。我來雪宿憾。無它。張氏一門。秋毫莫收。犯予曰。張子雖僑葛川。葛川安危。與共。豈忍賣葛川。自存哉。汝苟窺葛川。五營効勦。不汝過。汝甘詞。嘲予。無益也。賊一日奄至。諸義勇出死力。控賊生禽渠魁二人。卽五營斬之。賊退。予告三都曰。非鄭某導賊。賊不來。卽捕鄭。詰五營聲罪。斬首竿三日夜。以徇。又姜某。聚村落。包然莫誰何。予密諭曹葉二弁。誘之出。白當事。將殺之。姜賂俞子塞求免。俞子曰。衆怒難犯。不可。姜引頸就刃。無怨言。見者皆股票葛川。至今知避寇。

勞禦寇逸後。先獲安堵者。實自五營始。今三都。聚土爲。黎相。撞。壓。視。作。殺。賊。狀。以爲笑。謔。習。使。然。也。四月初三日。予挈家還袁。羣父老子弟。惘然相弔。不忍別。五營。餉。五十金。贈予。佛受。將行。各。搥。酒。肴。祖。道。上。顧。瞻。踟。躕。有。泣。下。者。予雖去未嘗一日忘葛川也。已丑冬。予繇潭陽載至葛川。時安人坐予通負。許。想。與。邑。令。令。發。遷。卒。環。屋。索。予葛川人士。過。邏。卒。曰。張某性。航。僻。三都。當。合。詞。請。邑。白。誣。若。毋。諱。姑。去。頃。臨。汝。書。賈。某。故。與。令。會。過。令署。見。予。名。在。案。牘。愕。胎。良。久。私。謂。令。曰。今。豈。有。兩。張。也。山。東。集。卷。之。三。旅。六。三。兩公邪。必誣也。令告之。故賈曰。爾公天下士。欲亟見。宜以禮。先毋以人言。賈戾翼日。令急馳刺申款于予。予不答。復移書邑諸生童享。頰期。予謀。回。予笑曰。張子捕不獲。豈折簡可致哉。享頰日。敦迫不已。予偕享頰造令。令斂襟謝過。予曰。本餽予。顧誣予。通公以爲通。通卽償。還。眉。肩。與。較。哉。助。梓。大。全。予。退。入。葛。川。參。大。全。庶。凡。安。人。助。刻。者。立。辭。令。出。及。闔。哨。卒。遮。予。曰。焚去彼。葛川。數。橡。僑。之。辭。令。出。及。闔。哨。卒。遮。予。曰。若奈何。輒。遞。趨。白。令。令。遣。役。送。予。出。城。予。還。葛。川。十一月二十四日。發葛川。歸。芭。山。不。復。與。父。老。言。則。是。

時僮僕後先。颺信郡百夫長鄭桓。鄭行十六。葛川人。予嘉其桓。越為易。

素信嚮予。慨然從予行。晨夜跋涉。暨三旬抵家。十

二月二十三日。桓自芑山返葛川。期庚寅春復來京。

且之閏。庚寅二月桓卒。十月予遣倅至葛川。蒙書。歸

問桓安。不倅。舉桓卒月日告予。謂桓自分不起。疾革

猶自言。桓夢魂依依。芑山云。問桓室。則已。挈稚子。它

離予出涕。為文哭之。嗟乎。桓幸歸而死。藉不幸。死

途。妻子不得與。永訣。旅櫬無還日。桓雖不銜予。予何

以慰桓地下哉。予居葛川。凡五年。始終與予親厚。無

間者。不死于刑戮。即死于窮困。其幸而存者。又或經

年。乖隔不相見。雖欲少答其私。卒莫償予願。悲夫。

葛川窟穴耳。尚可以禦寇。因念 淪陷。非盡

強敵之過。由吾失捍禦方略耳。使芑山任天下事。

當別有措畫。如不遇何。識者詳五營始末。應知芑

山非殷浩房瑄諸人比。士不幸而不遇。不獲盡用

其所長。可勝悼哉。它如却澤俸。償妾人金。又其餘

事。第勲識

事。第勲識

事。第勲識

七

辛未夏六月。錄京師返金陵。甲戌春。就姑孰令徐公

約。公名養心。命其子日旭從予受業。已卯。公改。浹旬。

御史巡按江右。予不造。謂始終未嘗通一書。淡旬。

友人楊維節。卒國子官舍。宛上沈子着生書來代訂。

予夜發書長涕。明晨辭姑孰。至金陵。撫維節棺哭之。

越三日返姑孰。未幾別去。自癸酉迄辛巳。居金陵凡

十年。南闡報罷者三。壬午復辭家。應試金陵。念天下

多故。初場復擲卷出不卒事。十月評闡。廣竣。語友人

曰。國亂科目必廢。躬耕著書。吾志也。聞者嗤予妄云。

也。山文集 卷之三 族記七

予後先僑金陵最久。其間慎出處。謹交遊。聞謗不沮。

見利不趨。蒙難不避。未易覩縷盡。予自知之而已。四

方賢士大夫。宦金陵。聞予介特。率加等見待。大司馬

呂公維祺。嘗屬銓曹徐公石麒。邀予入署。為予第授

經。予不往。呂公秋滿將行。遊其門者二十有四人。麟

金祖呂公江許。予頂焉。諸生咸稱弟子。奉呂公色笑。

予獨行輩抗禮不少阿。既逾年。呂公家居。復藏書幣

遣使馳數千里來金陵。請予序其舊所著集。不謂予

簡傲難進也。前官饒司李改南侍御。成公勇。公號寶

樂安人乙丑進士性廉直南中稱真御史乞南譙前河南御史金公光辰介紹謁予命二子其謙其懋來問業禮遇甚恭未幾成公以劾瑞逮朋從餞送者塞路予馳書相勸而已予見金陵交遊聲聞之士袖文賀謁無寧日恥之梓里貴顯官畱都者足未嘗一及其門先施者還答始終不干以私屏居城隅隙地閉戶著書衆莫予知也諸同人每戒僕伏城闔偵予出入予閒入城僕輒尾予後跡旅舍反報不數日屢填戶外名刺累數伯紙踰旬予又它徙矣皖桐錢子秉鐙偕方子以智數訪

東山文集卷之三 旅記七

三三

予不遇畱一詩見贈有避人數徙居之句蓋實錄也寶應邑諸生湯廷璉者與內編李某郊李任廷璉殺人訟于官坐法抵死某司李管廷璉下獄士類冤之吳子次尾與廷璉過從久廷璉于予未謀而次尾告予曰子盍爲湯生白楊大史機部移書當事使得昭雪感豈獨廷璉哉予諾一日趨告楊機部機部與李其稱世誼不果予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之予未知湯生次尾向予稱湯生冤言非誣張子避小嫌不以告楊先生是湯生死于張子也張子既告楊先生楊先

生坐視弗救是湯生死于楊先生也可否惟先生命言訖遂別機部題陰發書白諸當事釋之廷璉既出獄始見予次尾旅寓爲詩贈予事詳廷璉同予復廷璉曰古者信見疑忠被謫求內省不疚耳子抗憤迂衆致謫有自宜少折節全身名勿謂曾母投杼無足爲會子可示勉之自是予與廷璉不聞問者凡十年懷寧阮大鍼以媚璫罷秩居金陵都人士聞阮俠宕善歌詩樂與之遊予未嘗投一刺每出謁聞阮在坐急引避不相見是時予友周仲馭諸及門黨鬪角立

東山文集卷之三 旅記七

三四

詬厲阮不絕口阮開以書抵仲馭諸子戒門勿內立焚棄阮志甚天啓閒左公光斗阮同里人也左公死璫禍阮實擠之左公嗣子四人皆身受阮推頓誓不共戴天阮益恟恟左公諸子與予夙有交遊會史公可法可法爲光撫皖痛左公死非辜爲特建忠烈祠祠碑周仲馭撰文冠予名碑末碑中語刺阮入骨阮往往怩怩又已卯秋四方同人聲義諸具公揭坐大逆不道合攻阮阮踉蹌夜亡頗疑發縱始予與仲馭思中予不得閒攻阮時予甲申阮實錄

相國貴陽復官南樞部。坐朋黨百餘人。併逮予。卒文致它事。殺仲馭。不一月。阮與貴陽出走。時予寓葛州。尚著書不輟。云。憶予甲申。將卜居瀨上。以母老不往。嚮令予家瀨上。阮必羅織予。必與。駢死。詔獄。予不死。蓋幸也。雖然。予不幸不與。同死死則致命。遂志長與世辭。豈復奔播艱劬。日夜祈死。不獲至今日哉。

記自第一至第七。詳載年月日。獨金陵事不勝書。又皆事後追記。又推源春秋諱尊親之義。不敢發。

芭山文集

卷之三

旅記七

三

人隱過。故卒略之。至于後先淑身處友。與古人合符者。其梗槩具見。埭兒繼父志可也。自識

凡爲記類。述山川風物。獨柝州鉅鎬潭鐵爐步諸作。頗寓諷諭。予深旨其言。旅記無一篇不是事實。無一事不寓學問。今人雕鑿華靡。壞魂變怪。或有過于予者。予皆無取也。又識

合綱目書法史遷敘事而爲旅記事。奇文尤奇。後人讀七記。而以爲不必記。豈論世知人者哉。弟勳識

芭山文集傳記卷之三終

芭山文集傳記卷之四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方爰發

較

雜記 并序

往者不足述。然事無大小。學問心術繫焉。况死生毀譽之際。痛定思痛。未能遺忘。忘則木石等耳。聞舉示二三及門。使知世變非一。雖瀕危蹈險。宜順受其正。苟能鑒往戒來。取是記類推之。亦儒者省躬寡過之道也。追述罕倫次。故年月日不備書。

芭山文集

卷之四

雜記

一

將之閩。經鉛山道上。肩輿者忽失金。方拊膺哽慟。子慰之曰。金失矣。泣何益。當計程續與汝金。與人聞予言。不信。愈益泣。適同行者不知何許人。進與人謂曰。若所遺金。幾何。與人告以實行者。輒探囊還之。與人長跪謝曰。汝匿金勿出。金汝囊中物也。蒙見還。願割半相贈。行者笑曰。我苟貪。必不出金。還若如我何。還則俱還焉。用半為掉臂。弗顧去。予急命仵詢行者姓名。行者終不答。予歎曰。今遺金於市者。蓋衆不則捐。

利取名去。攘迄一間。視行者不拾遺金。又自隱其名者。何如哉。何如哉。語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斯人吾師也。

二

書賈傳某者。金谿人。兄弟後先。笈書市于邑。邑人士嗜書者。皆與遊。然弟頗挾詐漁利。書至昂直。求售雖錙銖必較。兄心非之一。日子購書於其兄。素敬兄。樸雅倍直。與之共。兄曰。書直止是。諸購者皆然。先生直獨倍。何歟。迺舉倍者還予。如衆直受焉。尋諭子曰。使

芭山文集

卷之四

雜記

二

我冒受倍直。則是自欺欺先生也。可乎。且惡知先是。購某書者。不以實告先生。先生雖不責我。如內惡何。利豈可苟取哉。况今日攘什伯於此。它日失倍。徒於。得不償失。安在。冒受者。足恃哉。子感其言。銘諸座右。不復告家。仲季曰。傳某書賈耳。有隱行而無市心。它。讀書者。莫之及。且兄弟同業。而樸不為詐。樂廉不為。賤易。孰謂習俗。果移人哉。越十數年。聞其弟貧困。甚。兄累貲。日益。靡然。則。賤與詐之。不足以。攘利。又明矣。士不書賈。若豈非惑哉。

三

葛川僦居楊氏舍。舍傍斗室。予讀書其中。屋梁斂斂甚。初未之知也。一夕予就睡。梁墜椽瓦皆裂。聲震然。予驚起。呼童舉火視之。梁適橫几上。距予枕簟僅尺許。獨碎一研耳。嚮令梁墜於哦誦之時。中予頭頰。則予之不死者幾希。豈待殫殫殞厥身哉。然卒幸而免。卜氏曰。死生有命。信夫。

四

或讓予每屬里僦市諸器物。費厚直。直往往與器物

邑山文集

卷之四

三

不稱非拙。則愚子曰。張子豈愚且拙哉。自利者必慾人充其類。可以爲盜利人者。必損已推其心。可以近仁。故與其利已也。寧益人。夫商賈未有不希倍售者也。里僦未有不覲少潤者也。必物物稱直。必銖兩不稍假。則商賈里僦之於予。望望然去耳。矧予生平欲倣古義倉義學。施之於宗閭。蓋已非朝夕矣。苟卒是志。費當不訾。今所市器物。費幾何。商賈里僦倍取者。費幾何。遑屑屑與較哉。然則予非拙且愚也。雖謂予未嘗費可也。

五

予繇白門赴蕪。令周一韓約。韓諱士琦。河南固始人。先是請予詣家塾爲其子弟授經。不果。一韓服闋。將發舟。友人袁臨侯過補任蕪湖。急移書招予入署。將發舟。友人袁臨侯過予曰。臨侯是時。韓侍司權王季重。舊與袁子友善。雅知子諱。以尺素爲子介。宜少佐行。豪慎無固。予弗答。臨侯遣使囊書隨予行。予既抵鳩茲。往晤一韓。相見如平生。驪獨不謁。王季重使出書白予。將詣權司上之。予詭使者曰。閣不內遠。函若往不得達。重若罪姑俟。予輒取使者所持書。藏諸篋。頗不樂與王季重晤。

邑山文集

卷之四

四

言是時。先予客蕪。有同鄉萬青渥曰。聰鄒五從達吉。二孝廉。二孝廉蓋皆疇曩與王季重交游。欲邀潤者也。一日予過二孝廉所。見季重貽二孝廉札。中客如也。語讀未卒。風二孝廉曰。王公下逐客令矣。盍去益。自任予嚮者。不樂見季重之未爲固也。少選予辭蕪。令返白門。迨登舟。迺出臨侯書。還使者達權司。予終不投刺。季重發書。急倒屣迎予。予解纜。不可追矣。越數日。季重馳書報臨侯。附儀函屬臨侯致予遺意。予反儀答書。後是予不復與季重通書問。不知者嗤予。

國云

六

居恒見子矜謁郡縣屢爲閭人頓辱恥之竊書非公
不至四字於座右自警故予弱冠遊邑庠屏居不問
戶外後先公祖父母蓋有下車迄報政閱數年末縣
見予面者它國士予如司李王鞠劬先生鞠劬諱相
說泰州人
壬戌進士初任推官後遷御史識于儔儕中頗深器
以廉直著稱詳見王公書院記
重急命其子驄馬與予同學于辭公餘先生輒損驛
從目攜尊酒過子齋宴笑竟日子間謁先生先生則

老日文集

卷之四

五

飯予如家人促膝論古今人文自晨至晡乃退先生
數出生平論著示予予軒輊不少阿先生益歎予直
諒云一日聞家仲從治麟經先生退食少暇備服就
家仲讀書處親爲講授猶塾師之於弟子寒暑弗輟
數春訪郡邑利病予悉慮陳說先生虛受筆記多所
興除邑人未之聞也先生去袁爲御史書問貽予踵
相繼予始終未嘗干以私

七

宜令朱子莊父母

子莊諱茂祿
與辰進士

辛巳甫蒞任予將之

金陵謂家仲季曰朱父母兄可以無見度其從兄子

若子若諱茂暉
舊與予善必有書問抵子無忽焉不謀而理仲

季曰然頃之朱父母果馳子若書致予予詰朝往謁

不數語遽別壬午秋予就南闈矢志歸里門朱父母

亟訪予告朱父母曰邑人士莫不知某與老父厚

爲世講某矢不關涉公事老父母雖折節下交不宜

數見過此古遠嫌之義也朱父母曰子羽豈私言游

者哉邑與釐多故惟子是吝義在相成何嫌之有

遂謝不敢當日提戶城南隅署門曰客遊久德甚

守拙遵分罕與親黨周旋願無督過歲暮朱父母遣

吏餽予金子屬吏持門帖走白卻弗受朱父母曰堅

卻復相勝非禮也遂止癸未冬謀報賊窺袁撫道而

下奪門遁時撫軍郭都賢移鎮袁州分守道紳矜隨
則岳虞嶺也懸空城待賊賊奄至紳矜隨

之獨朱父母劉二尹後縣丞劉敬
仁四川人予時方入山避賊

夜詣邑見朱父母商城守事宜朱父母言兵餉兩竭

惴惴懼翌日朱父母野服單騎行抵會城議請援未

幾左師來縱兵屠城去朱父母尋復任然先是朱父

母以他故見惡當事當事輒坐令率先棄城予爲力

爭乃免。此中本末。惟子友。海督袁臨侯知之。諸紳矜
未之聞。卽朱父母未之詳也。甲申春。子挈家出亡。朱
父母馳書抵山莊。唁子。子先數日越竟。家僮彙書趨
至途次。白子。子受書不報。

八

袁太守某信讒。疑子不可近。會司李陳夏洲公祖。
諱項。閩漳州人。乙丑進士。至官。夙知子。蓋司李官海鹽時。友人陳
則梁從之遊。述予生平甚悉。以故司李甫下車。輒索
子相見。是時家仲季方條邑利弊六款上當事。邑紳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矜異。議沸然。子不出謁。司李先移書告之。故司李深
禮子。言守謂司李曰。郡有張爾公者。僑金陵內交要
路。肆筆舌。整人里中。皆短之。司李曰。不然。四方賢公
卿。推稱爾公。無間言。雖貝錦惡足信哉。語曰。鄉人之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公詳察訪爾公者何如人。
則爾公梗槩見矣。毋重譏張子爲也。居亡何。直指行
部。發郡吏舞文。直指令如孰時與子友善。繩以法。讒者復告守曰。
絲爾公指蹤故至是守益疑子。叵測。且謂司李諠已。
言失實。子置不較。已而守察子亡他。金陵諸薦紳凡

與守周旋。而又知子者。數貽書守曰。張子賢者。不謂
俗則有之。公豈可交臂失哉。守繇是信嚮子。深相結。
納語次。舉讒者姓名告子。子曰。古遭讒者衆。獨張子
哉。韓退之釋言可鑒也。守情好益加。迨量移去。餽子
百有五十金。子城郤之。守趣使者三四至。辭益恭。僅
受五十金。聞者謂子迂。予聞語。家仲季曰。士貴自修。
讒何傷。始疑卒信。雖視司李夏洲先生有間。守亦君
子哉。

九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友有惑志冥報。爲放生社者。醵錢市魚鰕鳥雀放之。
是金陵南村苦澇。老釋乏饗。殮烹田間。螺充腹。太惻。
曰。螺無知。遭厄如此。盍少給草者。錢使市米。以
外。盛螺得全矣。子曰。公胡不忍於螺。而忍於人。僕
家豈少錢。能活宜。協心規措。合後先放生。資以賑。
餓。則惠什伯。放生不放生。可也。不然。螺活而人。餓。
放生何益哉。子與氏先仁民。後愛物。施有序也。全
立視其人之死。而惟螺是私。無乃失差等歟。孔子曰。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仁者萬物一體。聞不嗜殺。未

開放生也。或曰：放生始佛法，何可廢？予曰：一放生，社耳所放幾何？惡能盡天下禽魚而悉放之？且所放禽魚皆市諸捕者之人，捕者利得直，我日放彼日捕，是驅之捕也。害滋甚，況捕而後放出，網罟餘生以少緩須臾之死，不數日放者尋就斃，哀哉！然則今之放生者，惑也，非仁也。仁莫若孔子，釣不綱，弋不射宿而已。豈嘗放生以市德哉？若夫不忍於鰥，忍於人，又惑之甚者也。

十

客告予曰：今日名節誠重，如餓死何？予曰：非也。賢如夷齊卒餓死，世有統安飽而能完名節者哉？宋儒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士審能死若歸，餓若餒，終其身必不為利疚，況餓未必遽死，不餓未必遽不死，與苟生寧正斃與求飽寧忍餓？昔賢云：自笑忍餓長杜門，猶恐暮年還入俗。此言立志貴堅也。客曰：餓可忍，矣禍不測，奈何？予曰：易言患至掇也，自取也，不自取禍至順受而已。藉今日不幸蒙禍，亦猶顏淵之夭，伯牛之疾，龍比之碎首剖心耳。天也，庸可避哉？客無然。

曰：命之矣。請書諸紳。

十一

予少從先師仲思袁先生遊，師頗器望予，迫予學既成，師曰：子可出教人矣。姑去。辛酉，師赴清豐，令聘召別及門諸子，瀕行，諸子攀留至垂涕。師抗顏曰：二三子患無師邪？張子學足為汝師，宜北面，依戀我奚為哉？予從祖聞而趨之，師就道從祖，屬陳何諸子執贊事。予諸子先是蓋同予受業，師門者也。予遜謝者三，諸子曰：師命也。先生始吾友，今吾師，願操被篋受教。予辭弗獲，乃始條學規戒諸子。諸子唯唯退。未數月，師不幸卒，清豐邸署櫬歸，子率諸子為位哭，甚哀。師遺腹舉一子，家落然，愧子困且老，不克報先師萬一識此志感云。

十二

予友楊維斗錢吉士數稱朱雲子才。雲子諱隴南，然子聞雲子家故貧，居恒飲饌必豐美自娛，同人通籍者往往割俸相餉，雲子不數旬立盡。橐中復蕭然，顧仰屋困耳。昔閔仲叔不以口腹累安邑石徂徠，恥受

盤餐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信如雲子所爲必不能

做衣貶食必不能無苟受豈潔已安貧之道哉達者

周仲馭以吳次尾介紹嘗館穀雲子讀書華陽與雲

子同卧起仲馭日嗽脫粟飯啖蔬雲子自攜一僮查

既醢醢悉具晨夕非備極甘脆必不樂仲馭心嗤之

予意士雖富宜勉自節約推其餘以及隣里宗族焉

有家貧仰給於人復縱口腹盛盤餐以自愉逸者哉

予謂吉士曰世莫不才雲子子獨病雲子不學使誠

知學則變化氣質雖攻苦茹澹可也維斗聞而喟曰

世山文集卷之四 雜記

此忠告也恨雲子不聞斯言其後餉者不繼雲子以

貧終

十三

金陵居停主人謁予曰某乙肱某甲篋竊數伯金去

述之頗得實甲將愬民部民部某先生故人也請移

書白當事窮竟易耳願進百金爲壽予懼其枉乙

也謝之居停請益固予出筒中懼公式報先是所刻

回生紀示之

罪過輕重得不死罰應喪明少問兩目俱喪尋謝寤

歸斷草茹素深自懺悔因述冥司所見及問對爲回

紀聖公版行曰此冥報已事幽明一理今日証實

人者七日必罹陰譴惟影響可不畏哉汝攜是編歸

與某甲詳覽之某乙果攫若金汝復來告予追捕未

晚不則自欺欺人雖得金滅身必矣審思毋忽詰郭

居停持回生紀謝予曰某甲念寢矣

十四

予生平事執友最謹登堂必拜必稱名如見父母伯

叔然非執友則否非執友而以事執友者事之畔禮

實甚此庚異行所竊非也

世山文集卷之四 雜記

獨不拜問曰何故異行曰拜人之親將適有友客白

門與予遊甫及暮一日謂予報謁其尊人失待執友

禮出誨書許予曰張子無禮哉予笑曰禮也子非知

我者請絕或簡予曰許子者過也業面斥其非世山

可無辯予復書曰元晦無罪繼祖力攻之伊川非姦

子瞻痛嫉之況涼德如張子哉天之爲天至矣猶不

免唾且射天獨不言耳不言雖唾且射何傷天豈可

學學其不言則萬變當前視虛舟飄瓦一也此張子

所以蒙誨不懼也然則吾子之面斥之也不亦勞與

姚子恥菴聞予言歎曰。芑山豈惟知禮。且近道。訂者乃止。

十五

四方折年輩從遊者非一類。資敬予。予往往遜謝。或謂予曰。張子偽謙恭耳。予曰。不然。昔蔡季通師事朱晦菴。晦菴顧曰。此吾老友也。觀其與季通書。或云。意欲老兄一來相聚。旬日。或云。區區於此可憂者。大於老兄。只得隨事驅遣。及季通謫道州。卒。晦菴爲文祭之。其略云。新安朱熹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君季通。

羈旅之楓。還自春陵。若然。則豈惟兄之友之。且先生之矣。晦菴豈僞謙恭者哉。予嘗謂道之所在。弟子師師。師亦可以師弟子。語云。聖人師萬物。夫萬物可師。而況於弟子乎。宋儒稱博聞莫如晦菴。然平居著書。與季通互訂者爲多。其語季通云。行法俟命。章前日草草言之。不能無失。更爲參酌。見告。晦菴嘗論已發未發之旨。以爲人自嬰兒至老。雖語默動靜不同。大體莫非已發。季通不以爲然。獨引程說。以爲敬而無失。便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後十年。晦菴與季通

辯論始悟其說而悉反之。又季通與晦菴書云。下示君子之道節。反復詳觀。支分不得。乃渾論以結上文之意。繇此觀之。弟子不阿其師。師未嘗不虛受於弟子也。豈可謂師說皆不易。弟子之說皆可廢哉。況予之於及門。又非僅取其學問相長。實有心師其言行。至終身不忘者。先是一小友性寬恕。予頗卞急。一日見小友遇僮僕有過。不加答。予曰。不答將玩子何獨不怒。小友曰。答則府怨。苟不答。怒徒自憊耳。予瞿然曰。某所不及子。吾師也。閱三十餘年。予待僮僕不苟。

芑山文集 卷之四 雜記

切煩碎者。小友命我也。審如是。先生之於弟子。豈徒若書資益。如晦菴之於季通而已哉。近世此義不明。弟子事先生。以詔先生責弟子。以順詩曰。嘽沓背憎。雖師生亦然。無惑乎學日卑而道日喪也。然則世之謂予謙恭者。非也。

十六

及門徐公旦。諱日旭。湖廣荊州人。質予曰。蘇子瞻爲文如殺三宥。三之說。此以意揣度前人耳。非覈實語。其他比物連類。皆切事情。頗與莊生類。亦文人之雄也。予曰。子

瞻生平屬文。起逸奇變。非後輩所及。然亦有考覈踈略不切事情者。子瞻嘗言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似也。愚意夢境至幻。何所不有。遂予嘗夢兩趾捉兔。騰蹶道上。一獵者操挺扶予。兔脫。輒驚寤。繇此推之。安見夢不以趾捉邪。至云醉不鼻飲。尤不足信。按賈捐之請罷珠厓云。路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然則醉不鼻飲者。特就中國之人言耳。若路越之習。雖不醉未嘗不以鼻飲也。子瞻謂醉不鼻飲。豈足論哉。公旦曰。聞所未聞。子瞻復起。必首肯先生矣。

世山文集

卷之四

七

十七

客詰予曰。張子屢遭謫。莫東鄉懷寧爲甚。然不較。何也。予曰。若獨不聞沈繼祖。余嘉之於朱晦菴。蔡西山。乎。天晦菴西山聚徒講學。何罪。繼祖奏禁偽學。條列朱熹大罪六。至與少正卯同科。又指斥蔡元定爲妖人。乞行下建寧府。追送別州編管。元定竟密死道州。嘉又上書言熹元定等作事猖狂。素無行義。公論不容。內外咸怨。乞下臣章着法官將朱熹蔡元定等械

來京梟首。朝市以晦菴西山且不免。予於人何尤。東鄉僅坐子三大罪耳。三大罪者。一叛朱註。一毀視晦菴。末減而貌桐。則但譏子不識丁而已。雖榜賤名通衢。卒未嘗竄謫。予殺子也。安敢復與之較哉。客唯曰。子可謂善處謫矣。

十八

子容潭陽問。考亭裔孫能紹先業者幾人。鄭子告予曰。讀紫陽先生藏書者。非乏。惜講學明理者鮮耳。予問故答曰。它不肯論。昔崇化里爲紫陽過化地。後儒

世山文集

卷之四

六

嘗塑像祠之一日。裔孫某必請歸家廟。時有議西像者。裔孫曰。此吾家紫陽先生也。昇以去。予曰。果爾。則先師孔子木主徧天下。學宮者衍聖當請歸曲阜矣。況文公註四書五經。版行至今。四方哦誦不廢。假令像必歸考亭。集註亦必歸考亭。有是理乎。夫道公天下。萬世而不容私者也。紫陽守先待後之教。又欲公諸天下。萬世而不自私者也。像之在崇化里。無以異於在考亭也。若之何必歸考亭。而後愉快哉。紫陽有知其必不樂後裔之私其像。私其書。審矣。而後裔獨

反是。誠不講學不明理之過也。予退而有感於中。竟夕不能寐。

十九

予嘗輯古詁總目梓入大全。辯欲後學知所考信。竊慮聞見未廣。多所闕漏。一日從書肆獲蔡氏九賢全書五冊。蔡西山元定父子祖孫遺文始收堂卒靜軒凡九卷覽之見蔡伯靜編著大學思問中庸通旨論孟思問蔡覺軒著大學衍說論孟集疏書雖失傳其目具在。然古詁總目闕不載。因歎該洽如世南孝先近代罕覩。矧兵革之餘典。世山文集卷之四 雜記

二十

辛卯僑金陵。重鈐四書大全。辯成。冬予索書還里。過皖江風駛舟觸石舳折。將沉。水浸漬衣履間。從者皆涕泣。先一日石埭二客來送予西歸。及門余惜聞客至。色喜。翌午舟輒壞。客相視情訝。予獨斂襟默禱天。地祖父曰。書何幸。今大全成。予溘然齋志於此。世將

曰。張子殉大全者也。愚甚。又將曰。妄抵牾程朱者。張子也。孔孟故殛之。不則又將曰。叛祖制。騁異說。

文皇在天之靈。實怨且恫。喪張子者。天也。非人也。嗟乎。豈不傷哉。從者仰天泣不已。予曰。舟不時且沉。豈泣能逃死乎。徒泣何爲。適小艇乘風迎流上。急招之來。援僅以身免。是日決槳甚。陟岸僦茅舍宿焉。余子暨二客慰勞曰。賴德庇苟活。藉非天幸。同葬江魚腹耳。予曰。死何足恤。張子甲申以後。屢祈死弗獲。獨不幸而死於今日。則大全辯之見。譏萬世孰有知張子者哉。幸而不死。天之全大全者多矣。余子曰。然越三日復買舟行。壬辰孟春望始抵家。見季弟道故感悼久之。未浹旬予復整轍至金陵。

劉逸叟曰。雜記凡二十則。辭雖略而天人之道盡是矣。至大全一書。芭山惟適卓菴三先生游更患難。閱十數年。得版行於世。學者翕然宗之。豈非天哉。

呂樸生曰。或問雜記敘事。何不著諸人姓氏。曰。諱也。春秋定哀多微辭。芭山亦然。

雜記藏先生篋中者凡四卷。計一百七十條。始辛未。終壬午。皆先生游處。卽目感事。所筆錄者也。其間關國家興廢。人才升降。學術污隆者爲多。次則友朋盛衰之迹。文章得失之故。略見於什之三四。或垂勸誡。或寓褒刺。皆有裨學問名教。余小子嘗手輯成帙。甲申春。先生來金陵。盡取以去。今先生自擇其可公見者。附近事。數則。版以行。餘悉甄而藏之。識曰。災書。不出示世。亦先生之不得已也。悲夫。門人陸規謹識。

芭山文集策卷之一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葉友栢

滕 楫 校

進策

本計

今天下非晏然安枕時也。當事率惶愕失措。外顧見內顧見水旱饑饉。議款戰。議勦撫。加派。冀旦夕效。徒空言耳。臣請安籌之。自奴越關寧。穴遼薊。窺宣大。棄南衛。東山老寨千餘里。徙築遼舊城。距潘家口不

芭山文集

卷之一

本計第一

一

五日可至。諸酋若插束。若敖套。若卜海。皆奴伍也。奴深入。束實導之。插嘗挾奴邀賞。請爾力不克制。奴必附。奴附。奴必陰。爲奴用。今奴且朔朔齊魯。開鴨張尤甚。議者追惟國初龍江等處屯法。議屯以遼人屯關寧。以遼永屯薊鎮。以土著屯宣大。倣古井渠輪塞地。網水櫃。先制奴騎。突然後遠師李牧。近講戚少保。王忠肅馬端肅遺法。且守且戰。設奇擊奴。此亦一策也。雖然。要略不在是。爲今計宜先扼遼廣而守東江。不扼遼廣則寧遠孤。不守東江則山海登萊不固。遼

廣扼東江。守奴不數躡入。而後屯可復屯。復矣。遼海以東。青徐以南。水利疏。土膏饒。通海船。復鹽引。廣各衛所屯佐之。我用是無匱餉。餉充則東南百萬之漕。輓可紓。士可宿飽。馬可騰驤。諸火器鋼輪武剛偏笏。明哨暗哨悉具。而又分將聚練。簡忠勇者優異之。令各出死力圖報。我用是無罷兵。審如是。我能制奴。諸酋直筆使耳。雖然。本計不在是。今夫晉秦閩粵之警。黔蜀楚豫之亂。畿東數州郡之死徙流離。變日益深。則禍日益酷。或曰奴滅此屬可撫而定也。臣恐奴雖滅而內潰所在皆奴也。夫一奴蔓延十數年。毒中國有餘。況散億千萬奴于中國哉。歷稽漢唐宋之世。或勤遠略。或昵姦邪。或熾黨錮。其敗也未始不起于賊。賊未始不本于民窮。民窮未始不本于重賦。我國家遼氛未靖。額賦外一加再加。帶徵預徵既十室九空。而吏虎如故。胥役蠹疾如故。民安得不盜。嘯澤未已。揭竿隨之。害將有不忍言者。臣竊謂今日無亟邊防。先固邦本。無虞劇盜。先蠲重徵。蠲重徵不得不先汰冗費。汰音泰。淘汰也。與汰汰異。汰冗費不得不

先覈貪冒。昔韓琦議節浮費。自乘輿服御及掖廷所須始今。陛下躬行仁儉。何至如琦所議。獨水衡同寺光祿賜予。匪頒厄漏。幾何有司荒飽。幾何新餉。泥沙。幾何如營制新定。關寧兵不十萬。馬不能五萬。金二百五十餘萬。米豆百七十餘萬。石復有折豆皮。襖。葦。簾。運價。草價。四十餘萬。金反增。何與。薊。舊餉。四十二萬。金增新百五十萬。通津各十四萬。登島八十萬。皆未見虜。登則齋冠。島捕風。何與。市賞有定額。小酋未領者。十五年贏金六百萬。果羽化與。挿自有賞。

芭山文集

卷之一

本計第二

二十八萬。又奪卜賞八萬。六千。赦賞二萬。別有市價。三十二萬。久無馬。易既裁其半。而加挿賞八萬。九千。明旨云。既無馬。半給亦虛費。果盡歸挿與。三營軍。僅十二萬。而簾于下糧廳者。并錦衣光祿及監局近役。二十五萬。有奇。計折色布花。外食本色三百餘萬。石。漕米無耗。與水衡歲入九十餘萬。貓鼠銜尾。開銷立。盡節慎無耗。與錢法始行。母萬金一歲。子可八千金。乾沒者誰與。諸如此類。皆冗費貪冒之較著者。它何可指。屈揆厥所。自害總在民長。此而乏變計。天下之

患不在薊遼。而在窮簷之內也。唐太宗曰。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民自不為盜。宋神宗銳意邊功。富弼再相。首請阜安宇內。為先。由是推之。今天下禁貪冒。而後冗費汰。汰冗費。而後重徵息。重徵息。而後盜賊衰止。夷虜內嚮。我太祖之訓曰。善治財者。生財阜民。不病民利官。前代理理財竊民之官。徒事括削。得財有限。傷民無窮。又曰。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大哉。王言本計。得則治天下之要略盡是矣。雖欲亂。孰與之為亂。惡至膏肓。求變劑。如今日哉。

芭山文集

卷之一

本計第四

四

蠲重徵。特今日本計。其要領尤在朝廷知人善任。何以能知人善任。非明主清心寡欲。法祖勤民。不可。許見芭山擬對錄。惜其書無由上達耳。分照識

辟薦

陛下銳意思治。復辟薦保任。諸大臣宜悉慮奉行。暇頃者羣議紛如。有謂辟召不可行。辟召行。樊且什伯科目者。有謂甲科可專任。不必旁求者。臣竊謂行辟薦而廢科目。非所以明制。專科目而廢辟薦。不足以致治。今天下亦知科目之寢失其舊乎。國初

一場中式。十日後復試五事。求士適用也。今士少壯

攻制義。見聞單寡。策論非騁意智。銜文采。卽襲績陳

斤循有司尺度。類不能見諸行。幸而售。雖聞其

迂陋累資。拜顯官。不售。雖如孔。閔。顏之行。方召賈。董。

韓。范之才。卒衡泌老耳。然則辟薦所以濟科目之不足

及而議者謂一科目足盡天下士。可不謂大惑哉。

高皇帝嘗謂答舉賢才。德行爲本文。藝次之。又諭羣

臣曰。朝廷爵祿。所以待卓越之才。豈可限之以格。

臣不敢違引。楊士奇不嘗白衣直綸扉乎。馮堅不嘗

典史推都御史乎。王與宗不嘗直廳事。歷布政使乎。

陳廸不嘗訓導爲編修乎。黃福不嘗鄉貢士。晉六

張守中不嘗乙科。撫延綏乎。它若沉鍾蔚能並躋

秩而郭傳丘玄清。一爲翰林應奉。一爲監察御史。亦

特拔之祿。曹資次之外。之十數人者。聲實茂著。皆不

盡錄科目。正統以前科目。辟薦祭用法。誠善。神廟

初年。儒臣進講。至漢文勞細柳。輔臣從旁進曰。

祖宗朝干戈平定之天下。爲腐儒三寸管壞盡。語

深切。今陛下毅然復。祖宗盛典。不欲腐儒壞。天

下臣請復以葑菲進。夫行辟薦而不審器使。無以盡

羣材。嚴保舉而不行久任。無以課實效。何以明器使

語曰。聖人不能令手步足。握故不違己所長。不能令

魚飛禽馳。故不違人所長。又曰。太公田不足以償種。

漁不足以償網。而治天下有餘智。孫叔敖相楚三年。

不知軼在衡後。而楚以霸。此各因其材耳。高皇帝

諭侍臣曰。任人之道。譬之用器。可任重者。重任之。可

任輕者。輕任之。又曰。因材授職。譬良工之于木。大小

曲直。各當其用。則無棄材。今選曹不然。它無更僕數

如才力不堪任知推。除爲知推。學行不堪任督學。推

爲督學。謀斷不堪爲邊撫。遷爲邊撫。風節不堪任臺

諫。擢爲臺諫。銓注既定。貿貿○太○宰○孫○玉○揚○舉○錢○之○法○流○等○至○今○陛辭去。充位塞責。敗

而後誅罰隨之何益管子輕重之法曰自言能治國
土不能治田土殺其身以彙社自言能為司馬不能
為司馬殺其身以彙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劓以
為門父祖制軍民有一才一藝皆得自陳効用今
使應辟薦者舉主先各言某堪任某職召某廷試
各自言所能使得自效如是則能者進而不能者退
矣此明器使之道也何以行久任書曰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漢左傳亦云守相長吏考黜陟幽明常堯舜時皋夔稷契終身一官而不徙
其所謂陟者加之爵命賜予而邑文中子云成周之

世說新語卷之三

七

隆邦家有社稷焉西漢之盛牧守長子孫焉此皆不
驟遷其官耳祖訓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
自明明乃治今會推不然故例守令非察罰錮級守
三年輒遷令五年它清華重要或不踰二年或不踰
一年雖賢人君子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而其閒生長
子孫之胥役展轉窟營作姦舞法日飢而民日病
國初有終身任一職者有數十歲不遷者宣帝時
特著三法一不次遷擢一不拘流品而所首重獨在
久任先臣崔銑亦言國家治效未臻由登仕大易

官多牽制遷代太急故也今使應辟薦者廉其才某
可某用矣授以官用某可用矣然且寬以文法需以
歲時雖不能終身勿遷仍慎簡賢能者代之如是則
前者不敢弛其責而後者不至因循就于敗此行久
任之道也罷使明久任行功罪以之定賞罰以之信
保舉連坐之法嚴勸懲激厲之道備吏治未有不翻
然變者惡在不可韋崔亮裴光庭資格之陋補安石
經義之不逮而妄謂辟薦無益人國哉
器使久任行而後辟薦有成效道理只在目前當

世說新語卷之三

八

事獨贖贖不察奈何

平寇

當事畫平盜方略。言人人殊。或言小盜安之。大盜勝之。或言撫誤毋再誤。必盡賊乃已。勦便。或言勦弗忍。散之便。或言移兵。豫撫移汝。淮撫移宿。遣重兵一駐鳳泗護陵。一駐瓜儀護漕。與東撫相望。河淮閒。秦兵出潼關。晉兵出孟門。楚撫移承天。遣重兵與蜀。豫期荆趨郢。或言留餉。雍青額餉。留者百五十萬。晉豫留者百五十萬。晉豫留者數十餘萬。用楚餉十萬。給軍兵。請新餉五萬。充江淮增招募。或言一督臣權如。七。日。文集。卷之一。平寇第一。九。

富者鳥獸散。由是盜日熾。輜重日厚。子女玉帛日充。斥我兵。莫誰何也。民且樂盜而忘其死。宋臣有言。家餘一斛麥。即驅之為盜。亦復不肯。然則民之喪其樂生之心。走死地如鶩。不自悔亡。他重斂。阱其前。酷吏驅其後也。豈樂為盜哉。雖三五桀黠者。恣所欲為。敢干杆網。而為之倡。非盡貧而後盜。然使無貧民為之羽翼。拚飛成羣。其勢亦不能獨肆。其毒此盜之源流也。治盜之蠱。若何。兵所以勦盜也。今兵惜于盜盜出掠。僅薄殺城。席卷公私。儲輒逸去。兵挾主帥為盜。兼倚盜聲勢。望望郊。富腰家。相率停百求百。徇不則格殺之甚。且刀平民。冒首功。畏敢問鄉閭。羣蹙相告曰。賊來有厭。兵無厭。賊去有期。兵無期。聞者流涕。而主帥懼兵之橫悍難控。復首鼠依違。賊秦亦秦。賊豫亦豫。賊商雒亦商雒。錯處盜前後。有側間。莫有奮先聲。賊者。賊何日寧。賊一日不寧。損數百萬餉。以平賊。而所捐百萬。半飽懦帥驕軍腹。化為烏有耳。則是加派所入。始推諸民。以備奴旋委諸兵。以索盜。國家未受一銖之利率。受億萬之損。反裘噬肉。甚可。

寒心此治盜之靈也。去今日治盜之靈。彌盜若何。臣
竊以為莫若清勦盜之兵而亟練精兵以驅盜。則象
山盜入縣民集鄉兵擊破之。已事在覈盜民之吏而
徐誘羣盜以歸民。則張詠治蜀賈琮平交趾之遺法。
在我。不重創盜。盜必驕。尤莫若先勝之而後安之。為
今計督撫將帥長吏宜日枕戈。繕怒習比閭族黨。為
率然在山之勢。寧先賊無尾。賊寧迫賊入隘。無縱賊
出境。陛下更檄示州縣。凡賊攻破者。視邊將例抵
死。周赦。又著為令。能斬渠魁。按穴巢。賞與邊功。比爵
準是。又如先臣汪應軫議。一方盜起。不即撲滅。以致
出境。兩處撫巡帥副官以下俱必審如是。人各矢死。
力攻賊。賊必困。賊困。剪厥元兇。立正蒙街。然後貴脅
從。原誤陷。招流庸。給耕種。它水旱殘疲諸郡邑。遞欠
議蠲。將作織造諸得已之需。及預徵帶徵例。議罷。成
化中。荆襄事平。遣回流民百五十萬有奇。謫戍賊黨
萬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有奇。四省晏如。此既勝
而安之之道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禮節。民有餘。敏
之以輕。民不足。敬之以重。晏子曰。能安邦內之民者。

能服境外之不善。能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
邪逆。先臣丘濬亦云。得一良令。勝得兵三千。得一良
守。勝得兵三萬。今誠能崇本力農。省徭薄賦。禁淫巧
奢僭。選用賢守令。使民衣食有餘。化行而俗美。盜源
以絕。盜流以息。民安其民而天下治。雖兩河之本兩
廣之礦。江之洋。淮海之鹽。南之峒。東之蓮。皆可咄嗟
定。豈議勦撫議兵餉。築舍無寧日哉。臣又有說于此。
秦觀曰。盜賊不足深慮。慮其開豪傑耳。今天下民久
失所。萬一窺時變而動。亂往往劇于賊。使椎埋屠戮
之徒。虺闕自負。不盡使之為戡。則猛毒爪距無所
試。而害叵測。宋蘇軾欲于管科外。再設一科。以收奇
能異材之人。今朝廷行辟召而不遺吏民。與甲乙
科貢監並用。皆萬世長慮。而科臣謂吏民必不可用。
何哉。願陛下財幸。毋謂藿謀迂也。
吳大尾曰。遂讀萬茂先勦寇策。其說專用撫。不知
賊勢至今日。與潁川渤海異。龔黃之術。又無所用
之。觀芑山始終經畫。切中勦撫利病。益信茂先前
策之誤。

儲材

任賢明主之權也。進賢蓋臣之職也。賢者進而士弗用。失在君上能用而賢者弗進。責在臣古聖王弗招俊。又豈盡由夢卜哉。賴賢相百職事各舉所知而已。傳曰。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怨心。詩云。嗟唐虞三代之時。明試以功。官人惟賢。漢初賢良方正。我懷人真。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反公侯。伯子男。旬明經茂才等科。制頗近古。後邇益以射策。唐則專詩賦。宋則專經義。昭代雖襲宋制。如漢之四科。一說賢為求治急務。歷代取士之法。未盡善耳。國初開行之故。一時得人尤盛。今陛下詔復

祖宗保任。宜雜流得士。若吳訥郭傳。沉鍾輩。軼出甲

世山文集

卷之一 儲材第一

十一

乙科外何寥寥。不少概見。蓋由諸臣寡知人之明。○科。目。不可。以。儲。才。徒。存。空。名。何。補。于。國。朝廷失儲才之道耳。臣嘗攷劉劭人物志甄別十二流。較才質。衡使任。詳矣。惜論未盡善。張晏李德裕咸非之。它若使貪使詐使過。舉囚舉廢。舉盜諸例。班班傳記。稍捐除資格。至內無避親。外無避辭。如古初奚婁師德。尤近代所宜考。鏡語云。十步之內。必有豐草。言世非乏才也。市駿骨千金。良馬至。一夫善射。百夫決拾。貴先倡也。天下豈有勞于求。不逸于任者哉。咸曰。今即舉。各私親故耳。安得賢與才任之。臣以為不

然唐憲宗為李絳言。勿私親故。絳曰。非親非故。不辭其才。諸者尚不與官。不諳何敢復與。若其不法。自有二尺誰得私之。為今計。先去門品。勞舊資次之。陋廣其途。以致之。勿問親故。勿計恩怨。論定後官。因能授職。復嚴計典察。典繩其後。上自宰執。下逮六部大僚。迄撫按監司諸臣。貴近無暱。罔禦無避。門戶無岐。陋苞無納。情面無徇。而尤飭內外兼察之典。中京官保舉之法。陛下復總覈殿最。舉不當者。賞不當者。罰。輕者。矜。刑。重者。棄市。吏治且變。安復古尚憂乏才哉。雖

世山文集

卷之一 儲材第一

十四

然。儲材之道。何居唐裴度奏寇盜未平。宰相宜延四方賢才。請于私第見客。詔從之。宋蘇軾曰。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卓異之罷。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范純仁曰。人才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何以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如病者何。○宋。乾。道。中。陳。俊。卿。廣。元。文。王。相。皆。以。人。才。為。急。有。所。見。聞。即。記。之。於。材。簡。錄。此。亦。儲。才。之。計。也。國初郡縣貢文行異等入大學。自六館積日升之。司成才識已超。外授以藩臬。內授以臺省。若是者皆萬世不易之道。非至公極明莫之能行也。夫士之才者

必每歲舉之。隨事試之。積日升之。試有效而官之。豈好勞哉。儲之弗豫。則用必匱。譬臨淵羨魚。魚不可得。

適爲天下笑。今天下平居無事。三年一貢士。不量其

能而與之官。循資遷轉。或驟超擢。久輒致仕。去稱職

與否置勿問。一旦有急向之高爵。應祿者不足恃。思

得能者而用之。然後采虛聲。率衆論取。譬昔問弗

仕之人。責之以艱大之任。如驅驢足而致千里。其贖

也。必追無功獲罪。則相視歎曰。辟薦不可儗。如此天

下士非才如此。夫孰知其居恆失。所以儲之也哉。抑

臣尤竊有慮焉。昔周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

美天下之士。人才復衆。詩美之曰。薄言采芣。于彼新

田。于此舊畝。言宣王能使人才足用也。古今人才克

勝厥任。未有不自人主陶冶而成。是又在陛下茂

美之。若曰天下終乏才。士終不可用。此時俗蔽賢之

論也。昔人有求墜簪者。心切于求。簪橫于前而莫之

見。宮人之戟以刈葵。兩牛之鼎以烹雞。夫才當前而

不見。用與用其人而違其才。何以異。是願陛下蚤

計。樂謂天下士不足任。思言才異代。臣必不信也。

吳次尾曰。古今用人儲才之道盡于此。苟行其言。

治效可跂足俟。孟軻云。不信仁賢。則國空虛。今天

下非乏才。如不信何。雖制科取士。歲所貢若而人。

然皆以空言進。無毫髮裨助。官日冗而事日墮。故

亂不暇。而欲以致治。與卻走求前何異哉。

鄉會兩闈不足以得士。益之以保任。又益之以特

用。又益之以副中式。其于儲才似矣。要之棄珠玉

而進沙礫。委嘉禾而登稂莠。適足以釀蠹耳。上下

相蒙。名實乖反。可憂滋甚。賴芑山先生痛哭言之。

惜當事瞶瞶不悟耳。門人吳

集 166—286

去弊

今天下之弊二一議論不輯一 詔令不行何謂

論不輯堯之言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言者事

所由出也言不可施諸事與施諸事而無功不足以

致治 國初桂彥良陳十二事馬名廣條五事皆實

裨政體近代不然宋人有議論而無成功今人好議

論而無議論如墩軍議汰固也莫為恤之軍不導

乎驛卒議裁固也莫為恤之卒不從賊乎議奴或曰

孤軍深入傷重創巨鼠竄無後圖奴必亡或曰奴狡

勿大創安知不再入宜備奴果立亡乎奴再入果有

備乎議插或曰戕季父妻女弟諸部攜離久西徙避

奴插必弱或曰插終必逞我款插必無以制奴奴與

插合我必困插果終弱乎不款插果終制奴乎議遼

或曰遼必復如曩云師五年為期餉五百萬為率訖

無成効且速禍或曰遼不必復自河西抵關外遼也

七百里而遙奴既脫其地餌我不復奴必不爭

果終復乎果終不必復乎議寇或曰此餒民耳

平交趾渤海可法撫便或口勝廣赤眉黃巢旦夕

卒起勦便或曰宋王元渤有言小盜安之大盜勝

勦窩撫撫窩勦便勦者果勦乎撫者果撫乎勦與撫

果互用乎之數事者非不議論之過有議論而無議

論之過也弊一何謂 詔令不行何謂 詔令不行

又云國之安危在出令 太祖論羣臣曰政事施設

必欲有利天下可詒後世一令之善四海之福一令

不善四海之禍臣觀比年以來 陛 灼知貪殘

終規避之習屢申飭臣工罔非福海詒後世者如

特諭館員科道必周知民事練達政務今知推入詞

林果皆周民事習政務乎慎選撫道守令期吏治一

新今吏治果新乎撫道守令果得人乎大學較正注

疏諸書凡社師小學悉申條教今成均未嘗不議較

僻塾社未嘗不講小學孝經經術果盡明乎條教果

盡遵乎復 祖宗保舉成法求真才實德允堪民牧

今議者謂監吏士民不可用謂連坐雖嚴風氣難

宜再與大臣計議堪民牧者果登進乎連坐果不

行風氣果不能革乎之數事者非 詔令不可行

過 詔令可行不奉行之過也弊二今欲去二弊

集 166-287

議論無弗輯。詔令無弗行。其道存乎明賞罰。禁苞苴。而其要則在乎覈名實。名實覈則浮論沮。苞苴禁。則壅蔽決。賞罰明。則天下知法之難犯。舉數十年苟且因循之弊。剔釐殆盡。天下庶可治。昔太祖敬念欽恤。用嚴濟寬。法所不貸。雖汪胡藍李。輒就誅夷。初行茶馬法。懿親之臣。卽有夾販罪。不至辟立。與重典。無救。行屯田法。吳信侵暴屯卒。懸首西市。爲不奉法戒。今陛下懲姦遂良。不荷戈卽鐫級。甚則正藁街。諸臣方鯁鯁避罪。然孝不能如國初。令行禁止者。

芭山文集

卷之一

去聲策三

七

非法有異。必不必殊也。審能平之以明允。行之以果決。當臈斥者。勿令戴罪負乘。應棄市者。勿令淹禁失出。天下曉然知朝廷無可寬假之法。臣下無可倖免之罪。日夜奮發。磨淬求稱。上意旨賢者益勸。不肖不復肆行。罔忌如是。而治不復古。百姓不又安。未之嘗聞。抑猶有進者。古帝王喜起之盛。上下中外一心同德。在去所疑而示以信語。有之。備合作不異。家人而心不如家人。婦奉截羹事姑。容恭于子。妾又恭于婦。而心不如子與婦。今之人。臣備合作耳。婦妾恭。

姑耳。何者。形迹生而心異也。假令上之人不猜。薄待其下。旣寬予以自效之地。而又嚴法繩其後。使下不敢弛。吾法雖畏。吾之嚴而尤樂。吾誠信日致。身匪解。無復倖功。匪過以自取。厭薄猜疑于其上。上下交孚而泰道成。何獎之有。然則臣思去二獎而終以必刑殺進。猶良醫治疾。不得已而任雞毒。豈申韓治天下哉。

芭山文集

卷之一

去聲策四

議論不輯。病在下不靖。共詔令不行。失在上不誠。信蓋治本不立。雖汲汲釐弊。卒不見成效。豈刑殺所能勝哉。語云。書不盡言。策之精微。未可殫述。但舉其大略耳。崇禎己卯仲秋月望日。自記。楊機部曰。芭山應詔言事。語語可見諸行。有董仲舒之正。而去其複。類劉蕡之直。而無其慙。豈獨以言見長。惜乎朝廷莫能用耳。異時變生禍發。芭山不幸而言中。然後服芭山之蚤見。噫。臍無及矣。何益哉。

芭山文集策卷之一終

芭山文集策卷之二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金 潞

較

進策

審序

臣聞為治有序凡後先緩急循序則理失序則亂

中興之與創業一也故中興規畫次第必與創業

上下庶足以成功臣伏見陛下登極以來四方延

頸企治謂漢昭烈不足法宜追姬建武以雪先帝

之憤以慰

二祖

列宗在天之靈執訊獻馘直指

顧開然臣竊觀初政頗失倫次惜諸大臣未有以審

序告陛下下者此臣所以痛心疾首而不能默也臣

愚以為今無驟言滅寇孜孜脩內治急先務

中興可躋足待昔真德秀曰內治未修夷狄雖微有

足畏李綱曰今莫若先自治先以守為策俟政事修

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我太祖諭武臣曰用兵之

道先固其本何謂本內是也古今治序類如此自

南京潰陷天興行都即今日所謂內也諸大臣

先治內而惟外是求譬餒夫枵腹一日疾馳數百舍

其勢不顛踣不止臣嘗攷光武舉兵春陵卒未條緒

莫討賊賞功最著陛下正尊位定眾志與馬武議

合至封賞征討皆與光武慨悟之甚以封賞言之

武元年即位鄧禹秋七月僅拜鄧禹鄧侯耳九月

卓茂封褒德侯耳其拜朱鮪扶海侯黃鯨速降定都

洛陽耳未嘗溢封爵也二年悉封諸功臣為列侯十

二年吳漢平蜀諸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

光武雖不吝爵賞然小大相準論功有差又未嘗

虛譽徇私恩也今陛下播立天興急改元肆赦進

爵加級賜號若而人雖蘇洵論任將有所謂無功可

賞者陛下抑思元勳大臣皆碌碌無才智者乎即

一日萬侯有能禦侮折衝者乎它才智卓犖伏在草

莽皆曰非功蒙賞既位極人臣後雖僇力圖功罕出

其右往往暴足而不敢進然則陛下今日所恃為

鼓舞者明以啓僥倖之徑陰以灰任事之心視光武

爵賞權度何如也或曰古今人才不相及功不必皆

漢列侯姑徐觀其後耳臣愚以為諸臣非獨不逮

城折針以爲幕。豈待智者而知其無濟哉。嚮令臣
薦請行都。得親承。召對。則封賞親征二者。臣猶得
于。明詔未布之先。罄竭愚慮。與。陛下爭可否。以
佐諸大臣所未逮。今諸臣不能言。不敢言。臣敢言。能
言而不及。言惟大息流涕而已。雖然。多難興邦。古志
其在爲今計。陛下宜先治內。慎選智略忠敢之士。
斥去一切盜名苟祿者。使不得雜進。又宜慰勞蜀漢。
默使協心。餽運不絕。又鼓勵四方義旅。使基伏郡縣。
失陷之地。異時得相機內應。又聯絡浙直。江楚。聚
然之勢。江北山陝。暫安諸。使無所顧忌。陛下日
講求勝算。外若徂備。方之安。而內實裕復。讎雪恥。開
國恢疆之具。取法光武。先蕩滌江南。然後蓄全力。北
征。易耳。臣私度光武當日艱危。跋扈。伯倍。陛下
然光武內剛而外柔。智深而慮密。故卒能成功。今
陛下皆反是。臣不能不竊爲。陛下危。然願。陛下
暫停親征之舉。速下罪己之詔。先治內。而次懷外。漸
圖後效。毋謂天下事終不可爲也。天下幸甚。愚臣幸
甚。

封賞征伐二者。非獨光武可法。卽我。太祖亦有
之。如洪武二年。賞平定中原。征南將士。及守內禦
各城池有功官員。以大將軍徐達爲首。副將軍常
遇春。驗其有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優賞。餘各準
其功過量賞有差。三年大封功臣。李善長。湯和等。
封公侯二十六人。世襲賜誥券。惟善長稱守正文
臣。汪廣洋。劉基。雖稱守正文臣。子孫不世襲。餘並
稱宣力武臣。又攷洪武登極。無文武官封贈。庶子
試署實授恩例。太祖重封賞如此。元至正十二
年起兵濠州。克和陽。克太平。先據金陵。及鎮江。揚
州。既克。始自將取婺州。討劇寇。必先。而次姑
蘇。取元都。必先山東。而次幽薊。元衆既潰。然後命
將西征。閩廣巴蜀。傳檄可定。太祖慎行師。又如
此。今爵賞不準功過。親征不先廟算。其不合于
聖祖者。蓋多矣。豈必遠求之光武哉。詩曰。我視
爾。爾于胡底。今日之謂也。臣自烈
又記

法祖上

三代立法定制。有不能不因者。有損益不害其爲因。
○通○達○國○體○之○旨○ ○以○祖○訓○課○士○果○無○弊○乎○
者。其要歸于福國阜民。斯已耳。故法祖必法其無弊。
○昔○人○嘗○言○治○國○之○法○有○可○非○亡○國○之○法○有○可○隨○
使萬世可行。然後多利而鮮害。有長治而無劇亂。書

戒事不師古。詩稱率由舊章。皆師其可以率由者。非。
○此○不○可○謂○之○法○祖○
舉舉前代相沿之法。靡然而號之曰古。曰舊。不審擇。
○此○不○可○謂○之○法○祖○
其是得非失而踵承之也。我太祖用夏變夷。法諱

且審。御製祖訓。義不容變。置然當以萬世無弊。
者爲正。陛下方據除凶逆。復我正朔。與守成稍異。

世山文集

法祖集上

凡所爲補偏救壞。因時佐急。雖原本祖法。不可不。
○凡○有○變○與○

少。有變通以求濟。苟投膚而遺精略大。而驚細究至。
○明○文○而○無○益○于○治○者○皆○不○可○以○此○
法格而獎隨之。由舊之與變。古事雖殊。而誤天下一。

也。皆不善法。祖之過也。臣不敢瑣舉。獨惜陛下

今日名爲法。祖實變法。不可行。雖行無補于治者。

如制科以祖訓課士是也。夫法祖而特頒

祖訓。布告中外。廣厲學意。意非不至。然臣竊以爲。

祖訓者。高皇帝所以訓子孫。傳永久者也。諸臚列

持守祭祀出入國政禮儀法律內令內官職制兵衛

營繕供用及訓戒東宮親王防遏僭亂輯發百始

馭外夷者悉具。然皆宗廟宮闈社稷之大事。士庶不

得過而問。未嘗槩以之課多士也。卽陛下今日服

膺祖訓。宜省躬治內。自期寡過。爲天下臣民先。又

不必徧以之試多士也。嚮令祖訓可以試士。

太祖宜列在條章。定科舉成式。宜先頒布。今開科無

此制而祖訓條章又不載。陛下獨創爲之。臣恐

天下疑明詔事事法祖。獨科舉一途汲汲取舊

制所無者。首更張以亂課試之法。甚非太祖頒

祖訓初意。臣不識陛下果自謂盡善否也。况國家

作人造士。必先求其本。本立而未自舉制義。特末之

末耳。使無以激發其愧恥。迪牖其天性。變化其氣質

習尚。取儒先湖學里社條科朝儆而夕戒之士。雖熟

誦祖訓。陛下雖日以祖訓課士。何益。古帝王

脩身理物。明體適用之方。莫詳于六經語孟。國家空

言取人。以六經語孟懸式三百年。自歲科試以及兩

闈所貢士。賢者開出不肖者工爲文辭。偷竊爵位。金

誤天下至是。豈一旦課以祖訓。能使之悉從吾法

立。驛。盜。坐。致。上。理。哉。臣。願。陛。下。舍。末。而。求。其。本。
者。此。也。繇。斯。以。推。凡。名。爲。法。祖。實。與。祖。法。不。合。
者。不。可。謂。無。弊。臣。以。爲。皆。可。罷。皆。當。權。衡。因。革。斷。然。
取。萬。世。無。弊。者。行。之。無。徒。如。祖。訓。課。士。之。似。是。而。
非。庶。幾。有。當。于。詩。書。之。所。謂。師。古。率。舊。未。有。不。盡。善。
者。也。至。于。損。益。舊。章。稍。爲。變。通。不。失。祖。宗。良。法。美。
意。取。其。醇。而。舍。其。疵。又。不。俚。刻。舟。膠。柱。者。之。所。爲。在。
聖。明。加。之。意。而。已。

用 祖訓課士而謂之能法 祖此所謂名是而

法祖策上三

實非者也非先生不能洞見流弊至此。門人顧

謹識

法祖下

祖法載在典章皆灼然可考見而其最關國家安危
爲今日 中典所當急 陛下請究所當先者莫如

內官監錦衣衛然諸臣皆踵近代之陋習疲失

聖祖設官立法之初意不早釐正弊將有不勝言者

如是而樂謂之法 祖臣不敢信也臣按 祖訓本

周禮設內官監各有職司取其不勞民而便于用耳

後世乃有閱視團營提督軍務者有監督市舶鎮守

藩省者甚則專擅威福盜弄國柄如王振汪直劉瑾

世山文集 法祖策下

所爲至今甚恨之洪武五年定內官禁令六年命考

前代糾劾內官法十年內官言及政事卽日罷遣還

鄉其令內臣專恣如此臣愚以爲 行在雖仍設

內官監但命之司晨昏供役使可也不宜別加委任

今且有催督錢糧者矣有提調兵馬者矣有 欽命

聯絡恢勦者矣 陛下謂此輩果能勝任乎果與

太祖糾劾斥遣合乎臣又按 祖制罷都尉府及司

洪武二年定爲親軍都尉府統中左右 置錦衣衛

前後五衛軍士儀鑾司隸之十五年罷 置錦衣衛

承衛親軍指揮使司鎮撫司理衛中刑名 雖兼詔獄

取其嚴侍衛而無制耳。後世乃有參佐機密給印正德中朝官有印命海云云刑官校勘等案文散上分司得直達者有旗校以提焚索無紀極甚則三疏言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不當復設別獄司會問羅織非辜如門達吳毅所為至今切痛之

武二十年。太祖怒用事者非法凌虐悉焚錦衣衛確有證據廷臣獨誠口不言可狀

刑具以所繫囚改送刑部審理。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命局法司其重罪

逮至京令收繫錦衣衛者實情辭至是焚錦衣刑具二十六年申明鞠刑之禁

罪囚俱送法司其不令錦衣橫暴如此臣愚以為

行在雖仍設錦衣衛但使之備禁近飭儀鑒可也不指其失矣而官下一守惟風影

宜兼理重務今且有補參朝儀者矣有勘問不法者

七日文集法祖策下二

矣。有協理織造者矣。陛下謂此輩實能竭忠乎實就諸事又擊動法祖之意

與。太祖申明收送合乎臣伏觀。陛下詔書蓋自

謂事事法。祖者獨于此二者不加察誤以為

祖法如是法。祖者當如是此臣私心所甚惜也為

今日計司禮監掌冠昏喪祭禮儀制帛。御前勘合舊制宜官不令識字萬世可行

賞賜筆墨祿稍書畫出門馬牌及催督光祿造辦

宴如。祖制而止先去其秉筆者一切錢糧兵馬聯

絡恢勦之事內臣不預馬錦衣衛領五所軍士分司

旌節旂幟班劍斧鉞戈戟弓矢將軍力士校尉分

護駕直宿巡察督設海內儀仗如。祖制而止先

其尋詔獄者一切求請抄提詞察拘逮之事厥衛不其母紹獄者一切求請抄提詞察拘逮之事厥衛不

預焉必如是而後與。祖法無刺謬耳或曰內臣非

乏忠誠如雲奇阮安陳蕪者錦衣非老成敦厚如

牛驥王佐者雖委任何傷臣以為不然歷考。本朝

內臣厥衛優劣其間忠誠者鮮而後先朋姦亂政枚

舉不盡。陛下豈可冀一二賢者于什伯儉邪之內

以殺生子奪滅。恢疆重且大者委之不讀書不具

法者哉且。陛下亦未審內臣之與厥衛皆相倚為

老山文集法祖策下三

姦者也天順中石亨不引于戶盧旺彥敬侍文華殿

前夸揚隨駕求請踰涯乎正統中王振不令馬順攜

小校支解侍講劉球乎求以災異上疏件王振下成

化中汪直不令韋瑛執掌大醫院左通政方賢下西

廠乎正德中劉瑾不矯旨逮六科給事戴銑等十三

道御史薄彥徽等繫錦衣獄乎至于外臣之交通內

臣厥衛如尹旻之于汪直王越之于韋瑛瑛錦衣李

東陽之于劉瑾瑾自擅政崇重內臣馬永成等入黨

皆東陽屬草。崔呈秀之于魏忠賢蓋往往有之此而

不痛鑒前車申明。祖制為萬世宗。祖臣民之計。雖欲與天下更始。繼是而奏。蕩平臣慮。其未必能也。況章奏悉付司禮。內官列在縉紳。皆不合舊制。今陛下頒布便覽。特諭吏部。鐫列內監員名。聖諭云內監掌印太監一員。司禮監秉筆。又令錦衣兼管承。隨堂帶銜太監四員。餘不必刻。太祖當日防微杜漸之意。即實旨。絲綸事務皆非。太祖當日防微杜漸之意。即實諸。陛下今日事事法祖之。明綸抑何後。先相戾。若是其甚也。陛下不留意法祖。臣言或迂遠不足用。誠法祖以致中興。請于內監。殿衛三者先加釐正。它因革從違。有可推類以相及者。臣謹更端卒其說。俟陛下財擇焉。臣自烈又記

崇實上

治天下者存乎實實則勞可使理亂可使治不實則內不足而外有餘其始法制若不繁聲容非不盛卒至一旦潰敗不可救。詩曰顛沛之傷本實先撥言失實也。古今未有無實而致治者也。陛下即位之初明詔云人君務實必自身始及親征毅然以十實告天下臣民審如是雖立致興復無難然臣竊觀元年五月日勅諭吏部縉紳便覽銀布必明一統規模臣又未嘗不歎陛下之近名而實未盡也聞之說命曰良臣惟聖周官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惟得人而後官無尸位位無曠事耳。故今日中興之實在於事與位稱不在乎僚署銜名之充廷盈籍也。臣謹聖諭實言之。聖諭云南京官員炤舊推用。併兩京都察院左右僉都御史全設共十二員在京武職炤舊銜各應列文紳者乃列無其人則刻入各銜官銜臣謂自京告陷官非其舊弘院制異其人則有本朝而不改姓名履歷如

者各部則有稱

者有姓名非中國如

者司業則有黃

者

陛下推用將置何署乎全設將掌何職乎員布

兩京已非朝夕而陛下于文武各官猶曰全設

曰炤舊者不皆芻狗乎全者不盡于虛乎然則

陛下無地而存其官與無人而留其銜皆可謂失

天下其誰信之聖諭云北直山陝西遼東河南

處各官存亡未卜宜各列地方官銜不必列名以

恢復臣謂恢土宇必資輅我版圖而後可非

基布紙上而謂之恢也一統全盛必實正我冠裳

而後可非空銜星列縉紳而謂之全盛也士商從

直山陝來者臣就而問之其地皆淪為其民皆

變為地方非吾有官銜安所用乎有名之銜其

無益況併其名不可問乎實能恢縉紳雖錄官

不為損實不能恢官銜雖列縉紳不為加然則

陛下汲汲舉已割之壤地與無名之職銜贅附

本朝之縉紳便覽以為恢規模在是天下又誰

之聖諭云今四方效順忠義銜名盡列朝

司等衙門遵依近制必設添註之官以答賢勞之望

臣謂添註非舊制皆近代人臣市恩徇私情端

以自便身名耳其間不必添註與不當添註者

賊民蔓延日甚宣德三年嘗飭吏部裁革額外添註

官識者避之假令今日言臣賢能茂著陛下當

實推補部院各衙門分職課成有勞績又從高優異

之添註冗員何補于事福京兵部尚書凡四人左

侍郎凡七人又添註左右侍郎四人詹事府及

正詹一人行在太僕寺又添註少卿一人此皆

當添註不必添註者也今天下民窮財竭陛下

拯民塗炭其少蘇息顧冗官冗費日敲吸數省之資

脂以坐供諸司之漁食若民弗堪何然則陛下引

近制為舊章而欲答賢勞以廣翼贊天下又誰信之

故臣為陛下計名不必飾虛官不必求備先

古者銓授考課之法大推求本朝典制中外官

名于武英殿南廊仁宗書各都特命吏部每年

實察各省直及州府縣職官姓名資叙陞遷

能詳載進御陛下加意衡量一切

得其實勸懲昭而官方肅復猶友掌耳安用此

銜冗職充廷盈籍爲也苟以是爲一統規模地

名夸示虛設則區區列在縉紳者呼之不應策之

前雖日增月長盡人而官之抑何裨于復哉

縉紳稱便覽士大夫僅以內交備忘耳無吳進

御覽例今福京行在縉紳御序不巳事以

聖諭藜宸翰尤甚無論實之弗崇與昔

三冗者不合即稽諸國初典令亦可謂飾

道衷矣諸大臣無一言上補袞闕此草

所以拊膺而長歎也臣自烈又記

崇實下

今天下豈獨冗員空署不足恃哉行都自元勳

部而下凡實列銜名實司職業稱一時中興之

不謂甚盛然陛下謂諸臣實恢者幾何人實

靜者幾何事絲臣觀之縉紳職銜具在雖不

都各官之虛設而其具文亡實罕裨與則一也

無言責雖竊倣古百官圖各有軒輊不敢遽進

御姑舉今日有官而無勞績多官而無責成者

陛下言之中惟任人最急儲賢館天下人

退之關也提督及四齋贊講贊閣分管各科非

有學行識鑒不可學行足資矜式賢者必樂于

識鑒不素權衡庸者不至于襍進豈憂才匱哉

提督非人崇禎十年都水司郎中張一鳳

以東閣大學士禮部試中書分管科事者又皆

實緣進者耳無論士之賢者必不至即一旦腫

惡從而辨之夫不辨其孰爲經明行修孰爲忠

智通欲舉士之已成材者量能授職坐致庶績

未成材者汰取全稱徐供異日之用此必不可

也。臣所謂有官而無勞績者此類是也。銓除國

事治忽所從出也。欽取。召用及舉薦館選待

非卓異有方略經術不可經術富而可備顧問拔

經筵不為顯方略嫻而可任旄鉞特命推轂不為

豈徒充位哉。今也薦舉紛然諸就試鮮集庶寮者

皆庸瑣競祿利者耳。無論後之債事為可慮即

始進。朝廷亦安所賴之。夫館選而僅為司務

經歷薦舉特用而止于試博士試推官試通判

賢且才則當超擢而不當循資果非賢且才則

屏棄而不當薦用此任人之最倒置者也。臣所

官而無責成者此類是也。臣為。陛下計舊制國子

監皆有造士作人之任。今宜擇賢祭酒司業兼備

館特選進士充六館官分科課士試中書分管

科者可罷十二科宜以經明行修忠勇智謀經濟

先經明行修宜併為一科。它勇敢膂力技藝占

武學偉之。科刑部備之技藝占候等

宜與經濟忠義並科設科。勅國子官

胡安定湖學遺。遺圖成效。否者罷免其官則

信官省而功自倍。若夫薦舉必不可不嚴。銓

可。不嚴可官使者官之有材器而須教育者悉

子監按季課試其生員貢監必才識經濟過人

薦舉既薦宜超擢優待。顯示勸厲不宜僅使

曹而止。信如今福京。行在生員薦舉特用得

皆與。明詔求賢初意相戾。豈。朝廷急需此試

書試推官通判以迄經歷序班而必求之薦舉

也。自今以往庸材不得濫薦薦而在特用。欽

到者必踰資次用之。又特。勅吏部。故太

揚。掣籤之陋。規。大。選外官立為掣籤法。識者陋之

與夫近代進士中行評博知推考選仍用經書義策

論之故例。一切罷黜不用。因覈實取舍使一時薦者

皆可用用者皆得人責成專而勞績懋不復如嚮者

冗官之無益。凡皆崇實之章明較著者也。夫國家崇

實不止是然就任人課吏推之事。事不以近名者

欺不以亡實者誤天下中。直舉而措之耳。惡用臣

總總過計哉。

官方之壞至是而極。誰為國家圖。中典者然

先生庸言之後世亦未知 本朝之名勝實如此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下焉有在位皆婦
而能恢 中國者哉門人李

講學

臣言 中興大略首審序次法 祖又次崇實

陋少文未可謂濶迂無常然欲實須諸天下使無

髮繆則非學不可臣請以講學終之夫臣所謂學

猶儒生訓故詞章之習也又非襲取宋人精髓之

高冠徐步美觀聽而不適用者也臣歷攷六經諸

關古帝王治天下學術者非一講之世明守之

行之甚決則異端曲說不得而入天下可治

言學貴敦實可謂深得要領然 明詔後令士子

學官皆守朱註詔書云士子久棄朱註殊為可惜

臣竊惑之豈六經精微一朱註足以盡之歟後朕必親考提學官必通朱註

提學官通朱註足以盡古今學問歟臣于是

陛下講學之朱精而敷棄經任傳之為聖學也

非謂朱註可棄獨以朱子生孔孟之後諸說有異

孟相發明者亦有與孔孟相齟齬者分別去從

孔孟而止專泥註則非也臣往年奉 先帝明旨

修四書五經大全因詳觀朱子傳註多所辯定

予復生當不以臣為謬臣等見不足道

臣所錄太祖是正集註數條觀之

盡合經旨太祖必不憑臆駁正太祖當日所

正者未盡非則士于今日所拘泥者未必是明矣

集註多朱子中年未定之說晚歲痛悔極艾思改

而未及朱子當日未嘗自以為是則士于今日

果以未必是者為是又明矣陛下徒知棄註之

而不知棄經泥註之弊為尤甚揆諸孔孟垂

太祖釋經必多所不合又況國家設提學官始正

三年先臣督學有聲實識本末者如戴珊則以

古器識邵寶則重行檢次文藝然卒不能盡變士

推廣太祖開郡學興人材初意至今皆惜之近

提學以文藝工拙短長為進退既不合古造士之

陛下又欲驅文藝而專就朱註獎將使合註者雖

器識無行檢之人皆列高等皆得攘取祿利它有

行經術者苟不合註則皆擯棄不錄錄是士子以

註為中式提學以通註為勝任一切聖賢帝王自

治人之道皆略而不講皆相率而入于學究臣

陛下方講學求治急收學士作人之效顧獨棄

通注未必可以求心

朱註使流弊至是此臣所以反覆明詔而不

也臣願陛下原本六經四子合歷代諸史本

典章叅稽盡善擇其要以見諸行又傳訪儒臣深

古學者朝夕延問佐所弗逮課士以經為準

泥註皆無取又申飭學臣植身敦教就文藝考課

特拔經明行修忠義經濟之士每歲貢入國學儲

館備朝廷錄用痛斥士子浮夸矯偽之俗

悅雕篆訓故詞章之陋使歲科兩試由博士弟子

者異時皆可為侍從皆可以廣黼黻講學之助

後知帝王之學果有用果足以治天下致中興

墨守朱註無益也臣見陛下以朱註取士頗與帝

王治天下學術相背故終以講學之說進明乎學

審序法祖崇實皆得以寡過即推之于安內攘外

恤民治兵未有不還至立效者也若夫明君以務學

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先儒詳言之是又在陛下

之日就月將耳豈臣語言所能盡哉

經筵講官三復斯言宜多所裨益

門人蔡

芭山文策策卷之二終

巴山文集雜著卷之一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成其謙

較

雜著

記邗上語

予至邗江。見友人袁臨侯。於邑甚。先是臨侯視事海陵。恥阿璫。璫坐臨侯朋黨。臨侯曰。吾自廢耳。豈章端爲之哉。是時臨侯方拂衣歸。十州縣數萬人。嚙指無書。封閉城門。思擊登聞鼓。臨侯微服出城。諸父老

書曰文集

卷之一 記邗上語一

遮留。皆涕泣。予聞而惋惜者久之。既入舟。臨侯告予

曰。海陵有小園。袁子類其軒曰冷笑。自號半揖居士。

志婉也。鹽漕楊

即權璫
楊顯名

行軍門體。州府而上皆屬禮

見語人曰。吾妻秋婁云。居士自武昌來。楊遇居士

甚恭。揚人曰。居士能令軍門敬。居士曰否。禍且不測。

未幾。彈文及居士。走矣。居士讀其章。有冷笑半揖之

句。因憶青蓮大笑。居士僅冷笑。長孺長揖。居士僅半

揖。嗟乎。揖與笑皆足獲罪。如此。張子曰。直道事人。焉

往不三黜。袁子失官無足惜。惜夫闒柄政。祖法

如也。匪國家福。彼後先吾袁子。卒久于是。官者所自

處視。袁子孰失孰得哉。崇禎十二年十一月望日。

末數語微文刺譏。使人不覺。此足爲後世璫者

之戒。史法也。自記

書曰文集

卷之一 記邗上語二

記白門孫幼竄語

張子避亂過白門。見姑執孫子幼竄。問四方規我者。孫子曰。焉用規。知子者希耳。侍御松濤徐公告我曰。爾公性介潔。惜傲耳。何叔子九張子。鬚鬣交。去年來金陵。告諸同人曰。爾公過人遠。若迂何。嗟乎。迂與傲。豈張子哉。張子曰。傲凶德也。張子豈屑為。爾阮籍哉。獨張子恥干謁。親舊貴顯。不妄通一刺。侍御令姑執時。命其子公旦。執贄受業于張子。張子過從甚靡。迨侍御持節按江右。張子遠去弗顧。若是者。不謂之

書山文集

卷之十一 記白門幼竄語一

傲。不可雖然。不謁貴顯。而謂之傲。則孟軻不臣不見。說大人則藐之者。皆傲也。古聖賢入道。往往自迂始。孟子不與右師言。滅明行不由徑。不可謂不迂。然不迂。則浮誕矯偽。不害名教。不止昔唐代宗自陝還。顏真卿請先謁陵廟。後即宮。元載以為迂。宋韓侂胄命倭人峩冠瀾袖。象大儒戲於寧宗前。因言朱熹瀾迂。不可用。元阿里海涯破潭州。知衡州尹穀寓城內。度事不可為。為二十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瀾事。果爾。則迂不見取于流俗久矣。然司馬光曾輩。首道

書山文集

卷之十一 記白門幼竄語二

待望皆自安于迂。今世樂謂迂無足取。非也。張子趨翔。慎然諾。迂之小者耳。去古迂而合道。遠甚荀近。道而皆謂之迂。必同流合汙。縱橫押闔。偷時榮以銜目前。斯謂之不迂耳。又豈張子所屑哉。雖然。禹戒舜母若丹朱傲。子路聞正名。謂孔子為迂。夫以舜孔子之聖。且謂之迂。與傲况。張子哉。姑用以為規可也。因記其說。示幼竄。以明譽疾疾。而規藥石。母謂知我希也。使得共勗焉。崇禎甲申季春月日。金陵舟中書。芭山豈傲而迂者哉。知我者希。往往如此。自記

吳次尾曰。張子有合于道者。傲則張子弗為也。此中見張子學術。如知希何。

記南浦何叔子語

予遭亂。擬卜居姑宛瀨上。舟次南州。友人何叔子

歸自燕。哈子曰。寇躡袁。酷哉。趨顧子季弟。問母氏動

定。相視出涕。予曰。先君仲弟遇害。母年七十三。貧

之。叔子曰。今天下未有知張子貧者也。去冬山僧

公旦自都門返金陵。公旦見鈕生曰。某違張先生杖

屨十年。先生貧而介。奈何。鈕生曰。富矣。家應金。公旦

訝。亟過山曰。張先生富萬金。有諸。山曰。徐子何誕也。

公旦曰。同學鈕生告我。山曰。鈕生妄耳。焉有張子

能富者哉。公旦曰。信哉。先生之介而益貧也。張子

告叔子曰。今世亡實而冒其名者。非一。獨子冒富名

哉。貧張子之實也。鈕生名以富使富。日徐生不質。叔

子。叔子不告。以實張子。雖欲辭富名。不可得人言不

足信。多此類。嗟乎。鈕生以富名。我謂貧。辱我耳。豈知

不貧不足見張子哉。抑張子有威焉。鈴邑黃二魯

士洪。大甲丞黃又生。名希憲。公子也。嘗捐贖叔子

今年張子瀕患難。操契粥產于其門。二魯曰。家君貧

于官。我貧于家。遇冠貧益甚。擲契還。夫張子不富而

有富名。二魯非貧而有貧色。之二者皆失實。是時叔

子復稱貸。二魯二魯噤喘不應。然今天下信張子之

不富者。有叔子。有公旦。而里中不信。二魯之果貧者

非獨張子一人而已。叔子不答。去。張子語季弟曰。吾

儕非力不食。平居落然。乏旬日生計。無幾微見顏面

間。受友餽。悉出購書。它稱貸。不我償。焚券勿問。若是

者。宜貧也。使張子果富。果萬金。張子必有以自處。隱

在萬金足。累張子哉。彼富其實而貧其名者。金穴

鳩故智耳。張子恥之。雖然。張子幸久于貧。何哉。崇禎

甲申仲春月望日。南浦舟中記。

沈耕巖曰。只貧富名實四字。翻翻百折。精義微文。

使覽者自悟。學問人服膺此言。可以釋躁。可以止

貪。可以入道。

記豫章與大鴻臚公語

崇禎丙子。熙弟閩邑。因條六款。白御史臺。御史臺。之未幾。猾用賊煽。枉烈加派。莫格照議。不行。大鴻

臚公

名業。泗水。層戊戌。進士。南鴻臚寺正卿。

惑焉。驟讓烈。低牾前議。烈

抗顏爭得直。已御史臺采輿論。與釐勒石。著爲例。公

莫之知也

里中竊嘆。熙諸生仁言利溥云。丁丑冬。臨

蘭賊掠袁

殺范氏

名觀。父子。

烈闔室晏如。郡邑喜曰。

天祚張氏。篤哉。蓋至是而嚮者六款本末明矣。癸未

袁再中寇

陷。熙罵賊死。

詳見論左。兵橫暴書。

先君繼見背。烈

世山文集

卷之二 記大鴻臚公語

二

重創。絕復蘇。知不知皆流涕。甲申。烈偕季弟侍母就

潯督袁

臨侯約客

潯。不數旬。歸豫章。謁公公。驪屢出

迎。執烈手曰

王室棘且殆。爾公宜匡家臨侯。

名繼威。時爲潯

督大鴻

臚公

不逮。副四方望。過歸奈何。是時。烈嗚咽。方極

言。時事公復抵掌追論。解謂曰。令弟志在釐剔。奈

遇害。年不究用。惜哉。爾公故加派。媚縣官者。不謂與

予同奔竄至此。烈改容告公曰。六款兄弟心迹一耳。

公顧是熙。詆烈何哉。公始以烈宜匡。潯督不逮。則是

烈生平心術學問居鄉必不加派虐百姓。明甚公。

時言論何後。先自矛盾。至是使烈果加派。果類縣官

遇賊必見殺。不則百姓嚮食我惡。能萬死一生。鬼公

今日哉。是非久乃定。丙子。泊今。閱八年。非不允。公

如初。藉烈與熙。駢死。賊手不自白。遠近華公之說。將

終謂烈加派。終謂烈低牾。熙議。冤哉。雖然。丁丑。天

幸免。癸未。張氏無辜死者十數人。天不可問。公何尤

公子勝之名。繼梓。夙知予。亟扶公入。謝曰。翁春。穰

語失實。毋訝。烈慨然曰。今天下公論鬱。是非殺故。敗

獨冤烈哉。然以公之賢。卒不明六款始末。卒惑于議

世山文集

卷之二 記大鴻臚公語二

八

烈豈能默默哉。退而告同社楊機部陳士業。傾叔子

尤懼。郡邑大夫士弗察。繁次其說。鏡諸石。俟後有孝

焉。崇禎甲申。仲春月。望日。南浦舟中某記。

兄弟一也。而是非異。此自公之訛。然六款行。里中

誦聲載路。護口囁囁。奚爲哉。今人琴往矣。而公圖

慘慘弗諉。此亦有可美。故當與後世並見之。

聖無死地辯

或問聖人無死地。張子非聖。懼寇兵不死。何與。張子曰。死生命也。聖人非能無死。權輕重不徒死耳。聖如孔子。桓魋欲殺之。衛令魋待于隘。必殺孔子。後已不子。雖聖雖微服。豈能幻化變怪。疑鬼疑神。以他實免哉。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蓋懼其死。幸其生未嘗決然信其必不死也。美里文死地也。過宋。孔子死地也。以文王孔子之聖。不能使紂與魋無殺已。其不死於紂與魋。幸耳。聖人而必無死地。則是孔子無取。苟得死所。雖聖人未有不死者也。必無死地而謂之聖。後世人勢士奸雄。桀黠溺死不死者。衆矣。豈獨聖人能不死哉。繇是推之。聖不以無死爲其聖。死亦無損其聖明矣。彼藉口聖無死。當死而不死者。皆聖賢之罪人也。可不謂惑哉。崇禎癸未冬月望日。

甲申春。客友人潯督袁臨侯署中。聞天子殂。宗社崩。慟欲絕。既而訊死難諸臣。不數十人。而面降賊者。肩相摩也。益嘆學者生平不講學明理。尸素誤國。至臨難苟免。往往以聖無死地爲口實。識者非之。雖然。明死生如子。年踰強仕。獨不獲死所。何哉。自記

問聖人可殺否。伊川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它不得。况于聖人。愚按伊川此言大謬。玉可碎。不可污。聖人不能避害。能

不失正。使聖人皆不死。龍逢比干。豈智慮弗若哉。丙戌仲冬月日。又記

孔子不絕原壤

世傳樂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

孔子故人原壤夷俟見孔子以杖叩其脛或疑

詩見記、禮

壤喪母而歌夫子為弗聞也而過之今責其夷俟何

咎重而責其輕與宋朱熹曰數其喪母而歌則壤當

此處義理欠通

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為故人感德中禮此亦可

見愚以為不然檀弓夫子為弗聞而過之蓋傳者妄

耳其說必不可信果爾則是不忍絕故人而教天下

後世為逆子也豈得為孔子孔子見齊衰者敬之因

得此語緣益見禮弓不足信

服者式之哭則不歌據方喪母禮宜斬衰辟踊獨

木而歌何哉雖壤棄禮如遺不可律以名教必非孔

孔子當日心事如日月經天

子所樂聞必不能隱默退夫夷俟待已無禮尚恐其

賊世焉有喪母狂歌晏然過之而苦不聞者哉故者

無失其為故謂義不當絕也不則大義滅親如周公

之於管蔡石碯之於石厚君子不以爲過况故人乎

使孔子果聽歌而若不聞則其不合于禮者多矣而

猶謂盛德中禮此愚之所不知也

袁臨侯曰羣言淆亂非冒有定見每爲成說所誤

此文皆名教干城謂芭山好辯非也

曾皙杖參辯

世傳曾皙怒其子參傷瓜建大杖擊參仆地有壞瓜

甕孔子聞之怒曰舜事瞽瞍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

此言自近情理

殺之不可得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不犯

父之罪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委身以待暴怒殛而

不避陷父不義不孝莫大焉張子曰孔子論孝詳矣

一語立案

大杖則逃可爲後世人子法然予獨疑曾父子之無

是事也夫曾狂士也季武子死倚門而歌方侍坐言

志莫春咏游孔子喟然與之曾非屑屑事物者豈

瓜怒參杖其背仆地而弗之恤乎審如是則曾視其

子不逮一瓜以所不愛及其所愛謂之暴可也惡得

爲狂乎况參事父孝左右就養無方親在叱咤之聲

未嘗至犬馬藉令曾果愛瓜果使參往芸參以如臨

益見傳說之妄

如履之心視之宜敬謹有加豈致誤觸父怒陷親不

義乎信如世所傳曾不可爲狂士參必不可爲孝子

子故斷以爲無其事與伊尹割烹孔子主癰疽感世

誣民之說同類而並黜之學者歷觀曾與參之所以

自處與孔子之所以取曾與參則知子說之不安矣

雖然後世侮聖叛經者不止是獨誣哲哉

楊維斗曰學古而不明是非傷哉彝倫誑婦後學不貽害名教不止此也諸辯之有功于世也僅以王充論衡目之豈知遺者哉

梅惠連曰就哲狂處見其無杖參事就參孝處見其無斬瓜事此等辯論所謂聖人復起必從吾言非獨白哲父子之誣益信孔子費參不孝之說皆不足據耳學者明此意以觀它籍當不為曲說所誤

曾子杖參辯二

侍坐鼓瑟辨

羣言淆亂折諸聖然事載經傳紀述承謫求折諸聖不可得何以決然否審是非傳信于後世予少讀論語竊疑曾點侍坐鼓瑟之失實也禮並坐不橫肱後于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先生與之言則對皆言敬也小飯而亟之備見問也謂小飯則無噉噉之患亟之謂速咽下備或有見問之言侍坐弗使不執琴瑟稟專于尊也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弟子之于父師一也君父師同道者凡三年夫點雖狂侍先生宜以禮孔子使諸子言志諸子以次對問點獨夷然鼓瑟其閒若不知有孔子者以視橫肱越路則已慢矣況孔子方問點點不亟對從容舍瑟而作豈禮所謂弗使不執執業則投者非耶抑點自謂禮非為我設耶古者見所尊必齋邀使點自鼓瑟是玩也不齋邀也後世塾師起坐問答必有度使孔子不禁點鼓瑟是教弟子不以禮也起坐問客無度也聖人制禮範俗使別于禽獸孔子素乘禮禮斯須不去身豈獨于點而略之哉予故曰點之侍坐鼓瑟失實也不然第慢師臣子慢若父禮教

矣。亂階也。非孔子意也。古今載籍承謬若此類者。舉無足信。折諸理可也。然則何以列于論語。曰。門人記者之過也。

楊機部曰。王季重咏曾點瑟云。當其容與時。莫邪傷瓜根。二事皆誤用。讀芭山杖參鼓瑟辨。益信季重非解人。

人略我詳。芭山讀書不苟。忽如此。宜其有以折衷羣言也。不知者疑芭山謫及聖經大謬。弟勦識。

續師說

昌黎韓退之。慨師道不古。作師說以貽學生。名譽六藝經傳。不拘于時。學于引孔子師。刻于其弘師。退之雖負。下九年進士。老聃為法。其言曰。吾師道也。庸知其年之先後生

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

也。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退之蓋謂學無常師。師無小

長貴賤。恥師則愚。益愚而惑莫解。陸象山嘗稱之。

云。楊子雲謂學者而不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不

長貴賤。恥師則愚。益愚而惑莫解。陸象山嘗稱之。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近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子意聖師

長師少。貴師賤。似也。然猶有進於是者。語曰。世無師。學者當師經。或又曰。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夫經

以貫道。其人亡而其書存。非有語言相講授。苟從而

師之。傳道解惑。胥是焉在。豈獨刻于師表諸人可哉。

哉。若夫萬物則異類耳。何師之有。然古者師議立君

臣。師蜘蛛立網。師拱鼠制禮。師戰蟻制兵。前民

用皆于物。是取謂聖人不師萬物可乎。雖然。師經

師萬物求善而止。不善則廢。猶未盡乎師之道也。

用皆于物。是取謂聖人不師萬物可乎。雖然。師經

師萬物求善而止。不善則廢。猶未盡乎師之道也。

曰。王善爲師。師善也。孔子曰。其不善者而改之。見不

賢而內自省。師不善也。夫至於不善。皆師則萬物之

可師者衆矣。孰謂善師者徒求之弟子哉。然則不求

師。失之妄。專師善。失之固。能師不善。則日進無疆。惜

夫退之告李生者。不及此耳。或問何以師不善。曰。在

乎。毋自欺。內訟過而已。蓋入道自寡。過始寡。過自求

師。始求師。自省身。始不自省。而徒竄寶焉。求吾師而

從之。雖終身遊仲尼之門。若宰子陳亢輩。何益哉。

揭潛銘曰。師賢。師弟子。師說之義也。師經。師萬物

師不善。又歸本省身。續師說之義也。三復續師說。

而後求師之道始備。陸象山但稱退之師說。與楊

雄模範之說。其識不易及。而周濂溪僅云。師道立。

則善人多。皆未詳所以求師之義。學者安所折衷。

以適於善哉。芑山助儒先不逮類如此。

芑山說

張子自名。其讀書處曰芑山。稱芑山。張子若生長芑

山。然者。非實有其地。故郡邑志不載。然張子自稱芑

山。天下從而芑山之。皆莫詳所自。一日友人曰。子袁

產不稱袁。張子稱芑山。何居。曰。張子疾夫世之以地

論人生。而齊魯齊魯之生。而芑芑芑之猶之生。而

袁袁之。今張子去袁而稱芑山。世皆曰。異哉。芑山誰

何人。使張子先是自稱曰袁之人。世皆曰。袁之人。袁

之人耳。惡知芑山者何如哉。張子旅遊二十年。世莫

知張子袁人。已而知張子袁人。則曰。袁芑山。張氏。或

又曰。芑山非袁人也。張子曰。明珠大貝。實生海濱。如

以地孔。何以昌平。孟何以鄒。邑世安得以地。紉孔孟

哉。友人曰。士罔以地限。固也。芑山名張子讀書處。何

居。曰。下武之詩曰。豐水有芑。求世德也。張子志作求

云爾。方叔之詩曰。薄言采芑。威蠻荆也。張子志武事

云爾。帶乎二者之皆。袁濟也。弗濟何以仍芑山。志

也。雖然。國家推是說。以取士。選吏。權衡臧否。審量

罰。觀人而無觀地。可也。

蜚說

前後皆就名實二字立論

或告張子曰。海獸有名蜚者。水精也能禦災。故漢相梁殿置蜚尾其上。或又曰。漢宮殿屢災。術者言天有魚尾星。宜取星象冠于屋。禳之。唐以來寺觀爲飛魚形尾指上者。蓋象魚尾星也。世訛曰。鴟尾。狀與魚尾不類。或又曰。東海有魚。虬尾似鴟。噴浪卽降雨。後世設其像于屋脊。率稱鴟尾云。張子曰。蜚與鴟。或爲水精。或爲天星。無可考。獨漢唐設以卻火災。蜚之名特著。雖然。使無蜚必災。則三代宗廟。禾黍國社。屋柴者。

蜚說

蜚說

一

豈不設蜚之過。與抑人自致災。與使設蜚果弗災。今天下宜復睹漢唐宮室臺榭。歸然存顧。其間淪爲榛莽丘墟。指不勝屈。又何與然。則蜚能禦災名也。非實也。或曰。毀諸。張子曰。若蜚者。不能使屋無災。未嘗自災。屋雖無毀。可也。後世竊名尸位。燼人國者。其爲災也。酷矣。蜚何尤哉。

小人當國。淪胥以下。觀

西事可見。近世無

寸功而冒殊賞者比比。又皆蜚之罪人也。門人方爰發識

芭山文集雜著卷之一終

芭山文集雜著卷之二

明 張自烈 著

葉友栢

滕 楫 較

書黃牛廟記後

世傳黃牛廟記。漢諸葛武侯撰。然予讀前後出師表。
○記○與○表○語○氣○不○相○似○

○情○義○黃○牛○不○助○無○也○

而疑是記之為贋筆也。記云神像影現。猶有董工。導之勢。又云神助禹開江。當廟食茲土。復建廟號曰。

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予謂禹治水詳見禹貢功在。

禹不在黃牛明矣。使神有功而禹無功。則隨山刊木。

皆屬冥助。不由人力。禹特坐觀厥成耳。惡取八年于。

外過門不入哉。況武侯經營漢室。鞠躬盡瘁。惟人力。

是視記獨謂禹功皆神助。其為贋筆無疑。不然卑視。

神禹。高視黃牛。此說一倡。後世泄事敗成者。率藉口。

神不我助。紛紛冒功避罪。不自悔。豈武侯忠愛之。

哉。下故曰是記非武侯撰。論世者折諸禹貢可也。

楊機部曰。立言須析理揆勢。就孔明績業觀之。乃。

知芭山論不誣。況本記文辭鄙倍。自是好事者。

托。非精識如芭山。不能辨其真似耳。

跋毛穎傳題後

○起○法○笑○元○難○奇○
柳宗元與韓愈善。蓋所稱知愈者。又嘗工文辭。善諷。

喻。宜其讀斯傳而知立言之意也。然予觀柳子題傳。

後。言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毛穎。

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能盡其意。故奮而。

為之傳。予曰非也。夫愈所謂賞不酬勞。以老見疎。非。

獨為穎惜。蓋諷人主勿輕棄老臣。使盡其用。無徒如。

秦之少恩耳。豈嘉穎之功而褒大之哉。今柳子僅誇。

其怪于文。至與滑稽列傳並稱。可謂失其指矣。嗟乎。

○君○老○而○充○不○日○吾○用○到○白○臣○所○謂○盡○心○也○此○皆○諷○

占之人。託物諷事。雖寓言而足為後戒。若此類者。

衆。柳子獨以為怪何哉。

袁臨侯曰。舊史云。愈作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

文章之甚紕謬者。李肇國史補謂此傳不下史。

皆不能窺作者之意。然予尤怪柳子妄以此。

為奇異。弛縱宜于山辯正不阿如此。

書送許鄆州序後

韓退之謂刺史觀察使皆同無異然後政均令行賦

不急而民不爲盜序略云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

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於自異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

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予獨惜其不

審於成敗異同之故而槩謂同同弗成異同弗敗

天下事蓋有同之而敗異之而成者退之固未之思

耳昔晏子論梁丘據譬之以水濟水子思告衛侯言

君臣自賢羣下同聲賢之善安從生此所謂同之而

敗者也荀卿曰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宮商角

不同嘉音以章曾鞏曰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

同用之無弊此所謂異之而成者也事之成敗不在

同異在乎以義爲斷而已使刺史觀察使皆賢皆合

義則皆同焉可也皆賢而不皆合義如司馬光蘇軾

韓琦范仲淹之必不能無可否不能無可否必不能

無異同雖否不害其爲可則雖異不害其爲同也君

子之於事成於同所可同敗於異所不當異同所可

同不爲阿異所當異不爲矯同不阿而後可以成異

不矯可以不至於敗退之謂成於自同敗於自異

則必成異則必敗皆非也子故略其規誥者而獨

折衷同異之說使後世成事者鑒焉

道理從義比和尚章看出而據經引傳確不可易

固知佳文不在修辭理至則工耳○善讀此文者

不獨可以明是非之指而人品學術事功皆可

此得之使我三復不置弟勲識

書送許鄆州序後

三

書送許鄆州序後

1

書柳子厚吏商後

柳子哀吏之沒于利也。著吏商以諷之言。汗吏以貨
商也。失重利。廉吏以行商也。獲倍益。與其汗也。莫若
廉。說詳見柳子謂趨利等耳。未見廉與汗之異也。史
宗元本集。予謂趨利等耳。未見廉與汗之異也。史
而流于商也。或殉私廢公。或假名徇利。雖貨與行。清
濁有閒。其為壟斷一也。國家為民設吏。頒祿養廉。非
使之自奮利也。受祿而又自奮利。是以官為市也。矧
吏寡欲而後能廉。吏誠廉。夙夜求稱職。弗暇。豈復有
它營哉。使廉吏曰。我無若汗吏之失算也。行日以儲
得日。以倍也。則是貌潔而中垢。智昏而行偽也。弊不
至。蠹民蝗國。不止惡在其能廉哉。譬諸盜操戈劫塗。
其攫利也以悍。穿窬竊藏。其攫利也以漸。以貨商者。
之猶以悍盜也。祿奪而身敗者衆也。未有不蒙誅者。
也。以行商者之猶以漸盜也。名尊而身富者鮮也。未
有不厚亡者也。安見汗吏拙于商而失重利。廉吏巧
于商而獲倍益哉。信如柳子之說。後之凡為吏者。禁
孽飾伯夷之行。以陰厭盜跖之心。其計甚狡。其利甚
博也。愚恐未能止貪。以教廉。適害廉以誨姦也。皆柳

子之言惑之也。然則何以抑汗訓廉也。曰。庠序以養
之。峻法以禁之。賊者必棄市。廉者累增秩也。義利辨
而勸懲公。吏道可復古也。不然。吏脩行以煤利。將率
天下而趨于詐利。孔孟之所深惡也。

遑予讀唐史。見大曆以來。大將私賂中尉求節度。
使動踰數萬。因歎三代以下之官。非官也。賈販而
已。作吏商說一篇。備言官吏壟斷之弊。晚得柳子
厚吏商有汗吏貨商。廉吏行商之說。心竊過之。夫
汗吏誠不可為。復救廉吏以行攫利。是猶紇兄之

臂。謂之姑徐徐云爾。豈可為訓哉。予所撰吏商說。
深戒吏不可流而為商。子厚乃欲吏巧于為商。且
雖同而指各異。在于厚雖有激而言。後世當以予
論為正。自識

柳子文士耳。非精義理者。故其立言多疵。非芑山
辯正。世且有假行以邀重利者。斯又愈于貪墨之
甚者也。非駁柳子。將以維世教耳。弟勳識

跋五賢贊

予讀韓稚圭五賢序贊。而竊嘆其不知人也。新夫子之官。可謂能隆師矣。然繪諸弟子及左氏而下釋經諸儒于東西序。又圖孟荀楊王韓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五賢于書樓之北壁。豈不近于戲乎。繪之而肖。僅得其似耳。學問心術。不在是繪之而不肖。不能起人敬愛。而又衰之。故曰。近于戲也。然則如之何。曰。木主可也。圖之繪之。則非也。王韓雖有足取。非孟軻比。至荀楊之洪武中。行。人。楊。祿。上。疏。請。點。楊。雄。從。祀。進。董。仲。舒。不。聞。道。後。世。皆。知。其。疵。獨。稚。圭。謂。學。通。天。地。道。該。矣。

皇故嗣孔孟曰荀與楊。夫通天地該帝皇。惟孔子足當之。孟猶有間焉。而稚圭以許荀楊二子。何歟。五賢贊。予獨以贊孟韓為得其實。它不可為後法學者由予說求之。尚知所去從哉。

嗣孔孟者非荀楊。荀楊亦不可同類並稱。楊不遠荀。平心衡較自見。夫荀楊且不同量。孰謂荀楊能嗣孔孟哉。弟熙議

書康錄郎中誌銘後

唐孫樵集。載康郎中墓誌銘一篇。誌不詳。銘四言。凡二十句。九鄙倍銘曰。月中攀桂。日下馳名。芸閣清秋。望郎錦州。星使騏驎。足蛟龍。得水富貴。可期烟霞。漸通請非其罪。天道寧論不復。雙闕遽歸。九泉圖田。發紉河陰。封樹勒石。載銘庶幾終古。予卒讀本集碑碣傳記。蓋有足觀者。然樵嘗自去取其文。獨于二百餘篇中。存三十五篇。樵自序云。閱所著文及碑碣書檄傳記。銘誌得二百餘篇。藁其可觀者三十五篇。編成十卷。載諸篋。予孫不可謂不慎。顧所存者猶若是。韓愈曰。陳言務去。憂其難信哉。後世士大夫綴卷累牘。倍從樵矣。

唐廣明元年。天子省方蜀國。品藻朝倫。詔曰。行在三絕。右散騎常侍李潼。有曾閔之行。職方郎中孫樵。有楊馬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語見樵自序中。樵頗以楊馬自許。然讀康錄誌銘。其短具見。豈足與楊馬並驅哉。雖然。古今名勝實者多矣。棄短而取長可也。自記

書丹稜楊君誌銘後

右楊君誌銘。宋蘇洵撰。君季子美球。嘗從事安靖軍。識洵于巴東。父卒將葬。請洵銘其墓。洵以程生狀。虛浮不可用。槩削弗書。宜也。洵與美球書其略云。行狀哭美琳而慟。以卒。夫子夏哭于喪。明曾子識之。而洵以殺其身。此何可言哉。予不愛夫吾言。恐其傷子。先若之風。行狀曰。公戒諸子。無如鄉人父母。在而出。分夫子之鄉人。誰非子之兄。與子之舅。甥者。予何忍言之。而況不至于皆然。則予又何敢言之。此銘之銘。元所以不取于行狀者。有以也。予其無以爲怪。銘。元猥無足觀。何哉。銘云。歲在己亥。月在于培。高穴深託。哭位後昆。如雲不勝。記其後。豈不富且予。謂楊君果貴。屬予作銘。賴其季更千萬年。豈不偉。予謂楊君果

無一善足稱。狀果無一事覈實。球雖汲汲請銘。洵以

生乎不知其父而拒之。雖無銘可也。既已許之。而不

拒。因知球而揚。推其父之可稱者。以彰死者之實。以

無傷人子。請銘其父之意。庶幾古節取之義云爾。今

誌僅書世系卒葬及四子名氏。而于行實闕焉。誌凡

七十。謂近于情理可乎。洵與球書。猶自言凡子所欲

使子之先君不朽者。其亦足以不負子矣。嗟乎。是豈

足以不朽。楊君不負球也哉。

略其事無怪也。何辭旨鄙陋至是。予持論自正。又

略其事無怪也。何辭旨鄙陋至是。予持論自正。又

略其事無怪也。何辭旨鄙陋至是。予持論自正。又

書陳龍川集後

陳同甫。通德士也。困不遇。屢遭大獄。皆無罪。晚登進士第。上方嚮用。未至官。卒。天生同甫。弗竟厥用。如此雖然。同甫幸而成進士。幸而受知葉正。則諸人今天下。能爲同甫者。往往艱。一第所與遊。不逮正。則諸人遠甚。嗚呼。孰謂同甫不遇哉。

爲同甫惜。又爲後世能爲同甫者惜。詩曰。悠悠蒼天。又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古今同慨。往往如此。讀芑山此文。不禁嗚咽。弟熙載。

跋范吳之正蒙序

范吳之爲張橫渠門人

吳之名有三水人

其序正蒙曰張夫

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

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

其畧云道一而

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閒。語小入於無朕。一有

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

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予讀未既而深怪

吳之之言過也。正蒙正蒙初無篇次。其後門人蘇

又爲胡安國所傳篇爲一卷。自大和至乾。稱凡十七篇。雖不乏

言與義。皆本易詩書禮語。孟推明聖人遺意而止。

盡六經所未載。聖人所未言者。哉。況其間蓋有任己

見而不合道。涉訓詁而精微不存者。它亡具論。如孔

子論桓文正誦。至矣。正蒙則云重耳婉而不直。小白

直而不婉。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正蒙則云。心存

盡性之理。或云心指私心。愚按心既指私心。便當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正蒙則云。大則不驕。化則

不吝。若是者。所謂任己見而不合道者也。中庸曰。大

德敦化。敦與化未可以分析言也。正蒙則云。敦而不

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己也。惟大

德敦化。然後仁知一。而聖人之道備。論語曰。君子敬

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言持己敬而與人恭也。正蒙

則云。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

之恭也。中庸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言不

故不測。一誠而已矣。正蒙則云。不見而章。已誠而明

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成。爲物不貳也。若是

者。所謂涉訓詁而精微不存者也。予故曰。吳之之言

過也。橫渠出正蒙示門人曰。此書歷年致思之所得

其言語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其觸類廣之。將有

待於學者。繇此而推。則是橫渠僅自謂與前聖合耳。

未嘗自以爲六經未載。聖人未言。言極道至而蔑以

加也。今吳之獨軒正蒙而輕六經。豈知正蒙尚有不

盡合道哉。甚矣古今弟子之阿其師。與慢其師。得

失大小差殊。其無當於聖人之道則一也。予懼後世

惑於異之之說。故跋之以俟論定云。

跋江州重建濂溪書堂記

江州濂溪書堂。淳熙中太守潘侯慈明重建以祀茂

叔朱晦菴爲之記其略曰道之所以托於人而行於

世者惟天所界乃得與焉非知巧果敢之私所能使

序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成而九疇敘而

孔子于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于天若濂溪先

生者其天之所界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

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予讀是記而

竊有疑焉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言道所自始焉

非謂天實界人而後能傳道也故仲尼曰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孟軻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豈盡氣稟清淑

運邁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清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

得以全付于人而先生出焉不出師然後以其所得

於天而傳諸人哉夫傳道在人之能傳道由學

者盡人事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未聞天私界不特

學而至者也朱子謂濂溪不由師傳默契道體皆天

所界則是周子著書明道天實啓之耳苟非天界周

子獨聲賡已耳自朱子斯言出率天下萬世皆廢學

以希天縱道自是總安所觀考作典而與聞乎道

然則謂周子盡人合天可也謂天界周子自然合道

則不可聖人未嘗非生知然猶曰我非生而知之者

好台敏以求之者也蓋欲後儒勉學以求其至毋徒

以資稟氣運自畫孰謂學可廢哉如朱子之說以推

尊濂溪得矣以誘進後學則非也士君子斯道已往

言人而不言天庶幾不悖孔孟之意當不以予言爲

妄云

楊機部曰聖賢必盡天界天不我界必盡流而爲

不肖它姦雄盜賊皆非自暴棄皆天使然耳彼生

而桀紂生而奔操天實助虐于人何尤此言豈可

爲訓芑山非駁朱子但不欲後世誣天而已不知

者謂芑山培擊儒先非也

跋朱晦菴手帖

宋慶元二年。韓侂胄論朱熹十罪。竄蔡元定道州。元定。

字季通朱熹手書告某郡守冀少寬元定拘執誼至子門人

高後世稱之予意勝菴之爲是書特愛元定耳知元

定則未也方貶元定時晦菴與從游數百人餞別泣
○節○此○見○拘○執○不○必○求○寬○

下元定獨笑語如平昔無纖芥戚愠既至州日講肄

弗輟從者益衆蓋可謂知義命者不卒邇年卒夫元

定○以○義○安○命○不○畏○刑○福○於○拙○執○何○有○涉○才○幾○卽○世○晚○

不能過此竹仙月全宜少亦身持華青少亦身放

○得○無○則○舉○名○之○金○乎○
而○決○川○是○元○定○妻○命○而○海○菴○斯○命○也○學○者○觀○中○尼○處

顛子死之祭然後師弟精勝其義若晦菴之特

元○定○皆○仲○尼○所○不○取○者○也○

袁臨侯曰。方正學題朱子手帖。稱其厚待西山。尤

深斥胡絃沈繼祖之詆誣朱蔡。以爲小人之戒。

山獨持議如此。視正學更進一步。時輩謂芑山左

祖西山吹求朱子芑山不服也

跋漢唐三帝紀要錄序

右宋李伯紀名綱高宗中興多所建白詳見葉適論議輯漢唐三帝紀要

錄自爲序進御其論次高光太宗詳矣然謂英偉之

才明哲之智。寬大之度。誠一之德。皆三帝所同。而又

言太宗任賢納諫卓然過人遠甚予竊惑之夫三帝

之有天下聰明英武皆非守成中主比迨攷其心術

德業光武爲最高帝次之太宗又次之史稱高帝寬

晉王魏房吐諸人非不言德計行蜀治終夾致王
 伯大度然許伯醅赴視光武待寇登賈聊何如太宗
 致○語○盡○太○宗○本○末○

卷之三
聖帝紀要錄序一

術內多欲而外二義去先貳惟成五人又不啻霄壤

然則太宗謂之英武可也謂之賊一則不可予謂伯

紀纂輯漢唐創業中興狀迹爲朝廷助錄高光足矣

不必雜采太宗卽節取太宗政事宜擇別得失使知

去從尤不當合三帝而槩稱之況太宗躬負慚德引

周公誅管蔡以文過效重耳納辰虢以瀆倫皆不可

爲訓惡在其足資炯鑒哉伯紀忠愛有餘思引君當

道惜其見不及此耳。丁亥九月既望書。

伯紀有知當自悔立言之誤

跋謝文節集

予始至葛川。聞葛川宋故文節謝疊山避亂處。桃花
鳴道址在焉。因索公集讀之。集十五卷。蓋景泰五年

里生澤石黃溥編次。廬陵劉僊序而梓之者也。嘉靖

丁巳今古姚黃齊賢重梓。詩自五言七言。暨上程雪樓御史書。與

泰政魏容齋書。世所習見。置勿論。它與天師張簡齋

與道士桂武仲書。極稱建安周震一軒。眾子持敬

感召玄帝事。皆誕甚。文節云持敬晨夕事玉虛玄帝

如嚴君婚友疾病難厄有新焉

持敬之弟也。父僧威夢震驚獄遂散某遇夜翻

前乃玄帝也。道士黃君亦熱視禮拜此持敬至誠所

感召也。其序觀音經普門品經則云觀世音以尋聲救

苦自任天與父母不能盡之仁。觀世音盡之。又云禹

之所思即觀世音之所此言尤不可訓。至若贊玄天

聖也。此道豈難能哉。此等文皆不必刻入。

上帝生辰表。虎溪蓮社道堂脩諸天閣疏。代巫祝為

還願人放罪文。辭旨猥陋。罕裨名教。予皆無取焉。公

大節載在史乘。是非久乃定。偶讀公集。為辨其醇疵。

使後世知予論文不阿類如此。甲申仲秋月既望。

集止十五卷。自序記書說外。如啓劄表頌詞疏等。

作。或化道衣。或建觀音寺。或粧塑天堂地獄閻羅
像。皆不經之言。雖工不足垂後。況未必工乎。弟

歐陽去非集

建熊去非。諱禾。師朱子門人輔潛菴。潛菴名廣承生

七年即元定宗二年卒。於元仁宗皇慶元年宋咸淳十年登進士第任寧

武州司戶參軍屬宋亡元入主中國隱不仕然予按

去非生平論著如序跋書疏啓劄解說及記銘詩詞

凡八卷類樸略少文雖受學輔氏去考亭淵源遠甚

去非見謝疊山痛宗社淪墜相持泣下似不忘宋者

迨撰考亭書院記麻沙劉氏族譜序往往大書有元

正朔記尾書大德十一年月日熊禾序末書有元大

德辛丑上巳前三日十三世外孫前進士熊禾

拜既已悖晉徵士書甲子大義而北苑茶焙記歷敘

唐宋以來貢茶之獎獨歸德於元之減額記云大元

安輯黎獻歲在丙子至元十三年載江南始入職方

有司以前代貢賦之版來上先皇帝嘉惠遠氓自正

供外悉蠲之又云十有八歲丁酉若身爲元臣稱頌

乃今皇帝踐祚大德初元也云云若身爲元臣稱頌

功德弗置視昔人稱名不稱臣何如豈復知有宋哉

去非嘗考論學校祀典不稍恕於涑水之帝魏繼

以爲正人心明世教莫大乎是抑惡知稱臣大元者

失九倍徒於帝魏哉然則去非從祀文公祠幸耳愚

無取焉。仲秋既望寓潭上書。

書方正學論井田書後

方子與友人論古井田法可復謂漢高祖唐太宗不

行井田在于無其人導之。大指與張橫渠合然方子

又言井田之廢亂所由生使陳涉韓信有一屋之宅

一區之田不仰于人則終身爲南畝之民何暇反乎

予曰此言之迂而難行者也涉狡黠蓋匹夫之雄耳

而信材器勇智尤非涉所及此兩人者雖有田宅肯

終身南畝就升斗死牖下哉況三代以來其間聚徒

扞閭迫非飢寒者頗衆非盡田不井之過也然則謂

井田既行凡能爲涉與信者皆可無反以明井田之

必可復假令後世方行井田信涉輩羣起而援之方

子之說將不信于天下天下皆曰行井田不能致治

非廢井田遂足致亂則是方子欲行古法而卒自沮

烏在其能復先王之制哉

論陳涉韓信皆得情可悟讀史之法。弟照識

井田既行凡能爲涉與信者皆可無反以明井田之

必可復假令後世方行井田信涉輩羣起而援之方

子之說將不信于天下天下皆曰行井田不能致治

非廢井田遂足致亂則是方子欲行古法而卒自沮

烏在其能復先王之制哉

書顧天文後

顧天文。洪武十四年。方正學痛太史宋公濂徙蜀。願
輸已壽。乞延師齡者也。世莫不高其義。予讀而疑之。

正學言。凡民師猶父母。父母疾青。子願祈于天。天必

閔應。然予按記傳。洪武八年。正學父名克勤。字去孫。被誣。請

江浦。正學上書政府。願身為軍贖父。不報。夫以身贖

父。不能得之人。豈以年代師能得之。天乎。九年父坐

印章事得罪。正學草疏。方詣闕申理。父遂卒京師。得

年五十一。當是時。正學欲顧天求代。父不可得。扶觀

書曰。正學母氏。元至正丁酉。舉正學。正學甫

歸葬而已。況正學母氏。元至正丁酉。舉正學。正學甫

六齡。母沒。正學宜皇皇請代弗暇。然正學雖日夜哀

號。繼之以血。不能徹天倖為親引年。惡在弟能禳其

師哉。或曰。然則顧天非與。曰。昔武王有疾。周公禱于

先王。請以身代。王疾瘳。然周公雖禱。閱四年。王崩。金

滕具在。事謨不足信。後世臣子類踵行之。借公為口

實。是惑也。死生有命。君子求在我耳。苟死者可代。代

者復生。人孰不樂久視。凡子弟欲捐已壽以延父師

者。皆如所請。舉世皆萬有千歲。天雖每人而悅之地

者。皆如所請。舉世皆萬有千歲。天雖每人而悅之地

豈復有措足處哉。予故推究天人之故。謂正學顧天
不令道。至其文擬效尚書。繁複失實。尤不足稱述也。

丁亥仲冬月望日書

學不能精義。遇死生忠孝深微處。往往為似是者

所蔽。此顧天文之所以叛道也。然知此者鮮矣。門

人吳遇謹識

書羅圭峰集後

世傳羅文肅博學矜氣節。文肅名玘字景鳴建昌人予意定國本

卻淦魄引義責李西涯。名東陽字賓之皆足稱者

它慶輓贈送無裨名教而諛墓尤甚圭峰嘗為故內

官白江傳容御馬監亭羅撰誌銘又亟稱奉御王恭

乞銘白江者號知文方教內館時愛公出諸生石何

辭之夸也明興太祖鑒漢唐閣禍不令讀書識字

不干預國政翰林教之於內侍監蓋自宣廟始非

祖制也圭峰博稽掌故宜不為內侍銘即銘宜微文

風刺昭示令典使後世知任奄宦非制今諸誌銘具

在文有之惡在其能肅哉崇禎甲申七月寓上饒書

宣德中令吏部于聽選教官中擇其人入內教內

侍命大學士戶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使書正統

初年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等官教習後復

用修撰編修等官二員漸增至四員景泰中命倪

謙呂原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文華殿東廡

按此皆與祖法相戾文肅教內館時不自知北

非何與自識

書林生告天疏後

闕韋布林兆恩自言矢志度世貫儒道釋而一之夫

釋道去儒遠甚兆恩不師孔孟道與釋雜然進何哉

況倡明三教宜求在我耳信如兆恩之求助于天

疏云求助于天地神祇使則後之求為聖賢與不能

不為死生利害是非所奪則後之求為聖賢與不能

聖賢者皆曰天不我助學問無益豈不甚哉晉江

何喬遠錄其疏與劉基宋濂諸文並行于世予懼亂

吾道而誣後學書以志戒焉

此疏刻入明文集中學者頗稱之非芑山師不能

芑山文集

析別至此求道者不為利害死生所奪工夫只在

克己豈必求助于天地神祇使天地神祇不我助

則相率淪胥以入禽獸耳安所恃而造聖賢之域

哉此林氏之言所以不足信也

門人蔡沐識

書吳子上金公書後

簡今之詩曰。公言錫爵。顏如渥赭。悲不遇也。古今人
豈不相遠哉。金公名蘭號楚。較士于池。其知吳子也。
吳子名應其字。異乎先是之知吳子者矣。然僅接禮。
加等稱其文辭耳。視晏嬰之薦越石胡瑗之識程頤。
蓋未之逮焉。吳子顧感激泣下。何哉。夫以吳子受知。
金公而輒自幸如此。此吳子之所以悲也。嗟乎士卒。
不遇復不得知己。如金公者。悲又何如哉。崇禎壬午。
八月望日。東湖舟中書。

書山文集

卷之十一 書金公書後

三

次尾上督學金楚皖書。載樓山集。頗深知己之感。
芭山獨于感幸內。推出吳子悲憤之意。引晏平仲。
胡安定事。益見金公特達不逮前人處。諷刺皆在
言外。第照識

跋李生殉弟傳

劉子孝則

名同升字晉卿江西吉安人丁丑進士

撰李必先殉弟傳言

必先名

必先為少司馬李公邦華冢嗣與庶弟士國

士亨

皆燕姬友愛至一日必先偕士國士亨就邑試

賊舟邑東門士國溺必先救弗獲整冠同赴水死族

里賢之予獨謂必先不學無術知愛弟而不知善事

祖父也當是時必先大父年八十兩親尚無恙士國

不幸早卒祖父哭之慟必先奈何復捐軀重祖父悲

邪況必先幸而有子及季弟士亨耳不然以殉弟之

小仁冒無後之大罪歟能瞑目于地下邪然則劉子

雖哀其志宜褒議並見因明從井救人之失使後之

凡為人兄厚第而薄祖父者知所戒若之何與里開

五伯弘代第死者同日語也伯弘以其弟扞網出亡

捕至追其母不得已而以身代全第者所以全母也

若必先者何以遽死哉古人子從父于難如漢井地

王謚晉卞氏眵與肝皆合于義魏顗父遺命以妾殉

葬顗曰亂命也不從君子不謂之非孝今必先棄祖

父而殉庶弟揆諸義與孝皆刺謬甚劉子獨附和族

父而殉庶弟揆諸義與孝皆刺謬甚劉子獨附和族

聖之不學者而亟稱之何哉。西六月既望張某跋。
昔光武痛兄續死于非命。懼姦黨罔己。銜哀抑情。
飲食言語如平時。獨枕席有涕泣處。蓋志在復漢。
不以身從續也。使必先權衡輕重。方士國溺死。亟
圖所以慰安祖父。割私愛以從公義。何至下同匹
夫溝瀆之行哉。語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必先
之謂與。自識

士當識輕重。李延平語晦翁云。某尋常處事每值
情意迫切處。卽以輕重本末權之。似少悔吝。必先

芭山文集卷之二終

三九

何知。所惜者同類附和。害道匪細。宜芭山之亟辯
也。○死一也。代弟全母爲孝。棄父殉弟非孝。事有
同而異者。此類是也。從此析別。方見吾儒精義之
學。弟勲識

芭山文集雜著卷之三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方 伺

較

自撰墓誌銘

烈張氏。字爾公。芭山其號也。祖諱某。負才就童子試。不售。早世。考諱某。隱德不仕。烈五歲就外傳。萬曆己酉年十三。受業仲思袁先生。甲寅遊邑庠。謂制義取科名。不合道。上下宋諸儒語錄。多所是正。復貫涉史學。務適用。坎壈不得志。乙卯泊壬午。十就闈試。皆報

芭山文集

卷之三

自撰墓誌一

一

罷。天啟元年。憤璫亂。輯宦寺賢姦錄。自爲序。思伏闕風。朝廷率由。祖制。書成未上。崇禎四年。如京師。條例古今選舉法。萬餘言。見者輒稱善。未幾。上南雍。受知大司成姜公曰廣。少司成謝公德溥。四方從學者衆。鐫琢誘教。出入湖學。屏聲樂絕。餽遺論古今人。文不阿。丙子赴友難。復至京師。陰知時事。歎曰。國亂。科目必廢。盡舉生平。制舉義。焚去。戊寅。袁臨侯官。武昌。以書來言。大中丞方公。舉烈塞。明詔辭。已卯。寓金陵。定著四書大全。都人士合詞請國子丞

何公楷。看詳。上大司成周公鳳翔。咨部行世。庚辰。學

使者侯公嗣曾。復請侍御徐公養心。特題頒布。烈

奉勅增脩。辛巳。大中丞史公可法。辟掌書記。友人

陳弘緒數勸駕。不就。壬午冬。笈書入山。偕仲季析別。

大全小註。癸未。左師以援勦屠袁。袁陷。遭家多難。權

厝先人暨仲弟不克葬。甲申正月朔四日。扶母出亡。

客潯。潯督袁臨侯丞薦烈於朝。書幣至。烈又辭之。

金陵方僦居。瀨上三月間。國變將之閩。弗果入信

州。卜葛川家焉。與季弟編較成仁錄。梓陶淵明集。余

家宰古方略。已又刪正大全辯。袁邵守廖公文。

英信倖樊公永定。以奉旨。銓行大全辯。請侍御周

公燦。績題進御。友人曰。樞部某首榜。僞學張子名

通衢。是疏入。助沸益薪。禍發必酷。如臯冒襄。見信州

諸生鄭大璟金陵屬環戒烈終身毋著書。烈笑曰。禍

豈可避哉。著書何罪。疏上奉俞旨。或曰。書必傳。烈

不答。是時黨獄熾。方逮烈入陪京。不一月。陪京陷。

烈因論次漢唐宋三黨本末爲黨戒錄。凡三卷。

行在侍御黃公錫袞。大宰郭公維經。連章交薦。辭不

赴逾月閣部黃道周督師出關過信州日課士募兵

醫官增餉皆具文亡實烈上書閣部語切直閣部不

能用敗沒○今○日○報○也○山○良○友○者○幾○人○擬奉母還里感時撫事往往潛涕一

日念天下良友殂謝罕能誌烈墓因自爲誌它不盡

述亦不忍述也烈生萬曆年十二月十日卒

七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有一自題墓石

日明上書言事累徵不就張某之慕妻易氏遇害先

烈四年卒長男某易出早天女一適同邑湯大器別

生二男長日應產應天名應二歲卒用贏傳禮葬金

陵次曰堦五歲能讀書皆鍾出昔人自誌類詳職官

世系烈遭亂罕著見又死無期先誌辭哀情惻宜有

知者銘曰日昃兮逢魅道長兮折轡衆穉兮誰勸齋

恨兮惟自

不死自書卒年月日何蓋自丁七月二十四以

後皆烈死日也無死所故兆宅原隴不書本貫袁

州不幸爲東西南北之人莫知所終雖謂非袁人

可也陵谷代遷松楸奄萎墳兒藏誌傳芑山集於

家世守之無忘手澤足矣異時兒饒誌仍列此語

於墓石之陰 七月二十五日又書

古人自爲誌者不乏未有若芑山先生之爲實錄

也先生生平事親淑身處友之道詳見諸當事薦

舉奏疏公移先生雖不自述後世必有知之者然

觀先生自祭文則先生又未嘗以後世之知不知

爲欣戚也嗟乎先生豈易涯涘哉○讀杜樊川自

誌一篇益信先生此文之必傳蓋樊川蕪陋而此

篇則簡嚴不可及也 門人李步謹識

明汪文學元配余氏墓誌銘

嗚呼。今天下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道安在哉。張子避亂信州萬山中三年。思所以救之。懼道將喪。往往廢寢食出涕。今年夏新安汪子書來請銘其元配余少君之窆。告子曰。汪子恒明。蓋嘗謀友夫婦之際。惴惴獲罪。君父詒先大夫羞資益。少君為多。少君李恒明。懋然若失私。以友哭之。非先生銘不可。張子曰。傳稱婦事夫。禮稱四兼。君臣父子朋友兄弟。然皆自儀節會計言耳。予意夫夫婦苟盡其道。所全

余氏墓誌一

三

於君父昆弟甚大。豈沾沾儀節會計哉。今觀少君之所以佐汪子與汪子之所以不忘少君。皆可謂近道。欲不為銘得乎。按狀少君出。娶著族父中憲公諱自怡。戊辰進士。歷官有聲。迹母汪恭人。生少君弟妹六人。少君最長。性靜應。喜學。日涉覽莊易諸書。不釋手。默處冥思。類有道者。及嬪執筭。共盟饋如禮。自尊章以泊媼御敬愛無退言。一日汪子自傷少失恃。既有室。不逮事母氏。獨泫然泣。少君相持泣不已。為問曰。子貽親令名。姑亡猶存。焉哉。汪子尊甫公調公。聞而

賢之。方中憲公權濤。屬少君筓錦。少君出內中度。無

銖兩私。中憲公歎曰。吏獨以墨敗。非夫也。乙卯中憲

公出守番州。卒於官。訃至。少君辟踊毀瘠甚。歸唁其

母夫人。撫訓藐諸孤。庀政明具。至今賴焉。已又念汪

子王父鶴嶼公名德家孫宜世嗣。慊已無出。為汪子

納媵。侍奉夜莫。其娠賢胤。恐後中外屬歌。益斯為賀。

少君顧益遜謝未遑也。乙酉。王國多難。橫猾望屋。

食大郭士女。率鳥獸竄。少君獨徐奉諸姑。間道匿毋

夫人村塢間。賊躍出掠金少君。急捐橐餗之復。論以

余氏墓誌二

五

義各引去。居久之。學使者較士檄下郡。汪子不屑也。

少君曰。吾兩姓世食國恩。無挾策就試理。願從子

躬耕老霸陵耳。庸它有覲倖哉。汪子由是志益決。基

時汪子竊自幸。勉勉借老。始終資益。用光昭先緒。而

少君輒捐紉。悅矣。惜哉。夫今天下之高冠長裾。侈身

及親者。豈少哉。信如汪子之稱。少君平居媚好澹。檢

抑抑克自下。迨臨利害。瀕危殆。惟義是視。不畏強禦。

又如此。視古女士何如哉。汪子于其生。則友之篤。于

其歿。則哭之哀。又汲汲請銘以章之。不亦宜乎。少君

其生萬曆丙辰某月日卒 丙 某月日得年

人詳我略 合度

三十有一懿行詳汪子臚列實錄子獨著其大節使
足以傳因以媿今天下之我彝倫叛 君父者且為
後世勸嗟乎士君子能推汪子與少君之志由夫始
朋友以求盡君父昆弟之道雖處亂而靡數也予可
無懼矣汪子將以某年月日葬少君于某山某隴故
銘曰姑在天月維妙壹誰師勸視此

從求友夫婦一意發出倫理大義也山自序所謂

大者關國家利害興除此尤其名教網維之本也

文集卷之三

六

山生平為文不苟作類如此 弟勳識

彭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彭氏故文學范諱賢文之妻處士諱雲路之子
婦也歿十有五年孫元升後先卜兆次弗果今年營
新兆龜墨食就寢元升先事謁予曰升何忍一日忘
祖母哉為予道孺人世出行事甚哀踞而前曰子孫
為先世謁貴顯誌壙失公與是恥之祖母非吾師銘
莫傳敢乞銘予曰張子疾世浮夸恥諛墓辭元升曰
祖母古女士銘之使後凡為祖母者有所法斯先生
立人成俗之志也予始退而論次其狀因竊歎孺人
之所以詣子若孫皆今大夫人所難它不述述其大
者孺人明義理達死生因能不懼豐能不矜跡今夫
夫士設心制行與孺人絮輕重然後益信孺人不見
及也予觀今天下隆名極位抗鄉族者蓋衆養祿不
已又豪奪里中兒田舍縱蒼頭輶蹙人宗黨有急
涓滴莫可得孺人居恒樂施子始終無德色甲寅水
侵相夫嗣乏疎近待舉火者若而家何慈以惠與
遭時取貴富施施宮室妻妾間不幸窮困鮮弗
頭方孺人賦相舟笑笑一丈夫子年甫二十二時

升雖稱福。父又以天喪。孺人與元升母氏。飲悽茹痛。
一藐孤兩未亡人。日夜相向泣。未幾家多難。齒牙齟齬。
得又盡起。整之。旁睨者汗栗。孺人獨挈持經紀。顧當
事得直。猶坐細。孤賴以存。可不謂戴哉。始家院山。徙
新安。已又徙楊塢。手澤至今在。先是有以青鳥言。感
孺人者。曰。鼓居。惡足恃。楊鳴。非發祥地。勿徙。便。孺人
曰。兩世拮据。在是天將篤之。棄而它。非智。元升今與
其母復有寧止。世厥祀。孺人力為多。嗟乎。視今士蹟
于困者。何如。法。孺人。大非幸。古不可。里中號者
姓者。往往與古刺謬。子求配。惟助是競。族不貴。盛累
金玉。雖姬姜。令之迫。閭行。乖家。絲以索。率不宿。居喪
觀美而已。無復古孝子毀瘠意。聞孺人。元升配。以
德。居父喪。以禮。豈不尤過人。遠邪。古之為父
者。教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不似。不足言。教
也。近世不然。少姑息。長不擇傳。以故。鮮賢子弟。甚者
以展敗。孺人筭而。姑息。孺人恒情耳。獨課督。不
懈。延師。屬元升為進士業。每退。引家世勤苦。洎先祖
父垂絕之言。以戒元升。未嘗不流涕。元升自以少孤。

賴孺人撫教。益挫刻。惻惻。是懼予不及見孺人。
然元升嘗從子遊。予嘗登堂。拜元升母氏。見元升之
所以謹事其母與母氏之。所以訓厲其子。勢勢見孺
人焉。矧元升母氏苦節。敏行。與孺人匹。又目見元升
克承堂構。以壽母聞。仁者有後。范氏之謂也。若是者。
蓋皆孺人貽也。昔李無競。撫其女曰。使吾女男。必大
吾門。比歸董文和。宜其家。施為次第。如孺人。後懷度
趙女婦。即大夫士有未之及者。予故論著。以顯于世。
而元升。今大夫士之不能不。孺人也。嗟乎。世
道微亂。賊接踵出。宜哉。孺人生嘉靖二十三年癸丑
閏三月十三日。卒天啓七年丁卯七月七日。葬居凡
十四年。享年七十有五。王父諱某。父諱某。子男二長
某。蚤卒。次諱俱邑庠生。先孺人卒。孫男一。即元升。初
名元化。更今名。郡學生。元升以崇禎十六年癸未。未
月十六日。葬孺人于郡城東橫村。若冠山之原。子不
忍孺人失傳。且重元升之不忘孺人。冀其益自克。以
推揚先緒于無窮也。遂為之銘。銘曰。發百罹。今
以。燕。今昌未艾。潮。石。今銘斯在。崇禎十六

年癸未仲秋既望郡人某撰

借孺人行事。諷切士大夫。辭旨淵微。看篇中舉士大夫失處。形出孺人得處。便識立言之意。吾師生平恥爲諛墓文。今集中所存一二耳。門人蔡汝漢

彭氏簡人集卷四

自祭文

維皇明 三年歲次丁 七月二十四日。張子夜

○感○憤○不○可○言

坐。泫然涕念昔賢屬纊。嘗自祭。今張子未死。自祭。自

祭。又不死。張子何心哉。感事銜悲。爲位哭。仰天呼。張

烈而告之曰。嗚呼痛哉。張子窮困四十年。已卯擲卷

出闕。告同人曰。制科樊極矣。亂方劇。同人弗信也。譁

且笑。甲申。張子言。誤中士益。驚祿利。張子傷之。乙

張子與季弟僑葛川。母老子穉。往往正衣食。日閉戶

著書。弗輟。歲時望祖。宗墳墓哀號而已。憶先人泊仲

弟賊。雖不報。母年七十六。闕祿養。又流離異鄉。是時

張子日夜祈死。不得死。又不忍死。徒死不死。皆無益

今而後。張子與母存亡共子職耳。它何冀哉。張子浮

稱在天下。天下畏愛張子者。衆知張子則未也。不知

雖爲文哭張子。過情不及情。張子皆不受此。張子所

爲自悲也。世不復有知張子者。張子惡知後世之知

張子者。何如哉。世未必無知張子者。後世又惡知張

子之所自悲者。何如哉。嗚呼痛哉。

是范山自祭文。陶徵君後。賴有是篇耳。弟勳識

墓文

維年月日不孝孤自烈謹具香幣告於先考妣
先生某孺人之墓嗚呼孤昔奉庭訓孺行讀書求
養弗獲爲世罪人蒙難以來不幸無死所視類至
先是四方賢公卿大夫嘗與孤游好皆齋恨卽世未
光史籍心竊憫之孤雖苟活與墳兒公訣不復問
人生產嘗自撰誌銘見志復何蓮於世哉今搜舉
逸當路以孤應孤念嚮者統無恙志存祿仕累
徵召弗辭孔艱輒自引避今爲鮮民復僥求榮
介著書未就倍增愴悵增兒裁十餘兩從子弱冠
成立百端備貽門祚羞藉天假孤年偕季卒業撰
述脩輯遺書俾兄輩有所觀法孤願畢矣逸宅恤哉
猶憶家子同親歿絕望宦進閉竹門十年不出陶靖
節恥見督郵一旦自解綬去昔賢雖往實獲我心孤
年來浮家泛宅不迹邑郭罔渝宿心儻有初鮮終
親負友孤罪滋重願賜冥殛萬死無恨敢告

出處大義先生尺寸罔踰蓋非自今日始也讀

墓文可以知其志矣豈獨文辭不朽哉門人蔡沐

識

芭山文集答問卷之一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方爰發 成其謙 輯

答問錄

問或言水火相尅不能相生然海中陽燄竟是水能包火意者火生于木木生于水水乃先天和炁五行皆自此生不獨能生木也

先生曰天地閒無之非水先儒嘗言地居天內天大地小表裏有水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天地者乘元氣載水而行也又云山亦水氣所結山勢起伏如

芭山文集 卷之一 答問錄

一

水之波紋又云物之初生其形皆水如金石之產其初亦孔說皆近理況鑿地皆可得水水者天地之包幕五行之始萬物所由生水盈于天地藏于萬物產于金石集于諸生故曰水神龜龍皆生于水潤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潤川之精生螭人故曰水具材也萬物莫不以生非獨五行自水生也○括地圖云神州有火穴光照千里拾遺記西海之西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火其色如水波濤灌蕩而火不滅名曰陰火唐詩云陰火雨中然顧況詩云

芭山文集 卷之一 答問錄

二

陰火暝潛燒又岱山有圓淵千里孟夏月水常騰沸以金投之則爛如土又山人掘地得焦石如炭往往有火如此則是水火合爲一物非特山澤通氣煙起水面而已○漢水西山有九井井中出五色煙高數丈昔人有緹之入者得空青而出又海中漉出魚鱗置陰處有光蓋鹹水所生凡海中遇陰晦波如然火以物擊之迸散如星有月卽不復見木玄虛所謂陰火潛然蓋卽此○或言洱海水面火高十餘丈蜀中亦有火井是水亦能生火也火山地中不生草木鋤鏤所及應時烈焰是土亦能生火也至于陽燄火珠仰以向日則火來至又刀石交戛初無斧燭皆可得火火不獨生于木也○江寧縣寺有晉時長明燈火色青而不熱天地閒有溫泉必有寒火未可以夏蟲之見論也觀此說則水土亦能生火之理益信

問或言天一生水未生水之先當復何物只是一氣耳天有霧露初只是氣及凝著于物方成水且如火然則水乾水復何在亦緣爲氣所升大抵天地閒有而無無而有皆憑此氣水也者形而未離乎氣者也

先生曰易傳云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鮑景翔云神爲

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如人之一身。貪心動。津生。哀心動。淚生。愧心動。汗生。欲心動。精生。皆天一生水。至理。地六成之。如雪至地。皆六出。六爲陰。地數也。大陰玄精石。皆六稜。亦其證也。如此。則水之先止。是一氣。

問或言五行生尅只是論其大數。至敲石火。出土亦能生火。火然水。乾火亦能尅水。他如火浣之布。礫石之金。未易殫述。陰陽正氣。是生五行。其氣之餘分錯出者。五行又自相生。尅非可執一論也。

先生曰。陽泉在天餘山。井清流數十步。所涵草木。皆化爲石。精明堅勁。其水所經處。物皆漬爲石。如此。則

世山文集卷之十一 答簡錄

三

水亦是土。豫章有燃石。色黃而理疎。以水灌之。如煎沸。其上可炊烹。稍冷。沃之以水。復燃。如此。則石亦爲火。又博物志云。積細萬匹。自然生火。昔秦始中。武庫火。蓋積細所致。如此。則細亦能生火。豈徒敲石而後火出哉。○大平寰宇記。載不灰木。俗多爲鋌子。燒之成炭。然不灰。木出膠州。其葉如蒲草。束以爲燎。又抱朴子云。南海之西。蕭山之丘。有自生之火。春起秋滅。丘山生木。雖爲火所著。但小焦黑。人取以爲薪。炊熟則灌滅。用之不窮。又齊地記云。東武城有勝火之木。

世山文集卷之十一 答簡錄

四

燒之不死。亦無損也。如此。則是火能尅金。不能尅木。又俗取刀劍。鉤月。摩拭向日。亦可得火。則非但木石有火。金亦能生火也。○中央曰土。水火木金。皆賴土而成。子華子云。土居二氣之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由此推之。土德實輔四時。故土云歲德。言其能成一歲之德。不止能生金也。或言水生木矣。而水中有液。謂木生水。亦可。火生土矣。而石中有火。謂土生火。亦可。此兩相生者也。水尅火矣。而火燃則水乾。謂火尅水。亦可。土尅

問或言萬物生于陽。陽生于陰。造化人心。皆有真陰。陽非對待之陰。陽也。○天地相去。不知幾千萬里。氣脈息息相通。特出入于機。不易測識。最可驗者。于海潮應月見之。

先生曰。春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夏氣曰陽。陽生火。與氣。秋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冬氣曰寒。寒生水。與血。此四時所生各異。然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中有

暑陰藏陽也。暑中有寒。陽藏陰也。一氣之通。若循環然。觀山澤通氣。則知地與天通氣。○抱朴子云。月之精生水。是以月盛而潮大。海嶠志云。水隨月盈虧。或又謂不因乎月。至盧肇又以爲因乎日。諸說紛紛。如此。必謂潮應月亦非也。○人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人肖天地也。人之于天地。如心應。賁肝應。榆將陰夢水。將霽夢火。此亦只是氣脈相通。按浮陰在漢柱礎隨潤。隱雷自天。昆蟲已聽。非通氣不至此。類推之皆然。

世山文集卷之十一 答問錄

王

問或言凡白爲陽黑爲陰。日中鳥陽包陰也。象三月中兔陰包陽也。象三

先生曰。王充云。儒言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兔蟾蜍。

此言涉迂

夫日者天之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地火之中無生

物。十洲記云。炎洲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積薪數車。燒之。不燃。果爾。則地火中必有

物。天火中何故有鳥。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

蜍也。兔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夫鳥兔蟾蜍。日

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膂也。月尚可察。人之

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有物。名

曰鳥乎。某按王充此說亦近理。○沈括筆談曰。日月

之形如丸。以月盈虧可見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熾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才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此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值無礙。某意日月氣也有形無質。則兔與鳥安見其爲有。凡言日鳥月兔。影說也。○世說云。徐孺子年九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之。何與。所謂月中有大地山河影。同然陰包陽。陽必不暗。與所謂月中有大地山河影。同然陰包陽。陽包陰。如形與氣。如呼與吸。渾不相離。故知坎離爲二。

世山文集卷之十一 答問錄

太

問或言五行皆有土。水之生木。尤借土氣。土能起水。水得土。尅方能堅。凝不然。一流轉物耳。何以立生生之根。故土是水之膏。水是土之液。易次五行。于坎水震木中。間以艮土。所以善水木之用也。

先生曰。昔人云。鹽泉海目也。油井水脂也。山頂之溪。

不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爲之也。如此。則膏與液。

所自成。又廢廷堦殿基上草生。地氣自出之也。如此。

則土膏借水液而成。

問或言先後天八卦圖。皆自震起。陰陽始交。雷在

地中。復之義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

七坤八。自一至八。數之得三十六。以奇偶卦畫數之。亦三十六。共相對各九大陽之數也。

先生曰。先儒嘗言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虛二以

畫八卦入者偶之方也。虛一以叙九。九者奇之具也。卦以偶為用。故有應則吉。嚙以奇為用。故有對則凶。

同或言十二元辰先儒謂不知其自來然以五行卦位按之天開于子陽氣伏藏鼠之夜行晝伏象之丑土也近坤故象牛三陽為寅象虎之剛猛月中玉兔乃卯之屬居于東方陰根陽也辰後天之震故為龍巳四月之支也純陽象蛇無足午正南乾方乾為馬未亦土也近兌故象羊申金方也庚金屬為猴日中金雞乃酉之屬居于西方陽根陰也戌西北先天之艮也艮為狗亥正北後天之坎也坎為豕故皆象之

先生曰。分配干支。失所自始。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

吉日文集

卷之二

七

撓作此以紀歲月日時。非有屬木屬水之說。蓋五行之氣。雖一日之內。無不全體具在。二月蘼草死。三月楚麥黃。安可謂木專。王春而無金主。殺八月種菜。九月種麥。安可謂金專。王秋而無木主。生盛夏大雨時行。則夏水未嘗絕。安得云水專。王冬沍寒井氣皆溫。則冬火未嘗滅。安得云火專。王夏由是推之。子水之于丑土。寅木之于酉金。非執定不移。況配之以牛鼠蛇龍雞犬馬豕哉。

問或言易者象也。造化之象無不在易中。故即易可以得造化之情。乾曰天行坤曰地勢。一以系言。

一以形言。言行則躡躡度在其中。言勢則高下在其。中後世之占候測景。經國分野者。皆不外此。其曰雷出地奮。則雷從地起之義。其曰日入地中。則天包乎地之義。

先生曰。易曰。日入地中。明夷。邵子曰。日入地中。構精之象。後人遂謂日晝行天上。夜入地中。丘長春曰。輕清者上騰為天。重濁者下凝為地。萬物重濁。皆附于地。三光輕清。悉上于天。某按明夷卦。文王拘羑里。朱勢之象。此乃假象。明理如天在山中之類。又邵子構精之說。亦非元儒已識其衷矣。

問或言兩日相承。三月晨見明書于史。則十日並出。有以信其或然。

世山文集

卷之一

八

先生曰。王充云。星有五形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色。光如日有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視。察其小大前後。若一如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各為一。無為十也。按王氏此說。足證堯時十日並出之說。問或言曆法每數百年。輒有差錯。自堯甲辰至冬。至日中已差數度。萬世而下。消息可知。觀此便算得出元會運世來。

先生曰。陳經編年云。天皇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高氏小史云。地皇爰定三辰。分晝夜。朔望以三十日為一月。此曆之始也。其後伏羲乃作甲曆。漢造

律以八十一分爲統母其數起于黃鍾之命其法
本于律至唐僧一行始專用大衍之策則曆又本于
易曆者所以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察天日月
星之行運以相參合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于下天
日月星有象而見于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
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爲謀其久而不能無差特
勢使之然也故爲曆者始未嘗不精密而其後多疎
而不合亦理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
代以來曆未嘗同也

問或言律法與曆法相應故陽氣動而灰飛然而

九

吹律發陽春反有以動乎氣蓋聞開陰陽只是一
氣不論在天在人故古之善禱者可以易寒暑激
風雷召鬼神于倏忽之間
先生曰候氣之法冬至氣至則黃鍾之管飛灰衡素
大寒以下各以其日隨而應而時序遂正至若分寸
尺丈引五度自此而審會合升斗斛五量自此而審
錙兩斤鈞石五權自此而謹舜典曰協時月正日同
律度量衡此之謂也由是推之律法與度量權衡相
爲貫徹其與曆相應尤其顯者耳但諸家之說雜出
制度亦異不可不詳考也

問或言天地玄黃二氣氤氲摩盪塞滿虛空惟日
出時可辨

先生曰二氣摩盪譬之弄丸不離一處不著一處

問或言雲能成人物之形非獨化工之巧天下生
生化化千態萬狀孰非化工洋溢出來與幻理
而已

先生曰葛洪謂天生人猶水之有魚任其脩短小大
而水不知郭象言造物者無主物各自造而無所待
此天地之正也楊雄言以其不彫刻也如物物刻而
彫之焉得力而給諸又化書云陰陽相搏不根而生
芝蘭溲淫相育不母而生嶢嶢然則化工雖巧惟
氣耳而理寓其中非可以意見推測非可以言說形
容必一一推測形容則鑿矣至柳子厚韓退之劉夢
得言天以爲物衰而蟲生元氣陰陽壞而生人此說
謬甚

問或言日行一月一周天日畢竟多一日雖遲速
之故亦饒乏之理○月蝕鏡晦山崩銅鳴物理相
感一至于此何況于人

先生曰鐵石異質而磁石引鐵蚌與月遊而盈虧
月此精通氣乎之常物理感應皆可類推

問或言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謂之四象辰少陰星
也居于日旁故云天之無星處皆爲辰地之無石

處皆爲土。○天下無情莫過于石。然而孕玉。礦金。流水。近隨皆涵蓄造化生機。其他產于夏。育于春。秋。點頭于生。公之說法。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石雖無知。皆分靈于天地。故曰。天地萬物之情。

先生曰。按物理論。土精爲玉。石氣之核也。又湘州記。

零陵山有石燕。遇風雨卽飛。還止爲石。華陽國志。汶

山有鹽石。煎之得鹽。潯陽記。廬山頂上有池。中有三

石。鴈霜降則飛。此雖不經。亦惟分靈于天地。故如是。

它若郡國志。貴州有銅池。下有石牛。時出池間。則歲

旱。民殺牛祈雨。以血和泥置石牛背。祠畢。輒雨。鄱陽

記。錢倉石在饒州。石形如倉。國昔漁人夜宿石上。忽

見石開。石中有錢。取之盈艇。臨川記。石廩其中可容

千斛。廩口開則歲儉。閉則歲豐。果爾。則石不可謂無

情。無知矣。至于文石款樹。而人自樹出。秦人鄭容爲

關。見素車白馬者。謂容曰。吾華山使願託書。鎬池君

所之。咸陽道過鎬池。見一大梓樹。下有文石。取以

書。樹當狗吠名山。而石能夜鳴。郡國志。宋武非伐南

山。應者。狗吠名山。而石能夜鳴。燕至狗吠。山夜聞犬

鳴。石狗鳴。石置牀頭。而化成女子。幽明錄。陽羨縣

小吏吳合龍嘗。于溪中見五色浮石。因取山號龍盤。而中有扉戶。盆

內牀頭至夜遂化爲女子。及扉若人掩。開傳云。玉女房。此則齊諧之志。存而不

必論者也。

問或言鬼亦是生氣。若非生氣。何由變怪。故知天

地間皆生氣充塞。

先生曰。無鬼論不能成。正見鬼亦能生。湯義仍曰。理

所無。安知非情所有。蘇子瞻強人說鬼。皆足導揚生

氣。腐儒不察。便指爲怪。○鬼何必無。昔龍伯高將必

什一之利。一鬼在旁。拊掌而笑。羅友乞祿于桓溫。亦

托言爲鬼。柳徽按此事。雖屬不經。然未有不能脫人

非而能逃鬼。責者其爲鬼所笑。固宜。士苟不爲鬼所

笑。當不作名教罪人。至如阮瞻宗岱。嘗著無鬼論。鬼

輒爲祟。瞻與岱遂卒。事雖見晉書。及太平廣記。皆不

足信也。

問或言朽麥化爲蝶。腐草化爲螢。生生之氣。物尚

不絕。何況生人。觀薪盡火傳。可見。○人往往化爲

異類。遼東之鶴。脩公之羊。神化也。旌陽之牛。龍門

之熊。託化也。蜀帝之鵲。齊后之燁。魂化也。精衛之

鳥。善哉。之蠱。意化也。如意之犬。彭生之豕。寃化也。

都后之蟒。使君之虎。毒化也。

先生曰。古今化生。枚舉難盡。有千年木精。化爲青牛。

者。有江中魚化爲蝗。而食五穀者。黃帝時。有蚩尤。械

化爲楓林者。周幽王時。有牛化爲虎。羊化爲狼者。周

穆王南征。有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蟲沙者。楚莊

王時。有宮人化野蛾飛去者。後漢有螭峒。二老化爲

鳩者按本朝陝西亦有男變為婦者此雖異怪亦造物化生之所有

問或言百草化為昆蟲則草木亦有情之屬故佛指一切是性

先生曰凡物相化備見月令不可紀數它如槃瓠化為文犬百歲鼠化為蝙蝠朽變化為蛺蝶海沙魚化為猛虎老楓化為羽人賢女化為貞石赤虹化為黃玉山蛭化為白合又有飛生之鼠祝生之螺視生之鵲後生以五鹿生以六鶴或影生驚或思生草或寄生芝或楹生翠虬無翼而飛騰蛇無足而騰蚓無目而鳴驚無耳而聽蟬之鳴以翼鼠之飛以尾龍之騰以角牛之聽以鼻又橘蠹化玄蟬復化老人蚘食神仙字化豚望鬼血化瑪瑙螭腸化五色石玄鶴化為仙尤異者如掘地得犬曰賈得豕曰邪得人曰聚為仙尤異者如掘地得犬曰賈得豕曰邪得人曰聚

問或言天下萬物皆生于虛空故草木果實最堅確中各有空處其一豈實則天一真炁也

先生曰觀胞有重聞便見造化妙于空空虛則生

實則死天上地下其中空虛故人與物皆有餘地若使天地相逼中無空處則生氣絕矣

問或言風雲雷雨開闢以來應一齊俱有雷州之說還是如何曰此是後天奉天處

先生曰或言地少剛之氣為石石之氣化為雷又言雷生于石電生于火風自火出故有電必有雷又云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此據據陰陽之理而言耳按神異經八方之荒有石鼓其徑千里撞之則鳴其音即雷如此則雷乃石鼓之聲京房易傳曰五星占云雷電殺人何雷天拒難折

問或言水自古稱東流自元遣使窮河源始知水皆西流南北亦然又北極之稱千古不悖理

易本朝永樂北征已見北斗在南時出塞未真也自此更非豈無天漢豈無星象豈無南北東西則五嶽四極似非定論

先生曰山海經云崑崙山縱橫萬里有赤白赤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東北隅屈向東南流為中國河然崑崙以西之水西流南北亦然理勢固如此又云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還還萬九千八百八步淮南子云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步使豎亥步南極至于北極亦然或疑不知所步果如數否又水經注云禹治水

禹曰文集

主

觀于河見二人白面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于淵某按此皆齊諧之言

問詩學得失何如

先生曰嘗攷先儒諸傳有可從有必不可從如穆木或以為諸侯歸文王之德標梅或以為女父擇婿小星或以為小臣奉使行役栢舟或以為忠臣愛國雄雉或以為卿臣諫管叔伐桓或以為刺貪子衿或以為刺學較廢考槃或以為賢者不忘君又如七月朋酒斯饗五句或云歲功既畢朋聚以饗其樂殺羔

盛禮公堂眾人會集之所鄉較是也稱兕觥祝勝之辭民相與為樂祝以壽考也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或

云項大也四牡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豈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靈臺首章或云不日成之舊言不設期日聽其自成申言文王不亟民也諸如此類所見小異然于義無害從之可也如行露或引列女傳言召南申女既許嫁于鄭夫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操義必死不往定中或云僖公城楚丘備戎史克頌之無衣七兮或云武公始有晉國美其能請命于

詩山文集

答胡

十六

天子豈曰無衣或云民疾其上也而作諸如此類皆非有明據而其說卒流于荒忽誕妄必不可從也又如關雎窈窕淑女則有云窈窕猶言容窈謂窮巷深閨后妃思得窈窕中有此女子取以為助也七月采芣祈祈則有云祈祈衆多女勤力蠶事勞且傷悲也蓋所以為衣裳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東山有敦瓜苦四句則有云栗薪堅木瓜苦人所不取比君子久役不還湛露末二章則有云杞棘卑下之物與小國諸侯桐椅高大之木與大國諸侯皇矣

天立厥配二句。則有云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王。則受命堅固而不可易。言天命終歸必成王業也。不大聲以色四句。則有云文化感人。雖不大其聲色。人之惡不及長大而華也。夏大也。言不待遲久而化也。民日遷善而不知。是不識不知而順乎天理也。諸如此類。非失之紆鑿。即失之支離。尤必不可從也。又如皇華。詠謀度詢。据左氏四字各一義。而集傳但云謀猶。詠也。詢猶度也。白駒于焉。嘉客言當使賢者于此。爲嘉賓也。詩義甚明。而集傳但云嘉客猶逍遙。定

世山文集

卷之十一

答問錄

二

中乘心塞淵。塞實淵深也。集傳甚明。而程伊川經說。則云塞當也。當其深。所以成其富。諸如此類。或苟略漫易。或拘牽杜撰。雖程朱大儒所不免。又況末流淺陋。學無本師。其爲平繆。何可勝道。海內湛思經學之士。卽不能損收既謬。盡返于正。至若疑信異同之際。當嚴加辨晰。使後儒明所去從。一時叛經侮聖之說。將不攻而自熄矣。

問世謂鄭衛詩皆淫然與非與

先生曰。宋程文簡云。鄭衛之詩。實出于里巷狎邪之

口。緣秦火既熾。聖經弗全。世儒謬緝綴之。務足其數。凡皆當日所已刪。惜未有辨之者。王文成亦云。詩非舊也。攷孔子所定。皆雅樂。安得長淫而導奸者。特俗儒傳會以閭巷之傳者耳。果爾。則是鄭衛詩皆淫。皆無足存也。或曰。聖人刪詩。既不錄淫詩。而又曰。鄭聲淫。何也。郝京山云。聲與詩異。鄭聲淫。非鄭詩淫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音律爲聲。篇章爲詩。聲生于響。詩成于志。古序云。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此聲與詩之辨也。今据古序以釋志。桑中溱洧。志在刺淫。

世山文集

卷之十一

答問錄

六

而聲本非淫。如鄭之將仲子。刺莊公。狡童。寒裳。刺昭公。其聲靡靡。似婦人語。其志甚正。苟不逆其志。惟詞之似。則雖二南之行露死麕。其誰不可爲淫詩乎。朱元晦于國風諸篇。語稍涉情致。卽收爲淫奔。非也。夫聲淫而詩亦淫者。二國指鄭宜有之。然既經刪正。焉得復在三百十一篇之內。不則孔子所刪。獨何等詩。邪。詩多男女之詞。其志非專爲男女而發。端見而聽。鄭衛皆雅樂。苟佚欲念起。凡歌舞皆足以喪志。凡詩託興男女。蓋以禮義養于閨門者。甚深。聲音發于男

女者易感。和動之音。性情之始。非盡男女之事也。然
郝氏斯言推之。則鄭衛初非淫詩。而程文簡所云世
儒務足其數。九未可深信。說詩者當以郝氏論爲正。
問諸家言詩無確據者最易眩後學見闕折中是
否其說安在

先生曰。論詩須知闕疑。或言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
餘篇。及至孔子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十二篇。亡
其詞者六篇。攷之義理。皆笙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
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漢世毛學不行。故云三百
五篇。詩有先孔子而亡者。如新宮狸首之類。或言周
亡山文集

卷之十 答問錄

七

南關雎。傳以爲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共內職而
作。朱紫陽謂宮中之人。美姒氏而作。程氏云。是周公
作。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呂東萊云。關
雎正風之首。三家乃以爲刺。或言無衣。程伊川不知
六七者何物。或言六七永之數。繼世之君。比受封有
降也。雨無正。或云韓詩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
此二句何以不載于毛詩。意孔子刪之。果刪之。當併
無其目。疑有脫句。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或云詩
傳斷以爲成王誦。或因問下武成王之乎。如何。曰。此

姑就武王言。朱紫陽又曰。頌中有全篇句。句是韻。如
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至稼穡匪懈。自是失了一
句。某意凡三百篇中。偶有遺脫。如雨無正。殷武之類。
皆不必深泥。如昊天有成命。指成王爲成王誦。語意
較順。安得泥成王之乎。過疑成王不敢康。非成王誦。
乎。至如關雎正風。自當以集傳東萊說爲正。卽程氏
指以爲周公作。亦無明據。三家尤穿鑿甚。漢明帝詔
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楊賜上靈帝封事。亦云。康王
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沿襲三家。皆不可爲訓。某
亡山文集

卷之十 答問錄

十

所謂說詩當闕疑者。此類是也。
問後世言詩自五言六言至七言其體不一詳見
詩家全體果與三百篇合否世莫不推李杜李杜
果盡得風雅遺意否

先生曰。詩體莫備于三百篇。惜合者鮮耳。先正云。三
百篇中有詠古而意在傷時者。七月信南山采芣之
類是也。有言乙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椒聊之類
是也。有託爲共人之言以寓意者。如卷耳江有汜采
綠之類是也。有不明言其失。但叙其人之事。其失自
見者。如氓之類是也。有篇首見意。後皆託爲共人之

言者如雲漢之類是也。有通章托言。全不露正意者。如鴉鵲之類是也。有露一二冷語可思者。如顧人倚嗟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全不露。直至末章方明說者。如載馳有頹者。弁之類是也。有首露一二語。後全不露者。如楚茨之類是也。有辭初緩而漸迫者。如旄丘四月之類是也。有言輕而意實重者。如凱風之類是也。有首章辭意已盡。後數章變文疊韻者。如樛木。斯黃鳥。無衣。綿蠻之類是也。有前叙事。後托爲其人之言者。如野有死麕。大車。小戎之類是也。有首章見

舊山文集

三

意。後數章皆託他人言者。如蕩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反言。至末始見正意者。如都人士。烝桑之類是也。餘可例推。雖或卽事直陳。而皆有悠揚委曲之趣。言外不盡之指。未有徑情直發者。後世騷賦。類彷彿風人。至唐人詩。則有合有不合。雖李杜亦未盡善。況下此者哉。○又詩有一字爲句者。生民首章之歆是也。有二字爲句者。小雅魚麗之鱸。鯨。鯉。魴。鱉。周頌維清。肇禋是也。有三字爲句者。標有梅。江有汜之類是也。有五字爲句者。誰謂女無家之類是也。有六字爲句

者。政事。一埤益我之類是也。有七字爲句者。父曰嗟。予子行役之類是也。有八字爲句者。我不敢傲我皮。自逸是也。有九字爲句者。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是也。要皆以四言爲準。所以爲雅樂。按漢魏晉唐以求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及七言。八言。九言。又有五七言詩。一字至七字詩。一字至十字詩。皆原本三百篇。至如不起體。不對起體。及側律拗體。自是後人馳奇之過。非古詩正體也。況讀詩當觀作者之意。當以感人心。美風俗者爲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答問錄

三

芭山文集答問卷之二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方 瑜 沐 輯

答問錄

問學者論著紛紜異同。雖見先生往往與諸家異。豈諸家盡非與。抑先生取傳會與。

先生曰。何異同之有。衷于是而已。傳曰。庶言同則釋。

又曰。善鈞從衆。近世諸家。說說非。則則訟。釋之又慎。

從焉可矣。王安石驅天下同。已卒誤宋室。鵝湖辯證。

許復白鹿。一會。晦菴引象山爲知己。劉舍人云。庸。

同也。

喜同己而怒異己。某謂今天下。不皆庸人。惡得妄雷。

同也。

問古今是非無定論。後人類附和前人。先生獨淵。經史至悉。不曲意附和。豈別有說與。

先生曰。是非虛公。乃見孟軻願學孔子。至論管仲。孔。

曰。如其仁。如其仁。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孟子曰。管仲。

會西之所不爲。論鄭子產。孔子曰。惠人也。孟子曰。惠而不。

知爲政。子瞻著漢高論。與父明允反持論。益正古今。

若此類者。甚衆。某嘗謂儒者。隨聲逐響。盡惑羣聽。皇。

與阿權貴等。充其害。甚于殺人。語云上殿相爭如虎。

下殿不失和氣。言異不害其爲同也。某生平論斷不。

阿。雖程朱大儒。未嘗苟同。非徒辨求寡過而已。

問古今文人不相下。議論角立。彼我交讎。近代尤。

甚。何以救之。

先生曰。氣勝耳。明理則無爭。無爭則說雖相反。適相。

成。大凡氣勝者。必不能奪天下萬世是非。一時雖悍。

鷲自負。後世必有起而非之者。崛彊堅僻。何益。況儒。

者最患自是。博學莫逾仲尼。兢兢存郭公闕夏五才。

美如周公。吐握下士。弗勅。士卽懷才抱道。如周孔而。

止。以古周孔之所爲。如彼。後世立言之士。所居身涉。

世如此。吾甚悲夫。後世之士。不逮古也。然則何以易。

之折節。讀書平心。觀理師周孔。則幾矣。

問有言。吳太宰嚭死者。孔子曰。不死也。天生之以。

亡。吳吳未亡。何以死。或以理知之。與抑別有說與。

先生曰。此說非也。吳失道故亡。吳自亡耳。天命靡常。

得失自取。謂天生嚭以亡。吳可乎。夫天果生嚭。亡吳。

嚭奉天者也。吳罪之有。爲此說者。非獨誣孔子。抑誣。

天甚矣。後世君臣亡國。設諸運數。侈然號于人曰。天。

亡我。豈天微戒暴惡。勉君爲善仁。愛天下之意。某故。

曰。此非孔子之言也。

問汲冢周書傳世已久果可信否

先生曰雖擬盤詰成文初無深義其尤誣妄者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伊尹與妹喜交皆悖謬不足信外此而刻厲書若邯鄲新曲託李奇而傳碧雲駢本魏泰筆假梅聖俞以欺後人者蓋往往有之語云書不必出仲尼之門又曰貴是而同今古善讀者不必問所自出辨其言之是非而已

問道德經守微篇學不復衆人之所遇以輔萬物之自然諸家訓釋孰是

先生曰看上下文意過卽過失之過復卽剝復之復

真疑而不散之謂復衆人之所過聖人復之猶言衆人失朴聖人抱朴也舊解皆穿鑿

問道德經獨立篇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舊解何如

先生曰詰者不合經義皆泥看往來二字往來者猶此競彼逐交互橫縱有紛紜旁午之意不相往來者謂各恬其心不爭其所也非各一門戶不通易之說

問道德經重德篇躁則失君說者謂王者行躁則失其君位喻治身躁戾則失其本真何如

先生曰君卽靜爲躁君君字指天君言況重爲輕根

二句本無人君字面直就治心說文理自明不必泥著人君身上作影喻說

問道德經養身篇功成而不居焦漪園云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然否

先生曰非也只不自以爲功而忘之故謂之不居耳退避去位說泥

問老氏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其義何如

先生曰泥看有無非老氏本旨身雖委形豈能以去患之故併去其身但不宜執以爲有自取大患耳無身非死亡遺棄之謂只脫然自得不受此身之累所謂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是也

問道德經儉武篇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其說何居

先生曰此言善兵者不驕武卽詩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不畱不處三事就緒之意末句不道早已已字卽前果而已已字須看一早字言行師雖合道兵休事息當果決不疑苟不道則速已不當輕動以殘民也秦皇漢武卒致覆敗失在得已不已耳

問莊子逍遙篇大義

先生曰通篇語氣貫串須從文字有段落處看出他

無痕迹處。一部南華此一篇足以盡之。是鳥也三字。隱隱畫出一箇逍遙的人。將徙南冥一徙字。有轉徙不滯意。南冥者天池也。一句就文字鋪叙處。看似可刪去。却暗指出。人心中自有箇活潑潑地無往而非逍遙。末一段徬徨乎二句。正摹寫逍遙真光景。而困苦二字。與逍遙相反。離却困苦。便到處逍遙耳。問繁露權論之說。董子得失何如。

先生曰。董子云。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終弗為。公子目夷是也。此言合理。至云權誦也。

奉之以歸經。其說舛甚。誦可謂權乎。權豈必盡反經乎。董子以誦附權。權義不明。幾何而不為後世莽操。高矢也。宜分別觀之。

問繁露董子深察名號篇云。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是事各順于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令而為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又云。深察玉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斥科貴科往科合科。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深察君號之太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科。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五科之說。果合經傳否。先生曰。五科語新義。膚王者黃也。美不能黃。九悖理。至如君號所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類腐儒小。

生之言。此等語。疑後人杜撰。竄入繁露。必非仲舒語。使果出于董子。折之以理。亦無足取也。

問論衡謂河圖洛書聖人之瑞應也。蒼頡制文字。河洛出圖書。何非何惡。而令天雨粟。鬼夜哭。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緯書云。鬼作鬼。鬼作哭。憂其毫將為筆也。二說孰是。

先生曰。蘇洵語。賦云。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雨粟鬼哭。蓋懼其文勝而詐偽日滋。故為是說。以寓諷刺。大抵如明允所云耳。遠非為實。非通論也。王氏不察立言之意。因力辯其誣。緯書之言。尤鄙倍不足信。

問論衡初稟篇云。上天一命。王者乃興。不復更命也。得富貴大命。自起王矣。何以驗之。富家翁治生積貨。至于年老。成為富翁。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于身中。猶鳥之別雌雄。于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生長。之後。或教使為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強。自為之也。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于懷妊。猶富貴骨生有鳥雄卵。成也。此說是否。

先生曰。此言不可誘進人主于為善也。使生而定其為王。不復更命。桀紂永世矣。又何昌邑之不克終也。帝王雖天授。及其即位。當以脩德為本。不可以穀孕。雌雄例也。詩曰。無念爾祖。率脩厥德。苟不脩德。雖與之天下。不一再傳而亡。暴秦可鑒也。王氏說非。

問論衡骨相篇云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
用用之骨體人命稟于天則有表候于體察表候
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
因歷舉高祖呂后周亞夫鄧通倪寬諸人皆以骨
相定貴賤又言孔子適鄭與弟子相與孔子獨立
鄭東門鄭人武問于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項
若臯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桑
若喪家之狗于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
末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
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王氏此說果可信否

先生曰獨不聞楊子非相篇乎楊子云相形莫如相
心此論自正王氏泥骨相非也昭明梟鳥而似鳳凰
視梟鳥可乎向使孔子貌果似陽虎亦將儕孔子于
陽虎乎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甚矣貌定天下士者之
謬也

問論衡物勢篇禹母吞薏苡生禹高母吞燕卵生
禹稷母履大跡生稷夫鳩雀施氣于鴈鵠終不
成乎何也鳩雀之形小鴈鵠之形大也今燕身不
過五寸薏苡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
七尺之形乎使大人施氣于姜嫄姜嫄之形小不
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此說何如
先生曰論衡中凡與此說類者皆悖理之甚三聖人
之生先儒論之最詳其不以薏苡燕卵大人跡蓋不
待辯而知之據王氏所云薏苡燕卵之小不能成七
尺之形獨不思夫婦一氣相感孕而成形又豈有大
于薏苡燕卵者哉

答簡錄

七

答問錄

八

問論衡龍虛篇云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登
壞屋室俗謂天取龍謂龍藏于樹木之中匿于屋
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木發壞屋室則龍見于外
龍見雷取以升天此虛妄言也龍不能神不能升
天不以雷電取龍明矣魚在水中亦隨雲雨而
乘雲雨非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猶魚
之飛也魚隨雲雨不謂之神龍乘雷電謂之神
世俗之言失其實也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木蛇乘
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風獨謂之神詎龍之能
失龍之實也然則龍所以為神者以能屈伸其體
存亡其形屈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以為神也
謙否炭漆身為厲人不識其形于貢滅鬚為婦人
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匿
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往往知往乾鵠知來鸞
能言三怪此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為神豫讓于貢
神也孔子曰游者為網飛者為矰今見老子其猶龍乎太
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升今見老子其猶龍乎太
龍乘雲而上云消而下降復入淵物類可察上下

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況俗
人智淺好奇之性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王
氏極辯龍不能升天龍果虛乎孔子果不知龍乎
先生曰王氏迂誕甚矣自知疾世俗虛妄而其言至
于悖理失實如此易稱龍德又曰雲從龍龍之神不
神未可知聖人往往取龍德以象變化然則雖謂之
神可也夫龍之屈伸形體豈讓讓吞炭子貢滅鬚類
乎安得比而同之且子貢滅鬚為婦皆傳說之妄而
孔子贊老氏猶龍之說又皆出後儒之增飾其言不
載于經傳焉可據此說遂謂聖人不知龍邪故謂天

取龍之說涉誣似也。謂龍不神非也。

問論衡道虛篇云有血氣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人之生猶水也。水凝而為冰。氣積而為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水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又云世或以老子之道為可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夫恬淡無欲。孰與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類者。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于百。此無情欲者反天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壽。度世者虛也。聞先生嘗駁王氏此說。願聞其詳。

先生曰。王氏辨仙術無不死之方。其說可以解後世。

世山文集卷之二 答問錄

七

求長生者之惑。某不以爲非。至云老子無欲。不可延年。人多情欲。反以得壽。則非也。夫飲食以將形。過則病。嬰兒乳哺多而致痼疾。傷于飽也。豈有多情欲而不致疾。不損壽者乎。草木之生死有定分。未可與人壽較。久暫今使人日就厚味。酣飽失度。色欲交煎。其不死者特幸耳。人本不夭。而亦有自夭之者。如草木方春萌生。計其受命。當至秋乃凋。忽有人摧折拔傷。根枝俱滅。不數日便成朽株。豈以其命宜秋凋。能自成。長乎。況王氏語增篇又言紂爲長夜之飲。沉湎于

酒。是必以病。病則不井飲食。不井飲食。則肥腴不得。

至尺。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某意湛樂不壽。充既知之。而又曰。人多情欲。可以壽至百。前後語何相戾之甚也。不死之方不足信。而遽謂多欲亦壽。率天下後世。殉欲以亡其身。充之言誤之也。

問論衡語增篇云。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候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慎。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也。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賤。非其實也。時或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壁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此說是否。

先生曰。非也。孟子曰。大有爲之君。欲有謀焉。則就之。

世山文集卷之二 答問錄

十

就之也者。候之也。王者且然。何況三公三公雖往候白屋。未爲屈也。史稱繆公往見段干木。干木踰垣避之。先主三顧孔明于隆中。豈以其微賤而忽之哉。然則執贄往候。適以明周公之謙恭。下士于周公何損。自充此言。出王公驕士。不以爲非。禮苟能拔一微賤之士。以壁迎禮之。則以爲能下士矣。甚矣充之言不可訓也。

問論衡命義篇云。或行善而福。禍是性也。性自有善惡。命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善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王氏此說何如。

先生曰。餘慶餘殃。惠吉逆凶。易書嘗言之矣。語又云。見祥而為不可。則祥反為妖。見妖而迎以德。則妖反為福。此言吉凶之命。靡常而人事不可不盡也。觀祥。雖鴿可見。必以為命吉。雖惡亦福。命凶。雖善亦禍。非也。命凶。雖為善。而亦禍者。容有之。未有不善而累致禍者也。至云性自有善惡。尤與荀子言性惡同病。問論衡率性篇云。黃帝與炎帝爭天下。教熊羆貔虎以戰于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舜為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可以為城。舉尾以為旗。奮心盛氣。阻戰為疆。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況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游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為同。同類以鈞為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易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歲月。變為舒緩風俗。移也是故。王法不廢學校。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衆見禮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升朱之志。亦將可勉。王氏此說何如。

先生曰。王氏言學校法禁不可廢。此論甚正。但引堯舜三苗事。前後自相矛盾。夫三苗之民之不肖者。堯方以恩教齊之。鯀為諸侯。共被恩教。何鯀之欲得三公而獨為亂也。況論衡主疾虛妄。莫虛妄于黃帝之爭天下。鯀之爭三公。顧深信不疑。獨何異。

問論衡吉驗篇廣引往事。以為據中有云。王莽時。謁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春陵城郭。鬱鬱蔥蔥。及光武到。河非與伯阿見。問曰。卿見過春陵。何用知其氣佳也。對曰。見其鬱鬱蔥蔥耳。蓋天命當興。聖王當出。前後氣驗昭著。察明者。龜體守文。因據前基。稟天光氣。驗不足言。創索龍興。由微賤起于顯沛。若高祖光武者。曷嘗無天人神怪光顯之驗乎。王氏此說然否。

先生曰。古驗亦偶耳。不可據以為恒恃吉驗而失天心。促國祚者不少。夫使光武果躬膺天瑞。乘盛創業。履位之後。或驕恣狂惑。與天人相戾。能守吉驗而奄有天柄。永世勿替乎。柳宗元著貞符。言休符不干祥于其仁。受命不干天。于其人足為脩德祈天永命者之勸。故光武信識。至今非之。王氏說謬。

問論衡藝增篇云。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紲也。何則。世間強受非辜者多矣。未必盡賢人也。而人見在縲紲者。多非一必以非辜為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寬也。按孔子所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有道不廢。無道免刑。戮具稱之矣。王氏此說近理否。

先生曰。王氏好辯。無一事無駁議。雖孔子不免此所謂侮聖人之言。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夫孔子之于公冶長。必有深知其賢者。王氏安得以其無行能之文而妄疑之。孔子苟深知其賢。雖不具稱可。也不具稱。

不失其為賢。豈有實不賢而妄妻之者哉。不實賢妄妻。何以為孔子。

問孔子欲居九夷。王充曰。孔子云。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謂脩君子之道。自容邪。謂以君子之道。教之邪。如脩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伏如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也。禹入鯀國。鯀入衣。出衣服之。別不通于夷。狄也。禹不能教。鯀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為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動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是偽言也。君子于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對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王氏此說。何如。

古文真寶後集卷之二十一 答問錄

十三

先生曰。据充此言。孔子不免于偽與佞。何以為孔子。聖人語默中節。居夷與浮海同。實不欲往。志動發言。何損于聖。而充必執異說。以相譏。適白形其浮誕耳。豈足以累孔子哉。至禹入鯀國。事無明據。充安知禹。當日果入鯀國乎。蘇武入匈奴。終不左衽。充又安知禹果入衣。出乎。騁無稽之言。誣往聖而惑後學。莫此為甚。此君子之所深惡也。

問文章錄句法古文中孰愈

先生曰。古文短章法。如退之送董邵南序。王介甫讀

孟嘗君傳。司馬溫公諫院題名記。通首尾無一冗句。冗字。長句法。如太史公律書。豈與世儒闕于大較一句。連用三十八字。刺客傳。將以愧天下後世一句。連用二十字。史記自序。詩記山川。豁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一句。連用十四字。退之祭饅魚文。禹迹所揜。揚州一句。連用三十四字。送高閑上人序。觀于物。見山水崖谷一句。連用四十七字。古文類如此。然皆以氣為主。伸縮抑揚。各有法度。讀者但知其奇。而不厭其字句之煩複。假令氣不綿貫。非萎弱則散漫。不相屬。

古文真寶後集卷之二十一 答問錄

甚

豈足言文哉。

問蘇子瞻自言。初入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錢。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用者以待賓客。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豫慮。以此習中。都無一事。又嘗語李公擇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怪而文之。以美名。謂之儉。素自謂長策。不敢獨用。獻之左右。往京師。尤宜用此策。或云。用子瞻此策。可坐致饒富。然否。

先生曰。子瞻真能節儉。只自心把握得定。自不安用。何須畫又禁束。所幸每月尚有四千五百供用。若屋梁上無一有竹筒中何所貯。觀其初入黃私甚憂之。

必度其可支歲餘才不豫慮則前此胷中不能無事矣。士爲貧累類如此。某生平不諳治生。脯資所入。僅給饗飧。事至蕭然。稱貸益之。然未嘗飢餓不出戶。丙子寓京師。頗用慳策。一日友人貽錢十萬。局藏篋中。欲以儉守之。不數句或周人匱乏。或自費藥餌。輒化烏有。竊自笑云。造物苟使人得行其怪。世豈不人人守虜哉。須知安貧自當守儉。守儉未必遽能致富。有餘不足。若有定命。必不可逃。學者但循理安貧守儉而已。胷中徒擾擾多事。何益哉。

芭山文集

卷之三

三

問宋章惇云九歌取諸國風九章取諸二雅離騷取諸頌黃廷堅稱其妙解文字之外然否

先生曰。謂離騷得三百篇遺意可也。不必碎瑣分配雅頌。按惇讀蘇氏昌黎廟碑。謂首段匹夫爲萬世師。二句褒文公大過。似孔廟記。某謂首數句只泛說道理。引起下文。漸說到文公身上去。至文起八代數語。才實贊文公。非首段褒文公大過也。惇既不悟此。又安望其妙解文字之外。廷堅說迂。

問古今論賈誼得失何如

先生曰。後世論賈傳者數矣。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

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之一言。其識未矣。其亦不善學矣。朱子曰。賈誼之學雜。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澤之甚耳。張南軒曰。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楊龜山曰。賈生以年少英銳之資。抱負其器。身非宰輔。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之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出爲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廷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歟。蘇子瞻曰。賈生志大而量小。非文帝不能用生。生不能用文帝也。某按諸家之說紛出。而南軒龜山之論爲正。程朱之于賈生。求其短而不錄其長。未免稍失之苛耳。

問董仲舒短長何如

先生曰。江都漢儒之醇者。策中議論頗近道。然攷其所謂和戎。則重違春秋治夷狄之義。與妻敬者等。豈得爲長慮哉。夫賈生願橫行匈奴。而董子則專事和親。二者皆過也。至繁露一書。醇疵相半。予皆有駁正。

或後儒闢增屏入假董子以欺世耳。使果盡出于董子。是非並見。識者宜分別去取。亦不必槩傳會也。

問白居易應制策得失何如

先生曰。居易自謂獻過言。似追蹤賈傳。然篇中所以規切憲宗。尚有未盡處。憲宗即位之初。任用賢相。威令復張。及淮西既平。驕侈寢甚。末年為宦官陳志弘所弑。諱言藥發暴崩。繇是觀之。元和之失。蓋不獨在軍暴官邪。吏姦民困而已。而居易不蚤慮及此。何也。

問蘇軾制科策詳略何如

卷之三

答問錄

十一

先生曰。惟庠序名存實廢。故不足以興禮樂。非禮樂既興。然後可用庠序也。本策云。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而非所以興禮樂。似看得庠序甚泛。失却先王設庠序申孝悌明人倫之意。它若條邊事而主于捐秦禁淫僭而不知端本。皆蘇氏學術未詳密處。讀者無為成說所蔽。則是非曉然矣。

問歐陽永叔謂周衰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駟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共說可信乎不可信乎

先生曰。苟孟必不可同日語。詳荀孟生平本末自見。

荀卿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彼方操戈入室與孟軻為讎。雖謂之異端可也。惡在其能專修孔氏哉。歐陽子可謂失言。

問蘇洵明論言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未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此說果合理否。

先生曰。此雖證明不必兼然。某于此悟古今擊姦之法。漢袁紹唐崔昌遐皆失之。蓋欲盡擊姦黨反為姦黨所中。故受禍愈酷。使能如雷霆之不測。則小人有

卷之三

答問錄

二八

所畏而不敢動。凡讀古人文字。徒泥其詞。不能窮義理。明時勢。以類相取施之于事。皆腐儒也。豈足與言經術哉。

問蘇洵上仁宗皇帝書其五曰。臣聞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惟聖人為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尉法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趙世之才。而權升斗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日之任。為將帥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考其

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疆引重市井之粗材而
以策論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
取人大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
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于隸役故其所待皆貪汗
無行之徒豪傑之士取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
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
權略之外便于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
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大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
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于此乎取之士
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蘇氏此策果可
行否

先生曰。洵論武舉。詳矣。然區區令兩制各舉所聞。不
審覈其實。去孟子所謂察而後用者遠甚。況欲使有
司試其可。尤必灼知有司之能知人。能得士。而後試。

世山文集

卷之二 答問錄

五

之有方不爲似是而非者所眩庶幾得一二人可以
待之以不次之位而責其成功苟不先擇有司僅使
有司據兩制所舉而姑試之是反鏡而使之照妍媸
也雖親策之其所舉與所試者未必可用欲革舊弊
而取將相得乎觀 本朝制科保任所得文武諸人
往往文有餘而實不足卒敗國事則洵此論之不能
無弊益明矣世舉謂洵策言之必可行行之必有效
非也。

問賈誼班孟堅蘇子由論秦亡之說可否何如

先生曰。賈誼專責于嬰不能救敗。班孟言秦之積弊
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施其巧。而以責一日
之孤誤哉。蘇子由言天厭喪亂。假手于秦。秦亦淫虐
無以受之。于是不韋乘隙納妾于楚。以亂後。六國未
亡而嬴氏先亡。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
劉項某門賈說迂甚。班說頗近情理。子由之論似而
非。蓋其所疑于蘇氏者。天既厭亂。奈何輕假手于秦。
使無以受而後奪之。邪。豈天不逆知其淫虐足以毒
天下而顧傳虎以翼邪。然則後世論秦者。黜賈蘇二

世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二十

說而取孟堅可也。

問蘇軾專任凌策言今者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
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精擇久任
並重與抑緩急差殊與

先生曰。行久任之法其始也必擇之甚精使賢者盡
其所欲爲而後可以責其成效不則雖十年不遷何
益于治。篇中擇人宜精任人宜久二句不可平看蓋
欲久任正不容不精擇耳。

問蘇軾厲法禁策云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
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于措而不用周之
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爲
得者用法始于貴戚大臣而後及于疎賤故能以

其國稱舜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繇此其故也信如鞅之說商鞅果得舜之術與抑舜與商鞅有異邪

先生曰子瞻言法禁不行姦宄不止蓋本尚書明刑弼教之意或議其近申韓非也所病者子瞻不當以商鞅韓非之用刑爲得舜之術耳商鞅豈可與舜同日語哉

問李觀強兵策云吳子謂魏武侯曰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誠發無功者三萬人臣率以嘗之其可乎今使一死賊于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則一人投命足懼千

日語哉

夫故以其三萬人而破秦十萬衆也今以敗而易之是古名將無敗者乎孟明視敗于殺秦伯復其位方有焚舟之報荀林父敗于鄆晉侯赦其罪卒致曲梁之功棄瑕綽用古之道也若賢而易之是雖有過人之略無所復用斯足以快盜心而已矣不賢而易之是去劇就閒如釋負擔斯足以遂其私而已矣信斯言也將雖不賢果不必易與不易將果遂無敗與

先生曰一敗勿遽罰所以求終濟也此論甚確但將賢固不可易苟不賢不可以不易若謂不賢而易爲去劇就閒足遂其私則是雖不賢而亦不必易也某意欲重任將宜先擇將不幸而擇之弗精將不能皆賢或陰擇賢而代之或不待其敗而易之庶幾不至

于大敗信如肝江之說未有不償市者也

問程伊川云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是理理則自亮舜至于塗人一也才稟于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或問觀孟子意似有性情本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于所稟處說不善今先生謂性無不善才有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性欲爲善便是情能爲善便是才如伊川云上有智下愚便是才以充爲君而有象象變爲公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辯之矣爲害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夫堯已妻之三女選爲賓主當是時已自近若豈復有完稟後并之舉象欲使二嫂治棧當是時竟在上象還自度得殺却舜後取其二女豈便了得否必無此事然孟子未暇與辯且答連下意伊川之說何如

先生曰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語義甚明而伊川獨云性無不善有不善者才也與孟子相反況下愚如瞽叟傲象非才果不善正孟子所謂不能盡其才倍蓰而無算者也伊川妄謂下愚亦是才與上智並說看才字鶻突甚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服一辯之引孟子答萬章問象殺舜爲證此說尤誤

問邵堯夫云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虛偽之風行焉此說何如

先生曰天下治亂繫于人生之言行人主能不行而

謹。不。言。而。信。凡。出。于。口。見。于。身。者。皆。可。世。法。世。則。則。
治。道。由。此。而。成。風。俗。由。此。而。美。天。下。將。去。其。詭。譎。而。
趨。于。篤。實。此。端。本。澄。源。之。道。風。行。草。偃。之。徵。也。反。是。
則。亂。善。求。治。者。自。慎。言。行。始。人。人。而。尚。行。天。下。以。之。
治。人。人。而。尚。言。天。下。以。之。亂。治。亂。本。于。言。行。非。天。下。
將。治。人。始。尚。行。天。下。將。亂。人。始。尚。言。也。審。如。邵。子。之。

收。拾。如。二。輔。欺。蔽。何。子。曾。疏。勅。楊。武。陵。奪。權。鑒。語。
中。不。報。義。與。芑。山。同。李。空。言。無。補。惜。哉。

吳。大。尾。曰。逐。段。代。解。逐。段。攻。擊。辭。嚴。義。重。宜。與。相。
澹。菴。上。高。宗。封。事。並。傳。後。世。讀。是。疏。益。信。其。非。虛。
憤。言。不。見。信。往。往。如。此。未。可。謂。信。效。潤。逆。無。益。

也山文集答問卷之三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余 輝 輯

答問錄

問方正學云傳稱孔子攝魯相而喜此好事者之遊談夫聖人之于天下不以物為欣戚得位而道行天也道不得施天也得與不得歸之于天何以喜戚為哉如以得為喜以戚為憂皆好名嗜利者之所為非無固必之道也吾固知非孔子事也方說然否

先生曰聖人雖不以得失為欣戚然從天下生民起見萬物一體吉凶同患亦自有不能忘情處如孔子

也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之聞絃歌而莞笑未嘗不以得行其道為喜但喜處却發皆中節如浮雲之過太虛與好名嗜利者迥殊傳稱孔子攝魯相而喜雖喜無損于孔子而正學必以為非孔子事何也若槩謂聖人不以物為欣戚至舉喜怒哀樂而盡廢之則是聖人與木石等必滅情毀性而後可有是理乎聖人不能無欣戚特衆人私而聖人公衆人偏而聖人正此處便毫釐千里非併去欣戚而後為聖人也觀孔子哭顏淵之至喪孟軻喜樂克之為政益信聖賢合天之學不必盡廢欣戚

不必不近情方說蓋所謂似而非者也

問王陽明云聖賢待人亦有時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孔孟于羣小渾然不露圭角正是使他為小人耳此所以為仁聖陽明說何如

先生曰孔孟氣象自別孔子遇陽貨不必不與之言孟子始終不與驩言即此便見孟子露圭角處恻怛不欲使人為小人聖賢之心一也若一時語默中節從容合道惟孔子能之陽明合孔孟而皆謂之仁聖失權衡矣

問本朝于慎行云子雲伯喈一代儒儒也邑之某僚猶甚于推其始上對災異指斥變作爲中官所

中徙朔方後有詔赦還又爲王智所奏亡命江海積十餘年乃始受董卓徵辟艱危困窮中受知于卓伏哭請葬固其宜也視雄事莽相去遠矣于氏此論何如

先生曰此說謬甚蓋士雖瀕死必不宜苟附權姦應卓徵辟其識已陋伏哭請葬有道所必不取如于氏說則凡窮困而爲不義爲奸雄盜賊之徒者皆當有怨辭豈孔孟成仁取義之道哉

問歐陽明卿問云釋氏不可以治天下國家黜南卑曰子何見其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曰樣樣都拋了曰此處難言有飯在此儒會喫釋亦會喫飽能喫飯總之皆可以治天下國家儒者樣樣不拋又何獨不能治天下國家鄒說是否

先生曰。南臯此說。未免左袒附釋。反戈攻儒。害吾道甚大。喫飯豈可以治天下。國家乎。使會喫飯。皆可治天下。國家則執塗人。皆可以爲堯舜。周孔也可乎。儒者之不能治天下。國家。私欲害之。祿利蔽之也。若是者。不可謂之儒。苟能盡儒之道。經術經世。未有不能治天下。國家者。南臯安得槩詆諸儒。借口儒者不能治天下。國家。而謂釋氏獨優于治乎。夫釋棄人倫。屏事物。樣樣都拋去。自以爲明心見性。卒歸于空心。性且不明。不見惡。能治天下。國家哉。

龍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問陳白沙與及門張廷實書云。順德人謝李世卿由吳獻臣王嶺南怪李世卿由某多言孟子云。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今愛人者人惡之。敬人者人侮之。與古不同。置之勿復道矣。白沙此言與孟子相反。豈孟子非與抑白沙持論不合道與。

先生曰。愛人而人不我愛。敬人而人不我敬。畢竟自己愛敬未盡。此君子所以三自反也。白沙因李世卿事而遽謂人之惡之。與人之侮之。今與古懸絕不同。頗有不自責而專責人之意。時輩不察。遂疑我愛敬。人人不愛敬我。猶冰炭之不相入。推此念而及于君父。只見君父不是。不見自己不是。爭奪篡弑。皆從此

始。白沙此等語。最誤後學。最爲理學之害。後儒不可不戒。

龍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或問心何以謂之盡。性何以謂之知。釋何以謂之明。見道何以謂之脩。煉同乎異乎。鄒南臯曰。我說與子何以謂之盡。謂之明。謂之煉。是我的明。與盡與煉與子無干。且今從何以盡。何以明。何以煉。實落做去。必有歸一之路。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門使民時如何。鄒南臯曰。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子作麼生。不必問我。我不能告之。子猶子不能告之。我自家痛癢。自家知。鄒說然否。先生曰。君子五教。答問居一。凡儒者教人。每在答問。誘進歷觀。孔子答諸子問。仁問知問。行問政。有一語不從實地指點。否有一事不因病發藥否。或問鄒氏心何以謂之盡。云云。謂宜詳答。以導其惑。使有所得而退。雖所問不當。及釋道。正須發明盡心知性工夫。舉明見脩煉一切旁雜之說。皆可當下掃除。不煩瑣問。庶幾不失孔門答問之意。鄒氏乃所答僅如此。而止。直是未嘗答也。未嘗答而欲問者實落做去。從何處去做。譬行者遇岐路。問道于我。我不實指某路向某去。姑應之曰。我說的與子無涉。子自行將去。豈不使行者終貿貿失道乎。後之講學者。苟以啓迪承學爲己任。無如鄒氏之自欺欺人可也。○不必問我。數

語尤鶻突甚。此等語公然刻入願學集中。後生淺見。寡聞。又從而附會之。理學不明。莫甚于此。司馬光云。誠自不謾語始。如鄒氏說。雖欲不謂之謾。不可。

問未若貧而樂。所樂何事。鄒南阜云。三碗菜粥。一領敝袍。所樂何事。昔有人日日燒香。謝天地。其妻怒曰。三碗菜粥。何謝其夫。曰。此清福。政恐承受不來。孔顏承受此清福。千古鄒說何如。

先生曰。貧而樂。非樂。菜粥敝袍。直是天理人欲。開頭明白。萬物不足。以動其心。如孔子所謂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耳。鄒氏云。三碗菜粥。一領敝袍。樂即樂此。看樂字。既膚到底。不見孔顏樂處。且昔人云。孔

顏承受此清福。千古此三家村之見。腐儒小生之迂說。而鄒氏引以為證。又何其闇且陋也。孔顏何許人。而謂其僅承受清福乎。天下後世。布袍菜粥。閉門不事事。自以為適。卒與草木同盡者。往往而是。豈不人

人皆孔顏乎。南阜世稱耆宿。立言乃鄙倍至。是何也。問薛敬軒云。命雖在天。而制命實在己。有人于此。以星命家言之。謂其有永年之壽矣。然入水即溺。入火即焦。所謂永年者。不可恃也。不入水火。即不焦溺。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乎。又如人素羸。其壽固可延。永矣。又如素強壯。乃恃其強。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又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敬軒此說何如。

先生曰。壽夭有莫之致。而至者非盡己所能制。但不可恣行傷生之事。盡所當為。以適然者聽之。于天耳。若斷然謂命雖在天。制命在己。則顏淵伯牛諸人。初未嘗自絕于天。自戕其命。而或天喪或疾。卒獨不可以己制命乎。今有人于此。不入水火。得免于焦溺矣。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為矣。然亦有時而與顏回同。盡有時而壽不延。永又安可謂制命在己乎。薛氏說泥。

或問顏子居空之旨。王龍谿云。此是戒擔法人心。無一物原是空空之體。形生以後。被種種世情牽引。填塞始不能空。吾人欲復此空空之體。更無巧法。只在一念知處用力。一切世情。念頭上牽扯。放下。皆謂之妄。皆是不善之動。顏子之學。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謂之不遠復。復者。復其不善之動而已。陽明先師云。吾人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戒得盡。便是聖人。吾人護心如護眼。好念頭。不好念頭。俱著不得。譬之泥沙與金玉之屑。皆足以障眼。諸友欲窺見此意。端居之暇。試將念頭。不斷一著。理會果能全體放下。無一物不一切知解。不離世情。皆是增擔子。擔子愈重。愈起脫不出矣。龍谿說何如。

先生曰。屢空只是見理明淨。不為物欲所累。凡應事接物。盡其在我。世間一切累心者。不能必其不與我遇。要如浮雲之過太虛耳。非全體放下。無一物而後

集 166-358

謂之空也。況人心無一物。就其初體而言。其實具衆理。應萬事。無一事不應。却無一事不空。程明道曰。天地之嘗。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嘗。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由此觀之。天地聖人未嘗不空。未嘗屏絕萬事。萬物以爲空也。護心不可與護眼例論。蓋心無一物。又能容萬物。眼中不可著金玉屑。豈心中亦不可有好念頭乎。孔子自志學至從心所欲。皆是好念頭。豈併好念頭而悉去之乎。併好念頭而悉去之。便近下

孟子告子上 卷之二 答問錄

釋氏之虛無寂滅。果可謂聖學乎。如龍谿所云。滅擔法。今天下迂腐道學。一事不作。一念不動。頽惰委靡。安坐待斃。却十分減去。擔子究竟不知聖學爲何事。亦遂謂之能超脫可乎。增擔莫如孔子。孳孳爲學。至老不倦。又知其不可爲。而爲孔子。亦可謂多起了。好念頭亦可謂擔子愈重。愈起脫不出矣。

問二龍谿云。告子一生留心性學。要學聖人。故孟子七篇惟與告子論學最精。以爲冥然不覺。悍然不顧。不惟不知聖學。亦不知告子甚矣。據龍谿此言。告子果留心性學否。

先生曰。告子議論未嘗留心性學。七篇非與告子論

學最精。特恐告子之言。眩惑後學。不得不與之明辯耳。且龍谿不與告子同時。又無它確據。安得懸斷其一生留心性學。要學聖人乎。此刑家之所謂失出者也。

問鄧定宇云。天命之謂性。自天命來。就是這等。只便能別味耳。便能別聲鼻。便能聞臭。心便能思。口便能言。一樣鄧氏說何如。

先生曰。天命之謂性。性指理言。不在口耳鼻上說。鄧氏自天命來。就是這等。口便能別味云云。却認氣質是性。却不見本來性體。與告子食色性也之說。倖異。

孟子告子上 卷之三 答問錄

心便能思一句。尚不差。但心雖能思。此中亦自有學問工夫。方能開邪有誠。不然有思作。睿者有朋。從爾思者思一也。克念作聖。罔念作狂。未可遽謂心便能思。思便能作。睿作聖也。此戒慎恐懼之所以不容已也。鄧氏舉心與口耳鼻比而同之。尤與孟氏大體小體相背。

問王陽明云。理無動者也。動即爲欲。循理則雖動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必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動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陽明說何如。

先生曰至變動者莫如理。理而無動。理便不活。便是箇死物。何以能泛應曲當。動于天理。雖動非欲動于人。欲動乃爲欲。非一動而卽爲欲也。陽明循理從欲。寂然者未嘗增感動者未嘗減。數句近理。至云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却襲蹈禪家粗淺語。非有確見而云然也。

武問。孔子呼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朱子謂曾子于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夫既昧于其體。而徒精察于其用。體用二矣。雖于事檢點安排。得去亦襲取耳。又安能唯一貫而無疑。然則曾子不得夫子之一呼。亦特爲義外之流矣。乎至于一日三省。或謂此是曾子未聞一貫時事。然尹氏註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由是言之。則固一貫之學。乎湛其泉曰。夫子說一貫。只如今人出謎。于與人打猜。曾子平日有這功夫。便說這是忠恕。故唯之速。而無疑。若子貢便疑信相半了。三省卽是忠恕。卽是一貫。功夫不須求他先後。吾嘗謂論語二十篇。章章皆是一貫。但未說出耳。湛說何如。

卷之三

答問錄

九

先生曰。論語章章皆是一貫。此說見到。獨妄謂夫子說一貫。如今人出謎。與人猜。却將聖人最明白最直捷道理。反說向朦朧一邊去。況舉俗謎以喻聖教。尤侮聖叛經之甚。此湛氏立言欠斟酌處。

或質于湛其泉曰。子之二業合一之說也。吾惑焉。湛其泉曰。子何惑。曰。姑藐之。問有人焉。其名曰陶。

某行若負穢心。若穿窬然而盡能貌春。意詩能奪天巧。筆如有神。文如繪雲。其取省之元也。如拾夫何有于德業乎。曰。子又何惑矣。曰。嘆鶴之野。有人焉。其名曰泉。某色荒于內。酒醉于外。然而傳者。肆思若湧。泉口若懸河。文若流水。其取三百之魁也。若探諸囊。又何有于德業乎。先生歎曰。哉。何二業之一湛氏曰。夫陶氏之子。其終也。如之何。曰。以奸謀削籍。曰。是奸謀也。邪人也。以邪人爲正人之辭。雖倖得之。必終失之。如以正人之德爲正人之辭。夫何削籍之有。彼泉氏之子。其終也。則如之何。曰。以淫蕩褻職。曰。是淫蕩也。小人哉。以小人爲君子之辭。雖倖得之。必終失之。如以君子之德發爲君子之辭。夫何褻職之有。故二業合一。是謂自求多福。湛說何如。

先生曰。湛氏謂陶泉二子不脩德業。倖得之而終失之。至于削籍褻職。此言足爲盜虛竊位自欺欺天者之戒。卽此二事。以明二業合一。其說自正。至云正人君子。德發爲辭。便無削籍褻職之禍。何其言之迂也。

卷之三

答問錄

十

某觀宋熙寧紹聖間。如韓范富歐石介呂誨諸人。皆君子正人也。或貶外。或落職。後先踵相繼。安在正人君子。便奄有祿位。不遭險患乎。使果正人君子也。雖累失不爲辱。使非正人君子也。雖苟得謂之幸。顧自處何如耳。豈以禍福外至者爲榮辱哉。信如湛氏之見。則孔顏宜終身君相之列。而孟軻不當見沮于臧倉矣。

或問孔子當時果是為何乃如此憤發不能自已也。羅近溪曰：此却用得一個渾話。孔子是起初走壞了路頭，不及諸君有酌量耳。大衆愕然曰：此語如何？曰：孔子十五而志于學，學是大學也。大人之學必聯屬家國天下爲一身，所謂明明德于天下也。今世上有志之士或是功業則功業成而心亦可了矣，或是道德則道德成而心亦可了矣。惟此則子以天下人盡明其明德方爲自己明明德，此則竭盡平生心思費盡平生精力事畢竟是成不得事竟不成，則心竟不了，心竟不了則發憤忘食亦竟至老而不了也。羅氏說何如？

先生曰：孔子發憤至老正是於穆不已與天地合德處，非以其事不成而心不了也。如羅氏所云假使事竟成得孔子心便了，便息肩卸擔乎？況孔子隨事補

己日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救。隨物長養。隨人造就。如造化之于萬物。雖云有憾。却不失其爲大德。却不害其爲仁愛。綏立動和。蓋不待得邦家治定功成而後見。孔子亦何事不成。亦何嘗不胥天下盡明其明德乎。如謂孔子竭盡生平心力到底事不成。則是徒有虛願。竟無實事。豈孔子卒與蚩蚩者同悠忽乎。某謂聖賢學問求其在我。隨分自盡。必不如羅氏之說之迂。至如羅氏所云孔子是起初走壞了路頭。不及諸君有酌量。推其心雖非侮聖。然頗涉調笑。謔浪必不可爲訓。

問：患不知人也。如大廷廣衆中偶然相遇。君子小人一時何以知之。馮少墟曰：此不難知。聞之前輩云：大廷廣衆中如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爲君子。而稱人惡者爲小人。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一人沮之。則和者爲君子。而沮者爲小人。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則和者爲君子。而和者爲小人。而和者爲小人。以此觀人。百不失一矣。馮說何如？

先生曰：據此法以求知人。未可謂百不失一。某嘗見小人欲陷君子。往往有陽稱人善。而陰詆其惡者。又有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而小人亦不答。却別有術以排陷之者。如此則安見稱人善者與聞人稱惡而不答者皆君子乎。某謂孔子云：鄉人之善者好之。其

己日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不善者惡之。須先分別稱人善者之生平。何如生平。果是君子。則稱人善之爲君子無疑。卽有時去邪擊姦。如張九齡之于安祿山。陸贄之于裴延齡。蘇洵之于王安石。雖有時稱人惡。卒亦不害其爲君子也。馮說未精。

問：洪覺山云：論語一書未嘗有言人之惡者。蓋夫子一身元氣也。辟象蛇龍俱在化育中。洪說何如。先生曰：聖人雖自謂無毀惡。稱人惡定哀之間多微辭。然天道福善禍淫。聖人遏惡揚善。銖兩不差。猶之四時有肅殺。不害其爲化育也。故春秋誅心之法。每

寓之于論語如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則直斥其竊位臧武仲以防求爲後于魯則直譏其要君它若微生之不直宰予之不仁并求之阿季氏子路之賊子羔衛靈之無道陳恒之弑君齊景之無得而稱三桓子孫之微皆未嘗隱諱皆無恕辭豈一部論語專揚人善乎豈偶刺人惡便傷化育乎洪說認甚。

問陳白沙與任明府書云天下之事成之惟在威信一立無事不可爲苟無威信則無其本難乎其立政矣白沙此說是否何如

龍溪王先生全集卷之三 答問錄

先生曰立政在于存誠威信非本也子產有愛人之心而後可以用猛商鞅懸徙木之賞而終不可爲信誠不誠故也先威後信尤失次第此白沙學術不精密處後世苟用其說妄以威信爲本又或先威而後信其不債事害政者鮮矣。

問王龍谿云區區賴師友之訓頗知在性情上用工夫窺見未發之旨心氣稍稍和平與人相接惟見人好處未嘗見人短處龍谿此說何如

先生曰聖賢在性情上用功雖心氣和平只是能含容人惡如孔子之于陽貨桓魋不與之較不失並生

並育氣象非未嘗見人短處也若槩謂不見人短處見人好權衡失當全無區別未免爲小人所欺遇短而未嘗見則遇奸雄而以爲聖智遇豺虎而以爲麋鹿可乎況惟見人好或人有不好而亦謂之好又下乎然則龍谿但當云與人相接遇人好便生敬愛其短處未嘗不見却不忿恨却要化誨他到好處如此立言則真是和平真得聖人萬物一體之意真是從性情上用功龍谿僅云未嘗見人短便是盲瞽便癡矣甚。

龍溪王先生全集卷之三 答問錄

或問某未能齊得家使風移俗轉還是反已欠直鄉南阜曰你要轉移他作甚麼你要去齊便多了一件事或曰雖然如此不能悅親信友根于不能明善誠身是以未孚于家邦也曰學問只是家常茶飯只是如此去便自是孚信自是默默轉移南阜此說何如

先生曰只是如此去五字如無柁之舟如何行得去如此去便自是孚信便自默默轉移究竟無孚信轉移處至云你要轉移他作甚麼語意未免落空信如鄉說則古聖帝明王罪已責躬化民成俗之事皆可以不必矣此等語最害道孟子云至誠動物如鄉氏所云却是不誠成甚學問懸空謂之家常茶飯尤可

怪。

問方正學云天下之物天皆易與也惟斯文不易以與人幸而與之必困辱其身心抑鬱其神志使之垂死而僅生愧悟咎悔不敢與造化者爭然後置之而不顧蓋富貴祿爵出于人身尊位崇雖有人刑而時有免脫者斯文之柄出于天而人莫能與之較故天深忌之大得者受禍多小得者遇禍少求其終身逸樂榮盛而無虞者至鮮也豈非以挾富貴立威之惠近用斯文以榮辱天下其所及為尤遠邪正學此論似不能無弊何如

先生曰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謂天忌斯文大得者多禍則是天以禍淫者禍斯文有是理哉且天至公而已矣必于斯文而深忌之不公實甚後死者不樂以

世山文集卷之三 答問錄

五

斯文取禍何獨至今傳邪況云天皆易與惟斯文不易以與人幸而與之而又深忌之又加之以禍天豈不脊脊多事乎此等語可謂誣天之甚率天下後世畏忌避禍而不敢以斯文自任者必方氏此言誤之也

問薛敬軒云予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名必自省曰一日所為之事合理否馮少墟稱其精于心學何如

先生曰省心之法只在慎獨慎獨只在毋自欺非有主人翁可問亦非認定一主人翁在室便是心在翁

與室皆假名乎之何益況自省工夫不可須臾間斷自朝至于日昃凡與人相接與事物相對須逐節加省使無差失曾子所謂吾日三省吾身是也若直至夕方自省某恐一日所為之事省察偶疎不能盡公理將有悔之而無及者矣薛氏此說誤馮少墟稱薛氏精于心學可謂盲以導盲尤不可為訓也

問薛敬軒云時中似義字時中是活法而不死執中是死法而不活如此分析時中執中然否先生曰堯咨舜云允執厥中孟子稱湯執中此間却自寓時中道理信如薛氏所云則舜禹皆死法無活

世山文集卷之三 答問錄

六

法矣只緣看執字不精併中字都看得窒滯孔子云君子之于天下無適無莫義之與此孟子云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但言義而不言時義未嘗不時中孟子論仲尼云孔子聖之時者也止言時而不言義時中未始非義蓋義與時是一是二殊塗同歸不必分看亦不必合看薛氏不得其旨遽謂時中似義字析時與義已誤而又含糊其說曰似夫似豈足以明義理示後學哉

問薛敬軒云和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來者淺要見古人相業伊傳諸書宜無誤

如 謝氏此說學者但當專學經不必大及史學

先生曰伊傳諸書雖是經卽謂之史亦可經學史學兼者方能成就相業獨俗學淺陋急功利尚權詐不足以勝任耳薛氏重經學是矣至視史學與俗學等則于史學尚未夢見豈深知經學者哉後世畱心相業者雖盡讀伊傳諸書亦須參稽歷代史事成敗治亂之迹與夫明君賢相得失因革之故隨時變通措諸行事方可以寡過方可以致治若專讀伊傳諸書不講求史學自以爲盡善某不敢信也

池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七

問薛敬軒云讀書當使出己之口入己之耳豈口耳足盡讀書工夫與或更有進步與

先生曰讀書當求諸心當思聖賢脩身應物的道理實見之行事徒涉口耳雖讀盡古今書究竟是隔膚學問何益之有薛氏說膚甚

謝錫命問王陽明曰君子之學無間于動靜其靜也嘗覺而未嘗無也故嘗應其動也嘗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寂常寂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定性書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廓然大公吾師翁所謂雖無見聞而有知覺者然此理根心而云未嘗有又何也陽明必有深意願明言之湛茸泉曰陽明學無間于動靜及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故常應說得是若謂動也常定而未嘗有故常寂一句有礙動而常定天理自在故曰動亦定靜亦定定者何物而何云未嘗有

此又恐傳者之訛也湛說何如

先生曰未嘗有者言無少滯礙雖動不失靜耳非落空之謂天理雖在豈物可執定者非物又何云有王說非誤安見傳訛哉湛氏特未之思耳

或謂工夫不能起凡入聖恐多是不熟所致羅近溪曰凡境與聖體相去如天淵相與猶水火凡境工夫縱熟亦終是凡即水縱熱亦終是水不可謂水熱極便成火也聖凡果相去天淵否

先生曰孟子云非天之降才爾殊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又曰聖人與我同類又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孔子告哀公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

池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八

必強卽此見凡聖無異體其所以不能入聖正病在工夫不熟耳未可謂工夫縱熟亦終是凡也孔子曰參也魯卒之聞一貫者參也魯凡境也工夫熟而至于一聞一貫則去聖不遠矣安見凡與聖體相去如天淵相異如水火終其身不可學而至乎謂凡人工夫與聖不相及所以不能至于聖可也謂凡與聖體初不相及則是凡終不可入聖凡者生而爲凡聖者生而爲聖絕天下後世學者希聖之路必羅氏此言誤之也○學者所以成其才苟能化氣質困勉皆可入

道致曲亦自能化。凡之入聖。非水之終爲水。而不爲火也。羅氏云。水縱熱。亦終是水。不可謂水熱極。便成火。以此喻凡人工夫。熟終是凡。終不可爲聖。尤悖。繆不合理。

問羅近溪令大湖時。日進諸生講性命之學。本府推府素迂之一日。代巡錄因推府及羅子侍側。推府因問調羅子于代巡。曰。羅尹乃道學先生。代巡遂顧之。曰。目今看此臨刑之人。這道學作如何講。羅子敬對曰。他們平素不識學問。所以致有今日。但吾輩平素講學。又正不及他。今日推府方掩口而笑。代巡復詰之曰。如何不及。羅子曰。吾輩平時講學。多爲性命之談。然亦虛虛談過。何曾真切爲者。性命試看他們臨刑。往日種種所爲。到此都用不著。就是有大名位大爵祿在前。都沒幹他們。

龍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九

今都不在念。只一心要求保全性命。這等說來。他們真爲性命之心。苦切不過吾輩平日所講的性命道理。却是泛論。那能及他們如此。真切。忽爾無常。一到將若之何。辱承下問。甚是惶愧。代巡嘉歎不已。推府亦斂容。羅子復曰。念及生死。臨前便是盡性至命的根本。又是出生入死的關頭。能于此時。直下透過。頓證無生。不然轉眼便是輪迴。代巡悚然曰。說得極是。羅氏說然否。何如。

先生曰。無常二句。皆流俗警語。只就日用人倫切要處。勘出盡性至命工夫。何必說到生死關頭。何必說輪迴。何必證無生。況臨刑之人。貪生怖死。苟免刑罰。雖欲保全性命。仍是私心與性命道理有何干涉。羅氏云。念及生死。臨刑便是盡性至命根本。則是古聖

賢。華華脩己治人。窮理盡性。皆從自己軀殼起見。皆要倖免輪迴。羅氏之言。背繆如此。而代巡猶悚然曰。說得極是。理學不明。此尤最著者。某不知羅氏令大湖。日進諸生講性命之學。所講果何學。所學果何事也。

汪伯玉司馬問焦漪園曰。孔子自志學至從心。十年一進也。孔子年踰七十。亦更進于從心乎。漪園曰。非孔子之能進。孔子之能舍也。六十則舍知命矣。七十則舍耳順矣。孔子而未夢奠也。安知不舍從心乎。故始之所是。卒而非之。孔子所以與年而化也。蒙莊且暮遇之矣。焦說何如。

先生曰。聖學能舍。只是渣滓日去。清虛日來。非併固

龍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三

有者而皆去之也。孔子由志學至從心。雖與年俱進。其實到從心處。仍不離志學。若說七十後。又舍從心。別求解脫。去佛老空寂一閒。豈可云聖學。須知七十後工夫。只是溫養。却絲毫增減不得。況學始之所是。如路徑不差。逐日向前走去。決無始是。卒非的道理。若云始是。卒非。則前此耳順知命。皆非。皆不是學問進步。焦氏此說。舛甚。

問薛敬軒云。孟子曰。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此亦言氣質之性。教而此說然否。先生曰。孟子言人爲不善。皆陷溺使然。不是本性不

善觀水可使過額在山可見正是說性無不善人性皆善處其性亦猶是也性字仍就性善之性說非指氣質之性而言薛氏說非

問或以文公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之言為迂不知正與邪對誠與偽對既以誠正為迂不知將以何者為不迂邪或曰正心誠意亦未必為上所厭聞或為上所喜聞亦不可知為臣子者何可不言焉必虛曰不然臣子進言不必論上所厭聞不厭聞亦不必論上所喜聞不喜聞如以厭聞誠正而不言誠正固非事君之道如以喜聞誠正而始言誠正亦豈純臣之節如喜聞誠正而言誠正固矣倘喜聞狗馬而亦言狗馬可乎喜聞貨財而亦言貨財可乎不論自家所學惟論上所喜厭其勢必至于此唐李勣知遂良之說上所厭聞故陛下家事之說一投而遂貶唐室無窮之禍勣之心不過以

老以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三

遂良言為迂耳豈知貽禍之烈至此哉文公不論上所厭聞與否第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宛然孔氏家法真萬世臣子所不敢違也馮說何如

先生曰朱子不論上厭聞與否但直陳所學此所謂不自欺不欺君也雖然古大臣進言之術轉厭為喜移易主心蓋亦有婉轉開導去其所厭授其所喜而卒歸于洛君心之非者又何必槩執所學如所云正

馮氏說泥

溫公以誠為盡心行己之要然夜寐不能著只念一箇中字是不知無為為誠天理自然之為中也又以扞去外物為格物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顧欲屏絕之哉以溫公之篤行且最為受善又與

明道兄弟最相得而于此大頭腦猶未之見其將謂之何哉湛井泉曰所以學先知所有乃行之不差論語立則見其衆于前在與則見其倚于衡夫然後行念中即非中說誠未必誠也二程奈何邵堯夫司馬溫公不得湛說何如

先生曰孟子云尊尊為善舜之徒也尊尊者念也詩曰繼序思不忘思不忘者亦念也湛氏謂說誠未必誠見空言亡實即此便是不誠此言未為過至云念中即非中堯咨舜曰允執厥中亦非中乎念中非中推而至于無念又推而至于無中則未免墮空寂矣問馬裕田曰敬非只是箇閉門靜坐的工夫要在隨事謹恪做去若只閉門靜坐却是禪學有體無

老以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三

用馮氏說何如

先生曰隨事謹恪從動處說敬是聖學得力處但云禪學有體無用此說有病某意禪學只是空併不可謂之有體蓋體立則用自生禪學無用病在無體故也

問王陽明云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還粗些敢問其粗處安在鄒南阜曰予亦嘗疑象山悟宇宙即吾心語後未見大進總之西江人本色無委婉一味直致如孟氏嚴嚴亦是粗處細說是否

先生曰關閩濂洛地不同而淵源同未可以方隅分粗細使象山有粗處雖不是西江人却亦自直致若

象山能變化氣質由粗入精雖是西江人却亦自
城鄉氏不能深窺象山底裏誤謂象山粗處是西江
人本色畢竟非定論如泰山巖巖只是孟子微露圭
角不逮孔子四時之氣具備終是學問虧欠處緊指
其爲粗非是

問與禽獸奚擇哉與禽獸又何難焉不免大露英
氣馮少墟曰在君子存心固一味自反不與橫逆
校在孟子立言若只一味責備君子更不言橫逆
一字之非是益助橫逆之惡也豈是聖賢之心故
不得已說此二句正是提醒他成就他處有此二
句其人即甚橫逆聞此亦未有不知警戒慚愧者
或可以少折雄心于萬一耳禹泣罪人孟子泣橫
逆既成君子之美而又不成小人之惡所謂大造

孟子集注卷之三 答問錄

無棄物也孟子是泛論君子處橫逆道理當如此
不是孟子以君子自任而以禽獸習橫逆也若是
孟子自遭橫逆必不發此言矣此正是孟子立言
毫無滲漏處豈可疑其大露英氣馮說何如
先生曰馮氏謂孟子抑橫逆以寓成就此言得之獨
妄謂孟子汎論君子處橫逆當如此若孟子自遭橫
逆必不發此言便似孟子此章道理不必以之自律
而但可以之律人非當日立言之意某謂孟子雖自
遭橫逆其所以處橫逆之道不外乎此何者理一故
也

問李延平云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須知
知言處養來乃不差于知言處下工夫儘用得熟

謝上蔡多謂此地上面下工夫此知言之說乃田
地也先于此體認令精審認取心與氣合之時不
簡不偏氣象是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
習無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李說何如
先生曰養氣自集義入不從知言入故曰行有不慊
于心則餒矣觀會子所謂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可
見延平謂養氣須從知言處養來猶舍川而挹水于
衢欲北走而南其轍也至云孟子于知言工夫儘用
得熟尚未窺見孟子生平得力處後儒附會延平此
說皆非也

問呂中石與蔣道林督學書云來教專言性善且
夕精點來學必如孟子爲是領教領教某心統歸
孟子文集卷之三 答問錄

說正爲發明性善本平天理其言偏仁偏義氣質
等論緣只是指點病根之所從來蓋性統于心本
來無病由有身乃有氣質有氣質乃有病有病乃
有脩是故格致誠正所以脩身戒懼慎獨所以脩
道身脩道立則靜虛動直天理得而至善存矣非
以氣質爲惡性與性善對待並言也呂說然否
先生曰呂氏言性統于心有氣質乃有病其說近理
但云格致誠正所以脩身戒懼慎獨所以脩道分兩
截說大謬大學言脩身不言脩道蓋身既脩則道在
其中只看中庸脩身則道立一句便見脩身脩道不
是兩層工夫戒懼慎獨在誠正前一層若非戒懼如
何能正心誠意呂氏專以戒懼慎獨屬脩道一邊說

終是認理不親切處。

問薛敬軒云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言也孟子言性善此善字虛言性有善而無惡也然孟子言性善實自繼之者善來因繼之者善故性有善而無惡也薛氏說何如

先生曰孟子言性善善字與易繼之者善字同初無

二義薛氏謂易善字指理孟子善字是虛言性有善

無惡其說外甚豈孟子言性獨離理而虛言善乎聖

賢言語爲後儒分析支離所蔽類如此。

問馮少墟云兄弟之間凡事讓一步便是堯舜道理故曰徐行後長謂之弟馮氏此說何如

先生曰徐行後長須說到弟未忍抗拒兄見他天性真

世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主

切處此念直根孩提愛親來便醞釀許多和氣在內。

書云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則堯舜敦睦於變皆

從此出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若僅是凡事讓

一步後世不乏此等人却只是迂謹却與堯舜之道

無涉徐行後長四字不宜膚看馮氏說誤。

問鄒南阜云聖人說人臣事君宜一味忠誠不可參權謀術數一參權謀術數就取辱矣爲人交友宜一味樸實不可參權謀術數一參權謀術數就取疏矣何者天地間只有一箇誠實若誠實天地可動而況人乎數當音望鄒說何如

先生曰二數字依朱註亦有理事君數朋友數正是

誠實不足處數音惣作術數看非也此鄒氏穿鑿之

問薛敬軒云程子云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可見理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薛說何如

先生曰後儒皆誤解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便謂

惡亦是性與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何異某謂程說

本無弊彼蓋以人或偶拂其性而出于爲惡其本性

之善自在亦不可不謂之善性耳非謂惡亦是性也

洪武中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訐者刑部奏請罪之

太祖曰兄弟骨肉至親豈有告訐之理此一時愚昧

世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主

或因貨利或私妻子爭長競短怒氣相加遂至此耳

然人心天理未嘗泯滅姑繫之獄待其息忿善心復

萌必將自悔明日刑部奏二人果哀求改過太祖

曰此彼之真情發見也俱釋之兄弟和好如初絲是

觀之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正謂其天理未嘗泯滅真

情有時發見特在人擴充而已看今人乍見入井皆

有怵惕惻隱及夜氣平旦時好惡可見性無不善程

子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猶言性到底是善不可以

惡誣性不善也。

問方正學答俞子嚴書其略曰聖人之大者莫過于堯舜禹湯文武亦莫加于周孔而此八聖人之言行文章其在六經後之學聖人者舍六經無以爲也世之學者莫不學六經然不知所以爲學誦之而不解其旨與不誦何異哉故多誦而不思不如少誦而思之爲愈也思而不行不如不思而行之爲愈也人苟能發明六經大之天下國家小之于一善一己直易易耳況文詞乎方說何如

先生曰方氏欲學者從事六經不宜多誦不思此言

甚正至云思而不行不如不思而行之爲愈則語意偏枯誤學者不淺某意思而不行徒涉空寂無益人倫事物其受病固多若不思而行則放蕩恣肆充其弊不流于禽獸不止鳥在其爲愈乎學者雖能發明

芭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三

六經得六經之旨必反躬實踐明體適用施之行事然後治一身以及天下國家綽有餘裕若僅能發明從言語文字起見究竟茫無得力一切經權常變臨事必至錯誤而方氏獨謂苟能發明六經大之于天下國家小之于善一己直易易耳其說不能無弊古今儒者能發明六經立言著書文有餘而言不足卒之得罪名教貽譏後世者豈少哉

問湛甘泉云老子鄉原一途耳鄉原似多一媚字湛說果可從否

先生曰老子雖與吾道異亦各有所見非如鄉原之

同流合汙湛氏謂老子鄉原一途猶今之排佛者詆佛氏之徒爲盜賊也微獨天下後世不服卽釋氏亦不服語云憎心甚者有餘嫉此類是也

問鄧定宇嘗言我常虛而人不礙我不留而人自化客坐偶有齟齬者卽省曰我未誠邪澄心半刻客竟易顏鄧說何如

先生曰我常虛而人不礙二句頗近理然亦是襲蹈

老子語客坐偶有齟齬當先推究齟齬者何事齟齬

從我起不可不自反萬一我虛而人有礙我不留而

人不化如妄人橫逆之類則是齟齬從人起于我何

芭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三

涉坦然應之可也卽如孔子齟齬于陽貨孟子齟齬于王驥此所謂齟齬自人起也安見其我未誠乎況遇齟齬卽自省猶不失君子自反之道至云澄心半刻客竟易顏此尤不足信誠能動物全在平日積誠感動豈一省而遽能令客回嚮乎鄧氏說誤

問鄧潛谷云欽明明也啓明亦明也怙啓明而不欽必自有其知而歸自尚其知而訟是傲虐之所始也其究也賊物故不欽之明小知也胡可庸也允恭恭也象恭亦恭也靜而言之措諸用而達之卽爲恭直貌耳雖日鳩工其集事也必暴遽無漸苟爲名高憐不虞其後故不恭之功暴行也胡可使也鄧潛谷此說何如

先生曰。啓明之與欽明。象恭之與允恭。相去霄壤。谷獨云。啓明亦明也。象恭亦恭也。同類而稱之。猶見砥礪而指爲玉也。可乎。言不欽之明。是小知。不恭之。功是暴行。此說尚近理。學者當分別觀之。

問朱子大學序先儒皆稱之先生每言序中語意有罅漏處何如

先生曰。序自伏羲至孔子。因及曾子。然後以孟子承之。孟子沒。又舉二程以接孟子之傳。源流甚明。始終本末悉備。但前段云。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天必命之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後段云。及周

芑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手

之衰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合二段觀之。語意自相矛盾。既云天必命聰明睿智爲君師。則孔子賢于堯舜。天亦當如堯舜命之爲君師。然孔子不得君師之位。以敬環終其身。天獨何心而厄之乎。豈堯舜可以爲君師。孔子不可爲君師乎。使天必命之。則凡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皆斷然受天命。以行政教。獨至于孔子而不能必。豈天聽其適然而莫之爲乎。恭意前一段天必命之一句。宜刪去。一必

字繼天立極一句以下。宜補數語。說明聰明睿智之聖。亦有窮而在下。師道自任。輔君道所不逮者。隱隱爲孔子地。到後段。提出孔子來說。又須推尊孔子上承堯舜以來相傳之意。爲天下萬世法。如此則義理通貫。首尾互應。學者方無疑礙。又前段只宜稱引堯舜。不必遠溯。義農黃帝。雖義農黃帝制器利用。載在易繫。然在堯舜以前。史冊紀載不足傳信。當以孔子刪書斷自唐虞。爲準。義農存而勿論。可也。或問理宗贈朱熹大師信國公。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豈理宗之說非與。曰。理宗非深知理學者。彼亦惡知此序是得非失哉。聖人復起。當以某論爲正。

芑山文集

卷之三

答問錄

手

芑山文集答問卷之三終

芑山文集答問卷之四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余延勳

輯

答問錄

問漢時大臣于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
匡衡論朱雲以為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然授易
頗有師道匡說何如

先生曰人各有短長棄短取長自是罷使之法即論
人于人主之前當權度低昂如其分量而止不宜極
口詆毀孔明所謂我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是也

芑山文集

卷之四 答問錄

一

朱雲犯法亡命其于易可謂相戾之甚雖講授有方
徒空言耳不足為師法夫以授易之人而躬自犯法
學者以是為師則將謂犯法可以說易說易不妨犯
法是率天下而以空言求易也害道實甚匡衡獨稱
其頗有師道何異盜賊殺人以分均出後為仁義哉
問宋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或問其故質曰昔嘗
有異人言吾它日必當大位苟如此無學術何以
處之范說何如

先生曰質言無學術不可以當大位最近理然妄信
異人言逆計它日當大位而後不釋卷胷中便藏著

自○私○自○利○的○意○思○雖○講○求○學○術○去○聖○賢○行○道○濟○世○遠
甚○況○因○人○言○而○學○苟○無○異○人○之○言○它○日○無○大○位○則○必
不○學○又○況○異○人○之○言○未○必○皆○可○信○或○它○日○天○降○大○任
異○人○誤○以○我○為○終○身○韋○布○無○復○大○任○之○日○將○遂○頹○靡
廢○學○而○不○自○立○乎○某○謂○窮○達○聽○之○于○天○學○問○盡○其○在
我○伊○尹○耕○莘○顏○淵○陋○巷○皆○不○廢○學○皆○非○逆○料○後○日○三
聘○為○邦○而○後○為○之○也

問孟子曰父子之閒不責善司馬溫公曰經云當
不義則子不可不諍于父傳云愛于教之以義方
不責善是不諍不教也而可乎司馬氏之說何如

芑山文集

卷之四

答問錄

二

先生曰子之諍父父之教子諍與教有婉直互用處
與責善差別責之云者或失之慙或失之苛故繼之
以怒父子相夷明乎責善之不可施于父子也非不
諍不教也然則孟子所謂章子者上病其不求盡
乎諍父之道而徒以責之者離之也使知諍父之道
則不至父子相離矣溫公徒牽引經傳以駁孟蓋誤
認不責善之即為不諍不教豈知孟氏說自無弊哉
問司馬溫公云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
敢不止臣之子君亦然故違君之言臣不願違
之命子不孝也不願不孝者人得而刑之溫公此
說何如

惜溫公當日未之思耳。

問張橫渠云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暗而不言不如瞽瞍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說得便行得故始學最不可無記誦橫渠說何如

先生曰記得便說得固也若云說得便行得便似言行二字無差別天下豈少記得說得的人却未能一躬行故書云言之非艱行之維艱以此推之說得易行得難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程伊川云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按聖賢論言行皆各有次第今橫渠獨云說得

便行得只一箇便字毫釐千里幾令後儒混言行而一之況記誦特為學之末耳不能經術經世明理適用雖經籍盡記得亦空言而已

問劉屏山云聖賢相傳一道也韓子謂軻死不得其傳道果不傳乎曾顏傳道者也軻死千餘年果無曾顏乎華門主寶密契聖心如相授受恐無世屏山此論果得退之立言本意否

先生曰韓子之言非絕學者之志使不得聞乎道也其意蓋以為孟子沒世儒不得其傳得其傳者韓愈而已皆自任之意亦猶孟子歷叙道統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豈遂謂道統一絕不復續哉愈之言未為非某獨惜其言有餘而行不足雖蘇氏稱其起衰濟溺要非真能聞道者也

問劉屏山論湯云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大悠悠然其大情情然夫情情者非不向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矢去川決安知情情不為汲汲邪故悠悠者最為害道吾觀古聖賢之心異運同轍然而進修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屏山說何如先生曰劉氏謂湯之日新與悠悠者異能上追堯禹下啓文武傳道于萬世其說自當然所別上次等差未明昔孔子論知列上中下三等亦當以爲天則

情情者斯爲下耳。槩曰其次非也。曰其下情情然則無弊矣。況情情者惟不向學故。心未達也。語云學者所以成其才。某亦曰學者所以達其心。天下焉有情情而可謂之向學者哉。焉有離學而別求所以達心之道哉。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程伊川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如是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此說然否。

先生曰。雷震死不善之人。亦是天道禍淫罰惡之端。特偶見而不可爲恒耳。故世間不善人最多。猶有不盡爲雷擊死者。儒者存而勿論可也。伊川乃謂人之惡氣與天之惡氣相搏。遂以震死。則是誣天也。霹靂僅天之怒氣。謂之惡氣可乎。天地果有惡氣。是與人等惡也。復安能覆物載物。成物乎。怒亦非惡氣。文

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惡氣足以安天下乎。怒時必爲之作惡。此不能中節者之事。聖人雖怒而不作惡。程氏槩以怒爲惡氣非也。

問伯夷叔齊逃是否程伊川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叔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也。問中子之立是格。生

安得是只合播叔齊歸立。則善問孔子稱之目。何也。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札是也。札讓不立。又不爲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禍。故聖人于其來聘。曰吳子使札來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爲公子也。伊川說何如。

先生曰。夷齊當日不逃。便不成其讓。此亦時勢使然。甚不得已。如泰伯仲雍之所爲耳。謂中子之立不是。似也。謂合招叔齊歸立。則迂矣。叔齊既出逃。肯歸立乎。使逃而又歸立。則是以退爲進。因棄爲取。去莽操一閒惡。在其父命爲尊。天倫爲重乎。孔子論夷齊而並稱之曰。求仁得仁。言各得其本心之所安。未嘗謂

夷齊不必逃。叔齊宜歸立也。伊川憑臆立說。與聖人論夷齊意相背。至云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曰仁。此說尤謬。蓋清止是清。仁自是仁。不可一例說。如謂稱夷齊清節爲仁。孔子論陳文子曰清矣。未知焉得仁。獨不以仁許之。又何也。清與仁比而同之。可乎哉。

問趙盾弑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盾。何也。程伊川云。趙盾手弑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語要人會得。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也。則不免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伊川此論何如。

先生曰。不書穿窬。罪首惡也。此春秋誅意之法。爲

後世人臣無將者之戒。非以人不知看。弑而特書之也。弑君大惡也。雖出境。遂不反。亦不可免。而伊川妄謂出遂不反。乃免。既寬假亂賊。使死有餘罪者。得以藉口。抑甚失仲尼書法之意。況越境。乃免。非孔子語。伊川深信以爲然。棄經任傳。豈獨後儒哉。

問陳希夷嘗戒神放云。它日遭逢明主。不假造。取名動天。闕然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惜。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可戒之。放晚節以侈飾過度。營產滿豐。篇間遂喪清節。信如希夷之說。造物果惜名乎。名果不可成乎。

先生曰。放盜名恃恩。王嗣宗擄放陰事數條。聞于朝。

答問錄

七

彼自敗耳。于造物何預。使放處名盛之時。克自樹立。終有令聞。造物烏得而奪之。君子但恥聲聞過情。不必妄疑造物惜名。徒與俗浮湛。自謂能逃名全璞也。後世脩身獨行之士。盡其實而名從之。不暇名。亦不逃名。斯可矣。希夷之說。豈定論哉。

問程明道云。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智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臧武仲智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明道將智仁勇分屬三子。果可謂確論否。

先生曰。知仁勇三者達德也。卽所以行達道者也。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言成德之難也。

明道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其說近理。至以知仁勇分屬武仲公綽卞莊。則非也。孔子所云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就三人之知之不欲之勇而言。非謂其全乎知仁勇之體用。而謂之成人也。信如明道所云。則子路但求如臧武仲三人。便可以爲成人。又豈必文之以禮樂乎。且孔子僅云公綽之不欲。而明道遽以仁字代之。尤失聖人當日衡量語意。

問伊川云。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勝。然達于外。故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可也。程說何如。

答問錄

八

先生曰。人心皆有仁義。雖是皆有。却須加工夫充養。使體用該備。無所往而非仁義。然後仁義之氣睥然達外。此卽大學德潤身。孟子集義所生。根心生色之意。非槩謂人有仁義之心。便有仁義之氣達外也。伊川語氣大促。欠了充養一層。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孟子特爲告子而言。蓋就其受病處。抑揚言之。以明其無一可耳。不可與吾道例論也。

問程子云。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者。其離道也遠矣。故君子之于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此。若者有適。有莫。則于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

學于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希固者入于枯稿疏通者歸于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于易備言之○程伊川云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又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必方程氏此二說何如

先生曰程子謂釋氏離道謂佛教與吾道不同自是正論但云釋氏之學于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此說殊誤向令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得其體要義以方外工夫必不差豈有敬以直內而不免于枯稿恣肆者乎枯稿恣肆之病正自不敬始若之何遽以敬內許釋氏乎釋氏而既已直內則去

宋之四 答問錄

九

言道僅一開而槩謂之離道可乎況伊川嘗云內直則外必方則是敬以直內者必能義以方外而又斥釋學義以方外則未之有前後論議不能無異同某疑二程講學伊洛世稱儒宗何其說之相矛盾也

問程伊川云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揚雄其解經雖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耳○謝顯道記憶伊川平日語亦云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程說何如

先生曰宋追崇子思孟軻而楊荀竝列從祀識者非之元特進董仲舒學者咸稱快我 明又特罷楊雄不令貽玷俎豆以其人不足重耳雄書雖有一二耳

觀豈可與董毛同日語若雄者謂之文人可也非通經之儒也伊川又嘗云如楊子投閣失之也某謂後世不必苛求楊雄但就投閣一事觀之所失非細謂雄有儒者風度可乎

問程伊川云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程說何如

先生曰後儒尚論往事不當以成敗論人如陳壽謂孔明不善用兵伊川謂孔明三年不死可以取魏皆非也劉先主之不能統一而又繼之以後主之庸懦其終不能取魏天也非人也孔明雖不死三年未必

宋之四 答問錄

十

可以取魏三分割據草廬初見先主崇已言之矣向使天祚漢德滅魏由反掌又不必司馬汨死而後魏可取也伊川此論近迂

問程明道云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大過遂法今日之事塗放天下亦須兩分其罪若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爲害亦不至如此甚也程說何如

先生曰論國家事當心平氣和止求事濟不必爭勝一時程氏謂新法皆吾黨激成此言頗近情理獨勢久自緩委曲平章云云稍不達當日時勢主新法安石一人耳而小人附和者實繁有徒其法苟行一日

有一日之害。一刻有一刻之害。百姓如在湯火中。仁人君子汲汲拯溺救焚。不服忍俟其勢久自緩而後止之乎。必俟其勢久自緩則老稚填溝壑散四方者過半欲更起白骨而肉之。豈有濟乎。其謂爭新法者未爲過特攻之已甚。補救無術使安石始終不反此誠當日諸君子之過也。然則新法初行委曲平章可也。俟其勢久自緩則不可。蓋安石執構成性喜于自用勢久則根深蔓延法日益酷害日益熾冀其自緩難矣。言雖委曲亦豈復有聽從之理哉。

卷之四

答同錄

十二

問程伊川自涪還洛容色勝昔門人問何以得此曰學之力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不須學也伊川之說如此榮達果不須學否

先生曰學無窮達一也窮而弗學無以明理達而忘學無以適用豈貧賤患難須學而富貴榮達便不須學乎況素富貴行乎富貴在其位謀其政此中苟不知學非畔先王而玷臣節即泥古法而誤國家學問工夫在窮居逐事體認自不敢苟略及處富貴雖一言一動皆關繫國體民命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若之何其不須學也伊川富貴不須學一語有病

問程明道云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雖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于惡流于一物○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明道此說是否何如

卷之四

答同錄

十二

先生曰逆天悖理之謂惡善惡如黑白蒼素之不相易惡豈可謂之天理乎既云惡非本惡惡自不可與善對惡不與善對合善惡皆謂之天理可乎過不及只是氣稟之偏無學問變化工夫卒至叛道而去非惡也惡如桀紂幽厲滅絕天理終不自悛者是也楊墨雖無父無君孟子猶曰歸斯受之是楊墨未始無歸儒之日安得遽絕其自新之路而桀謂之惡乎濂溪云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橫渠西銘云濟惡者才張南軒云人之性不能不感物而動動而心不宰則情流而不知止性以陷溺矣所以爲惡也人雖流于惡其本然者亦豈遂亡乎此聖人所以有教也由濂溪南軒諸言推之心性天理也惡則就陷溺其性而言惟陷溺其性而後流于惡則明道所云善惡皆天理譬猶胥桀紂堯舜而一之也學者當以濂溪南軒諸說爲正

問程伊川云學莫貴于知言。道莫貴于識時事。莫貴于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伊川說何如。

先生曰。程氏云學莫貴于知言。此語有病。某謂學莫先于明理。不明理。不能知言。譬猶鏡昏而欲矐物。物

不可得而矐也。識時知要。數語有理。會學者宜翫。

問程明道云。君子之未仕也。以學為始。其既仕也。以學為終。昔者仲尼之門。輕許人以仕。而重許人以學。田之果。賜之達。求之藝。聖人各取其一節。而以從政許之。至其論學。則不然。哀公嘗問于夫子。矣。則對曰。回也。好學。夫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如此其衆多。而號為好學者。獨顏子一人而已。嗚呼。何其難也。程說何如。

先生曰。仕以行吾學。學不優。不可以仕。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以為賊人之子。及問何必讀書之言。又

深斥其佞。安得謂輕許人以仕。重許人以學乎。許由求諸子從政。棄短用長。特器使之道耳。非孔子輕許

人仕也。蓋不學而仕。殃民蠹國。為害最大。聖人重許人以學。正不輕許人以仕。程子分輕重說。非也。況聖

門許其可仕。可使南面者。自漆雕開仲弓而外。亦不

數數見。若云輕許人仕。則是聖人以人國僥倖聽其

嘗試而莫之恤也。甚非聖人道濟天下之意。故謂聖

人重許人學。可也。謂聖人輕許人仕。則不可。

問程明道語。謝顯道云。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盡若行之謝請。故程子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朱子云。明道教人靜坐。延平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靜坐則本原定。程朱之說。何如。

先生曰。學由靜入。最得要領。然亦有靜坐而非善學。雖終年閉戶。或涉坐馳。或墮空寂。究竟與學相悖戾者。然則謂不靜坐。不知學。似也。謂一靜坐而即善學。非也。本朝陳白沙復趙提學僉憲書。其略曰。僕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于古聖賢垂訓之書。蓋

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

如是者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于是舍彼之煩。求吾之約。惟在靜坐。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

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于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為高

虛以誤人也。某按白沙靜坐在講。悉聖訓之後。始有得力。教學者靜坐。似也。不察其前此用功。何如。每遇來學。輒教靜坐。靜坐何益。受病在一輒字。此白沙傳會程朱之說。而誤焉者也。王陽明云。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併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觀此。則學專靜坐之說。畢竟有病痛在。○朱子雖服膺明道。延平教人靜坐之語。然朱子嘗言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于日用動靜之際。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

龍山文集 卷之四 答問錄

十五

耳若專在于靜坐時而後可行。則是人倫日用之間。動靜恒變之頃。抑亦不可以爲道與。殆非中庸道不可離之意。文王純亦不已之心也。按此說。朱子亦不專主靜坐。學者不可不詳考也。

問古者何以不修墓。程伊川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爲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問孔子爲墓。何以速崩。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修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裁雨而墓崩。其爲之不堅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責弟子也。程說何如。

先生曰。某按營墓重事也。人子宜必躬必親。盡其誠敬。必求其堅固而後已。豈可專責之弟子乎。爲墓重

于修虞事。孔子必無墓。未畢先反修虞事之理。使果先反而令墓不堅固。失輕重權衡甚矣。豈得爲孔子弟子治墓而墓崩。雖弟子不誠敬之過。抑亦孔子不自敬誠致之也。焉有孔子不自責。獨深責弟子者乎。況既崩則不得不修。修而後不至于復崩。子心庶幾無憾。然則謂聖人不修墓亦非也。或云不修墓言敬謹之至。無事于修。非既崩而不修也。按此說近理。

問程伊川云。君貴明不貴祭。臣貴正不貴權。此說何如。

龍山文集 卷之四 答問錄

十六

先生曰。程氏所云。君貴明不貴祭。此語良得大體。至硬說臣貴正不貴權。非也。某謂凡爲人臣者。嘗則守正變則用權。但權而不失其正者。爲善耳。歷觀古名臣臨大變。成大事。未有不權而能濟者也。

問程伊川云。性相近也。此言氣稟之性。不是性之本。孟子所言。便正言性之本。程氏此說何如。

先生曰。孔子言性。該括性善在內。觀下文習相遠一句。便見孟子所言。皆根據孔子。蓋性一也。專言性而善在其中。言性兼言善。言人無不善而性善益明。安在孔子言性與孟子言性有異乎。又安見孔子僅言所稟之性。而孟子正言性之本乎。程氏說誤。

問程伊川云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由于養之不完固伊川此說然否

先生曰聖人所以常記得者以其心虛公不爲物情私欲所蔽非有心不記事而能常記也某謂今人忘事失不在記事其病正在胸中蔽鋼不能深觀事理耳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由于養不完固此三句却是學問切要語

問馬融爲世通儒教養諸生有千數盧植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徐積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姬一日延積中堂二姬

芭山文集 卷之四 答問錄

七

侍側積請于先生曰或有問者何以告之先生曰莫安排二先生或列女樂或畜姬果無妨講學否先生曰以身教者從使講學而列女樂畜姬妾往往令男女雜處無少嫌忌孔孟程朱不爲也後學不能以理勝欲每藉口馬胡二氏甚有攜女優變童環侍講坐親以其身溺于聲色而不自悟者豈非先儒爲之備哉積請于安定云云蓋微寓諷規之意而安定漫以莫安排三字應之亦可謂文過矣安定湖學有足取者獨此事不可爲後儒法以其身教不端也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朱晦菴云也是講聖人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

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是不識性善模樣朱子此說何如

先生曰仲舒雖見道不明但不能精析義理與孔孟合符耳非盡鵲突也正須分別觀之如仲舒所云命者天之令是不知命也性者生之質是不知性也此自仲舒誤處至云性非教化不成卽子思脩道謂教之意語云子以四教孟軻云教亦多術又云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孔孟皆不廢教仲舒之說未可盡非朱子不爲分別而槩以鵲突譏之非也

問朱子語類曰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閒都做壞了事如甯武子雖冒昧向前不露

芭山文集 卷之四 答問錄

六

圭角只猝猝做將去然少閒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朱子此說何如

先生曰甯武愚處却寓知無一毫冒昧若冒昧向前只猝猝做將去與做壞了事的愚何別何以謂之愚不可及冒昧二字誤

問呂希哲云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于此焉分亦富貴壽夭之所由定也呂氏說何如

先生曰學先立志須從事學問變化氣質使本體無累氣象自是和平所謂裏正則表正也如何說且須理會氣象如何說氣象好百事自當況百事自當非

有學問者不能豈可謂氣象好時百事自當乎天下
焉有本實撥而枝葉茂者乎信如呂氏之說初學不
察先後本末之序其弊不驚華絕根遺內飾外不止
至于貴賤壽夭有莫之爲而爲者非氣象所能定即
如曾閔在聖門學有源流氣象甚好何以終身不仕
伯牛以疾亡顏回以天喪皆命也安在氣象可定壽
夭貴賤哉此又流俗姑布之見與荀子非相篇相悖
不待深辯而知其非者也

問陸象山與胡季隨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
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
已山文集卷之四 答問錄 九

子未嘗學問長肆指議此無足多怪同志之士猶
或未能盡察良可慨歎足下獨謂使荆公復生亦
將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道之幸陸氏此言何如

先生曰陸氏撰王安石祠記其中亦有一二曲護處
獨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要之陸氏自信雖堅萬
世公是公非有必不可掩者取象山原記細觀之乃
信某論非誣耳

問陸象山云論語中都無頭柄說話如學而時習
之不知所謂習者何事又象山幼讀論語至有子
孝弟章便疑有子此言支離犯上作亂是極反事
一尋常人不知何可以之論孝弟此二說何如

先生曰有子孝弟章議論與聖人合非支離也畢竟

是象山少年見不到處至如學而時習之一章皆孔
門教天下萬世之要知所學何事便知所習何事象
山離了學別覓習的工夫如何識得聖人語義且論
語中並無無頭柄說話恨象山未之深思耳

問朱濟道問智者術之原是否陸象山曰不是伏
幾畫卦文王重之孔子繫之天下之理無一違者
聖人無不照燭此智也豈是術陸氏此說何如

先生曰陸氏謂智不是術其論自正但象山嘗言後
世謂伏羲畫八卦文王始重之爲六十四卦其說不
然且如周禮未可盡信如筮人言三易其經卦皆八
已山文集卷之四 答問錄 三

其別皆六十四筮龜協從亦見于虞書必非偽說如
此則卦之重久矣蓋伏羲八卦即從而重之然後能
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文王蓋因其繇辭而加詳
以盡其變耳據此說則六十四卦非文王重之明矣
而陸氏復言文王重之何也其說之後先不可知要
之一人之說自相矛盾學者安所折中以歸于是哉
某謂陸氏言伏羲畫八卦即從而重之此言尤近理
雖然即謂文王重之亦無不可後學但精求易理使
有益于心國家天下可也

問陸象山與傳聖謨書其略云謂貧寒不能不為累此非道也。草食瓢飲不改其樂。時見纓絕不以為病者。道當如是也。耕歷山漁澤陽河濱與夫子七日不火食而匡生絃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會子易簣乃在垂死而從容如此。貧孰與死而云為累無乃未得為聞道乎。以聖謨之英敏而不知此無乃未之思乎。與包詳道書云家間聚指之衆不能不時有疾病。令人動念貪吝。又益其幸。諸兄相聚所講皆其所以處此者。故氣象和裕人亦不知其如此耳。陸氏此說何如。

先生曰象山謂士為貧累不謂之聞道其教傳聖謨是也。然觀其與包生書又自言貧窘益甚則是象山不能不動念于貧。謂象山不為貧累而能聞道某不

芭山文集

卷之四

答問錄

王

敢信也。子路結纓與曾子易簣不同。須看他學問精粗。跡密處曾子平日三省卒聞一貫其易簣善終寓體受歸全學問在內。子路死孔惺之難失身非義來路已差。雖垂死結纓與從容就義者相去遠甚。未可與易簣同日語。象山同類而並稱之其析理未精可見矣。

問陸象山云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朱濟道是為善所害。據象山此言善果害心否。

先生曰易曰繼之者善孟軻云人性皆善其稱大舜曰善與人同又云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善豈害心

者哉象山云惡能害心正論也。與仲尼攻惡脩慝之說相符。至云善亦能害心則未免流于邪說矣。此說一倡非獨誣善且誣心。誤後學實甚。學者苟惑于象山之言將胥天下皆棄其善皆以為善能害心而共究心同趨于惡。將謂聖賢立言著書倦倦勉人為善皆成誕妄。如所謂人性皆善是以性害心也。善與人同是與人同害也。豈可訓哉。

問陳止齋云韓愈之論荀氏何其係連于是非也荀氏本不純一念愛其文嘉其辯許之以軻則不足稱之以雄則不敢是非無所決故立論不能斷然為之去取此軻雄之閒其論所由發也原愈之

芭山文集

卷之四

答問錄

三

意蓋欲免天下之議而已耳。夫自孔子既沒大道湮廢然卒以不泯者緊誰之功軻也。雄也。其力多矣。軻之七篇仁義道德粹然一出于正雄之法言議論端謹溫溫乎有論語風讀其書考其文究其所出軻也。無愧于雄也。無愧于軻也。以其源流出于夫子而所得者正也。彼荀氏何為者愈乃附名其中以荀氏為主。盟邪然其非一二子而子思孟軻之徒略不顧顧是不知所謂投鼠忌器者以荀氏為知性命邪然其論人性則以為惡是不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以荀氏能通于禮邪然其論禮則以為侈是不知禮之說也。惟其所學不純所守不正是以遇譏于楚。死蘭陵其後門人李斯之徒卒倡焚書之禍。今愈讀其書既知其有不合于聖人者矣。比之以軻不足復此之以雄比之以雄不足復持之于軻雄之閒抑何議論之不決也。陳氏此說何如。

先生曰韓愈讀荀子謂荀氏在軻雄之閒者竊嘗往

著述可為後世法。古人著書多在暮年。蓋為此。此說然否。

先生曰。後人不親見孔子。刪述豈可臆度。其必在六十二歲後乎。安知孔子刪詩定書。方其歷聘諸國。不隨事參稽。先有藁本。至歸魯始編次成書乎。則是孔子自四十至五十。未嘗無著述。未嘗不可為後世法。必云六十二歲以後。方著書。無年月日可考。皆俗儒迂論耳。況古人著書。不似今人撰造詞賦。積累成帙。苟能聞道。雖觸物吐辭。因事立言。皆足傳世。著書亦何必專在暮年也。

龍口文集 卷之四 答問錄

三五

一問 本朝馮氏挺曰。漢高大年一祠。尹起莘謂四百。年命脈所基。孰知秦始皇初并天下。即召孔鮒為文通。君復拜少傅。豈若漢高遜之十二年。即孔鮒奉嗣之封。實啓于孔鮒之文通。則孔子歿而知尊孔子者。始皇始之。若焚書坑儒。暮年李斯輩成之。而所坑本方士言。神僊扶蘇。特借誦法孔子以感動之耳。且始皇豈不知鮒為書籍主。卒未嘗窮治而必出之。則焚經而經固存也。此說何如。

先生曰。馮說悖理。馮挺浙江慈谿人。按始皇三十四年議燔書。又發孔子冢。始皇蓋孔子之所疾也。焚先王書籍。雖李斯輩成之。始皇實先倡之。豈可專歸獄斯輩。而謂始皇無罪乎。況始皇發孔子冢。事至酷鮒。孔子九世孫。始皇雖召鮒為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始

皇之加德于鮒者。小而獲罪于孔子者。甚大。鮒無入心。則已。苟有人心。天下豈有安受發吾先冢之人之爵。而不隱身變姓。以避之者哉。然則始皇發孔鮒先世之冢。而封鮒以爵。其不足為鮒榮。而為孔子辱也。明甚。挺獨取始皇之封鮒。以為孔子沒而能尊孔子者。始皇始之。舍其大罪。而著其小德。則是孔子之所惡。而挺之所好也。豈不亦拂人之性者哉。

答問錄

芭山文集詩卷之一

明 張自烈 著 貴池 吳應箕 劉城 評

旅詩

夢謁東坡居士

平居寡朋儔。東坡非我友。夢中往見之。出堂攜我手。
攜手何所云。什者遺八九。方我別東坡。卻步瞻門右。
學士蘇為誰。到今滿人口。夢中見東坡草堂。傳說東坡狂僂屋亦無有不知此樓。遲果是故居否。縱令非

芭山文集卷之一 旅詩

故居我亦欣聚首。但恨東坡怪相逢。惜尊酒。

吳大尾曰。古樸似漢人。

劉伯宗曰。卽芭山與古人書之意。不是嚙語。

懷夏彝仲

今夕何所思。思君君已去。不恨道路長。恨君別我速。
假寐忽逢君。蒼茫與君語。未知君夢中。相逢竟何如。

方曼公曰。寓交道不古之感。辭旨隱然。

吳大尾曰。古詩遺音。非唐以後語。

秋浦舟中

江頭誰家翁。揖我問寒暄。我言遠遊子。來裝歸故園。
故園不可見。忽見異鄉人。各自叙疇昔。鄉語如潮翻。
與呼形切。相逢裁識面。謹呼弟與昆。人生感秋蓬。卽
此諸筵。明朝解纜去。流水空潺湲。

錢吉士曰。異鄉情事如此。妙在無一語悲憤。

入山

何哉此樓遲。所向由來各。憫欲出山遊。夢魂勸予莫。
書卷聊自娛。濁醪時自酌。人生歎白頭。且極山中樂。

吳大尾曰。抱膝隆中。閒吟梁父。非諸葛本意。芭山

芭山文集卷之一 旅詩

豈長往不返者哉。人但知芭山樂。不知芭山憂。如
此。夢魂勸莫。唐人未有奇甚。

黃鵠

幽棲託粉榆。子母長相隨。一朝翺雲端。四顧情淒淒。
道逢鷺鳥羣。笑我孤飛翼。我翼無遐征。可以逃矰弋。

袁臨侯曰。芭山累徵不赴。頗具遠識。因借黃鵠自

況。豈待色舉而後翔集哉。

賦得獨鶴凌雲去

我愛孤棲鶴。望之玉光瑤。長夜戛然鳴。所傷非寒飈。

晨興翺會雲。聊以舒心海。神龍登天驕。無欲乃不鵬。
去去安所之。弋者空竚待。

吳次尾曰。芑山特借題見志。氣格矯然。纖塵不染。
無一字蹈襲前人尤難。

夢與鬼語自警

何物拘我間。鬚髮作人語。曰。子都幽陰。罰惡惟刀鋸。
我云。天道昭。魑魅空。詞觀君子懼。人非。不乞鬼怨。
鬼嘲無復言。令我中懷懷。男兒鑒。伯高慎。勿盜虛譽。

劉伯宗曰。徒避鬼責。畢竟是畏禍。學問到底無真。

芑山文集卷之一 旅詩

地讀君子懼人二語。如聞晨鐘。

感事

機槍鐵天天。飢鯨電浪雨。箭崩劣。則我佩含光。光陸。
離。含光古。神騰鬼。越蛟龍。饑飢時。大嚼。佞臣頭。渴時。
橫吞匈奴血。排關裂背。斷妖星。妖星墮地。天盼哲。

吳次尾曰。雄憤悲壯。昔人所謂驚風雨泣鬼神。此
足以當之。

蕩子婦

昔楚今吳。此復飲。妾來嫁。子空脚。窮終年。結繩門。無。

樞終。稍辟。纏身。無襦。半床。欹枕。餘瘦。纏石。婦不見聲。
誰呱。一朝相見。驚相呼。容光黯。淡魂。次且。簷前。春色。
呢。清。盧。今日。心情。似。昔。無。

吳次尾曰。臣子背國之恨。友朋棄予之感。皆寓於
此。三百篇中。隱比體。

聞劉士雲惡託

石城沽酒醉。江東相看白眼氣。長虹狂歌。數疊聲。
寧千金。祖。眺。巢。盧。中。客。遊。四海。隨。飄。蓬。何年重謁杜。

司空。士雲。先是。客。遊。會。謂。其。尊。公。同。丈夫。少。壯。不。立。

芑山文集卷之一 旅詩

功。白。骨。山。高。與。君。同。嗟。君。誤。名。輕。訕。蕭。蕭。書。幌。來。
悲風。

劉伯宗曰。末數語悲憤甚。雖為士雲惜。亦見浮。
不足恃。與卧龍躍馬終黃土之句自別。

酬嚴子岸

我從山陰來。不見幽人處。與子長相思。道我夢中。
青。解。四。五。行。情。好。與。之。俱。為。歎。白。頭。人。古。道。何。榛。蕪。
萬茂先曰。從酬答中發出感慨。何必著絕交論。

趙無聲集雞鳴山待月東同學諸子

山中一尊酒。慰此風塵色。皓月眠我懷。時作清光
練如拭。今夜不盡歡。明朝分南北。舉杯呼月來。凌空
生羽翼。長歌亦已狂。此意誰能測。

侯廣成曰。別有託寄。勿無人若下士大笑。如蒼龍
聲。芭山弗顧也。

南村園居成志賦

天地何處廬。茆椽我暫假。時春屋滿花。時秋葉盡
婦子聚歡娛。何必營廣廈。但願無追呼。終年得聊且。

揭潛銘曰。大指與石壕吏春陵行同。于美次山。
旅詩

口說盡芭山。含蓄不說盡。惟不說盡。想見古三

篇遺意

蘇生貽怪菴詩酬寄

我憐蘇生桓。字武子三年客長干。貽我以一函。上

龍與鸞。發而矚視之。把翫生餘歡。紙儲荷無窮。焉得

被綺紵。武子僑居金陵。每向人言。惟怪能因窮。何為

空長歎。

萬茂先曰。規諷中寓忠告。怪能固窮。見芭山儉靜

得力處。非獨貽武子而已。○怪字本蘇子。囑因武

子自題怪菴。故如此拈出。非同杜撰。

客舍草鳴似蜚語吟之

問子來依我。長夜何淒鳴。不愛南山隣。不驚塞上塵。

雍氏宿炎火。遊人斷飛輪。何如不平者。寂寞春江濱。

王季重曰。噫。草。即。自。噫。許多憂時苦心。却不說出。

當於古詩十九首求之。恨知希耳。

在昔篇哭楊汝開

在昔范陽道。與君裁片言。不謂素心人。古道相與敦。

同巢豈無侶。比翼惟鵬鷗。燕臺沸笑語。夜誦弄非篇。

汝開即維節。從子辛未春。坐中目餘子。平衡壁與現。

維節成進士。梓非非室親。同章大力世。執李仲章光。倬劉師貞。提揭萬

年重熙集。維節即舍汝。開論諸子生。平甚詳。竭來上

南雍。駿譽日騰。謹有友覆君。牘俾我射後先。覽至六

七行疑君在我前。操觚與君戰。方期叶篋墳。君獨死

險隘。文成鞭昆崙。短刺投星署。脫粟進一殮。汝開歷

同。同子集。哀一餐。三拊髀。愴歎盈百千。君奇辭我去

臨。侯思補署。我思鍾煩冤。云胡倏乖離。款款訊重泉。近文苟不傳

孰比金石堅。跼壽顏。早夭所賦良奇。偏悠悠。幾難

何以慰君魂。

劉伯宗曰汝開賴此以傳。芑山有哭哀臨侯楊。部詩讀者皆泣下。惜逸不載。

喜兒就塾

埤兒角卅年。出侍先王側。執卷自伊吾。端居忘日昊。

我往撫其面。勸兒須努力。兒起問阿父。牀頭書幾則。

答云書汗牛。不讀蠹魚蝕。讀書不適用。空言裴螭蟻。

書能療瘡痍。涉淵戒胥溺。兒曰父命之。庶幾古是式。

拳拳以書紳。寸陰良可惜。

吳次尾曰。視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更淵永蘊藉。

無題

非獨訓兒。凡讀書者。宜識此意。

無題

南山有孤鴻。攜雛簪以眺。故巢昔已隳。能一何能。

不忍戀枋榆。詎敢凌松嶠。中雛奄離羣。少雛匿藜藿。

長雛恣遐遊。驚翮避顛顛。頗惡木豈無陰。終當依鵲突。

孤鴻去不歸。雙雛夜啁噍。緬思啄菰情。遙遞涕盈淵。

陳則梁曰。不堪多讀。彼人而尉者。惡知是詩之惻。

賁鬼行

賁鬼行

黎丘神姦。今昔聞矜。凶挾狡。旬。粉。礪。汝。癡。踰。躡。學。人。

語道達宗。生謹。搖。屠。南陽宗。定伯。夜行。遇鬼。同。語。

生給汝。嬉。相。顧。予。于。交。擔。向。宛。路。神。茶。不。畏。畏。唾。餘。

黃帝時有神荼鬱壘。兄第二人。能簡閱百鬼之無道。

者。執以飼虎。帝乃立桃板於門。畫二人像以禦鬼。見。

風俗通。定伯問中衢。阮瞻曰。奄暮。隱飛。飛光。視人。

鬼。隱飛一名鬼車。一身九尾。晦則飛鳴。能汝化。人。

人入室。收人魂氣。詳見本草及韓詩外傳。時人。

郎超。踏。踏。鞭。蹄。縲。項。到。市。門。估。取。青。跌。千。五。百。語。曰。

南陽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宗岱。強。梁。與。鬼。鬪。鬼。走。瞰。之。禍。云。構。

鬼。得。錢。千。五。百。宗。岱。強。梁。與。鬼。鬪。鬼。走。瞰。之。禍。云。構。

汝。潛。蹤。騰。騰。驟。買。者。得。羊。將。還。繫。咄。嗟。定。伯。何。矯。處。

主人亡羊。空棄錢。養兒道。傍拍掌笑。攫錢買鬼。爭垂。

涎。我。聞。鬼。姑。生。鬼。子。朝。生。暮。吞。鬼。半。死。有。鬼。母。一。產。

十鬼朝生之暮食之。今蒼梧。安得赤郭盡吞汝曹。瘞。

有鬼姑神是也。見述異記。與。茲。統。頭。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名。曰。赤。郭。一。名。

神異經。世間人鬼無復紛爾汝。

吳次尾曰。古賣國賣友者多矣。未聞有賣鬼者。人。

能賣鬼。姦。倍。於。鬼。鬼。爲。人。賣。瘞。甚。於。人。此。皆。事。理。

所無。雖見搜神記。特借此形容。後人欺鬼貪錢。要。

非實事也。芭山胥鬼族癡蠢而併戮之。天道孔昭。百怪自滅。語語干城名教。豈齊諸同日語哉。楊機部曰。非徒斥鬼。却諷刺後世人。而魑者。雖竭盡機械。卒為姦宄所賣。此芭山寓言也。語云。山鬼伎倆有限。老僧不聞不見無窮。由此推之。巧詐不如拙誠。一切角智。關力與癡鬼。同何益哉。

馴犬詩 并序

世傳宋太宗愛馴犬。犬常在側。帝崩。犬哀嗥不止。死侍臣李至作歌紀事。予謂僕族頗蕃。高辛時。...

芭山詩集 卷之十一 旅詩

孤以討大戎特著。秦襄公時。天狗下鹿堡。賊至則吠而護之。事誕不足信。它烏龍逆料奴叛。智韓盧善逐東郭兔。勇黃耳繫書抵吳。既得客。仍馳還洛。信自餘錄錄而已。未有感恩殉節如馴犬者。惜事瑣史。載不載。然戀主之誠。不可令湮沒失傳也。予忝史官。職在闡幽。故重作馴犬詩。

斗精族姓何連。行走趨掖庭。羣駿踰樊。狀猱競相逐。恣娛肆姐。誰能馴。上。君侍采恩。謹惟極恩。微感。重。靈心臆。攀髯。嚙。豈市名之死靡他。熙陵側。太宗。葬。永。

君家自昔封槃弧。世稱狗。烏龍咋奴奴莫連。滅。誅亂俠。且怪不聞報。王曾捐軀。阿紫歸終。仍憑魁。神獸能知來。白麟赤鳳。未為瑞。李至歌有赤鳳白麟。浮俗維君殉節。史宜書。詩代董狐。崇君諡。揭潛銘曰。一馴犬耳。芭山獨候然君之者。尊之之辭也。犬不幸。不齒卿大夫之列。雖忠王殉節。史不得書。賴芭山是詩存。馴犬庶幾不朽哉。

金陵得家信

前路未可極。悠悠春樹斜。自憐歡事少。歸去亦天涯。

芭山詩集 卷之十一 旅詩

揭潛銘曰。合旅記讀之。乃知芭山出入街恤。未易與隄膚者語。聞袁臨侯先生繇侍御左官南大行。偶讀此詩。流涕竟日。雖詩能感人。亦見臨侯交情深切。休戚一體。視古羊左何如哉。

自遣

大音久陸沉。小技矜淫緒。兒遇何啻。曾年來學。痛。吳次尾曰。兒視一世。末句深自創艾。敘華就實。與忘情學草木者迥別。

南庄卽事

我家南山南扶杖學粗野。日日山中行相違。誰知者。
劉伯宗曰。天然去雕飾。寫出寡和情態。又不涉怨。
尤此等詩必傳無疑。世謂今人不及唐人非也。

旅宿聞蟬

醉宿驚湖昨。蛙更却近牀。不知家路遠。疑是舊池塘。
萬茂先曰。唐絕中之最深者。首用醉宿二字起。下
四句語意相生。九渾無痕迹。

書長安壁

何年不勝燕。何地無車輪。達人皆白眼。回首各青雲。
○只○二○句○括○盡○世○態○

旅詩

上

楊機部曰。長安升沉盡此過。王右丞酌酒與裴迪。
遠甚。○芭山改張謂題長安主人壁詩云。世人結
交須黃金。黃金雖多交不深。誰能然諾暫相許。
是悠悠行路心。只換數字。而交情險薄。益見說到
黃金雖多交不深。感憤倍甚。廣絕交論一篇。僅取
作此詩注疏。芭山有改唐人詩一卷。凡三十餘首。
此特其一也。

宿牛首

一路車塵赤。千峰草色青。羈魂今夜穩。相倩到深林。
○係○然○不○覺○

袁臨侯曰。幽遠處。惟身歷者自知。芭山辛未入都。
門過滁陽道中。有出門數步欲迴車之句。感時憤
俗。意在言外。入林不厭深。豈自今日始哉。

雪夜寓姑蘇顧園

江亭黯淡客心寒。隱几沈思坐欲闌。剩有殘書三四
卷。夜深移向雪中看。

劉伯宗曰。寂寥難言。笑說到移書向雪。忘却黯
情況。窮愁患難。不可斯須去。書如此。

山木上人客陳眉公山中因寄

頑仙小隱在雲間。眉公名繼儒。華
○頑○仙○小○隱○在○雲○間○

上

聞道山中多貴客。禪心定處好偷閒。
萬茂先曰。寄山木却諷眉公。使人不測。

金陵東坡尸同志

淮水潺潺沸管謳。侯封侯聖朝若問金陵。
○以○此○句○代○答○

遊宦題詩在壁頭

把酒銘曰。士大夫謂金陵宦隱地。遊飲唱酬。漫不
事事故。芭山詩以寓規。然始終弗悟。狂處堂之悟。
而忘曲突之慮。未有不淪胥以亡者也。

壬申歸自燕獨坐于舍有作

年少踈狂唱鷓鴣

唐宜春鄭都官谷以鷓鴣詩長安著稱時傳鄭鷓鴣云見郡志

路遍老菰蘆交情亦有千金贈衣櫛蕭然是故吾

吳次尾曰芑山生平恥受人一錢惠即受亦隨手

散盡家無長物篋滿圖書宜其言之慨以慷也

憶詩

斜倚征輶靜欲禪登臨題句立悃悃夜來對酒閒尋

覓記得中聯失後聯

陳則梁曰世鮮知芑山主詩予見其後先詩盈

芑山文集卷之一 旅詩

主

首尾散逸往往自焚去吳次尾劉伯宗錢吉士諸

人聞而惜之後世讀芑山旅詩若干首當益恨不

見逸詩耳

護竹 井序

甲申卜居葛川陵谷代遷烽燧四塞獨掩關著書

當戶竹竿數十箇少暇引觴竹下與竹笑語植援

蒙護感而有詩

三年閉戶絕埃塵種竹堦前伴此身

有○案○初○之○應○乙○百○至○丁○亥○寓○信○州○葛○川○杜○門○

不出者凡三年戊

莫遣風來摧折盡兒孫還見舊時

子將母還袁州

春

陳則梁曰從一之義寓此永矢弗告其誰知之

次耳聾詩 井序

讀杜工部耳聾詩竊怪似初學語即事大韻恨不

質工部

今年裁四袞昨歲成一翁不恨髭將白誰知耳自聾

孤吟羣籟寂多笑萬情空搖落隨時序秋聲何處風

楊機部曰子美耳聾詩自鍾譚選入詩歸同聲附

和輒云後無嗣響此皆耳食之見賴芑山是詩正

芑山文集卷之一 旅詩

四

之○末二句淹遠蘊藉兼說出坐忘意不暇問聲

在樹間工部呼兒問朔風駭甚

侍御袁八繼咸左官南大行

我有傳浪樵不能中頭煩于無齊門竿何以貢娛悅

予嘗書前人句於六柳堂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去

立敢言人所難雖進侍御直亦兄舉朝盡棄也

去各徘徊行行兩愁絕傷心未可言夜聽江流咽

趙無聲曰哀以傷矣然胸中許多孤憤海飛山立

鬼哭神曉芑山尚有說不盡處

憩芮園草亭

山亭曠且奧。橋流東復西。風斜花骨媚。篋亂鳥聲低。
不酒人偏醉。非煙意欲迷。只憐歌舞後。草色自萋萋。

楊機部曰。就荊園諷刺主人語。語語愴惻。不知者以爲卽目咏景耳。園主貴陽孝廉也。

遊半天下。廣聲妓。侈遊宴。流渾往來如織。芑山獨恥之。丙戌。父子竝踞廳仕。爲亂兵。市荊園鞠爲茂草矣。傳云。象以齒焚身。信然。結二句。竟成詩識。

山居

山文集 卷之一 旅詩

遞跡在誰廬。摧憤意自如。呼童頻種草。卻客緩攤書。

山送晴嵐靜。泉咽梵語徐。終朝幽曠足。竹色滿庭虛。

趙退之曰。讀之使人靜。非芑山當日親歷。不能爲此語。

南譙暮春卽事

數年襁被客他鄉。又見流光過短牆。草睡不思春老大。

桂林有睡草。見之則花酣。應憶日初長。白雲到眼魂千里。青史隨身影半牀。人事淒涼腸欲斷。狂歌何處濯滄浪。

處濯滄浪

吳次尾曰。草睡以靜。花酣以動。動靜以時。皆悟後語。如偷閒學少。佳興與同。便墮學究。蹊逕不問而知。爲宋人詩也。

始至葛川

京華劍佩遍塵封。躑躅山村傍晚松。社會千人徒擊鼓。祠虛數載不聞鐘。厨邊汲井炊煙早。葛川多井。可汲。

座上飛觥醉纈紅。庾信集云。醉。丹竈舊傳忘姓字。傳。葛仙煉丹於此。因名。桃花深處暫相從。謝文節。初遇葛川。姓氏不可考。桃花深處。暫相從。避亂桃花山。

山文集 卷之一 旅詩

岳遺生曰。葛川風物。只數語寫盡。感慨在言外。

一暫字有歸與之意。芑山甲申入葛川。戊子將母還里。此詩卽其識也。

已丑春日書懷

天高野靜草平鋪。茅屋三間氣象殊。樹影參差疑曉暈。溪聲斷續送伊吾。甌塵吹火勤燒筍。雨過攜鋤學種蔬。桑梓依然風物異。春光還到故園無。

岳在三日有窮愁無聊之況。末句見芑山心期。天不我將。相視長涕而已。

讀宋史有感

長溪寒色夜蒼蒼。少帝蒙塵駕海航。百辟巖邊憂
在不知何策共勤王。

陸筠川曰。黍離之感。凄然欲涕。末二句歸咎諸臣
失策處。具見史氏筆法。

避亂大岡偶成

昔年萬里覲天顏。此日孤臣只閉關。自歎長沙空痛
哭。大岡深處卽西山。

呂樸生曰。此芑山先生丑寓懷作也。先生後是
遂不復爲詩。讀先生與兒生訣書及祈死文。可以

世山文集 卷之一 旅詩

知其志矣。悲夫。

結遼畢命歌 并序

林邑國有結遼鳥。俗稱泰吉了。能人語。瀘南人嘗
畜之。一日夷酋購以錢三十萬。主人告以貧。將粥
汝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夷中。遂不食。死于悲
其得死所。代作畢命歌以著之。

翩彼鵲鵲。產厥東夷。亦有寇雉。沙漠是隨。我匪伊
舍。漢焉之女。牀丹穴。差池與期。命之不造。遂茲百罹。
貧豈汝鳩死。我斯飴不能奮飛已矣。安悲齋志長逝。

知者其誰。

陸汝範曰。鳥亦有畢命歌。奇絕。同一死耳。李陵
墮蔡琰。無足齒數。卽荆軻。禹政之死。於侯。紫玉
珠之死。於私。皆非死所。後世嗤之。結遼之不失身。
與集鸞之路節。略同。芑山代歌。情見乎辭。豈與唐
人詠物競雕繪哉。

旅詩

芭山文集制義卷之一

明 張自烈 著

門人

朱茂升

編

制義

道之以德 二句

進求乎德禮先自治而治人者也蓋不自治則道之齊之文至而實不至此德禮所以不容已與三代往矣其風俗人心至今猶令人想見者推所繇來蓋自省躬始雖其開治具明備一皆以誠然者予之盡儒

芭山文集

卷之一 制義

一

者學問之事而行聖王教化之法非可誣也後世競為政刑治效止如是而且移咎于下以為必易民而治嗟乎其亦思所以變計乎班一代之典章不謂象魏肯迹也然而綜覈者難為理故古者立政重民訓而必本之皇極謂夫德不備不足以起化而政特錄此以壹其聽睹者也凜一王之法守不謂寬恩足尚也然而禁多者易為非故古者折刑言明允而必隆之敷教謂夫禮不飭不可以作則而刑僅弼此而弘其化誨者也審乎此而知道與齊之不專任政刑也

不得不進而求之德禮夙夜之祗勤不獨在萬幾而寡嗜欲別邪正求仰答天降作君之意者非盡冀民之象指也蓋繇微至著而一無庸忽則雖彝藻服象皆可通人主在躬之清明當是時宗伯司徒未嘗廢廸戒而懋昭明德率以尊親要不敢僅曰此政也云爾王制之修明初不止數端而辨上下察諸俗欲共循人道經曲之宜者非繫繩民之越踰也蓋自內達外而無之弗謹則凡幽雅峭索莫不寓朝廷制作之精微當是時筵記郊遂亦自有條科而禮教式昭慎言流頌要不敢僅曰此刑也云爾無矯衆拂俗之行而第還其各正則見夫話言獄訟當季世而多紛更者在盛朝則暇甚也道與齊略之而反以詳不煩設師長讀法之文而已足得祖宗惇大之遺而深戒其苟且則見夫張弛寬猛勤修事而不勝繁促者至脩意則裕如也德與禮本得而未自舉雖盡棄刑名法術之學而有餘審如是人情生於從容而風俗成于漸漬雖三代可復民豈有不嚮化者哉而不然者上不自治而治民不能使民自為治之心迫于我治民

之心日敵敵焉勝之以政刑此亂之所繫生也抑民
匪無良古風愆之后立于上棄典滅性王道寢微而
孟氏性善二字從此看出
其下猶有懷文刺譏思有以大創之者以是知人性
結法老
不可泯也上慎其感而下不至應自古及今未之嘗
聞

醞釀史事皆有體據不作德禮庸語自評

吳次尾曰深于經術無一字墮蹊徑遂段游泳古
法出入謨詰括帖中何以得此

世山文集卷之一 制義

子貢問君子一節

學君子而復其心雖合行于言可也夫謂行宜詳而
言宜略未能合行于其言耳君子明乎先後之間豈
庸有詳略乎學者不思所以置身則已苟思所以置
其身未有不處于醇疵言與行兩無據自以為進不
何法附所自進
得為修士退亦不流于浮夸如是而可以遂止者也
夫如是而不可以止則淑身明道之事其不宜貿然
而迷所嚮可知已子貢以言語著至是而問君子若
發此揮開者子三三先章未及
惴惴恐其不合道而慎從事焉者此其立志甚正而

世山文集卷之一 制義

其為功有待也古法又呼者子二字告之曰君子者人之克盡而非僅
得全于天天嘗與人以君子之實聖德王功不難循
漸而至而人無以副乎天或棄實取華固有求為君
子而不盡者君子之所甚懼也君子者性之風裕而
尤必駿進于學學能益人以君子之文禮樂文章皆
繇積厚而發而性無以輔乎學或因文滄質又有學
為君子而日非者君子之所深恫也然則言行之際
不可不致謹也有士于此飾其行而冀言有足聽其
言合其行離也有假竊之勞而無懋勤之樂其獎為

略其言而謂行不容忽其行似其言非也失條辭之指而亦非居業之正其流爲曲學若是者皆無與于君子之道也君子審乎此而知言可略也行其言而言不可略也行不可忽也行其言而行愈不可忽也蓋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也古人亦既往矣其行事可見者往往詳于紀載之間後人得以深思而求其至夫言豈盡浮說哉行與言合而精微在其間君子推行其言之爲無數也所以出而有爲則底定繫其一言而嘉謨以顯退而稽古則論述俟之百世

世山文集

卷之一

五

而絕學以明蓋動靜不失其踐履之素求之行而行固在即求之言而行亦無不在也其斷于後先者確也時勢難逆睹矣其籌畫先定者居恒創爲不易之論異日皆可次第而見諸行夫言豈與行不相及哉言求可行而事功出其中君子惟行其言之爲不苟也所以事任方膺而立談數語已洞悉朝野之機宜成功既告而勒在典章九足資臣民之炯戒蓋語默不忘其立誠之志不獨行有補于天下後世即言亦非無補于天下後世也其養于先後者深也故夫有

得于君子者不專就行問準式可也靜思君子心術之所存舉要可以該博即生平覃精立言而其閒得失自攷因寡尤而可以得寡悔之理昔之人幽居默處無所舉事而行已大閑贊之君子而可無愧而非然者學無原本終日衡量言行而孰重之孰輕之亦何益哉抑有得于言行者即不就君子問程度可也推求日用應感之微反躬可以自悟雖一室勤脩厚行而其中從改不誤有時見小人而儼然君子之師昔之人讀書懷古期于至善而不襲其事至與君子

世山文集

卷之一

六

異世而同符而非然者中無所得終日奉君子而或步之或趨之豈有合哉國家崇考言詢事之法欲執行以券言而君子畏其卒必慎厥初先之而惟恐或後者知靜言庸違不可以適用也儒者服多識蓄德之訓恒假言以策行而君子見其合不見其分行之而不遺乎言者明議論躬行初非有二致也知此則賜欲從事君子之道不必略言而詳行矣噫此即顧行顧言之學也

不貪發君子力行語語望子貢刊去浮華向君子

實地做工夫。如此才與敏事慎言前言敏行取
過行等題有別。自評

劉伯宗曰。如此講行其言三字。先後二字。語意自
出。看後從二字。尤見特解。方合聖門誘教諸子宗
指。從來浮膚駢麗之習。芟除殆盡。此題惟芭山此
文必傳。它家所未及。

、 子子與之粟

繼富

私所與于友。聖人若防其微焉。夫與一私。則凡與皆
私。繼富之失。可不取衷。君子哉。且吾儒日用之行。往
往通于出處之大。非獨取不可苟。與亦不可輕。蓋自
其居恒已辨。未有矜小德而傷大義者。如子子之以
五秉私赤失。豈獨五秉哉。處而執是心。朋友亟欲明
先王任卹之意。雖膚髮可捐。出而移是心。阿世苟
遂。人主貧寡之私。卽聚斂勿惜。夫子曰。求好施若是
必將有不宜與而與者。必將有急所緩。緩所急者。傷

芭山未集 卷之一

八

然舉君子之周急不繼。富示之。豈僅謂赤不可繼哉。
豈僅謂求不可私赤哉。從來予人以利。不若予人以
義之爲大。則不潔雖人所遞受。而在已亦微分心術。
清濁之端。吾輕與而市之人。輕取而攘之。爲尤甚。則
一與卽不至傷廉。而後此必釀成世道淫奢之漸。亡
日求爲季氏宰。置公家之急。而繼私門之富。耳爲附
益而不知止者。視五秉何以異哉。蓋入不尊。夫子之
權衡。妄以其粟與友。博里開行德之譽。故出不稟君
子之教。今更倍其粟與主。長盜臣竊國之風。凡皆不

知與之權耳。說者謂求也推是心以足民不亦可乎。
君子曰與傷惠非王道也。況瘠小民而肥強臣哉。
陳雲怡曰昵友阿世從井求一人驗之遂為確證。
然就世情物理推之亦無不然者。因取與明出處。
此爾公自道其所學也。學問從自身體認惟予爾。
公而已。視世之講學人何如哉。
何玄子曰觀人于其所忽。爾公居金陵十餘年其。
于交遊取與之際兢兢無絲髮差誤者蓋亦素所。
挾持然耳。讀此文益信其立身不苟與立言不苟。

一也。

沈耕巖曰堅勁深峻皆用史法懸諸國門不能增減一字此等文必傳無疑。

回也其心 一節

心與仁一。

聖人欲還仁于心而各為之窺其候焉。夫心一仁耳。

回何以獨不違也。餘可日月至已乎且學問深淺之。

介往往懸絕而不相及者此皆後天事也必先從心。

求之夫心不失其初然後貞于一而不渝第各以心。

相證合與離有毫不容昧者如及門之後事于仁也。

豈一日也哉。正慮其不能自見其心耳。仁于心為往。

復之區。惟其心一無所有而仁樂與之居至日相棲。

息見以為吾心也而仁已在是然心與仁有乘除之。

際或共心別有所之而仁卒與之睽即頃焉來復見。

以為吾仁也而心又不在是若回也吾嘗微窺其心。

似乎境處其澹而勿之擾也。所不自厭者仁而已任。

得失悲愉之相禪回心何涉焉非回也而孰能恬然。

于仁也似乎時瀕其窮而莫為累也所常相生者仁。

而已即進退存亡之殊局回心奚撼焉非回也而孰。

能悠然于仁也。意回殆三月不違仁者邪。自回而外。

夫誰謂其有異仁。夫誰謂其有異心。然而其心與仁。

之相遇仁與心之不能不違一何其朴有可守而。

其華也。智慮難而心不能恒靜。則求其與仁相涵。也。幾幾乎未可測也。又何其天無可加。而益以人也。事類繁而心不能善動。則求其與仁相推盪也。恍恍乎若有失也。吾竟謂其不達不得也。吾竟謂其達亦不得也。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蓋仁之至于其心也。居萬象剥落之候。而心躍然其自返生而不滅者。仁也。心之至于其仁也。在馳騁極倦之時。而仁忽逢其固然。出而旋入者。心境也。通乎晝夜之道。則仁終身由之而弗盡。復見天地之心。則仁一日用力而亦足其不遽然求歸宿于仁者。吾不知其何心。夫其餘者。亦安能自已乎。

姜燕及曰。澹永幽恬。清淳淹遠。非厚養不辦。○末路竟不著相。高識。

此辛未南雍講院內課作也。燕及先生獨拔冠六館諸生。諸生耳食。皆曰姜大司成所賞鑒。文必佳。然卒不知此文之佳。卒不知姜先生何以稱此文之佳。此題坊刻艾千子亦有作。篇中雙砌回生平事行。極贊回不違仁。而于其餘則一筆抹殺。厚誣。

上句略去下句。便似聖人借及門專形容顏子。慈惠諸子不屑誘教之意。誣聖人實甚。千子文子襲刻入今文。辯特刪。詳加乙注。天下乃始知千子此文之非。而千子亦蘇此自知其非也。文以切理合經爲至。予文得力處。全在重看其心二字。不索羅仁字。又不略去其餘一句。聖門講學設教之道。備見其中。若徒以時文聲氣求之。則此文誠無取。存以俟知者而已。自評

知者不惑 一節

德成者無物累遇其人可以觀治焉甚矣惑愛懼之

亂天下獨不得知仁勇者治之耳此所以深思其人

而願見之與天所無而欲有之人所難而欲易之聖

賢不概以責天下若夫我所受于天以之應物御變

皆能見其有餘而學者終其身退居于不足至與人

之所難天之所無者同病如是而妄以知仁勇為絕

德也君子謂之誣今夫物與事之雜陳于前也無以

制之則不見理而止見事物明者可使幽安者可使

危仲者可使誦雖名為儒者之學術實則託于空虛

而不適用有以制之則見物與事而即見理幽者以

之明危者以之安誦者以之伸有時出入萬物之陰

阻皆使之各得其所而不相害是故患莫大于惑而

憂與懼因之世固有暱于近習蔽于頑讒父無故慘

其子而見以為大義滅親臣無故放其君而見以為

反經行權被服先代之遺文泥古訓而流于名法鈞

求機祥之小數倡邪說而趨于隱怪至于謀一家一

身而不獲則當窮愁悲憤而設其咎于天見王公大

人而色變則遇誹謗危困而喪其守于惑愛懼之

亂天下類如此而惟知仁勇則否具精義入神之識

而後當名辨物以協于幽贊夫知本無惑知者適如

其無惑而止是以古之人觀變于陰陽神物前民而

脩悖之宜以顯審端于運數制作代更而禮樂之化

以明非不惑而能若是歟得視履考祥之正而後利

用安身以幾于齊遇夫仁本無憂仁者適還其無憂

而止是以古之人蒙大難而利艱貞恒之死靡它而

俯仰無愆于君父憫時變而傷民瘼猶絃歌弗輟而

朝夕諷咏于先王非不憂而能若是歟亦惟有致命

遂志之學而後履危蹈險以獨立而不移夫勇本無

懼勇者適全其無懼而止是以古之人納麓既試初

不迷于烈風雷雨而識者即以窺神武之放厥流言

驟至但致戒于缺折破斧而後世猶遐想哀鳥之雍

容非不懼而能若是歟故以之治身則明通公溥立

其極而德全于無我者見窮理盡性之原以之治世

則仁義忠孝明其歸而道成于有用者備作君作師

之範雖然惑愛懼者衆矣而知仁勇不少概見宜天

其可得而治也。欲進而與知仁勇繫德量功。其尚求詳于學也哉。

吳次尾曰：于此中見內聖外王之學，析理甚精。故極陳往驗，而于題義不隔一絲。

劉伯宗曰：龍臥虎跳，風起雲蒸，將相之氣，舒為大

文。○予嘗與錢吉士論吾黨人材，至爾公，吉士曰：

此真所謂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不失足于地

者。醇儒根抵，惟爾公有之。予謂吉士知言。人有不

為而後可以有為。爾公見明守定，養粹氣充正，金

山文集卷之一 制義 五

人中智仁勇者也。出而用世，其于治平也何有此

文大放厥辭，自為寫照。

子言衛靈公 全

衛失存國之道，非亂臣所能治也。甚矣國苟無道，不

喪猶喪耳。豈祝鮀諸臣可效能哉？曰：奚其喪必喪之

辭也？且與治同道罔不治，與亂同道鮮不亡。三代以

來，亡國之君不一，而禍敗較若合符。至有祖宗明聖

不能庇及其孫子者，從道吉而反道凶。古今天人不

易之理也。衛有靈公，蓋自絕于道而喪其國者也。君

臣父子夫婦之間，無往非慚德，即無往非亡徵。雖

然主墮宗廟，修好四鄰，日譚武臣而訓討之，豈能永

世勿替哉？夫子俯仰衛事，弔其國而愍其亡，無道一

慨蓋已括喪國情形而危言之如是，而猶疑其不喪

則無論祝鮀諸臣巧佞取容，不能撥亂反治，而試念

怨恫在天，豈祝詞可以慰先公？蒙孽在宮，豈空恭可

以縻賓旅？而且省躬不能無咎，黷武正以興戎，豈亂

卒可以衛疆圉？令一旦玉帛化為戎馬，廟貌易而丘

墟，彼三臣者能僂力圖存少緩須臾之亡哉？向令公

當日知人善任，使蘧瑗史鰌克襄三事，以被無道，則

衛可大治。顧日今三子負乘其閒，據尊位而耗國靈

集 166-400

安在衛祀不亡。如謂衛賴三子不亡。則彌瑕固衛功臣也。後世人主雖桀紂其性幽厲。其行區區。擇一二智勇之臣。視祭享典兵戎足滋大其世。而胡覆敗相尋。千古一轍哉。子語康子曰。奚其喪。蓋激辭也。蓋以爲如是而惡得不喪。云爾。不然。靈公哲能知人。三臣才堪禦亂。功豈出盛代明良下哉。

深識篤論。雖括帖所無。皆孔子意中語。○文勢如鐵馬金戈。龍翔虎跳。無一字涉靡曼。蹊逕。自評

周勒自曰。古微文也。偶以制義行之。可以驚風雨。

泣鬼神。
卷之一 制義 七

聖賢論事。只是據理。其有不應者。幸不幸異耳。也。

山此作正是此意。若以國論。則靈公在位最久。又

係首領以沒。孔子所稱奚喪。安知非賴三臣之力。

要之不喪亦喪。終非長世保國之道。後世人主無

泥孔子之言。徒藉人而滋爲無道可也。弟卓卷

夫子欲寡 能也

衛大夫省躬之意。使者窺其深焉。夫以伯玉而求寡。中使切。伯玉說。過伯玉自有伯玉之過也。欲寡未能。質言之。非飾言

之者也。若曰。友誼之薄也。有酬酢而無切偲。益每不

勝其損。而德業之疎也。去黽勉而就逸豫。瑜恒不勝

其瑕。有識者蓋痛之久矣。夫子何爲之問。意者考德

程業。思古交道之盛乎。雖然。吾儕承使命耳。初不知

夫子之何以自淑也。學問深廣而難言。余影質對之

地。夫子自知之而已。欲旁觀擬議而有所不及。然開

管竊窺夫子之所以自勉也。志慮兢謹而匪懈。視履

考祥之訓。夫子聞之孰矣。雖爾室莫覲。而儼若神明。

則見夫子嘗以爲過不易寡。亦既怒乎如有失。而

不敢聽其日蹈于過也。則見夫子嘗欲自寡其過。非

不毅然有以自克。而猶恐未能遽底于無過也。治亂

恒變之殊。遭其得以行。夫子之志者蓋鮮矣。然而道

有其至正。不敢以少忽也。一不慎而進。未必靖共于

爾位。退無以釋憾于群工。皆過也。未可諉咎氣化而

樂謂禮義之罔愆也。意夫子于出處之際。所踴躍而

未即安者其梗概當如是爾邪正在直之雜進其相與成夫子之行者抑難矣然而事專于致主不敢以自亢也無道以處此而或卑論以諸俗失之隨矯飾以驚衆失之激皆過也未可苛求敗類而自謂柔嘉之維則也意夫子于交際之微所祇懼而期免戾者其積素當如此爾故當其時譽夫子者有之矣譽者咸謂夫子之聲聞在鄰國也何過之有而夫子則退而思曰過不隱于毀我之人而往往匿于譽我之人夫譽者日至則我見譽而不見過過日與我蔓延而

弗能去也此負疚之甚者也當其時非獨譽夫子也信夫子者亦有之矣信者咸謂夫子之居身有恒度也何過之有而夫子則反而求曰過雖幸免于人之信已而往往成于己之自信夫自信苟深則我知信而不知過過日與信相掩覆而莫之知也此自欺之尤甚者也然則處夫子之地無之而非過端原夫子之心焉往而不內訟其過之所以爲過也不得而詳也而其欲寡過之心若是其凜凜者可類推也其欲寡過而能也不得而悉也而其欲寡而未能之心若

是其皇皇者亦可類推也嗟乎使者可謂知伯王矣抑攷當時晏嬰獻子子產叔向諸人或以節儉忠智見或以慈惠博物稱君子曰皆不能寡過若瑗者忠孝聞于內主寬直信于諸侯其于過蓋庶幾寡矣而使者所述如此夫乃愈知寡過之難也古聖王改過不吝未聞自謂無過者而況伯王乎況後之學者乎故惟知非而後可以寡過伯王可師也少時讀鄧文潔此題文語同學曰文自是大家地步嫌其略去夫子二字無一句切伯王時地假令

孔子使者移此語以對伯王亦可即它使汎用此言以答問者亦可去伯王何啻霄壤文潔生平所爲文可傳者非乏而此文實非極境文潔有知當不謬予言及見艾千子文定選本深贊文潔此文心竊非之因出此篇示四方及門諸子予文不足存存中二比以見後先諸家汎講寡過皆不細心認題耳自評

吳次尾曰文以切伯王爲工矣要于自身無得而能切伯王者無有通篇皆搔著自己痛癢即其文

勢亦見經史貫通氣象。

楊維斗曰。同題渺忽之間。深言學問之事。可謂微若息。細于髮矣。它人卽欲貼切伯玉。便連綴左國。滿紙按事。能如此包涵萬象。變化不測。否。周情孔思。珠光玉潔。吾無閒然。

前言戲之 一句

正論補未註未及。

慮學道之說不明于世。因抑前言以著教焉。蓋聖人之非戲。易知也。而必自明其爲戲者。欲共知學道之不容已耳。二三子可忽乎哉。聖人之教人也。視行與言一也。無行而不軌于道之正。則無言以不本于學之正。一不慎而令曲說得伺閒而入。此聖人之所太懼也。審如是而謂言可戲。非聖人意也。卽如夫子刀之喻。蓋惜偃道大而用小。非槩謂治不用道也。豈誠失之戲哉。獨恐二三子不深求發言之意。以爲

揚○明○正○意○以○下○便○如○破○竹○卽○以○此○作○經○註○可○也○

道可以不學。不學道可以治。其弊不流于刑名功利。不止于是。復正告之曰。嗟乎。二三子抑思予前言之是邪。否邪。謂偃今日之言。非卽予昔者之言。則是疑偃也。然謂予前者之言。非卽偃今者之言。則是疑予也。夫是者之不可以爲非。猶戲者之不可以爲是也。是故偃之言。初無可疑也。其斷然出于是者。固自有較然不易者在也。卽予前言似不能無疑也。其偶然近于戲者。或更有悠然可思者在也。道何之而不可用。凡及予門而講肄之者。皆欲其用之。非欲其置之。

也。夫不欲其置之者情之至也。不欲其置而一旦以爲可以姑置豈情也哉。言有溢情而若不近情者此類是也。雖謂之戲可也。學惡往而非道。凡抱吾道而設施之者非僅欲共聞之實欲其共見之也。夫實欲其見之者理之嘗也。欲其共見而一旦以爲不必共見豈理也哉。言有深理而若不可訓者此類是也。不謂之戲不可也。凡人當喜極之際欲莊語而有所不能予也。絃歌在耳如置身三代之世則喜甚也。方是時尚服莊語歟。雖意中之言不足以盡意不如是。

古文真寶卷之一

三

戲而言之意不暢也。向使予而莊語及之則亦猶于昔者之與偃言也。其能少損益也哉。生平服先王之訓雖寓言而不失其正予也。莞爾情深不圖絃歌之至于斯聊寓言耳。推其志豈遂忘往訓歟。未嘗無言外之意。意不能以盡言。卽如是戲而戲之意尤深且遠也。向使予舉往訓而忘之則亦竟不謂偃之言之爲是也。其敢自誕放也哉。天下甚大而獨此一隅之絃誦微見中和不可謂非參差不平之事。則均是道也。見以爲施之此而有餘者施諸彼而或不足然。

終願二三子之但見其平也。無彼我一也。治術多端而惟此至道之漸被。可以永世。苟欲繩以嚴威難近之法。則均是學道之人也。見以爲求之寬而寡效者。濟以猛而或有成。然予終願二三子之仍守其正也。無寬猛一也。前言戲之耳。二三子其熟思之。抑聖無非教。罕言有之。無言其至也。不聞以戲。卽戲僅善於不虐云爾。惡得與滑稽並稱。或曰戲亦有道。夾谷微服也。兩觀也。衆駭且怪。聖人則嬉笑舞蹈而已。也者。蓋神明變化之謂也。不則視膠柱之瑟何異。雖

古文真寶卷之一

三

然後世謂史佚以天子無戲言。追成王剪桐以封唐叔。此又泥不戲之說而誤焉者也。

前言原不差。特恐二三子不達其旨。誤看焉。用二字。姑抑前言發明學道大義耳。此亦見聖人教二三子詳曲處。講戲字宜含蓄。不宜痛自貶駁。若果說前言爲不經。爲大謬。則是聖人生平有違心之事。有不合道之言。非惟失却當日語意。亦甚非聖人地步矣。此題金正希有作。艾千子選入歸金合刻中。與鄙見不合。正希篇中如丘戲于口。二三子

將戲于官。異時以道德爲戲。以人國爲戲。予戲淺甚。予戲贅甚等語。皆不見題中神面。予故出是作正之。自評

吳次尾曰。偶閱吳文中武夷九曲卷。及蜃氣樓臺圖。而爾公此文適至。三復之。其筆勢頗相似。然畫者似別有粉本。此文則留粉本于人。但恨世更無臨摹好手耳。今日可謂至樂。至于文之深秀奇宕。爾公不自知。卽吳子亦不得而盡形容之也。

錢吉士曰。古氣拂鬱。排蕩天矯。殆疑于龍。爾公口

芭山文集

卷之一

三

無戲言。動成萬則。端方深厚。九牧共推。故其見理舒辭。無一佻論如此。

邦君之妻一節

提。出。邦。字。一。篇。要。領。

詳所稱之序。所以正邦也。夫爲邦君之妻。則稱必從君。從君而稱之。而可以正告邦之人。與異邦之人。邦可以治矣。先王制禮。有以義起者。事主於一。而及之也衆。尊卑貴賤之閒。自內而之乎外。自近而之乎遠。三代。後。作。者。所。不。及。帝王之統紀。古今之名實。皆受裁于此。而後世卒棄之。能加卽如邦君之妻。其所稱若是其詳重者何也。吾觀夫治之定也。名分居其正。而亂之生也。言語以爲階。故古者官氏名字之誌。策書赴告之文。屬事于其職。繫職于其人。必斤斤乎不敢踰。而況乎人道之至大風教之攸先。先王厚其別。而使之遠于君。以明其際。而後同也。又爲之配其位。而使之從乎君。以防其疑。而易戰也。邦君之不可無妻。猶之邦之不可無君。于是正位乎其外。必求其正位乎內者。而後祖宗之福。饗民人之休嘉。妻亦與有功焉耳。妻處卑而君不得卑之推之。則君不有其臣。大臣不有其庶官。邦不可治也。君稱之曰夫人。此求助之義也。然則夫人將稱曰夫人。可歟。曰邦君之不敢卑夫人。君道也。

而夫人之不敢以自卑其君婦順也。古之明王不以賢能加于臣子。不以功實加于國人。敬其君而自夷。子孤寡不穀。若不欲上人者。不敢以邦予雄也。夫人自稱曰小童。亦如其君已耳。此教讓之義也。然則邦人卽不嚴邦君之妻。抑其夫人以遜邦人。可歟。曰邦人之視君猶父。則邦人之視君之妻猶母也。其稱曰君夫人。固也。稱夫人而繫之君。何歟。曰以尊邦君也。託於君而稱夫人。明邦之威福。不以予夫人也。此扶邦之義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其稱諸異邦也。以君臨之。而自夫人焉。可歟。曰邦人之隸吾土者。吾子也。至異邦則賓禮處之。其邦之君與吾君齒也。君不得亢而夫人亢。則內擅其寵而隣啓其疆。非所以保邦也。對異邦而稱寡小君。猶對君而稱小童云爾。此修睦之義也。夫遜於異邦而不稱夫人。則怨異邦人而不使稱君夫人。亦可歟。曰君一也。君與君之妻一也。邦異而稱異。則是玩君夫人也。玩君夫人而因以玩君。則是邦與邦效尤而罔上竊國之禍。將自是而起。異邦人亦稱之曰君夫人。以定衆志。以絕亂萌。此又

謹微之義也。且夫人之獲遂其稱。而無抑辭。與邦之人異邦之人。均有顯稱焉者。此以知其無攸遂也。春秋之閒。凡爲夫人者。或傷于淫。或傷于嬖。則國人必議之。何也。不如是。不可以和衆也。抑邦君之于妻。使邦之人與異邦之人。美其稱而罔有異辭焉者。以此知其能刑家也。春秋之閒。凡爲邦君者。或以權授。或以色升。則簡冊謹書之。何也。不如是。不足以訓嗣也。君子觀乎稱謂之閒。而瞿瞿然思也。臣稱君則失主。君稱稱則失繼。嬖稱嬖則失稱。而泥小人稱君子。夷狄稱中國。邦之治也。何日之有。嗟乎。明天子貞度。以肅萬邦。而王后從之。則邦君與邦君之妻從之。瞿瞿作而鵲巢應有以也。夫往予閱王公鑒周公思兼此題作。頗疑其庸。一日濡筆成此文。出示四方友人。知者雖希。然予獨自信此文能發二公所未發。後世通經服古之士。豈無有知此文者哉。自評。吳默之曰。此事連類。稱情屬義。公穀之畏友。方書田曰。開闢變化。游于自然。關鎖鉤連。曲盡其

妙此一代大著作手。○爾公砥行績學。海內共
此文歷落縱橫。無意摹古。而無一句一字不古。
姜燕及先生爲予稱說不置也。
讀此益知孔子正名之論非迂。此文從此看出。
有作者弗可及已。弟卓卷

所求乎子 二段

聖人求道於子臣。而其反求益切矣。蓋不實求子與
臣之道。亦烏知其未能至此哉。此聖人所以澤自惕
與意若曰。道之在人者。惟盡倫爲至。而語其大則自
君父始。丘也內顧。不能無歉于君子焉。何則。尊親之
誼。古今不能異。非違道甚遠。皆可以之治人。然忠孝
之訓。儒者所習聞。雖夫婦與能當求盡其在我。卽如
血之爲人子也。誠不知于道何如。而丘嘗自度之人
惟不求子之爲子。則以爲如是事父焉足矣。求而後
知事父之難也。所求乎子。非必無瞻依明發之懷。冀
曲體乎父之子我。而要之。事父有所以事之道。父卽
不疑其不子。而子所自盡于父。能反躬無關。與古之
人子存亡順逆。因乎時而孺慕不忍易。繼志述事。使
乎義而錫類大其光度。亦事父之道當如是。而丘若
有愠乎難自安者。居恒與子言孝。亦思無忝所生。而
孰意其不能無憾于事父也哉。抑丘之爲人臣也。誠
不知于道何如。而丘嘗自思之人。惟不求臣之爲臣
則以爲如是事君焉足矣。求而後知事君之難也。所

求乎臣。非不明勸。窮盡瘁之誼。冀克副乎君之臣。我而憂之事。君有所以事之道。君即不疑其不臣。而臣所自盡于君。能退食無愧。歟。古之人臣。疑謫聽之人。而碩膚永乎于四國。艱貞隨所遇。而明聖堅戴于一人。度亦事君之道。不得不如是。而丘若有凜乎莫敢寧者。居恒與臣言。忠亦思夙夜匪懈。而孰意其不能無憾于事君也。哉。吁。道不遠人。丘將終身焉而已。此文另一格。蓋以高簡勝奇宕。不屑與時輩伍者。或疑其才盡。非也。自評。

卷之一 制義

三

周巢軒曰。看求字與註異。二大比無一句不轉。無一轉不工。想見作者至性。

余闕公曰。二大比不難。難在每股中縈迴逶迤。具十洲三島之勝。人知其簡。未有能知其奇者也。

無恒產而為能

心惟士而後能恒。當為非士者慮也。甚矣恒產為恒

心地也。無其產而有其心。非士不能。可概以士望天

下哉。國家初制立法。不宜繩人以必然之理。而求無

拂乎同然之情。同然者。治之所從出也。因其同然而

經畫之。則國可以治。若夫奪其情之所適。而責以理

之所難。必盡天下皆明理。而後可盡天下。而皆明理

必盡天下皆滅情。而後可。彼先王亦奚庸汲汲制產

為哉。蓋嘗思之。君而欲發政施仁。恒產必不可無者

也。就不可無之中。而設為可以無之地。孰可以無之

說。而求其可以無之人。意者其惟士乎。惟厚生可與

言正德。往訓著之矣。士秉德在躬。固也。試使之捐所

生。以憇爾德。愚者必不信。苟不能捐生。則士有所養

于物。亦其勢也。雖取之而不為貪。也不粒民。不可以

陳嘗振古如斯矣。士不屑謀生。固也。試使之舍衣食

而談管道。至聖有不能苟。不能不衣食。則士有所須

于世。亦其分也。非徇之而後為廉也。是故有恒產不

害其為士。則無恒產難乎其為士。可知也。無恒產難

乎其爲士則無恒產而責其有恒心危乎其爲心可
知也嗟乎士將何以處此哉意士必有所自恃焉非
猶夫無策而坐困者也居恒講求帝王之大略足以
待用矣幸而時可爲則充一官瞻一族蓋亦無難者
卽不然而終身困約乎謹身節用之道雖危而能存
迫其存而絃誦亦足以自娛也其所以有是心者固
甚裕也匪士也而能自恃歟士又無所自惑焉非猶
夫見利而它慕者也生平服膺義命之微言既確乎
不拔矣不幸而不偶則周亦可受謝亦可食于吾道
未嘗少損者設一旦而昊天不惠乎致命遂志之事
雖死而不悔至不悔而氣數不能以相辱也其所以
有是心者良亦苦也匪士也而能無惑歟然而士或
亦有躬自悼者矣屏生人之嗜欲處環堵而聊以自
安士雖拊心而無可怨尤也獨是稱先王則古昔懷
蕭然一身耳吾道非邪國家養士之薄不重可傷乎
夫士雖正誼不謀利爲人上者不使之養身以有爲
而顧淪棄至此不能不竊歎我生之不辰然而士又
不獨爲一身痛矣攷疆理之遺風烝髦士而愛及

子誰獨無心而不歌樂利也後世廢井田開阡陌土
亦往往大息耳吾儕已矣比間作息之衆將安所之
乎夫士雖窮視萬物猶一體爲人上者不思養賢以
相及而聽其失所若此益以見朝廷拊循之無具豈
盡人不皆使之爲士天地所有憾也然有恒產則不
必盡人皆士而皆可無憾雖天行不可知但予人以
各足卽已寓裁成輔相之權使人盡士不必皆儕之
有恒產天下亦易治也然無恒產則雖三代盛世亦
不能不至于亂況風俗遞降不先示以有餘何自而
得化民成俗之方嗟乎自士而外雖幸飽煖猶恐近
于禽獸則是有恒產者未必有恒心方命官設教之
不違奈何果責恒心于無恒產也哉抑士首四民必
被服仁義皆古周孔之徒也戰國能士者幾人夫不
能士則迹于客耳游談竊人指耳客窮而之盜此勝
廣所以亡秦也後世不制產而欲求治豈惟無士且
無民無民其何能國

古今不必皆枵腹聖賢天下真道學亦決無坐視
父母妻子凍餒死亡者曾子敝衣耕于魯耕而後

可以治生。假令不受邑。又躬耕無資。惟死而已。愚爾則是先王詩書仁義。皆饑寒殺人之具。于世何補。有是理乎。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極言其清苦自甘耳。非實事也。士雖無恒產。却自有生計。不害理。不欺心。不得罪于天。不斂怨于人。卽兵法所謂亡地能存。死地能生。與腐儒閉戶束手待盡。自別。惟士爲能。須看一能字。此處見有體有用學問。居家理事。可移于官。作者當求其治生之道。何如不當捕風捉影。但謂其厭飫道腴。終身饑寒也。三

百年來。時文未見及此。自評

吳次尾曰。代士分疏處。皆是嘗經至理。讀此一文。豈不可決王佐才哉。○爾公終年。不作一義論文。又高持體法。然予獨謂其才高。予才不及爾公遠甚。而嬾作文。又好論文。則過爾公。讀爾公近作。不但欲刺舌。兼欲焚硯矣。

劉伯宗曰。賣犬嫁女。使婦無禪。苦節難貞。況能有幾。溫公之詢私計。魯齋之言治生。至哉論乎。爾公清脩亮節。嶢然不滓。而推論至此。胸中有三代本

領。不爲偏曲之學耳。○爾公謂能字有體有用。自有生計。不害理。不欺心。不得罪于天。不斂怨于人。嗟乎。今世士之爲生計者。豈暇問此哉。既酷好名。又狠罔利。無復人理。而又嘵嘵訛訛曰。我不好名。不罔利。至于害理欺心。天怒人怨。悍焉不顧。嗚呼。人則已矣。天豈無知。心則已矣。產豈可恒。雖後堂羅妓妾。田園極膏腴。金玉錦繡。充溢無算。識者不比之。人數。況稱士乎。讀爾公之文。與其自記。能無猛省。

古文集卷之一

三

余寓公曰。惟士爲能。能字集註無明註。賴此文補紫陽未及。

行或使之能也

靜觀行止之或然。君子知所自處矣。蓋行與止可見者也。其或使或尼。則不可得而見者也。孰謂皆人力哉。且道可以濟天下。而弗苟于藏者。儒者之志大。而公志不忍忘天下。而弗競于進者。聖賢之學慎。而正

然有時欲行其志而不得。欲不守其學而不能。蓋幸不幸存焉。非我志與學之所得主。亦非當時進退我者之所得主也。吾嘗歷遊列國。博求夫得失成敗之

緣事至瑣微。若有以制之。而所值不如其所期。況乎

用舍繫國政之污隆。其所為制者。不在一日。而在數

世。能所期盡合。與抑嘗上稽往代。精晰夫邪正勝負

之數。士雖忠智。若有以沮之。而衆正究不能勝一邪

至于以小人而讖士。君子之是非。其所為沮者。我不

能為政。彼亦不自為政。若之何其欲求勝與。今夫行

與止之相倚伏也。不止則行。不行則止矣。行之非無

因而行止之非無故而止也。或使之或尼之矣。力莫

其行之不中撓。而又竊虞其止之與行拂也。未幾而

行或使之未

行或使之未

行或使之未

行或使之未

行或使之未

臣久已廢舉推。而此一人為之延譽于左右。彼將曰。我能使之行也。為所使者。亦將曰。我之行。彼誠能使

之也。微譽之力不及此。而不知當其將行之時。其所

以翼之使前者。或默為之推挽。而非夫人之譽之而

遂行可知也。有毀我之人于此。明廷不能忘顧後。而

此一人為之妻斐于其前。彼將曰。我能尼之止也。為

所尼者。亦將曰。我之止。彼誠能尼之也。微毀之力不

至此。而不知當其未止之先。其所以排之恐後者。或

陰為之扞格。而非夫人之毀之而遂止。可知也。然則

行止殆未可以已然之勢持之也。但言勢。則人主既

深就見之懷。而公論決無中晦之事。宵小惡得而間

之哉。然勢固有適如是。又適有奪其勢而卒不如是

者。此非智勇之所能爭也。祖宗社稷。式靈于多士。而

開之者。乘吾勢之可奪而起。而始終欲以吾之勢持

之不亦迂乎。然則行止又未可以必然之理繩之也。

僅言理。則賢者無不見用之日。而朝廷亦必無不急

用賢之時。當吾世而豈有不平治哉。然理固有必然

亦有謫于理而不必然者。此非意計之所能量也。學

問才識。並居其有餘而就理之不必然而爲之地者。不仍以或然聽之。豈有當乎。樂行憂違。處之以無我。則無雙。進禮退義。守之以至正。則不移。幸而行則出。其本仁祖義之素。而三代之盛可追。不幸而止。則陞有數過時可之悲。而怨尤之私不作。故曰吾之不過。魯侯天也。于臧倉奚尤。知此而後可以樂天。可以順物。卽孔子所謂有命者也。樂克惡足以語此。

二或字卽埋伏天字在內。不遇魯侯天也句在。下文講行止非人所能。須語意含蓄。不宜徑露天字。

書理如此。非予創論也。偶閱顧瑞屏所選國朝

三元

義錄唐寅此題文。篇中天字凡七見。命字凡兩見。

兩或字偏指人說。不暗影天說。起處直說天實爲

之臧倉何尤。與本文上下語氣相悖。援筆成此。存

此題義疏可也。○朱註有人使之有人尼之二或

字皆專就人言。復用所以行所以止。推出天字來。

終多了一轉。鄙見不取。讀註者徒泥註。往往不合

白文。非獨此數句而已。予近輯四書辨註行世。學

者宜詳觀之。自記

所以別野 一句

深觀乎別之義。而知井之可以治也。夫野人之奉其公也。無異乎農之無越畔也。別之卽所以治之。而謂法可廢乎哉。且天下公私之際。大治大亂之所從。也。上之人無以私乎下。則其情必不能固。下之人無以公其上。則其勢必不能一。是故先王之明乎此也。深慮而隱其制。就蕭然相暱之中。而寓秩然不亂之術。則治天下之大端盡是已。今試觀一井田耳。而何公私之畫一若此。豈無所以處野人也哉。天下文明。

之治非朝廷莫與慮始。而其勢不能以獨御。則上下

早

交而志同。所以集師濟之美。而令小民得所依。天下

僭侈之事。在野人亦能開先。而其微不可以弗謹。則

上下辨而志定。所以嚴尊卑之分。而使奕世食其福。

故其建中而示之極者。明有以均野人休戚之誼。道

主乎同。而敦睦寓焉者也。而其審分以制其敢者。又

陰以安野人性情之正道存乎別。而度數昭焉者也。

吾蓋觀于建國親侯。而知別野人之慮長也。本與交

交相庇。而小必不可以加大。淫必不可以破義。此固

別于其比者耳。夫先王之于野人，亦猶是聯之一家而已。十姓百族之子，雖無以異于宗子支庶，而其分義之斷不容紊者，備之以形而開之以志，後之人有恪守之而可以無敗者矣。吾又觀于立不易方而別野人之法正也，身與心竝為麗而物不可使亂其官，官不可使亂其心，此又別于其恒者耳。夫先王之視野人，亦猶是通之一身而已。有無豐嗇之際，雖以異于嗑吸疴痒，而其位置之必不能易者，達于其情而禁于其分後之人，有欲撓之而莫或踰者矣。何也？君子不可有別野人之意，有別野人之意，則間左之憂喜悲愉，舉不足以動其心，而其寃不至于誅求無藝，不止故別之于彼此相劑之地，而後關石和鈞之肯通之于則壤，衣食裕而禮節生，要自有秩叙存乎中，而初不開上下釜鬲之漸，在小人不可無別君子之制，無別君子之制，則朝端之法，令典章皆不足以生其忌，而其勢不至乎竊上行私不止，故別之于上下相疑之際，而後明罰勅法之用，隱之于作息禮樂備而兵刑絀，必無敢蕩逸于其外，而即以明天地

朱之一

朱之一

聖

範圍之理，蓋由是而推之，陰陽凝而其氣必雜也，男女睽而其類乃同也，臣子別于其君父，所以立嚴也，夷狄別于其中夏，所以一統也，異端曲學之別于聖賢，所以貞志而章教也，而一井之制，兼舉之則是畫疆之未始非學較也，古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蓋詳而有法如此。

袁臨侯曰：深明古今治術，方能為此文。芑山筆

有用非一日，宜其持論鑒鑒如此。

朱之一

朱之一

聖

不仁而可 二句

國有可以不亡之機終冀其餘言而自悟蓋非不仁幸免于亡不仁而可與言則去其所以敗亡就其所以安存若之何不瞿然悟也天下惟終其身于危

辱之地自以為偷意適志而莫或者省者古今所共痛

而末如何者也苟不至于飾非拒諫使納牖者得而

開導之則國存于將傾與制治于未亂其道相輔

以相成是故悔心之萌歷百千之迷謬而始

覺其主之創艾而倍殷此不可不深長

朱之一制義

仁之不可與言亦既安危利害樂亡矣當是

時將督乎不仁者將重絕之曰夫人也奪其監而

速之疾蓋莫可救藥云爾雖忠言至計日陳于前其

必不能繩之使正可知也即自安于不仁者亦將曰

不幸而湛于安樂覆轍不中挽姑坐俟亡爾餘是而

欲艾舊圖新求自進于善其斷不能與治同道可知

也而不知其無然也可以仁而之于不仁則亦可以

不仁而之于仁可以不仁而之于仁則亦可以敗亡

而之于不敗亡無它在乎不可與言轉而可與言耳

夫不可與言而可與言則其中心必虛而善受向之

所為危與蓄與所以亡者至此則知其為敗亡之積

也而凡天變不足畏之說惡得而惑之其動念必懼

而不敢肆向之所為安與利與樂貿貿而不自覺

至此則知其皆敗亡之基也而凡人言不足恤之說

惡得而眩之審若是則吾有以窺不仁者之不終

而逆料其國家之尚可為也不仁之釀亂非一端而

惟進聚斂之小人為最酷昔之人所謂昏桀靡共為

民盜賊可無戒歟設一旦聞言而悔曰不去小人則

聚斂不息聚斂不息則百姓絕樂生之意而國家不

能漸布其散利薄征之仁欲驟予民以安全安全未

易幾也故夫不仁而終惑于聚斂則已矣誠惘乎聚

斂之不可不息也其所留貽于國家不亦有厚幸也

哉不仁之召沴不一事而惟信異端之福利為尤甚

昔之人所謂夷狄之教貽中國患豈云誣歟設一旦

聽言而悟曰寡嗜欲則福利輕福利輕則異端無所

立之勢而國家亦可徐施其詩書禮樂之文庶乎漸

漸以教化而風俗有時而善也故夫不仁而終趨于

漸以教化而風俗有時而善也故夫不仁而終趨于

漸以教化而風俗有時而善也故夫不仁而終趨于

異端則亦已矣。誠斯乎異端之不可不黜也。其所正于國家。豈特一二世而止也哉。君子蓋于是深爲不仁幸也。因敗爲功。易危爲安。特瞬息間耳。雖德昌祥發。屬後世論定之辭。然攷咨儆于典謨。觀訓飭于誓誥。正多過自憂危之惕慮。而不意不仁一念之危。仰與聖明相對。越如此也。以言發祥。則莫祥于一念不得。謂事後補救。徒更化而不可理也。君子于是竊爲不仁危也。言者欲防于未然。聽言者僅于既失。亦大可慮耳。況恐懼脩省。皆生平治心之至于或殷憂而啓聖。或思患而豫防。古今無可以安之時。勢而孰謂不仁一時之脩省。遂足以致太平無難也。以爲可懼。則莫可懼于此一時。萬一不復自振。又何恃而克令終也。然則不仁而可與言。幾幾免于敗亡矣。苟進而求諸仁。則古盛王勉強力行之道。可弗講乎哉。吾故不重絕夫不仁。而尤冀不仁之不止于不敗亡也。惜也。其終弗悟也。抑漢武輪臺悔過。幸不爲亡秦續。宋神宗號英主。至大息鄭俠流民。圖而卒爲安石所誤。凡皆不慎始故也。而其失則在

于不能納諫。伍胥曰。拂勝則社稷固。諛勝則社稷危。肯哉是言。主不好諛。則邪佞無繇入。忠實日益進。惡在事敗而求直言哉。後世思救亂亡日與一二不學無術之大臣。圖之猶解醒以酒也。悲夫。全要看可與言三字。此二句非足上文。非斷其不可與言。正挽他轉入可言一邊。舊說皆誤。自吳次尾曰。以忠愛之心。發感愴之言。賈生之後。有此文。○退小人。絕異端。說者曰。激于時事也。孟夫子仁義本領。亦盡是二者耳。我家之學。至公益知其有用。楊維斗曰。讀此文及前言戲之耳。無恒產而有恒心。二句諸篇。乃信宋人訓詁。實有未到處。然非爾公精思博學。安能補儒先所未及。爾公有功經傳。卽此可推。劉伯宗曰。茅焦解衣危論于二十餘人。既死之後。尚望其主以可與有言。況吾輩志專報主。心存國恤者乎。爾公之言。忠愛惻然。陸敬輿李伯紀之流亞也。

曾子居武城 金

師去而臣守。未可以揆道之同也。夫曾子子思之同。
道。豈待處寇而後決哉。必以為師有異于臣。則臣。
明而師道晦焉耳。昔孟氏易地皆然之說。有二均。以。
明道之所同。而要其說。不可以盡信。何則。處亂世之。
樂與當平世之憂。固可參觀。以通出處之變。而為。
之司。扞禦與為師之均。休戚不得兩岐。而懸去就。
衡。若曾子之居武城。其被寇與子思等。而孟氏獨。
師道宜去。臣職宜守。必地易而後道同。何哉。儒者。

卷之一 制義

早

文武為經緯。不謂居恒。隸列聖之絃誦。追處變而不。
能講。一日之韜鈴。師道合尊親為綱維。不謂安則養。
尊。徒自峻名教之宮牆。而變不郵災。可忽視主人之。
宗祏。故雖不必偕捐軀殉難之臣子。同赴強敵之矢。
石。而亦應與破斧缺斨之父兄。共厯同室之綱繆。意。
其時。料越寇之逼處而姑去也。或自有所以議擇。衛。
者。而必不徒環堵之低徊。及聞越寇之既寢。而將反。
也。又自有所以致慰唁者。而必不止潔除之告誡。如。
必謂師躋父兄。臣則微賤守者。無去之理。而去者。無。

守之心。則嘗見庭除晏如其父兄。以義相臨。其子弟。

奔走唯喏。靡不委蛇。供父兄之顧指。固可昭尊卑。無。
潰之坊維。而一旦患難猝乘。其子弟以情相顧。其父。
兄拊摩抑搔。有時拮据。代子弟之勞瘁。未始非吉凶。
同患之至理。然後知師也者。學為人子。而即所以學。
為人臣者也。若使高拱父兄之位。怡然託養安處。優。
之說。而不能出仁人義士之肝膽。切一體之痼瘵。既。
已失教忠教孝之本。即令易置人臣之地。必且務全。
廉遠害之術。而不肯矢忠臣孝子之心。齊定呼吸之。

卷之一 制義

早

存亡。又何從效鞠躬盡瘁之用。況臣雖有死守之責。
當其義所不殉。仍不敢以身許國。則守之道不妨。嬰。
以行吾權。至于師雖無克敵之任。假令時有偶窮。亦。
不徒以去明節。則去之道安得泥之。以為經。吾是以。
知曾子之必不苟去武城也。孟氏但當揣其去中之。
意。與去後之情。明其與子思之守。無以異。則淵源攸。
合。道術一揆。可以立師道之嚴。可以明臣節之重。安。
在必易地而後道同哉。後之為人師者。習其說而不。
悟。自矜其道。以為不與人難。所以明賓師不臣之禮。

抑亦孟氏之說啓之也。

歷攷千聖之言。如日中天。自堯舜迨孔子。皆確不
可易。下此未免墮隅見。予非好異。道理當如是耳。
或謂予有疑孟刺孟之過。非也。自記。

張于南曰。以文代史。無調附昔人之咎。

梅惠連曰。雖與註友。却從古今情理必然處。發出一
段至論。可法可傳。無踰此文。不可與刺孟疑孟
同日語。小儒無膽識。無學問。讀芑山此等文。俯首
辭舌而已。

敢問招虞人 一節

即招不可索。而義行其間矣。夫義之所在。招固各有
等也。獨虞人也乎哉。且先王辨分定志。所以治一世
而不亂。即寓之乎往來之交。而無微弗謹焉。則見上
行其意而不疑亢。下從其令而不疑徇。情周而義愜。
後世未有能易之者。吾于其所以招知之何也。物不
可以苟合。必陳其贊而後通。此昉乎麗皮之制。而文
焉者也。則招之有其物。非繁其飾也。潛見出處之義
在焉。器不可以假人。先審其分而後明。此深乎情文。

之雜而著焉者也。則招之有其辨。非具其數也。尊卑
大小之義存焉。招虞人之必以皮冠。固也。舍皮冠而
旌則虞人而大夫之也。虞人而大夫之則倏而庶人
而士之又倏而大夫士而庶人之嗟乎。是尚可以治
天下乎哉。乃吾觀古聖王之制。蓋通乎天地。崇卑之
序。人事質文之節。與夫萬物貴賤之宜。一以所招象
之。要使庶人安其模。士昭其采。大夫章其羽儀。然後
度數之班于朝廷者。甚嚴不獨下有所不敢借。而禮
義之範于聖賢者。不苟上亦有所不能消。則是其以

旗也。以旗也。以旌也。物不同而。同于辨名不齊而齊。
于分其義一而已矣。蓋當車服章明之朝。有時大夫
降而士庶。此古黜幽之法。所以慎防名器之濫。而使
不肖者。媿然于其所以招則不可下夷也。大夫之不
儕于虞人也。可類而推也。卽庶明厲翼之世。有時士
庶可以大夫。此古陟明之義。所以廣徵人才之用。而
使行賢者進。然于其所以招則不可上擬也。虞人之
不敢儕于大夫也。亦可類而推也。如此而後明于招
之義。而後有以處庶人。而爲賢者矣。嗟乎彼虞人固

世山文集

卷之一

制義

聖

自媒者之鑒哉。抑上非其招。士得以義爭之。至士屈
志以往。于是杖策遠從。甚而望塵伏謁。而不知愧。安
望其正身正百官正萬民者哉。士雖不幸而不行其
志。子猶有取乎。貞不字者。

必如此爲文。方與經術相貫。言之可行。行之立效。
在識者類推之耳。自記

君子有三樂 全

以憂世之心而言獨樂之事。反辭以見志者也。焉矣
君子之志平治。非一日也。豈三樂足于亡而遽忘天
下哉。夫亦曰不獲大行也。求諸窮居不損者而已。且
明王所以化成。儒者所爲弼贊其道。皆在無我。夫無
我則通天下爲一身。未有先身而後天下者也。有士
此居恒以其身憂天下。一旦而欲守所樂于己。棄
所憂于世。世與己若不相屬。謂吾自有樂。雖天下不
與易也。豈情理也哉。孟子之不用于戰國。蓋亦甚不
得已矣。其不幸而與天下同憂。憂何時而可暫釋也。

世山文集

卷之一

制義

聖

夫惟憂不可釋。則不得不本在躬之清明。還性命之
各正。故處憂而寓之乎樂者。君子所以自慰也。抑不
幸而不與盛王同樂。樂何時而可倖邀也。夫惟樂不
可邀。則不得不就天地之有憾。觀萬彙之得。所故後
言樂而若忘其憂者。君子所以志慨也。孟子曰。君子
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此其辭近正而其旨似
諷。此其氣甚暇。而其志彌促。嗟乎豈誠謂以道王天
下者之無以加吾樂乎。卽幸而得王天下者而事之。

可以行吾志無寧終身貧賤退而守吾樂之爲愈乎
而非也。君子苟有得于三樂則必與聞乎道。聞道則
必能以道用天下。以道用天下則雖無王天下者之
時之位。首庶物以咸寧而亦斷不失其爲名世之德
之才。以斯世爲已任其不至以三樂而漠視天下可
知也。然則所謂王天下不與存焉者謂夫王者舍是
雖得天下不可以治云爾。君子雖不得志于天下所
可樂者具在云爾。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謂非一樂不
可。然古有所爲親遜敦叙者。令天下皆時和年豐主

朱子集注

孟子

伯亞旅莫不介眉壽而咏翁湛。君子豈不甚快。乃僅
取一室之和平。以明吾道之無天札無疵厲自門內
始也。得無有顧瞻天倫痛天下之爲蓼莪杖杜者歟。
而謂一樂止于俱存無故歟。仰不愧天俯不忤人。謂
非二樂不可。然古有所爲教訓正俗者。令天下皆迨
德省愆公卿士庶莫不履昭事而嚴指視。君子豈不
甚暢。乃第取一身之淑慎以明吾道之無戲豫無狎
侮自爾室始也。得無有環對余影嗟天下之爲恥遇
六非者歟。而謂二樂止于不愧不忤者歟。至若得美

朱子集注

孟子

才而教之育之亦既秉道倡教功在天下矣。雖欲不
謂之三樂不可。然古又有所爲知人安民者。令天下
皆畢智效能。後先疏附莫不底乃績而觀厥成。君子
豈不更廣且大。乃專取吾徒之敬業樂羣以明斯道
之爲守先爲待後。類皆不用于世者之所爲也。得無
有徬徨及門憫人才之散佚。歎師濟之希邁者歟。而
謂三樂止于教育英才歟。蓋匹夫而崇王者之道有
學術而無事功。雖不君不相無可自見也。而實則協
和敦睦之理在其中。得志則以措諸事處困則以淑
身明德適用之學就意中採之而不盡。當衰世而
企盛明之遇。無樂行而有憂違。方獨寤獨歌。非不自
得也。而實則悲天憫人之意在其中。反躬則怨尤可
以兩忘。舍我則時數不能無慨。觸事興懷之際就言
外思之而愈深。孟子備言三樂而終若有味乎其言
之也。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信乎其爲辭
正而旨諷氣暇而志促者也。所謂反辭見志蓋如此。
學者知顏氏之樂同禹稷之憂則可以知孟子矣。雖
然此特就三樂推言其憂耳。若夫欲之而樂不存樂

之。而。性。不。存。性。無。盡。而。後。興。有。盡。明。乎。性。之。足。以。盡。人。盡。物。也。是。則。孟。子。之。正。言。非。獨。言。也。

合。數。過。時。可。二。節。去。齊。宿。晝。全。章。推。求。題。情。便。見。

孟。子。當。日。立。言。大。旨。鄙。見。與。蘇。氏。所。謂。殺。三。者。三。

略。同。讀。書。觀。大。義。多。此。類。非。好。穿。鑿。也。自。訂。

楊。機。部。曰。一。篇。八。大。家。之。文。于。其。起。伏。開。闔。大。處。

求。之。是。止。齋。之。經。論。同。甫。之。經。書。發。題。得。意。處。歐。

曾。所。未。有。

吳。大。學。曰。此。是。明。道。之。文。不。特。是。明。道。之。文。且。是。明。道。之。文。

是。皆。如。此。則。公。家。多。業。以。其。言。之。得。意。處。而。不。得。意。處。亦。明。

此葉清華配補

曾庭聞詩六卷

〔清〕曾畹撰

清康熙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原序

寧都會侍郎二濂有才子曰傳燈字庭間傳燦字青藜兄弟皆
雄駿自命負文武大畧而其行藏則少異庭間脫屣越嶠挾書
劍攜妻妾走絕塞數千里行不齎糧俄而試鎮院登天府簪筆
荷橐取次在承明著作之庭青藜與其徒退耕于野衣襟襤褸
晴雨者六年於此襖被下估航出游吳中謁衣席帽扶策行吟
質貿然老書生也庭間之詩朝而紫塞夕而朱邸涼州之歌曲
與凝碧之管絃繁聲入破奔赴交作于行墨之間吾讀之如見
眩人焉如觀僂童焉耳目回易而不自主也青藜則以其詩爲
詩語言什之永嘆五之其思則悉離麥秀也其志則天問卜居
也史考彭氏詩史章貢之役青藜年才二十獨身指挂潰軍聊
然一書生如羅將軍在梁楚間旋觀其詩求其精蘊則得之也
警然已失之矣爲掩卷太息者久之吾向讀馬伏波在臺
頭中病困卧每聞升險鼓譟輒起曳足觀之每笑其老憊不
知止徒念生平少游語也老而閱內典繁那羅王奏樂須彌炬
峨大迦葉如小兒舞戲不能自持然後知習氣龐重不克消除
伏波之老病技癢無足惟也今余既螢乾蠹老歸向空門讀青
藜之詩而求問其往事楚炬秦灰沈沙折戟爲之欷歔煩醒心
蕩而不自已伏波之曳足與迦葉之起舞與余固不能以自定
也知我者亦爲之三歎而已矣天之生才以有爲也青藜兄弟
固不應長爲旅人爲農夫自時厥後其事業當與其言俱立余
倘不死他日與寓目焉心灰漏盡知不復作迦葉起舞狀更以
論青藜兄弟追念平生聯文淵少游何如也歲在己亥夏六月
十八日虞山蒙叟錢謙益序

金石堂詩叙

崇年十四五卽學爲詩已又爲詩餘騷賦年二十益多要無足
存吾伯子爲詩日頗遲三十則名于天下天下士皆曰江以西
一人也衆亦以詩聞乃不及伯子遠甚然天下往往曰會氏兄
弟能詩子有六弟昭年少負才爲詩無甚久則又不及子其風
調有足取者不幸客死彭城稿多散佚吾少時好情艷之作丙
戌丁亥以後課耕六松山莊詩好清省及出遊吳越閩廣燕齊
則登臨者十三闌贈者十七欲求其工難矣而伯子詩且三變
邊草塞霜多秦涼氣者爲一曹歌鐘冶服青閨紅樓之作爲一
曹入山求道以還爲一曹按其前後知其詩卽以知其人也獨
六弟不承年不得成所學爲足深悲嗚呼詩之道難言矣或曰
里而無一人或守理而無一人吾兄弟之學詩皆死近第
揮毫攻制舉業學詩者有焉然其不及于子不及伯子
今聞人言會氏兄弟能詩則未嘗不面衡發赤色慘然而心傷
也衆有過日集之役伯子屬在他方未得與較定僅錄其詩又
不敢以三家村語混廁黃鐘大呂之間爰命兒子侃編次別錄
卷末以就政于大雅云寧都會燦止山題于昆陵之寓齋

曾庭聞詩卷一

寧夏曾 宛庭聞著

五言古

擬古

擊劍新豐市，撲丸西岳頭。殺人常快意，沽酒上層樓。相逢遊俠子，泫然涕不收。進以雙玉盤，贈以狐白裘。抗首一歎息，涇渭水悠悠。

出門

故鄉何鬱鬱，白日起重陰。親朋不在側，誰能知我心。遙瞻華岳高，倪視江漢深。天地一何極，羈旅難久任。涼秋八九月，霜露常我襟。安得坐垂堂，當戶理清琴。肅肅臨中野，起爲遊子吟。

泗州

待兒寄寓，故入舟有作。鼓角起危樓，北風何冽冽。雞鳴曉遠道，起視明星列。橫舟出大江，丹溟望中滅。行將過秦楚，山川間霜雪。豈不念重關，貧賤輕離別。擊筑異鄉縣，茶蓼安可說。瞻彼雙飛鴻，肝腸爲斷絕。

襄陽蹋銅鞮

買得樊城酒，來作襄陽歌。昔縛揚州兒，終殺白頭烏。莫作揚州兒，願作襄陽客。扶醉習家池，墮淚岷山石。

渭南別劉石生

從征涉涇渭，道上逢歸雁。羽翼凌雲端，歷歷鳴江漢。會當臨乖離，遊子起長歎。三月來鄭都，四月過皇澗。中宵何鬱鬱，念我度雲松。宛馬嘶北風，隴樹回高嶺。相對日已晚，相思日已遠。

三良塚

驅車出城南，漠漠倪大荒。其中有三墓，鬱然遙相望。借問何代

塚，秦穆有三良。生時同戮力，死亦從君王。旱麓拱其後，汧水山其旁。捐軀棠泉下，黃鳥空悲傷。

過崆峒

有鳥自北飛，嗷嗷長城邊。極目一西望，百里無人烟。山鬼嘯黑洞，蔭馬飲苦泉。榆柳何蕭蕭，白日照我顏。笄頭高且峻，朔風聲正寒。一去千萬里，隴首見祁連。歸來從黃帝，且戰且學仙。

塞上

征夫及春莫，忽然反西陲。入門長歎息，歎息逝者誰。阿父昨年歿，阿母早背遺。兄弟兩三人，飄散失所之。倉皇拜高塚，狐兔巢荒陂。親戚非傳里，顧盼無一辭。

咸陽平阿房宮

驅車涉灃水，沐馬渡咸陽。便橋跨渭清，渭水蒼蒼壯。秦關霸氣殊，未央六國既殄滅。收兵築阿房，飛甍夾複道。朱樓接天開，鐘鼓無繁音。弓劍不離旁，趙女彈玉瑟。燕姬進羽觴，行樂無紀極。歲月何悠長，一朝棄函谷。東封泰山陽，勒石渡滄溟。采藥徧遐荒，輿輪去不反。千載爲感傷。

乙未春闈達家凌士三平二孝廉

骨肉在天末，音書杳無期。冉冉春風至，相見乃在茲。風塵犯顏色，執手互相疑。萬事不自得，欲言已心悲。山川阻且深，車馬來何遲。沉吟傷懷抱，且莫竟此辭。

潮州別魏善伯

雙雁共南來，一雁忽北翔。君復西歸，幕府幕府。我入我行，由故鄉。經歲幾里，肌骨犯嚴霜。今日客吳會，明日遊西羌。願我何多果，涕淚霑衣裳。有家不得寧，有母不得將。歎息故人語，寸心貴不

忘

西行留別故園諸子

清晨赴嘉會出宿非故鄉江風動舟楫秋水清且長驅馬歷霜
雪長嘯去朔方行者懷往路居者念垂堂思苦別更易行行推
中腸

桃葉妓

妾傾金匱羅郎酌葡萄酒同乘油壁車去結臺城柳
郎從西湖去妾向白門住日莫蕩輕舟愁殺江南樹

過吳門

念楊維斗錢吉士朱雲子肅
仲清葉聖野諸子一時消歇

洞庭多橘柚華實發高枝歲莫隕嚴霜悠悠我心悲解劍要離
塚臨風涕泗垂

歷下吟

齊東野語卷一五

鳳皇不妄飛騏驎不妄走松柏秉貞姿安能處培塿
質勵志良不苟日月迫強仕風霜失素守朝食小麥麪夜飲
東酒歲莫寒無衣冷風吹我肘乞食強借貸他人色先忸慚慨
謝之去歸來耕選口卑都地名

孔里

年七徧九州中歲來曲阜桑陰覆川陸鳧繹蔽龍畝催耕無吏
聲魯國鼓生賓友高阪剝梨棗寒洞酌尊酒寵辱不關心因知風
俗厚

東髮讀論語春懷聖人鄉生年三十八乃得登斯堂屏營兩楹
側慘怛念四方千戈滿天地闕里無滄桑高鳥不巢林荆棘不
鈎棠安得觀藝來築室泗水旁
左孝少吳陵有跳靈光殿十二魯門中不識丘與甸我來拜周

孔羹牆如既見大國有遺風東表有遺彥金吾組豆時總角淚
如霰

嘉祥百餘里悽愴念風木望墳展無期時兵阻道然隔宗族仰瞻
舞雩臺俛視沂水濱我祖鼓瑟歌春風此休沐音容不在遠戒
懼膺景福長此倚方樹廬墓防山麓

小埠訪張元明

春言訪幽人攬衣總轡出平原無秋聲葭蒲鳴蟋蟀城西十五
里蹊田間聚栗村村不相接徑徑若相失中有百歲翁散髮恣
幽逸豹隱五十年所喜婚嫁畢清池蕩我胸白石臨我衽入門
修竹陰魚鳥歡相匹飲酒一百盃吟誦詩滿室我來發奏筆君
應和齊瑟

同劉止一獵

飯牛終任國射釣曾相齊十年志不遂修途日接接將軍愛敬
客呼我狩郊西郊西平如水萬馬蹏蹏白日不得下獸啼風
凄凄飛蓋耀素節連帶約金褱馳騁各十里戈甲屯雲霓青鳥
雲中滅韓盧積中逃虎士怒飛揚挽弓鳴山蹊左落鳧與雁右
獲雉與犀歸來薦鸞刀毛血灑鼓鞀

大江行

大江有點民街巷日縱橫自言山中賊昨夜新投誠不日袍帽
至龍命來上京笑彼呶呶士何嘗公與卿雖非王謝後一時鄉
里驚

寄懷周計百司理

三年歸梅川一年客虔州虔州雖故里疇昔無交遊朝過固山
馬夜泊名王舟雖則民生苦無乃官府憂使君有餘閒與我結

網繆奇文快人意美酒消容愁倪坐鬱孤臺直欲凌滄洲

臘月一別君辛苦事行役謂我何太貪語言多急迫人生無黃金天地皆踟躕一身不暇謀遑恤家人謫傷哉饑溺心何以爲蒼赤州府正苦饑反欲度沙磧四月出門來自笑長失策安得凌風翰與君永朝夕

贛州送郡丞畢仲青歸膠東

山水生盜賊據寨日猖狂官軍事勦殺所害多善良隔縣吳家閣廣昌辟寇係一方所聚多子女金帛復盈箱武夫性貪淫乃欲盡取將玉石幾微間火炎徧崑岡畢公監紀至矜善討不祥單騎入重圍婦子旅壺漿羣醜悉面縛生民出禍殃活人三五百其德安可量自此解組去聞者寧不傷

從軍行

西夏一萬兵擒汝九千九軍帖方除名召募餘隴右朝買來與却夕辭隴與敵鳴咽對妻子牽衣別父母官家無定令所恨有入口送我新渠別不知生與否生歸卽有期少年已白首

閨詞

送君渡黃河河水流草地河水曲如鉤君行直如矢君從河套出水從河套徙清者爲妾淚濁者爲河水清濁不易分與君別離始

北征見雁

一雁下朔方嗷嗷大河旁秋花被雙翼碩礫有餘霜單影犯愁濤孤飛歛西羌寫書寄南國爲我到故鄉南人顧北轍北鳥翻南翔嗷嗷刷羽翮異域同慘傷

花馬池磧中

張掖出塞門塞門何所見沙磧駭悲風狐狸爲人面人面非我倫毛芒厚氷霰額項大如箕目光閃如電猛氣何咆厲發弓箠大箭邀我坐羈幕食我雉與雁雖則不下咽持鬚誇豐膳始知中上人脆弱在州縣

渡桑乾

拔劍西出門攬轡塞垣東人馬沙磧氣出沒西羌戎剽麥爲乾餼盤米灌水筒饑渴不足苦但悲烟火空茫茫別榆關瞻瞻見雲中縱橫各千里霜雪無異同邊草靡寒澗控弦落飛鴻馳逐何時已年歲將安窮

臘夜恆山絕頂

嚴夜水沙結指斷面皴裂黑夜涉層霄岳氣互明滅一路燔枯枝火光照餘雪禮拜入壇中虎風吹發獨獨不可讀松倒山崩跌陸裁前代大補員此斷絕

神通溝中作

戾戾復獵獵晨風道且寒嚴霜殞宿物香厓一時丹日高行不暖四面皆峰巒飲馬河水凍澗樹木殘高空如錐削觸突類虎蹲前勞四十里一一與盤恒遠望南天門山勢如河奔一日不得食始知行路難

蘇村行

蘇村有猛虎出入成三五郊原噉食盡咆哮來州府州府日蕭條徒爾達君怒朝亦無所取莫亦無所取不如早歸來人猶歌召父

閨情二首

妾本吳會女從君出關塞移家不半年君行更燕代姑嫜大江

西供養三年願希獲大江南音信
斷內衣我以重裘食我以苦菜
君去日遲遲君歸不可測修忽萬里間
天南更地北馬為不解
鞍僕為不喘息君歸遂過往何異歸不得願為一寸絲繫君雙
羽翼

遙憶姬人代作

客寄絨素書紛紛淚痕君遊不思歸行樂無朝昏六月得君
書知君到三原七月得君書知君來塞垣君書不時有君車不
及門君既不思歸不如無一言

僕逃

世俗不大古井心求利祿利祿不足求家人屢反覆三年家萬
里一夜逃三僕謂我無黃金經歲不入目天地生我身豈真真
滿整我亦有君親彼豈無骨肉哉然縱之去汝生正未卜他鄉
足減食任爾自往復

與僕夫守歲涇陽

茫茫來涇陽新募一童僕歲莫不得歸相對不敢哭夜愁衣被
單日嫌涇水毒向晚辨早餐那擇穀與粟但得一為食便足充
移腹不知是何時花燦如飛鏃殺雞為汝食沽酒為汝祝明朝
出門去祝汝早歸屋

雜咏八首

半年隱天目荒庭跡如掃氣靜神智生寒慮絕機巧雖則不悟
道亦可終身老一自老僕死萬事索懷抱瑣屑不能為冷食黍
與稻風雪蔽山扉眼暗踏泥潦失足百病華顏色先枯槁
人人具菩提不生亦不滅扣從還家來三界自縛結貧賤不服

愁富貴不皇樂傷哉眾生心生死何由切流淚五十年探討色
力弱鞭逼一加功牙齒痛如灼有舌不能拔有飯不能嚼飯嚼
不下咽砂礫牙格格反覆形影間直欲亡營魄胡畏眾人知鍼
砭各異說蒼源為我漱荒聲為我藥六根且解脫何患車輔削
雙跌坐無難一坐香一炷未必感神天僧伽威驚怖謂我夙根
湊立地性具足聊且為遊劇垂老投祗樹咄咄三昧心能不懷
此故

朝禮三世佛暮禮三世佛歌咏三五聲天地自消息胡跪再長
拜肅然無一物不悟真如心佛祖徒自屈

夙昔弄柔翰毫素縱所如韜精浮玉山泰學棄詩書身世謝珪
組禍患辭名譽几案無惜筆寂寂蒲團俱終然昧死生那復識
當初生處未得熟熟熟日以陳生熟亦何辨我老實有餘

體形餽余口何曾擇精麤所恨臟腑冷疎暖只斯須三日非不
食中乾陰血枯願將青精飯煑炙香積廚

冬來短褐重偏側交相纏悶癢肥搖苦表裏衿肘穿革領領復
垂攘袖袖且連朝愁披衣絆莫愁解衣眠嗟我章縫士縞素何
不然煩促嬰世網長短意內牽

下急性好絮愈絮愈潤濁祖堂馨香餘捐袂動酒濯捐襟欬莊
嚴丹麓塗校椅小便忽胞中晝夜難躡躡道侶入門來愁我疾
脈腹乞鄰得溺器出入穿圭竇侵辰沃瓶水執手傾袖角遠嫌
張無盡踴倒悟正覺

法雲庵有獻豬頭訓願天醫堂者感而賦此
入肆候豬頭布袋以為寶亦嘗飲米汁泥跡跡如掃仙人非獨
勤肝發何顏倒深目而長喙瘰癧焉可保博大肥臍中彭亨脹

腹飽道人畏且憎神豈益其腐腐既肥淫昏魄辭祝以不

傭奴

人山爲僕逃出山爲僕死雪氣滿頭顱山風吹骨體昔如喪家
狗今如釜中鯉出處由他人其心實愧恥新春藥裹中左脇生
兩瘡賽人恣奸貪詭故難役使冷食亦平方水霜割牙齒攪我
側隱心願頌嗔嗔起嗟我有漏因令我無倚徙

奉辭戴帖瞻廷尉供係

吳越灣下區井水出溝洫勾飲脾腹脹如廁不得息陰淫六疾
生疳麻無終極主人愛敬客籃蓋列黍稷銀燈照華堂光怪射
顏色安得虎跑泉熬煎虎林側

春田歌

嘉蔬滑腸胃恐睡生尤愆不慮形變化常恐病不痊孤踪寄惜
舍參差魍魎前萬一沉痾疾苗瘡相紛擾棄置復棄置身命不
得捐扶掖任他人藥餌無一錢侘傺呼蒼天蒼天乃寂然所幸
魂魄盪不爲厲鬼牽胡跪禮千佛約心春諸天館人早相背飽
食更安眠學道亦如此居身何不然日對一株梅夜臥七尺甕
平生雖胡飯肯肯錦綬懸

訓媛順亭戴帖瞻先生解衣爲贈

拂衣志未成頓然返初服感君念故人一時遣雙轂朋友正衣
冠折簡相逼應許非乞士藥纒頭未禿磨折學惠休且爲辭
山谷濁世群荔多影臂馬爲鹿規求一無度鬼神縱貴賈再拜
聽誦言服膺志范叔

調羹伯通贈衣

入山天僅半年出山遂三月借人僮僕俱僮僕更偷竊綿袍類
故人冬裘而夏葛偷竊一何巧在笥陰相奪爲我棄紆綯倍彼
百葛結居心誠太厚安可忘拯拔獨有老人贈天日老人道服
非滿飯如何亦取攜敢於犯生佛龔君出皋亭地禮懺開津筏
示我一函書見弟京師札京師見弟書京師且朔南家鄉竟
秦越展讀不兩行中言有弟卒有弟五六人五弟問誰者歿
相對各無言吞聲大肌骨撫膺見襟肘拭淚迸視褐黑夜入齋
壇薦亡位虛設同氣已坏土異姓胡嗚咽衣我虎雖繡慰我葛
錫折珍重君子心長此如飢渴

曾庭聞詩卷二

寧夏曾 晚庭聞著

七言古

陪隄柳

大業年中種官柳丁男卿行供驅走種柳成行夾流水龍舸夜
發汴河口汴河舳舻千里接錦纜牙樯浮桂楫紅粧綠水相滂
漾江天二月飛晴雪自去征遼不復還魚輪淡宮怨離別綠暗
金明千里路杏梁紫燕朝復暮迷樓夜月吹秦簫空倚江南江
北樹君不見彭城閣上羽書馳吳公臺下悲風起今古興亡盡
如斯不失長城失天子

悼劍歌

匣中三尺名龍泉與我行藏十五年有時風雨時高雷大夏初
環何足傳秦關日莫西風起披褐獨立新豐市忽看牛斗射終
南提攜入見歐冶子納履赤龍城投絲乞雀庭恩怨泰山重生
灰鴻毛輕不願還丹遊太乙願得奇書返帝京帝京貴客重珠
履鳴鐘饌玉華堂裏我有肝膽報者誰出門長嘯無知已吹簫
重過闕閭城慷慨獨遊軹澗里倪視豫讓上邢臺再弔荆卿渡
易水邢臺易水兩悠悠江漢無聲天地愁安得壯士去復還擊
筑悲歌坐酒樓

七夕詞

南樓新月明如練牽牛織女遙相見誰家少婦憶隴頭永夜秋
風動繞扇彈絃吹竽坐高堂明燭高歌殊未央東方欲白烏鵲
起雲開河漢天蒼涼

登姑蘇臺

君不見梧桐葉落吳宮秋芙蓉綠水空悠悠采香徑裏烏夜啼
西風輕拽木蘭舟當年金閣催簫鼓翻翻白紵西施舞鬱金美
酒歡朱顏羅襦寶帶飄芳莊仰看明月出江波越甲三千暗渡
河紅燭燒殘夜漏短美人欲別將如何昨夜臺上君王宴今日
臺下白露泫已見長洲麋鹿遊老臣休扶東門眼

車遙遙

車遙遙兮馬轉轉君適燕兮妾在秦道路遠兮不可言願隨輕
塵觸君轅轅不轉兮妾淚澁君行千里何太急

鵲飛

鵲飛滇南雌鵲塞北我欲將汝與偕去八旬五溪渡不得渡不
得渡糧乏絕羽毛無力五里裘回十里歎息安得秋風隴頭生
與汝雙飛共眠食

寧夏詩 晚庭聞著

五言律

已丑嶺東贈大湖族人

晚庭聞六十五時寄先世以新莽亂自嶺南渡

質樸老孫子嘉祥第幾枝
漁吹閒瘴癘桑竹間
芴羣盜千峰出諸軍五道遲
何當南渡後復見北歸時

時以東南亂思歸

撤兵

已破南昌去山西復調兵
傷心思李牧交臂失侯嬴
月照三江淚笳吹萬里
聲遶烽何慘慘嗟爾漢公卿

考亭望武夷

羈客愁臨閭官橋木背城
月明千嶂合斗沒一天晴
竹塢先賢宅桃溪處士耕
風燈秋夜亂百感負平生

曾庭聞詩卷三

文溪寄孫少叔

澤畔清秋別行吟任履穿
老親終日望禪子竟誰憐
出峽依空岩買山廢薄田
故鄉今夜月休照客愁眠

建陽印事

每見歸帆落遊人欲斷魂
蹉跎悲骨肉奔走老乾坤
霜溜寒魚集江村莫易喧
殘年雷滯久况復近黃昏

所思

歲月看將盡依然一客身
別離經百里遲莫及三旬
臘酒春燈近梅花雪夜新
遙憐翠袖薄日落倍傷神

將下江南寄諸弟

井邑驚山寇關河信未通
艱虞千里外憂思一堂中
擇木餘知集尋泥燕自工
春風吹口交通溪在江東

水南除夜

窮年仍作客剪燭斷鄉心
歲在今宵盡愁添故國寒
鴉鵲列炬急雪下空林
鼙鼓填填震春風何處尋

庚寅黃池挽劉伯宗

所向兵戈盡東遊最憶君
三年通一字生歎離羣
野哭今無主春風久不聞
誌書殘四壁好與殉孤墳

劉有天下誌書

題武進陶峻餘西山圖

已憐芳草去還與白雲期
時倚陶潛柳歸看招隱詩
漁樵當落日蘭芷雜秋思
不識西山路蛛絲滿面垂

江上送王聖野歸沂州

八月風濤壯江邊正識君
淮西開萬馬王先領
山左失千軍
羣盜當秋急征蓬落日分
東歸消息斷戰地滿輪蹄

天寧洲

秋水盈盈淨蘆花
斤斤新六年蹤跡斷
一月往來頻衣食從人
過江山獨夜身無端
漂泊意到此淚霑巾

南昌陷李中宣奉其母居圍城中得不歎重過潤州殊

非意及於其歸也詩以送之
京口舊司李清風古道旁
相逢驚異代不任他鄉
研政身何許陳嬰母曰康
君歸休歎息况復過南昌

得弟燦信

京口三秋夜新安二弟書
他鄉貧至此故里信何如
野店風霜苦親朋戰伐疎
春歸應不遠悲喜却躊躇

與弟燦守潁南徐

汝到逢除夕他鄉又一春
亂離今夜夢伏臘舊時人
黍酒家家

燕梳符處處新江村歸身盡兄弟且相親

卽韻和陳亮夫送別詩

草色催征馬青楓夾岸與麝香五夜過馬道萬山縣龍酒臨關
月秦娥倚莫天空懸班定遠投筆是何年

吳江次和陳亮夫

卽此春江水已添離別思登樓須作賦上馬定焚詩戰伐多新
壘關山憶舊時此中留滯久莫令塞鴻知

將入秦送弟燦歸里

婚嫁如何畢沉吟只自憐一家都賴汝孤客且由天柳色連雲
外灘聲落日邊楊朱泣泣路問望正凄然

唐地

亂罹金焦外青山鐵裏中春衣沾柳絮源屋受風初冷樓陰

直江樓月影空與來還出郭北固草堂東

甘泉山

韓駒王爲金兵所害得
甘泉山甘泉依之力

孤壘今猶在泉聲久不聞牛羊尋古道樵牧亂春雲鐵馬追窮
漢金貂將將動斯人無復作易暮共斜曛

高資港

風江三伏亂流水自春冬壑迴高資樹林疎建業鐘秋砧喧野
碓夕鳥沒雲峰颯颯孤帆落金焦隔幾重

同黃仲聚浦口望秣陵

畧見石頭城秋風掃舊京千山俱葉落一浪與雲平河北新鄴
護江東老步兵人易感動越鳩莫先鳴

萬頃湖

客行天地闊落日復江流清橋時高下村烟乍有無

沒片月照帆孤漸及漁潭宿菱花滿船燈

廟埠

夾石垂楊莫夾石荒村一水灣漁歌遠古渡樹杪見秋山託跡
蛟龍窟宜城志惠應龍
而兵革無遺驚心虎豹隔新刊江陽
史甚暴何能從謝李醉

臥白雲間

宣城過初功鱗先生稻陂草堂命賦

吾愛楊夫子滄洲寄一廬山田供薄酒水竹擁殘書谷轉溪仍
合藤陰月漸疎不須愁戰伐黃紵且安居

路斯湖

湖盜亂如麻戈矛趁日斜憐君真得地似我尚無家寒酒生秋
水扁舟帶落花蛟龍雖罷關戰氣隱雲岫

龍山橋

髮髮今如此愁看落帽時天風吹不絕秋雁到何遲自失青山
色休歌白紵詞江邊有思婦含笑浣清漪

白下中元

金風隨客櫂又復下江東龍畝黃雲外陵園白草中秋螢千嶂
夕鬼火萬家紅魚菽曾無祭鍾山孤兔雄

莫愁湖

隱隱橫塘曲六朝花漸稀不知蝴蝶夢化作雨雲飛歌妓倚汀
草王孫換舞衣盧家今夜月斟酌與誰歸

廣陵聞萬安劉伊少計音詩以哭之

帶甲仍如此浮生正渺然不知吾我我但覺夜猶年三戶已多
鬼九原寧有天痛心須一哭戰鼓沒江烟

李三石見過京口草堂聞先給諫奏議明旨有贈賦答

生歟無家日安危有父書何堪戎馬後復見聖明初風俗非吾
土江山是敵廬吞聲秋雨下掩卷一躊躇

邦溝聞鬼哭而弔之

城南纔一戰四望失援師赤日天流血黃昏鬼哭碑招魂吹角
後絕命渡江時史公履之不是笙歌地人間恐未知

無復九歌日沉沉夜雨聲綺羅還醉舞鐵馬已縱橫戰馬雲猶
起隋堤柳自生忽聞人跡到疑是未休兵

瓜洲遇雪

欲濟誠何事羈愁昧久生崩沙翻塔影急雪亂江聲市罷漁人
宿山昏野店明可憐飄蕩子昨夜醉蕪城

雪夜寄懷

里人流寓清江浦

他鄉仍遠別故里何人坐對雪山雪愁看五嶺春親朋都異

域耕鑿合誰鄉想到長淮北君應把釣輪

懷錢駉少

自君江北去吾亦掩柴扉食賤他鄉老交遊儉歲稀林風傾服
酒草露溼寒衣柔櫓長淮下多應別釣磯

懷鄧沂公

黃石祠邊客丹徒老布衣轉糧淮甸去采藥鳳前歸鄧精岐黃之術幾
夜梅花發沿江柿葉稀山陽橫鐵笛長嘯復何依

祀龍

亦欲燒芻狗殘年祀龍神馮依寧在此風俗且相因海內金甌
缺他鄉鐵甕春精裡經歲沒不樂豈慙貧

壬辰八日偕友人飲北固僧舍花下竟潘江如不值

到此僧偏出幽人復閉關修風廟數日好易亂春山江轉草堂

外花飛蕭寺間頻收南國淚拚醉不須還

壽丘

大江風獵獵枯港水潺潺鐵甕一尊酒壽丘何代山烟波臨雨
潤花月到春還愁絕離人眼馮高堦故關

兵變憶兒徵

聞說肝江破悽悽憶子時家書應復寄定依誰夜走何人
哭春溪獨鳥悲南山不可治豆落為其

井萬馬獵春城想見移兵處山風吹面行

齊雲哭先大人人生忌

庚辰春至後將父到長安庚辰為先人四十初度時官兵相社稷分崩易朝廷
建白難力窮焚諫草先人有策心灰去鳴鑾不及親力聘終身

血淚乾

退朝封事罷苦憶太夫人地下經三載堂前幸九旬麻衣驚節
換綠服斷江春恐作長流落飄零負老親

東山別胡奎岡總戎

將軍容揖客樂劇始登臺謾折東山展顏傾北海盈星垂三戶
暗角動五更哀秣馬西歸去他年草檄來

蕪湖訪沈崑銅山莊

寂寂江村裏楓林繞數椽誅茆延劍客擁耒耨春田語詠人無
恙沈向發汀洲佩可捐蕭山風土惡莫待捕鳴蟬

鎮江得家問

三年京口淚千里故鄉書母子批據後親朋醉飽餘吞聲避命
酒歸夢只騎驢貧賤江邊老應難到敝廬

九旬祖母隔衰白命如絲粗食依重僕山居踰歲時江關音問絕嶺微羽書遲豈不懷歸去傷心聽子規

落日丹楓莫新肝石馬秋盛年猶俎豆老去隔松楸山鬼搜殘碣蓬蒿覆古丘寧從王氏服忍痛哭滄州

門牆狐兔出官吏虎狼增覓藏憐兒女追呼累友朋家貧幾幾客淚盡更移燈匹馬瀟湘北關山又幾層時由楚入秦

獨有清燈淚他鄉一劍知江山空自對童僕轉相悲故園移兵日餘生醉眼時萬方消息動寧暇數歸期

蒜山憶弟燦

時弟在粵東

儘有親朋札而無二弟書誰憐歸嶺北還似滯南徐家在應難問途窮到可居舊遊吾憶處慎勿少停車

馬當有懷湖南親友

會庭用詩卷三

早馳驅雷港雷港地名奔濤激馬當江喧秋氣早水宿火雲長島時吹零雨魚龍混夕陽萬山迎權入憶遠不歸鄉

柘磯

夜泊柘磯頭鄱陽六月秋側身高樹下濯足大江流襟帶分吳楚風帆入斗牛故園星子內獨立羨歸舟

潯陽懷文燦歲年伯

見說柴桑郡陶潛避地賒園荒時有菊兵在定無家秋色山光落江船日影斜匡君消息斷鳬鷺擁回沙

同浙僧登赤嶼

看碑尋赤嶼問菊到黃州雁氣回秋渚江聲向酒樓蘇軾飲兵戈雙淚眼吳楚一孤舟蕭瑟匡山客應隨慧遠遊

晴川閣

大別排雲合樊山一堊開亂流爭歲月孤嶼下樓臺高浪沱潛出夕陽蟠蛭來湖南征戰苦到處有塵埃

武昌南樓弔古

昔聞陶侃宅今見鄂王城落日池塘裏淡宮野殿餘人稀藤覆瓦堂改樹巢獨有清秋月還來灞上明

賊謀東窺日將軍五道回左司馬合衆賊孤地或路野以吳枯

麥峴北依劉苦湘南弔屈來壯心爲客誤長嘯一興哀

軍儲廩內節節鎮素藩封蒙禍自三楚殷憂獨九重登樓思廣譙照水哭朝宗江客腸應斷包莠久不供

洞庭望君山

不識三湘浦空聞七寶鐘鐘在君山神鴉翻夕浪漁火接邊烽星斗東南氣風潮甲馬蹤涉江如可問吾欲采芙蓉

赤壁阻兵

漢魏雷孤壘江風日莫吹殺人還祀鬼橫槊尚題詩枯港殘兵伏沙溪箭鏃遺十年奔走意到此轉艱危

沌口

好去長沙道靈均舊此遊如何兵革阻復見沔陽秋仗劍還愁亂因人誤放舟輕生貪賤憤不是羨封侯

蒲風口

荆北非吾土湖南正用兵交秋搏困獸計日墮名城楚蔭城易起齊師班馬聲洞庭縣露布歸臥賦西征

未必隨軍實居然長寇讎時聞歸軍節忽道下辰州角逐勝猶怯伴狂喜復愁諸公勦業在仗劍爲誰謀

得報

十月沅陵破殘冬獨後聞黃沙吹二別關天湖下赤壁定三分
鐵鼓潭長血登陣石勒軍莫令棧道客終日憶湘君

楚人捕雁殺而鬻于市

正憶衡陽雁

開衡州

風毛雨血來月明丹嶂合箭發黑雲開奔

觸沙汀迴飛鳴偏侶哀故巢今夜冷不及燕秋回

癸巳宿桐桑

遂有關中氣居然大國風河流三輔北山勢二陵東長亂頻年
異興亡此日同吾生餘涕淚臨眺意無窮

題三原溫公橋

已見滄洲變仍存利涉橋池陽臨絕岸谷口下山椒萬戶碑猶
迴三川風自饒北城朝莫過不復見飄飄

上巳同劉石生白公劉里出魯橋次趙元漢澗齋即席

懷韓聖秋溫與亭

乾坤都作客之子幸同來內翰行離別差我到漸開春風吹麥
浪戲蝶上條枚爲問蘭亭下狂歌幾幾回

華下雨行懷劉潤生東雲雜諸子

數載客吳楚三春入杜陵川光催弱柳雨沫散寒氷高掌天難
出市箱谷易崩爲尋楊伯起鞍馬故飛騰

春入青柯坪

昨見蒼龍嶺今從白鹿遊白鹿誰能將霧雨張超畱與臥雲丘
昨日影隨峰轉川光入華流非貪登陟好無計避滄州

坐細辛坪走筆贈封慧玄鍊師

鐵鎖三川動金莖五岳空幾回看玉女何處得壺公丹竈黃精
熟天門白帝通陰晴無定所不在夕陽中

松檜峰送樊清溥孝子歸仰天池

辟詔希夷峽朝元漢武祠高霄割涇渭特地俯幽岐人語泉流
出春山月下遲君歸天地隱莫羨帝王師

二十八宿潭

玉井窺天出三峰下夕陽松梢流瀑布潭影落星光河涉秦關
小溝分漢時長春泉迴不動對我一蒼茫

出青門一日渡涇渭

到眼春風過關河渡未休九州從時起八水自天流寒食客中
盡高城雨際浮雄圖此百二日莫漫淹留

草涼驛

險絕渾無暑嶺鳴山獨聳誰知天地圻猶有大川風袞谷行將
盡岷山信不通謝忍揮家國淚隨意逐征鴻

費丘園早行

飛峰三岔驛大壑五星臺山勢傾秋瀑巖風吼夏雷入關心自
壯當棧意先回天地畱孤壁長從鳥道來

陳倉口

屯雲嶺嶺蔽閃閃過南星南星漢代遺祠廟高帝巖關只翠屏
戰場易白起衛士血猶腥萬古真人氣江山舊勒銘

劉壩

鳥龍江欲出劉壩即聞波哀壑笙竽奏晴川鸛鵲歌天應一線
落雲入九層多谿谷人民少開荒近若何賈

麻平寺逢友人楚至

空山畱一寺下馬忽逢君蜀道無長轍征衣有棧雲秋邊鳴細
雨谷口上斜腰客自蒲湘至猿聲似賁聞

五狼溝

叩斜非舊谷盟井不離川地名一一山形伏家家村抄穿嵐風
埋宿莽石磴鴻飛泉征鳥休相顧愁看蜀道烟

風口

山前無路入莖莖定如何地名石進人烟斷林溪虎兇多地名
天在樹暗窺窺分窠莫問荒村哭千夫轉側道入漢地名道遠則露宿

漢中寄懷唐采臣時唐理餉寧夏

詔發故人來關南客未回羌船秋復斷棧道雨難開充國安邊
策參軍作賦才漸看鴻雁落去住一裴回

唐子今通籍江山契闊淡歸吳愁歲儉過龍苦寒侵勝侶他鄉
月邊秋此夜心依人戎馬際吾道自浮沉

亦羨諸侯邸金貂重客卿無心工草檄終日苦移兵幕府懸孫
楚芳洲失爾衡何時露祿米寄食向邊城

頗怪殊方鎮故人偏寂寥邊隅無警急薄宦且逍遙武軍難
飽狼山馬易騎六州臺百尺俯仰自雲霄

亂後重相見窮途信累君猶憐江左淚化作龍西雲牛酒喧沙
磧羌戎日漢軍清秋吹簫聲昏盡共誰聞

入蜀依嚴武歸秦別隗囂絕知秋色晚最奈馬蹄遙客路偏風
雨家書久寂寥幸君因揆騎為我問金焦晚清詞

出棧宿馬道即漢相國道淮陰處

蕭韓天作合追馬故殷勤我到無人處江聲徹夜聞水自烏龍江入襄城
大風誰思漢高棧復屯軍童子指星宿陰晴却未分

太尉村題袁茂林先生古器

班駁商周器演綬太尉家吾生猶見此絕域有光華不夜星文
落諸陵盜賊除問諸曩時盜賊歲時無復辨亂後一咨嗟

草壁略

石魚無復得此中有魚龍掘地汧水何堪淒蕭瑟郭司直閉門
花一簫流雲還大漠厲馬蹴高隄為笑越人射三年到隴西

隴夜聞擣衣

擊柝孤城莫清砧絕寒愁夜淡眠不穩衣綻補何由星月延三
輔魚龍泥九秋忽傳消息異大帥下蠻貊時平曰王復調
甲冑功名薄衣裳別淚漢馬嘶明月下虎渡隔溪林危戍秦川

靜秋風隴夜吟誰家征婦苦斷續搗寒砧
羌笛關山遠關山秦風鐵騎寒高秋縣漆甲盛暑戴皮冠秦
府誰分績將軍未築壇從戎扶弱秦安秦

遼水歸無計隴山別又多盛年不相待秋色夜如何築室巢鸛
鵲園田黍稷晚隴州東人中原望吳起回首泣西河

冬日將遊西夏再過袁公耦園

更欲銀州去還從太乙來雲隨山色換鳥向日邊回高樹塵猶
積名園花未開遠人畏春及桃李不須栽

待僕出塞不至

行止都無著殘年望汝來亦知歸計失且作異鄉回林鳥飛還
沒柴門閉復開池陽風雪盛未必過輪臺

羣小皆如此乾坤奈汝何入關晴太甚出塞雨偏多野戍笳聲
急荒山樵采過坐看原上月又復下汧河

公劉里立春日望餘雪

臘盡春無信周原雪未乾即今陶復凍猶苦及門看遠岫低殘

照舊應耐薄寒甘泉清暑地作賦獻人難

甲午西夏戲作代送出征人

鍊相誰家妓

妓舞為鍊相

酣歌尚夏聲折花蜂滿袖對酒夜彈箏雨

雪他鄉淚關山昨夜情莫言離別苦盜賊正縱橫

漢渠望長城

長城何莽莽番漢昔年分河出西戎窟山開北狄羣黃羊豈萬

望白草插孤雲一望胡天濶邊歌處處聞

喇嘛經年過每從河套回大都為哈慎故作講和來繒帛朝廷

困車牛城堡哀秦人不愛德天險已塵埃

登樓遠極目口外定如何開市橫城下

橫城地名

諸戎已息戈顏垣

山氣直盛暑塞雲多兩耳黃河聒蒺田任婦歌

塞婦放草田間

地日謂之蒺田

田女月歌

六月唐采臣置酒南塘舟中作別客有度吳曲者隱隱

多歎息之聲聊賦短章奉酬唐子

屢別無行色殊方會面難我車忽已駕暑雨下河灘莫度吳儂

曲寧忘沙寒寒關繙久棄得又復過長安

滿橋今夜柳而面向南枝一片黃沙氣都非惜別時樓船垣外

動簫管荻中遲我白賦河水君聽六月詩

靈州懷唐采臣丁辰如

飲酒仍中衛

中衛最佳

今宵獨醉人邊城月下起歷歷向河津靈

武家難定

丁家更期方官更貧莫揮他日淚

馬蹄春

木波

終古無晴日今朝有塞雲車馬原上陰雲未全分寒築扶蘇

暮戎使不宿墳半春秋易過

京師送胡學天歸漢中藩邸

齊年君最少不第且先歸馬蹴風雲去山銜雨雪飛南宮何歲

月西樞自光輝亦羨棄繻者朝朝在帝畿

汴城

芒芒禹迹裏盜賊昔年侵波浪吹城起樓臺沒地漢梁園公日

落項國已盡沉萬竈浮烟下游龍何處吟

喜入大孤

亦似無天地湖山入望虛秋風失彭蠡雲氣自匡廬飽聽三邊

雁歸收萬里書所親能劇飲吾弟有園蔬

虔州上佟漚白撫軍

再徙三山輅仍開八郡符封疆幾大吏兄弟此艱虞

再徙三山輅仍開八郡符封疆幾大吏兄弟此艱虞

晚也依人久十年龍興已公來想見面親老未歸家井邑攢高

棘門庭起莫鴉誰憐羣盜掠失路沉天涯

歸賦

歸郡已三月到家將及春漸看兒汝汝不覺老隨人雲蓋峰如

削梅川俗已貧十年鄉語失下馬說西秦

中原飄泊久親老且歸耕井邑無安土山城尚甲兵霜花餘蔗

畝風雁走河聲子弟不相識呼童數問名

丙申自秦中歸送弟燦就耕島石境

每羨西周古千家尚力耕高原無與草春日少人行穰穰空山

滿衣冠亂世輕鹿門歸去好閉戶有松聲

復出

歸家未半歲春其雨辭家拜母還憐婦征涂日已斜初晴雲出

屋簷雨樹飛花吾道謀生拙頻年去路賒

黃竹嶺

高峰日欲頽二月八閩來石突交飛瀑山空易動雷無風人急渡欲雨鳥先回處處燒田棧春荒尚未開

汀州旅夜

樓外十年客城頭一片山高林人不見春莫身將還天地皆孤注兵戈尚百蠻長汀今夜水鳴咽夜潺湲

回龍

陡然高標出一浪到峰頭峰頭地名春漲失天險回龍夜夜浮劈空山共落下硤石俱流寧向窮邊老黃河渡不休

折離

輕生且醉眠不覺下山巔山巔地名自峰頭落人從浪裏穿春波傾白

雪石實通青天同首龍巖上干川與萬川萬川地名

潮州憶五姪侃

諸姪偏懷汝為憐生汝遲親人聊得食學語尚無期暑畏江城涇家須石鼓移石鼓地名有孫歸未得雙抱見何時長孫生於斯江

午日金山園雅興

轉子送窮後移官到水潮水潮地名不知幾歲月猶有鯉川橋土葛鳴梭薄軍府殺給饒饒音字字謬絲竹更相調潮人以土歌合管絲

綿衣數載罷五月尚披裘關塞霜緊露潭瘴瘴瘴微風天更保將雨夜淡秋遠觀王君洪守潮祠未脩海邊天易雨城外盜如麻有節為憂無材不建牙潮各屬兵

腥風吹虎獵官課稅龍蝦潮多土競渡韓江急還堪聽其笳

南浦懷涇陽李貽瞻同年

聞君遂至此寧不顧柴扉歲月江湖晚才名郭杜稀淨琴依竹寺中聖齒漁磯李能且盡東南美春風並馬歸春明晚

梁谿除夕過顧修遠似

燒燭夜先明殘年忽二更椒盤仍歲月柏酒自平生歌入吳娃館春回范蠡城范蠡地名畫弓人不見錫山縣夜寒家畫空負綺羅情

丁酉西湖元夕

獨有他鄉樹春風最易生枝枝交客眼個個似行旌橋影燈前滅湖光雨後清因思吳越女午夜未粧成

姑蘇旅懷

又作吳越客南園曉步遲無風林欲動落日鳥先知耽酒醒春色愁眠聽竹枝此中民力苦半盡采桑時蘇州民苦

汎浙江

移舟就月影不寐聽離聲木魅嗥風入江鼉濯甲鳴雲從天姥亂潮自富春平石澗縣星漢烟波徹夜明

烏石山待人

螺女溪前月娟娟共一秋蟾蜍留扇底河漢入粧樓歌罷金鉤小花香玉臂浮暗前螢火亂似欲照人愁

戊戌中秋臨淄獨酌

作客秋無夜開尊月近人關山偏鼓角齊魯半荆榛古樹前朝寺殘燈異代身紛紛陽鳥過羨爾到江津

八月至岱宗

八月西巡日東遊泰岱峰身同封禪道雲沒大夫松曉氣含望

岫天門散六龍平明滄海望長此憶朝宗

憶丈人峰

清晨登日觀不辨丈人峰大海林中散輕雲洞口封捫蘿失齊魯新樂起蛟龍見說山花異青童無定蹤

送丘海石令高要

不敢別吾子平生涕淚多大江無日夜絕徼有干戈丘向參秋軍江淮老桃榔出灘空瘴癘多祇應對包井退食一高歌

喜同年曹禹疏劉康侯並至濟南

失意今相見都從此道回春風三輔別秋色二東來白髮悲明主黃金魏築臺西歸鴻雁落為寄隴頭梅

孔林題子貢廬墓處

數初宿禱外猶存祭室場獨看周禮器無復漢衣裳家壁洙河

西禾園哭唐采臣

支墓一才數闕塞一依君揮手忽流涕不知生歎分甲午時於

延今三面水戰艦幾時侯江國城池潤人家橋柏淡落花飛浴

庚子懷任詠菴光澤

竹西分手後幾日到江國別館經殘臘歸舟已莫在雪花山果落風聲柳條新欲向前溪望子規啼殺人

江州憶吳短

憶有園中種清秋獨憶君午柱蘭窓費百憂綺羅帶別久人無

緒哀多雁苦開北風吹夢阻颯颯大江濱

辛丑蜀口洲憶舊遊

江水沒江灘青山出萬安祇因山色盡直覺水紋寬春晝晴無定巖花開未殘芳洲舊遊處好作故園看

奉新東同年黃泰升明府

春風吹客路秣馬故鄉回轉側江船急移軍粵帥來時黃東建重逢經穀雨昔別食楊梅已亥與黃飲此後還相見窮途不用哀

喜桐城方爾止至

未易遊關塞窮年客頓州居然吾土樂忽作異鄉愁米賤賒難繼村荒賦不休艱虞得逢汝一話一忘憂

壬寅三月苦雨

梅雨無時歇雨歇花已落梅井清池水落故與泥老健有將

畫空裏好自攜只愁行不得偏有鷓鴣啼

金石堂雜詩

兒孫今繞郭四十竟成翁但得千戈息寧辭丘壑中菜花無數好春水偶然通只此長將母班衣樂未窮

逃亡童婢盡中饋只吳姬未必烹鮮熟應嫌割肉遲曉粧對楊柳輕步到春池側想東歸近河鮑食有期

簾外香齊架尊前月近帷課兒孫竊聽買婢妾先知風暖魚苗出亭陰嬉子垂明朝有雪筍寒食薦春祠

侵晨眠欲起鵲噪樹梢低小幹應難集高風不易啼人烟三燼石馬迹五更雞

寒弟將遊京師而止余渡江南

愁極渾忘酒潮回欲放船可憐兄弟別僅此及陽天水驛淹行

李京華判歲年斯遊盛詞賦斟酌向人傳
京口空山水維揚只客商此中交道絕別汝最茫茫行路貧能

李羅山

出郭尋芳草湖田近水濱居然浣紗石曾共沼吳人苦上蛾眉
月溪流舞袖春至今山下路猶帶綺羅塵

永嘉客西垞園亭

攬勝懷王謝登臨此地同潮來孤嶼下山入海城中醉酒看殘
月移牀辟朔風明朝餘興會還上塔西東

贈鄂陵韓叔夜

垂老未歸空望鄉
徒休官願已還衡
春情貽萬九皋大參

舉家吳會別辛苦適東風島嶼山城隔人烟海鏡浮壯心窮不

家亂國淚長流青角三秋後時時見蜃樓

家未臨水曲樹樹繫江船失計徒千里窮交已廿年厨荒唄僕

病秋老怪人眠不是悲離索無由度磧邊

答嵇叔子司李

廿年方筆仕便欲賦歸休紅稻供官米青山對郡樓波澄孤嶼
月雲散石門秋抗手西州去多君念傲裘

寄陳堯夫徐貫時

適越非得已千人計轉疎但添詩賦在莫問結交初地暖秋多
納江濱市乏魚

贈侯嗣宗

嗣宗高隱久五十竟無家雁蕩人烟少漁村空或除餘家身
藏大令帖力盡邵平瓜念我窮邊客時來一飲

答姜尚父

憂亂歸關塞輕裝客越州溪聲浮敗葉草色照行舟禹穴未遊
得曹江空自流何時訪安道重過一淹留

并

惡旅饑寒甚中年銅疾加夢回嘗見母痛極始思家食少冬春
米生僧殺雨茶福哀常致病遮莫到天涯

山勢分河隴五原路未央邊風吹地黑積日照人黃關鼠多空
穴降城舊築豈因思漢室競哀甲狎名王

廣武營

不見行人迹黃榆白草漢關山容易盡天地此中陰消渴尊枯
水燒荒災野禽將家十七口黑瘦一沾襟

把都河

辟地銀州去移家且當歸風高天不暑泉涸日無輝九姓羌渾
盡三河年少稀荒荒傷阪屋馳檄少邊機

九月行邊塞雪花風亂吹長城何用築番落更相攻萬壑奔秋
草羣山長牧兒儀來就既脫牛馬雜成康

登府谷城同劉正齊遊縣空寺歷歷指戰守舊處感而

成詩

雪後耽形勝馬高問戰爭
溝中聽鬼語石圻攪河聲
寒日一僧起孤燈天柱明
寺初天柱石渡頭奔走欲仰此悟無生

神池

高閣出神池無風天四垂
指因霜漸墮翳以雪成絲
兔走鷹指疾羊歸犬吠連
家家爭汲汲水斧夜溪持

次大同

絕塞幽荒霜樓臺十萬家
邊簫吹朔氣狐跡走圓沙
河到東流曲山連北岳斜
明朝冬至節一夜煮胡麻

平古

鼎沸白登臺高皇七日回
生還非廟算遺路得羣材
牛馬玄水山絕塞來讀書
長此恨經過重裏回

北口塔望蔚州

四馬系乾道孤城沙漠陰
風高谷口斷石進水痕
溪野雉衝陵東神狐嘯
莫林匣中三尺劍不試夜沉沉

甲辰京師別劉峻度

依君三十日怪我日騎驟
失意狂言少窮愁酒債多
青知春非燕白賞海棠過
興至無人至狹邪攜手歌

儘有青樓曲良宵畏汝知
伴人常竊聽作意巧相欺
孔融生語壁花細細垂眼
前春欲盡分外月明遲

移家非率爾兩魚米足西
州君有故商在如何遠出
遊對舊州人兵戈京口夜婦女廣陵秋
辟地空蕭索繁華終可憂

夜聽伎

行樂無他日遺愁猶昔年
美花霜席上小影側春前
愛至偏安

泣噴多不受憐伊涼今夜曲為汝一鳴絃

題吳工部吳船齋

燕市誠何地吳船自在行
但聞花草氣不見水流聲
于世原無涉居官豈為名
浮沉十載過卽此遂柴荆

亭臺圖畫裏吾意亦虛舟
近市無清夜居官似遠遊
風低高樹引閣小莫春浮
退食歸來晚圖書看未休

題高邑寓壁畱示莫大序

生平遊歷買不信道途窮
匹馬鴉聲裏孤城樹色中
漸看仙吏至似許故人通
暫舍都亭下蕭蕭落日風

同我聲名久輸他釋褐先
雖忘燕市醉合記潮江眠
食是居官好病由還客
痊棠花滿里巷樵悴一年年

浪遊江漫罵將老漸和平
候吏詞頻改知君意未輕
春深幾過雁樹折半巢鶯
鳳昔依人者還應念友生

黎城道中

行人此絕跡迷路指村姬
挈儘看露出分袂羈縻遲
丹朱城宵宵微子前運
還拍手聲相問山風隔戶吹

上黨旅夜

客居憂大早向晚雨霏霏
喧卷千家靜參園五葉稀
地出崇陽題詩驚雁起聽鼓賽神歸
衙鼓高樓發何人獨解衣

昔聞藩籬伎嬌媚關宮粧
一代黃巢後三街翠黛荒
舊有須知色妍醜直係國存亡玉漏
秋風陌金閨徹夜涼

德風亭同蕭青令太守

何年李別駕小構舊樓臺
夾右斜陽走前山雨色來
易窺新菜甲花覆早春醅
馮眺無朝夕狂歌脫帽回

幽意主人慙招邀共此亭背城高樹碧常戶晚山青郡小官無事風清客暫停他年回首望澤路舊舊簷屏

贈南州陳吉甫

大江誰第一此老萬夫雄赤甲何年卸朱旗昨夜風關山真格鬬臣妾恥雷同側想飛騰意橫行碣石東

雨後月下憶塞上

爽氣霽丹露川光入翠屏他鄉惟愛月終古此離亭入晉榴花落歸秦莎草青祇應醺蘆酒對對數秋螢

贈田二較書

簾動聞人至衣香近燭前低回光不定旖旎鏡中縣釵以輕風掠眉從墮髻偏聲聲河滿子歌似李延年

直是花如貌非關楚有情回身斜理髮側枕暗愁聲以我思家淚還爲惜別生離無山下路步步悵城

何物秋聲苦生夜怨長遠吟低樹木側唱近池塘北董機中婦西州砧上霜催人歸意切賴爾報姬姜

對伎有所思

一一皆秋氣閨中夢不成關山無限月鳬雁幾行鳴掌上花鈿翠燈前舞態輕忍將出塞曲持作夜砧聲

龍門酒中候渡值客赴朔方先附書往率爾成詠

禹鑿何年始空山兩峽開斧痕埋絕壁星宿犯危臺竟日無人渡前村且濁盃好將書寄問河水夏州來

雨阻趙元淡澗齋

釋轡華池下連宵白雨濃秋花已辭葉野鳥不歸林斷愁河

溪園荒起莫砧與君聊卜醉樹上聽晴陰

穆陵關田婦

水壽關仍設穆陵人獨歸秋花生亂髮霜葉掃寒衣歌以藉田發烟爲晒麥稀不辭沙磧雁與汝一行飛

甜水堡與野老閒話

一望天無際山城四五家軍門茆塞穴水窖飯藏沙月出牛羊返人歸雉兔除周遭坐麥麴細碎問生涯

喜賀蘭草堂初成

卜宅兒童喜無家似有家魚鱗翻磧雪蜂蟄醺春花山氣終歸陝河流不向華居然萬里勢盡室在天涯

除夜

寒俗仍除夕砂霜磧上鳴亦知春漸至轉覺夜難明椒粽慈親遠盤餐中結成今宵不守歲定夢到柴荆

乙巳送平涼葉司李升任南昌

二月河水解春風草不抽改官君始去將毋我還留白下桓伊笛江干庾亮樓真堪共笑樂無計出邊州

他鄉悲絕脈故國尚烽烟伏莽誰爲所特報與國春耕恐不然蜂生楊柳日人亂鷓鴣天置水章門下何愁拔雉偏

清明

寒食依然至人家祭掃時我生猶在遠未死已先悲日脚蘭膏燭童頭楊柳枝羣兒堂下拜脂數父歸期

柳

窮邊舊築室繞樹已傷弓欲使桓溫見先尋元昊宮地寒春不至
疎重雪初融向晚登樓望西山在戶中

畏人

邊國春曉晚二月不聞雷無數山田薄類看積雪來蒔花穿戶
入棚樹傷城栽却喜朱門絕衛門閉復開

苦被公車誤誰知異路尊前代科日焚香辭

東地偏安水河渠不到門魁梧鄰舍少獨立數黃昏

似此黃羊飲可無綠蟻春操刀試小割開甕撒嘗新每食愁中

婦詩多三年別老親夢蟲那知味相與其忘辛

秦野西戎宅居然辨八方翻翻鵲舞雉冶秋鞮倡柔琴勝羔

汁醅酥蜜漿招邀免凍飲不敬爾無妨

未嘗種秫米先擬醉中來就楚那能臥當爐恐不同華漂齊

日浮蟻泛春魯設想湘吳綠金龜換一盃

臘菜

未嘗節肉食金齋規屠門臨臨沙慈甲粿匪苦菜根越市有沙菜二

小鉤春入甕驟驟日成軒却比尊羹滑流匙加一餐

渠

捲掃工初罷城渠水一灣不能映蓬戶亦可沃春山土爛耕桑

渠家貧婢僕頑何時餘祿米販糴兩河間

燕

直似吾家燕他鄉欲定巢雙棲添箇側翅舞交交風退春虛

歸泥淡渠汎郊近人不識下投青愜

亦有封侯者遠天送送歸歸堂寧蹈火出谷本知橫江渡魚腸

利春風雁足稀不須防艾葉容與待雛飛

米

米價經時減春耕微雨過貧家應得食膏壤此長河口外沙蒿
至利曉城城中渠水多仰天一村告童登亦高歌

九條溝遇客南歸馬達家書

直是虎狼國千山與萬谿泉枯春不活溝窄馬難行南
走移家獨向西自從辭骨肉鄉信淚中題

丙午至秦州

昔時悲杜甫吾亦滯秦州豈盡才名誤都為旅食愁丁花羌笛
亂分水隴河秋未省東柯谷田荒賦不休

見說仇池穴西連麥積山不能知戰陣先已失嚴關非子馬多

息公孫使未還驍姚誠愛國莫過此關關

隴西三郡我詔誠是何年能用朝廷喜將軍地偏諸戎牛飯

散九阪凱歌旋只此開邊塞封侯事枉然

軒轅傳上谷八卦雪中明形如八卦未必仙人映居然龍馬城

黃太松蟠羣鳥跡河靜一樓聲北寺哀笳發山尊獨夜傾

行經隴坂

不見隴頭水行人亦斷腸八川風在樹十月瀑成霜西岳馬前

伏南山鳥道長從來多雨雪幽咽為氏羌

吉安厚白岳汪舟次見過別後却寄

頗怪廬陵郡詩人近代稀與君一顧盼別後有光輝匡岳消殘

雪江船趁夕暉春風吹不遠是雁好同歸

皂口歸舟憶無錫姬壑上

朔方不易到歲底且歸船江水如長夜江風正渺然

夏垂病別三年消息焉誰寄梅花到破邊

庚戌都門早發

焚香恐不盡單馬出京後一路水霜結多應令節遙

月兒孫偏失學慈母日啼饑只爲僕夫困長年罷第歸家

遣姬人

舊侶羈離散高樓弔影初我年人始滿爲樂定何如不羨秋胡

仕寧同萊氏居春山春水外端爲舊州書

尚傲視省天目歸舟遇電牛浴河中低船幾覆聞而有

作

孤憤吾何愛虛舟觸汝難怒雷翻燕幕高槍削龍蟠肉食形無

城後將三取南湖寒越西浦

水漲

山齊桑樹餘登蘭漁梁架稻畦追呼徒有吏永夜不聞雞

徐世臣染翰十餘年開堂禾都梵受書莫過訪值其

講莊子作此懷之

若書悔少作講席有莊周蝴蝶夢驚落鵬烟雨秋吾徒三毒

熾末法衆生愁覩我如徐庶披緇不自由

重陽

涼風欲秋月不辨寺東西白朮藏雲氣

山霧淫泉壓水筒低偃息禪扉久登高望欲迷

送戴帖瞻廷尉香廬峰

紅葉當衰落枝枝火欲然一川朱紫絕十里菊花天零露含朝

旭寒蟄促少年琉璃燈火焰因地佛香前

杭州遇魏和公

忽然扶病出却與故人期嶺北歸何晚西湖到幾時牛知函谷

氣驪負瀾陵詩

過眼君羈勺烏頭對角巾對門騎竹馬乞食荷芻人

華山拚我老汝意故西行一線真如畫三峰竟削成燒丹供白

帝焚索食黃精諸岳吾遊徧蒼茫獨此并

甲戌到庚戌相看四十年先公同釋褐

浮玉冬夜奉寄合肥龔公十二首

馬失空山道復孤獨樹邊偷生

斷水江黃色

天目有細數夜燈殘

甲午秋風後西京寄一書故鄉斷消息絕域正公車養拙懷金

闕慙文撰石渠

猶及祖慈兒長懷長者恩壯心消筆乘旅食斷江村木凍晨光

散

客射策更傷弓得意殘生少真堪入梵宮

吳姓頌西土賴郡沒遠徂百里歸無策三年外未知盛寒思暖

老中餓失齊齋南北小兒女相煩一解推

天目老人健多公寄所思徒勞三月雁未報數行詩

詩頌老人

護法須摩詰常生是藥師老人每示人所墜藥卷拾湮沒獨殘

碑

傳聞春榜後庚戌把卷益心悲天地寧無意升沉亦太奇拈

花迎葉笑擊竹瀉山知多謝張公子并州昔所師張係丹徒人

出張房

多生定多難屢致僕夫逃二場漢尚有蒼頭在猶然舉足高松

杉風不住溪壑雪成海日望京書至扶藜出北涼蒼頭吳人日

出

舍弟才思銳承聞設館初時樂弟設人師匪所據應對定何如

封事馬周好參軍魏絳餘祇應同紀子紀伯紫願盡著殘書

竊意荒山老蒲團向夕暉庵巖同禮塔椽果一充饒划草慈親

在道美舍弟希明年春更來瑞望放船歸

失學吾弟公孫年共看希道絕情錄庫須危

坐荒莊且種田賢思易辨放法兩家傳

懷葉具京

一生無定跡謝汝最相思不住吳中札多懷塞北詩通家經亂

後入道阻良期三百鐘聲裏何人解總持

大雪懷劉止一

望汝遊山履杭州雨雪來養生惟葉餌跌坐即蓬萊許許禪中

定寄從別後開劉到劉山歸始見不才甘朽棄歌哭獨聚

同劉到劉山歸始見不才甘朽棄歌哭獨聚

相依饒八日心事極縹緲南海千官夜山東萬馬秋晚交劉

南交情得儒札辭賦失應到獨生晚聲裏霜風所不休

長至懷魏善伯浙幕

舉天皆可見獨子隔蕭牆五十過冬至同庚千峰背夕陽筆

因人借禿身與世俱忘牙齒將衰落高歌殊未央

少年惟異姓一別七年餘令節看都老兒孫習未除絕帶廿薇

蕨食佛乞方書却喜燈花滅相將夢故廬連夜

悼蘇州老僕

不臘誰憐汝浮生亦厭吾袈裟供麥飯嘔吐薦香芻骨化從羈

越魂歸莫向吳一心望縣鼓昧谷是西隅

隔院聲悲緊今宵漸不聞坐燒吳會字回向懺中文時禮泉鳥

鳴高樹鬼風吹黑雲華囊餘眾穢大約有孤墳

汝成吾覺驚心念涅槃為時無翦爪敢望一身安食冷胞中

轉年衰肺氣乘取燈流跡去鬚鬢已燒殘阮矩視取

老許原阮矩視取

拉七尺利那灰雨雪荒山滿高僧不

先君諱日奉挽羯磨師不

隻履西方去他生定見師何當圓寂日是我薦亡時積雪鐘聲

隔封龕臘夜遲蓮花跌坐好寶樹亂風吹

臘月奉懷嚴顯亭都諫

又復餘杭出思君不見君長橋地河凍斷隔寺梵鐘聞貧病綠

簪筆丘園對夕驢虎溪蓮社在頭白好同羣

西陵寓樓送劉止一山左

共有慈親在驚聞疾漸時起君歸馬速似我到家遲築壩江帆

斷長淮雨濛濛同遙知問望苦衰髮白如絲

樓頭難聚散月忌入招提拄杖吳山破後易越嶠啼衣淡三尺

雪河役一船泥信宿江關東君溪隔雲溪與北歸

褚家堂藏帖贈廷尉樓坐

極目雷峰望湖頭十萬家煥融臘雪開蕩種蓮花市隱緣都
寂樓居坐不諱諸經翻刻就取次註榜仰兼樓對雷峰蓮花為
多刻經註榜仰

辛亥五月初度

學易曾無過知非係五旬浮生困童僕願佛報慈親瓔珞栴檀
閣醍醐瑞瑞春入山溪未得亦自遠風塵

同年鄞州牛肥乾武功楊九如先後成進士作今東越
咸以事免官作詩懷之

只嫌長吏賤不用悔南宮解組春風後吹簫酒肆中牛喜吹簫
為樂揚隋
越巫緣鬼瞞湖稻限年豐今松陽
今諸暨月自鄞州白青天暗武

功

安穩郊都未吾歸出世初一生感復誤五十長毛疎雨水愁吳
沼春山隔越青躬耕耕手足期汝在親間

訓陳亮師

直似劉楨病憂勤步履來無才羞令德有過墮塵埃淑氣連花
萼陳亮師
友于春風一樹梅寓梅
詩文討論劇未許藥籠開

賴有良醫在一時三折肱請病
交作刀圭自名相供養魏山僧入道
貧非病行歌應且憎撫琴兼學易不敢負孫登

龔伯通煮虎跑泉飯晚設題

壺餐今願愜澗水入春霖屬厭小人腹飲水君子心碾過巖石
下花綻洞門陰一食充虛氣窮途慰盍簪

梅下望家信

又覺春風到梅花信不來龍頭赫連國庾嶺鬱孤臺母在地以
庚州

青天接書難白首開暫收邊徽淚晚輩及有
長嘯大江回

贈陳爾淵

往往欣相見窮愁古道難入門亂青帙高論足盤餐柳折春將
盡絲哀聽已殘歸心似江水對汝一洞淵

諸子文如此陳亮年
少異才鸞龍起竹林吾才非一石許汝易千金桃
李蹊先發松筠露必淡舍人得杜句鳥過有知音

雨

兩年風雨過未有極晴時掣電看都暗滂田熟未期磨盾蚊蚋
細寒食鬼神衰子弟生相棄江船獨到遲

別枯寂子太守

東亂三江去西浮七澤來松從溫州
昌升杭州宦情徒若此吾意亦先
灰鵝鵝山陰筆林深處壯海長青也不復辭
同

按藍天目水却勝武昌魚遠隔湘中刻商齊郡內居人歸禪寂
後食絕滌荒儂十飯寧忘舊淮陰有故廬

湖上宿數公房

紫林名烏石下結構趁湖陰岳廟從墳起蘇隄傍柳溪日暄杉
漆地盃渡水雲心腰脚聚回軟鐘聲夜欲沉

竟日飲

一飯從鄰舍今朝雨閉門祇應安義命不敢憶見孫蠶豆莖莖
熟櫻桃樹樹繁無由供養佛饑餒給孤園

放生虎丘歸

放爾歸池沼隨風出水香寺中山一半塔裏竹千行嗟溪知人
性乘流對公陽生坐如此日何以救流亡

阻許灣

汨汨新秋後南風尚有聲
篙頭沙際立人背水中行
虧膳三旬過晚自常州至此三鰓居百病輕
慈親應望絕寧悉莫歸情

建昌府泊聞六弟機先歸賦此

聞弟河濱觀弟州春風泊此城誰令汝客久
溪窺我為兄末世高天影空山斷雁聲
軍峰山沙內轉漸覺近柴荆

湖東廣昌縣早發有懷劉何魏黃諸子

金精餘百里猶似遠他鄉
兒女拚南北晚小兒女客親朋肯喪亡
高風秋不落赤草先黃急
趁明星起溪山夜寂裝

油草灘夢得五嶺三吳句足之

浮客憑高鳥啾啾夕噪林
又從洲島去不覺水雲深
五嶺重陽氣三吳百納心
江灘終夜轉清絕梵天音

彈子磯

五馬歸槽名處高磯滿峽流
魚鱗烟雨氣石白魚鱗石白皆名菊
花秋少食衣管進長眠病
不愁往來得如此失喜過韶州

濱陽

絕壁流瀆武二水高帆截古羊
鋪亂雲化為石炎瘴不成霜
浮海窮愁計長齊老壽方
出山偏病少端賴大醫王

那旦見苗頭有生意可愛

十月連陰雨蟹販節氣殊
高岡丹雘匝平野綠苗鋪
學道多屯塞達人倍嘖嘖
菲茨三四屋階水到庭隅

值電白郭凌海明府出羊城曉更適徐開閣詩寄意

我到君先出君歸我復遊
螢光穿電白布鼓逐雷州
雁斷江開信猿啼嶺海秋
島山居水下雲堊一消愁

西河真自慟添我鵲傷悲郭子狀於楚生歟寧無數家鄉恐未
知詩僧官命達賦重洞蠻瘴民氣甘疲敵科征或後期

宿城月

如是看城月城中月一灣
沿溪頻見鹿近海漸無山
露溼沉高拆藤枯繁夜關
短垣知可踰幸喜客囊慳

自雷州渡過特坎經倒流水作

軍縣高樹上戈壓破籬邊
大蚌漁曾挂孤豚虎柳眠
一路設橋俱置高花雕林
不落河走月為穿裂餅充
枵腹吞沙吸苦泉

見說張師範窮追太保軍
燭河人欲渡敗績海如焚
射馬差出擊雷山隱見聞此中神鬼厲百戰有餘氛

海安南渡至於海口所

奔走快慈母不暇愁鼓龍
真得不浪狂獨為州島潮
隨風起天低寒海流猶聞
銅鼓角號禽石更吞舟

嶺南天地小瓊島亦如瀾
一日輕風過連橋側港收
鯨埋黎母水地柳挂越王頭瓊人呼柳子津吏數行李蕭蕭對客愁海口吏查

貨客

顏盧夢仁姬

鯨居十九月常恐夢中違
汝骨西河暴汝魂南海歸
賊潮入礮巷地臭水城卽香閣不若蓮池好
淡淡島樹圍

寄懷徐開宋又素明府

生成王伯佐枉汝等珠官
邑小墟爭米巫喧鬼築壇
下車疏海城化盜信衣冠
天末謀臣在中原定已安

別久從何憶相依疊鼓邊
側身驚未定削跡又南遷
月照城孤島烟銷海一船
歸期難頂卜端的莫春前

高雷平楚過英利地名亦無山老樹盤根立如人伏莽間泥沙澆
沒却虎豹怒當關斬木誰通道岑岑任往還

緩急誰公在相思隔海濱計程無百里書信動兼旬冬至揮圓

扇輕霜拭葛巾心知酌柳酒開口笑人頻

吾才難出處心曲少人知君有長生術宋好詩何嫌吏隱避顏

盧無蚤蚤勾漏有瘡痍天地萍踪滿升沉任所之

歲晏仍爲客問門絕望時慈親還失養有弟亦東馳弟東馳江

香利容身否蠻鄉乞食誰偷潮近時節長謂之偷潮柔櫓

一相隨

早發三營至臨高縣

三營聞夜雨百舌啼春聲已覺天將曙晨雞不肯鳴續麻當美

龍龍潭新英新英日飽鐵釘飯何難落落黃黃海海多多以以

儋州野望四首

不遠征南將差稱馬伏波折筵擊鼓掩耳聽蠻歌人面同猿

櫻山精附葛蘿中原民力盡項州有開拓此如何

楊筆遠成語荷鋤熟黎哀俗迂頻添稅田荒不易開炎風收益

智智長長三三符符茅屋間春梅惆悵江陰客儋州問道來

戴酒堂中像枕榔巷底磨蘇利在春天淵經出處踪跡任飛潛

荒裔黎諸黎諸小小垂腰草一鎌蘇公才爾爾吾亦可無兼

漸與南交近誰憐宅朔方蛙鳴未驚蟄水東正繁霜老樹奔春

色山花度暗香服車沙氣熱誠恐陷牛羊

贈通州張屋州

張奪牛斗去吾亦泛星槎西城天人直南蠻草木邪還官寧擇

地飛鳥卽爲家自入珠厓郡題詩復幾車

儋耳蘇公客胡銓黎子雲古人曾唱和奇句亦詩文戴笠吾何

許憐才世有君但令車宿穩自德至屋無人烟不敢辟炎氛

見說藤橋路生入鬼門箭林蜂刺密樹毒流皆汲水開巖

氣燒牛腰鹿魂黎人燒牛受齋脾胃弱心折此郎溫溫云不

怕郎溫水木內黎鬼露溪看眼溼是物皆蜘蛛腥穢黎人市淫昏鬼子巫相思期臘

月入屋日中沙熱難未到算歸途羅徑交巖樹愁猿夜嘯無

清畫衙齊掩庭蕪更復開四時蟲不蟄五指海爲山石蟹榆林

港地名蛇淡水灣地名文身黎俗古生熟結繩間黎有生熟結繩間

交趾雄雞叫南風始一聞聖與交如鐘聲隔岸聖與交

夜銷魂銷魂沒沒銀冰銀冰香沉三亞香沉三亞船頻驚

取于汝定無存

別張興資屋州

愛向牛車轉愁經火宅行炎州十日出黎水萬山流鞭血飢

榜張有潛身鵬鵬秋無由隨五馬細數海中漚

何地不爲客羈孤奇甸春氣蒸沙陷和風漲海迷人細碎蚊蠅

出低昂賤賤噴噴高天一俯首世網臨吾身

海濤風兼雨山窪足稻田蛟龍不藏窟星月竟沉淵命順依人

冷途窮活計偏古水開道者作意任連遶

思北渡

二月東風正海潮南北圓珠池原波氣榕樹竟參天緩急親朋

昧舟車程褐穿寒盡供一飯猶自飲青錢

瓊州雜詩

窮後不擇木蕭颯海南濱捷臂鷗雙跡行啼過一春數奇空托鉢禪定賴安貧只可了心曲無由慰老親

憶遠慈親苦凝眸寢未甘舉家饒有婦經歲似無男冀北同河北江南與海南懷弟山南欲將黃子木並達小蘇西

先公當季世欲就海南官辟亂依珠浦騎牛戴犢冠有虞終不臘報楚已非韓迫林孤臣淚吞聲瘴癘難

黎岐交竊殺起釁最纖微六伯黃藤帽中身吉只衣二類服槌牛澠椒酒擊鼓賽神所獲何難制兵威與德威

淫昏班帥廟海口有班帥廟為奉翠郊賽神壇海南名不夜多行露長街即合歡寒窗清易涉鄰果臭如蘭野令以無忠介文莊在海口若為風俗看

老氣花爭發荷桃菊與梅未管星火近好起莫春回禾夜高文得殘軍老暮開變史多囊空笑雞口牛後更徘徊

渡海 欲想河頭地名去先從海口歸盤餐傷蜺蛤脫粟笑蟬蟻儒術曾何補禪門恐亦非徒歌商頌出不制十年衣

島郡三千里吾猶濟一川高橋牙鼓動天末放歸船風日如無相波濤正皎然拔刀斬衣履香不受人憐

大魚拔山到時有大魚數十噸繞身前鳴榔擊板篷如何離窟宅轉似巖潛宮我有賜鵬力愁生鐵颶風自甘伏春氣變化海

濤中 披衣蒙面駐念佛上慈航儻耳鷄心木斲船龜貝焚風平潮自細海蒸氣偏涼未有生還樂徘徊出故鄉

漢口宋又素好言道引術詩以嘲之

丹砂化金處黃白盡乘風不為神仙術如何入海中荆巫祠施鬼銅器刻齊宮迂怪嘆方士少君還少翁

大人長數丈隱見巨公身欲把旗星出頻看脯聚新祠雞天帝卜牽狗柏梁塵念汝中年今東甌壽幾旬

清風亭上 噉木蟲聲碎羣鴉噪樹顛潮州猶碧血瓊島只蒼烟老去樓棚陣其如沉溺天祥興知不再尚有漢唐錢高雷尚用五代漢唐錢

細葉青青落殘花市市開海邊偏有虎石裏更藏雷野曠山川見城空鳥雀來甌中寧搜食不敢棄炭煤

待信 信自海南寄仍從海北開兒孫無一字重機有書來信自因山田木旱災旱災空囊難自給且為老親回

吳川縣三江口就舟下梅菜 大海初歸客吳川幾覆舟颶風天欲墜鯨浪雨爭流諸港通鮫館千家傷水樓一箭能泊斤生外可忘愁

始興江 往往三五里溪山合迫船急湍如下阪快馬不遑鞭人語風聲亂江聲夜月圓故鄉大庾北天末已經年

梅嶺 兩年都六月遠道賦歸來熱氣焚山標炎風煨夏雷三灣天外折五嶺霞中開稍喜慶南近江船日莫回

金魚洲早發

又辭三畝宅高挂一帆秋螺石飲南斗梅江向北流天將開寺
楡人且混公侯老我痛垣意終爲丹臆謀謂有商闕林樹脩而後願晚將有起立增

閏秋領五姪尚侃長孫胤讓東下守風吳城散步望湖亭

三世同爲客新秋作遠遊千家湖水內一夜亂帆收蔬食從吾
願長眠任汝愁鈔書風雨罷詩今從服倦且登樓

吳子政謂晚不食肉面腫喻風惡空酒肉江神作此嘲之

肉食非無墨何嫌紫萼羹見神寧不饗雞豕自餘生已見騎者
極猶疑殺戮輕風濤雖太惡宰割豈能平

九日至天目值覺老人同白松雲居二禪師禮開山塔

曉亦月雨登焉

兩年西自別重九拜師來大衆齊傾倒諸峰獨往回黃華崖底
落丹葉雨中推怡值御殿若係高僧而雨國處弟子禪關

復一開時覺老人出關

曾庭聞詩卷四

寧夏曾 晚庭聞著

七言律

已丑寄懷仁和張天生

烽烟阻絕故人違，回首楊花夾路飛。
自是樓船吹畫角，知君薜荔掩柴扉。
六橋歌舞春風斷，三日錢塘潮信稀。
老大乾坤空炙背，亂藤孤樹雨霏霏。

寄懷仁和馮千秋

京闕同遊如昨日，殊方烽燧隔經年。
金臺一去銅駝沒，鍾阜空悲玉帛懸。
晚與馮在龍逐秋濤爭海嶼，馬脚春草下江烟。
揚雄才力知應健，且向衡門著太玄。

春城依舊草離離，休道江藩百萬師。
已見中原歸禹貢，何曾馬革葬張弮。
湘南謾想金鞍出，嶺北徒勞玉節馳。
獨使行人揮涕淚，將軍何事捲朱旗。

哭南川黃海鳴

高樓樽酒夜嘗開，白馬青袍幕府來。
小苑官梅遲自放，隔年春燕獨相猜。
關西莫負饒朝策，河朔徒留袁紹杯。
鄭衛笙歌今日盡，灌嬰城北墓生苔。

章門萬鬼無家哭，寒食春深一鳥飛。
弟妹終同豺虎隔，君親不見夢魂歸。
過徐把劍慙吳札，入洛干人笑陸機。
柔櫓只隨南浦月，江皋依舊白雲稀。

竹西贈城固羅懷圮兵備

十年耆舊泣途窮，衰病無家任轉蓬。
身世那堪兵火後，山川半

入畫圖中。羅工隋堤春樹流鶯集舞閣，飛花亂蝶驚聞汝漢南。
茅屋在急將書信寄江東。時晚家京口將游漢中

無錫唐采臣宅憶舊遊

春申湖裏斜陽遠，泰伯祠前孤雁飛。
江上昔依劉表去，海中空載趙岐歸。
江上同開仲子論交十載家難問，掃樹諸陵願已遙。
想到津亭烽火暮，橫塘高柳市人稀。

中秋惠山雨同錢季宗泰西仙

古寺荒林萬嶺秋，天低葉落水爭流。
無端風雨留人醉，到處溪山動客愁。
草閣蛛封垂暹石，竹枝歌出采菱舟。
鄒陽一別長洲苑，遮莫吳宮麋鹿遊。

辛卯北園訪顧與治

金焦漢漢與雲山，北園秋雨暮蕭蕭。
此日青樓懷帝第，誰能酒醉劉伶蒼苔地。
城畔彈鋏逢佳人，夜掃華堂新對客。
自是扶藜探藥去，追呼未必鹿門翁。

題萬年少年伯照西草堂

歌風臺下夜烏啼，江浦在清鬱鬱山莊古木齊。
半畝桑田人去住，一湖春水屋東西。
星臨豐沛瞻龍虎，地接青徐雜鼓鼙。
獨把漁竿憑月釣，門前草色正萋萋。

雲間弔陳臥子夏漢仲諸先輩兼懷王玠石王名世

淞濱風雨下孤城，愁絕離頭鶴唳聲。
塞外又傳收嶺外，易別南蒼生今復誤儒生。
戈船戰罷人稀出，海市春回雁不鳴。
寂寞江回首晚機，山無恙月空明。

楊李依韻弔陳亮夫送別漢南

離亭風雨得知，并傍花邊曉陰披。
禍復存王猛志報書須

辨李陵心秦宮石燕春應集漢時銅駝草又濃謝汝綢繆西望
意使人愁絕龍頭吟

白下送王果青扶觀肇慶

天涯消息與誰傳異域驚聞鵬鳥篇亂後移家還十廟山中哭
父已三年兵戈落日江湖外與觀春風聲瀟瀟尚有衣冠歸宿
草七星巖下自啼腸

阻風燕于磯

獨上津亭坐碧苔蒼茫風雨向南來不知芳草隨春去但見潮
聲徹夜催六代笙歌餘夕照百季征戰老塵埃江天一色城如
帶惟有漁人棹月迴

金山競渡

各路天中驚鼓急感恩空想鴻衣回卻從後路魂法不記江

邊飲馬來紅日南浦蕭蕭里蕭蕭龍虎關三山風雨鬼神長五絲
續命還如此忍見牙樁錦纜開

維揚同王于一泛舟平山堂

青青荷葉出孤蓬藻井荒墟夾棘荒山上有第五泉地軸仍傳與史公墓近
通蜀道瓊花無復何隋宮幾多戰壘樓船外一線長江烟雨中
得馬魚龍今已歇開樽猶得故人同

敬亭山

日落高臺柳澗青丹楓翠壁半凋零干戈迢遞江邊老蟋蟀
京月下聽萬壑雲山藏謝宅一天風雨掃秋亭徘徊不盡登臨
興醉臥蒼苔看古銘

將還潤州留題方漢章水西草堂

千峰寂寂舊門扃寥落寒蛩秋滿亭眼底龍蛇分漢楚山中風

草自雷延長林纖月當曉冷隔岸漁舟帶雨雁詩到水西頻寄
酒我歸北固醉初醒

海陵劉僅三招同葉子開鄧孝威諸子飲花下

一路清溪十畝田半山亭畔柳含烟友多愛酒真何遜解醉吟
詩獨鄭玄對酒有鵲鵲隨高樹沒樓臺元是大江懸故人蝦
菜忘歸得好鎖松雲白日眠

送友人崇州省親

五狼山色對柴扉此去西風動綠衣寶藥每逢蕭寺住吟詩獨
向草堂歸鑑中酒熟黃花老江上秋深紫蟹肥百里滄洲成異
域莫教燕子背雲飛友人自崇州來

江都寄懷華陰王文脩

別去天涯淮水遠江船終日望君歸

桑落他鄉渡舊春孤客思家仍舊月蘇軾詩三秋作賦設登臺先憑太華望前雁為報青牛雪後來

壬辰登萬歲樓

仙人鶴氅昔年遊今日空登萬歲樓兩青衣冠絳褐在三吳烟
草大江流風吹楊柳迷臺榭雲捲春帆入斗牛莫向梅花弔陵
谷金焦點點下蘆洲

練溪三月拜汪文烈祠

聖主貞天萬國哀煤山猶見講官來身殲異代還祠廟益滅中
原尚草萊風雨暗教三月過甲申中三松杉長傷百年開傳聞陵墓今銷落不及詞臣土一坏

漢口留別宋又素

清漳如帶草堂東獨樹分明一畝宮侯病苦遭風雨後一侯病留宋處

我行偏向亂離中，蕭湘有芷江難涉忠孝。無成路轉窮侯得衡陽羣雁到，愁看秋色老梧桐。

章華臺寄懷何觀我先生

別離苦憶瑞靈初，與何先生別鼓鼓中原涕泗餘。親老間關添白髮，君恩珍重賜鮮魚。可憐問道家難問，欲報生涯信轉疎。莫怪江邊羣雁，荆州八月故人書

江陵寄三原友人

衛公祠北故人居，念我生還瘴癘餘。萬里先憑烏鵲報，十年應斷鴛鴦書。鋤瓜亂後青門老，憶弟愁時白髮疎。湘水芷蘭無可佩，高秋杜曲一停車。

鄒甲山登高

荆州城北有高臺，古樹連天秋色來。莽莽蒼蒼遠望處，征戰幾人回。私將涕淚酬嘉節，笑指雲山落酒杯。彭澤南恩無恙在，菊花好向故園開。

九鼎憑江定向誰，包茅不貢更何為。妻妾鵲澤悲秋日，冉冉龍山落帽時。河朔曹仁堪北走，巴西關羽正東窺。時有可憐毛髮莖莖短，謾插茱萸賦楚詞。

納納方城漢水昏，登高苦憶舊王孫。洛官芳草猶迎客，沙市妖姬早閉門。萬里誰家掃素練，一聲何處哭哀猿。乾坤日日當陽九，忍見陶公花滿園。

癸巳幽館訪宜川劉石生

昨日入關苦憶君，陶復陶穴何紛紛。西周尚有公劉里，北地曾無不窟墳。蒼蒼春風還紫氣，高原老樹自青雲。亦知歸雁聲聲急，况是幽亭月夜聞。

甘泉宮

圓丘雍時諸侯邸，定有金莖承露盤。鈞弋夫人雲外見，瑤池王母鏡中看。烽陰寨老窺天易，暑雨溝瀆下馬難。獻賦揚雄今白首，建章宮裏萬山寒。

始皇陵

東羨美門巡幸去，崩年不在阿房宮。泰山壇禪空朝雨，登幾夜風已見旂鈴回北極，那聞烽戍逼西戎。長城似築千年恨，墓草蕭蕭牧馬中。

漢中王城秋興

雞頭嶺下萬山開，漢王當年拜將臺。遂使金甌歸一統，誰教銅馬犯中台。陳倉非復蕭何道，天棧空遲徐庶回。講獵栽花行樂事，楊柳青青夜開哀。

曾為逆旅難吳國，豈復因人論蜀都。宮帳醉酣常得飲，龍頭鵠鵠自相呼。乾坤誤擲三泉縣，將帥何知八陣圖。虎戰雲旗金鼓震，高秋獵得一熊無。

炎背三季辭漢苑，龍興元視此中分。湯雄謾作美新論，司馬猶慚封禪文。西割蜀江湓白雨，南流楚峽盡黃雲。曳裾寧向王門老，故國烽川雁幾聞。

秦川桂竹從來少，瞥見褒斜匝地生。春米也知水碓熟，漢中食魚仍美漢江清。丹楓日墮留侯廟，碧血天_中首可憐。勲業盡飛殘照落花聲。

立春日雪中公劉里同劉石生懷江左諸子

姜嫄河北雪霜飄，卒歲終依劉孝標。胡馬到今無月入，庫桃從此又春朝。胡馬地名雲兼枯草津山出，天入懸崖紫苑凋。惆悵

江東人不見五陵裘馬日蕭條

甲午北山除夜詩元日成

臨除岬岬燒高燭原上星河早近人百谷樵蒸風俗古
樂三川醴酒歲華春不驚徒御綠盧家且喜山家絕要津十載
鄉關戎馬隔椒花終夜頌慈親

出塞十六夜同陳葵西觀經年寄城

秦戎小隊赴西岷出塞今逢入蜀人雞犬相聞偏在望羊酥作
醴復沾唇三更臘雪吹青嶺萬戶銀燈照碧輝聊與將軍成薄
醉風飈霜甲一相親

鳴沙洲

不見黃河春氣動却從沙磧辨陰晴漸著水天清東大漠無
風山自鳴沙水自流荒荒幾處射陽出苦泉營傳聞炮火年未

愍張素三巴已盡平巴外有張素刀兒計

塞上清明義勇丁辰如拾同無錫唐采臣慈緒張西陽

集高台寺

忽出東門回首望赫連勃勃有孤城井田溝洫歸河直婦女鞞
纓隨臂輕衣紫還從渠外哭是日征婦盡踏青空向磧邊行開
鐔絕塞皆南客愁斷松楸萬里聲

唐采臣度支同劉孝吾總戎出訪賀蘭草堂

紫燕風飛土屋穿長城閃閃起狼烟忽驚少府花間座不辨將
軍柳下眠木鉢千盤仍漢戍銀州五月尚春天相看誰是封侯
者西域班生賦自傳

將試京兆劉孝吾總戎城樓夜饒

賀蘭山下朔方城雞犬千家屋上鳴大纛樓中逢塞妓高秋風

衰度秦華黃河直向胡天瀉白草翻從漢苑生爛醉且騎元帥
馬曲江春宴亦虛名

曲江九日同翰林李元發三原孫日生奉侍沈陸二座
主登星塔

旌旗一片出西京十里烟沙逐隊行賜宴昔開唐進士題名今
復魯諸生江頭柳倚慈恩寺拾影風飄馬却城下馬登高陪色
笑宜春苑北已秋聲

連雲棧雪行

乾坤忽改千巖色劈面飛霜墮百泉江水橫添山潤濕雪花吹
落棧雲天人隨鳥道回風舞馬傷狐踪大壩穿莫向柴關愁路
凍樵林是處有和烟

元口無題

過眼倡樓綉幃間帝鄉柏酒傷紅顏戚姑今夕偏投扇戚姑夫人名曰秦贊何季復入關明日起按拍楊花吹粉黛隔
簾春服染雲山石渠金馬終多事薄夢華池莫浪還

鐵佛寺遇平西王下諸公同下江南喜賦

正愁三伏大梁行忽有西簾近侍兵夜月同驅長葛馬辰星獨
下黑陽城山空廢寺羣狐窟霧起中原百戰營口號遍傳軍令
細鞦韆幾見平生

樟樹祝大占留飲黃嘉卿暫至賦別

聞君日掩柴門住松菊桑田異昔時幸有乾坤容我太可無江
漢繫人思哨帆千里歸處落風雁重陽度晚暎醉甚忽逢黃子
至孟公不顧尚書期

已亥吳門奉待修羅白撫軍

傳聞使節大江來千里樓船畫戟開豈有詔書前日至翻令羽
微隔年催錢塘臘月羣師集茂苑春朝萬馬迴元日萬馬欲與
先生臨海甸庫門危坐一啣杯

泊上清河使學公先發遣僕入城迎祭弟

客居遷次本無定况復移家亂後過海上風後從兄弟行藏相
見少友朋生死未聞多雙船獵獵吹風步香馬蕭蕭下孟河早
晚歸來同卒歲六朝烟雨近如何

壬寅甘健齋自南豐來攜靖邊張曲江明府懷索題

蒼松之下有黃冠吏隱歸來天地寬已見一樽當戶入獨留千
卷背人看交淡莫道謀生拙家在須知出塞難同是渭濱垂老
客何年復理舊漁竿

昨歲尺書前日至今朝有客到梅川為言張子形容似許汝曾

生詞賦傳霜竹故園方半畝春風隔縣已三年相思莫向江邊

老戰甲閒添十萬船

泊閩門

二十季來吳會客風帆一過一蕭條兵戈近滿黃鸝巷蕭鼓空
喧白馬橋未有樓船通買豎漸聞絲繭稅漁樵最憐堤畔垂楊
柳終日青青向埭鳴

溫溪

東甌鼓角戰雲屯日脚潮頭截海門十里芙蓉秋滿樹千家綠
荔雨為村尸中能令還科禪病後牛哀且噬昆太禁謂海濱禁
鱗甲在馬夷無數上灘痕

泛錢唐江

眼見戈船轉大旗特從東海赴西陸移家已過秋八

當雁落時賴有文章銷客路不愁風雨對江蘿廿年筋骨狂越
走九月寒衣授未遲

崑山送徐仲舒司李汀州

美君曾出洞庭波先期汀上移官足放歌炎瘴應知存雪少
郎齋時有夜猿過廿年分手驚蓬蒿里將家戍塞河若到蠻
孤頓問訊閨門母子近如何汀州

癸卯夏州奉寄龔芝麓年伯

聖主轉回任老臣初開客路淚沾巾十季都憲甘微祿一飯黃
金散故人舊屬貂蟬宜室貴高班鷹隼上林春公按口吃能長
嘯辜負張華屬望頻

獻賦茫然十載過忻逢父執慰蹉跎夢中嘗對蠶桑策牛後誰

聞客感秋絕漠亦田食賤少大江賓路是排多明季定赴滇南

幕天下人情重里料

獻謝家宰魏石生先生

吳中曾讀溯洄詩小子新篇辱見知極塞狂歌雖有託他生痛
哭已無期頓縵豐草交難絕從獵長楊諫者誰獨美金門梁上
燕春朝飛舞故相隨

近來銓政賢愚滯詳慎如公政不繁優詔每承天子賜款書還
喜舊儒存魯幣日暖催官馬草暗春抽度塞垣家世愧非簪篋
史至今猶遇聖人思

九月同楊次辛許貞起登夏州城樓

果樹秋色大河邊斷續砧聲在眼前無數雲山開統萬共看征
戍出居延黃沙隊裏黃羊走白草叢中白馬連昨歲計偕今下
第昨歲重兩經嘉節倍晏然

西夏額爾只萬時新汰九萬諸軍上皆設戈變朝服
于費田則又奉詔騎箕箕等皆以爲此舉非
矣遂于兩渠之上平諸軍之兵以爲此舉非
者亦時有前連羣之以爲時之舉也
後人者指心息氣爲萬寶也
不時乎偶因紅戎句平及之甲兵記

東井何年聚五星，
巖蹄奔走跡如萍。
纔歸邊塞頭全白，
一出羅川草尚青。
風色欲銜寒雁過，
秋聲只在隔山聽。
巨靈長使關河碎，
蠡屨溝分嶽瀆形。

謂九條
焉云

二千口外黃河曲夢面霜風七月米蕎麥枯泉鹽漸絕

宿郭金湯有竹草堂

送富平李天生赴幕

乙巳元宵

塞外春宵一盞燈十年蒸餅憶紅綾私將麪罌占官祿謾想金

賀蘭草堂春興

寄懷李力負

遑興

登靈州城樓

和石仲昭三原閒居却寄

丙午赴貢舉僕夫失道久不得至乃題詩主湖廣館

等閑風雪共飄蓬我佩短刀汝佩弓後路不知前路失今宵難

與昨宵同一身孤微并汾外單馬重裘樞肆中却美斜陽浮客
到解鞍明日過榆東王新馬

丁未出試後投所知

賦成綠竹楊莊喜洛下驚傳薦陸機萬里獨憐慈母隔全家須
待綠衣歸金磨老馬嘶春立玉闕高鵬出塞飛多少親朋吟望
苦蒲天梅杏正芳菲

范縣悼泗上施許公

山城寂寂日初低旅櫺蕭蕭古木齊不見泗濱浮磬響獨聞
博夜烏啼遊仙好傷張良墓負米空悲子路堤更有大宛金棧
馬九原相殉一長嘶施死一

絕命哀哀望故園施集有江離莎草對黃昏書堆案雙親老
花施集有江離莎草對黃昏雨傷春不計惜時運施集有江離莎草對黃昏

蘇武生還十九年蘇武生還十九年沈長碣嶺汝隔重泉亦知天地輕才子
不向人間老謫仙病裏思家腸欲斷閨中作客眼將穿施妻隨

取夜臺應共肩吾賦好把唐詩集數聯

曲阜同孔趙宗同年飲吉人宅趙宗有私伎不與見作

詩嘲之

同爾公車出帝鄉桑園猶帶粉蘭香諸姬繡被堆芳畫五月榴
花照夕陽乳燕並飛應並伏啼鶯相對不相妨黃金取盡文君
酒返識長門賣賦郎

歷下喜上元蔣穆止同寓

老去江東親識少獨逢君至類諸昆每憐出塞歸青海相勸攜
家住白門事作劉義童顧炎顧炎夏夜酒難溫比鄰約突泉聲

苦却似催人到故園

同新安洪仙客飲大吏劉伯宿寓齋得傾宇

一椽大江秋裏客二東新雨酒中傾荷花繞屋深深坐砧杵催
入箇箇驚樓近野橋時見影劉賓客詩煙千高樹最多聲分
歸馬郊城隔恰似衝泥萬里行

濟南送某司李裁官歸溫州

山頭酒幔青紛紛車馬暗郊祠秋風忽動江心幸荷英將
貴策士依然判五刑司李出

將還金石堂在相鄉魏相公遠札重以詩幣寵行因寄
短章用伸謝

尺素低低猶未展尺素低低猶未展無從寄與

同蔡凱歸郭隗臺前並北郭陽谷裏聞春輝從今大笑且
去將母移家臥釣磯

舟泊楓橋見鸚鵡因憶吳姬夏州

每到勾吳似到家館娃雖在隔天涯一從身世懸通籍致汝邊
州誤歲華玉臂滑荷渠口雪春風不斷龍頭花鄰舟鸚鵡能言
語好是溪閣獨怨嗟

與李仲木後板廐述舊

錦帆渡處舊時晴坐看橋頭春水生伯仲亂來齊好佛親知老
去漸忘名雞頭領外花前發李舊守鸚鵡聲中夜半行我與君
交吳越久不聞羌笛不傷情

戊申歲訓終壽民方伯謙集寄園

花覆春陰一草堂使君尊酒坐黃映階蘋藻迎牙仗倚滄池

驚點石梁雪色如欺天不夜燈光反照水中天頻年西去爭時
今楊柳關山正未黃

贈顧松交吏部

直覺東歸似故鄉每逢佳節就君觴客中文宴如羊曇吳下名
聞數辟疆芳草盡凝歌扇綠落花春散舞衣香東山未許頻游
說早晚徵書發建章

清明酬韓中丞兼懷令弟小康明府

杜鵑芳草暗留春見說清明倍愴神
上梧楸江上隔客中安
子夢中頻頻邊賈賦依難弟今弟惟異代荒肝累故人
甲戌同門蒙折作還美白打錢能分相府印今寒食一沾巾

上劉中丞

居莫種田果水直深朔外稻沙風吹破夕陽天兵戈略盡入豐
樂夜振琵琶日控弦

魚書新拜舊彈冠西旆南移雪未乾海氣全消三伏今天威不
試八閩安車格酒肆人難取荔子楓亭學已殘猶恐鮫船樓外
轉夜溪時把地圖看

西昌贈周伯衡憲副

肅省棲遲悲遠天日看松竹俯晴川思親萬里龍沙外哭于三
聲雁落邊時周有紫塞卜居書有帙周由建化黃魯贈酒吏無
錢江東亂後家全失周家失薄宦窮途已廿年

懷郭電白同年

偏是雁行臨北額名不聞蛇寶出南巴城名時有及十年作吏
詩都廢一歲方新亂又除電白春正海寇脚穿梨木屐官軍頭

揮素馨花每聽風雨林邊過却似春迴電白車

江行

不信秋分秋社日但看蘆荻亂帆中三年山海藏征客晚與庚戌年辛亥冬月入瓊一月江湖闊朔風北風衣綻常牽慈母線食
齋猶挽健兒弓大雄暫鑿脊歸後問鼎終須入雉宮

會庭聞詩卷五

寧夏會 晚庭聞著

五言絕

華池溫虞白馬紫綯置酒倡樓作別

華館三更後驪歌六月初莫添紅粉淚流入白公渠

吳姬

粧成春已盡半臂墜香絲小苑楊花落儂心那得知

平陵城

上有盜跖山下有陽虎墓灑爾一杯酒祝爾莫當路

諸暨見麗人嚴東牛麗乾明府

滌器溪邊立前村是妾家使君如有意明日浣春紗

漁家

月落江村黑灘高水沒田棹秋漁甫久不醉不成眠

定邊

磧上秋風惡磧下秋草落功名萬里心不肯射狐貉

碑井

築塞是何年和我不用錢從今介冑士高枕脩巖邊

陌上桑

沛沛陌上桑絲絲機中織織出雙鸞鵲相見不相識

秋

秋笳吹力力秋螢落紛紛秋雁恰恰啼秋闌一一開

會庭閣詩卷六

軍夏會 晚庭閣著

七言絕

黎臺

夾岸啼猿夢澤孤荆王墓畔半頭湖
半頭湖名須知依色傾人國覆楚非關伍丈夫

鄧湖竹枝詞

南湖春岸綠萋萋燕子樓空暗柳堤
金谷烏衣何處是東風依舊轉黃鸝

倦遊

未必靈長能僕客明朝華注兩相忘
愁來歸臥華林寺新得布衣

迎春曲

同作尋樓花下人不須傾國也傷春
天桃香徑紅如錦穠李長洲白似銀

賴州有懷故伎藥珠

細雨連橋黿尾春風三月虎頭城
倡樓昔在橋東畔楊柳依依怨別聲

泊蘇州

海峰親見近來平偏設貔貅十萬兵
最是吳侯終好事等閒驚鼓虎丘行

倚水佳人赴夕陽吳粧却換滿洲粧
不防門外章京見却指東姬舊閣藏

歌酒喧喧出水涯吳簫嫋嫋聞哀笳
懸知千騎樓頭醉不聽高

陽白鼻騮

潤州聽暮角

江城舊日驛樓久蘆管初聞夜斷腸
自此扁舟從北發隴頭羌笛是家鄉

西谷關

駝駝黃塵天下滿却辭吳越復西來
雞鳴狗盜今皆死五夜關門吏莫猜

橋上

焦獲佳人真絕代朱顏纖手倚咸東
橋頭日日春衣醉脂粉香餘流水中

經唐宋臣四柳亭

楊柳堤邊人已去
缺騎高處水低流却憶昔年流

復過西州

塞下曲

六州赤落黃河冷一箇一聲翻新曲
放馬獵獵夜不歸五月六月邊草綠

賦得邊城游俠兒

六番子弟下金徽草盡河枯露漸稀
一去磧西疾於鳥等閒歸馬似銀飛

吹角叢莎着鐵衣半軍深入解重圍
寶刀未出人頭落霜宿馬前鞘後歸

羊鳳井至紫荆關雜詩

把都河外黑山戎深踐王庭第幾重
雪滿沙中不辨路馬蹄行處是狐踪

劈面凌漸出塞放羊酥乳酒一傷情哀筋不管愁人耳吹作千
山冰雪聲

匹馬系乾陰磧來題詩硯凍一御盃平明萬里千層雪人到巖
關門未開

東華門車上

誰家少婦闌春風纖手扶車御柳中一步一回全闕下却教飛
燕入深宮

露安府口號

三街伎館一時荒惟有銅鞮舊日倡莫唱前朝王府曲新翻都
是山坡羊

小松門伎席

五陵遺後惜春歸一樹雲前散綠羅衫散東山旅
伎是何人

伎是何人

劍能殺人君不知君能殺人儂不知將劍與君風雨去延平津

上失雄雌

南塘送人別

東邊楊柳兩三株折盡時驚白頸鳥自笑送人嘗作郡出門終
自見柳榆

無錫婦

刀圭小試侍兒拳惱殺春風不得眠半夜防他筋力盡商量明
日打歌輕

放魚

拈香點額似淞泖從從金魚漫潯浮同在窮邊同澗撒放君先

向大河流

看渠水

黃河是處與天通此地偏饒灌溉功統萬城中三萬戶夏來都
在水渠中

中秋

中宵雨後一天晴坐對西山分外明刀尺寒砧空外響聽來強
半是商聲

遲輓秦氏

死去三年始一聞非關下第入空門無多辮髮莖莖白剪取零
星共汝焚

集中長續憶君詩塵土荒墳夢豈知自此蒲團輕色相三生不
止好相離

絳州口占和尙自義興海會來喜賦

曾至汾河過絳州泥沙擁急斷行舟不知中有慈航渡却在荆
溪海會流

淨土重修未了功多生念佛此生工堦前松鼠簷前雀探食忘
人在定中

坐

寄壽合肥龔公

三十六莊今漸熟感恩同作報恩身佛前長跪為公壽却是淡
山不第人

中秋後

每聽吳語似家鄉又過山塘又半塘子夜歌殘輕櫂入菱荷秋
老桂花香

大樗堂初集十二卷

〔清〕王隼撰

清道光二十年南海伍氏詩

雪軒刻粵十三家集本

首都圖書館藏

人

樓

堂

初

集

十

二

齊

敘

南海梁佩蘭藥亭謨

天下皆言詩而詩亡非詩亡也言詩者多則亡古天子甚重夫詩凡郊祀朝會燕饗聘問必歌焉而又以其聲合之於樂故其時學士大夫率登高能賦號稱多材下至民間閭閻謳吟輒成音節相與沐浴教化而有以見其風俗之美性情之正嗚呼盛已末世崇飾虛名人鮮殖學甫就拮據便爾揚詡毋論其於三百篇比興賦之義未識源流卽漢魏六朝三唐以迄有明亦未能望其

大樗堂初集序

詩雪軒校刊本

牆仞而乃立壁分門各自排詆此如五尺童子誇其勇健徒手而入疆圉非有紛胡之笥桃弧之矢可恃以應人之敵也不過一農夫操隴畝耒耜之器羸行而隨其後已魄喪仆地矣如此而言詩詩安得不亡且夫詩者思也人情有所感於中而不能散則結而爲思而詩名焉仲尼刪詩列之於經而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以此故思之力可以無所不至灝博之而天地杳渺之而鬼神窈窕之而山川虧蔽之而草木歧喙之而鳥獸蠕沫之而蟲魚黠黯之而荒隧幽宮光怪之而貝闕蛟室

繚繚之而羽翟黼黻奇險之而蠶叢金牛熬燥之而火井膈膊之而冰車剗刻之而石鼓噓而淫笑而啞驚而喁逆而爭悲而齋咨涕夷樂而飲食歌舞嗚呼神已而未已也以水照水猶以爲擬淡也以月配月猶以爲喻明也以雪覆雪猶以爲比潔也以竅接竅猶以爲存聽也無色之色無味之味無聲之聲此之謂化主子蒲衣所著詩神明造姿孤雋表骨學問醞釀能極其思左右變化以出之于觀其行年三十而頭髮已種種終歲鍵關舍著述之外無他嗜好其志豈以今人自許者邪子向與蒲衣尊人說作先生爲風雅之交垂二十年今得蒲衣遂成兩代如蒲衣者不猶應劭之後有楊傳元之後有咸庾肩吾之後有信徐摛之後有陵與君家義之後有徽之獻之哉抑予更有感焉以蒲衣美才上有憐才之君下有薦賢之相使之出入承明給賜筆札振其鴻藻與相如諫獵子雲甘泉亦何必異而故卑處菰蘆徘徊于徒步於臺嶺擔簦於八閭蕩櫓於蠡湖息影於廬嶽以淒思苦調爲哀蟬落葉之詞致自託於佳人君子劍俠酒徒閨閣邊塞仙宮道觀以寫其呵

大樗堂初集序

詩雪軒校刊本

壁問天磊落扼塞怫鬱佗僚突兀不平之氣蒲衣之志亦婉矣然則蒲衣遇非其時不得以忠厚和平之音別清廟明堂正風正雅三頌之什猶庶幾於匪風下泉繁霜楚茨板蕩變風變雅之遺也古天子以詩教化天下之意仲尼刪詩無邪之旨不賴蒲衣而存哉桓譚知其必傳而不學者豈爲覆瓿且聽之矣

大樽堂初集序

詩雪軒校刊本

敘

兄鳴雷東邨撰

九叔說作覽山水立論說高獻響林木皆有學問之氣中和之道俾環坐而聽者都解頤及其爲詩也則去學問惟中和而已詩成人悉傳詠如立高峯明明如月落四空又如大衲長者說禪到徹處總無可著則九叔詩也猶記在時隼弟斲立側輒誨曰若作衣裳爾其佩若種礪松爾其歲脊毋時俗以爲雷同有毋唯諾以爲取容谷口之鄭南郡之徐斯人哉斯人哉振古豈易得隼

大樽堂初集序

詩雪軒校刊本

弟曰謹受命於時弟尙少爲詩老矣清矣幽矣每詩成先問雷叔未嘗見也雷惡矣無能爲弟起發而讀叔詩輒爲起余余詩成叔輒爲雷喜余雷讀叔詩輒爲悲矣雖然雷喜也夫叔有隼弟能詩豈九原不可作而大雅可作余王氏不能大而風雅可大邪迄於今幾也何處音步也何處追風定花猶落則惟與隼弟鼯鼯弗忘風雨夕泣數行而已叔向時語匡廬以不及遊爲恨事輒泣然隼弟飽卧數年匡廬雲飽食數年匡廬水匡廬哉雷九載別矣弟住匡廬哉余四載別弟矣歸而見所爲

賦也已揚馬矣所爲詩也已李杜矣豈真風雅之有所
自邪不然無所自而何以君子之響逸人之聲款款人
吾耳也因知天下文人大都多不遂其志亟欲得其子
之賢而發其蘊蓄之概以嗣其道且使其毅然而不爲
時會所奪澹然而不爲世會所移寧惟紹於筆墨哉今
耳鳴之集在人間若廣陵散余望大雅若匡廬高阜之
雲不知隼弟詩在旁竟已嗣續之也茲從臾刻之毋謂
余王氏之無人也

大樗堂初集序

二 詩雪軒校刊本

題辭

莘汀屈士焯泰士誤

孤山高士託逸興於題梅南華老仙寓治魂於化蝶斯
知無瑕白璧何妨偶賦閑情誰云已覺黃梁不令更迷
春夢是以或美人或香草淋漓寫遍九歌爲水月爲鏡
花遊戲總歸三昧吾友蒲衣子以姑射冰雪之肌膚墮
羅施污濁之塵滓業纏綺語跡寄騷經比者採風飄然
蹈海兩月杖藜紫水深宵挂席厓門禾黍故宮弔春魂
於望帝風塵歧路寫幽怨於恨人遂爾妃白儷青澆酒
杯於香奩之塊壘假紅倚翠舞如意於狐粉之唾壺全
身枯木寒巖幻出穠香豔骨破涕爲笑能令我見猶憐
是色非空誰遣汝爲註脚居然陽白冠絕一時非關比
紅遂成百詠五千六百字珠璣散落寰中東西南北人
肝膽托出楮上休認齊梁豔曲同儕子夜雙聲宜歸槃
澗清流少佐幽窗獨酌

大樗堂初集題辭

一 詩雪軒校刊本

大樗堂初集卷之一

國朝番禺王

隼

賦一

秋思賦 并敘

夫氣之運物物之感人搖蕩性情形諸歌詠是以
繁霜入幕潘岳有蟋蟀之悲明月生波江淹致梧
桐之怨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物情相召其來久矣
子辭建安歸隱廬嶽將過半載爰值窮秋岳露零
零谿風瑟瑟三梁古樹樹樹寒聲五老高峯峯峯

大樗堂初集卷之一

詩雪軒校刊本

慘色葛籠獨對蒿徑孤唸誦宋王之九辯讀繁欽
之一賦含憂觀古觸景興思况乎秦川公子久倦
登樓吳郡狂生屢愁懷刺多逢皮相罕遇心知是
以騏驥伏於鹽車唯嘶伯樂離徽輟乎流水獨憶
鍾期誰憐半死之桐莫辨已枯之竹故趙上計之
泣血陳伯玉之破琴方之於今無異斯痛於焉永
歎遂有長篇雖思深瑋瑋寧堪枚馬裝書願把珊
瑚聊與徐庾架筆憤然而作曾何足觀錄之私齋
多慙同志

夫四運修其代敘今時疊疊而蘭秋易鳥貞於鴉尾今
屆授衣而火流閭闔蕭蕭今連橫槎朱靈漢漢今泊江
蘄齋黠蠻蠻於梧柳今晴窗啾唧於合昏纖阿行兮西
陸河鼓渡兮漢津合鳴翔兮升嶺宵燭流兮幽墳把玉
英兮彭澤酒佩茱萸兮漢宮人潛紫帷之閨宋兮對白
字之娉娉坐鸞角兮耿耿按龍鬚兮泠泠感鸞毗之雅
調兮傷彥同之哀音申侘傺予隱軫兮思繚悵而難任
蒼梧邈而皇逝今重華逝以何尋世消離而濁揉今騏
驎棄而不駢蘭茝不植於堂砌今蒿艾蔽而成林鴉鴉
萃而翔舞兮鳳凰饑而夜食璠璣混於低甌兮隴廩與
閭姬同室眾駁選以自媚今孰能登子之陴側情有感
而難忘今性有紉而不釋繡蔕荔以爲紳兮綴杜蘅與
蕙芷希神鸞爲友于今接文鴛以爲侶茫持此而弗舍
兮眾睹其離離而笑子年連連而不予貸兮耀靈忽其
西過襲長夜之漫漫兮破牛角而興歌嘯青蠅兮爲弔
客歎知己兮撫太阿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弱質之蘋根
蹇沈抑而如危兮願陳志而無門既修姱而鮮雙兮非
是時之攸鑫奮余榮而莫見兮播子香而莫聞維天地

大樗堂初集卷之一

詩雪軒校刊本

之無窮兮何遭遇之靡常握剗劖而不用兮操規矩而弗施乎員方憐鬢鬢之漸變兮恐申椒之不芳驥伏櫪而奮身兮願一顧而求試服罷驢與羸駟兮又驥之所恥餐秀芳以介齒兮竟河清之難俟不吾知其亦已兮覽九州以消憂苟余蹤之可以遂滅兮又何情戀乎舊儔奉靈氛之嘉告兮藥雲騶乎駕玉蚪神眩曜而憧憧兮心養養而悠悠涉碧津以揚舲兮汎渤鞣之洪波澎溟鬱礪以岸紀兮渙灑灑瀉而雲渦渭潰淪而礪錯兮硤礪礪而揚沙湔漱漱而雷响兮磊芻芻以相加潤渫

大樗堂初集卷之一

三

詩雪軒校刊本

濬而迤颺兮濫漫濫而無涯驛馬乘濤以嘯蹠兮虎蛟掉尾如楔鉈輕鼈燐珠於沙鏡兮紫蚰暈青而揚葩文魼蠅螭以鳴磬兮螭房硯礪乎鬚髭天琛礪石以詭暉兮玉珧璣結而旋螭琴高含笑而靈矯兮冰夷倚浪而睨哦馬銜邀路以治夷兮天吳閃厖而鞭鮀蓬萊戲薛其潛興兮巨鼈蜿蜒以駢羅戴龍堂之崦嶠兮削貝闕之嵯峨挹鞠霞以爲餐兮吸沆瀣之精英漱華池之飛泉兮聆鈞天於帝庭陵紅藥之交生兮與琪樹之四合丹甌而碧簪兮錦礪乎千尺瑀鏤璫璫兮綴駁乎吐納

薦麟洲之節兮捲綃乎鯨人之室選奇河伯之辰兮出珤於驪龍之窟哀申越之負石兮悲羌肱之乘桴折瓊田之靈芝兮玩鐵網之珊瑚沿蘭榭於滄浪兮紉魚牋而如鳧舫震澤之冲瀾兮弭荔柏乎江海歛參差而誰思兮捐子玳乎湘君賸漢沔之灝灝兮汎羌水與葭萌感二妃之解珮兮游女弄珠而娉婷沂嶠山而左回兮洪濤淼而泓泓傷三閭之行諡兮痛昭王之南征蓀橈轉於洛水兮瞋子晉之鳳笙桂旗矯旖於神汭兮覲霧綃之麗人旣蛾眉而瑤質兮亦蟬鬢而頰脣搖金翠之

大樗堂初集卷之一

四

詩雪軒校刊本

首飾兮綴明珠以耀身鏤朱螭於文履兮颯敷羅與綳裙色珊瑚而如帝兮光巖巖其若神之蹇修以爲理兮雖有志而莫伸紛譎譎而喟憑兮邈攸忽乎悲真悞結惛以何語兮神夷猶而亡據懸濤濤而含句輓兮魂飄飄而上度騁龍駟之鞢鞢兮八鸞玲瓏以回步羲和儼以驂乘兮飭屏翳以先路心恍恍於五嶽兮初發軔於神夜堀天門而臨渤澥兮堪雲闕而覲魯石閭何曉藹兮曠黃河與梁甫礪礪杓而成象兮嵌岬嶂而莽赴機斂柯而聚櫻兮薜塞葉而走兔沒三厖之香井兮古柏

櫟挺乎千樹按金牀與玉几兮揖芝童與鉏父登秦觀
而聽雞鳴兮思祖龍之風雨飄飄邱之鼓琴兮臆張忠
之石釜稅餘駕於芙蓉兮輟羣集之句婁托祝融而館
赤帝兮面長沙之極浦哭龍梁之曼衍兮觀鱸岫之翕
吐瀨淺淺兮縈涓碧磊磊兮參錯煙漢漢兮蚶鱗霞綾
繪兮錦鋪躋朱陵之靈臺兮聽丹雘而延竚掇僊葩於
石園兮鐫丹汞於古路睇鳥篆之飛字兮親縣泉之鶴
舞探元夷之神蓍兮嘉宗炳之結寓駟縹馬於太學兮
躡豫鎮與秦城跨穹隆之縣燈兮臨萬丈之絕冥躡澤

大樗堂初集卷之一

五

詩雪軒校刊本

於此堂兮漆船浮嶽如櫛查蹠地肺兮訪綺季披菴廬
兮問王嘉折貝多於中岳兮坐石牀而避世觀麝香之
青炎兮玩銅鈔乎飯龍醴變恆嶽而邇迴兮啖昌容之
蓬蘽滅孤首而若瑋兮碣縣天而如墜櫛櫛上兮立鵠
鵠鉤巢下兮嘯魑魍會欬獻以喟憑兮肩臂翳而懿薄
懔懔其驚斯兮猓猓而發瘳悟伯昏之側宕兮躋千仞
而亟跋周凌盼於天庭兮更僂仰乎上下南浮乎沅澤
兮東走乎棘林之桎叢萬險而莫避兮爰華胥與西夏
厯重譯而靡通兮雖笑語之莫辨俗淫悍以殊中土兮
并陰陽之爲沴云僻陋之可居兮要性情之舒展吾生
尙不自得兮何九夷之可善橫衝波而鯨濤兮靈胥搖
首而振怒抵龍沙之埒圻兮魑魍鵩盼以當路石靈露
硯礪以震蕩兮削餓煽爍而施鞭護鳳凰目堪余兮闕
喑啞而俛還卒揮涕返此異鄉兮覓幽谷兮誰與寬增
傍徨而佛惛兮斂秋衾而長歎息惜駢兮聊假寐寢巫
咸兮造弊廬云道固無厓埃兮行焉知其所如惟恬澹
與宋寔兮斯貞人之所居豐盈禍所棲兮名譽怨所集
薰以芳而見燒兮膏合肥而致割翠羽微而殞身兮蚌

大樗堂初集卷之一

六

詩雪軒校刊本

含珠而璧裂懷文章以誘世兮疾身歿而名滅孰若師
由聃兮執元靜而自絜從委命而乘流兮遊寥廓之鄉
忽畧我而無是兮觀泰初之芒芒苟中情其好修兮長
顙頤亦何傷遂起坐而正衿兮悟斯言之協夫子心修
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徵古人之軌迹兮聊因
潛厲余壯志矍量力而退守吾拙兮雖沒齡而靡悔託
遺編而寄意兮奚取容於斯世系曰霜靈靈兮雨露靈
心鬱鬱兮思縣縣天荆地棘兮行路難周覽大荒兮寢
巫咸勉子芳服兮滋蕙蘭歎彼碩人兮歌考槃

大樽堂初集卷之一

七

詩雪軒校刊本

大樗堂初集卷之二

國朝番禺王 隼甫衣著

賦二

寢遊武夷山賦

維天地之浩渺兮何民心之妄作且識想之闐紛兮夾
遊神其固度得失兮蕉鹿情感兮巫峽榮辱兮邯鄲物
我兮蝴蝶雖幻境其百變兮隨四時之所接爾乃春山
疊翠江水汎萍游絲礙路弱柳低人山烟送晚砌蟲吟
晴花對影而含笑猿弔魄而曳聲歸雁唳空新竹篩庭

大樗堂初集卷之二

詩雪軒校刊本

風寂寂兮連幌燈閃閃兮斂青忽現無窮之境暫息有
骸之形遍九州兮若彈指越三島兮如煙輕修武夷兮
舉目若髣髴兮平生觀九曲之逶迤兮乘木蘭之小舫
謁三清兮章臺憩賓雲兮石亭踐望僊兮遠眺松夾道
兮掌平仰兜鑿兮岬岬勢峭崿兮崢嶸轉鐵板兮繞玉
女攀綠蘿兮挽碧苕苕偃船兮嵯峨瀑布飛兮暗鳴或
倒影於千嶺或匿峯於重溟縣三梯兮登僊奔援葛蘿
兮挽紫莖白露散兮洞門啓響朱旛兮搖金鈴貝闕雲
竦以夾路蕊散削天而冲冥紫翠玲瓏於林間丹房陰

映於高屏游龍交馳兮玉局巨鼇戴首兮赤城樓臺
兮把琳篆熊羆冠今朝玉京劉綱唾盤而成鯉王喬控
鶴而上昇或指樹爲姓或合氣爲名或綠筋紫腦或御
日戴星或嘯吸見丹田或太乙行成均瓊笈金虎三陰
五靈封以白玉之函盛以黃金之瓶龍耕煙而種草鳥
拾花而聽經挹碧藕兮獻赤薤飲冰桃兮服青精餌黃
芽兮白雪漱三石兮九神聽雲華之踏踏窺腦中之玲
玲於是遊覽既畢放曠閒情興嫋嫋而未盡魂漠漠而
忽驚殘釭留焰杜宇曉明斂寒衿兮起坐歎幻境兮何
成捲霜簾兮四望泉落澗兮泓泓雲逐影兮出岫煙別
樹兮歸汀寺鐘兮朗朗戍鼓兮彭彭悟今者之非曩安
知弄者之非醒

聽秋蟬賦

維造化之均育兮產庶類於羣靈何蜻蜻之翩跹兮亦
順氣而受生皎皎興懷於子建嘒嘒竊詠於詩人無粉
可施校慙蛺蝶有聲非媚比愧黃鸝窈朽木兮託體弗
輟羸兮蟬蛩寧飲露兮自潔弗黍稷兮是馨寧處暗兮
振響弗百舌兮爭春寧弔月兮弄影弗借螢兮耀身寧

大樗堂初集卷之二

詩雪軒校刊本

鼓勝兮自詠弗出口兮是憎清高而非憤世兮鄙老猿
兮嘯月明嘹唳而非含怨兮笑杜宇兮嘯五更抱葉棲
羽緣枝寄情豈畏蟪蛄之勁斧免憚蛛網之凝停不入
漆園之寢詎鳴齊主之庭爾乃鯉魚風起芙蓉折莖團
扇冷而藏篋輾轡凍而曳聲悲秋宋玉傷鬢安仁對斜
陽之荻浦臨衰柳之蘆汀方興懷兮悵望聽寒聲兮恨
增至若抱琵琶兮出塞託異類兮少卿聆陰風兮木葉
下望故國兮霜露零曲不成兮心已碎書不盡兮淚先
盈方沈吟兮自弔聲入耳兮難聽若夫章臺歎柳金谷

大樗堂初集卷之二

三
詩雪軒校刊本

酌恩悵離魂兮不散逐秋夜兮殘星聽寒聲兮心自苦
惹舊恨兮難平若夫秦樓握別楚峽分雲夫君去兮萬
里賤妾守兮一燈羨秋雁兮有信訝簷鵲兮無憑怨鸞
鏡兮破影羞鴛被兮合形拾落葉兮付赤鯉聽寒聲兮
寫不成是以感人非一觸恨千名多情兮易慟悲來兮
難勝卻繁響兮歸竹屋滅蘭釭兮倚石屏歌曰桐影疏
兮露漫漫殘月落兮山氣闌寒蟬感我兮悶無端安得

瑤琴兮試一彈

大樗堂初集卷之二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樂府

擬古歌辭

哀慕歌

瞻彼鴻雁載飛載揚伯兮仲兮棄予云亡
陟彼高岡以望吳鄉楚雲緜緜越水湯湯

若何歌

采葛采葛葛勝于寶寶解王歡不解王苦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詩雪軒校刊本

擬漢鏡歌

艾如張

艾如張羅山之側東向西南向北田有禾壠有麥乳雀
低飛傍母泣

戰城南

戰城南死城下血飽饑鳥走空馬魂捲寒沙入口營紅
旗閃閃陰風射辭家十載聽羌笛報君心通龍泉熱麒麟閣上擾青蠅秦樓鳳管徹明月

巫山高

巫山高捲寒霧大江翻瀾不得渡不得渡白馬潮頭乘
楚鷺新衣誰縫故衣誰補嗷嗷孤鴻哀聲繞上陽樹

擬橫嶽曲辭

隴頭

策馬飲隴頭四注寒嘶咽回首望秦川沙暗旌旗絕秋
月聽胡笳何人持漢節低頭撫龍泉誓染□□□

出塞

漢將領麾騎橫行出碣石氣抱龍城虹笛奏關山月草
寒不識春沙凍空聞雪蓬飛朔馬嘶風勁驛弓折霜雁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詩雪軒校刊本

邈無聲霧烽結愁色營門看落星□□何時□

洛陽衛

洛陽道口誰家子玉鞭鞭馬紅塵起翠雲香煖蕩春風
寶雞日射燕脂紫紅錦鞵頭踏鳳凰麒麟帶繫白鷗尾
桃花片片撲貂蟬醉眼翻身彈飛雉年年月月關雞場
朝朝暮暮倡樓裏瑞英簾透鷓鴣聲卸鞍攬轡門弄李
金鵝影下喚檀郎手抱琵琶半斜視龍腦頻燒待曉筵
弄珠調笑看花几荳蔻圖弄孔雀眠小玉挑燈刺鴛被
可憐隔院窺遼西相思夜夜緣邊駛斑駁去去不聞嘶

淚濺芙蓉冷秋水

紫駟馬

將軍紫塞還玉勒珊瑚鞭驕嘶歸漢陣弄影入秦川霜
蹄非舊日花鬃似昔年□□猶未□莫解鐵連錢

劉生

劉生倜儻雄平生重然諾置驛徧扶風戚里驚鳴笳賓
客六郡良來往五侯轂朝攜孟公飲暮就朱家宿殺人
報恩盡意氣猶未足最羞草元者處身何龔龔

企喻歌辭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三 詩雪軒校刊本

結伴涼州兒墮地作豹子不隨麋鹿生願逐豺狼死
新買五尺刀玉靶駿犀條刀口截星角不斬狸與狐
襴褸繡兩邊跋騎快馬向天射鷄子彈落馬蹏下
出門歛臂策入門擲大鼓男學漢兒歌女學漢兒舞

地驅樂歌

海風獻星星欲墮待得郎來儂始臥

折楊柳枝歌

上馬折柳不折桑判葉染衣不染裳老禾不割飽饑鼠
老女不嫁飽空牀

擬相蘇歌辭

筮篋引

公無渡河河水急鷓鴣不食銜沙立公竟渡河悔何及
悔何及兮可奈何短歌一曲投滄波

筮篋謠

滄海深深深可汲泰山高高高可及二雀飛飛不可測
朝同營巢暮不相入一向巢中鳴一向巢外泣

陌上桑

思婦倚秦樓杏梁初日麗采桑南陌頭提筐攜姊妹冉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四 詩雪軒校刊本

弱楚宮腰髮髻梁家髻金雀垂藻翹蟬珠結瓊佩耳穿
明月瑤裙纓丁香帶枝高出手勞葉短眠蠶細含羞語
傍人學寫相思字忽因使君問低頭憶夫婿

猛虎行

路逢虎壯士捕路逢吏猛虎避

長安有狹邪行

馳驅狹邪道香風熏繡轂鏘鏘咍路傍共歌楊柳曲家
居臨御溝堂懸九華燭鴛鴦列成行孔雀屏邊宿朱履
侍龍樓丹青畫麟閣翠羽映綠沈珊瑚照綈幕朝聽趙

女爭暮奏龜茲樂春花芍藥開秋葉梧桐落瑤顏進縹
觴方娛千秋酌

上畱田行

嘵兒嘵向天嘵兒真可憐安得父母生日弄嘵兒嘵向
天兒不可憐不隨父母死黃泉

豔歌行

長安流蕩子中夜起長嘆借問歎何爲故國寢中見梧
桐棲彩鸞瑋瑋巢元燕簾垂孔雀屏香煖鴛鴦薦青樓
倚佳人低頭弄團扇向月抱琵琶聲淚雜紅線意欲將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五
詩雪軒校刊本

黃金買賦申哀怨持此感人懷恨殺春歸雁

擬清商曲辭

丁都護歌

憶與歡初別望眼秋雲裂門無白馬嘶土碧萋宏血覆
歸寒食魂月冷荒煙魄恨殺石尤風不斷瀟湘客

石城樂

石城諸少年歌舞石城下但愛春日長不識春日暮
青青楊柳枝年年綠如故青青頭上髮年年江水白

讀書歌

相見感郎心相別憶郎影聞郎向揚州爲買青銅鏡

恨殺烏白鳥寢歡被嘵醒何處覓團圓初月照破鏡

歡似菖蒲花儂似枯桑枝把燈抽燭繭夜夜苦單絲

朝起不梳頭鸞篋插髻邊共郎采芙蓉欲使郎見蓮

鴛鴦雙跳脫臨行綰郎臂郎不念儂時看取雙絲緊

烏棲曲

珊瑚作橈錦作纜烏棲欲定三星粲楊柳洲頭待郎久
青絲繫船夜沽酒

日麗杳恩蘭蕙薰繖堵蛺蝶漾春雲白紵衣鮮紫駢馬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六
詩雪軒校刊本

落花起舞金鞭下

鍍銀壁馬金條脫茜縷蠻絲雙鳳結眠蠶細字緘玉璫

美人夜夜繡笙囊

霜封碧瓦瀉涼波常娥影落金叵羅水精眠癯高唐去

盼盼銀河天欲曙

江南曲

菖蒲葉齊蒨碧雲桃花如舞沾羅裙紫駢蹀躞驕青春
歌白紵有所思在何處

龍笛曲

湘娥象尺裁秋管鳳叫龍吟花纂纂青溪白石流雲滿
流雲滿星參差音風風悵忘歸

採蓮曲

鷓鴣鴝浮桂槳裁紅點翠波中漾兩兩三三笑相向
笑相向發豔歌芹塘雨溼衣羅

遊女曲

芙蓉暖紅搖水光纈翬窈窕雙鳴璫油壁車輕戲江陽
戲江陽解珠珮羅袖飏收墮珥

估客樂

大樽堂初集卷之三

七

詩雪軒校刊本

潮來潮有信潮去潮無恨誰似乘潮人有恨長無信
歡去隨潮去潮來歡不來潮頭雙綠鴨弄潮久不開

擬琴曲歌辭

麥秀歌

山日落兮麥葉黃雉低飛兮麥壠涼老馬徘徊兮嘶道
傍

走馬引

劍光落水波文裂年年閒殺襄陽客襄陽客子蘆中人
肝腸直逗蘆花熱颯沓疑聞捕吏聲曉埽霜橋天馬迹

英雄血淚向誰哭長倚寒空訴橫竹

龍邱引

森森寒雲籠楚樹白楊棲影新人墓三年夜夜癡瀟湘
潮冷黃沙泣孤鷺厭彈長鋏孟嘗門蹇驢不踏梁園路
無諸閩土衣文蛇胡馬嘶風想燕渡君不見宋人章甫
適蠻越路入騶搖從祝髮又不見嶽峯風雨走周文邛
棘王陽驅九折吁嗟彭澤幾叢菊醉倒接羅歌郢曲

擬雜曲歌辭

耕田歌

大樽堂初集卷之三

八

詩雪軒校刊本

耕田苦耕田苦去草根兮根入土耕田樂耕田樂待得
秋兮秋得穫

秋風辭

秋風瑟瑟兮雁影寒芙蓉泣露兮百草乾明月皎皎兮
照銅盤蒹葭接岸兮白漫漫盼歸雲兮獨倚闌望美人
兮楚水端佩長劍兮岌岌冠餐菊英兮飲木蘭傷靈修
兮起長歎從彭咸兮去不還招魂邈邈兮曉星殘對孤
燈兮思舊顏

李夫人歌

燭閃閃兮風飄飄帳寂寂兮雨蕭蕭魂遲遲兮步搖搖

落葉哀蟬曲

木葉落兮夕波汎中流兮浩歌盼虛房兮燭影傷美人
兮將奈何

古咄咄歌

東溪一株桃南陌一株棗各自任枯榮榮枯豈能保
桃落東溪水棗飄南陌泥各各不歸根迢迢空樹枝

古五襍組詩

五襍組天上霞往復還巢林鴉不獲己日將斜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九 詩雪軒校刊本

祝魴歌

祝魴祝魴骨藉藉日出妃呼豨日入狐截尾

雲中白子高行

寢入蓬萊山驂駕白鹿一何斑斑海波激激左旋右轉
不可躋攀河伯騎赤鯉導我乘流翩翩如白鶴遨遊滄
溟閒靈妃看鸞舞珮鳴珊珊縮我了角髻勸我餌仙
丹袖我雙香橙佩我驪珠環珠環不可見香橙不可得
唯畱元氣鼓盪日月長駐顏

前有一樽酒行

前有一樽酒座盈千歲賓雙瞳眇眇兩袖如雲手持一
九以贈主人欲令主人千春出有車衣有襦養犬食肉
肥羊滿廚小姑蠶上箔門無官長呼子孫至二千石坐
享太平永歡娛

車遙遙篇

車遙遙馬蕭蕭望行人過板橋野田雀啄野粟君不歸
暮安宿

東飛伯勞歌

黃鸝巧言紫燕舞巫女秦娥騁雲步誰家女兒臨書閣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十 詩雪軒校刊本

低鬟冷怯吳綾薄象牀金斗熨鮫綃羅袿佩瑋相嬌嬌
年時十七將十八錦瑟春心訴銀甲桃花落地不歸樹
可憐夜夜丁香故

滄海雀

滄海雀尾從從雌挾黃口雄逐雌雌教啄粟雄教飛不
飲籠中水不棲惡木枝欲報主人恩千里銜明珠少年
張網羅高飛奈若何

大垂手

香風曳羅袖彩鸞罩初日曼臉乍同腰凝停應鳳律不

持水精盤奈此蘭蕙質

小垂手

翩翩白鵲翔復見小垂手弄節拖長帶遊絃飄廣袖斜
垂飲澗虹倒曳迎風柳舞罷卷瓊璫落紅苴蔻

遙夜吟

涼螢照瓦松牖懷語陰井唱罷伴半愁白髮生俄頃
裁縫寄遠人相思不能臥金刀剪紅綾愁見鴛鴦破

十索

姊妹約踏青開匣整花勝素馨環鳳髻未識相宜稱欲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十一

詩雪軒校刊本

看鬢邊釵從郎索衣鏡

斗帳錦流蘇四角垂珠結冷倚芙蓉枕鴛鴦被一撮欲

熱博山爐從郎索香屑

鏡檻繞芙蓉拂拭紅羅薦涼臥看銀河低徊弄珠串意

欲撲流螢從郎索團扇

明月照蘭房並坐歡情洽一盞葡萄酒微微透紅頰意

欲搗秦箏從郎索銀甲

昨宵攜小姑對月教歌舞手握猩紅板嬌絃調白紵欲

唱金縷衣從郎索曲譜

午夢夏晝長蘭風透羅裙倦倚茶蘼架青蠅繞寶瑟嬌
羞強向前從郎索紅拂

桃膠掠香絲髮鬢盤雲狀照鏡插蜻蜓玉燕銜珠向意
欲裁金鵝從郎索髻樣

兩臂單碧羅戲弄初落雪帳底挽君肩香煖桃花骨欲
露紅守宮從郎索條脫

綠鬟初覆額柳葉雙蛾對長日未曾顰秋波轉相愛欲
畫遠山眉從郎索螺黛

相思非一朝今夕始相見翠帳任君開含羞帶月卷欲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十二

詩雪軒校刊本

共結同心從郎索紅線

遊俠篇

白玉飾鉤膺青絲控燕馬相逢柳市中肝膽如泉瀉抱

雞東郭鬪放雉南陂射四君何處尋撫劍清樽下

楊白花

楊白花花開勝桃李滿林宮樹無能比年年三月雙燕

歸夜夜銜花入帷裏飄落河梁春復春不見楊花見燕

子

擬雜歌謠辭

夏人歌

鳥之集松與竹魚之游川與澤駕我車兮歸我亭兮

燕燕童謠

燕燕尾簇簇銜泥巢向主人屋主人見燕樂燕待主人多飲啄主人去矣燕泥落

小麥童謠

去年小麥肥如珠今年大麥枯如癰去年打麥皆丈夫今年打麥皆婦姑噫有麥不打胡爲乎噫有麥不打胡爲乎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上

詩言軒校刊本

城上烏童謠

城上烏爪如錐嵒如刀傷我姦戕我姑母烏舛生烏子朝朝飲血如飲水安得惡少年射鳥飛落北邙田

休洗紅

休洗紅洗多沒顏色顏色縱不惜憶得當初織當初寸寸上機尺今日殘紅何處覓欲得殘紅如舊紅不如藏篋中

休洗紅洗多紅色變朝朝洗紅紅片片今朝洗紅紅不見兩兩溪頭鷓鴣子飛飛猶戀殘紅水

大樗堂初集卷之三

大樗堂刀尺卷之三

詩言軒校刊本

大樗堂初集卷之四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五言古一

雜詩三十首

我生值陽九慷慨觀羣書守志慕仲連撫劍希穰苴喜
過揚雄宅恥集許史盧咸英易鞬鞬瓴甌變璠璣章甫
適歐駱長夜獨躊躇偶逢王子晉攜入崑崙墟時危難
縱誕抱影守元虛陵陽贈丹漚茅君貽羽車紫煙隨上
下飄忽水雲裾壯心猶似昨夢想定□□

大樗堂初集卷之四

詩雪軒校刊本

高樓有織婦含羞背明鏡刺盡雙鴛鴦寒燈笑孤影豈
曰無良媒躊躇桑落詠秋露淫帷簾繁憂增耿耿
驅車濟洛川頽頽日西暮皎月照芝田悠然思帝女彷彿想環姿華裾飄約縈霧綃捲桂旗明珠耀翠羽蘅薄
聊逍遙椒塗澹容與無匹歎匏瓜牽牛詠獨處嗟余來
何遲不見凌波步寧辭玉珮要何繇媚言語永慕寄長
詮感激陳思賦

晨月照帷簾美人秋夢歇空牀抱虛影蘭膏餘半滅拊
膺起長歎哀猿弔寒魄相思難處心欣憂仁相接欲往

赴佳期曉露霜髮

火旻變闌暑衰林漸槭槭微霜妒芳草秋風悲楚客塞
雁響流雲砌蟲吟落葉晷度難停影寸心百慮積慙慙
紉蘭佩畏彼鳴鵲鳩□負折麻心佳人千里隔孤懷訴
危柱曲終江月白

宛洛王侯第琴瑟宴嘉賓金張搖玉珮許史擁朱輪樽
滿葡萄酒筵羅異國珍妙賞北里舞高楊濮上音小袖
調鸚鵡秦娥列成羣恆苦秋夕短寧知白日沈遙想瑤
臺上帝子乘輕雲飄忽霓裳曲戎冠慰我心

大樗堂初集卷之四

詩雪軒校刊本

上山采薜蘿下山聞歎息哀聲出孤墳躡履看行迹含
涕婦人麻衣皎如雪借問歎何爲欲語聲又咽十五
嫁良人一歲從邊役不見覓封侯還家雙鬢白方恨歸
來遲又作黃泉客遺下呱呱兒今朝纔滿月堂上有老
姑門中無嫡伯况乃值凶年饑來頻剪髮無論陳者苦
聽者腸已裂寄語世間人伉儷重離別

駕言入蓬山行行忽回顧嗟我同懷子遺之在遠道登
高望舊鄉莫辨來時路病馬與僕夫悲嘶倚寒樹安得
雲中鸞攜手乘煙霧

暮庭涼氣初微風吹短袂躊躇步蘿徑遊目千山外寒
江生夕波虛烟散岳際歸雲相因依羣鴉飛暝翠安得
貧賤交白首不相棄慷慨發長謠孤懷誰與寄衰影抱
秋梧淒然共憔悴

燕辭瑋瑋梁雁度瀟湘水白馬不歸來吁嗟遠遊子門
有車馬客寄我一端綺中棲雙鴛鴦傍列相思字緣用
舊越羅裹以新蜀紙感激致慙慙君心猶尙爾珍重松
柏操毋勞詠江汜

黃金聘朱顏白楊伴枯骨死生變愛憎哀樂晴不惑長

大樛堂初集卷之四

三

詩雪軒校刊本

歎撫瑤琴悠然見秋月嗟彼竊藥人桂宮駐雲髮

羣狐被華簪雛鳳困饑魄含情觀古今繇來非旦夕沈

吟將訴誰繁憂難強歇提攜雙玉龍去作田橫客

滅迹謝人徒來揜東林扉蓮社久寂寞茫茫誰與期偶

逢山阿人窈窕薜蘿衣自云高帝子飄零守破籬學種

青門瓜薄采首陽薇興亡淚漸歇懷古託微辭妻子有

真意言笑澹忘饑一卷堯舜文不與時俗窺每過竟終

夕孤懷得所依

桐風引客懷霜月照歸處蔓草纖繁憂揮劍弗能去孤

雁從南來裴徊落何處不見故人書一夜髮垂鬢遷逐
蟪蛄聲影怯飛蛾舞編簡著春秋誰云粉不蠹空嗟季
子裘愴惻登樓賦

烏鵲盼河橋織女開雙扇佳期良有時秋風一相見人
閒去不同空牀徒展轉裁衣寄與誰竚立停刀剪
功名既難圖神仙豈易接蹉跎兩不成徒慙遠鄉客主
父困西遊長卿久病渴彈琴促商音狂歌斷秋髮滅燭
斂孤影復見半牀月憂心語衾枕託汝夢中歇

萊施滿堂階蘭芷緣澗石和氏泣荆山奇璞誰分別陽

大樛堂初集卷之四

四

詩雪軒校刊本

春和者稀徒勞歌郢客民心各有懷胡能強不惑焉得
紫河車逍遙遊八極

我有雙寶劍盧綬明月出自昆吾溪芙蓉歎秦客逃
難楚王城未染讎人血壁上秋霜飛匣中鳴霹靂意欲
持贈君懼君不識察

雙劍匣中鳴夜半風雨起雌雄忽解形女蘿哭山鬼雄
劍落吳江雌劍畱楚水謹防君子身休隨遊俠子氣合
斗牛閒何曾分彼此

騏驥伏鹽車元猿困圈檻駛捷安所施裴徊傷日晚卓

圓獼猴喧枯枝鳥雀散吁嗟漂母恩感激同大漢豈無
胯下人誰進王孫飯

絡緯曉衰燈繁憂積夜半秋衾捲寒魂夢人叢霄館五
城十二樓青鳥遙相喚羣仙召我并授我經一卷宴我
白雲謠飲我青精飯借問周天子八駿何年返雙童笑
不言送我出雲漢欲折蟠桃花回首風吹斷醒後月猶
明聞歌白石爛

聶政刺韓相荆卿歌易水專諸進魚腹豫讓伏橋底豈
不惜微軀所重報知己歎息館娃宮西施發皓齒歌舞

大樗堂初集卷之四

五

詩雪軒校刊本

三千人吳王忘別視荒臺麋鹿遊又入五湖裏不忍墜
紅樓遂遺後世恥

吾愛信陵君罄折能下士虛車揖侯嬴執轡立屠市救
趙奪兵符平原負羈矢復從毛薛遊豪舉誠堪鄙卻秦
歸大梁吁嗟竟譖死賢哉漢高皇立祠奉公子

亡秦豈是胡亂唐不繇武徒殺李將軍長城竟虛作人
倫冥漠中賢愚昧其故傳賢仰神堯命子稱大禹不聞
建成墳空弔扶蘇墓

賢哉公子高請葬驪山足達哉吳郡卒終身酒百斛豈

不惜芳菲嚴霜薄高木東門憶黃犬太息華亭鶴支離
遺物慮曲轅抱真樸徒唱紫芝歌南山何巖巖

美人不可見薜蘿空窈窕眾女嫉蛾眉鵲鳴芳草傷
哉楚大夫懷抱良不小離騷吐忠誠天問徵要妙憔悴
逐彭咸白日徒昭昭孰云事輕生隱憂諒難掃知音寄
百年一見長沙弔

長卿能著書平生得所遇兩曲動佳人一賦驚明主當
墟想風流論蜀懷雅度猶畱封禪文刻石泰山土何代
無奇才躑躅梁園路

大樗堂初集卷之四

六

詩雪軒校刊本

晨雞鳴曉月蟋蟀吟秋日人生貴及時懷抱何鬱鬱南
鄰歌薤露北里彈齊瑟哀樂遞耳目髮減少年色桃李
笑青松徒負凌霜質不見馮唐老白首終沈屈

潛蚪帶寒潭鰲鳳惜毛羽鬱鬱淵底松匠石不我顧江
濱遊二妃解珮貽交甫豈不重修名紅顏難獨處况當
秋日馳百舄傷幽素支遁隱岫山湯休歸孝武持此感
人懷行藏觀古度中夜起沈吟長安問季主

朝菌遜冥靈鵬翼笑蜩鷃小人焉足憑修短將安託同
歸鑪冶中藏府終去壑至人不惑生忘情任龍護

西山雜詠

孤雲如美人窈窕遠山角殘月出其中鏡影漸如削彈
琴娛清夜寒光不可掠露華溼橫塘芙蓉何姊姊憶君
南浦時翠帶紛若若佩我同心環綰我合歡索佳期難
久畱兩地相思各圓缺自有時離憂豈能卻

夕霽澄江流遠山斂殘照溼雲蕩歸禽漁磯未收釣良
苗團層颺澗水截野燒初月隱烟村孤燈隔溪廟田父
攜壺漿邀予坐石橋真趣無雜言狂歌展幽眺勸予須
盡歡取樂金樽倒瀟灑百年身白髮安能掃

大樗堂初集卷之四

七

詩雪軒校刊本

心跡斂邱園結屋南湖上栽松逐地形磊石邀雲影明
月如故人柴門夜相訪忤俗謝逢迎寡德慚俯仰驚斯
高下飛樗櫟匠石放浮名醉裏消白髮鏡中長來者不
可期去者日已往蹉跎懷尙平感我五嶽想

夜行亂山間枯樹飛怪鳥陰風澗底來槲葉墮還起星
光樹無影失路踏溼草片雨歇荒林流螢自來去破塚
白楊聲蕭蕭髑髏語坏土斂賢愚冥漠迷今古死生變
化中日月疾如走長夜歎漫漫鐘聲在何處

達人貴逍遙取樂不在大清泉足醉顏豈必傾白墮良

朋四五人日向松間坐迎潮下釣絲掃葉續茗火閒看
兒童戲雨中摘生果忘懷任天真巾破亦懶補既笑汨
羅沈又哂馬革裹安心草澤間繁憂吾能鎖

山行入芳林破寺孤猿坐陰風殿角吹門傾拾古鎖金
像剝鬚眉畫檐蛛網大壞竈穴飛鼯廢并落殘果房暗
青燐生牆缺翠蘿補斷碑臥草間字畫蒼苔裹獵人帶
禽歸入撥冷爐火沈吟感盛衰冉冉日西墮

殘月落鐘聲正是行人候瘦馬踏微霜影與孤雲偶王
孫悵不歸衣怯西風透頑童不耐饑拾栗置衾袖歎彼

大樗堂初集卷之四

八

詩雪軒校刊本

耦耕人日種南山豆茅屋倚長松綠草垂石甃雞犬得
其真澗水桃花繡一望武陵源經過恐難又

長安美少年驕驪金匡匡玉帶刻麒麟侍宴椒房踏劍
履君王前校射五侯集詔賜出內庭中官捧細合螯人
若胡蜂煎心似銀蠟寂寞揚子雲著書滿苔榻柴門掩
秋蕪鶴啄蒼苔溼一卷太元經對影自酌答

七尺釣魚船朝夕安吟楊時逐白鷗行或與浮萍匝孤
影蕩江雲入夢波瀾溼放浪湖海間侯門腳不踏漁人
共忘機舉網澄潭集得魚沽酒回燒竹當燃蠟醉吟海

月生恍若珠出匣露華滴蘭橈長嘯潮聲答

深廬雜詠

我昔十載前匡山縛茅屋採藥荷長鏡踏雪斲黃獨下
視萬丈雲倦騎千歲鹿往來非今人忘言對松竹自謂
卒餘生瀟灑忘結束胡作樊籠雉歎彼遼城鶴俯仰十
年中齷齪頭已白賴有同心人于焉成小築柴門不在
廣取容杼與軸方池不在深取濯纓與足兒童解我意
繞砌栽黃菊老妻適我情囊中酒長熟菱荷製吾衣薇
蕨充吾腹荒居無四鄰空山靜耳目草草百年身聊以

大樗堂初集卷之四

九
詩雪軒校刊本

全吾璞

池水何粼粼竹竿何嫋嫋中有赤鯉魚從從咳紅蓼江
湖迴且深失身落方沼風雲自有時變化應不小昏餌
夫何爲存軀以爲寶

平生愛鼓琴終夜不能捨別鶴與離鸞哀響孤燈下病
來人不御壁上塵埃裏今宵明月佳抱向松間坐欲彈
復徘徊誰是知音者

酒醒殘夢回缺月挂屋角開扉踏松影驚我一聲鷓鴣寒
塘靜冥冥孤葉帶螢落宿雲起前山涼雨飛漠漠竚立

共微吟幽懷幸可託

與季友山中夜起作

微雨歇荒林殘照千山外橫塘澄夕波蘋風起涼吹扣
舷蕩雲影臨流發遙思滌流弄紫萍敗荷拂巾袂遊魚
吹細沫岸花落猶綴孤霞遠迎人白鷗相向媚斜月如
江妃遲遲越江介不見蘆中人醉酒難成醉折彼蕙與
蘭哀雁勞相寄

南湖泛舟遲緩山子

寒鷄翼其雛一步一回顧物理固恆然天性豈虛作嗟
予好神仙半生已孤負胡爲久淹留短髮漸垂素大兒
尙待昏小女猶未嫁幼兒方識字不忍捨之去抱此區

大樗堂初集卷之四

十
詩雪軒校刊本

區情沈吟至中夜太息撫瑤琴幽懷爲我寫

憶昔有素交出自三閭後從軍三十年還家方娶婦哀
哉攀龍髯太息肝未剖屏跡荒村中山田無一畝子房
好容顏訥訥不出口有時倚劍歌聲若蛟龍吼荒墳埋
斯人皇天胡不厚下有黃口兒上有白頭母母病不下
牀兒寒持熨斗一讀絕交論慚愧黃泉友

古意

東鄰有小姑楊柳門長掩琴彈寡女絲字寫曹娥卷閒
情春草長孤夢燈花短粧成不問人寂寥鸚鵡伴焚香

娛長夜殘月猿聲遠倚樓發微吟冰蠶絲不斷感彼園
中松青青霜雪滿桃李嫁東風烟花不堪翦

昔泛若耶溪翠幟芙蓉裏蘇小結同心半醉香肩倚
枇杷花下居門掩鴛鴦水別夢泣參商寸心無遠近雲中
青鸞書荳蔻封蠻紙綴以繡笙囊背人燈下啓玉壺淚
未乾顏色勞相待桃杏妒東風珠簾捲紅雨

不惜抱秦箏爲君歌紅豆紅豆號相思歌罷掩羅袖君
心如轆轤上下轉瑤琴妾心如孤鸞影向鏡中偶章臺
泣別時攜手春燈候暗雨灑茶糜紅溼臙脂透夢裏卜

大樽堂初集卷之四

七
詩雪軒校刊本

琵琶佳期何日又欲寄璇璣圖靈泉買絲繡

大樽堂初集卷之四

大構堂初集卷之五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五言古二

已酉仲春蘇雄州入晉安秋歸廬嶽紀途中經

歷寄梁樂亭先輩陳元孝金吾一百韻

庾嶺眺臨閩秦關臨楚嶽天柱曾嵯峨桂山翠濃澹飄
蕩看浮雲流離觀旅雁思鄉哀子山去國嗟王粲不爲
避風塵豈是輕軒冕驅車行遲遲竚立涕潸潸俶裝趁
會颺含悲忘春暖錦囊繫距躔竹笈挑殘卷谿路隨高

六構堂初集卷之五

詩雪軒校刊本

低山容映深淺寒塘煙始開疎林冰未泮草綠染馬蹏
挑焰燒人眼飛泉射破袍息陰倚密幹進謁曲江祠聊
憩雲封觀遺像鎖新苔荒碑留古篆窮途遇漂母提籃
供麥飯歸鳥撲松巢返犢齎簾管朝別凌江城暮宿焦
溪店夜坐照熱薪曉餐驚乳犬瑞露隱衰極雲章見顏
殿前途影自孤他邦物已換覓渡循小洲倚櫂辭高岸
賈客賽江神銅鼓鳴沙畔波急鼉鼉驕風逼芙蓉亂鄰
舫奏胡笳汀月飛齊練笳翻細雨餘網集澹潭晚獨鶴
看溪流羣鷗待魚汕理楫慢泝洄寓目盡游衍倏見鬱

孤臺遙望濂溪院龍山產菱荷空同載槽觴烽檣蟠城

隍能罷踐郊甸勤王憶天祥愛民思趙抃邂逅接輿狂

吁嗟泣玉卞種瓜侯空聞采薇人不見辛勤半月程偃

僂九里岷斜道盤赤蛇危磴立胡豢跼步凌垠堦側身

怯巉巖帶雨石梁過沖煙巖竇穿菊句毒霧遮颯背陰

風扇投郵乞辛羹入廟眠牛羈垢衣碧蘚生病骨青嵐

染捫蘿手覺傷踏隴足恒跣籃輿稍歇肩僕夫暫息喘

鄞江松柏稠新羅風物善蒼玉洞中過青草湖邊汎公

山梧葉飛幔亭霞褥覆江淹夢筆山湛王鑄劍澗武夷

六構堂初集卷之五

詩雪軒校刊本

空所思靈鷲終歸竄迤邐別西山蹉跎滯南剡百花巖
崔嵬九龍灘激灩風怪石疑神水急舟如箭浮沈浪底
飄出沒波中閃澎湃廣陵濤燥耀龍門電天吳放鯨遊
河伯鞭龍戰猿狖欺人唬魍魎當畫喚潛窺眩未畢中
流過已半或如鹿角危又似狼頭險及茲耳目定始覺
形骸羸三宵泊永安一朝望平遠南臺落旅帆西禪駐
塵輅幢幡映梅檀碑碣肅鐘梵蒲團地尚存竹室簾猶
捲旗鼓露石亭芙蓉當左墀星樓剩規模晶宮歇遊燕
風俗俗冠裳文章饒俊彥邑有新主人情如已曾面倒

屣見綢繆緹袍勞繼繼雖慙太守憐猶愧武功讚萊施
晒蕙蘭鴟鴞笑鳳鸞杖指匡廬歸笠捨金鼈返天外自
逍遙人間寧眷戀初過三峽橋乍尋五柳館微茫彭蠡
深浩蕩潯陽滿山棲適性靈巖居任狂誕樹蕙無百畝
滋蘭將九畹仰聽雪花流俯瞰雲彩變寒厨罷夜吹破
衲從朝綻松根稼茯苓溪邊安筆研朗吟招隱詩閒讀
高僧傳栽茶短杖扶埽葉枯松伴庭閒多虎蹤門靜稀
人掩一枝巢樹鷓滿腹飲河鷗豈羨玉爲琛自甘藜不
糝烏衣燕不歸羊石鴻應斷兄弟阻參商故人隔河漢

大樗堂初集卷之五

三

詩雪軒校本

風流推王謝放曠稱嵇阮五噫歎伯鸞七哀傷子建花
田共優悠珠江同汗漫弔古過厓門作賦登元覽醪醑
傾芳樽琵琶剡華饌臺無黃金築市多駿骨賤大夫汨
羅沈太傅長沙貶英蕊逢秋枯毒草富冬豔禍淫事已
虛福善理無驗子胥終鞭屍豫讓隱吞炭戴天痛豈消
國士知難展恩讎自古今歲月忽荏苒崦嵫影易收羲
和轡難挽良儔不獲偕寸衷焉得遣長吟託縹緲相思
寄華東何時丁令威立柱申哀歎

仲冬陪尹瀾柱銓部陳元孝林叔吾入羚羊峽

懷梁藥亭先生

晴雲散暮霞落日萬山赤寒風峽中來吹我江上楫峯
勢截長江倒影竦雙壁溪聲瘦老松微波盪怪石俯疑
坤軸崩仰覺河漢窄危磴人似猿絕岸舟如葉壘巖結
寒姿巖斷孤煙接密林厓寺古蘿徑垂石髮柱渚龍鼉
驕澹澹蛟龍沫顯昧理或然神物含溟漠把酒對山公
探幽懷謝客睽隔未移旬寸心若積雪矧乃覽山川狂
歌誰與發欲寄山阿人霜花豈堪折

遊七星巖

大樗堂初集卷之五

四

詩雪軒校本

平原澹朝暉策馬郭北路輕雲停亂峯明滅寒煙樹入
林逢老僧指我巖中去盤紆若覆孟石齒如垂縷鳥道
緣秋毫嵌空無尺土造物祕青冥日月不到處把燭連
袂行陰風歛石乳幽谷隱淪淪棲雲竇精靈聚人生百年
內罕值山川趣旣愜探幽情復遇賞心侶踟躕懷舊山
終慙元豹霧

贈別梁王顧

并敘

友人梁王顧卓犖偏人負性孤介頗有憂生之嗟
告余往東溪余悲其行又感其勤請乃作一解以

勞之

雖鳳東南飛斂羽集枳棘且夕恆苦饑吁嗟無竹實同
心蘇小小少負傾城色當窗織嫁衣終歲不成匹刈葵
痛南威相思寄瑤瑟菽水未承歡空令長太息太息非
鴛鴦胡能常比翼剝葉調杯酒送送河橋側攬執紫羅
襦相看淚如織

贈別查韜荒

美人如花顏窈窕紅羅襦朝霞沐元鬢明月垂耳珠吳
官恥歌舞錦篋藏箏竿玉珮隨輕雲翩翩遊江湖笑騎

大樗堂初集卷之五

五
詩雪軒校刊本

羅浮蝶言將尋鮑姑相逢珊瑚洲香風蕩芙蓉手抱朱
絲琴爲我彈騶虞貧女無鴛衾何以結歡娛蕙蘭同氣
味翡翠惜離居離居安可度嚴霜矧載途衣錦歎嫖母
被褐痛閨媿傾城應有日善保千金軀

贈孔樵嵐參軍

腥風扇九澤濁霧干太易元冰膠坤軸金鏡淪光芒俎
豆若綴旒干戈如沸湯舉俗愛文身誰識冠與裳賴彼
撥亂材拯溺返葦皇大夫素王後正氣凌扶桑神皇君
弱羽靈芝冠衆芳灑落當世事高舉隘八荒小心事好

贈朱東溪二首

友嫉惡懷剛腸平生抱經濟羽翮困低昂雄談走淮海
著論追虞唐示我百篇詩氣削蘇李牆清真動哀玉高
逼華星光乃知正人心不苟託文章予生嘆孤立俯仰
但茫茫末路獲至契和樂如宮商况復生同時刻宿託
後行鼎湖痛龍髯生辰遘不良造物豈無意其忍負穹
蒼周周尙銜羽當車奮螭蜺立德必有鄰努力扶綱常

大樗堂初集卷之五

六
詩雪軒校刊本

邊胸臆白日行鬚眉鉛刀方用世神劍蘊雄雌採藥羅
浮來狂吟詔隱詩傾蓋歧路間初佩攀江離子清如瑤
瑟纏綿黃金微子詩如靈均窈窕薜蘿衣憐我烟霞癖
招我東溪湄

君言東溪上茅堂占林杪竹窗雲影翻莎徑泉聲遶四
山青英蓉倒影浸浩淼靈禽窺散帙文鱗漾蘭沼彈琴
媚清暉門籬窮窈窕况多素心人晨夕展幽眺別來八
九年寂寞寒江釣冷歸窳蓬蒿灑掃登山道嗟余邱壑
心以世傷懷抱鼓我荆溪櫓從君以終老

送石門歸隱匡廬 限韻作

石林不可車弱水不可涉身世何茫茫飄落如秋葉古
之巢許倫高視乾坤窄瀟灑送浮雲抱影松與柏仲連
不帝秦齊組無心拾吾子久慕之隱顯洵善擇東林泉
石孤南浦鴛鴦隻鼓我離徽琴送子沙棠楫

昔我隱匡廬結屋虎溪左層軒納五湖虛窗供四野晴
雲帳裏飛幽鳥牀下躲探泉乳鹿隨採藥長鑣荷別來
十九年雪壓茅房臍子其往葦之賴我同心者同心事
耦耕觀化委鑑冶一邱一壑中古人亦云可

大樗堂初集卷之五

七 詩雪軒校刊本

我有雙玉龍雌雄燦霜片我有一尊酒扁舟遠追饒酒
娛別離顏劍壯奚囊卷憑弔倚秦關覓路澈寒澗暮宿
嶺頭雲曉飯雞聲店道逢獻玉人暗投誰不賤雲霞友
形影江山任爭占子行我尙畱各保玉無玷

送孔樵嵐參軍六首

驪駒肅晨駕送送漢臺側臺下水漣漪荷花正堪折折
荷易傷根結交易傷別傷根牽藕絲傷別牽白髮
識君斗載前冠蓋西園會豪氣干星辰英風凌泰岱霜
天見鵬鶚纖卉仰松檜吁嗟山木歌邂逅勞傾蓋

前年宅橋西官舍清如水文翰縱橫飛琴樽愜良友道
德爲羅襦禮樂爲瓊玖膠投漆不違同心有如此

鯢魚蓄方池局如束溼草縛羊駕金車胡能展長道皇
天產俊髦寄託諒不小君其愛玉體寧慮嗟懷寶

昔予度藍關君返揚州去南雲蔽明月折桂空延佇去
春攬干旌一載抒情懷今日復別君形影何乖互

皎皎明月光團圓豈能久與君非一身安得長聚首弱
水阻舟航石林礙車軸出處崇明德纏綿期永好

夏夜集西山草堂

大樗堂初集卷之五

八 詩雪軒校刊本

置酒臨南湖殘月尙堪把芙蓉如江妃蕩影竹聲下別
乃集良朋涼颺變炎夏宿雲抱迴溪流螢穿破瓦游鱗
泛菰蒲繁星漾杯斝覽物動今懷撫景追昔者怱怱山
阿人冷淚不能灑瑤琴識性情哀絲爲予寫

詠茉莉花

得上君玉盤翠鸞點香雪碎影薰輕風芳心抱圓月美
人晚粧罷銀絲綰雲髮陸郎何處尋爲寄同心結

大樗堂初集卷之五

大樗堂初集卷之六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七言古一

下九龍灘歌

晚泊鐵石磯下灘先一夕舟人迎梢公梢公告行客明
朝蚤起慎毋言慣取行船好消息五更燒紙暗祝禱須
臾擢入龍王廟殺雞血濺龍王口鑪灰跪請祈神佑截
竹截竹裹船腹船尾船頭各三束放檣江中急如箭波
光閃閃如穠電兩厓草木生愁魂怪狀欺人灘上見木

大樗堂初集卷之六

詩雪軒校刊本

龍橫木噴洶濤風聲灘聲聽不辨霜煤龍出深潭裏浪
打船頭無次第或三里或五里六龍已過玉龍起灘聲
不似向前聲一派轟雷碎人耳舟人遙指近灘頭灘上
不見灘下水大石如劍鋒小石如鰐齒或側或豎灘中
倚船尾向青天船頭入水底前船不見後船頭後船不
見前船尾浪花射天丈六高梢公叱浪浪花止倏如廣
陵濤兮奔逸駛倏如崑崙傾倒震大地倏如天吳河伯
獻靈書闔乘巨浪騎鯨魚倏如蓬萊殿下金鰲動波旬
破碎蚪肢湧倏如乘流誤入馮夷洞左旋右轉穿石孔

鬢毛泠泠止繁想白日無光眼瞢瞢龍過盡出龍門
耳不聞聲心內響舟人把酒謝梢公舟人對客開歡容
推蓬回首望灘口青烟繚繞龍門峯徘徊各各整衣領
怫怫神魂失邪正吁嗟莫歎九龍灘水險如此試問人
心何所似

擬杜少陵七歌

若有人兮山之側一謫人間二十七入無父兮出無
第鳥賦成傷趙壹安仁鬢影更添愁枯株何處回春色
嗚呼一歌兮歌始發獵獵悲風吹短髮

大樗堂初集卷之六

詩雪軒校刊本

昔余十五誦詩書志同桀紂爲唐虞吁嗟此志竟誰量
被褐懷寶守蓬廬嚴霜颯颯委芳草徒傷帝子瓊瑤裾
嗚呼二歌兮歌聲緩長夜漫漫何時旦

我兄昔從幽并兒遠逐□□□□白狼河北無消息
鉢畧城邊倒漢旗□□□□身先死弊廩空餘戰馬嘶
嗚呼三歌兮歌聲破燭射雙瞳淚交墮

我弟昔隱羅浮巔夜掃梅花花裏眠燒丹未得不死藥
藥爐寂寞生寒烟空畱王母瑤池殘至今青鳥悲黃泉
嗚呼四歌兮歌聲轉目斷孤鴻雲片片

思美人兮不能寐起采芳蘭輯寒袂盈盈明月入孤懷
靜撫焦桐發遙思鍾期亡後絕知音流水徒鳴咽幽意
嗚呼五歌兮歌思亂哀猿爲我吟清怨

我生之初亂方始我生之後亂未已風捲營門盡射雕
長城徒哭征人鬼蹈海何曾見仲連空餘五百田橫士
嗚呼六歌兮歌思竭龍泉罷舞燈光裂

策馬崑崙入元圃河廣無梁淼難渡又無羽翼以高翔
臨風徙倚空延佇惜瑤草之徒芳兮白日晚晚其將暮
嗚呼七歌兮歌已終月照青瑩弔墓松

大樗堂初集卷之六

詩雪軒校刊本

述懷雜言與熊燕西野人結交

大樗堂壁嚴霜起王郎拔劍雙眸紫千尺狂懷如斬巖
太華之高峯萬尋熱血如滉漾洞庭之秋水肝膽二十
七年中不知吐向誰人是君不見瀾衡狂才天下妒錯
怪當初賦鸚鵡殺身豈爲鍛錫公漁陽蟻視嫌撾鼓悲
矣乎悲矣乎丈夫生不逢唐虞牛角徒勞挂漢書大鵬
反遭蜩鸞笑孤鳳卑棲困野狐燕昭臺荒駿骨賤從人
拋擲任臬廬君不見馬周作客無人識惆悵新豐孤月
色又不見主父西遊困不歸秋風翦斷星星髮男兒偃

蹇不成名拊膺長動青春憶憶余七歲詠鳳凰趨庭問
禮大夫旁改誦子山枯樹賦坐客期我似班揚大人撫
摩恆置膝口授離騷老與莊又云汝曹輩結交須老蒼
不得輕草草反覆笑蘇張余時聞此語四顧但茫茫散
盡黃金交俠客一朝棄我如遺跡幾回欲廣孝標文碎
卻焦桐三歎息去秋倦騎燕地馬來訪東林白蓮社白
蓮社裏見何人六朝松樹霜封瓦懷古踟躕立虎溪樵
夫遙指野人舍野人十載倚孤邨云是東陵種瓜者瓶
無斗粟桁無衣塵昏土銚寒泉瀉春秋著就不呈人一

大樗堂初集卷之六

詩雪軒校刊本

卷新詩繼風雅祖龍十火興李斯孔某之道如縣絲異
端遙起人心危野人垂論正□□前掩河汾後映濂溪
初見開愁魂再見心醺醺三見四見無古人得意忘年
心迹親以膠投漆苦不蓋管鮑賀李何足云玉郎秋病
三十日藥爐虛設無參朮野人寄書解我愁鳳髻鸞膠
續瑤瑟病起思君策短杖獨趁斜陽石橋上入門握手
恍重生坐徹寒更笑相向老妻弱子不得眠煮粥煎茶
立聽講逍遙放神八極外燈前不見形骸在洪鐘冥敏
離文字乾坤把定調元氣君不見漆園與惠子成風斯

聖深相契又不見盧仝與馬異
驢嘶盡孫陽淚水置
玉壺兮始皎潔珠穿紅縷兮方明澈
鎮邪得君兮滓幽
鐵素鏡得君兮磨霧月從今願作西園籬
下菊秋吐寒
姿伴幽獨願作西園架上珊瑚筆供君
逸思蛟龍出願
作西園匣內朱絲琴合商咀徵傳君心
願作西園爐裏
龍腦香一縷青芳蕤錦囊願作西園臺
上紗籠燈照君
作賦弔靈均王郎王郎熊野人結交豈
止終一生鄱陽
湖乾月輪折兩兩寸心仍不滅

長歌續短歌送湯建孟還江門

大樗堂初集卷之六

五

詩雪軒校刊本

長歌莫擊劍短歌莫擊筑
擊筑苦離聲擊劍傷別曲
滿座且莫喧聽我歌一言丈夫有志不得伸
袖裏空攜冰雪文
驚駘徘徊荷荷昔驂驪
踏踏風塵風塵流落三十載
蹉跎鬢影星星改憶昔與君相見始
月墮寒江冷秋水
廬霍三年空所思
鵲鳴繫斷蠻溪紙于今相見恍疑
瓊水館挑燈歎衰鳳
青衫依舊如春草
白眼看人自驚衆
恥雕小說干王門
喜發叢談託微諷
琉璃匣內示新篇
金莖玉露相爭妍
詞源澎湃絕今古
左史司馬何足傳
勉余北闕須上書
胡爲瑣屑賤蟲魚
懷才有用不

官試干將百鍊誠爲愚嗟余樗散材匠石不我采
朽蠹乖方員於世處卑隘身衣慈母線猶存寒來尙有青氈
在英雄自保如璵琬亂離何計差饑餒人生貧賤安足
陳故人離別傷心魂無錢沽酒勸君飲寸心隨櫂入江
門江門烟水盈盈隔故園歸對梅花白欲折梅花贈吾
子長短歌聲愴人耳

大樗堂初集卷之六

大樗堂初集卷之六

六

詩雪軒校刊本

大樗堂初集卷之七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七言古二

金銅仙人辭漢歌

茂陵石馬眠寒霧臺上曉雲空泣露磨劍猶驚天子魂
渭城夜別劉郎去咸陽路暗踏衰蘭淚凍晨雞曉不曙
攜盤遠逐秋風折腰人宮門望漢月

歎唐姬飲酒歌

暝暝斜日烟茫寒烏驚落雌鴛鴦芙蓉影裏斂毛羽
大樗堂初集卷之七 詩雲軒校刊本

夜夜月明啼舊侶聲聲啼碎愁人心癡魂纔別昭陽樹

昭陽樹底覓殘紅桃花流水春無主朦朧羅帳昏燈暈

琵琶絃上滴紅粉旁人休問妾顏容恨不同君酒中盡

邯鄲小蠻曲

解金買酒酒添愁破券買蓮蓮心苦花袍白馬覓封侯
相思心事琵琶吐西風微秋霜爛爛爲君翦破鴛鴦錦
迷離寒雁飛愁烟菱花罷舞孤鸞影鷓鴣交交弄塘水
一曲吳歎寫蠻紙抱月飄烟不自持誰似芙蓉守紅死

寄遠曲

玉妃喚月騎青鳳星河耿耿縣殘夢銅壺漏斷銀瓶轉

香絲髮鬢瓊窗煖軟穀疏羅蘭蕙薰胡槽雪腕彈明君

芙蓉葉底鴛鴦寐杜宇聲聲破碧雲嬌紅柔綠烟中老

濃蛾疊柳心如擣殷勤好結丁香花遠寄同心蘇小小

橫塘曲

妾家住近橫塘側門前綠水搖春碧月明露細溼團紅
鳧雛啜喋雞頭葉香暖瓊窗理雲髻臙脂紅炙蜻蛚醉
管含蘭氣吐香風二十三絃咽離思白馬金鞭楊柳堤

麟帶蠟衫孔雀絲芙蓉玉面兩相向蘭橈軋軋鴛鴦飛

大樗堂初集卷之七

蜀紙封巾尋阿姊橋頭共種相思子

貴公子夜譙曲

畫戟龍竿排小殿麒麟公子開華譙網軒綺閣閃鮫綃
璽金羅綾籠朱鸞金蟾海綵光匝天麝膽龍腦茱萸烟
酒星邀墮長鯨裏黃鸝起舞如飛泉駝峯犀箸玉脂泣
翠微珠襖遺金鈿奚奴錦袖擊鼗鼓軍裝小妓回風舞
瓊璫綵繡絳紗裙研桂燒金不知曙芙蓉銀鴨圍香風
象牀捲罷薰紅縷赤鳳秦宮雲母隔對坐航船斷縹緲
亭亭蠟淚滴銅盤白鸚鵡曉語桃花月

懊惱曲

東飛伯勞西飛蝶桃花滿地燕脂雪銀燈獨對金屈卮
燕釵敲唱靡蕪葉憶惜秋娘教歌舞維下詞人抄曲譜
水絃細繞紫檀槽彩鳳青鸞作人語黃金買笑輕南山
三里纏頭不知數東鄰小姑昔同年羅襦窈窕春風前
十三嫁得金吾婿瑤璃屏煖茱萸烟掌中無力腰如束
舞汗香肌浸紅玉白珠結帳蜜如蠶碧羅湘簾秋波漣
回山轉海不作難返晝爲宵繼蘭燭翻黃變綠何匆匆
琵琶老大傷西東青衫溼盡江州淚鬢絲零落鮫綃空

大樗堂初集卷之七

詩雪軒校刊本

夜坐吟

白石青溪雲渺渺日蕩鴛鴦戲深沼愁歌懊惱君不聞
夜渡西陵尋小小
暝暝白景巡西客坐斷蟲聲瘦霞壁銜蘆雁羽溼沙烟
寒火松爐煮白石山疊清漏泣烟嶂燭花瀉淚飛蛾葬
竹啼潭霧月朦朧螢引新人出幽壙

失題

按妻頭上金釵股換取葡萄酒如乳隔溪明月正當簾
擊碎唾壺鸛鵲舞舉杯邀月問青天代斫吳剛桂宮樹

頓令四海增清光不使羲和淹日御昔年十五二十時

一心□□□□□□□□□□日日摩挲七寶刀醉倒屠門歌督護

只今三十心已朽秋日蟻螭擁衰柳滿匣□□□□閉不看

一卷南華長繫肘大兒覓粟啼腹饑幼女憂葵而塵垢

今春臥病西山下搗藥頑童起中夜橫庭麈徑溼土花

不襪不巾踏桑柘昨聞廡下梁伯鸞短衣吹秋毛骨寒

養親求祿祿弗及霜封土鏹無朝餐吟詩遑遑追郊島

世人不識空長歎南風掀天□□□□□□□□□□□□

□□□□□□□□□□□□□□□□□□□□□□□□□□

羊頭都尉相吞并鉛刀用世干將閑麒麟地上行邪徑

鞬鷹斂羽鷄鵲飛忍使墮珠墜深井人生冉冉風吹塵

不義富貴如浮雲首陽饑死尋常事魯連蹈海寧輕身

終當攜手入山去大嘯高峯鸞鶴羣

賣花謠

銀絲線線真珠串日出提籃街上喚美人粧罷問夫婿
買得素馨環鳳髻致囑明朝來更早碧桃紅桂新鮮好
花翁向前言且笑今年花比去年少今年男子學梳頭
朝朝走向花間遊花蕊未開摘將去狂蜂野蝶不飛樹

人笑好花不長在花亦笑人顏色改老翁賣花五十年
花落花開在眼前

西溪小姑曲 并序

吳妓柳絲色既傾國伎善空侯十五歸太原李公
子閱月公子楚遊與其姨鮑四娘僦居西溪已日
湔裙水上余驚見之未幾避兵石頭爲賊所得投
井而死因作西溪小姑曲以弔之并貽好事者和
焉

桃花水漾紅桂春秦桑燕草絲裊人長眉搖曳海霞裙

大樗堂初集卷之七

五 詩雪軒校刊本

天女江妃騎綵雲綾扇喚風香滿滿雌鳳銜花刺純綾
當年買笑輕黃金水精盤內纖腰轉李郎結網買珊瑚
龍姑戲擲驪龍珠紫絲步障圍金谷琥珀香濃縹粉壺
青青柳傍章臺路白袷裁成寄郎去空侯絃斷瑤草春
月暗西溪嚮樓語風裳水佩雲爲車石井魂歸逗秋雨

秋宵詞

流蘇香煖絞綃幕照壁蘭燈傾鑿落美人薦我生檳榔
珊瑚枕畔銜花嚙梧桐移月漾雕欄睡起海棠花影寒
嫦娥不語露團團將環銀甲索箏彈回頭驚醒白鸚語

玉甃銅瓶轉天曙

大樗堂初集卷之七

大樗堂初集卷之七

六 詩雪軒校刊本

大樗堂初集卷之八

國朝番禺王 隼 蒲衣著

五言律一

青苔

杖履不到處幽人一片心平生依水石多是伴蟲吟雨
細連堦積秋空覆葉深柴門無客掩寂寞已如今

題小金山寺

面面圍江色樓臺接岸平殿鐘敲浪影若火煮潮聲水
綠非關葉林藏似有猩更憐殘照裏蘆葦渺冥冥

大樗堂初集卷之八

詩雪軒校本

與梁藥亭先生暨社中諸子集具茨山堂待月

分賦得形字

山堂昏暝色隔嶺暮雲停照水星爭影歸巢鶴斂形螢
穿千葉亂魚擲半池醒還憶匡廬頂孤光鑒性靈

西山晚望懷陳獨漉

倦鳥飛杉影行吟草澤閒夕陽多在水殘燒不歸山暮
雪暗移簷寒花待掩關何時吾與子同賦采薇還

懷梁藥亭先生

才高難一第孤客滯長安春雁書曾寄秋風江已寒旅

塵黏馬汗鄉夢落漁竿夕照燕臺下悲歌倚劍看

初歸省母夜侍大樗堂命賦燈字

侍立頻垂淚悲歡此夜燈六年千里客八口一池水乳
燕噪新壘饑鳥啄古藤飄零慙仲子偕隱入於陵

山中

寂寂秋山裏荒齋破廟鄰溪聲長到枕雲氣不離身藥
圃攜同鶴權門讓與人因思車馬客頭白世閒塵

沈吟

初月不終夕城烏啼未闌顏彫從鏡破心倦任燈殘知

大樗堂初集卷之八

詩雪軒校本

已今何在援琴不欲彈沈吟思往事長夜歎漫漫

出門答人

馬倦不堪策出門行復嘶流雲何定影驚鳥敢安棲衰
柳疏孤寺殘陽剩半溪桃花君莫問秋色武陵西

初住浮青閣酬社中諸子見贈

借閣棲吟骨凭高逗眼青坐量傍水影臥數遠山形壘
石商茶竈移牀擬紙屏東林舊茅屋拋擲任人局
灑埽登樓路看山詩思醒新鄰貽藥白遠寺寄茶經鶴
占侵窗白松爭入座青何當贈佳句吟盡一池星

初秋郊行

冷葉啼楓影吟魂併草彫星河辭昨夜秋色占今朝殘
燒稻根接微陽雁背消不堪愁望裏賒酒慰無聊
麥地才收種秧田又長苗英雄埋草澤生計愧漁樵病
骨驢同瘦零心雁共遙橋西逢舊叟歎息鬢毛彫

憶山

三載還家客行吟古渡頭共看新葉落獨憶故山秋有
鶴雲依樹無人月占樓一從辭杖笠孤負蓼花洲

夜坐遲梁王顧不至

六橋堂初集卷之八

三

詩雪軒校刊本

竟夕醒雙眼微吟祇自呈心棲孤燭影身坐百蟲聲避
火魚頻擲移枝鳥暗驚佳人期未至涼月向誰明

詠懷

鏡裏驚新鬢蹉跎愧此身無才寧畏賤失計豈辭貧白
鶴存知己青山寄古人有情溪月影竹屋夜相親
不獨嗟離亂飄零未有涯客愁連雁影鄉夢落燈花曉
月寧畱夜孤雲何處家茫茫隔烟水秋色上蒹葭

獨夜

坐斷爐中火殘灰凍白檀蟲吟燈影薄霜落竹聲乾秋

卷愁中滿生衣夢裏寒何人同寂寞歸把釣魚竿

寄懷梁王顧

孤劍當僮僕蕭條廢寺居思親應有賦寄妹豈無書陰
薜園吟楊寒醬上壤蔬曉鐘動歸思趁月策疲驢

過西薇姪關中畱題

掃斷往來塵關房紙帳新香薰琴裏影燈照硯邊身衣
當賒書鋪錢分賣鶴人笋鞵吟步細坐月卸茶巾

行吟

此日行吟客甘心隱草茅夕陽辭埜燒秋色換空郊病

六橋堂初集卷之八

四

詩雪軒校刊本

果穿枯井驚禽認廢巢如何舊溪月七尺釣船拋

獨立

溪寒收釣絲伴鶴立多時斜日已沈海歸雲欲待誰酒
醒梳旅鬢吟罷摘愁髭芳草微茫路王孫何處期

杜門

杜門離亂日麋鹿是吾徒身賤慙人識顏衰賴酒扶寒
雲飛眼闊秋葉落心孤何處尋知己狂吟向埜蕪

有答

美人書信至昨夜報燈花遠寄金條脫相思萼綠華愁

中封荳蔻月下，琵琶珍重青鸞鏡。東鄰是宋家。

客中秋夕

疏燈照岑寂，細雨歇平林。寒色霜中樹，秋聲月下砧。愁添今夕病，起故山心。孤客誰相問，晴蟲伴苦吟。

舟中

霜葉飛江色，微陽渡淺灘。雲心將雁邈，瘦影逐潮寒。廟火延沙月，溪聲聚釣竿。不堪頻倚櫂，蘆葦白漫漫。

客中七夕答孟齊內子見寄

喜汝能偕隱，慙余久未還。悲歡貧賤裏，形影別離間。乞

大樗堂初集卷之八

五 詩雪軒校刊本

巧憐新月逢秋憶，舊山如何牛女夕。霜點客衣斑。

書懷寄夫子附

潘孟齊

慙愧蘭芝女，還家恨解攜。如何伯鸞婦，翻作仲卿妻。生月原同影，鴛鴦不獨棲。燭花隨淚盡，愁聽夜烏啼。

邨居

陋巷人嫌到，吟堦夕照斜。蹉跎憐鬢影，寂寞愧春花。驢病鄰頻借，僮饑酒懶賒。何當消永夜，剪燭讀南華。社日迎鷺母，花朝祭穀神。青春勤背我，白髮暗隨人。沙淺浮萍葉，巢乾墮鶴薪。門喧催酒債，鄰里漸知貧。

落拓嗟生計，荒田久廢耕。但能依老母，不敢慕時名。花與春俱去，愁將病共爭。甘心安草澤，三十已無成。

不敢思干謁，狂歌任醉醒。勸妻開酒戒，教子讀茶經。老樹留斜月，寒塘浸曉星。閒拖新袂，打鼓棹過前汀。

涼堦微雨歇，殘照溼雲乾。入眼皆農器，關心是藥欄。壯懷詩裏減，衰影鏡中寒。欲作歸山計，聽松戴簪冠。

滿目皆紕袴，憑誰念布袍。拙鳩營屋，嬾乳燕傍人勞。惝水雲心遠，空山樹影高。平生無限恨，一一寄檀槽。

慣著黃桑屐，閒眠青石牀。琴材尋匠琢，秋卷倩人裝。學

大樗堂初集卷之八

六 詩雪軒校刊本

道寧知倦謀生，豈用忙最憐。小嬌女解唱，踏搖娘。

瓦鼓迎神，酒村村。賽廟前紙旗，教辟鬼。雞骨學占年，鑿石藏雲淺。栽茶賃地偏，亂離逢此日。休歎一囊錢。

閒臥月移榻，蟲吟聚短莎。致書當路少，入夢故人多。暗淚已如此，明燈無奈何。東鄰蠶事密，札札響綾梭。

百蟲喧水閣，溪色白銜門。伴鶴分閒影，看山寄靜魂。星飛穿竹葉，潮長截蒲根。沽酒呼漁父，歌聲何處邨。

人怪耽詩癖，謀身計總疏。如何供賦役，祇是典琴書。行藥過荒寺，看僧理廢渠。故山歸未得，秋月下柟櫓。

酒醒繁憂滿年來百事乖憶山添嬾態入世減狂懷蟲
語當秋苦詩情向月佳相思將旅雁一夕繞天涯

俠客

慷慨沽屠者繇來不爲名英雄當此日今古難平結
客千金散酬恩一劍輕蕭蕭歌易水歌罷入秦城

秋蟲

不知何事苦唧唧徧苔牆況是悲秋客相思坐草堂殘
更晴弔雨明月冷吟霜更遣愁人聽應同怨夜長

秋燒

大樗堂初集卷之八

七
詩雪軒校刊本

逢秋昏埜色映霧障山根光截歸僧瘦烟衝過雁喧雲
移煎月影風展熱霜痕遙歎秦皇帝詩書變草原

大樗堂初集卷之九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五言律二

秋夜與梁藥亭先生陳夔石劉漢水梁王顧家

東邨宿陳元孝獨漉堂讀其先大司馬遺集

感賦

歎息陳司馬燈前淚滴襟誰當興喪日不負死生心大

節酬君國高文照古今猶存遺疏在讀罷感何深

小子生何晚深嗟未及親壯心移海嶽正氣逼星辰樗

大樗堂初集卷之九

詩雪軒校刊本

里寧無子蘆中尙有人可憐當日事揜卷不能陳

暮秋訪陳夔石西洲宿其石岡書屋畱題

樹圍葵葉屋溪水截平蕪釣艇人初到巢松鶴共呼石

螢流影滿秋井照心孤同作西洲曲清商調擬吳

夕陽

罷釣青溪立歸雲遠雁翻秋山斜向水茅屋倒侵門燒

斷天涯草鐘簫人外邨王孫疲馬道回首悵平原

野寺

平蕪連遠水古塢夕陽明掃雪門初掩荒林燒自生暗

泉流樹色寒葉落鐘聲寂寞誰爲侶孤麕共繞行

釣艇

蘆葦渺無際蕭蕭七里灘江湖餘釣石天地落漁竿白

日身何遠滄波影自寒那堪回櫂處明月夜漫漫

一望天圍水斜陽入杳冥鷓鴣立危石嫋嫋竹竿青與

月流孤島隨潮釣亂星洞庭秋落木倚櫂聽湘靈

板橋

未忍嗟行路秋風惜馬蹄魚吹寒水沫人立夕陽西曉

月聲搖夢微霜影斷溪幾宵良友會詩向此中題

大樗堂初集卷之九

詩雪軒校刊本

秋潭

萬壑立千尺溪風霜葉乾石泉激有象鬚鬚照無端圓

月心同寂秋雲影共寒無人覺來往不語自相看

訓梁藥亭先生暨同社諸子輓先府君之作

十載思親淚重重溼舊巾未曾知達孝何以答生身心

絕彈琴友情深聽笛人至今歌薤露如哭葬時春

亂離終五十忍問舊儀容大雅生非偶唐虞恨不逢道

書長日讀荒墓幾時封歎息招魂賦悲風暗萬重

寄兄東邨

茅堂掩松竹霜葉落無鄰
亂世輕孤立何門致此身心
徒知倚劍鬢豈歎如銀寂寞
池塘草蕭蕭尚未春

西溪夜坐懷梁藥亭先生

西溪疎雨後夜半到潮音
明月愁中影青山夢裏心
微霜孤閣掩落葉一燈深
此際遙相憶庭枝噪暝禽

西溪

斂屨傍秋潭斜陽照石楠
沙邊逢射鴨樹底看分鱸
小橡霜前拾寒泉雨後探
老僧溪上立招我入茅庵

大樽堂初集卷之九

三詩雪軒校刊本

大樽堂初集卷之九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七言律

封山

平生病骨將何託一見青山便惺然
耳鶴聲巖月外浸心松影嶽雲邊
聽鐘乳鹿窺僧定摘果獼猴語燒烟
尚有匡廬茅屋在阿誰同去漱寒泉

對水

蒹葭渺渺月搖搖漁父相攜坐石橋
冷影更從何處見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

詩雪軒校刊本

熱心頻向此中消雪圍孤雁拖回浪
星漾寒魚擲落潮
欲弔靈均徒有賦洞庭秋倚木蘭橈

燈

晚鐘敲歇蟲吟起眼底搖青滿破廬
照衲涼螢僧定裏
逗窗殘月夢醒初寄將遠信花先結
吐盡孤心影自虛
最是不堪相見處夜來淚滴讀殘書

落葉

忽別林中任所之蒼烟散盡動人思
枯枝尙憶同花候
明月無因見影時野寺掃歸燒舊茗
長門拾取寫新詩

莫隨風起飄江上一逐滄波不可期

雲

天邊飄蕩色霏微陣陣隨風四散飛
日落洞庭浮雁過
月明廬嶽伴僧歸從龍海角應何去
觸石峯頭得暫依
莫問襄王夢中事高唐和雨溼羅衣

宮人入道

霓裳著上麻姑樣蚤別昭陽禮玉真
姊妹暗憐年正少
婕妤多惜寵方新錯梳雲髻頻添水
誤誦金經數問人
長笑丹青怨明鏡琵琶彈向口庭塵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

詩雪軒校刊本

漢臺

漢臺遙隔海門東豆蔻香銷信不通
碧砌春殘薰芍藥
銀瓶秋曉冷梧桐鶴聲久已歸雲外
鸞影何勞入鏡中
篋內繡書燒卻盡莫教惆悵怨飛鴻

贈熊野人燕西

十載攜家廬嶽隱三間茅屋半園葵
興亡淚減高僧偈
離亂吟多處士詩隔寺不嫌連夜宿
鄰人常訝歇朝炊
看雲獨立長松下笑指東陵瓜熟時

與梁藥亭先生暨社中諸子集具茨山堂遲陳

元孝金吾不至卻寄

虛堂亭樹一層層，踏薛吳鞋想共登。
傍水鶴遲看竹客，遠峯雲伴住山僧。
芙蓉畫破侵池月，蟋蟀吟枯映草燈。
知爾小樓閒臥足，八分書寫鶴文綾。

送人遊洞庭

攜琴欲共楚人遊，因憶前年過岳州。
野渡載僧衝雪下，落楓隨雁破星流。
天連浪影圍漁火，月逐潮聲上酒樓。
休更臨風歌帝子，一聽瑤瑟滿湖秋。

贈武夷隱者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

三 詩雪軒校刊本

櫻笠同僧掃月稜，慣看雛鶴啄潭冰。
古杉影裏煎茶井，瀑布聲中擣藥燈。
封果霜天籠蟻穴，養蜂晴日聚猿藤。
柴門掩著知何去，九曲橋邊說武陵。

湘江晚泊

家山遠隔換風烟，暫駐孤篷見晚天。
沙市趁歸添藥裏，奚囊用盡賣琴錢。
水雞移宿驚漁火，山鬼臨灘數客船。
衰柳村邊人事改，石橋殘月憶前年。

初入匡廬寄晉安高雲谷

身隨破衲歸廬嶽，影向寒林寄一瓢。
初問間聲驚雪夜，

乍聞猿叫怯霜朝。峯懸采藥斜陽路，樹隱尋鐘廢寺橋。
點檢尺書猶在篋，別來雲夢未應遙。

暮秋晚望

獨對籬花憶舊遊，黃昏鐘靜思悠悠。
烟橫古渡僧歸寺，月滿寒山人上樓。
螢火高低侵堦影，漁燈明滅亂蘆洲。
年年望斷雲邊雁，不得鄉書又一秋。

夢更涉 丁未溺於瀧江

昔年共約匡廬隱，今日相逢夢寐閒。
空歎有魂歸白水，可憐無骨葬青山。
數篇遺草留孤韻，一樹殘梅想瘦顏。
石上三生人不見，等閒風月幾時還。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

四 詩雪軒校刊本

寄廬陵劉岸矣

蓉城相見無多日，憶挂秋帆感慨興。
黃菊瀧岡歸里客，白波彭蠡入山僧。
彈琴舊別前溪月，采藥初逢隔歲冰。
望斷湖烟寒雁影，尺書曾否到廬陵。

宿湓浦口書懷

雪晴荒店聞猿叫，亂思欺人撥不休。
年長易侵潘岳鬢，愁多難上仲宣樓。
高峯泉石來心上，曉月關山落馬頭。
故國無成愁重返，一瓢吟向五湖秋。

匡廬守歲

林透滿山除夕火烟爐裊裊思迢迢異鄉幾載過殘臘
寒影孤燈度此宵已厭亂離拋往日可堪憔悴入明朝
春心冷向巖前雪何事東風暗柳條

秋夕書懷

助吟蟋蟀一燈閒酒卷繁憂不可刪白日有心催鬢改
青天無計放人閒病中倚鶴聽新葉夢裏看雲憶舊山
惆悵五陵遊俠客癡磨銅片照秋顏

山中寄人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

五
詩雪軒校本

麻衣嬾繫逢迎少借得茅齋倚石稜楊柳影涼深澗水
菱荷風透半房燈藥苗益穩防秋病藤杖收乾寄老僧
三十六峯明月夜可能攜手趁晴登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一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七言絕

南園主人有黃山探樛之約予病不能赴夜過

南園翫月主人以餅樛見贈賦此酬之

樛花相約竟相違日日樓頭望翠微閒過南園看明月

夜深攜得美人歸

山中送人

青山孤負病中春白髮蹉跎亂後身落日殘梅江上雨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一

詩雪軒校刊本

不堪重別故鄉人

送天民道者

閒雲來往本無情潮長溪頭月正明自是欲行行不得

錯教人恨鷓鴣聲

贈綺錄事

吹落巫山一片雲秋風湘浦又逢君如何解作雙蝴蝶

飛上麻姑繡袂裙

冬夜懷淡校書三首

曾醉佳人錦瑟傍別來雙鬢見秋霜銀塘藕斷水蠶蛩

兩地相思一樣長

酌殘別酒剩銀壺翡翠何曾一日孤金管曲終紅燭暗

醉來誰解繡羅襦

夢把羅衫畫閣西醒來殘月入簾低癡情妒殺無情物

並蒂芙蓉水上齊

戲贈歌童玉薺

雙眸秋水照人寒歌串真珠落玉盤書罷練裙殘醉裏

他宵明月夢中看

琵琶曲贈文玉校書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一

詩雪軒校刊本

文玉校書漢臺名妓紫駝馳去不見十年壬申秋

日訪予城南客舍相視如夢不禁雲英今昔之感

作琵琶曲贈之

琵琶一曲赤欄橋無恨傷心在此宵却憶江州白司馬

青衫紅淚不能消

庚午秋夜夢與石門遊匡山循金井橋而上東

折百餘武憩白虎洞訪熊燕西草堂雙松抱

門竹籬半塌滿園芳草王孫安歸徘徊太息

者久之還坐玉淵潭上澗水冷冷斜陽半嶺

感山川雲物之殊今昔存亡之恨四顧茫茫
潛然出涕適樵父以美酒餉班荆松下款曲
道故石門曰對酒當歌又悲歌可以當泣盍
賦詩紀遊可乎遂分韻聯句得絕詩七章相
與朗吟而醒速命童子篝燈錄之僅得一章
吁夢寐之際其可慨矣夫

秋山秋水兩茫茫二十年前舊草堂

槐山句

芳草滿園

人寂寂數聲寒雁送斜陽

石門句

客江門憶肩邱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一

三

詩雪軒校刊本

去矣吳郎墓草青蕭條破屋繞流螢夜深何處鄰人笛
淚溼青衫忍共聽

平生最喜屈莊文匡嶽長攜對白雲欲弔孤墳無可薦
痛吟秋水與湘君

西山山上古松邊竹屋寒燈聽夜泉琴曲未終人去後
錦囊零落七絲絃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一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國朝番禺王 隼蒲衣著

七言律

無題一百首

雲英爲水露華新萬斛明珠亦當塵錦字誤傳邊外使
燈花虛報隴頭人青瑩弔影長憐夜碧草抽心暗爲春
慚愧鄰姑相借問何時夫婿畫麒麟

當年曾醉酒家胡珠勒金堤踏綠蕪鸚鵡簾前呼小玉
琵琶舟上倚檀奴欲喚明月爲珠珮擬剪朝霞作繡襦
料得別時顏色在玉壺紅淚不曾枯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詩雪軒校刊本

書寄濠梁又一年偶逢好夢轉淒然碧螢自弔真娘墓
銀甲誰彈素女絃東海珊瑚沈夜月西陵松柏鎖秋烟
燈前共聽王郎曲風雨瀟瀟啼杜鵑
粧臺畫閣罩流蘇璫瑁簾穿九曲珠彩鳳寶釵環茉莉
盤龍明鏡挂珊瑚寄書湖上逢龍女解帶溪頭見小姑
何事相思隔湘水夢魂空逐月明孤

元燕雙雙繞玉鉤杏梁塵暗鈿筵殘金鑑久冷紋綃帳
畫燭虛明翡翠樓誰道桃花能解恨何曾萱草得忘憂

匣中一幅紅鸞錦送與文君賦白頭

沙浦臨江白石郎真珠閒取擲龍堂同心共結西陵下
繡枕曾將雒水傍歌扇拋殘青玉案舞衣零落鬱金香
淅陽江上琵琶月淚溼青衫鬢有霜

鴛鴦並宿柳塘春翠角空懸自寫真破鏡獨憐重合日
墜樓深感報恩身馬嵬血濺蟲吟雨燕子魂歸月弔塵
休怪少君方術幻隔帷猶見李夫人

亦知聚散是前緣青鳥徒勞寄素箋心若曉雲能不變
人如明月得長圓越羅衫剪同心結蜀錦衾裁並蒂蓮
六曲湘靈寄幽怨今宵彈向阿誰邊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詩雪軒校刊本

背人偷送嚼檳榔攜手簾前看海棠金管曾教修笛譜
銀釵相伴繡笙囊池萍偶合終非久荷露雖圓亦不長
巫雨巫雲峯十二夜深何處夢襄王

佳人二八髻雙丫曾伴麻姑尋綠華鳳尾帶飄三島雪
藕絲裙翦十洲霞錦箋代啓琉璃匣繡闥私薰茉莉花
莫怪傷心瘴江水猶憐鸚鵡喚琵琶

欲撲流螢嬾下階願隨明月入君懷愁聽寡女絲中操
病泣黃衣夢裏鞦無計雪天將鏡合有誰泉土把憂埋

佳期知問橋頭卜，拔却鴛鴦半股釵。

梅向西湖倚桂舟，千金買笑賦花遊。蟬因飲恨名齊女，
鳩爲啼春化褐侯。蛺蝶羅封銀簪策，珊瑚柱斷鈿筵篸。
縱饒五色江郎筆，難寫相思兩地愁。

春色撩人不可量，雙棲銀浦妬鴛鴦。銅盤漢武元霜藥，
繡帳盧家白玉堂。荳蔻蠻牋題密字，葡萄蜀錦熨沈香。
鈿車羅帕相逢處，紫桂樓高月影長。

琵琶新譜按新絃，一曲崑崙自小傳。白雪詩裁明月扇，
青溪歌索想夫憐。語調鸚鵡慙香舌，影拂芙蓉妬翠鈿。
憶得此時春夢醒，海棠花下倚鞦韆。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三

詩雪軒校刊本

粧罷堦前折碧桃，綺寮簷影月輪高。易教粉蕊留胡蝶，
難遣花鬢縮伯勞。獨宿之宿何當秋裏照，單絲寧惜夜
長綵。欲縫白袷殘燈暗，裁破鴛鴦怨剪刀。

碧砌苔花掩畫欄，銅龍和雨滴更寒。笛吹金縷琅玕裂，
書寄烏衣荳蔻殘。酒醒愁眠屏內月，夢回羞倚枕中鸞。
侍兒亦解相思苦，偷種當歸與合歡。

彈罷朱絃烏夜啼，孤衾不煖辟寒犀。半壺琥珀愁中醉，
一幅鮫綃病裏題。雲暗雄龍河漢北，月明雌鳳海棠西。

世間亦有多情鳥，飛向韓馮塚上棲。

楚澤行吟歌竹枝，姊歸村口夕陽時。哀猿弔雨迷三峽，
苦竹啼烟隔九疑。蠟燭燒殘渾是淚，蓮莖折斷却成絲。
何由按盡橋邊柳，免向人間管別離。

紅簾深院柳絲絲，猶記相逢舞柘枝。翡翠雙眉分石黛，
芙蓉兩頰顰顰。嬌支傳觴醉後金蟬重，解佩歡時玉燕垂。
孤負漸窗閒歲月，春來長是誤佳期。

露華猶得綴江離，松柏高高託萬絲。瑤砌落花春去後，
綺窗殘月夢醒時。離顏變石重雲掩，暗淚成珠半鏡知。
闌草銷愁尋小妹，袖中贏得是相思。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四

詩雪軒校刊本

一幅烏絲賦惱公，綵雲遙映畫樓東。靈犀舊恨銀箏月，
小鳳新愁玉笛風。芍藥曉奩藏壁馬，鮫綃夜帳墜金蟲。
如何却遣園陵去，紫褥花牋付塞鴻。

楊柳溪邊姊妹家，共拋紅豆按紅牙。秦淮蘭漿歌桃葉，
月府元霜泣桂花。別恨似迷桑落酒，離魂疑化雒川霞。
繡絲爲買靈泉藕，欲繡耶谿獨浣紗。

被薄青綾香暗銷，美人南浦夢迢迢。蜀山恨魄應難歇，
楚澤歸魂不可招。鳳舞樓前攜弄玉，月明簾下立紅綃。

相思無計能消遣，開匣偷看舊翠翹。

鏡檻香臺十二闌，相思遙隔楚雲端。洞庭帝子悲秋水，

芳草王孫怨玉鞍。圓月遙憐孤影雁，狂風偏妒並頭蘭。

愁心最恨鄰家瑟，也學離人淚暗彈。

銀浦流雲花不殘，芙蓉新戴女仙冠。玉龍鑲劍驚霞破，

金鳳鈎鞵踏斗壇。絳雪偷拋丹竈火，蟠桃戲擲碧城鸞。

麻姑共醉餘杭酒，免怨人間翠帳寒。

雪母屏風障洞房，薔薇灑地露珠香。西園對舞青絲騎，

南浦齊歌白石郎。瑋珣巧裝雙蛺蝶，檳榔笑結兩鴛鴦。

六博堂初集卷之十二

五

詩雪軒校刊本

寄來黃匣鮫綃帕，絲繡秦樓駕鳳凰。

十三學唱後庭花，十五臨春望翠華。裙剪畱仙誇趙后，

髻盤墮馬妬梁家。歌翻鴻鵠雲中月，舞曳芙蓉水上霞。

孤枕夢飛巫峽雨，背人偷看守宮砂。

解釋春愁是小憐，金鵝髮髻雙蟬紅。纏交映已淪舞，

金雁斜銜蜀國絃。曉月包山畱玉簡，秋風渭水泣銅仙。

年年襄漢同舟去，不得裁詩送晏烟。

青翰舟中繡被寒，月明人倚玉闌干。波生翠羽吳郎曲，

露溼水鸞楚女彈。紫鳳交飛紅畫燭，黃鸝跌舞赤瑛盤。

無因一夕郵亭宿，惆悵今宵爲弱蘭。

衰柳紅樓透夕暉，赤欄翠幕屬烟微。秋風楚峽迷行雨，

明月秦宮照卷衣。河漢偷窺靈鵲過，琵琶虛卜遠人歸。

金微誰道無情物，彈得離鸞一一飛。

盡日粧成倚畫樓，博山龍腦手頻添。茱萸匣鑲蛺蝶掌，

窈窕樓開芍藥窠。霞映百花熏碧瓦，月迎雙燕語紅簾。

箇牀拂拭雲和管，學唱吳娘阿鵲墮。

結束旖旎出內家，雕文寶帶屈盤擎。翠濤銀盃翻紅雪，

朱城金屏浴赤霞。潮長石城歸艇子，月明油壁駐香車。

六博堂初集卷之十二

六

詩雪軒校刊本

五龍曾作青鳥吟，想春風滿落花。

蠻牋閑檢舊書憶，得浦潮解佩初。翳翠賦中憐宋玉，

鳳凰紗裏感湘妃。露懸珠箔難縈絲，裏銀蟾豈易除。

何事春深頻吹夢，枇杷花正夢人居。

錦瑟聲聲誰是隔，林別鶴不啼呼。若蓮拋却嫌此苦，

銀燭吹殘厭影孤。曉月澄窗將芍藥，夕陽山上采藤蕪。

鬱金花覆同心草，淚滴紅水盡夜枯。

藕絲簾幙信難重，別眼離愁誰長殘。幾久辭香兩粉，

斷簪畱伴鏡中霜。燈花開落窺春夢，湖鳥雌雄唱夜黃。

欲繡龜形何處寄樓頭邊雁過瀟湘

玉刻盤龍燈九枝羽車雲輦謠瑤池雛鸞斂翼停歌扇
初月銜波罷舞眉浴雪瓊樓青桂樹繞霞神屋白珠栊
蘭香解贈秋羅帕誰識天孫玉蘭絲

由來易別最難逢骨出誰憐藥店龍梳子折將頻欲寄
當歸種就亦成空無情芳草年年綠有恨梨花日日紅
却怪青溪溪畔柳春來容易嫁東風

妝却犀簪擊玉甌紅亭醉酒唱浮鳩丁香思結憐今夕
豆蔻情緘憶去秋不分好花空對鏡那堪明月獨登樓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詩雪軒校刊本

世間何處無離恨妒殺鴛鴦不解愁

絳綃帷掩怯新涼包髻團衫別樣粧窈窕屏幃雪母熱
珍珠簾叱水晶長青花棗結金窗雪縹葉梨含玉井霜
野寺鐘聲來白帝人間何處見蘭香

愁腸長日似波濤暫寄閒情慰鬱陶鳳錦買將描蛺蝶
雕奩攜去賭櫻桃紅蓮出水心偏苦綠竹經霜節便高
明月孤帷眠不得挑燈重爲訴彈槽

畫簾垂地紫金牀霧縠霞綃壁月瑤銀甕葡萄沈縹粉
瑛盤蛺蝶罩羅囊霞箋慣寫三臺曲檀幃長熏五木香

却怪橋頭孤燕子銜泥花下葬鴛鴦

猩血雕屏面面開同心繡帳合歡裁鏤竿結羽千金帶
璧帶連錢七寶臺琴曲終宵元鶴引笛聲何處紫雲同
九雛釵插昭儀髻始悔爭歌赤鳳來

一心長欲報瓊瑤燕子西飛隔板橋煖玉杯搖青瑟幕
簷金苔綴紫靈綃芙蓉緘裏探消息鸚鵡簾前伴寂寥
獨有鳳凰樓上月夜深猶爲照吹簫

新試羅鞋連砌行一簾花影浸桃笙亂鬟隨枕羞開鏡
殘夢關心懶軋箏消恨偶書琴裏譜寄愁頻數曲中名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詩雪軒校刊本

離心恰似王孫草一到春來日日生

少女桃根自小名鴟黃元的晝初成浮萍偶合鴛鴦水
弱羽終迷翡翠城卻扇暗窺飄帶影隔花遙聽落釵聲
葉條夜夜空交苦畫燭懷心不見明

浮香帳裏見瓊瑛十萬纏頭一笑輕金縷紅牙將月上
銀塘翠幃載春行絳紗燈下勞封臂琬琰花前爲刻名
蓮子欲同眠臥抱芙蓉那得繞牀生

窈窕新粧學阿侯紫簫紅袖木蘭舟銅盤薇露沈珠粉
羅薦香塵撲玉鉤夢逐巫雲花伴枕醉調么鳳月當樓

吳聲愛唱江陵女裙帶同心結兩頭

密約曾言月影高霜華暗點紫羅袍數行錦字憐瓊樹
一束綾歌憶桃桃細合欲投心轉惑鵲橋將渡首重搔
如何窗外頻頻喚不見移燈放剪刀

風流學得內家粧斜倚闌干妒海棠忍淚潛移金縷帶
含羞佯整玉河裳彈碁共戲雕奩上關草常攜繡榻傍
欲赴佳期迷處所暗中遙認素馨香

桂燼蘭膏徹曉燃鈿屏瑤席日雷連鮫紅被擁茱萸帳
綉綺裙拖琥珀韉黃額凝霞勾懶隨紫綃盤霧透龍涎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九 詩雪軒校刊本

秦箏勸酒歌楊柳消得纏頭十萬錢

流盼含羞不肯前淫雲初斂未梳蟬偷勾龍粉藏屏內
強整鸞釵立鏡邊澁布難縫歌懊惱水蠶成繭爲纏綿
當筵恨訴湘靈瑟彈斷鴛鴦第四絃

方罍文恩透綺霞縷金釧映木蘭紗朱絃舊譜師盧女
豔曲新裁掩麗華闌草喜藏紅豆字湔裙懶上紫簾車
醉攜小妹闌干立鸚鵡籠中喚買花

輕容半臂露纖纖一種閒情興轉添鳳紙綠沈臨繭帖
翠鈿紅雪闌香奩潛移雁柱波頻送強捧鸞鵲意每嫌

最惹人憐是微醉並肩含笑隱湘簾

合歡枝上結相思不斷纏綿是免絲琥珀香搖金鑿落
鳳凰聲譜玉參差羅襦帳裏含羞解畫燭帷前帶笑吹
卻怪黃姑歡會少銀河長待隔年期

風流憶得董嬌嬈明月紅樓碧玉簫罨畫溪邊愁獨立
鴛鴦湖上笑相邀烟迷芳草連南浦雲暗梅花隔板橋
夜雨離人聽不得更逢窗外有芭蕉

壁帶珠華縷鳳凰雕屏屈戌錦雲張鈿窠翠被麟文疊
金粟銀箏鹿爪長醉睡秦宮花底月笑偷韓壽帳中香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廿 詩雪軒校刊本

銅鼎滿盡城烏曉瑟瑟西風吹鬢霜

闌散真珠繞玉階隔幃遙見繫人懷吹簫斂笑低蟬鬢
度曲含羞點鳳鞋雲暗幾宵歸楚峽月明今夜渡秦淮
羅襦自解寧須勸故作嬌癡強整釵

湘簾不捲開綃幃獨立空階月影微寶鏡玉龍殘粉暗
檀槽金鵲冷塵飛葦苑經雪心難折楊柳逢霜葉易稀
顰頰自憐水井瘦不堪重著謝郎衣

一架薔薇對少暉寶釵樓外隔簾垂燕支細結玲瓏霧
楚雀頻翻窈窕雲插向玉瓶空自對折來羅袖與誰分

等閒抽取琉璃管寫上靈綃蛺蝶裙

珍重雕奩玳瑁簪碧雲遙隔楚江深竹枝寄淚裁龍笛
園客抽絲繞寶琴湖裏雙蓮無異藕鏡中兩鬢是同心
已嫌柳絮傷離緒化作浮萍不易尋

十二雕闌恨獨凭相思清淚滴紅冰愁中憶別心如醉
夢裏聞聲喚不應蝶蜂助吟同曉月蜘蛛伴織共孤燈
匣中一盞薔薇露猶剩熏殘半臂綾

香臺曾聽玉鳬歌別後尋思恨轉多衣帶暗從愁裏緩
春花頻向雨中過藕絲斷後何能續鸞鏡分來豈用磨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二

十一

詩雪軒校刊本

滅燭免羞孤坐影窺人無奈月明何

集羽縈塵不自持春衫巧剪壁魚絲閒書桐葉隨流去
誤折梅花卻爲誰獨宿徒勞雕玉枕長顰孤負遠山眉
香橙羽爵雙環結西望長安寄所思

王孫芳草日萋萋冷落銀箏濺燕泥翡翠由來無獨宿
伯勞寧解有雙棲殘機空織難成匹石闕銜碑不住題
輕薄楊花太無賴因風飛過板橋西

黃桑柘屐兩頭絲憐母由來是小時南浦引愁連碧草
東風吹夢到黃鸝折花暗把鸞釵數按曲潛將雁柱移

賦就竹枝私自愛菖蒲箋紙寄相思

一朵巫雲映晚霞寶衣翠絡買紅紗每消別恨歌河滿
欲結同心賦上邪桂燼藏爐搖霧影粉綿磨鏡冷鉛華
最嫌芍藥爲離草遮卻房前夜合花

繡罷琉璃榻嬾收朦朧初月上簾鉤金衣鳥伴年年樹
玉笛人孤夜夜樓入夢梨花偏妒雨多情楊柳易驚秋
寒燈也慰離愁苦一到開花結並頭

願作檀郎馬足塵暗隨鞭影得相親帳藏匣裏悲王宋
香隔屏中羨維珍黃蘗春來心便苦靈潮日長信猶真

大樗堂初集卷之十二

十二

詩雪軒校刊本

吳中細布長多少裁幅歸帆寄遠人

霧唾珠啼顫翠鈿雙蟬鬢溼杏花烟舊裁宮樣天鵝扇
新譜吳聲火鳳絃每到喚時偏見媚但逢凝處益增憐
相思不忍看紅豆新月如鉤未得圓

春歸寂寂思無涯結伴尋春踏薛厓將上鈿車還照鏡
欲持羅扇更兜鞋斑駁已解空勞夢靈鵲無憑也慰懷
採藥染絲傷歷亂不堪還寄舊金釵

寂寂空閨秋夜長雁聲遙報玉門霜紅粧羞詠園中柳
綠綺愁彈陌上桑絡緯衰燈催織素紋砧寒月促縫裳

竹枝爲寄相思淚暮雨和烟泣萬行

無端重讀種瓜篇憶得新昏十載前流水落花空自惜
青衫紅淚爲誰憐拋殘珠粉鋪黃霧零亂水綃捲碧烟
惟悴休歌團扇曲月華那得扇長圓

蛺蝶翻飛紫桂叢離觴金管曲初終一鞭芳草斜陽外
孤閣寒燈細雨中細合同心難不碎錦囊密語易成空
東風不解人離恨驚起橫塘獨宿鴻

元燕殷勤爲寄緘西樓圓月透杉杉聽言金鏡羅襟抱
窺夢銀燈粉壁街纖錦愛挑雙縷線開箱羞見合歡衫

六橋堂初集卷之十二

三

詩雪軒校刊本

沈吟獨倚闌干立數盡秋江過去帆

佛會燒香禮塔稜懷人心事一層層暗將玉筴占邊信
拔却金釵施寺僧梵筴許裝龜背錦袈裟欲繡鴉紋綾
他生永斷相思債免向空閨伴夜燈

明月遙憐兩地情孤燈對影夢難成游絲春思垂花塢
畫閣鄉心碎葉城破鏡免驚容貌改封侯忍把別離輕
南中爲採相思木盡作銀筍寫怨聲

羽扇雲耕映桂枝華燈玉果列綃帷線穿翡翠樓中月
巧賽蜘蛛合裏絲靈鶴縱成通夕會銀河終限隔年期

人間那得長相見天上黃姑也別離

乾鵲聲聲噪井槐撩人離思繞天涯臂消懶繫黃金釧
髮冷羞簪紫玉釵寄去羅衫愁緒織傳來錦字淚痕排
桃瓢日壁絲何事人在心中不放懷

新換春羅尙怯寒雙垂珠袖倚闌干翠蛟盤雨茶蘼冷
白鳳迎風茉莉殘玉果戲拋窺紫燕金錢暗卜盼青鸞
低頭欲唱相思曲抱得銀筍不忍彈

太息溪邊獨浣紗重憐塞上撥琵琶負恩豈憶□□□
飲恨空慙□□□碧玉井中啼曉月綠珠樓下泣殘花

六橋堂初集卷之十二

古

詩雪軒校刊本

愁心更值陽心地暮雨蕭蕭噪亂鴉

銅駝騎陌憶曾遊三顧明珠鑒暗投匹馬難橋嘶曉月
美人楚些怨殘秋三湘雲雨燈前淚十載關山夢裏愁
惆悵波中散難散不勝長盼岳陽樓

少小青樓絕代名泉臺無路訴離情東鄰分得龍綃粉
南曲傳將玉樹華鵲曳紫霞思舞影驚鳴紅雪想歌聲
秋千斜挂人何在滿地梨花對月明

絞絲重裏舊金翹零落紅輪挂綺寮蛺蝶盡從香裏老
芙蓉都向鏡中消月沈桂影愁難挽花落香魂痛莫招

折刺粧臺臺畔柳依依猶陸赤欄橋

朱絃彈斷掩金徽歎息孤鸞失所依璧月未圓新影滅
杏梁猶在舊巢非鳳臺已散會塗粉萸匣空存未著衣
行客若過神女塚不堪重唱華山畿

雕闌芳藥爲誰春挂壁塵囊上暗塵燕子任教憐盼盼
綵灰無復醉真真蠟殘荷葉消銀鳳香冷梨花散月麟
千古傷心河滿子斷腸曾弔孟才人

少君方術出嵩山一片香魂縹緲間鬢影已歸新紫府
珮聲猶護舊朱顏生前久結羅錢篋死後空餘玉指環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詩雪軒校刊本

畱贈人間唯有淚青衫能變血痕斑

泉臺寂寂夜如年廢苑蒼苔鎖夕烟臥柳流螢攜翠袖
斷橋荒草拾花鈿幽燈冷焰墳中照明月多情夢裏圓
惆悵香魂弔亡國秋霜飛點鬢毛邊

花前暗泣夢魂孤况在他鄉聽鷓鴣珠粉黃衣何日碎
鳳奩紅淚幾時枯挑燈細語貽金合裂帶哀吟繫繡襦
縱隔幽冥情不改猶聞取鏡向羅敷

紫苔重疊鎖房櫳漢水明珠夢想中青桂有霜殘月沒
白楊無主曉雲空衣焚塚上成胡蝶木種墳頭化塞鴻

卻似麗華當日恨紅綃題句未曾終

瑤鏡慵梳十八鬟王喬姊妹列仙班不將鳳管攜蕭史
長把靈飛問阿環藥轉丹爐成絳雪書傳青鳥隔蓬山
誰憐瘦骨如冰井不惜南金鑄玉顏

帶雨梨花久不香蓬萊海上鬱蒼蒼紫鸞舞雪隨霞帔
白鳳銜珠繞霧裳銀浦昔年看夜月驪山私語溼秋霜
碧衣捧出金鈿合爲我殷勤謝上皇

徘徊荒廟鼓冰絃垂霧妖鬟降洞天一幅紅羅邀夜讌

六銖青穀曳秋烟雲駢夢雨酬瑤鏡龍帳靈風寄碧箋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詩雪軒校刊本

惆悵沈郎難再見月明何處薦寒泉

芙蓉婀娜映銀塘桂楫菱歌漾晚粧共命縷纏秋佩冷
同心絲繡夏綃涼弄珠恍接驅環影拾翠遙聞寶串香
誰道相思不相見玉簫重得遇章郎

恨斷吳烟怨楚雲空房冷落透斜曛綺樓夜雨靈犀碎
畫閣秋燈寶鏡分錦瑟訴愁藏破匣白楊搖淚暗荒墳
映幃殘燭聞長歎斜睂當年簇蝶裙

無端惹恨是相思燭冷香消酒醒時何處更尋桃葉渡
也應難和竹枝詞舊浦花好誰曾見明月珠沈豈再期

千歲美人魂不滅吳宮猶夢葬西施

一坏青草久埋香瘦馬嘶風過北邙松柏斷碑吟曉月
麒麟荒塚弔斜陽金蠶難織銜銅鏡玉樹無花蔭石牀
莫歎佳人泉路杳百年身世幾茫茫

癡情不斷淚難枯錦索銀瓶轉轆轤何處更逢荀奉倩
幾人不負石齊奴枯桐已死聲偏苦獨雁雖生影自孤
賦就燕臺新豔曲知音還有柳枝無

畫檐蛛網易黃昏花落花開欲斷魂龍腦香消金鈿鏤
薔薇露冷玉崑崙紅蕉雨打催心拆翠燭風吹積淚痕

大樽堂初集卷之十二

詩雪軒校刊本

羞抱琵琶彈出塞自甘憔悴老長門

鬱金樓閣近龍堂蠻紙蠶書白玉璫自有彩鸞銜絳雲
豈愁雲鬢上秋霜湘妃搖瑟君山下帝子華裾維浦傍
怪底西施因網得美人多在水雲鄉

靚粧獨立妬芙蓉盡日焚香閉綺疏空歎有情同翡翠
自憐無路報瓊瑤冰絃玉琯將愁去明月梅花伴影居
絕代美人誰可賦茂陵還有病相如

石大樗堂初集十二卷 國朝番禺王隼蒲衣著先生
事蹟具見阮通志傳中及陳元孝獨鹿堂文集壽序尊
人說作先生稱詩嶺外先生夙承家學復與屈陳梁諸
子交好故所作具見本原亦 國初詩人之傑出者兼
工詞曲所著有琵琶榔子自謂得未曾有相傳性好琵琶
琴瑟卽彈之聲愈急則寤益甚會歲暮其妻潘孟齊之
弟聞其聲懷金遺之置之几而彈益切俄而閨中使者
及粵大吏先後饋至合五百金乃舍琵琶召賓客大作
歲事分饋貧乏親友無何而琵琶聲復聞矣誠惆悵不

大樗堂初集跋

詩雪軒校刊本

騶之士趙秋谷飴山詩集謂其與陳元孝梁藥亭並稱
嶺南大家未免過相推挹然屈翁山謂其賦才奇麗能
出其新意追琢爲樂府五七言體陵轍漢魏三唐仍其
家學陳元孝謂說作詩清古峭健而蒲衣以春容富麗
承之又謂麗則典贍與其尊人若有濃淡之分而骨清
神寒卽無差別亦可謂精於談藝者阮通志藝文畧作
十四卷而是集僅十二卷曾經翁山後人所藏者似非
缺本又翁山文外有集序一首無題百詠序一首未刻
不知何故而百詠題詞則屈士煌泰士撰泰士翁山仲

兄也能燕西序亦有缺頁所謂豫章王孫者也俟購得
補刊之所著詩經正訛及韻考五律英華嶺南詩紀並
不存則是書又可聽其湮沒耶庚子浴佛後三日後學
伍元薇謹跋

大樗堂初集跋

詩雪軒校刊本

冶菴文集六卷別集二卷

〔清〕閔鉞撰

清康熙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自序

余少爲制舉業所束耳目心思不敢馳於八股之外
稍一言及古人諸體製則謂之祿用其心甚矣名之
爲人耦勒也既而世故紛紜奔走於山崖水曲機乘
侵人名心仄冷抑鬱坎壈之中間嘗泚筆爲之中年
挾一經歷齊魯燕趙之墟流覽懷贈兎起鶻落勃掃
雖已方外長者生平喜與交遊故二家鉅細亦時時
形之楮墨雖皆直輪臂臆之言無當於大道之要恥
而在古人諸體中不可謂無一得之思也近數十年
來積之日多散佚者已不復記憶而時先往舊夢
或首齒亦漸至播索恐從此悠忽廢棄與草木同其
萎腐因圖絕世錄存苒草彙細加刪訂分爲二集
付之梓式嗟乎瀾陵夜獵伏櫪老驥昔人恒有慨
不平之思余返之中懷又殊有不爾爾者焉嘗讀內
經諸大家方脈等書寢食玩味浩然有得將二十餘
年雖未懸壺市肆以疾病過問者不少危而安之庸
工破壞而救正之累見微効著醫簡脈義本草諸編
十萬言意圖刪刻就正於海內知識使姓字得列於

醫林之末亦爲不負此生矣亦爲不負所學矣嗟乎
天地之大今古之遷變徒不可見功行而青溪微又
何必夢夢然嘆老而嗟卑爲也世之受人君子尚有
以我爲時廉屈庸中冬至日治諸國自序

治菴文集總目

卷之一

序 詩

卷之二

序 記

卷之三

書

卷之四

論 策

傳 獎章

誌銘

治菴文集

卷之一

目

卷之五

問世小紀

邑乘辨誤

書後

題詞

卷之六

代文

冷菴文集卷之一目錄

詩五言古

寓天寧寺金鑒傳度山先生至嗣劇譚十餘日
喜雨賦且志風懷

戊子夏避兵華坪讀古詩有云人過三十年何
事而不有學碎唾壺感而賦之

儼歌十五首

燕臺寄書

謝胡東隱父母招飲兼和來韻

早次長埠

水次望遠樹樓爲

寄尚游天公祖

贈沈有三游戎奉令招

應

壽帥子冠同學

明河篇

禪詠八首

偶過園間樹作秋聲感賦

寄答陳猷先

七言古

別壯士歌

山中偶感

古劍詩

問山中人

喜張扶長歸

感詩

憶南州諸子

自言

太學石鼓

長安秋月行

石門行

輓袁子滄涵

種圃

冷菴文集

卷之一

五言律

山居二首

車門逢張長郭送人

促別張贈

宋司

御湖

同張麗園宜谷勝西先

生騎遊豫章北城

和高石門清明雪詩

雪

中秋無月

風夕聞琴

清風明月夜

好雨知時節

十八夜聽月

屏峯

且園題作

卷之一

卷之一

賀王炳若年丈司鐸南州

贈傅子歸會稽有序

贈吳子歸會稽有序

贈新昌盧李輝大父

和公叔大父韻

贈別署邑陸尚巖公祖

山中逸事

樹嘆

贈胡子彤上

贈別吳天驕年翁

宿李天玉齋頭書贈

托公并家入匡廬時年七十有二

七言律

題胡胎仙先生別墅 鴻江訪陳子伯璣未遇

朱石阻風擬謁李太白墓未果

金陵懷古

黃河

題一百廿行烟圖

同廖仲韶夜過涂大章

家

夜同胡東甌大父遊雙

含溪恩寺

同王介子遊越王山

贈劉子大生駟之

舟次滕王閣二首

寄洪旋源公祖

九日書別朱子文修

山居偶書

遊石溪過蔡汝作山房

壽王璣卿隱君七十

承石懷古

采石寄張鹿園先生

寄祝文燈巖先生雙壽

贈袁長公橋梓卜居富溪

秋日野望

壽梁鍾石先生陳夫人

七十

萬樹垂棠

長橋臥龍

九天甘樹

郵亭樾蔭

壽涂大夫人七喪

寄武寧馮濟之父母

十五月園樹

贈郭子歸朝歌 有序

壽袁長公

壽董士超大父

寄懷張公及同舉

秋詩

鍾陵饒母傅宜人七十

節壽詩

和荅鍾子昂臣見訪原

韻

寄和陳猷先賜韻 附來

詩

贈別霧巖何大父

心齋文集

卷之一

五言絕句

客中夜雨

除夕

秋雨五首

卽事口占

七言絕句

舟次風雨

醉餘

野望

秋詩

宮怨三首

舟中偶見

夫子飲泉處

光武斬石人處

偶書二首

山行

山中偶見

歌者索題便面

寄海彭翼天五十二首

山中即事

畫竹

清華文集

卷之一

半渡湖岸到客船

過何先生講堂登陟

賦

李雲翼見過感賦

舟中聞歌

寄都門舊友

題陳子和醉畫

題畫梅

六言詩

進懷六首

五言排

落花篇

題張非平年兄雙節手

卷

別郡伯葉心航先生請

告歸里

清華文集

卷之二

治菴文集卷之一

奉新聞 號曰公文

霍山王維藩謝答父

新建張泰來扶杖父訂

寓天寧寺金燈傳度山先生至同刺譚十餘日

喜而賦且志以懷

昔余髮未燥讀公房牘時一見不可得銅符已帶垂

有自承城者口公政多奇興工活十萬賊來不敢取

出靜皎如日但聚水一厄續聞臺諫召風生母之

立轉師司馬差與洛刺期歸狀奉持勅代巡大同

鵬印斗大夫夾牙爲前麾成命報天子委祿威肅而

十年今始晤待人見心脾侃侃古今事不余而外之

世亂士才短三爲蒼黎咨服膺公所贈若受書於

戊子夏避兵華坪讀古詩有云人過三十年何

事而不有擊碎唾壺賦而賦之

人過三十年何事而不有最苦生非時數厄當陽九

茶草瘁清芳蕭艾絕通綬坐處慕殺天炎厲可炙手

任情無不爲動輒見其隨風故思或無主故作草

士也側是問退退皆成咎乃有沒字碑如今之某某

狐行浪得名虎踪于後聲聲動地來亦向無可否

四民廢所業抱頭而鼠走孝已血塗原昔格變梗莠

夫途婦從軍得個不敢久棄華落故校異國他人友

千里靜炊烟木石亦天壽蒼蒼苦吾人奈何不左右

旗旛玉梅寒六書同御初勿誦文獻言朕禍乃身偶

嗟乎歲人過三十年何事而不有彭聃八百容胸惡
橫於家懷賊良不堪髮應白青首

儂歌

儂歌不識君君亦不識儂兩人自相識終始爲儂儂

儂儂儂亦好君識儂亦好兩兩度相和胸中翻滾

倒一君如何能說儂好在知君切莫輕言別教儂何

以問一燈火夜青青君嘗把書史儂也在君旁坐看

茶烟起一儂愛君如車儂愛君如水水流無阻將車

運無已已五田家無一事農興無一人招君問消息

儂家住幾旬六儂竟無一貧儂家無一富感君知此

私而爲儂爭氣七儂採樹中桑君乘駿馬至途勞且

莫得携手儂家去八儂愛君十分君愛儂如只挑水

集 166—524

沃焦石何年走了時
海濱前儂可不敢取
新亦易
若或懷意氣漫向儂
一若莫
得只此求志心願
相與承
不難多將令人老莫
行等閑看
以心甚
言現瑞千里郵尺一
細報進何如
明明夢君至明
若南庭言笑都憶
返故鄉銀花

熱幸寄書

日數照
定有指南月忽逢
故鄉人何

手修一
再拜而聊聊
書寫平安字

謝胡東隱父母和飲和索韵

海慈航公
慈如壽樽中
衛立言
手仍前
以自樂
蔡芳以自
茹商書
本周道
無葵不
日
小人田
其田君
子應其
廬萬象
何相修
咸若及
鳥魚

早次長埠

晨星何落落
涼風生水涯
繫舟江上村
山色遠
岸有古喬木
株分面
合得孤
蘆花
中坎
烟靜不

清勝尋常得道遊
舫亦家

水次望遠樹樓驚

浩浩秋江水
蒼蒼楚樹樓
夕曛何黯
澹微鷺棲樹
左瞰爲澤國
右瞰爲楚田
胡爲若無思
戢翼友來
見欲而不亂
斯須亦覺
賢對之三嘆
息人固居物
風輕波浪平
悠然屬高

寄尚海天公祖

燕臺春風日
半刺地
漫光
楊柳青
顏色
心結
不曉古
高資
大良
西江
望雲
雨
懷
舊
出
卷之一

朝登屏星
駕暮
薄谷
荒引
領懷
佳氣
倍尋常
何以名
丈夫
隨地
見
卓爾
不群
言
途
亦
羣
桑
法

悠悠肉食徒
龍鍾
故情
平
好
人
言
步
即
獨
義
若
負
奇才
臂
中
羅
衣
史
奉
令
車
騎
求
星
馳
叩
馬

惟此天地心
活路
車南
指
桑
文
後
軍
門
盡
慶
免
領
嚴
方
需
虎
臣
必有
可
觀
矣
我
愧
伏
糲
年
壯
心
猶
獵
喜

相照聊贈言
長嘯
秋風裏

壽師子冠同學

選錢鑄千將匪以塵高麗選材於概稍匪以挂短概
要當副所求不與世碌碌吾堂師先生奇氣曠翠目
解將風埃中精神稱滿腹賦柯七十年長痛無頓順
古多晚遇人耳朕此語然但當顧塔下汝曹其力勸
我志放烟雲何妨子素伏即此之襟期美門可弟畜
且進席前觴千秋在一掬

明河篇

燥氣偏乘令不雨日將百田禾成枯葉人身少潤澤
長此安所窮真是天變格仰咏河在天光茫如畫
高頭共秋清不肯為霖霖波浪消其怒龍雷震中輻
安得委宛書法能使傾射安得暢望極市上問河伯
聊作明河篇與古異阡陌彼竊士女歡我為蒼生厄
憂樂不相同挑燈讀周易

雜詠

寒風挾曉霜冷氣侵老骨藉溫於絮草終是因人熱
思昔少壯時朔野駭車轍鷄鳴披裘行絕巖水條結
每過僧門局羨其間不澈念之空爾為太玄讀數闕

其二

歲行將盡矣風雨後凄然徘徊御廩四降意色穿新解
有無路不通商賈徒空拳閑閑成荒寒枯竭及井泉
民窮若此極何以辦稅錢點金亦幻譚足給願豐年

其三

笑言民為聽天日亦如之何以不言心此中有大機
耳目或可共惟心常獨持生中寓以殺應速而反遲
紙帛絲黍間下土胡能窺所以遠道人安貧泣涕絲

其四

為生深岫與人不相及今胡獨異哉咆哮遊境邑
人言不必三挺特莊塗立所向盡披靡後發無遺計
壯兒匿遠方老群閉戶泣安得孟莊子齊勇而縛意

其五

曾作南極客寒暑數十載風氣駭非常勸亦慙悉泥
日久與漸摩如川之赴海語音衣裳問多方求精彩
稍一欠相當怒焉耻不逮祇因紫在中橋遂踰淮改

其六

應國有時人聰明亦可美問事無不知言論更便便
惟於道未聞身世如眼眩受病果在何多智故多變

袞袞馬頭塵多如隙中電何時一促膝相與發深春

其七

就遠帶別傳題額曰默堂世人誠時義一字願老湯
少悔多交遊盡是舊藤椅清楚既不可混濁更非良
活蒙以量之廣式則充誠尚有一事難與人論藥方

其八

冬日與春晴溫和倍百感貧富同一心瞻仰惡雲浮
乃今閱七旬雨霖不肯休陽光久匿曜陰象滿山丘
細思五行理將為長夫憂氣勝必有發人事何能謀

偶過園門樹作歌

秋山猶可同秋聲不可寫妙哉六一公筆在樹間也
四字淺而平文中之幾若氣浮人不知其於細心者
萬事豈不然聽之淚痕犯

寄答陳猷先

梅川有居士古心到佛仙文章慷慨耳大事獨窮研
匪同葉公龍不守瓊觀神擊石必出火鑽木必見煙
如此苦心人誰不願花鞭余生吳山鄧居士楚楚
相去五百里神往各纏綿此中之風因不可意言信

七言古

別壯士歌

壯士金盡涕顏色河壘壘聚更不得睜睜乾喉舌
天長劍悲鳴光氣振奈何若何恨恨聲如疾雷不
震動而今中原用虎臣無雙之士無國或無籍市
古鄙人橫尸當在杓以此秋風起兮生飛高一軍皆
驚遇與特寸心不盡日將斜大罵蒼蒼欲昌賊

山中偶感

山南斜曲幾莖竹翠影一圖似寒玉恨不依樓因此
身於竹平生而鹿鹿鹿鹿浮生實可哀馬行水足
船縱等船長安道上者相逢忘老去還來商賈出
常文叟顧學先生時一詠危見才財之極容超然
化小兒手

古劍詩

古劍寒光條插腰一觸不平匣中吼春秋戰國多殺
人此劍血兮十八九謹佩何敢示庸人若鋒刺其魂
魄死

問山中人

閨子山行已十旬山山惟見採薇人閨子諒分前致
閑孤竹於今有化民山中之人聞我語不知我謬作
狂語正語字字實堪憐吾子責人胡乃爾自是去年
天降災田間眼底盡枯荑誰灶有烟騰瑞氣寂寂千
家戶不開賴天產此山之曲日鑄并合以充腹少或
因而得苟延惟我老人苦最獨老人曾享太平年鼓
腹歌呼堯舜天族氣不榮肌與勝天乎天乎何相煎
更有官司徵正稅塵沙杪忽不肯肯白骨還思敲汁
流誰人爲我懇皇帝我聞衣已心慘傷欲伐無柯起

心卷文集

卷之一

七言古二

飭役以其告語請爲前度幾閨子流民章

喜臨扶長歸

齊頭蚤卧足所願清寂不開錫與犬每故晏起愧希
艾紆與希夷通一線忽來凌亂到窗聲睡鄉千里而
頓轉云早故人張子歸勝臘奮詢眼忘倦驅驅河濱
交一揖相對何殊往夢寐欲以此法爲心傳何啻飲
子醇醪矣

感詩

清明之際子家豫章三徙而歸奉新四徙而

似如叔甘紫垣宅王燦登樓望馬中斷
狂涕帳矣何之慨然抽賦無以爲局

此日入山不厭深桃源何處可安心八口已過三四
倍資石而無西楚音余家自分組間肉賴有晉鄭居
華麓具粟兼能具人樊綺弱國意傾覆主人意重
且澆留雲白山青眼蕭蕭悲殺吾生奚所就北窗欲
枕聽啼鳩

憶南州諸子

幾欲作詩寄諸子腸爲思枯如沒字鉢天淵地淵
常銀盤銅箸登半旬斷月一簾秋夢殘正憶諸子愁
絕處

自言

柳金桃色繡山光日暖風輕草胡床有曲無曲一醉
狂談鋒發出錦糊腸人生傀儡百年場妍癡啼笑各
分班觀者擊節粧者忘殺君之馬是路傍憶昔別家
紅雨暉世俗典禮驅人忙丈夫有志在四方此語沉
今沉古航庸庸多福自難印功名二字虎之張昌黎
途窮親厚藏鬼聲掩抑亦何妨微塵有書羅琳瑯瑞

劉君固與我同年區公銀葉丹黃心五宅久五宅
自月餘後為王是亦山林亮堂堂曉夜笑矣

太陰石賦

石門已矣而千字京三從人由縣全體刻書皆息
跡故學字形各平簡傳是宜王狩日銘不比寶憲勸
藏諸家生藏費十日玩未公藏多不為一鼓為白
終歸此石中呵護豈非天監之天子宮塔閣延建商
朝帶北月壁乎歲深山石有何可數誰得如之延建

長安八月行

天空淡淡雲盡散萬戶千門氣微雷到處山一餘
影我見長天後秋至音更三秋色更潔鶴入其素
清音有幾聲玉鏡下百時為竹千丈長衣衣發
結飛雪不覺不覺在桂子中間葉今古無
替真玉堂君不見黃童白髮醉夢人有在無是

石門行

晴窗空鏡如湖鏡是冷冷危燈清窗影如湖一
天亦麻鷄犬殊不惡依石為門山洞中絕無
大作明月清風時往來渠為開者疎為給野花自開
無人收野鳥自鳴還自躍草露珠含午未清洞中無
雨雲漠漠暑氣來遊氣帶霜菊衣紗巾欲廢却何從
解賜買山錢工課裁梅與放鶴休使山靈解笑人更
須少出貧經略茅一亭瓦一閣世上塵風捲簾丹爐
參水總驅除一種清閑即聖藥

晚袁子滄涵

之子之才擬中珠出既不成處亦否孤身千里寄富
貴二十餘年交最久每向余言深隱心買山于公却
未偶欽崎歷落幾篇詩焚香敲枰幾杯酒如此優游
五十年北叩一抔何其陡父視猶豪野桂寒萬事瓦
裂難回首嗟乎哉古人多在轍軻中平地搆去順而
守教授一經即硯田園蔬勤灌科如斗青鞋布襪老
其身清風明月良師友何事攘攘北與南空天浮雲
變蒼狗憐之惜之更責之莫怪冷菴無說口

種圃

日本經濟叢書
卷之二

111
-111-
-111-
-111-

其大連辛念風雲變態多欣逢空若此促別復如何
兼承山秋澹江城路草亂青榮思昔夜意氣可會第

家別

鄒淵

同張鹿園篴谷賜兩先生騎遊豫章北城

數騎來北郭。江上舊秋風。蔓草連墟鞠。淖雲過眼空。
有杯招芍令。無地問閭公。只好看山色。蕭疎對岸楓。

和石門清時雪詩

不○可○盡○寒○風○翻○挑○浪○冷○玉○上○柳○清○泥○
晴○天○何○怪○晴○晴○老○見○稀○鵲○驚○猶○上○典○給○好○作○春○云○

雪

寒○雲○圓○六○合○氣○雨○不○成○霖○萬○派○翠○俱○寂○千○山○玉○作○林○
共○知○爐○火○應○念○草○為○食○呵○視○研○冰○墨○春○陽○轉○筆○心○

中秋無月

月○似○爲○持○滿○今○宵○獨○隱○形○雖○收○全○體○白○猶○照○數○峰○青○
造○物○留○餘○美○齊○若○發○發○礪○人○能○知○此○意○勝○讀○古○詩○佳○

市舊文集

卷之一

五言 二

風久開

夜○氣○清○如○許○悠○然○絕○點○塵○竹○疎○聲○發○簾○簾○影○靜○鱗○
雅○謂○思○千○古○孤○懷○憶○半○綸○忽○聞○絳○竹○採○山○水○發○情○神○

清風明月夜

天○上○尋○常○事○人○間○不○易○逢○莫○教○成○錯○過○須○有○別○心○曾○
萬○斛○塵○俱○掃○登○樓○興○更○濃○懷○閑○忘○坐○久○露○草○白○前○峰○

好雨知時節

陽○月○將○過○半○冬○節○始○臨○天○公○終○惡○殺○霜○氣○化○爲○霖○
珍○重○諸○名○象○因○材○自○淺○深○江○關○梅○一○渡○方○見○此○時○心○

十八夜葉月

猜○是○前○宵○月○幾○希○疑○一○些○人○知○曉○日○影○空○間○發○坤○樞○
退○步○堪○留○進○中○全○任○損○還○眼○看○雖○見○自○誰○解○耳○根○傳○

屏峰

屏○峯○天○半○插○結○體○異○諸○方○銀○線○全○無○處○母○青○不○用○裝○
似○嫌○規○太○熟○獨○執○矩○爲○莊○大○地○誰○其○此○巖○巖○岳○外○王○

且聞聽春

庭○人○饒○曠○致○觸○手○見○天○真○造○物○隨○材○爲○春○光○無○處○遺○
幾○枝○花○笑○冷○數○個○鳥○啼○新○郎○此○意○清○朗○悠○然○醉○一○尊○

市舊文集

卷之一

五言 三

賀王炳若年丈司鐸南州

此○道○開○生○面○春○風○滿○八○州○署○清○餘○崔○影○入○望○是○仙○流○
漫○謂○才○姑○試○終○看○玉○大○傳○古○來○胡○與○海○佳○賢○聽○新○調○

贈傅子歸會稽

傳○子○子○冲○會○稽○名○才○得○中○具○有○濟○世○舟○航○不○
獨○以○鍾○王○李○杜○稱○也○余○亦○白○頭○老○婦○嘗○與○孟○

酒○促○膝○仰○天○而○呼○相○泣○也○已○而○相○笑○今○歸○珂○

里賦以贈

君○才○如○海○大○拓○落○滂○懷○滿○不○自○予○先○後○應○安○世○授○涼○

買山好客路更宜高我亦憐同病臨漫意不忘

贈吳之剛

駐節新吳山曾隨細柳昔曾前客掛客車右前破兵
姊弄風雲入松溪海客平將看麟閣上第一是公名

贈新昌盧季瑄大父

策杖直登道貌先老更妍天喬黃帝後氣象泰開前
應有人之至能為物所天此來修潤節細讀瑞芝詩

贈李叔旦大父韻

已乘雲南事節度閣崇文綺錄錄方十二時

自云訪鉄像遺踪此地正當西北出金陽舊

謝主人猶是閤公公見之贈余以詩和以志

謝

築室倚蘭若素心期不違檢方醫世病帶髮着僧衣
聊以藏吾拙敢云遜者肥高軒承屢過學復嘆知

贈別署邑陸商巖公祖

治成如此速方見讀書人慈照迎朝日生機早奉
聖賢經濟學造化雨風新安得飛鳥長年活奉

山中逸事

春色園林滿山居樂自然茶鑪尖似舌藏葉卷如茶
好月移窓白微雲挂屋眠星星爐畔火柝子起香烟

樹嘆

顧此參天樹高標迥出塵相傳前古物屈指幾經春
假蓋休行旅孤居當比隣如何焚抹者斤斧不知珍

贈胡子形上

一剎已沒滅定交到默堂時都粉碎古學獨承常
氣足吞雲夢才堪起陳章孤懷欣有奇溪愧慕中郎

卷文集

卷之一

五言律

贈別吳天驊年翁

健戶如雲塢軒車顧草堂相親溪道氣抵掌發清狂
客路春歸柳行窩詩滿囊知君家世舊懷擬續新香

宿李天玉齋頭書贈

山外復環水幽齋隔世塵主人偏選興好客不言貧
泉網追濠樂登山看月新長歌三兩曲露下濕懸花

托公棄家入廬山時年七十有二

不惜骨頭老辭家一紙書單丁携襖被訪道人匡廬
大父夫行履真獅子展舒相傳驚異事誰奉作前直

七言

仙先生別墅

別墅一園有幾畝一簾佳日共盤桓
窗間翠色無非竹以青來總是青
以是心存我素食于着筆到
里門孤標不與時流伍誰能傍人說做官

寄江訪陳子伯純水邊

玉門金火渡江文武之傳一夜成
蘭圖悲看菰布
空室今春客中閑空深煙鎖青山月
飄渺波搖采
石吟罷江上望
離愁幾行馬嘶霜蹄

天石先生詩集李太白集未果

太白先生集古來詩名流幾動見曹一
杯土仰若公
空萬里揚揚子
驢酒氣侯侯乘露白宮衣猶自照
山屋登臨未便拜云倚通并江干正早滿

金陵懷古

西都日郡暮朝間古意依稀水一灣
萬戶光烟浮欲
雨千門傑閣峙諸山花從今序爲開
謝月與流雲自
往還脈說當年歌舞事不如鷗鳥夢江間

黃河

再拜河流救禹功東源曾說有樵翁
今分曲曲星祖
應華楚道通歸幾通變化縱橫非意測
清澤
人工更應往茂三場問一紙陳言西盡東

題一百廿行烟圖

一鏡乾坤萬里烟
嶺欽聞龍選開田地官應百增今
日編戶持家信昔年縷縷清香朝自暮行行入穀習
如天信健把管忌多事何必求封向酒泉

同廖仲韶夜過涂大章家

山風秋月雨清清一路空人澗水聲夜到玄雲烟樹
布衣文集 卷之 七

靜燈搖影照圓三更論而不議心無我古復從今道
見卿世事可平看壁刻交賜餘得滿盤

夜同胡東曉大父遊樵舍報恩寺

樵江危石幾迢迢
歲年奚囊懷澹樵古寺鐘聲雨
泛孤舟風馳獨滿滿西山縹緲千峰秀野竹橫斜
幾幾欲浮家歸盡裏半帶半俗老漁樵

同王介子遊越王山

摩壁千尋口已開
燈幽未覺履行囊十年說說
夢此夕如同定客星落雲生旌陣戶
曉窗虎

封顏禪心呼絕星光久昏愛屏城天作關

贈劉子大生以之

帶水連山高象居烟雲咲傲滿床書秋林一色閉中
盡機四十等氣不除絕有勝佳娛老大橫將大地等
遊族岸花紅記空歸去好笑漢人又劉余

自次應王商二首

漢軍風大蕭然賊嘆勝王閣獨先登興凡村同楚
垣蚤收佳況向凌蹀頗無色斜陽長散棘都生
靡遊予眼不其垂髮日何頗更應李唐手

自次應王商二首

文章豈有以流却對此蒼涼亦信之閣外清輝如昔
日望中盡時餘今時劉雲猶淡三五賦勝腰餘一
空詩客裡頗舟秋勝過傷懷不減子思也

海洪源公祖

釣陽是草河陽錦一路歌聲召杜開馬已看為吟
閣雲危遙借出冊山吞風都邑庭多暇秋水精神野
更聞河幸花城分賜優先迎紫氣滿吳關

九日書別朱子文修

十載飄踪各一天欣逢異地倍流連坐吟苦句停行

雁開對青山語昔年
前賢更難重九登高

山居偶書

撥外晴光別一天數聲長嘯遍星羅白雲帶幻山頭
色流水能忘石路晚鳥惜七奇都不到草嫌寒近總
嘲妍爲思百四蘇公句漫說諸方五味神

遊石溪過蔡汝作山房

寒風吹雨濕征輶草旅逢君意氣饒携我到家肝
遂呼兒出拜壁岩岩甕頭碧釀三春色染上書雨雨
治菴文集 卷之一 七

美朝八向石溪山水勝果然一幅綢川綃

寺王璵卿隱君七十

白衣巷裏老神仙七十如同美少年頭戴青巾
訣看他世局一爐煙有舞到齒都弄玉無事居心即
近禪聖代肯容公隱逸高行應讓史官傳

采石懷古

天選名賢昨太白一樓高踞采江頭此來欲放乾坤
眼不謂空餘草木秋石壁依然煙色老蛟宮但見水
光浮雖無羽三千隔却與紅塵割漢溝

采石書院記

十載相思夢幾傳采江咫尺五雲天扁舟却自山陰興發津無居易篇偶誦金輝真杜大喜看三脫離蘇仙先生若憶巡行樹封殖如今更勝前

寄祝文燈巖先生雙壽

五老峯頭逸士家夙將袍袖等杯蛇堂開綠野散蓮寶窗清春風看柳花難易句中歌唱叶簾櫳繡內紫州砂何時載酒過彭蠡讀盡先生霜後葩

贈袁長公先生卜居富溪

策杖尋幽似顛每逢佳處必流連為尋佳處下遂買青山馮水邊舊苦支願聽鳥語是知

秋日野望

杖藜獨行王釣磯天高雲滃影微微空山霜落痕偏殘黃葉飄風鳴亂飛鴉啄水田為有道雀橫牛背溪忘機蒼頭携有茶旗酌盡掩柴門帶月歸

壽梁鍾石先生陳夫人七十

夫忠婦節兩崔親佳傳惡無作史才今胡詞綠西東

紫元芒劍氣斗牛圓丹心直欲同坤馬白髮姑爾起震雷自有大年題甲子千秋香譽註蓬萊

萬樹垂棠

新吳馮川之南有洲數里率為曠莽侯作敷勞之令民莠桃柳桑柏冬青等樹是亦因所利而利之之道匪以為觀也侯諱嘉神山陰人

侯得存先翁十洲新吳從此栢桑桐花開黃綠頗偏蓬島躍慶陰諸更幽齒齒雋城增繪錯錦珮水帶

長橋野望

香浮家步常有梅為語編續曲風共徘徊

新吳馮川

今解木亦不可得矣侯憫涉者之病獨力成

之增窳變坂護以欄楯往來者歌康莊焉

空湧長虹若坦途凌河寧復賦公無經營不日疑神斧險阻消權喚漢真為花封開阮矢直教水國從天吳應知利涉文明象萬里光透白玉壺

九天甘討

九天仙素以晴雨著靈西昌新吳多石甲

鬼稍虐禾爲舊草侯迎請養陰建國游魚石

以棲之每早禱輒如響

別號高尊著九天神功傳傳極通四馬川偶既陰符

劍駁氣威歸變理權曾制蚩尤消霧毒今驅魃鬼退

焚經賢侯一念滙霖雨蒨林林慶大年

鄰亭提蔭

疾憫行旅休息無所於十二鄉中擇道路

閩人煙稀少之處捐資構亭凡酷暑嚴寒

市巷文集 卷之一

風暴雨未遑即次者俱得庇避利益之廣不

專在頃刻也

行人莫與歸爲仇既到其間豈自由徑險幾人能

辱王孫誰合一相留偏從冷處動加熱橫心苗

徧周當道松緬古昔使君佳意倍千秋

壽余大夫六七十

端陽且日建張青島來從海上翔丹翰篆題七襄

字南垣雲霞九霞鵲茶標清節松爲勁葉著賢聲

發香更羨膝前揮笏者雕胡自採五湖傍

之文

間居小室時聞山長款談深事新學篇三原仙作

寧之山長款談深事新學篇三原仙作

雲霞九霞鵲茶標清節松爲勁葉著賢聲

十二月園圖

三三三十二宵今將拈出句中描寒光公駕千江

雲霞九霞鵲茶標清節松爲勁葉著賢聲

於昭自後物外超朕後又共青藤一杖挑

贈郭子歸朝歌

市巷文集 卷之一

郭子駿臣賴門孫先生之高亭也自車馬

偶過豫章余得與定交於其間百丈之岡青

郭子大父曾撫循吾郡余自十歲今猶記其

狀貌之魁梧治縣之清正不但彷彿已也

雖始盡有世誼焉於其爲也詩以送之

五馬廉聲四十年清光猶照豫章天曾過錦里懷

月復見林宗有後賢靜息不除窗草綠高才重

詩行春風拜別頻頻語珍致蘇門絳帳前

寄袁長公先生七十

道爲何物人稱有一見先生當下有與世真忘陶甲
子盤脣不老古乾坤山中家計先茶籠閑裏生涯
軍報七十年來春滿腹天衣誰得別絲髮

壽黃士超大父

文選武緯錦金城百里殘黎保再生友側賣刀歌買
父西江半世精姚擊天垂雨露無偏黨物在春風
缺益久不作詩焚筆硯欣逢懸矢一長磨

寄懷張公及同學

蕭江居士寄筠燭讀古通今機上青眼與人無不

可醉鄉得遇復何求曾同子夜談三易更向

五斗幾度柴車相遇訪石橋烟月水悠悠

秋詩

空階梧葉雨疎聲露覺秋光透體清簾外雲眠閑
樓室中弦韻响輕輕芙蓉色無天河水樓子香飄月
宿城樓首幾回看壁間交風未淺古人情

鍾陵饒母傳友人七十節壽

水部快乘箕尾去友人獨在古人難不似來世願清
節却爲英倫作冕池手梳地芝草秀云分帝座彩

雲盤霞衣白髮華樽滿酒報星河所事完

和答鍾子尚臣見訪

多年別却豫章城故舊應知我嫻情娛老惟教書到
眼猷粹似比少猶精常諷今日誰謂得悟君才
浪名促膝默堂談世外前峯月已照霜明

寄和陳敬先附來詩

幾回來簡勝親逢一往情深水注東眼廓放光燭兩
外得堂無物酒杯中奇搜禹穴藏珪碧造極匡廬看
日紅彼此俱騰彭澤縣編籬種菊得從同

名空劍佩喜相逢懸望先生海岱東高論忽隨

風雨至閉門延客漢唐中峯携碧色疎簾白秋

送江聲老樹紅甘載知心寄藻鑑中原古道更

誰同

贈別霧巖何大父

先生得意在猶龍道德文章作世宗歷試諸艱終
穎直行其志不修容愛民奚啻三冬日報國惟存
夜鐘此別一卮勤有囑願爲天一賦車中

五言絕句

客中夜雨

四壁寂無息。曉前風喚愁。客中何所有。夜雨鷄聲樓。

除夕

雨聲揚。臘去。頃刻到。明年舊事。隨流水。春光。滿筆田。

秋閨五首

冉冉秋光半。臨風剪尺聲。一衣猶未就。心已到邊城。

其二

夜氣涼如水。松聲捲萬壽。獨行苔露冷。惟見月兒高。

其三

爲着羅衣。危樓怯未。珠無邊。秋色瘦。系。落易傷人。

其四

源若羞窺鏡。秋來更覺慵。一生多若此。何必問殘冬。

其五

蕭颯風淒。戶愁中。不忍聽。飛鴻聲。掠。枕。清。愛。泊。寒。江。

即事口占

世莫厭平常。平常最難得。多見好奇人。康莊遭馬蹄。

其二

儂子古所喚。今時俗似好。寒裘披著。天縱貴。不爲寶。

久雨感成

春過六十日。冬氣初全衰。安得鄒生律。普天共一吹。

二

雨。典。不。淺。字。冷。閉。衡。門。爲。問。東。郊。草。燒。痕。音。幾。村。

三

正。覺。浩。列。缺。萍。騷。亦。勞。心。向。願。留。餘。力。及。時。作。傳。霖。

野店鷄唱

報曉聲非惡。山林更覺佳。昔人呼起。雞。終。是。俗。差。排。

不來六集

卷之一

五言絕句

七言絕句

舟次風雨

風風雨雨濕窗紗
冷淡虛舟暫作家
薄酒燒殘紅燭淚
深醺鄉處枕橫斜

醉餘

數里蒼煙寂寞居
落紅滿地秀吾廬
西江酒伴都相失
架上空翻一尺書

野望

詩才滿口送胸中
吟斷枯籬總句空
好景前人爭說盡
只今求小任西風

秋詩

剪水裁雲逐句敲
無邊詩意湧相招
莫言在勝惟在
說老淡秋容別樣嬌

宮怨三首

曉妝纔罷正星殘
細整雲鈿只自看
麗錦閣中無箇事
菱花光瑩玉生寒

春草芊眠碧砌苔
珠簾空捲夕陽來
長門一日無消息
耗又聽官車唱道回

柳絮飄輕一夜堆
深宮惟有耐寒梅
何煩老侍平明
霜會見君王幾度來

舟中偶見

馬嘶天半絕青空
澹澹秋光水上風
楊柳岸頭煙色
蒼蒼然驚見晚楓紅

夫子飲泉處

一泓偶然深用汲
斯泉萬古不為智
只今常任清
水涓滴雖微口澤存

先武肅石人處

尋芳射虎誤披石
光武當年却是親
聖恩莫容親
見太阿出匣萬么寒

偶書一首

東郭先生老腐儒
中山不忍亦何愚
如人更有人西
郭為忽前車一局輸

蜂飛簇簇入幽牆

蜂飛簇簇入幽牆
採得千花作味甜
慈子不
刺衙分幾隊寄高簷

山行

雲為風壓出岫忙
絲絲片片不成行
此行何向天
雲為風壓出岫忙絲絲片片不成行此行何向天

去記取青山是幾時

山行偶見

溪竹遙遙隔不寄
菱盤結已無餘
如何偏少生絲
可一味使人作久居
餘小知君亦做雷
橫遭野葛暗相傷
雖然自取多時
豈不見時人論短長

歐香泉題便向

人人盡作戰場看
實為時流罵肺肝
惟有一班真蹟
幾百頭水漲熱斷腸

奇詩

卷之一

七言絕句

奇詩彭真天五十二首

貴記諸地秋
此日開尊醉百觴
五十不妨閉去

就雲字堂
兒曹懶向江干看
怒濤我亦明年逢六

十大家約百續離騷

山中即事

窗外寒風徹夜吹
山頭樹影盡迷離
果朕黑漆屏外風

上又寫盧同月餽詩

盡行

橫斜滿酒致清涼
一段幽閒已入神
想見台毫落墨

香院開勝有四時春

辛夜鍾聲到客船

何事山僧夜不眠
慈腸一片借鐘傳
舟中賴有知音
客不致臨機墜悄然

過何先生講堂登樓漫賦

散步登樓百慮刪
開窓面面總青山
憑欄別有忘言

處說甚浮生半日閒

李雲翼社丈見過

冷香文集

卷之一

七言絕句

往勝雲流四十年
白頭道故轉悽然
古來多少難覓

事望氣王生斷不全

高軒船淡一棚穿
羣塵不到紙窓前
青山個個癡頭

望似看先生點太玄

舟行聞歌

船頭梢水唱新歌
暗裏傷情落淚多
酌酒三杯伴勸

勉當宜努力莫吟哦

寄都門舊友

不士公車二十年
無才只合老林泉
唐人好句吟千

首怕讀溫生下第篇

題陳子和醉書

伸紙疾寫手筆忘也變駛爲生去秀而野縱
橫入化世有知者意作麼生問之口啞余解
以詩

老木枯藤雁獨飛
侵人寒氣帶霜威
山居樂事無多

千秋瞻乾柴藥酒歸

六言詩

述懷六首

三十年來事一愁
強半爲生古人誰是知
已全不

淵淵有聲
波浪東飄一艇浮
陽點點沙洲欲同空際清
夢紅衰

無邊自秋

薄羅裳怯露洋洋
酒氣方濃天拖白練如帶
冷東

河山萬重

鷓鴣聲意非小
鴈鳥寄情反微
總是世間一物奈田

滄海同歸

野草無知無識
年年江上春秋生
殺留絕造化何常

分外希求

放懷詩酒爲業
露落星移未眠頓使相忘
在客春風

化日光天

五言排

燕花篇

春風仍入律，草木亦先知。弗自蘭條巧，咸爭發滿枝。
路鳴鵲煙色，牆畔側呈奇。未乘青筠性，終同弱柳姿。
傳聞逢新雨，片片打東籬。非見霞成陣，便驚雪墜旗。
臨溪搖錦浪，倚岸點遊巵。乍下如猶戀，徐傾送莫支。
香飄薰客屐，地宿葉拳鵝。版牒亡堪托，銜蜂失所資。
摘來瓶有吏，拾得料爲詩。粧開情牽淚，故問老妻悲。
韶光偏不惜，凋謝使姑遲。珍重明年裏，澆花酒滿巵。

題張非平年兄簾節手卷

消目干戈白誰人名姓香閨中雙弱質性共一清剛
同時成取義國難絕商量儔嫗如儔友衛姑似衛王
丹心汗竹素正氣薄穹蒼血化千年碧彈垂太史綱
應今汝水上孝節謝滿湘

別邨伯染心毓先生請告歸里

南國環千里如天普覆之春雲濃綠野霜氣寒丹墀
綠素純騷馬風清拂繡帷洪崖共節徐嬋卿紆石
天下向來定西江表偉師一朝秋興賦千士藹芝

相業茅岑舊循聲
羣王知鳥臺存諫草
以羽想丰儀釣軸看
留席商霖散所私林
林轅下者艾有同辭



治菴文集卷之二目錄

序

湯社序

園練緒餘序

燕遊草自序

聽臨居詩序

旅香三制菴序

此君亭制菴序

壽廖母甘孺人八十序

壽李若文六十序

募修馮川橋序

邑嚴氏族譜序

筆戲小序

馬嶺鄉氏支譜序

何東明詩草小序

治菴文集

卷之二

田一

周易補註序

陳子六十壽序

勤戒錄序

地理秘畧序

治菴文集卷之二目錄

記

游雙合記

至正會試錄記

殉義記

豫園記

小孤山記

遊廬山記

治菴文集

卷之二

田一

治菴文集卷之二目錄

謝

胡母八十松雪壽圖跋

袁長公滄源行樂圖跋

治菴文集

卷之二

治菴文集卷之二

序

馮社序

新英介在豫之西隅山傳柳筆邑誌蘇踪古高人大
 士不乏流連其間朕宗風不墜代有其人或退而守
 墨鍾志聲華或進而扶王分情著述遑遑有其人勿
 章余甚惜之今秋以遊事過故廬謝貴客之止車呼
 驛兵之攜酒笑傲於山高月小之下把臂於露白草
 黃之中詩歌在驥神致如龍何樂如之時同盟諸子
 意氣超倫幸丈組之未分削寸牘之若易乃其前
 事頌之曰鴻如爪在雪偶朕焉爾未旬日聞友人以
 文投者千數華風扇蒸紅雲秀空凌過章門王公之
 被乍起歐子之彈欲沉文章有靈河伯猶忌信之信
 之界人事披讀理批天樞兵禪石幕輝炤海上之月
 香分廬阜之花古方鳥跡奇亞鸞翔如斯萬狀殆難
 較物余始歎寶光家秘耶却庭筠禁鸞忽來豈逢阮
 氏乎僅遜若干先以問世將小補于方來而大報夫
 今日也新英之文於是乎章自吾鴻社始

國朝緒餘序

昔王陽明先生嘗撫廣州時儼古制而行保甲所謂防奸究於未然也後人以其之而爲國朝以來創相循之習而不知其效之廣且大也蓋文張子作述也歷歷又章侯氣高邁等倫常也然有經世之志屢見則而莫售也同郡爲之活獄人笑一日余前道經王過張子齋頭手一編示余則其錄方器也計其時正章昧初開遐僻各實饒伏莽焚殺之聲在在見告獨張子一鄉丁第聯絡賞

國朝文獻

卷之二

序二

燕遊草自序

己丑孟冬冷巷子東裝燕遊舟車相續凡三閱月而後至櫻波臣之祭犯風霜之嚴而綠林亭客繫息時聞七尺微軀如懸空際人生之苦於此極矣然古聖先賢之跡名山大川之奇土風民俗之異居恒寄諸焉焉者今盡列若鬚眉更於舟車之餘抽思命筆發爲詩歌不使修廬所收笑我寂寂人生之樂又於此顯矣要吾之所苦人有易而爲樂吾之所樂人復變而爲苦其間甚未可道里也廣舟巨纜以禦波臣重

國朝文獻

卷之二

序一

而公開水之提號爲勁旅寧之奔寧聞其軍聲過而不敢入蓋不徒託之紙上而明驗大效已彰昔在人耳目者近邑父王孟山先生祖陽明之家學後行日練張子借箸相與訓討軍實不遺餘力日者小既臨梁於安靖二邑之圍獨新其以有餘無患愈知此法當不止可以小試已也願之曰緒餘者兵家之事如雲如水不可言傳可見者此推行之條例耳要之精意亦未嘗不寓焉神而明之存乎一心斯爲善

國朝緒餘者也

聽馬君詩序

胡東隱先生詩三四刻矣極力追古履歷益上聽
賜居其最後刻也先生治新吳三年新吳人德之如
肉骨惟去歲之是懼反思起秋風新吳人遮馬首至
不得行先生強爲釋釋者累月閉戶讀書不殊與書
販則與父老道故與余輩賦詩口不及戶以外事名
其寓居曰聽鴈且以名其詩當時也豈無山水之
清金石之雅大塊之噫而區區鴈之惟聽者得無如
少陵云云者乎是鴈猶君也事名未能而託之於鴈
右楚文集 卷之二

卷之二

序

先生之志凌而婉矣雖朕先生忠懷固爾而新吳思
先生褒衣章甫學壞不置於先生更有進焉者先生
將行矣彼美人兮今天一方其何以慰我人上之望

滄香齋制菰序

天下至變幻莫測者空中之雲水上之波曉所播蕩
絕無恒輒朕有不變者存則雲不能離氣波不能離
水明眼人自於同聲逐和中別具透脫之見不爲區
區蒙也吾謂今操觚家亦朕操觚家元元實一不
管則易一格或濃如花或澹而澹而澹不皆謂易以
至心勞髮槁硯穿頰禿蓬付之無可如何而已矣及
一旦偶獲乃玆昔年屢易之文布之錦林署曰菰
聯提稿其植斯人舊疾者不惜兼金購之寄凡風苦
雨更更沉之明丹之鉛之呼唔不報私問問來
不勝得計而不知所讀之文皆其昔日未過之作陳
飲冷羹亦何用耶至於閨中暴殄產爲可信而近日
人多好名蘭亭原本竟不可問天下人趨其倫去眼
睛者不少故捺脈家當如禡子泰禪泰須實泰悟須
實悟朕後把柄得自主也胡子子履研心此道廿有
餘年無書不讀而下筆無書卷氣理無不澈而出語
無理學氣清空迥脫獨具天真往時如雲如波之會
胡子惟持此不變者獨賞心于流俗之外胡子之見

卷之二

序

其透脫爲何如哉今試就寤寐課若干首授梓人問
其胡子其亦有不平之思乎朕今日之文體崇先正
理尚朱程胡子平日之苦心亦可云迨年矣吾又將
卜其獲也

此君亭制菴序

余讀易至山下出泉地中有山亦嘗不掩卷太息曰
斯世也斯人也豈易觀也哉今人得意於九府便忘
情於六吉尚復知裨外有瀛岳外有鎮海灰之前有
龍漢乎邑社鄧子小崇與余總角事筆墨卽岸服有
聲鄧子獨屏絕外事鍵扉著述與伯仲相師友於此
君亭中每一字落紙玉錦護之仙瑛輝之風雲掩之
江山帶之猶不自以爲足而幽墨如故豈非易所云
云鄧子其兼之歟余不能不下拜鄧子矣因嘆今之
不爲鄧子者以吾等所務徒銷神情坐進日月損
頤稿亦益益哉故雪擁其裘而笑東郭之陋飢餐
糜而叱黔婁之鄙其說非不是而吾等終爲此而不
爲彼者要此中所得不足爲世道也鄧子所以過是
今人心日虛而業日進行將爲九五之貴上六之約
彼瓊瑣者等諸瓏璫化爲爲朽壤曾足當其一盼哉
余因取其藏稿先露布之

壽廖母甘孺人八十序

人子之欲壽其親也蓋無分可限而多不敢自致以明謙人爲人子之壽其親也可以代爲致而必授辭於能言者以達意則其屬望於能言者不爲不重能言者其亦選所出哉一無使使不可傳所以信往也一無誣誣不可徵所以敦庸也况乎其在燕以內以婦德彰者乎吾邑廖爲望族喬樾盤盤代有顯人其以婦德彰者廖母甘孺人爲著孺人之于歸敬吾公也在昇平之世柔風甘澍天開其泰象氣和年豐人

壽廖母甘孺人八十序

卷之二

序

飲其清福隨簡役輕民寬其措注故士之伏處岩穴者多滌情于通顯而歌詠以自適也敬吾公夙負隱德生際盛時享有素封恂恂無復譚念孺人繡統佐之嘗曰寧荆布毋統綺寧桑麻毋秋芝蓋以儉相敬吾公云夫儉之於文也古皆訓爲不足而不知實有餘之所基老氏三寶儉居其一言有餘也孺人秉坤貞之德含弘光大發生博而且厚似與古訓之旨不類朕易贊坤德中必黃裳行必括囊皆儉而後慎孺人殆儉以治身而得高其春秋者歟余數世省居

未及交敬吾公而渡章門遂歸其時聞廖君九齡暨里鄉其孝友端方經濟簡練當世王公大人聞其節操咸樂解珮定交酷似其父敬吾公久之邑中屬有大事度紀綱厥任者諸前輩必僉推九爾余從諸前輩後遂得與九衢遊聯其弟宇瞻際備丈夫咳嗽琅琅如代靈囀如吼臣鐘規畫經緯孺率先無幾微介色信哉所謂賢豪間者也歸新吳之六年余始卜居邑城東與九衢衡茅相望聲相聞出入廋相錯益得盡交其弟在歲時社蜡斗酒相過從

壽廖母甘孺人八十序

卷之二

序

拜孺人于堂下福履康茂爲見聞之人瑞于是得孺人之婦道母道愈悉始知九衢昆仲俊俊布衣間其授之家訓者蓋有由來也是月花朝之後一日爲孺人懸輓之辰紀進八十諸戚友登閔子之堂徵言侑觴以餘閔子爲能言者弟余素與九衢昆仲遊若毋吾毋再拜諸君子之明命若夫言不厭煩其能不能也免諛與誕而已矣

壽李若文六十序

晉邑之橫石橋四山環翠煙水迷離如桃花島而無其幻如平泉莊無人工斧鑿痕有石路起河中而高峻散文彩如長虹故地由此得名而稱邑之名勝地也晉族於斯者為李氏靡薨靡比炊火雲屯衣冠奕奕登有濟者當世之賢而抗懷曠遠以山水為樂者亦更有其人焉予嘗入百丈過其地而能士今春再入百丈宿茶菴予友蔡子晉之相李子九榮携樽過訪剪燭命題泉聲松韻月色無不

卷之二

壽李若文六十序
晉邑之橫石橋四山環翠煙水迷離如桃花島而無其幻如平泉莊無人工斧鑿痕有石路起河中而高峻散文彩如長虹故地由此得名而稱邑之名勝地也晉族於斯者為李氏靡薨靡比炊火雲屯衣冠奕奕登有濟者當世之賢而抗懷曠遠以山水為樂者亦更有其人焉予嘗入百丈過其地而能士今春再入百丈宿茶菴予友蔡子晉之相李子九榮携樽過訪剪燭命題泉聲松韻月色無不

道者堅固之微而流動則易微即不知終古此山亦千古此水雖動靜不同其為壽則一耳若文少春山亦泉石之癖為仁為知為壽為得而二之今六十矣六十者壽之中由其所得而推之如崗如陵如川之方至古人不已先我言之哉若文更精內典與予稱同志釋氏言壽等諸虛空虛空不可盡也等語須臾須臾不可盡也若文之先為云元其言發生也陸行不避兇虎入軍不滅甲兵以其無死地故耳無死地是亦虛空須臾之說也若文塵不摻天與地共

卷之二

於道也幾矣雖朕吾於此有慨焉世人所以不能入道者見既不達而向平難了者復以擬之若文令子其其華而博學多聞授其餘而挾策江海蔡孺人克相其內無復擾之者若文自能多壽而六十猶孩之也時積雨決旬疾書此語以報諸戚友其先酌百丈之泉余當以此言為之殿

募修馮川橋序

邑之有馮川橋也不惟一邑之人利涉凡皇華之符使公後之即傳風軌道焉使一日而無橋民事病公事與之俱病此王政所以必先也馮川橋宋在饒宮之南明初廢於邑迎薰門萬曆中始移迄今歲自戊午洪水泛濫石板盡泐民樵木以渡五十年矣每春夏水漲徙者過而怔忡弱者往往有墮溺之患顧治向年邑先達修之未竟厥功爲往來患苦猶故也今丁未爲何侯准新吳之三年治行北上聞矣民安無事樂有豐年乃於仲秋永落親詣橋所召父老百工等同行審視舊橋工窳者壘之傾者更新之敝架以木木加以板兩傍設以欄楯度量往時水漲之高下務使水不侵木其會計深遠如此也用石幾何木與鉄幾何工幾何率先捐俸若干不足而又括器飾若干發不給器數不零星舉而授邑之父老百事者其真誠慷慨如此也繼而召父老告之曰一石一木俱應平常習易弗以累吾民費用不敷當告闔于余無致爾首事嘖是其爲慮周到又如此也起工之日

於廢礮中得舊石工狀誠有橋工不得成五字深鑲石裏侯齋戒三宿爲文告于城隍之神其感通乎應又如此也余稽之人事驗之天時茲橋其不日成乎朕侯三年來政教誨敷天人協和豈止在馮川一橋新吳之民沐浴侯德又豈止在馮川一橋則新吳好義終事之民自不肯獨以橋累吾侯也將不強而起不招而集以共玉湯工真彈指間事故余本侯之德意而廣布告焉

邑嚴氏族譜序

吾邑之著嚴氏也。蓋五百年於茲矣。邇後之所自始。功公與大賢臣等。以文詞重於漢武帝時。考所開宗。桐江羊裘於穆先許由之上。別見一格。爲千古布衣。而文天子之美談。此嚴氏之文章節義。煥史冊間者也。吾邑之嚴。以助公爲受姓之祖。以桐江爲不祧之祖。以艾尹爲分枝之祖。而吾邑之公爲新吳五族之祖。不支不蔓。詳簡有裁。載在四修之譜牒。可按而知也。近數十年來。兵火不常。而人又爲浮賦所困。嚴氏諸君子。慮受庶。故依宗盟。調睦合各宗之傳。繼續舊譜。以成百代。實錄誠仁人君子之用心。而族風維俗之砥石。寧僅工其藻績。矜其掌故而已耶。余嘗築市城。與諸嚴氏之居相上。下林樹鬱鬱。在望。凡清秋之輕風明月之佳夕。時與諸君子。畫鴈論文。繼觀其纂修述節全編。余是以悚然敬其志。而知其命名之意遠也。士得時則駕。一吐其胸中之奇。大皇猷而黼黻之。耶斯民而豐美之。使天下爲祥。譽威風命之曰忠節。苟與世不合。退居原野。吟歌咏以

卷之二

四

卷之三

卷之二

序

雖孔顏之樂命之曰隱節二者皆嚴氏之先賢彰彰可述而志也。若夫力田未作謂之齊等亦當知執鞭之納僉勤之克以寡過于鄉黨中雖隱顯之節未聞或杖節知實諸國以齒德尚或居室稱善彬彬以好禮問或已不能致者積德累行而子若孫致之其節亦何嘗不華華大歟其有謂述節之義專于桐江言之未免偏而不全非諸君子所以輯睦垂訓之大公也。況譜之作也與史異史則法勝而譜則恩勝又與志異志則登其賢者譜則非大不賢悉脩書焉所以重祖脈而敦孝慈其於不置錫類之詩不更有加無已哉余故知諸君子之意如此因書而序諸

橋會序

吾邑馮里翁荷山陰何大父捐貲重修往來者生安
穩想難忘佈心功德誠莫大也今大父續最行取又
慮或久朽圖置店二間每年取僦資若干貯爲修葺
之費且以經久之圖勸余輩數人于是集當日在事
諸公共相商推求所以報稱德意之法咸言集事在
費而所以集事在人人得而費可無慮矣當日曾樂
助諸人各錄銀少許以橋聯會分領生息隨壞隨補
經久之法莫善於此余聞而嘆曰天下事之所以能
成者祇在真之一字耳凡從勢分起見情分起見過
則已焉故大父之創舉也非有遊譽于百姓之心其
去也委折善後無一不從真中流出今諸公不強而
集則知昔日樂施之勤非有情勢在胸中而今者聯
會亦奚有所爲而爲之哉一真之終始而已矣真則
可久久則可大余將徵之因真果真之說并書會約
款則以互相策勵而貞之

筆談小序

曰氏筆談是師龍氏一幅家慶圖也不啻其戲目之
類帝曰之事偶而相觸如風之盪水虫之擊木無意
於文而文生焉無意於理而理寓焉一片天真露布
于子墨諸卿之間故謂之戲焉耳朕家庭樂事人生
何可多得雖終身此戲焉可也此稿藏于簡中將已
四十年矣無事始檢校之而悉氏壽梓久赴王樓又
不覺心悅之駢磨也爰識數語於首爲三民勗并爲
大雅諸人勗

清溪文集

卷之二

馬嶺鄒氏支譜序

吾邑鄒公垣唐之隱君子也家於立秀之麓宣宗龍
潛時往來百丈峯頭常造隱君之宅與爲布衣交今
所傳馬山王見山鼓樓圖皆由此得名厥後枝葉繁
衍散居於隣近數百里之內莫不以隱君爲鼻祖焉
各宗代有顯人指不勝屈建康馬嶺其一也馬嶺鄒
氏自元祐四年隱君十五世孫漸公遷居于此山經
水紆迴勝人傑匪朝伊夕馬嶺去余家不數百武世
稱秦晉吾舉于鄉又與其家謙受先生同籍則閱之
於鄒有積素累舊之雅誼焉漸公十三世孫某恐前
者日邈後者日遠爰糾本宗另爲支譜此仁人孝子
之用心而教家經國之大法也今者諸將告成問序
于余故不敢取世之浮說而直題其本源之有據兩
姓之世爲講也如此

何東明詩草小序

何子東明來自中州讀書新吳公會暇則縱履青
岡道高祠以爲五柳之譜謂東坡之燒肉則有之而
得次固然一切塵念不入也然情之所寄尤篤於詩
故由江而淮而江而彭蠡凡足躡目睹與夫贈友懷
人莫不有詩焉以爲之夫詩之作也所以導情情之
發也離不能掩情而歸之猶曲直之不相藏也何子
情近蕭蕭發而爲詩獨饒風雅雅雅雲起于赤城五色
爛於織素此蓋有其天分豈郊島所能彷彿哉何子
抑之先賢公和隱居蘇門一牖而聲若鸞鳳吾今於
何子之詩亦云

周易補註序

古聖人書可包括天地萬物者莫過於易易之至大至精者又莫過於太極二字惟至大也故不可倫擬惟至精也故不可言傳後之治易者理象數之分流未覓合目摸象各得一體蓋求易於易而不知求易於心無惟乎天地萬物扞格而難通也近代耶士之制懸五經於學宮而易尤博奧習之者遵新安本義雖大意已挾簡而未詳槩以諸葛君期天下後世恐難數有其人也劍水謙吉楊先生家世理學由誠齋而至大宗伯文恪公一脉相承淵源有自少嘗受易於見南丘春坊研硃探討窺見畫前寓府黃文宗得先生卷訖曰童子中有如此人耶援過多士謂鄭王優起亦無以過先生愈沉心冥悟晚深潛龍之旨絕志干祿取本義一編開微發覆補其未脩易之十翼日麗高空豫章學者咸衣被焉家君武侯克紹家學來遊新吳以先君曾與先生有合簪之雅示余手藁命弁言刊行余謂是書將與徐徵君之毛詩泰黃崗之說意既便於後學復有裨於 功令同新安本義

並行不悖先生苦心千秋常旦矣嗟乎余不見先生已三十餘年今見先生所著見先生之心矣見先生之心即見古聖人之心矣陸太極之辯從此可一堂相視而莫逆也是書之有功於易學豈謂諸云爾哉

陳子六十壽序

今夫士之所以名乎當世者才而重乎當世者行才
必有藉而後見故人得以制其通塞行則盟之風夜
著之家庭聖君賢相求鄉黨人士所矜式天地鬼
神所嘉贍者也古以能舉以才為累以才為後於器
識之事意非偏重於才誠慮華實之難兼故為示輕
其間以舉人之自擇焉余同學友陳子家仲非
孝友之聲達乎中外焉年治制舉業試輟高等人以
兄未竟厥緒桑榆之收將在陳子矣乃於春竟
得兩復失陳子意色自若益下帷研討及象舞只
家言一時知與不知未有敢以經生目陳子者乙酉
之際江右所產無弗而新吳尤為岌岌 大中丞
建上為廣設諸考地方人才監司郡邑共列陳子
名上章貢而陳子勉機處委重焉迄今事平陳子
口不言功或者問之陳子曰吾有吾本業在焉可假
他途進也即因此而獲薦似如羊鷄助遂弄入旬老
以生平嘗假假於太真豈可吾復蹈之嗟乎此陳子

之才之行豈人得輕重其間耶願人之事父母也
有取於顯揚曾子之事父母也惟求其豚之逮親存
二者一有待而主乎天一無待而操乎已世莫不
尋顯揚為廣大卑曾子為隘拘陳子解為此而不為
彼者蓋亦慎乎其身而思之爛熟不惑以憂貽其親
也嘗問先君子曰汝知子思子魚之知之說乎今
人肯刺珍儲禮通統教願指氣使可以惟所欲為
事而外役何有哉余每思此語感憤橫集至今勿敢
與諸親諸陳子年周六十猶存耄母而待何修而
致此隆儲乎若夫為鄉里之彥方奉之上之資訓
躬濟物陳子美善之事緒不勝書終不大於百行之
原可述而志也夫可大可久可述則可傳故則君
二武文魯漢乎天卿當出膺民社而吾親浩然重
於太和元氣之中仲弓家法尚續書於史氏哉仲憂
廿有三日陳子適屆誕辰諸疾友致祝辭推問介
履所謂以其類也陳子是日拜母於堂上二武捧卮
堂下交相燕喜亦必以問子為知言遂書之為序

勸戒錄序

執途之人而解曰子善人也其人必色然喜執途之
人而解曰子不善人也其人必憤然怒夫此自善自
怒之心不假思維不藉傍指如風水相遭波濤自作
俯見之明而氣之決也乃一入塵勞青黃莫辨不知
而犯者固多知而故犯者更復不少古聖賢他佛常
生悲愍金鏡屢施無奈其瞋仁之難轉也大疾呼
垂之典訓無奈其聰官之失聰也善者降之而不善
者降之殃無奈其愚跟於八識田中而認賊爲子也
問有先知先覺者出而導之彼又謂何得已言賢
而人居其愚也我 大父霧巖何先生蚤已洞破此
輩背言思所以救之之術濟古聖賢僊佛之術於是
採之史編得之見聞諸善不善之言行列爲四集類
曰勸戒錄刊布之以廣其緣使玩閱者自爲考較見
事之善者必曰古人如此而我何以不能也見不善
者亦必曰古人如此我何不幸而亦有此也如水之
沒物也以漸風之盪物也以巽悠然意消不期勸而
自勸不期戒而自戒矣此先生編錄之苦心也然昔

人頗有此本皆詳於往而畧於今先生特揭

聖諭十六條明一王之大法令古今之言行附

天子之褒貶以正人心以維風化真治世之大寶也詩
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書曰敬敷五教在寬先生其
兼之矣某不敏敢展言以弁其端

地理秘畧序

地理之與上古有其理如九天元女之指南針是也
亦言其事如古公之相陰陽觀流泉度隰原是也然
其理其事尚隱而未彰自秦樗里漢白鶴晉景純迄
唐宋元明諸大賢仙骨道眼洞貫山川始各有著述
而流傳於後世其間以方外名者唐司馬頭陀宋黃
鈔應元率托其最表表者也鈔應有傳書托未有書
而鍾陵阡地頗多神異若司馬頭陀則遊於百丈海
祖之門居吾邑最久百丈大智宰堵及今緣治皆其
治菴文集 卷之二
手澤其他未經開點生面者垂諸記識尤多故吾邑
言地理猶刺刺司馬不休今鹿林傑作禪師方外之
題楚也與鍾子鼎臣策杖尋勝過余默堂中嚴嚴整
吐語清辯大是衲僧鼻孔次日鍾子出師地理秘畧
見示索一言行世是時余方憂先孺人未就窆窆刻
刻心骨沸熱急展讀數過陰穴陽居定論井井約而
不漏精而不膚點星卦準五行一洗從前紕繆殆可
與司馬諸先師心心相印而天下後世之爲人子者
亦由之別真偽決取舍而不惑於多岐矣雖然師非

以術鳴者也本分內自有無陰陽地一片叫不響山
谷一所將同無根樹子爲濟人巨幢今又烏得以地
理盡之是爲序

記

游樵舍記

予在山寺聲影屏匿幽懷所寄常取古人如告語
之如飄風妻戶儲粟乏瓶而此意似有天私固未嘗
一入其地東寅秋邑大父東阮胡先生以王事戒崇
人入洪都忽半刺招余都成詩檄余葛衣草屨出
離塵器到舟已日曉矣先生脫略分宜與同寢食起
居者殆十日凡清苦之月蒼冷之雨蕭瑟之水以及
一切流雲飛鳥無不酬唱而見之於詩一又舟過西
昌之樵舍遠望山不屹立草木莽鬱其間蒼蒼間此
中必有佳處迨舟已次岸沿流散步時新月初落
江濤拍空星芒西移人跡斷絕尋所望之山而桃洞
路迷攀涉無從倏有漁人慨導以往款僧扉而入然
徇者久之先生命從者掃壘索窺頭禿頰寺僧輩
昏燈影光搖之中各書一詩極歡而罷歸舟浮白醺
笑忘疲緬此佳情千古難老先生之風洵山高水長
矣遂述而紀之

正會試錄記

吾鄉子德舉藏其先世尚翁先生至正五年會試
錄因得見元進士之制分蒙古色目一榜漢人南人
諸國子生積至八分者亦得與試亦分蒙古色目
漢人南人各分三甲一甲止一名為狀元賜進士及
官而無榜眼探花二甲三甲其賜出身與今同國子
生不分甲蒙古賜從六品出身色目賜正七品出身
漢人賜從七品出身以三月十一日出黃榜於崇天
門御試日總提調官一員讀卷官四員監試御史二
員提調官五員收掌試卷受卷彌封磨錄官各一員
對讀官二員搜檢校監門巡緝官各一員掌行利
舉文字官七員供給官四員試題問策一道蒙古色
目漢人南人不同題賦一首同題詔表各一道蒙古
色目無此二題經義一首同題文之體式俱與今同
嗟乎此錄至今三百五十餘年矣不為兵火所灰燼
不隨轉徙所遺失吾於此見舒氏子孫之賢孝而德
馨之能以一經世其先澤也視世之蓄古玩快耳目
者何啻螻蟻之轉丸也後賢可以奮袂而興矣

殉義記

錢兄汨羅之明年歲在乙酉度將徐公必達與信臣之師爲左路不守戰死度吉間撫軍爲文哭奠至比之蜀五虎云嗚乎公可謂獲死所而不忘甲申之約者誠聞而壯之南向嶺表東向康郎三酌三酹不悲而喜矣亡兄名提字孟平別字燕閒少學卒有大志不甚修衣履讀書數行齊下凡一經目便可口誦手寫家貧落魄若而年相者曰子虬髯環眼虎頭劍眉將帥姿也其善用之乃拔筆從戎時江撫解石帆先生

冷庵文集

卷之二

二

生有將材之選懸金而的兄薛其七拔置府予上儼當是時天下尚平資格束人士之材者無由進不次兄嘗求試方隅莫不盜屏跡蒙右有良史規模焉泉巡李愚公先生妥把其地方徐狀頭左右曰不但千里如面陳而字畫精楷殊饒儒者氣象未幾石帆先生征建廣妖寇兄以功授奉新牙標總軍知奉營初創兵餉多冒濫他弁往則比人操舟矣命兄口喜汝桑梓人不易於行權而易於見辭勉此此行毋貽孥戮兄奉令往任操切飲水未免事事必

如德軍言在事林餘中山之謗遂起兄去之明年歲善李宿十城衆稱竿蔓延三邑野蔽白骨民虛丘墟邑始有立諸君之悔不亦晚乎今讀武亭兵憲署告兄所贊修建之手澤也迫解公晉秩少司馬題授銘山皮明年詔天下奇才偕計上公車兄在微辟中以徐淮梗道歸里適吉州李紫涵先生奉勅監視南寧蒐羅江南豪傑兄與徐公擊枹應聘劉應登舟徐公江州人諱必達號兩溪爲人魁梧不羣然多大略丁丑進士兄破家佐之無幾微介色且曰士夫志誠

冷庵文集

卷之二

二

上以家爲此癸未秋冬時事次年甲申余偕弟弟康即山以女弟于歸田子支源故也二月八日兄駕小艇至而大舟纔于園營洲一堂之上四兄弟肅坐言笑不殊在家時少頃出遊山畔與余惡梅下乃高皇帝避矢樹也徘徊仰止對之滋欣已而梅峻帆下如織指示余曰此必兩翁舟也昨別時吾期園營洲候之信不可或違辭女弟笑謂明日當酒庖厨甫別至洲則所望者鄭兵也颶風陡作砂石暗天徐公舟折舵亦泊梅岐距園營洲十餘里兄舟與

卿舟其頓淵于者一日以細故聞變衆寡不敵先
執諸掾兄不甘屈日光如電逝髮皆上衝冠嗚乎大
行同計氣絕少蘇抱余頭而慟曰吾將身從忠魂遊
于能國矣康即都守熊公君右力止之余亦泣謂曰
亡兄所以至此者爲國家多難故耳公竭力王室卽
視亡兄之午何必蹈此且天下豈可一日而聚兩英
維于渤之解纜比至楚而北燕告變公返旆東下拜
發南副總兵官錦屏邊里拜家二人膝下目必建策
于此行斷不負卿若也噲昔約在耳河伯與二公
將領燕之交封城戒嚴至丁亥夏閩廣道通得
公事始詳公戰没于貢水從義死者八十人事在乙
酉十月嗚乎亡兄以身殉友公以身殉國皆忠義士
也昔田先生劾激荆卿荆卿倚柱秦庭事雖未成而
人私心差無負矣向使二公建牙一方必有一當以
報無何將軍既去悲大樹之飄零人之云亡邦國珍
亦取雅詩而悼嘆之

潔園記

嗚乎此舍居宋先生潔園故址也往康寅辛卯間先
生仙降此園名之曰潔取歸潔其身之義園中槐花
穠卉怪石名木隨地布置偃仰紛披頗堪把玩月遊
鑾池環如回壁笑渠若炎水面搖風楊柳色蕉碧天
一色中構數楹扁以餘堂胡上谷爲之記前列橫屋
七間直長如舫曾命余書虛舟二字於壁余辭不善
大書先生曰弟書之不在字畫工拙也至于宴客飛
觴賦詩分韻日沉燭然巨星耀戶酒後網魚蟹鮮作
治藝文集 卷之二

繪亦極一時之雅事名士之流風誰意未數年先生
捐館而園就荒蕪又數年而地歸他氏嗚乎先生餘
堂虛舟之意其殆有先見哉今三十年矣偶遊故址
僅存卧石數片過此以往不知更作何狀嗚乎世間
萬事豈獨一園不禁感喟而援筆記之使後人尚知
有潔園之名而已矣

小孤山記

彭澤下二十餘里有山卓立江心曰小孤余往年數過其下或爲風濤所阻或爲同舟之侶羈牽徒擡首瞻望不自由也今訪友白門買舟東下及至小孤天日晴和風濤不興爰命長年移舟纒山從狹竇拾級而上爲武安王廟廟左一小門則登神殿正路也長三十餘步闊四五尺直削到底曠無依附實是時覺身如葉漂然風來便墮亦危矣或路盡復折而東高陴數層由左登樓神座燈懸燈星列儼微開窓縱眺余止之飲茶數盃而別引僧手同行蓋藉以自慰云嗟乎予予不登高不臨深今日身親之益信彼痛哭於華山頂者真好奇而多事也

遊廬山記

蓋嘗讀古今名人廬山記而慕之亦嘗揚帆彭蠡而望見之寔得其影響而已非親到一回不知也乙丑孟夏之三日決志往遊有阻曰遊必秋老今方蒸雲滌雨之時往亦無益徒爲勞苦余弗顧也舟行五日而抵南康頃舟業陽開舟子慮余入山不免送之擾終夕恣如不得已次日謁星子趙侯以舟相托侯諾而且加禮焉是山水中賢主人也午間栖賢真人至行二十里渡栖賢橋夾道皆松殘碑滿路即治庵文集 卷之二 此是微栖賢之勝矣次日遊紫霄峯下淨成院天狀輝輝新築爲將老之菟裘也次日走白鹿洞洞口山頂一小亭亭中爲張爾公墓進而徘徊形勢詳覽規模山其殆以人重乎次日登山山徑愈高愈卓日中過翠頭尖午炊至僧則木室春泰所公甥也相與道故良久而別不半里至歡喜亭詢亭名之故謂登山者至此既可息足前途漸平故歡喜也不半里進寨口橫行二里許則五老峯之後焉峯各有間白湖望之巉巖壁立峯後則土附如砥坐石上不敢下囑僮

之則頭岑岑狀若途小雨入老覓塔庭前牡丹並盛
此他處俱不能及雨散過月宮院即文殊院而宿
前主旭輪山右人年七十餘丰姿如少壬午癸未居
章城與金道章城典廢事顧其徒曰若等不知也次
早至獅子叢大霧映芳禪師今雲居之嗣飲余以茶
霧霽歷白沙窩石子埭空山無人寒風颯颯松葉如
蕨拳不舒少頃又霧懸過地泉匡雲禪師問講處也
曾過吾邑留句講堂偶狀憶及因出詩一帙余為點

台庵文集

卷之二

九

定之午炊而行過大林寺晉沙門慧持禪席寺前有
大樹二株圍大數百尺形類松杉間其名曰寶樹想
亦千百年物不二里至佛手巖五代行因禪師習靜
於此巖形異如燈鐺所載巖上有禪亭刻明太祖祭
周顛仙赤眼尊者文與傳或曰此即竹林寺幻現處
是耶非耶又云里許至太天池殿覆以鐵瓦每片長
一尺五寸亦明太祖勅建月臺下有二泉即天池也
蛛網橫結水垂出沒寺僧不知修葺殊可怪嘆時雨
後步寺右之清涼臺山下瀾望若水注視久之方知

為雲昔人題以雲海不誣也與臺對峙者曰石門峰
壁插天下臨如削徑僅容足望之酸骨遂止之宿天
地一夕次日過赤眼尊者鐵塔傾敗不堪後有王斗
溟先生靜室遺址荒草蓬蓬烏啼花落而已午至黃
龍寺徧融禪師製裝地初名菴至明神宗改為寺賜
有勅諭碑亭藏經皆鈐御寶蜀錦經祇十二片金藍
袈衣一襲雕銀鈎環餘物稱是為毋后祝釐也旋途
過太乙峯薄暮抵栖賢趙一日進萬杉一茶便至開
先順山禪師引余看瀑布龍池雙劍峯諸勝及讀古
臺宋元明先賢石勒手筆洞心駭目令人忘倦人與
縱談今昔不覺晷影西移進盼金輪峯歸宗寺遂不
能至余笑曰遊不必太盡太盡則索狀留之異日與
同志者續問津可也次日遂返棹而歸

台庵文集

卷之二

三

讚

胡毋八十松雪壽圖讚

一株松渾身雪寫照丁氏孺人八十年來苦節懸此
畫圖中堂即是佳傳高揭噫留付膝下好兒孫持送
史官詳細聞

袁長公滄涵行樂圖讚

古來高尚之士多流寓於南州西山楊尉節勁千秋
東湖蕸圃富貴雲浮然皆放弄一切而不與萬物相
謀維公橋梓風度清幽亦禪亦遊不伎不求來自邇

治菴文集

卷之二

贊一

上築室富丘父以山川寄性命予以煙霞爲鼎鑪余
與訂交廿餘年不聞其有離羣索居辭職不仕之志
尤今對儀容似儼然令人有颺飄凌雲之志而想像
其在三島十洲

治菴文集卷之三目錄

書

與孫印初大父

與署縣潘省吾臬幕

與張扶長

復涂大章

與各鄉緣首

與王繡谷先生

與署縣洪振源公祖

復徐三連

與王裕菴大父

與萬覽水大父

與蔡虞侯先生

與王繡谷先生

與貢泰升先生

復陳伯璣

治菴文集

卷之三

與何子受大父

復計部何子受先生

寄祠部黃泰升先生

復雙溪舒管生先生

與楊海雲內翰

與連雙河先生

與宜豐盧季輝大父

與朱文修

上復蔡芝山夫子

復宜豐武遵昭二尹

復吳昂之副戎

上董士超大父

再上董大父

復余仲遠

復吳昂之副戎

與劉秀夫

復友人

上垣長余佺廬先生

復廣濟陳猷先

與何霧巖大父

復新昌盧大父

復舒白子年臺

復上高二尹金式如

與何霧巖大父

復陳猷先

復胡蘭子學博

辭友人招飲

與傅貞生

治菴文集

卷之三

啟

迎驛鹽朱憲副

書

與孫印初大父

某家世清苦讀書之外毫無事事荷蒙教養兩春前
軍絕無一字干澤此足以知某爲人矣茲值歲除懷
惻焉處寄人離下俯仰都無慰藉貧真不減宗仲叔
敢以此累安邑哉且詩箋拙刻呈教聊見熱忤中尚
有如是冷淡秋之閒人而已

與習縣潘省吾臬幕

賀元旦後卽往鄉中少修歲事繼承寵召生輝下里
因歲禮微寒不能進挹光儀祇聆大誨爲疾狀老公
祖陽和遐布某日坐春風中已醉飽明德多矣茲有
管見冒陳爲奉新令邑請命非敢好爲說公也奉新
年來凋疲已極荷老公祖下車凡政從寬凡例從舊
人心悅服可謂再生慈母之懷而振衝忽有着令經
催造船之票夫豈寬恤船戶乎趨循舊例乎奉新官
收官解歷年甚久故正副米之外公派耗米私耗脚
銀體念交兌之難不謂不至乃忽變催催造船票六

無論與官解二字相背而經催種種不便老公祖亦
曾代爲熟思耶當經催者人丁寡乏之家既苦力不
能堪卽人丁繁多之戶亦係分甲而當其實不過數
人耳逐戶催很分身應耶尚煩神君焦勞又使巡船
望其兼濟不待智者知其不可賦役又轉一說曰前
報戶自造舟經催催償不知報多者已納脚銀大半
在官又委責其出銀造船經催尚可向報戶問戶平
意者恨聽父母新任候信書兵遂因上在胡大父之
說而通行款胡大父徵米不徵脚銀今脚銀已在官
矣舊年八月十甲前徵時日尚長今已徵米過半而
先催之則將瓜及矣况胡大父一時雖有此令然
合邑公議並以各鄉之船載各鄉之米未幾船
說也倘今必待新船載米神輪思運固難則此而
催違限此非經催當之經承當之乎伏惟公體恤
有耗米不累官解有脚銀不累船戶官民兩便無險
於此故奉新官運所以歷久而無弊也若如報衙之
說是則上棘門重兒戲耳此事報衙要求通詳不知
卽奉上微猶當斟酌其宜爲民請命矧無故而勞民

動衆妥與此役奉新百四之經催何罪必欲腰纏
之亦何心哉伏惟勅下糧衛收回成命新吳人士將
世佩明德於無既矣

與張狀長

何時渡江過我雖無甚佳致猶可作好詩題也

與徐大章

客歲草天一週愧因生姿傲金盞不能爲公車膏轄
徒令望閣亭上好風笑人得有諒格外已是幸事反
冰榮賜飽何何極至殊累一事不通中偶爾語及
何四千里風塵三日夜勞苦猶不相忘若此此可多
得之今人哉似感之至匪以爲物

與各鄉綠首

聖殿已定規模皆諸君子贊襄之力昨冬承諸公約
以歲終各完樂助一半今已過期付者真如空谷足
音某之涼薄不足以相感召豈萬古如旦之聖人
獨不能開長夜于此日耶况少者不過三五錢多者
亦止一二金稍各日用樽節便可合濟大工惟祈共
加體恤力導貴族及時樂助庶已豎之柱不爲春霖

魚爛豈能余一人之幸 先師之靈實式憑之

與王謫谷先生

去冬歷手鴻江深荷年丈優渥何曾坐春風中一月
也告別西旋一路江光雲影似盡成一幅別離圖揀
入胸臆殆難言喻狀猶以公車不達長安柳明花放
時尚可共傾倒耳殊意彼時抱病歸來日事參苓經
綿不愈服友頗有勸勉者弟以功名性命兩者不得
不其重輕故爾決絕不敢萌姑試念也但悵望金
臺未得左右故人爲恨

與警縣洪璣源公祖

某昨昨麻士崎零寄跡荷老公祖於牝牡之外不惜
齒牙咸叩之私有踰高厚不律何能報稱也百丈荒
山昔果名勝老公祖乘願而來多方護持使一日之
寒無頓去了凡萬善東坡玉帶其兼之矣宗達禪師
德懷切命某代陳伏惟照存不盡

復徐三連

朔日得捧雲翰愧喜併膺不啻天上飛來也浣指
讀其中歷叙友誼肝腸雪亮具見筆端視世之齷齪

書復伯幾

與黃泰升先生

去春送別今冬始有一字奉候肝腸非薄覺數千里外無故寫兩行別離語又寫兩行尊崇語適足取厭大方之前非某之所以自處亦非老父室平日之所期也某兩年來絕口不言公事雖與遠誨相違而受便饒實多邑中諸事故亦不敢絮及舊秋李書告假回縣傳道天語命其來視某父此種至情令人弄之如土某聞感激涕下但老父老母尚健假以此上慰遠念可耳某故不能遠離自己行年又將五十孤子一人百務交萃故公車柴車平等視之老父室得無以無志唾叱乎或於風塵之外而加剪拂乎惟所命而已長安風霜珍重千萬爲國爲民鄙懷依依

復陳伯幾

鳩江一別遂爾十霜昨過會城同自生問字雲亭又適公出何晤緣之歉若此也季冬鄉歸啓諷教言覺二十餘年前一堂笑語拂拂又從紙上發熱矣國雅集評論精確點出作者神術手中眼中可謂別有智

珠非世珠可得而促也弟近選有明大家諸集尚未付梓來會城時容持請正且以徵契淵後火候何如耳承諭舒兄西席事自當力圖報命

與何子受大父

日昔起用諸歌催比諸欠此一時急就章狀亦諸歌欠所願望者也但可完者終可完而難于完者雖歌亦無如何也老父室奉三載淵悉民艱容光必照燮得榮之候不遑因漕欠愆期非暫以此太承氣湯則不能以收功耳弟恐若輩可用者十中不超一二而無賴者徒借此以飽其壑中侵入已欠數席懸在官未必補毫末而各戶受累山海矣試爲一陳其故年來開排一節在當年固所情甘而九排則否九排以十年中二年克厘催八年可休息乃問排則年年里催矣一排必用戶長一二人一排可克戶長者僅一二人二三人而止耳此人既克戶長欲往外經營而官役羈身欲在家畊而奔走不服條編將完而漕南匯至本年未盡而次年繼臨嗟此窮民之家計幾何八口嗷嗷能經此年復一年之坐食乎留差

往鄉自是追尋戶長飯食之供隨錢之費有力者和
派衆人無力者獨自刻補且赴比受責甲欠乙代而
又有逃絕之不可問升合之不可維繫者又有同戶
勢力之人別戶別鄉別邑寄庄之米與夫窮無聊賴
之輩完既不能如期及完或銀色不足或等稱短少
爲戶長者至此愈難矣委而不受則後車難期欲代
替換而郊期已過惟有迫條賠條追索賠米之一法
嗟此窮民能經此年復一年之代賠乎此九排戶長
之苦也當此必用保歇宜也九排各一保歇則費尤
不貲矣每一排投一歇見面禮保銀錢飯食救會計
已費五六金而神補湯粉之用不與焉借人代比見
吾錢一錢責一板六分一比未完者比其比未完三
四比以無爲有以少爲多此中之費則不可計也設
保頭板子錢等項奉不如意則呈報該縣知府
急于追徵虛實自不服問支節延虛構構鳴此中
之費又不可計也既投爲歇本戶條兌不計米經伊
手銀本紋也而以爲銷折米本足也而以爲虧耗間
有二三點者或自意或託親友代兌彼遂振振有詞

矣以汝戶既投歇于我則父母我也銀米不我兌是
疑我也洗垢搜癥無所不至旁擊暗射惟其意爲狀
後一戶之人無不凜凜依歸而莫敢違矣條米悉經
其手那移侵肥乃其積習及至結等則曰保頭錢若
干飯食殺若干以此對抵夫條米原出于有根之人
而各項多鑲于一戶之衆零星毫厘安能盡足卽令
得足而呈色已分天壤此中艱苦將控告于何所乎
更有異者由票倉收悉捲不付一則恐與若戶齟齬
次年必舍我而他之也一則恐若戶或不能容不幸
治華文集 卷之三

而至樹幟費此爲揭借籌借營債代完之口實也嗟
此窮民既魚肉之復鉤鎖之錢糧多者固難當此復
費錢糧少者寃且浮于正供此投歇之苦又不止有
九排而已也欲爲小民去此諸苦老父素自有回生
妙劑弟何敢置喙第屢沐虛懷不得不切實以陳惟
裁之宥之

復計部何子受先生

荷覆幬者五年如一日也惟仰祝崇高爲蒼生霖雨
而已八月拜別十一月丁先父之變入春以來伏枕

月餘昨奉憲諭尚不能拜接于庭也其為次原何如
幾承公至情訪惻溢出簡端雖隔數千舍而授
貌百叩傾佩仲春之期翅首好音用慰寬望

寄祠部黃泰升先生

六年之別僅丙午一函申候記室踈畧之愆百喙莫
辯矣客冬公車擬取道展謁看月虎丘不意先父見
背零丁百結入春以來伏枕月餘延幸粗安而景况
尚堪舉似哉先父存日荷蒙忘分榮寵膾炙當世在
都猶冰存問丁未賜札首仰齒及不孝執筆至此淚
滂漉下此生將何以報也師子歸如聞痛寥落而不
諒者復羅襪而至問之者亦代為悵悵惟與汪懷任
運以待桑榆之收可耳

復雙溪舒管生先生

酉冬夕話茶沸寒爐風呼櫺外一燈青青相對光景
真足千古弟近以鄉居日多鴻使難逢半程之隔便
如萬里昨春承論弟適在省嗣因公事兩入章門又
未及即答直至冬初始得展謁季蓮隨召隣近談論
至布慈誠必求一當方敢復命今已於冶城石牛橋

採石一方此月可以到山侯石工如舊式琢就為份
奉聞吉升安上慰年翁孝思下以盡通家子之微
忱非敢忘也若有一毫怠忽之念則不敬若翁即為
不敬吾翁弟雖無狀寧敢自菲若此哉仰惟原宥惶
恐萬千

與楊濤雲內翰

某有馬一頭雖非汗血駒不可不謂之駿也貴役負
伯樂鑒別任使報名籍中某不敢隱避專走价率致
天開或領給價或作本戶條俱無不可者某更有說
此馬既越等夷須擇人時水草而善伺之倘委同羣
概一旦不調某失益備之誼老父室又徒為燕照之
市已世間好物當為世間惜之某之諄諄益足此意

與適雙河先生

兩度避亂中會與徐氏昆仲燕坐堂中遙對藥王山
青玉浮空與天一色或雲或雨各有一段超絕之致
憶二十年前訪法聖禪師曾登宿北山有十年漫說
青巒婆此夕如同達客避之句不意今日先生先得
我心絕福世塵擄索某室其上種林茶蘭書樂道

永保性命仲長公理樂志論始爲先生今日寫生矣
弟風世今生此懷不淺每一遊山見澗水白雲紙窗
竹屋輒如故物戀戀摩娑難盡奈公私有未可遽脫
之處歲月蹉跎遂已如前每念及時應火攻中非決
肯知我意不知也先生兩次招招處極人勃勃心
動已買幾輛草鞋俟涼颺一至卽當踐約

與宜豐盧季輝大父

老父瑩大雅名才專符殘邑哉定撫循並奏殊勛弟
每耳佳聲西瞻稱快獨奉新至今飢離靡定百姓收

卷之三

三

獲失望公私受迫將來光景識者心憂弟曹李淹淹
寄居僧舍竟成帶髮頭陀百事俱廢執筆輒難離尊
前未遑通問要此心固無時不爲知己惓切也不揣
何時烽火息誠得以展謁崇階坐月炊茗少暢淵緒
縱論古人如讀在斯吳時姑存此念以待可耳

與朱文修

壬子一別倏爾五霜緬懷風雅與日俱積雖章水吳
山胡嶺阻其嚮往數載以來憶邑風景頻殊居鄉居
城茫無定計一生帶帶歸鳥有何時息肩蒼蒼難

尚想社臺亦有所聞矣近更多病似乎老景尋人親
知如社臺問候缺缺非兄諒有罪胡能追耶今任事
臺叙屬尊行可以片言中止俟賤體稍康携渠叩
謝令事得其平而家情更無傷痕所全甚大萬
留意

上後蔡芝山夫子

某從甲午以後寥落風塵漫無可境子狀此身暗
爲累已酉癸丑二白見背甲寅至今敝邑冠慘異常
家東逃西避喘息僅存歲月隙駒大馬之齒不

卷之三

三

今跪捧賜諭俯詢信臣知夫子道體康榮易勝欣幸
又不意世兄等以小故而成決裂不能舍飛少盡
區東望涕零何時可報仰惟忍其難忍以俟天道之
後切勿用憂傷老兩無益也張友老先生僑寓西昌
水署甚因烽火時帶華老伶裝未得赴謁承使者達
臨我我附敬其屬不堪乞垂念兵火餘生存之常情
外爲禱

復宜豐武進縣二尹

宜豐景况傾畧將向頃承示瑞章敬輻風雅不憚大
慰旅邸寥寂讀至良方一帖令人首頰尙敢以詩人
日老父臺手應是風乘悲願復經時事百鍊不
神農著本草品品皆口嘗身驗自可起沉痾千萬世
而無差謫也弟拜頌以歸思欲稍爲箋註另刊行世
以廣婆心弟此行不虛入寶山矣

復吳昂之謝戎

自旌節奉調而後進奉之民如弱子之失慈哺卽合
邑黃白感彈指血漬恨下情不能上達 幕府板蕩

不遠文集 卷之三

三

緩而惜冠君也敝邑久遭喪亂前此駐防者頗多口
今調戍者未嘗無人獨于老鎮臺誦恩弗設既足以
見德之足以感人奉民尚存三代之直焉窮後國
病月餘今尚未能出戶病中聞銅鼓捷音不勝慨愈
頭疾昨捧溫諭遠垂憶念西望艾城加額以謝軍中
百凡慎重想又不俟病夫之絮囑也

上董士超大父

冊已造就未敢騰正呈送恐老父臺之持議未堅而
臆傳者不便也十三年已蒙允五限未完者仍過五

限已完者餘欠人帶征免比今則追比如故十四
年已蒙允完七限者免比今追征入限之示復出意
者以半徵六分尙有解欠姑爲此舉其足目前在老
父臺則身立高崗無遠不見在百姓則愈議愈紛手
足難措矣朕十三年之帶征可弗置論而十四年之
酌完六分乃 藩憲已朕之行駁追十限尙 大部

將來之事老父臺何必舍其已朕而鯁鯁過計於將

朕之伏乞終允勅議暫寬旬月仰聽 卽覆再爲區
區可耳愚更有臆說敢續陳之今 國家用兵兵餉

不遠文集 卷之三

三

緊急難贖亦知何以十三年之丁條至十六年方行
議覆乃不責百姓卽刻全完而止議帶征于十七八
九之三年至漕米則未開作何駁議是人部雖嚴實
寬爲 國爲民兩俱得之頃又聞 制軍續題廣信
等府之荒缺已荷允行則先題之二十九州縣亦可
希恩況今十五年奏銷開解荒缺造報無非爲三十
九州縣補贖復題張本爲救此一方之九轉金丹也
神同之理民如騁爲急之則騰軼後之則就緒徂公
口與若等也朝三暮四則聚怨朝四暮三則衆喜人

情大抵如斯惟在導察批卻而行之未必無小補也
痛餘雖言娓娓幸諒其無他而省之

再上董大少

進奉之民前此強半爲賊逼挾既蒙老父臺不殺之
恩又均~~以~~推赤心而慰諭之大約令其安堵開
聖賦稅有賴爲民實以爲國也今復准理匿名呈詞
使反側于人人自危有輕去其鄉之意向之不殺而
慰諭之何爲乎狀弟此說老父臺必拒而不納蓋以
所准理者乃兵械爲制匿繳之大故而非追究渠從
賊時之橫行也如果有兵械爲制未繳告人即當出
身作對何有姓無名而先犯律例之禁乎聞差役至
後必欲向枯骨上刮肉弟不得不向老父臺言之以
冀將來且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謂弟言百姓欲
逃不過假逃之一字相誑聳耳詎知此輩無衣無食
星趣十方窮索人人身上具有過犯稍加束濕輕去
其鄉不問而知更恐衆等拮据牛種付其開墾之事
而成畫餅也弟緣此而更有欲言者丁缺田荒一案
未絕如緣正月土元曾見邸報至今未見通行豈非

上竄日警民苦不忍遠行有再爲安撫人
請制乎况 部議原有督撫分指具題之文故奏銷
未取其中尚有幹旋幾經手老父臺一詞而臣上推
其有何停草野朽豈向明眼人前說夢第勸荒之言
人亦祿幸再垂聽如十五六年條糧求懸荒田一
節亦是頭痛醫頭脚疼治脚之計誰敢云免弟履
天恥雖爲百姓亦所以爲老父臺也狀父臺必口爲
百姓則有之爲本縣則未也弟此中更有說老父
臺曰今比卯行責滾發摘追多寡之關頗具分別特
不自問百姓明示之而百姓出則曰我戶滾發已
過數矣始將十限追我也其受責者不口責其懸
數以內而口責將責我十限也夫部議極指十限之
近爲爲以外事而百姓所以怕恐難禁者緣五年
積欠多者千餘金次者七八百又次者不下一二百
解除殘黎將恃何術可應此五年之併迫歟即有一
二可飽足懸數者又恐足五則追六足六則追七八
逐相率懸額而爲計受比責之下策豈得已哉誠慮
夫脂膏有限需費無門一比多完次比必至空手而

無以應也孰孰相對眼穿 向來以之役而巳
民情如此在老父臺又必有以十五年已懸而足
懸者有幾故十六年不懸庶幾得寸則寸得尺則尺
耳按厥病根因老父臺未另造懸冊明坦披示止於
實徵暗作累記故百姓惶惶腹查無定向前者之
獎所以難免其實一段無可如何之苦情而莫白也
老父臺諒所深悉其未肯遽寬者或慮民以積久自
累終以上累考成耳弟敢再代老父臺設一問以詔
奉民口望免之緣已斷矣却文已至立限考成或懸
不替文 卷之三
之一字不敢出諸口矣汝民其敢抗言不完乎吁事
若至此死生呼吸佛亦難救止有血懇老父臺力為
擔當用一緩二令百姓于死中得活絕處逢生此
一二殘黎如剝棕樹猶可追十得五上與 朝廷回
邦本下與子孫種陰德此弟所以有為老父臺之說
也至于為百姓何敢漫言曰無倘不呵斥請再進而
畢其說刻下又行造冊事勢未便而滾發追數姑照
懸冊未為不可使田荒之欠戶見之必躍朕曰我之
欠祇此耳安心措納自稱寬易縱令蠲豁望斷而田

今欲進退無兩水全而暖暖乎有欲金之勢故見者
自前而不後手而而不能下神氣沮喪顧此失彼
其受命以飲策策夫弄他從仰觀瞻四出獲一
其不令老老于位者也昔人云理長則就惟老父
臺之長者是所望也其令邑所幾幾乎欲得之而
其心必待也兩廣信筆直書閣完惜家可憐一
後金仲先生
其以是之里常常切望典型不意先生遽歿其
以諸事及令弟論思先生行狀下教弟從戶細讀
賢人君子之用心無往非三不朽之業也聞加商
一二不過他山砥礪採補教則聊推廣盛意云爾
敢望有當于大方哉久稽獲命歉不暇及
發吳郡之副戎
入春寒雨接手教披閱詩至老生何長而蒙老鍾臺
之奉注若此也感戴無極聞軍行大捷幕府自上席
弟今仍舊節制鼓鼓豈待艾西之長城要即新辰之

陳新吳何幸而始終叨庇于宇下耶做邑悼歷年喪
紀感各意鎮加意綏靖於演武場構數櫺戶祝如
李巡憲 阿將軍 督標牛佟高三副府與鎮臺共
立立像亦不敢及及此奉民三代之遺直像邑大
父亦屬言老鎮臺之功德不可泯也俟落成另構碑
刻寄覽

與劉秀夫

功令一新寒反偶感無非爲二老傳笑其實自倒自
也難以自問山中稍理故業格格心暇之間如投閒
老梅却伍零散器技刻儼倉卒召募安能如意所欲
也

復友人

此道頌稱折肱雖未至三却已到兩邊承賜教
戒不盡一得之恩而效世人之圖罔點點堪塞來命
所不爲也

上垣長余先生

恭際先生道範二十五霜有自先生所來者傳道下
問諄切某未嘗隻字上塵記室如此乎其疎也今荒

歲時侯不能將車水一勺表忱如此乎其簡也又不
作絕刻幾兩如伏以恭惟之語套如此乎其變也賦
先生道德位中人也某知必不於此介介山海野蒼
清一粧點便失本色惟先生鑑之憶某蒙交裝收錄
詩先生出金爲某轉贈於做邑之東岱公縣兒啓宗
中已十週經書讀上口矣某饒於學十六僅可容膝先
生臨臨不能放馬今寬服成矣負郭數畝不足饒
游度日不知老之將至而於一切告倦也昨讀素問
論虛實篇云元陽者大家書於醫道亦小有所得
行之濟世活人頗多更與諸名山宗師往來作世外
遊昨年六十諸親友製錦屏相慶却不取受製納衣
一襲拜不取之厚成甚老倦之志而德無所願也弟
願先生起於玉嶺爲當世舟楫以廣大其道德之用
若生仰庇固其所也而泉石亦與光榮之照矣茲請
書恭慕天日西湖之勝杖頭錢雖可自堪但得一主
人其間使遊人有餘矣之即無孤子之恐爲濟勝之
初幸先生識之不敢強也言不盡意頌首頌首

復廣濟陳徵先先生

弟山陰鄙人也少從事干祿之學三十後始於唐朱
大家而肆力焉又一二十年始能陶汰其鈎棘萬里
而歸于平淡由是胥中頗沾沾落落世間一切可喜
可慘之事亦以平淡爲依歸矣今六十有二頭髮種
種自顧無長乃荷社先生伯樂之知推獎過實較之
昔蘇於破紙堆中而遇公安之屬其遭逢雖一而在
沒則運庭矣復承賜大集細心玩味陰獲老到氣象
前倖真三湘七澤之巨觀矣身不索之此後日夕對

行卷文

卷之三

之神馳於明水梅川間殆不知凡幾矣但首標理學
二字似有可商不若止以文集名編更覺行布則融
何如何如嗟乎世道不古知已難得何時扁舟遇彭
蠡就正堦前一慰其向往之紆僕乎先呈拙刻全集
俟教有如面湖臨風依倂不既

與何霧巖大父

昔年水災一事於老父臺有益無損抑之知乎如今
正公省銷清欠之發設不免災條欠交迫言之可爲
太息矣卽買米補欠設不免災又向何處點金乎四

月矣銷報冊分數不及必註掛欠設不免災俸級二
者能脫然無念否或者曰銀非官侵連欠有戶指名
中詳一紙可了不知欠戶止有嚴加追比之法老父
臺督催不力之咎恐未必有纖毫補救也日今需雨
已過百日百姓死于崖崩蛟衝田禾盡于沙礫水爛
千里皆然比廿年更加慘烈昨蒙云云恭等私揣台
意必如元會運世劫數限滿四天一派水光方是
災傷方可上聞無是理也恭等又復私揣必非老父
臺樂只君子之本心或左右袒承恐免災則使費難

行卷文

卷之三

全或有倖之官恐免災則扣除必至是作巧故意
逢迎此等心腸祇隨一已之便便不念百姓之患害
地職能仁所以成佛無助職此故也老父臺素稱愛
民此乃愛民之第一事刊刻於官報人盡知之可
舍之第一條若只比較少貴幾級而論則仁
則仁矣未免煦煦廉則廉矣不過予子何者有及有
不及也伏惟憐准申詳可否聽之天數自上感昊天
福祚無疆矣

後新昌盧大父

往在長安玉河橋見諸老人便門雪披風袖手按
教頭靡靡踉蹌不覺自散其意之無大也今老父
台博學宏才少年乞休以爲老一雪此耻矣從此
携架上圖書并鉛筆究出其新裁勒成一編庶幾上
及古人而下導來者百城之樂豈不逾於百里之遠
多哉

復計白子年臺

三十年前曾過名封與尊家管老劇談於法藥西
信宿而別今言念如昨欲一再至續明和之雅事

行卷文集

卷之三

書三

老病寂寂何可便得良堪懷悅貴色大父前會府公
議得望見顏色氣靜神恬令人浮情盡釋歸蒙賜教
老雪堂詩詩如其人以爲名、真名上以爲父毋與
父毋也景仰何極謝刺希叱投爲望永謝云云來札
俱已道破至出自何處此有難乎爲上難乎爲下之
兩端弟亦未便率復也微願往來貴邑者不少可拉
而問之而上下之情具得之矣臨風如溯尚同面確

復上高二尹金式如

別處汝屬黃葉颺飛山居閑適得終瑣章如依左右

與何霧巖大父
前自會城歸者備知直補已父毛詩之
篇則登岸不遠矣可勝欣慰所識道即通傳俟有的
約另報但恐竹頭木屑不堪作棟梁之任耳

與何霧巖大父

今晨弟尚寐未興黃二父母家人特至床第持露口
書二函一函上記室一函與弟因強起閱之何以上
老父臺者詞若和緩與弟者反激楚而悲哀耶或堂
屬之體統宜然而事機則倒置甚矣舊歲兌漕分升
已定成例照舊給與夫復何言頃閱報冊名察版有

行卷文集

卷之三

書三

未半刻下奉查絲毫畢現若不破格週全堂屬之間
可使開於隣國乎惟委曲裁之大抵作官如攬巨舟
中窓宜完好而頭尾亦不宜滲漏說不得皆推不得
難古人所以謂之苦海莊周寧曳尾泥中也嘗見如
此不識以爲何如

復陳猷先

未通音問又將兩載想道體安健合室清順足慰
念無煩著草舊八月間鄭隣日調烏屋高致致致
言覺筆端墨外一種婉切之意欲直書而不便直書

可想見老年人瞻注非後生輩可語也老年人無他計更惟將兒孫事一切拋向東洋萬一有違難恕然首亦須細細消除不必從身命二字起障庶乎符到奉行有落耳此道見不便直書而弟可據實供通者也

役胡蘭子學博

弟年老智拙外多一切閉謝所奉者惟先種穀子盡力而已承年輩不鄙賤木以取司功令之章程谷懷示及敢不殫厥愚見仰荅明詢捧讀五條謹履

可也

卷之三

言

研味等意略似大力文止而施之於用則奉上有餘恤下未足將無如臨川當日之法尙微有可商者乎弟請進而詳之五條俱從國課士品起見俱從清律新條立議言李法字字鄭書惜體何處如未免金鎗不辨如起賦詞訟一條壞自心術于犯陰陽誠如條論累黍不差奉新學中向時聞有此輩今已化爲朽壤尚未聞似類爲誰也即偶有一二人偶有一二事想通天下亦不能齊條論較而言之實所未安如結黨歛錢一條專爲武學生計稅開諸子有

人于燈會一舉如文學文昌會之意其意正如條論論七言射精技非有鑽營挾制武斷把持之意狀也然人亦不多事無實據累加結黨未必甘受且奉新既裕以族勢相高張不肯下李李豈肯下張正指邪邪邪邪亦指正爲邪垣壑各封渙散不合黨之結也可直斷其無也餘三條條雖分三總言國課一事而士品亦在其中但包攬一條前一項奉新所無後一項奉新果有有亦不過數戶而非故意爲之也或父手置糧或父母具慶原屬一戶未會分析士人方得一監袍豈便連行楊朱之教而視生父親兄爲路人乎漢諺云舉孝廉父別居此亦其一端矣如以包攬字樣是以不孝弟令也尙當法外原之擔抵惟科一條果是辱人賤行有玷宮闈名教之事上憲嚴禁民牧呵斥人豈無心顧甘蹈此弟以爲除家貲肥關戶無石斗兩種人可以高語義皇若貧寒而又有粮恐難盡跳出此五行外也何也有家無次丁已身之欠不得不往應者有輪丁派邪無銀倩人不得不往應者此事因切已無可奈何與代人作替身

者高萬不同然亦不過免一時之責而非以秀才應
邪意可當自贖免庫今上憲門簿當事化行此
等已無矣但邪下無人圖差受責不免措板子錢之
艱苦耳至早輸國課一俸正今日首當講究而奸猾
父母之考成者也弟且緩言奉新賦稅之苦再就條
論所及者而敷對之條論謂租不容少遞於佃戶賦
豈可獨過於公家年臺大似止知責鄉之佃戶而不
知奉新之佃戶併不知奉新今日之佃戶也奉新有
別之家通計佃戶長短交數得七交者爲上戶然亦
千中二三耳即七交中佃戶又有以猪畜什物抵數
父有立帖次年補足租需佃布聽之而已竟有七
交之名無七交之實彼收租不及七交者又安可問
哉稍加束濕良者交田還主無賴者投報服毒調
停忍耐有租之家真苦海矣條論謂本學受事之初
縣父母即言佃戶遺糧奉邑積弊不知非積弊也佃
戶有二一是前任篩併圖甲各排以若輩族多不入
其圖爲幸恐其報完日遲勢必應卯日久死以拒之
前任欲從民便另立佃戶自納總是完糧兩無干碍

一是急公之事恐其錢粮混在衆內牽連比較又奉
學憲許立佃戶此奉新所以有佃戶得目以資
免哉且各排以三四百人而完二三百石之條清倘
戶以一二八四五人而完二三百石之條清難易原
卽井井完月計不足歲計有餘米開因其難完而遂
終久也條論謂諸士殺貴則夥然微價殺賤則舉以
調辱此中積應存心正居何等弟不敢謂此言何若
苟如尊意必殺貴不妨賤售殺賤不立以民出於土
瘠口乃爲積應存心之正將古今此天下可無仰屋
嗟者又其 卷之三
之可農似科政拙之陽城今日廟堂之上不忽加
風小民開稅納官階援納監貢生員諸例爲多事矣
若據弟意條論當云殺貴則爲飽食煖衣之謀殺賤
不得復爲殺貴之行樽節存留儘完賦稅如此方通
人情方是至望若條論云云不幾以讀書君子而誤
商韓之學術乎條論又謂諸生何不於三七月預備
以足四九月之限舍曰殺賤則每歲三四五月穀價
必平何不於三四月透完半限而必延至八月所穀
既升復嗟言殺賤乎此鏡花水月之言而未竟也

情之說也夫吾輩讀書先須明理次必明事凡理事無礙之事可以通行固不必論倘理可行事不可行者終必有阻理不可行事尚可行者亦坦然無滯何者理虛而事實也年稟說理果自透亮按之於事猶隔幾層以未寔悉人情故耳奉新糧多之戶係其自置或能量入爲出十有九戶可免後重之誅若祖父遺產幾百者幾十者欲其如條論所云報完寬綽必有不能蓋彼輩生長素封足不履畝平時自用不克猝然按下僮僕欺主之不知因以僥倖以故剝肉髓

齊東野語

卷之三

三

癸寅年支卯祇存虛架體面而已條論曰二七月預脩是猶胡不食肉糜矣又曰三四月穀價必平何不於三四月透完半限豈知三四月尚有糧多而枵腹者安有穀糶於人耶年臺或家計肥潤或戶鮮擔牛未嘗經歷此中苦趣或通藉少年或閉戶深山未嘗目見此等苦事故肆然言之而不顧當者之不堪蹴踖耳或有曰已既不能料理何不貨之于人嗟乎此說頗是但田多之人肥磽各半平原大壩可以召人承買其高山峻谷不但送人不愛即津貼牛

種人亦望望然去之田多之人奈之何哉然國課必不可缺考成必不可寬將如之何而後可惟斟酌其荒蕪及易完難完之戶口以施補抹庶稍有濟耳然難完之人有二一有荒難完其病在賠一無荒難完其病在窮補救者能於急中寓緩於銀色毀稱之間不銖銖計較於銅鐵毫餘之類照平值估收於徭役加派之征比他戶畧示優恤於諸人蠻觸之等勸諭慰諭不令浪費於水旱災傷之歲雖未十分不辭難爲力計蠲賑種種爲之補抹有不感激而思報者非

齊東野語

卷之三

三

人理也將不數年民有餘力荒不復荒貧不復貧誰肯自喪士品因國課而取藐辱哉條論未有一月一限之說奉新舊行果稱省便第可行於各排不能行於自納各排人衆多者蓋少父兄輩子弟足限稍易然亦止可行於人限之前而九十兩限仍自費力自納則出自一人有一卵可完數卵之銀有一卵不能完數錢之田蓋措辦有就手不就手非若搖錢樹可隨取而隨足也噫弟之見如此似與年臺不合然於早輸國課四字則無不合也譬之適京師者水陸不

同途其至京師則一臂之醫病者針藥不同科其已
病則一不識年臺以爲何如至於書語粗率開罪甚
大幸恕其老悖可耳倘以老生尚可拳踞進而而教
知年臺汪度決不挂此杯影於膏中也

辭友人招飲

年老之人氣血就衰宜靜也一煩張靜逸則病石
煩張則消燦理之必然也然也月年不能久坐飲量又
不上人住客華建康此不細至無味想愛我願中
者自見涼而不相強也

詩集文集

卷之三

三

與傅貞生

昨午到市門幸彼此無事寓邸又相去不遠四十餘
年之交遊三十餘年之離索雖向承日中消其強十
而圓首升沉我與兄竟似華表仙禽矣從此而往役
人復念今人能無驚懼以求歸蕭望之勉之別集二
册寄上倘不弄展玩此中亦少有贊助也

治菴文集卷之四目錄

論

淮陰侯論

叔孫通論

張陳論

漢惠帝論

炮莊論

梁武帝論

唐論

周世宗論

明宦官論

策

養士

與盜

治菴文集

卷之四

地形

開墾

理學

傳

諸子小傳 有序

治菴文集卷之四目錄

墓章

祭帥九重徵君

祭王璇卿儒隱

祭蔡母吳孺人

祭傅應吾

祭徐季生太翁

祭彭震生同學

治菴文集

卷之四

誌銘

胡公石崖墓誌銘

田瑞人墓誌銘

富溪劉公孟璇暨涂瑞人合葬誌銘

趙公庠順墓誌銘



論

淮陰侯論

世稱淮陰用兵如神後之兵家言者無不祖之余謂
淮陰稱高帝始天授非人力此卽淮陰之所以用兵
如神張本也何者當日亡秦諸王將相皆起自田間
勇有餘而智不足高帝真命于天百神受職故淮陰
得逞其智俱入術中而不覺若使敵中有人亦未知
鹿死誰手況乎未常無人哉如擊魏時殷殷子周叔

治菴文集

卷之四

之爲大將也東下井陘擊趙李左車之說可爲寒心
雖水之淺也龍且堅壁者未嘗無人無如其將皆
不見用也鹿門先生曰太史公文仙太史公詩仙屈
原詞仙劉阮酒仙淮陰兵仙徒見其當日用兵無至
不破而未深觀所以爲之敵者皆勇有餘而智不足
之人也蘇子由曰樂毅入全齊苾與卽墨田單拒之
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故狀耳豈不
信哉且高帝入其軍而奪之印僞遊雲夢而縛之後
車強入賀破豬而斬之長樂鍾室淮陰之智曾不及

一府人其所為神安在哉傳曰天之所興誰能廢之故曰天授非人力此卽陰陰之所以用兵如神張本也

治世文朱

卷之四

叔孫通論

凡進說於人也因其事而及之而漸引之則其說易入不因其事而兩莽滅裂以張強之猶方木之斷斷非徒無益反害之矣史稱漢高帝欲盡滅功臣誅如流觀其所以幾皆兵闢之大計形勢之便利事耳至於崇儒問道制禮作樂一則曰乃公乃方以天下為事永服見儒人也一則曰乃公從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為此無他非其所事故也乃高帝卒滅秦項雖解維而有天下者由其天授之聰明不從事于詩書而經權常變無不與之胸中若劍之迹而使循之以的而使赴豎矰以爲誼從而非其中心之所樂從且生其世居其職而又責其失石之時一旦進以成周之禮樂是夫見顏色之尊而知時務得賓客者不若是也叔孫通之事漢也當秦焚燬六經之後禮樂不絕如綫通非不知也始之進太衛從軍久之以綿蕪習禮而高帝尚滅之曰度吾所能行者為之則其難及今日於成周而繼三代之絕索也明矣故通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非通之過也

特目不特不狀也後之識者不謂身以處從以爲得
而此局中恣言軍言以雌黃之說非不厚忘非不高
而要其意于用而無益焉則不能也且言之者不一
世不一人究其可略於通者爲誰哉雖朕豈惟後之
人言之當日曾亦有兩生矣

卷之五

論五

論五

張陳論

交遊之不可廢古猶今也交情之不可久古亦猶今
也以一時一事而論交則人人金石在庸惟至於从
則所歷者非一時所共者非一事交遊交情于是乎
爲難恃而其人優劣亦於是乎可並見鮑叔之與
管仲交也仲之才大於鮑而鮑之量則包乎仲故分
之金而不見怪也使鮑當日微言介也焉仲不私於
知我矣兼將軍之與相如交也不如管鮑之從貧賤
起以勢位相軋而仇讎之相如量以滿之義以正之
而人卒成刎頸交此尤交之難合者也後人之以鮑
叔相如爲優宜矣獨張耳陳餘交情之離合往往優
而劣陳而竊不能無議焉夫張陳魏之名士也奈
陳魏稱耳千金餘五百金說者謂兩人優劣秦已先
定之矣又謂耳歸漢世享圭組不絕餘身首異處於
汲水皆兩人之優劣有以耶之嗚乎豈定論也哉秦
之離賞有異同猶首從之說也圭組之榮汲水之敗
亦時之有利不利也且兩人之優末起於鉅鹿之戰
不爲耳因過情之甚而不諒餘之不敢急救以邯鄲

之兵尚強已擣其鋒俱死無益徐圖一當以報也
徒以同死責餘既不達於人情復不諳於兵勢及徐
解脫印綬耳竟從客計而收之世謂耳賢於餘者亦
要在哉王震澤先生曰詳先後傳大畧張耳先負陳
餘千古優劣之論於是乎始定

漢惠帝論

讀史記帝王本紀高帝之後繼以呂嬃娥而以惠帝
附屬其中甚矣遷之無識也夫人主繼世嗣位必行
告別之禮國史正記時政必書卽位之事此典禮之
至重而三代以來未之或易也考惠帝在位者八年
其用人行政孝友慈仁亦守文之令王有漢之名宗
室得鉅而不書一舉統以母后乎若謂其制於母后
不得有爲故附之以見卑削之意此尤不容惠帝所
處之難而法不勝恩之楚痛也何也呂后之強悍也
能高帝可以制之高帝死惠帝則其子耳在廷之將
相大臣皆其平日所南面而視之者而高帝有日殺
將信而高帝不與聞殺起而高帝不能王威權久
積大勢已成而欲惠帝與將相大臣以手臣之末分
而制之於高帝已死之後誰謂其知是乎蓋惠帝賢
主也蓋愛趙王無昔時奪竊之嫌齊悼幾醜終保全
之以歸國友于之篤自其天性而作事之孝不言可
知而望惠帝行卿生之事無怪乎其不能也至人
死之變明使人謂曰此非人所爲而爲太后子終不

能治天下其悲抑無可奈何之情千百世下猶將見之蕭相國病視視問曰即百歲後誰可爲君代者何舉曹參卒以爲相參飲酒不治事而命參子謙之且令無言吾告若也君臣相得恨側周至彷彿泰交之遺風非賢主而能若是乎當日使無毋后牽引其間得與將相大臣從容圖治漢之諸士可無殘辱之慘光武帝之業豈在文景下哉且遷書呂后之權起于少帝卽位之初則惠帝臨御之八年胡得附於呂后而置惠帝於不紀是遷之自相賊終亦將何詞以治漢文集卷之四論八

解其失遷之無識也後之議遷者謂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所貧賤而不及惠帝不紀一事不幾舍大而貪細乎自孟堅另立本紀宋之陳水紫陽有通鑑綱目之編而大義始日星之炳炳也故復表而論之

炮莊論

漆園常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而漆園見解獨高別行一路寓言于逍遙諸篇是諸子所不及也史記序其却楚聘一事其人其書之大旨盡之矣向郭之註無以復加袁石公又從而廣之亦足以當一面以及世出世間諸宗匠或賞其文章之胎蕩或取其命意之超逸或就其筆端之灑灑謂爲山海一珍禁樹一味則有之未聞有高出一切之稱許也近浪杖人乃以漆園爲尼山託孤之人則誤矣藥炮主人推爲極則更耶而炮之露布之則益其威而張之戰矣顧炮之命名取雷公炮製之義夫雷公之炮百草也有毒者炮以殺其勢無毒者炮以扶其偏今其云云是漆園一書已爲九轉之還丹安所事于補藥救偏之一炮乎名實相違有同劇論一人唱唱衆人唱于將長放誕之風而冀聖人之教其害非渺小也即藥地逍遙養生諸炮筆力不免秀伯之譏而強合于易強合于宗又豈止方水圓孔之不相入而已哉太史公以老莊申韓爲

以下原缺

一傳獨于老有優辭其說固千古定論也今之紛原者其亦可以已哉

策

策上

上古之世無所謂士之名也自禹有造士造士
髦士之名而士之名始立是豈有上士中士下
士之職而士之名始貴二也者雖貴而登於華
粹賤而升於貴之謂也故有同一代之治而文
似士之名爲開先焉進士之爲而爲繼繼爲神因
爲諫天應龍逢致窮京總羅不能收諸我不能
育而沒諸廢莫士已矢乎其爲士而致周治者
未免有文勝之憂夫彼素不愛士其亦有以自
取乎漢高繼起諸學既爲治有秦之餘習而一
代所重者惟以孝弟力田賢良方正之科爲要
雖仍乎士之名所以救之意則已多也後此賢
之士清譚唐之士詩賦宋之士論策皆士而尚
乎文者也宋朱紫陽程明道諸賢爭自濯磨以
道德學問主持風會至今祖豆祀之而不致祧
其有功於士豈淺鮮哉元士有家之遺風許衡
劉因之徒其後若英明廟之士井不文行並重

人之士亦有文過其辭之弊而無以收其用
觀乎數千年風命之存而治兵之典而理道之
常長莫不於士是而士固若其重千而士可
謂且其學而精其門戶脂膏其氣節以觀於
人曰士耳士耳思不倍也蓋士有士之節一日
而千古一念而生平畢見者非也而士有功
於天下而不可謂者有之而百家而品
不可知者有之而鄉里而品不可信者甚矣
立品之難無難所以有金玉敗絮之說也雖朕
士固乎品也而君子養也養之其言雖難之
之養之以名山大川之氣養之以名貴顯影之
耻養之以拔風拔霜之氣此士之自養者也
養之恒產不以饑寒亂其志養之禮節不以威
武毀其羽養之庠序不以出入亂其項此士之
爲士養而士愈不得不自養者也士品之貴乎
養也養之時義大矣哉今我

皇上神明天縱勵精文教屢

命禮臣申飭而優禮學校之意已與天下共見之矣

士生斯世雖行檢而黜虛浮先器識而後文苑
豈無所不極其鄭重尚敢以月露風雲自翫其
品乎意必有如古之臣謂臣雖無能亦不以他
途進者其人行不由徑非公不至者其人則
早矣豈萬食器望風解綬者其人以後
之天子之治直且慕遇之昔唐虞之治而於五
臣文武之業定於十亂人雖其功而臣等
後世而抑知勞來匡直雲漢追承之烈雖已深
而數十人者復祇備蓬茅尙志居而充其地
則士品之繁如是其大士豈天之與士安自
顧可忽乎哉

以下原缺

詩

諸子小傳 有序

古人相思既千里命駕紙雖才不逮古人其相思何
同不狀哉乙酉函月洪都丁主客相搏之變紙則歸
卻賦故人星散十不存一嗚呼思君令人老此詩未
嘗不詠之涕下也故人有相去百里者數十里者皆
聞香絕紙每獨行獨被常以指批胸思其議論思其
美惡心瞬悽惻奮飛未能稍記其一二事暇綴成傳
錄之座右是亦鶻鶻之丹白云爾敢云爲之作佳傳

卷之二

一

張泰來字扶長新建人也爲人鑽研力學不啻生
而天性刻苦之士家藏帙萬卷悉其手無遺書其
不恥足與錢及廢棄家物不止或云東坡備嘗備正
其其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東坡猶作此言予
何好累如是泰來曰人不此好必將後而之他他則
不可知且古人積貝吾鄙積書願君終勿言二十
受知陸王井宗師補弟子員出試不肯後於人人亦
不能先庚辰歲是舉侯廣成宗師性峭拔不阿權貴

尤眼中有光衛文洞紙背所錄皆知名士泰來得優
擢而豫章華行推仰益喜從之遊當是時名不足而
走千里聲氣不招而拿若令竹投刺者穿眼穴贈詩
歌者汗牛疊裝旅也泰來又甚自塞默不數數向人
類仰貴介多方邀其一聘卒不可得元龍之忌遂起
壬午之役人因有不爲鳴鼓而爲暗箭者因以文奇
賦之遂厄一科失意之服縱展山水時歎以爲娛樂
而文字之癖終不能洗去同郭子曰是樂子紹洪諸
子徵南州支樹根登秀榮而底集巨觀也紙則叙沒
古卷之集 卷之二

游內人爭論之夫南州社事自應時軍國事以家
謬二十年泰來起而振之宗風單行而通達有功
臣一代矣後進士求其一言之許便致千里古之
晏殆無以遇尋以世亂思收錄先典當曰兵荒之下
古無余書何必祖龍炬也恨無買山錢今日不得如
巢許故事泰來事父母極孝處朋友數十年如新家
貧不告人且曰不敢以累安邑問其人弱不勝示
訥言不出諸口著有劍閣篇行世甚雄邁

論曰張子之貧極矣意氣豪上不以貧絀固人所難

狀其豪不失之放也恐過人尤人所難也余性慷慨
又極好折節而志未能嘗喜與張子遊於不意中
觀其事物處置等策也張子其不可及哉

潘美字中也存折人譽望不得志逐隊諸生中已若
而年家盛如無端不請以舌為耕性愛飲恥與流俗
伍非相知者雖藏于千金不屑就也士亦爭東僑其
門無不人死其聚眾飛騰以去美下筆數千言筆猶
有勢勢一字不依循人獨成爲潘子之文讀響外無
一事喜飲酒而量不上人耶知已觀竟夜不倦極嘆

甲戌公收臣等...文章優優乎燕齊得之後
至公果京師來懷此邦拔美冠冠美學...新鐵
設部...不擇日不...酒具...過故
部...一次與美開...道...情...不...友...
...問...備美固賢...內助之...亦不乏焉兩
人肝腸如雪不作一未竟語置藥藥絕...百尺樓
下去錢管與丹鉛邑文問世頗日鴻祉邑之風氣爲
之一新著有古文盈篋余嘗以斗酒過而賞之
論曰潘子才甚大志甚銳功苦其對所選如此天平

命耶人無以爲潘子慰朕有才如潘子豈長蓬蒿者
乎困頓不用有待也夫

王機字玄發鍾陵人也汎覽博稽姚姒以下書歷歷
胸中人與之議論如聽老農談菽麥種種應備合度
家貧落魁以其軼軻寫之詩詞歌賦咸可謂當行制
詠一道今之楊子雲南州士未有不心折玄發者誠
稱不識機嘗閱其新篇歎賞擊節久之晤郭子曰疑
潘頭和雅近人不事岸異一見遂同舊知蓋彼此姓
字蘭蘭進契今但以三折決耳機同其邑陳子敬典

傳四

後役
論日王子墓老莊而失之者乎學爲方無規帶爲蕪
無范鐵竊厚望焉

謹紹洪字範九南昌人也兄弟五人皆有聲苑苑長
津中式己卯鄉貢進士弟溶浹滙擢童子茂材科義
裝玉峙可配荀氏之難洪惠令多才尤骨肉聲氣士
無遠邇以故爭交之謹氏爲南昌名族顯者代不乏

而洪州泊家慈經著書教授三弟左右之家不
聞其聲咳聲與人敬慎初終不易加厚交師之貧委
而情誼世所不能狀性喜豪俠遇友人必沽酒爲
樂雖不覺笑語未嘗不移日罷也南北事如沙畫
胸中即之皆見次第因其讀書博抑留心當世實深
耳偶社語在張泰來傳中嘗從鐵索徑庚節集其詞
節子嘗求學將南無志仕進推行周易天地古今歸
其算數子將隱耶洪口能竟其術處可處出可出隱
之一字非康節意也洪著有文集行世見爲一集

卷之四

傳五

名一家言

論曰末流之中交道獨近古人慕是者多測其外乎
妄曰君子散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謂子度幾乎古
風也哉

陳伯章字德美南昌人也少貧食滌衣飲于歎息愁
恨聲懷有天姿讀書惟日不足口無雌黃飲酒不多
而致尤磊落可喜也招之遊未嘗以事免朕師頗寡
少名故莫得振於時往胡慎三司李祥刑之暇支教
臨州士伯彰極見賞衆中特拔之彰此時得名甚易

而面冷而口笑悲傷仰貴人嘗曰滕地蘇顏此不
之辭猶慮悅之未至廣求子命我矣是以名愈不著
大未之奇也錢與見晚而志有交每閱其文碩友人
自此子何泥塗久乃爾人未之奇也而彰亦甚折節
錢未幾吳石渠宗師搜逸才彰賦子矜而豹斑浸見
笑彰爲人一錢不苟與人要一諾不忘
論曰下於人者能上人地卑而雲雨至於天不可誣
也故黃石進履高祖爲師無忌執轡侯生薦友老子
曰曲則全窪則盈微則新今之世吾知免夫

卷之四

傳六

郭曰燈字遂人南昌人也博學弘詞領袖後進海內
士無賢不肖咸推仰郭生名與其先有道等甲申應
鄉貢進士遂家湖樞去城遠時擔簦都城債公室斗
大終歲不歸斷斷自炊抑絕口腹以美齋奇秘斯夕
聲不休是以其志清虛學日然而名聲如也遂志性
極介有澹臺子羽風當事美其才欲望見郭生芝眉
遂曰我性近山麋見大人未免有野氣何若與我輩
岸曠一時趣反任也當事亦不過屈楚與張泰來諸
作松熊士球謂石交三子家城試球世家子泰來貧

士獨球為豪俠誠嘗同四子飲士球齋頭時江州信
至數人即以是夕別遂曰天下如此正東高門時也
散髮不簪詢朋友之見此會何期如同說夢五人皆
涕下莫能仰視遂著文不多每作出言刻天下刻有
行言三十首雜林聯千金詩歌古文尤妙未行世
論曰名山大川鍾英異人多不克見用於世志士所
以仰天太息也雖朕李廣不侯於武帝賈生遇漢文
尚以長流終又何怪生今者哉郭子年茂今不用矣
賦不用正所以厚用也郭子其亦少慰矣

卷七

萬曆甲子荆南昌人也總角有才名其鄉人萬先
生見之摩荆頂曰此童子英英老夫亦畏之家素賤
不足懷荆荆光美自愛若不見外枯風流符采如張
籍嘗于讀書城中坐右不置書字帖琴高博山雨花
諸器而已人問之荆笑曰數年間嚼入腹中都是吾
子試沽斗酒吐其飲驗之凡試無不先人時有佛頭
不棄之稱甲申三月之變荆聞報痛哭恨先帝仇不
報報且曰各鎮猶振重兵數百萬資我昇殿不能
報申也吾非夫也附者壯之也而交亂則裝足

不遂城入白湖積投軍結驍軍中道遂以自怡象尤
善音律每友人歸集輒奏雅調聲韻晚間無不悲壯
詞人著有文行世集社一卷未刻

論曰卓哉萬子素嘗該諧若難告以正人亦談諧之
而吳其文也及當大節而立志較朕不欺人可一事
為定評乎余見資氣慨烈接與嶽立之人發一議一
論不以忠孝弁端則必引而為亂迨君父大故則又
曰吾其為管仲魏徵忠孝子虛矣往年名輩作序文
亦坐此弊煙雲滿紙鏗鏘可聽自授首歸心之勸
衆人口漸縷縷嗟嗟若輩寧足當吾子荆一吟哉
荆廣字子山南昌人也南昌望族劉為祖廣先皆族
顯要父斯陞知名諸生間任俠好士早天嘗作行世
甚多死之日海內聞者謂喪豫章顏子居傍築園
花木池臺幽砌崇麗江城不一二數園中藏書千卷
玩器古物都不可名狀夫父好俠而廣尤俠於父家
多以結納消費廣祇先人志茹澹泊惟恐去此弗守
也日假息其中謂不下帷外父節左之聲陳大士
集徐巨源諸先生知廣不凡器之咸以通家子晉之

東傳志刻廣文思益陳揚子雲云觀千賦則能賦
不誣也原章費盡士雲有子矣唐性疎散阮嗣宗之
流近刻有篇集行世

論曰士生世家則勝奢中之光顯而恭不即先人羞
自非能自矯立者詩書以風其心交遊以廣其志難
矣劉子其濁世之佳入式顧風而獨秀者歟

汪懋勳字次華新建人也祖應季父思漢皆以高才
茂學領江右賢書家世清白貧無負郭蕭條數椽足
禦風雨而已藏有書萬卷內典亦數千卷手錄及刻

集家多且日子若孫好讀之好借書尤謹
不擇氏懋勳亦如之勳大父淨音集序其祖見自毫
光於陽屋是年遂命荷甚詳流布甚廣勳少孤失祖

父及母養祖母撫立生負異姿聰穎絕人書
不惟閣讀而性靈發揮能以少許勝人多許如鄭
生係武穆之用兵無不一當十少年即幟文壇凡出

筆老宿遜其浩疾師事王子玄發玄發每私語人曰
詩書信有種虞世南子殆椅杌也有薛試場屢來文
宗嘉歎人謂勳武先業直且慕問事無何丁世亂奉

祖母避亂湖南去城居不三里樹州田畝朝夕嘗適

從譚及天下事嗚咽不能出言徐曰郡牧知今日機
範也晉季才生識暗未光兄利便亂時須事諸公笑

天下何可勝數豈以吾鄉二三子猶昧此等稽服夜
所云定懶柳下近魏孫登當三夜之熱又夢得終清

譚可提摩尾每一開論聽者絕倒家所藏書集卷
君收去勳歎息久之已而曰此移神神矣能與之久

處吾將畢祖母事從浮屠氏遊矣說此乎獨恨先人
手澤不存耳勳自忖掃墓登春秋一志都幾何則

足不入
論曰焉乎隱難也人奈何易之古許由之徒遜於巢
父爲世知也世而不知上也世既知名乃欲淵以歎

心望巖而休足半也半也者蓋恐失足之虞流必欲
出之以相引重吾部朕後上書辭召作詩明心亦已

晚矣吾下拜汪子矣汪子其年即思勇退歎大道之
不行卷鴻裁以就答汪子其得道者歟

鏡甌地南昌之竹林猶惜詩國七志法苑與孫仲修
昆仲暨二三鄉人南盟茶社踴野之中頗懷佳快獨

平持諸友乳我心曲呼集無由於是作諸子小傳做
竹林區山諸傳道意嗟乎人未及齒言未及終而赤
自見見極矣諸選之餘幸草本猶未散佚存之以志
當日之歲三選至若諸子茂齡壯抱出處何可達定
他日自有史氏爲之編纂願治庚寅重九日識於寶
精舍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黃章

祭神九重先生

嗚乎公不見賓客者十年於茲矣不知者以公有憤
時疾事之心知之者則以公爲安貧樂道非迄今數
見之人也蓋公少年時銳志經世之業屢見用於制
舉遂束裝佩劍遊於太學非天下之奇士弗與非天
下之奇士弗交有名上舍間是時公父大中丞爲天
下倚見重臣士爭欲出其門下公若以廢子胸官如
此大於變易參以吾有吾才安往而不得一遇某如
某鼠不肖也久之滄桑更公始有浮雲一切之意
乙丙之交勉爲門戶計出應蒲車未及數月挂冠歸
來鍵戶學神機術四方言神仙者集公之門又久之
神仙不驗公益謝賓客不見課子筆讀書田則種林
蔬則釀春而已暇用四脚碁盤着一樣黑子輪贏不
計荏苒歲時老胡以至公亦不知此時又以無意於
仙而得仙之趣者歟嗚乎公今沒矣不可得而見矣
其少壯之浩志是所望於子若孫之仰承其雄才遠
張猶飄滿於馮水華坪公聞吾言當命駕而來歟

祭王龜鄉先生

先生今人中之古人也余嘗脩也子存者固不書獨
位先生於儒隱之兩蓋信而服之雖已久直先生生
於唐而事佛學能文凡數千言事佛學不通其腹中
自以爲不世路崎嶇數試於有司不遇也直先生出
於人言從事有本有末婉婉無與與人言今其歸藏
慨然忘卻陳百川東之而來也余尚冀先生子若
他日上下先生忘年下交見必至子感而思之先生
來余學雖不能當時在右而先生必思之先生
一月兩月閔子之庭去其無先生之門也
去年冬先生微恙亦勉強過余曰余之病也
試爲我診視之余靜息其書曰脾肺而風受之
春固得無有難平者乎不意竟以心而平之也
建在治城別墅家大人字來云璇老曰其也
中失一長者余捧讀之凄然嘆先生之人品也先生
歸月今胡憫也嘆先生之交遊如古柏蒼松今其
委折也嘆也熊浮雲誰能知我如先生而與嘆之
先生也且先生子若任輩余爲同學友也

先生行予之深相向而哭余胡以爲唐也今買州
歸來以清醑奠先生之靈亦猶行古之道焉先生聞
言必忻朕來格

祭蔡母吳孺人

嗚乎蔡孺人之賢也余嘗得於其鄉之賢達而更聞
於其族之耆老也相夫子振吾公以敬慎調和肅弦
而坤道之惟敦也家道日亨衍朕盈滿是惧而荆布
甘之如飴也夫子抱泉石之癖孺人懷偕隱之志古
梁孟無以復加也往當恭靖公極盛之時蔡爲南州
名族文集 卷之四
池見子弟敢如王謝孺人惟課子以樸雅而塵尾之
必奪也撫而孺人子霖如已出延師和九剪草秣
汝作所以有駿聲於南州之士林也生子掄待益如
嚴卓朕成立樂善好施爲世達人並稱雙壁孫魯
林瑯珩在目夫子所未及見而孺人皆見之夫子所
未及成而孺人皆成之是孺人如此乎其賢孺人之
福壽自如此乎其沒殯也今孺人享年八十蛇厭仙
逝某等誼在世好以酹一尊鷄一具不文之詞述孺
人之賢以風世實以志其景仰之哀情也

祭傅處吾

嗚乎。人生天地間。古達人以逆旅視之。旅已不堪如之。以逆其痛切也甚矣。蓋以世人顛倒心識紛飛。會前見量認爲實有八田巨浸。頭出頭沒。遂將末後一句。拋向東洋。及至臘盡到來。業識茫茫。現在不可留戀。出門不知去向。豈不虛却此生。徒受逆旅之日。奚風吹而大可悲。哀憐者哉。道友傅君應吾家世業。暫行街古邑祖孫三世與吾等。結淨土之社。味般若之經。禮圓通之懺。迄今二十餘年。未嘗稍間。又聯舟

年奉文集

卷之四

四

東下往朝九子山。數次其於末後。弟子可謂時時。昭管與古之達人不相上下者矣。且其爲人。機行古心。無疾言速色。病家診視不貧。富貴念知則藥之。不知則不敢嘗試。故吾邑之人。稱爲長者。吾輩同會亦莫不尊爲益友也。今享年六十有四。厭弃世緣。飄然西逝。其等雖不作世諦之見。朕良友云。下一孟之奠。亦道義之所宜爾。應吾龍華會上。當破顏而微笑也。

祭徐李生太翁文

嗚乎。先生今之古人。其貌嚴嚴。其氣申申。其行與太丘伯仲。其志在致君澤民。少爲諸生。讀書破萬卷。而下筆無一點之虛。長有聲場屋。得而復失。益下筆難。不怨尤於天人。老而好學。屈首於雪窗芸簡。精神徒舉如新。其課諸子於庭也。非聖經賢書不與讀。非中規中矩不許行。故上春官名費序。而炳炳赫赫。余與長公聯姻於丙歲。仰先生如標杓之參橫。前冬晤先生於錦里親芝。範接諾言一見。而知爲憂龍商鑑

年奉文集

卷之四

五

之遺珍。別後同友途中慨嘆。當今世而有先生。是錄金焦土之候。而涼颼拂乎交襟。盡毒瘴厲之鄉。而神機絳雪之在。今先生年方六十。飄然驟驚而去。人咸惜先生之未耄耄。余獨爲世悲愴。誰砥澗而礪頑。意者上帝之案吏有缺。應資世間賢良。故擢先生而升登京。其不敢以焚黃表墓之俗榮。而實告於先生之尊神。薄具不腆。畧申寸忱。惟先生來格而來試。

下彭生同學

鳴于彭子。骨性全真。亦仙有節。子生。處。
 胡胡何何。遇拂意。太宰。子。一。
 子胡何何。水涯。子。其生。子。
 丁世為。海立山飛。揚家。悲緒百端。宋。外。
 說。二豎弄玩。濫。同之。生。
 天乎。天乎。天下。鳴乎。子。
 子。平。長夜。清。人。
 不。世。有。如。子。已。連。
 自。向。

誌銘

胡公石崖墓誌銘

人之可傳不盡。魯祿文章而鄉鄰長者。朴心古質。雖
 無傳祿文章。亦足風同井。而見先型。是亦可傳之一
 也。胡公石崖先世。由華林遷冊陽。遠祖師添。由冊陽
 役遷于新吳。之同安里。世有顯人。公獨朴心古質。有
 先民遺風。正所謂人之可傳者。予按其行狀。謹誌之。
 曰。公諱鍾瑞。石崖其號也。居家孝友。不急急仕進。獨
 樂志耕桑。春先人春秋。亦不後人秋而已。子弟有游
 惰者。則教之。孝弟力田。勤勤。不。訓。童蒙。
 族里不足之家。常出所餘。補之。償。不。錄。較也。
 與兄石川。公同居。老而不析。著凡事。可以加惠。石川
 公者。無不極意。網。使之逸。獲。而後安。故鄉之人。未
 有不重其行。蓋邑之人。未有不聞而敬之。愈以相勉。
 賜公置田數畝。皆從刻苦。澹泊中來。嘗謂子若孫曰。
 貽爾等。雖不。豈。要。皆。清白。不。煩。縣。官。他。年。堂。次。也。且
 清白二字。豈錢可買。爾等。久。自知。公。恂。恂。里。中。不。敢
 失色。于。人。與。人。要。必。踐。有。于。以。不。可。踐。之。事。公。便。謝。

不能死之日知不却成嘆息思慕有曰子某事公力
也有曰公某行今人難再得有曰如是人後即不相
知當往乎也公生嘉靖壬子月日及天啓癸亥月日
享年七十有二娶鄧氏舉丈夫子三一洪一肅一演
女一孫男十以天啓甲子月日薨于某山以某爲向
銘曰
今之人與古之人也模極華生爵祿文章乃不克見
于公公醞釀之賢子孫振之公亦安能爾耶

田孺人墓誌銘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田孺人余長妹也少余三歲幼敏而習文每聞古人
忠孝事輒泣余言之不置朕父母愛而待之衆頗不
以此教之亦未嘗不喜其如此也憶余八歲時就蒙
傅夜歸習禮大人膝下孺人纔五歲耳嘗以肘排余
而前朗誦關雎清廟二章鏗鏘合律齒牙無咿唔聲
大人笑而撫之且曰此女若兒更驚我堂前一玉樹
矣十九于歸田子文學諱文源字海若父有玉以太
祖戰功世南昌衛尉居饒之康郎山孺人恪敦婦道
柔順事公姑夫子而嚴於待下左右侍婢莫敢以欺

事嘗田氏內外咸嘆賢孺人之賢次年歸寧因產後
中疾養病余家余與家大人躬調藥餌殆將半而
祖母許太孺人及父舅憂愛尤百倍于余雖夜分咳
嗽則必和後病篤向大人索佛書大人示以自牛
圖圖上之暇靜自繙閱卽田子來跡遙對無多語但
云其歸侍公姑而已臨逝之際亦無諸苦辭呼各一
聲而瞑放視於龍沙念佛堂待田舟東下時與世亂
兩家各一方田翁短而田業遂零余家三徙至新吳
自許太孺人而下凋夫散去何啻十餘人丁亥冬家
大人過都城乃榮昆之以歸終孺人歸葬之志孺人
生一女余養爲己女愛如孺人恒呼外祖母爲母無
不憐之孺人生於天啓癸亥十二月十五日亥時沒
於乙酉五月十一日寅時以康熙元年月日葬於
沿之松山銘曰
親如余愛汝如余執筆爲文潸然淚雨松楸悽愴哀
音互舉千秋萬歲子子孫祠之

富溪劉公孟瑛暨洽孺人令墓誌銘

余家章門劉子大生馭之過皆試必相與盤桓流連而不忍別余歸新吳亦如之訖後得交其長兄孟瑛公恂恂長者謙退如不勝衣朕後知二子之能才顯皆孟瑛有以養成之也父匡我公早喪公總家政二弟尚少應弟之怠其學業也泣而告之曰弟但薦于學有所需當於吾取勿以家爲念于是取父產而經營之日益以饒二弟學業日益以進試輒冠而皆稱於庠孟瑛曰是可以追責而歸二弟矣生平奉喪先

生功過格甚力周旋於宗族鄉鄰中折券施與不沽

沾見辭色有忤之者亦不較量覽水萬先生聞公行

端方孝友喜曰今日實廷中何可無此砥石也公愈

不敢嘗公勸聘蔡孺人早夭娶洽孺人和樂克家公

供給二弟無幾微世俗之色生子秀夫重子時卽有

聲場屋佳客至孺人加饌延之望秀夫也至矣康熙

壬子應貢太學以公變適歸未二載孺人亦逝大生

馭之後先俱赴修文余至富溪每有登床撫操之感

三家子弟亦莫不父執待余而世講之說弗缺也今

師族秀夫令塋公與孺人以題主請曰日知王受其
若先生先數言以築地下余故不敢辭按公之祖晉
永嘉太守居於富溪唐宋明咸稱衣冠仕族家譜郡
邑志可考也支派繁多甲諸他姓公諱曰寧字孟瑛
生於辛丑月日孺人生於辛丑月日子一曰應稱字秀夫
男孫二女孫一十佳城於瑞州高安之東里里丙
向路曰

春氣維和乃生萬物家道亦脈和爲天德公行其金

內外無缺故孝於親友於弟子孫振振而承之焉

富溪志

卷之四

趙公庠願墓誌銘

歲在辛酉春王月趙公庠願領館舍余飲公醴三十
餘年又與公長君有姻好銘公墳石垂諸百世余不
得讓也雖然公生平謙懿懿行如春風煦野及之者
廣被之者衆盡人能盡其賢為取乎余一人之居者
故言公之待人不若言人之待公言人待公於生之
時不若言人待公於歿之日也公歿之日族里閭閻
無貴戚賈不肖咸嘆息泣下追述素行大之輿風俗
人心細之細解衣推食則公之為人可知矣又莫不
嗟美公而健舍館三世天倫樂事無已憂勤歎晚

卷之四

奇卓際之才繼屬膝下則天之報施公吉可知矣且
聞其逝如委蛇無見女子緇緇悽楚之意古學道人
所不能必公怡然順適豈非明於生當死歸之大吉
歟則公之平日所以自存者可知矣嗟乎求之斯世
如公匹者幾人哉昔人作陳仲弓郭有道碑謂不愧
吾輩余今於公亦云公諱尚商號庠願生萬曆己酉
月日享年七十有三歲康熙辛酉月日男五人長三
立明經媳羅氏次三正卿庠生媳余氏次三德壽孫

媳孫氏余氏次三垣邑庠生媳張氏次三英業僑媳
孫氏男孫十六人皆邑庠生孫媳彭氏次楷楷楷楷
皆立田也楷楷楷楷皆正出也相柱枚楷楷皆垣出
也試松皆英出也曾孫之通則孫楷出也女一適徐
女孫七出室者二字人者五立等遵公遺命以卒後
之二日塋於法城鄉之下陵蕭家埡後山子午兼壬
丙為向蓋恐子孫繁多後必或於五行之說而遷延
無定寔安之日也公見之遠為何如哉銘曰
無父無餘含笑此廬光風霽月而日鬚眉天上之仙
子人與馬賊重封編珠聯璣

卷之四

卷之四



治菴文集卷之五目錄

禮著

問世小紀

邑志辭誤

計九則

題詞

五湖秋

書後

書羣英手卷後

書嶽麓鵲灣集後

治菴文集

卷之五

書東垣十書後

書薛氏醫案後

治菴文集卷之五

禮著

問世小紀

士生文物之區的是前劫修因所致何況知慧故佛家有不能遷殫之願蓋以賢士大夫既多而奇秘尤富具知慧者資其幽冷日益間所未聞觀所未親自未有發語不超人者也嘗見山鄙之輩終年守其故紙語以本國名賢評狀如在上古至于天下之大又無論矣是生屬中區實爲現在一大幸事吾輩不可不守

子美千家詩註子瞻百家詩註牽強附合最可厭之書也二公詩多摭實而註者引証不顧所安如優人伯席百意致恭受者終不爲感

吾人恨魯子固不能詩子固之文自堪不老何必以詩恨得無味子固不自知其不能刻集仍冠以詩刻得無味狀恨者終不失爲解人

樂府題解或據文或原事而後人拈題則又辭意絕不雷同如薤露蒿里古爲送葬作陳王則爲思賢

作老不同之甚者

昔人云杜詩無一字無來歷後遂指某句本某人則杜老一生竟是有漢以槌垣索塗者耳大抵用事須有出處若天地間自有之語慧心人皆能揚推即一二字有偶同正英雄思路相共何嫌于我宋僧惠崇詩有河分同勢斷春入燒痕青其弟潮之曰河分同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苟據前說杜老亦不免矣要之勦竊終敗着偶同正足自信也

治學文集

卷之五

太史公選奔走天下見既落落蓄充闕滿又值罪廢之餘衝口而出不暇綴一駢語而無不爾不必作一異想而無不奇轉折頓挫安放自狀太史遷之文天文也

陳大士不能詩人以爲恨予謂且不能古文大士可傳者制義耳大士驅古文爲制義又欲以其制義爲古文此其所以不能也

明初詩高楊徐張四子實一代冠冕氣格筋節高壯英茂勁挺如岳家里不可撼斌媚如江漢女不可求

後之幾此者鮮矣

馬周修只說得一博字晉茂先流也昔謂其有作賦

寧耳始知鍾譚評茂先詩語洵爲特識

濟南好爲拘句磨受讀者牙齦磨亦水云使人終日在迅雷風烈中有何樂意亦濟南之清涼散也

是有黃冠朱懷仁者道號合素著應神效書下刻而

書雖中多謬取前人狀匠心獨造者亦自不少

卷之五

五

余欲合刻袁石公徐青藤鍾竟陵譚友夏四子之詩

亦人人咸曰可稱一條米署

通池大師云世上止有兩難事儒家時支離家世道

此老語可云不誰故有詩歌詞賦造造造造而於斯

文一道便作夢藝者斯文心所以不可傷也

時文創於王介甫介甫之爲人何可法也風數百年

英流盡爲束縛而歷朝名公鉅卿莫不由之起家又

安得以人而廢言

吳石渠先生有五種傳奇行世大約以臨川姓母爲

藍本也狀西園一部曲折變幻匠心獨造亦臨川詩

敵矣

凡作文造句須冠冕而起句尤甚於友示余上言首
章文起用已矣乎三字余掩卷嘆惜者久之未幾而
其友卒可為曹世子富享而嘆一驗矣又知王貞甫
作西廂間場即云夫京師祿命終于勢孤婦途路
窮夫其捉筆在思欲為一部全文則誰能作不辭而
碧雲黃花之痛不已先兆於此哉

陳眉公集得意在唐清新後逸其本色也發夫拾之
可以克調暢

論聲文家

卷之三

四

吳夢侯廣成先生嘗學江右余年十九歲始知陳筆
先生極賞之至今讀所試文不知先生當日何以賞
之回想仲僑時亦不知看題構思何異如此也但有一
種打謊道理却自識得去而筆意尚健有言致可
其時江右文風丕朕一變先生轉任嘉湖十三鄉弟
子八省錢途買舟章門燈火徹夜余與孫孝標何衍
之楊友石同舟先生舟次桑港西人夜分八蜀先生
便衣命生剪燭對語和葛可親絕不似考校嚴時
後聞先生合家狗難束里屬翅居勝泰山梁木之陰

惻也

金瓶梅假李瓶兒序之序又謂袁中郎稱之冤哉二
公何能起九原問也禿翁知見好奇後人一切不經
之書皆假其批評行世往漢陽愚公李先生巡泉下
郡有拜月西廂之禁且曰本道曾及卓老之門並未
見有此等淫書云云此又足為一証

宋三學甚橫雖宰相臺諫無不受其攻訐以去賈似
道龍之以術重其恩數豐其饋給增松磨田種種加
厚于其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上書言其今日日
明明日曰師相今日曰周公明日曰周公直至棄老
敗師始舉其罪可見窮秀才易以利動中郎齒子
雲閣死皆生此病

瞿宗吉湯興詩自古文章厄命窮聰明未必勝愚蒙
筆端花與箭中錦賺得相如四壁空子署尾云縱使
西壁未至如我無壁或日子露處耶子嘆曰債破猥
煖終不取長伸脚耳

人知讀有字書不知讀無字書知讀無字書下筆自
無斷慙之病紫陽夫子云學者只有白帝無字處莫

有一字便與他不同一個如此讀書三年必有長進
雖與余言不合至其要歸則又未嘗異也紫陽之言
教人收心于論讀余之言欲人養氣于涵泳相為表
裏何嘗河漢

正太兩先生集真大方手筆全則全現偏則偏現非
言他人翠羽孔翎而已

凡人間拂意語便勃然變色此人便不可任事聞疾
心語反處之泰然此人更不可共事

制科一途重於景泰以後昔人謂入科者雖椅杭餐
食必出科者雖周孔亦棄是也朕三百年來糊名

易言關節不通士以才見收世亦以才相貴近則為
叔疑爾朱二公既斷而居朱衣落柄白鐵操靈制科

而得為制科哉

商文毅公六元文會序有云夫所為元非必學盡優
于人以一時偶狀舉百人或為難故異之此真前輩

長厚之言他人不知作何誇誕矣

張江陵居端揆之席事幼冲之主若不大體自持隱
忍因人不特自己置身兼顧即社稷將為斷送矣嘗

讀其全集杜絕交際如若見吾理用諸書愛惜人才
如過停石汀南樓諸札留心造計如指諸掌其廣

博事無不綜覈名實汰絕虛文故能開神宗五十年
太平之治再如陳六事疏書奏王序幸會試錄序

在是規諫尤足想見其為人從政當常著實處後輩
或疑其性嗜氣吹影吹聲建言弊効殊不知當日任

事之難公雖序先生集云人情久習積弊而樂固
難一旦以法繩之若見以為苛而公時望重爭勉力

以是與世周旋而又一二非常之事有為人所未易測
者其理至無間恨似少客即事皆以任伯倫似

此全不發終未盡合此數語者大受格之矣
武自長安元年鳳陽縣縣丞與陳陳道生事下司

刑憲錫馬意氣自若舍於三品院膳屏飲食無異
平時三品院者獄另設此院以待三品者也陳道步

至案所席地而坐蔬食而已余謂味道得處愚難之
道矣不知者則以錫為有器量也

李見羅先生講學以孔子為宗曾子為矩矱反世病
最為真切

用爲人最良最善者伊用問之而自稱爲空
同乎論海市則曰此處偶有此怪氣耳朕則海之
潮汝亦謂之偶有此怪水可乎凡事曰偶不常有之
謂也海市常有之而謂之偶乎

高申云云謂人謂即天理此說有病陽明以良知
即天理整頓終始之者便疑曰人稱乎孟子嘗言
於言信辭必車馬財等以實之而終從目之邦也
人知言信乎今而舉曰人情即天理則人多山日便
之私

空同子曰後之思雖愚必各孔子之於陽信是也
陰之以貌雖智必離陽羽之於曹操是也余謂孔子
於信一而己羽之於操立功而已心與身必不容
與謂若中郎之弟子云之頌其爲離者不亦甚
乎此語一倡人都走向蔡楊一路矣慨哉

空同謂稗亦有至言與儒同者乃其所謂至言不過
是些無進回頭是岸與易之不定復書之狂克念
詩之護先登同耳不但不稗稗已於文王周公孔子
之言作稗

空同乎論海市則曰此處偶有此怪氣耳朕則海之
潮汝亦謂之偶有此怪水可乎凡事曰偶不常有之
謂也海市常有之而謂之偶乎

童士先妻朱氏以難產卒葬之以火惟頂骨不燃忽
現五色寶光視者驚怖遂見火中有字顯現出視之
果有字深刻骨裏乃幽路微飛永斷弗爲幻九字黃
海岸先生爲之作記士先名邦治竹林名家子南昌
縣庠弟子員也

羅整菴謂象山弟子楊簡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

卷之五

七

下下二言言民瞑目安坐操存半日一日下轉忽
覺此心空虛如山日逆脉之曰此理已顯也皆是
家後論則伊川瞑目夜坐游楊侍立不去伊川从
而方覺口汝尚在此且休去出門門外雪深一尺其
凱輔與象山何異

陳同甫大意謂天下大物也須是自家氣力可以幹
得動扶得轉則天下之智力無非吾之智力若原心
杪忽較禮分寸欲以安坐感動者真腐儒之談也其
論甚有功于人才治道晦菴責其義利雙行王伯並

用是欲在枯一世人

濂溪太極圖史稱其授于希夷或謂得于潤州鶴林
寺僧詩選者朱子獨表章之子靜曰易大傳曰易有
太極聖人古有今乃言無何也朱子又謂無極即是
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子靜言極字不可以形字什之
蓋極者中也言無極是言無中也若體極者泥于形
而而中靜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量之日
無極無量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由此
觀之朱子似不足以服子靜之心也然子靜後終恭
亦自悔其異于朱矣朱子晚年與張子文公曰子靜
專於德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爲多今當反身用
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偏爾又與呂祖謙書曰子
靜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朱亦自悔其異于陸
矣後楊君際會有曰惟聖人爲能大中其於不能無
偏精令伯也柳季共帶而談則清和與有矣會而進
之存乎其人今夫水寒火熱鼎居其中百味乃成
儒雖有辯難不同猶水火也善學者在自其性而

劉靜云理一而已儒者各以其所得爲宗理性服身
然治立極均謂之適燕之轅而已此數言者固不足
以盡儒儒之要朕已得其領殊余故遂亟錄之

陽明有朱子晚年定論之刻可謂苦心較勘序定論
云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
皆以爲舊本之誤者恐未是也聖賢學問豈有止足
孔子七十不逾矩若到八十九十又不知何如安得
遽以集註或問之類皆作在諸書之前乎余意如此
後閱整庵書亦有此說塘南語錄亦有此意

劉崇觀教人曰小學一書是教人做人教子到孝
以此立脚此真實踐語蓋洒掃應對進退是足
人氣質人氣質能化真箇一生用之不盡

白沙教人端坐澄心優游停涵久之澄淨消融天
內朗方有商量處一時稱之爲活孟子而亦有欲之
爲禪者朕則明道謂學者若無事可行且去靜坐伊
川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亦識之爲禪可乎

王季重作文劉繼道元無不走其筆底小品中聖教
也其於時甚亦朕

洪武辛亥甲子二科河南守臣聘本省元進士滕克
恭爲考試官俱無遺議可見當日人心古樸無許多
違忌

文以神氣相取方能活動若不論生熟提題從我縱
剪錄簇花終是呆物昔有以萬緣叢中紅一點試繪
士者懸胡錦十襲酬當意之人于是有畫朱味鸚鵡
畫官袍圖畫水芍藥畫梅天地日皆實題面猶如
土木偶傳朱粉非不有人之形也而活動則絕無矣
獨一人畫杜詩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主人既前
命筆文集 卷之五

臨與之立非稱得題之神者乎而作者識者豈非以
神相遇者乎故作文者須從此處辨假友有進益
良石公出獻吉王李聲價稍減韓柳元白歐蘇之詩
揚府吐氣自是石公才魄氣力足以掀翻一世耳嗚
乎數公詩文何嘗不佳終是地分處多石公則清才
傳承八口必脫入鼻必辛入腸胃必開豁所以與之
不合至表章韓柳元白歐蘇之詩又六公恒譚矣
艾千子爲序文獨好議彈讀之者不安當之者又何
如也千子有文勵文苑文妖文腐文戕五書吾不知

其所自製當在何者間也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自孟子見得如此以大
聖人筆削之功孔子則春生秋殺何容心焉胡文定
註春秋俱從孟子此一句看出所以爲胡氏之春秋
而非孔子之春秋也左丘明與孔子同時公穀去孔
子不遠胡獨抒意見翻其七八一味生硬出入人罪
名雖云以砭時事以散高宗無乃於聖人相刺謬乎
王心齋憂廷美董從吾皆以田野鄙夫深入孔子之
道濂洛之室始知博學妙才都是枝葉只要心體潔
淨單刀直入耳
台卷文集 卷之五

世道之壞莫大於小人不畏法而君子自處不以禮
不畏法小則刀訟大則作奸自處不以禮既有以招
之且愈以激之世道之壞江河日下安所底乎不得
不有望于德位兼隆者操風帥之執明分宜之等安
君子以安小人而世道庶有賴也

孝行中有出於封股割肝之右者近莫著于文安王
原尋父珣于夢覺寺祁門謝用尋母馬於休寧黃畬
新縣丘衛尋母黃于台州委巷一神告以夢有日午

乃飲之指一哀獨于天有暮宿農家之偶逢一五
敏其與有存三朝氏之搖或視世之割股割肝者不
能與於斯也

陸西侯評若士秀才說云頑鈍非秀所馳非才也
得一難明方不愧此二字若不以才而以財則亦秀
而非秀矣數語輕輕似馬似牛有見之絕倒者想

者可謂秀才三昧語

增緯真鴻苞一編如水至金魚以下洋洋蕩蕩無復
阻滯曇花傳奇特其別泥一支耳

嘉靖中方士蕭道行以凡筆得幸上問今天下何以
不治凡曰賢不竟用不肖不選耳問誰為賢不肖曰
賢者輔臣階尚書博不肖者當父子御史郭廉龍乘
而糾之而尚遂敗道行亦以獄死嘆之幾天地機秘
不可洩也如純一玄藻一書乃建安斗閣示疾像之
凡筆者刻而成書布滿天下其所言率是修禪大旨

教下幼類路尋赤水云佛道廣其音獨也仙道立
其獨也人之宗之者無違其道焉可也

而弱侯曰古稱良士亦曰賢良若存心不良縱有操
持節槩祇為傷人害物之資此語為狠戾其才者慮
有補於國政民生不小

元正乙酉遣使宣撫諸道問民疾苦奉使者多橫
暴不法民為之請曰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
使回又日奉使來時騷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
官吏都歡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又日官吏黑

皮登龍奉使來時添一重數語雖不如古狀略切時
弊令人讀之涕下血欲問天而無從也

宋麗籍為七國轉運使凡僚屬有所關白苟利於民
即文書已行立改之曰此一道休戚所係豈可容
各心今人止計一己之休戚何暇念及百姓况文書
已行不日官無幾筆則曰官不認錯民命幾何不陸
沉於一執字中者幾希

漢鄒陽上梁孝王書更遷替曰辭雖不遜然此物連
類有足悲者後賢亦無不推其創體余以為亦是從

這通篇脫胎也

方正學意識論何其明于責人而闇于責己也觀其
荷過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于
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眩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
取則正學豈不有甚焉者乎

史稱蔣幹以才辯獨步於江淮之間操造說瑜瑜屢
挽之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
能間噫此即幹之才辯獨步于江淮處也若乘瑜挑
說出半字便是騷漢

古義文集

卷之五

記六

詩之微如不可言傳可言者法式而已老杜晚年詩
縱橫出沒不可端倪且云晚節漸于詩律細則法式
又未可易言也

作詩有偷詞偷句偷意之戒今人公狀明犯初意不
過倖世不知久且并初意亦忘之何也殊不知天時
之景物人事之升沈古今未嘗少異人一運思路頭
早已相共避之猶恐不及而况偷乎

吾邑蔡恭靖公致政歸田讀書作字間亦不廢吟咏
嘗得其手藁一帙詩率無題或撫景興懷或寄贈道

友會其意而得之朕聲調琅琅不事雕刻讀之可以
入亦可以觀世

示獻愛字子京才欲且名相兄為近稅一第居之
適中秋節近之飲酒賦詩建瓴方罷少頃晏公罷相
未嘗草制詞極其醜詆方揮毫時餘醒猶在也嗚乎
世人薄德如子京者不少抑或忍其累已故為此以
誚之耶子京心術人品何傾險難測如此哉

陶淵明自作挽歌三章可以廣人之達致亦可以添
好雄之妄念古云文章不關世道雖工無益斯足見

古義文集

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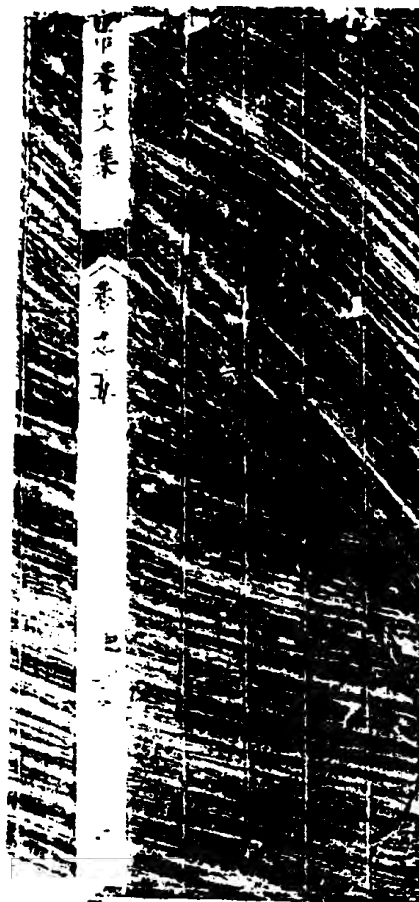
記七

見一端矣

孫月峰謂歐文每苦急迫獨畫錦堂一記從容自在
先生失却一隻眼矣歐公之文氣足神充措思落筆
無不淋漓清志將必有餘是春容大雅正在斯人急
迫之評實所未喻

方正學題嚴陵圖云散賢當遠色治國先齊家如何
廢郭后龍此陰面華權權之妻尚如此貪賤之交可
知矣羊裘老子早見機故向嚴陵釣煙水張和仲謂
後詩二十八字可謂發千古之隱吁正學隨筆寫意

既末的確和仲微取英華又失考訂二俱茫茫疎爲
 齒莽夫尤武廢后在召子陵十三年之後豈遂知而
 遂見機不仕耶且郭陰俱尤武貴人豈有精檢之妻
 先爲貴人之理耶



邑志辨誤

附九則

舊志於列朝紀元年號前後顛倒添加如宋縣令
 楊公振文以紹興三十二年任而書三十四年
 與止有三十二年年則孝宗隆興元年矣查楊
 公作葆光廟記首云余三十二年來任末云隆興
 二年閏十一月記是在位三年方作此記隆興
 年之次年即乾道元年矣接任余公祐之又書
 與三十五年任愈見謬誤陳公光祖又書
 年任據所說書則乾道元年尚作三十五年
 一年內而三易官耶主簿向端政和四年任府志
 則載宣和四年任科甲胡仲華載端拱六年甲午
 進士端拱止有二年而次年則淳化元年也甲午
 則淳化五年矣府志胡諸俱錯明縣令朱公雲鳳
 歷任四年府志載嘉靖元年任而接任之周公世
 雍卽書嘉靖二年陳公仲錄又書嘉靖三年是
 年而三易官矣查朱公雲鳳縣志肅序則書嘉
 乙酉以擢行乙酉是嘉靖四年而二三年接任

書記明府詳異志載五代時新吳地屬宋
而無志載宋志云是也徐知詢知東海
唐王季子封吳王三年即後唐王肅宗元年
甲午也今改正增入

志志先事後略每云詳在舊志夫新志原印舊志
增加而咸乃云詳在舊志是必合新舊兩志參看
而一事之廢與始則為在其志也如府館原係
館志舊志載正統八年縣令袁彰修建天順七年
縣令周慶重修舊志年志止載府館下仍舊志
謝二公所修不知二公所創修者係館而府館
之名尚未有也又云隆慶年間因公使往來煩繁
布按二司不敷駐劄本縣詳將府館改為按察司
玩其上文若又增設一按察司矣已屬可駭其館
驛館館兩名竟不清楚在於何年改建意府館之
改館在此時則改為按察司宜云改為府館明甚
今改正其他簡略不可悉書

舊志脫漏者甚多如岐山祭山烏龍山龍頭山
巖遊魚石石門洞皆邑山之名勝遊而不書如元

方志又集

卷之五

三

教諭府志載有四人而縣志則云無考如宋縣令
自樊樞而下府志載之縣志多載有六十四人而
縣志秩官全遺元縣令查劉諸有鄧祥而諸志俱
無如縣丞宋有十九人縣志止書三人元有二人
而全不書宋元明又不分朝代而舉縣志如宋縣
尉有湯淳載在胡諧查復華林書院一序而縣志
秩官俱無名如節婦類永樂成化嘉靖縣志載有
鄧氏而萬曆縣志竟刪豈事不足據而刪之耶然
所載載者又仍鄧氏之類如祠祀類永樂縣志有
劉真君祠葆光廟鎮縣三將軍廟中市二仙廟青
崗洞真武廟南嶺廟成化嘉靖萬曆縣志俱如
義民類成化志有鄧顯榮徐道靜葉惟玉田真玉
萬曆志凡同四人出粟者俱載而專刪此四人如
胡氏祠一條載縣令劉公仲光既新學宮訓胡氏
有功於學立祠肖像祀之查仲光淳熙九年任舊
志學校類止載前仲光而任者高公南壽後仲光
而任者鍾公將之相繼修葺獨遺仲光如養濟院
先在縣治之東南副使錢公山改置今處舊志止

云副使錢而無名如儲舍有三溪舖在縣治東北
路通安義舊志竟無三溪舖今皆一一採補

一舊志狐貉甚多如邑名在漢為海昏新吳南唐為
奉新舊志添入焉不知縣州乃邑之水名耶

如唐武德八年縣新入唐舊志沿革類載安
撫使李季登德宗八年安撫使乃李大亮

唐李武入縣後以如宋縣令李公兼創建三
賢祠增祀胡仲堯于學舊志各類皆鑿鑿可考而

秋實則無其名又如元縣令謝磐考胡氏譜有元
卷之五

至治元年秋朔承事即龍興路奉新縣尹恒山謝
磐一序中云仲容創建學宮又云紹興中縣令李

公兼嘗新之考兼又有書華林書院詩集跋語末
云紹熙甲寅春社日宛陵李兼題夫至治元年則

元英宗辛酉也紹熙甲寅則宋光宗五年也又查
分寧縣令有一謝磐乃淳熙二年任朕宋元異代

或如向漢同名之類胡譜去宋未遠當不錯悞如
舊志人物類載况公原道舉明經任本邑訓導查

洪武初有此訓導志秩官載有况公思文字伯章

任本邑訓導其系遠祖思文耶或即思文之別號

耶再查思文已祀名宦名應不悞舊志應書名

建建書字其悞可知如明訓導馬公晉典史湯公

忠舊志載在張公元禎縣治議樓記中王簿胡公

蘇府志載成化年任祝公府志元隆興路判官王

明甫註由奉新縣尉升而縣志秩官俱無其名今

皆逐一補入秩官如舊志文學類載有毛公國英

傳傳云紹興時領鄉薦而選舉類無其名今補入

選舉類如貢士涂鼎府志載永樂年貢查永樂年

縣志止有余鼎新官檢校而府志余鼎新下即繼

書余鼎官檢校是必以一人而訛為二也如張順

府志載薦辟官國子監丞各年縣志俱無此名如

進士胡晉侯乃宋元祐六年馬涓榜進士舊志載

越王山記則云元進士如宋縣令高公南壽淳熙

七年任舊縣志人物類祠祀類俱書熙寧七年任

如貢士鄒復陽成化五年貢而歲貢類則載景泰

四年人物類仍載成化五年查永樂縣志俱載成

化五年如李士奇本縣上坊人彭鏗奉化鄉人洪

化五年如李士奇本縣上坊人彭鏗奉化鄉人洪

化五年如李士奇本縣上坊人彭鏗奉化鄉人洪

武時舉本縣儒學教諭周霽陳自肯下坊人况思
文從善鄉人喻仲淵奉新鄉人陰鏡進城鄉人洪
武時俱舉本縣儒學訓導止載秩官而不載薦舉
卽薦舉一條止載周霽喻仲淵二人餘俱不載查
周霽嘉靖十九年歲貢類又有一周霽府縣志皆
朕隨查周氏家譜係嘉靖之周霽而洪武之周霽
則無其人也且周霽曾舉孝行舊志有傳傳亦載
嘉靖十九年縣令來公汝賢旌其宅愈可徵其悞
矣考洪武十六年十二月始命儒學歲貢生員是
十六年以前俱舉本縣文行兼優者署本縣儒學
教諭訓導例必兼載而本末始明如薦舉類闕府
而縣志則載爲闕允登夫允登乃府之字也如教
諭農志科傳載其明而秩官則載爲訓導府三志
又或諭政訓如吏員類徐廷相任巡檢查徐譜乃
廷瑞任巡檢而廷相未仕如胡宗愈卽胡鑑小字
府志科第類載胡鑑縣志科第類未載止于人物
類載宗愈合二志而觀不幾成兩人耶如府志薦
舉類載胡旦奉新人官諫議大夫任保信軍節度

便查胡諸保信軍節度使乃德安人爲仲容作學
記之胡旦也故記云仲容縣人也又云查我宗人
未書景德四年保信軍節度使宗人德安胡旦記
其非奉新人可知然奉新薦舉類果有胡從道名
且但非作學記之胡旦耳如壽母閔氏乃徐本原
妻考徐譜生至正庚子歿天順壬午享壽一百二
歲縣志記云生洪武甲寅歿成化戊戌享壽一百
五歲今悉改正如周文盛通濟橋記竟將袁夫華
和豐橋記一截後段一截前段漏爲通濟橋一記
和豐橋袁夫華旣爲之記止云夫華繼而新之而
不云有記如天津橋在縣治西北舊志說在東北
如頭陀山因司馬頭陀得名舊志載云神運頭陀
至中會村頭陀知不免校水而沒從頭陀山後井
中出是先有頭陀山矣應云從中會村之北山井
中出今改正
一舊無明文不可意爲附會闕疑慎言作史法也如
舊志載倉城云相傳爲馮道之倉場又云馮道相
唐晉漢周皆在大梁而豫章之境時皆屬南唐道

不應有別業於此昔南唐有馮延巳者其國號
為延巳之苗裔而倉井皆其舊址無大道不
應有別業于此其論是矣而復何為延巳亦何所
據而云然耶按史馮延巳以遊客于李昇官至左
僕射有弟延魯官少府監兄弟以詔候得俸與查
文徽等有五鬼之目以為延巳安知非延魯耶且
奉新縣市有柴向書巷亦可指為南唐之柴再周
柴克宏耶至云每大風雨人多於其地得黑粒如
火燒米此與穀山箭鏃事相類因附錄于此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唐宣宗之遊百丈與處士鄒垣有布衣好者宣宗
乃憲宗之四子敬文武皆宣宗之侄宣宗初封光
武各怡幼時官中以為不慈文宗宴集好論其言
為戲笑武宗尤忌之一日會鞠禁苑武宗召王適
見時日于中官仇士良士良躍馬出云王可下馬
同奏云達落馬已不救矣請為僧遊行江表會
昌末中人請還京及武宗疾篤諸宦官定策禁中
始立光王為皇大叔又考五燈會元宣宗不止專
在百丈曾為沙彌于藍官黃蘗禪師入藍官禮佛

宣宗云不為佛求不為法求不為僧求長老禮拜
當何所求机緣今舊志載駐蹕山駕山鼓樓岡等
名似宣宗因登極在奉新矣即在奉新當時歸
胡亦止王晉安得還稱尊號宜以宣宗昔經遊之
地而後人因歸而登極遂追崇之為正

一李八百洞志云洞門甚隘可側肩而入行數步
漸以高廣其深莫測第言其邪廓而已雖云有費
象人謂之事竟未及洞中景為何若想當時載筆
者乃傳聞而遂書之耳今志所載余友潘子中也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唐宣宗遊人舉火入洞標由觀問津子洞中有
東坡石壁山記云士大夫燕不肯以小舟夜泊
壁之下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
傳也信夫

唐宣宗遊處公府志載新吳人今分靖安其說
即是尚未覈其實也晉虛伯祖道成晉孝康康
高修禪於邑之嶺山故山有劉公若之名且縣
治內之昭德觀其居宅也葆光廟雲騰巷其遺跡
也唐虛有孫二人一名麟一名麟俱唐進士第

祖孫墓俱在本縣之越王山富溪二處子孫世祭
掃之又考劉氏家譜云春虛有別業在今分之靖
安地俗名劉公庄有因而爲蘇安人者入鄉賢祀
之意殆與奉新之祀周元公蘇文忠黃文節同意
歟

一范公府志圖說云奉新之九仙百丈溫泉劍井固
封內之勝槩殆未與于斯文夫奉新與斯文者頗
有其人纂修者或一時未詳也試以一統志及諸
府縣志所載者言之後唐有羅中庸明誠兩先生

著有宗孟集十四卷宋胡公价有漢唐龜鑑諸書
元陰用光先生講心性之學明永樂間纂集四書
大全多採其說明鄧公夢軒有奏議行世載在續
文獻通考若顧府羣玉則文翰之流姑略之而不
必以與斯文加也纂修者可毋慎諸

邑志續補

計四則

一奉新田地山塘自萬曆九年丈量十二年定額人
主知今日現在畝數科則而九年以前者則未之
聞也余於奉化山中得故老所存一紙始悉其原
委時表出之今考昔者知所由來也奉新原額田
地山塘共四十萬四千一百三十一畝七分派官
民米五萬二千九百八十九石八斗三升五合三
勺內官田地山塘五萬一千七百二十七畝一分
通融一則每畝科米三斗有零共科官米一萬七
千二十五石八斗九合內民田地山塘三十五萬
二千四百四畝六分爲上下二則上田每畝科
米一斗二升八合四勺下田每畝科米一斗七合
秋田每畝科米一升六合一勺夏地每畝科米稅
米三升六合一勺鄉地每畝科米四斗上五鄉民
田派上則下六鄉派下則其官田民地上下鄉同
則縣市官田亦同則惟民田有上下二則是起科
之重與蘇常無異矣新丈支出田九萬六千六百

五十七畝二分一厘一絲九忽故以五萬二千六百七十八畝七分一厘一絲九忽故以五萬二千九百八十九石八斗三升五合三勺之米均攤於新舊田地山塘之內蓋畝數雖增而米額則仍其舊耳彼時上下鄉互相爭則而法城告經撫軍曹

行分守道王

委本府推官李

觀諸新集通縣青民人等審酌酌定始有規今上下鄉及縣市科則志書詳載可不必重述矣水利關乎國計民生不可或遺志成之後地

志書

卷之五

昔暇已亥新開接濟圳灌田五百畝其利溥矣吾弟有記記曰農事之重古與學校相表裏謂衣食爲禮義之原也奉之孔鄉故稱瘠壤而吾國皆取者尤爲石田即雨陽時若尚不敢望豐稔而况乎其在早年也前代因先大父善公先君子心赤公力勤稼穡稍有積貯推以濟荒全活無算而先慈覆憐人亦勉誠筆以繼承先志勿替嗚呼言猶在耳惜兒輩時力不逮也時已亥春旱鄉里謀徙就食予謂穡鄉避旱何如無土及矣因無形勢

資其田就田開圳迎衆流而順導之約可溉五石畝衆加額日圳成吾儕有生路矣是年果遂有秋之願因名圳以接濟益助此也猶慮源有竭竭後遠從大港築堤障水設牛車二乘灌水以佐之遂成巨澤至是歲有常獲若從天授咸相顧嘆息謂何其工于救人而吾於補天若此其代有興乎余曰豈望此但得相與勤耕足賦免餓同安鄉井以不墜余先人之意云爾惟堤圳告成值已乘旣定之後未獲登入而慮歲遠失傳昧此初衷爰錄諸石以俟後之君子補載且可爲重農風也里人閔

志書

卷之五

誠記

一丁酉季夏雨城隍祠本祠奉香火者有嘉靖志一本余見實雲寺條下有前鎮南師度詩序使閱崇文鑄鐵像五十二尊於寺之西北併舊像十尊共六十二尊等語又張公昭寶雲寺記云寺有七院日觀音泗洲元興吉祥關四大悲等永樂三年湧潭巨川濟禪師鼎建殿堂云云今觀音尚仍原名即祀鐵像處條則不可復問矣壬寅余受

募修匠志未得此本遂不便載今又二十年復見此志于廖君生系頭故筆之以俟後修者補入庶我先德不致泯也

一捐穀贖饑功令獎勵多寡不同實者民義舉何可埋沒而自愛其心術也景泰五年有廖子煥余鼎真各捐穀一千六百石又同時有捐穀四百石者八十人

趙惟堂 廖市上坊 曾以澄 曾永龍 曾錫龍

鄒伏泰 胡伯文 周 觀 彭 琛 任才鎮

舒五愛 謝仲觀 謝仲庸 劉川誠 謝志童

李 越 陰福孫 呂仁哲 徐思中 文惠性

吳希惠 涂景諒 洪 琛 龔子貴 龔南箕

廖益初 熊玉莊 熊文謙 郭萬鍾 劉伯良

劉付良 劉 宗 汪東明 陳仕民 李順孫

朱旭旦 柳崇政 許克釗 何孟津 胡 集

胡靜生 余孔時 胡萬哲 江思和 萬勝福

徐廷茂 喻伯瑄 譙文禮 蔣廷義 鄒仁勉

高學文 劉 金 涂尚平 劉興仁 羅 應

鄒兆嘉 劉榮十 廖雲外 鄒善通 金時顯
陰鞏陽 嚴與剛 涂伏賜 曾時勉 鄒子顯
劉仲韶 蔡文靜 彭中仁 魏良守 張顯受
羅 鍾 余永莊 張秉懷 趙孟端 幸子方
劉觀受 朱躍淵 魏希旦 熊惟泰 張士敬
不知萬曆時黃雙川修志何以盡遺今得舊志併全錄之以爲好善之勸後之人幸無吝其筆墨爲望爲慰

卷之五

題詞

五湖歌

徐子簡在風流文藻掩映一時造化小兒牢騷千古
詩典填詞借名秦木雖非奉旨之者鄉却同簡兮之
賢者薄賜夷三遷之陋結葶藶異世之知幻想非非
鐵腸寸寸矣生平著作頗多兵火散亡者不少偶得
此本于其快僭廖子珮齋頭鋟梓行之使後知世間
有此一種嘆息愁恨之聲越王城畔呼之或出

書後

書群英手卷後

某奇士也一日持群英手卷示余余展卷熟視既而
嘆曰此英雄度煥秀也天生我輩間之山川不相夢
然於以一種如子弟之聽父兄命不戒而面合
於一地其間機權不為無意卷中姓氏或耳聞或嘗
通好皆余所願執鞭者君子何幸招致一堂非為
之謂之誰哉向使諸子懷安里巷無蓬矢四方之意
為鄉曲自好之賢便足老其一生乃能歷幾許風霜
卓寂以有今日聚耶蘭亭竹溪聲價得無少減歟
書後歸鴻集後

余獎甫垂時讀譚子制義喜其自立卷績不倚今傷
古遠曠之氣屬透行間窮曲我思不能舍去後遂而
讀其詩疎疎辣辣天狀獨幼眼前字物而以性之奇
峭古澹出之僑聞者若以上劑要暗惟覺冷器而已
無論柳三變諸人心折地下即長吉鬼才亦將束手
又進而讀其古文則尤慨慨乎大絕俗孤聽移我性
情疑譚子腕中有千鈞力運筆驅思只如摧枯拉朽

耳斯時也余寂寥山寺意況却同老衲步月明吟
酣入帙書光炯炯月色皓皓互爲生映因嘆曰此豈
蟾蜍落子耶譚子胸中六月亦常冰霜數斛矣嗟嗟
寒不生物刻不容物譚子所以有香山之恨然其精
神陡立疑爲文章可更認不磨天壤中自有一譚子
膠固人腸胃不去又何必以爲譚子病哉

書東垣辯惑論後

東垣先生於文章一道不甚過達如應在上句者反
安于下句已論未終突引經文故理路不顯句語不
治卷文集 卷之五
清問之令人悶殺何況世醫心墮原來清楚發此
書只當水上一棒

書薛氏醫案後

今醫遇虛病不論有可補之虛不可補之虛動于便
以八味六味九歸脾湯補中益氣湯四物四君子湯
八珍湯逍遙散等印板於胷中且曰此立齋所主也
噫何其盲哉不知立齋官太醫所治皆朝貴虛者十
常八九彙其治驗編而成集胡可執以槩治不但與
張子和冰炭即仲景金匱亦可付咸陽一炬矣

書徧行堂集後

此金道隱先生脫白後所著也文氣清古頓跌入法
惜不免應酬之累讀至上薄王兩書大義不磨猶是
在諫垣時本色

治菴文集卷之六目錄

代文

自序

某母夫人六十壽序

某先生五十壽序

邑侯某公壽序

典學某先生壽序

某封君七十壽序

某孺人八十壽序

邑侯某公壽序

邑侯某公壽序

學憲某公壽序

邑侯某公壽序

某母太孺人八十壽序

某先生雙壽文

某公署縣去思碑記

邑侯某去思碑記

內翰某公署縣去思碑

記

冊白社序

上某司李啟

明北京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帥公五寶墓誌銘

某孺人六十序

某母六十壽序

治菴文集卷之六

代文

自序

青藤先生云顯者貴求之不得况令其代隱者而得之無由安能使之代文而代必士之微而非隱者也故於代可以觀人可以考世其論代文之人則得矣而代文中一種苦趣尚未之及也世間頌禱之文必先借當今貴官大銜為謀文主代者不必與之習受者不必與之習從空布想誕語萬端若受者與貴官甚交好也甚親親也詞語聲口若真出于貴官之手筆也又或引出一人逕通串插謂之因親及親因友及友也凡文中一字一事反覆研搜有滿紙疑者必刪之抹之而後已豈惟頌禱之文為然如代啓願等文更皆漠不相識之人都於筆頭上摸出朱陳程戚膠漆服寒溫則春風拂拂致稱福則北斗戛戛申慰問財欲洽如小玉寫懷慨則淚如如燕柯其遇事據詞仍與頌禱同一曲折至代作祭文則又置身處地代人哭泣不堆之甚矣此代文中苦趣焉可告人而

人亦烏從知漢士而非貴非隱不幸能文此苦自不能免余不能文亦逐隊而入其中生平稍有數首本欲焚却然恐誣語萬端之罪無從懺悔不如一狀首出爲青麟先生結案可也

某母夫人六十壽序

凡天地之氣必有所聚而後爲實光者以聚之爲星平壤爲雲五色爲嶽嶺川瀆三千以流衍於兩大之間非其貞元相禪聚而後發烏能升和闡陵以悠久著乎故世未有根薄而肆厚者也出齒而反豐者也德厚者流光善積者餘慶古今一理如菽粟布帛能加一誇詞于其間也哉某母太夫人以名家子于歸我太姻翁某公公仁心爲質擁有素封笑傲蒼煙翠壁間當世莫不高之生五男森森王立孝廉某其仲也夫人曾祖某公父子巍科肅宗朝議興典與學士豐熙等抗疏批鱗史策榮之夫人既爲之曾孫女于歸後不殊寒素紉積倍嬰依常諧聲夫姪有晉下軍風無何公見背夫人身總內外之政慈養數憚爲五男贊襄師賓以母道兼父道宗族鄉鄰賢賈夫人之賢明節孝爲希觀也憶卯闔孝廉提書至夫人夷然處之有以祥瑞訊者夫人第告以立身行己課子讀書而已蓋某公之德厚矣夫人又能似續醴醴之是德聚於家多豐享豫大之象而德聚於身亦

可說其令言之說而非尋是月某日爲夫人六旬初
度諸戚友徵言於余余老人也雖壽幾武公而好學
不倦相漸露成且今之爲壽言者鮮必月信風雲之
春華人必金母王姬之仙屬物必玉文至光之珍異
非是則不以命不律余愧不如世之文人第直書所
見可耳因思九十年來所見天道之消長人事之興
廢何可彈述如夫人者聚之與發錄泰無訛而諸子
彬雅孝弟力田相與怡順一堂復能以爲憂者殆
百不一二得也昔申國夫人性嚴而有法而能成其
子昌黎公之德器孝廉方將冠冕南宮天祿石渠虛
前席以待則夫人之德豈止大家壺範即致君澤民
端必由之從此日晷日晷拜天子之榮以榮誠且莫
聞事也余又請侯操彤管之編者

治雅文集

卷之六

代四

葉先生五十壽序

今天下需才矣 聖天子審察求賢大破常俗如陞
山樓王八海索珠荷可命傳工與時弗計也故編檢
書庫出之爲命憲藩臬跡外晉之爲卿貳所以示人
不測者甚至乃求之未見副所求而且大副所求豈
用才者一天生才者一天而抱才者更自有其天耶
此其故居恒與吾師某先生共相覽懷外夷年未之
後余偶師之餘冊以去授邑未幾特蒙 恩召復與
考選此曠古所希觀者自顧毛羽抱慙未嘗令人益
思吾師不置講道論德侍讀經史孰與之較無難而
折疑謬言人所不敢言孰與之較寔無天文地志兵
戎禮樂以及錢穀刑名孰與之較輪摩成而考覈素
吾師乎吾師乎蓋一代異才也師少時讀書五行俱
下每成一稿冷眼別腸獨標俊秀海內稱其詞而想
望其風采久矣是世才吾師也往吾曾學使王龍友
陸王井侯廣成吳石梁張松瞻諸先生試師輒冠是
常路才吾師也師伯叔某某兩先生博學弘詞同題
江右一守羊城一司理新羅與人論當世才必及吾

師是家才吾師也才宜遇而不遇余所以操音蹄
每欲仰蒼蒼而問之說者謂天將老其才而大用之
耳此言足以慰吾師之過然未足以得吾師之心師
性至孝太夫人高年康吉師不敢遠離膝下有勸之
子祿者師嘗曰吾豈以三公易吾母哉今上親政
之初年師以歲進士授貢雍宮不欲應太夫人促之
而行及廷對稱旨授余邑司訓立綱陳紀以士風
爲己任一時宗之者如子夏之在西河臺使者學使
禮之如剛風之在南平相驚嘆以爲古也今同
云此林夫人偕登五十不可謂老在吾師則年方壯
政人急安石之出以荅天子之求慰蒼生之望則
師之所以食報于其才以勉榮於夫人與太夫人者
烏得以目前一席爲沾沾也哉若乃交梨火枣燕門
安期之說固不必廣爲徵引請以俟諸公叔朝溫
公致政之年

邑侯某公壽序

古哲人以事業名當世而文章亦因之以名夫事業
之與文章縈分而本合者也易曰觀夫人文以化成
天下魯大夫叔孫氏功德言三立並著甚矣文章之
不可已也予考之往牒文章顯衍者事業數與駟肅
者事業振輝悖雅者事業端潔其合之之故若宮之
應商左推右引而累黍之不爽焉新吳某侯闕中之
麟壇老杜也大成一編久衣被天下諸子聖秋數言
其才於子曰吾鄉崆峒槐墅而下不多其匹予遂於
治書文集 卷之六
侯有文章之慕久之射南宮策公褒然首薦事業之
建已拭目望之乃者新吳令乏主選者會推侯子剛
曰侯雖未卽出入金馬而暫寄民社主選者其有深
意乎而十餘年願見之思亦或少藉以慰矣顧子起
家肥邑令之甘苦頗備嘗之而幸慰之中有不能不
爲侯躊躇者何也天下事可自喻而不可以喻人蓋
莫其於守令守令受專城之寄治人者也以次受監
司之督威又不專於治人者也上之所以督威可唯
所欲爲而下奉唯謹乎下之所以仰沐可朝上而夕

報可乎新吳又疲邑也百度浸廢民志日偷張之而
外強中乾池之而江河日下其何以措手乎况積習
難破者有五焉新吳賦役重於他邑前者上下相蒙
互應壹偈日推月積南陽帝鄉多不可問一也戶口
不入版圖半詭托於時時爲避役通稅之數二也丈
量畝地原使水噉草竊者得邀寬恤數年旋成旋罷
民其苦之三也新吳中枯外腴吏胥棒一徹至咸視
爲取携之安狐鼠憑城社竟願指守令四也邑俗故
豪於靜毗睚小故輒作張皇之詞中人之產一朝而

治菴文集

卷之六

代

唐五也凡此五者皆不便於軍國民生者也侯至之
日悉廢得其狀一一反之而一一力以反之不啻光
弼之代子儀壁壘旌旗煥然改觀未幾江右側當賓
興中丞大司馬張公祖承攝監臨慎擇文望隆著者
分試多士侯得膺內選江右名宿賦鹿鳴是科稱盛
咸謂侯衡鑒之力俱多侯之事業文章加於人一等
矣然侯之所以能兼擅盡美者則又侯之才與廉爲
之也今夫天地之於萬物也雷霆鼓之風雨潤之霜
雪肅之春春秋秋而萬物忘於下者以其無私也侯

秉無私之智而運郭匪之斤故事無堅壁一觸手而
秦刀素然解耳是侯之幼學壯行文章事業一以貫
之豈但慰我秋水兼葭而已哉茲仲秋屆候覽揆初
度新英士大夫遠問酌斗之詞於予予維是月居萬
物功成之侯而日月會於壽星之次諸君挹天漿於
鵲川而登堂獻觥天與人其會適相符也交爲天下
慶也予不佞亦舉觴西向以相賀

治菴文集

卷之六

代

與某先生書序

先王與天下而柳邑之柳有帥邑有長也柳邑中錢
之出入而賦之平反以及一切與民而民不惟
帥且而事之其所以責成于治而治之官如是其
重也又而民者之不得專于教士也而官官且爲
之副雖謂民者可以兼教士而教士者不必其治民
則其成于士者更甚于帥與長是也天下而
即邑之責而天下而序序之也何也序序也者人
之所從而教義之所由定人才盛則學風興而
則其教也此柳邑中可設而或置乎可無官以
其成于民者不惟是清而明堂之品而處之乎余
嘗思焉而思之民祖之艱難思之而得其一
清也則如而河東海之講授得而思之乎余
嘗思焉而水之間而且飲茲清休其也而朝夕
庶幾稍懈素懷耳無如志不獲而選其也令奔
走一官于四千里之外此意至今殊怍怍也來新吳
之日署學政者爲某君瓊質清其江名士鍾麻姑
之秀氣濯龍溪之錦踪我國家定鼎初年君鶴起

應運江右丙戌鄉薦爲海內士咸北斗盱江矣余來
新吳者已嘗學一耕謁先師廟丹雘懸渥莽拔干
青石所建也多士克展軫賦質有其文而所造也余
竊然思之又聞嘗以公事相遇君趨出凡吐詞
雖容止肅肅如海鏡秋空松盤雲際對之殊令我神
朗急難不能不致惜于曩懷之莫遂焉今菊月廿四
爲君歲終之辰諸弟子乞余言壽君余問壽之云何
自進而言者曰吾師豫章村也爲舟楫爲柱棟請以
此爲師壽有進而言者曰自吾師之歸于吾邑也月
有課程士得同業故新吳之文風一歸大雅請以此
爲師壽有進而言者曰吾師勵志聖學博覽弘通且
父對大庭其在張文僖間乎請以此爲師壽余皆曰
然然未知今天子所以督師儒意耳上念教之
不可不一也故官去其冗進取之途不可不嚴也故
解額汰其半教之責專則易于收成效進取之數寡
則易于見真才往江右號稱名都大邑者今子圖盡
晨星矣而新吳獨英彙如故則子師之所爲教者于
此而效藉以不負天子之明命者不更于此爾最也

其在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子師之謂乎雖然其
君盛從大業功進未艾謝子亦言之脩矣諸弟子曰
獲受教誨張之金碧既遇而壽吾師

某封君七十壽序

余年友某君之封翁某公以其月二十有二日爲七
十初度諸同誼戚友同酌斗之詞於余余憶公六十
時貌永諸君子之明命曾以厄言轉公引爵今公歷
上壽稱盛時之碩老極入世之嘉祥則公之所以壽
與人之所以壽公者當必有進而大焉者矣大之者
何大之以公之才也大之以公之德也余曩媿媿言
之以公才爲清廟明堂之選不獲薦馨香于縣官退
而爲馬遷所欣慕是公才之大而世之用其才者未
盡如其大若夫勤孝友樂施與急公家里中四祭酒
誰之是公德之大而天之報其大者亦將以有待也
今又十年矣而公齒且七十仲秋某某過余舍詢公
興居知尚舊決如某時家日豐于昔食指日繁于昔
昔前之玉樹日茂于昔暨元配某孺人和偕如賓同
稱難老天倫之樂事尙養有初乎此哉今欲壽公別
構一語而不可得雖有可以壽人者而不可以壽公
公處其全而人處其偏公處其隆而人處其卑也嗟
乎公之得以菽穠乎此者果何道之從哉無以易吾

壽六十之言也公之才爲之抑公之德有以致之
耳而公壽之不可量余于是益徵焉夫古之徵壽者
相主乎靜養生家亦有無搖無竭之訓余是之而或
疑之謂夫塗山氏之周行也在外者十有三年冠挂
不顧後遺不蹠一飯七起亦勞之至矣而壽至百有
六歲蒼松古柏風雨以飄搖之雪霜以凌厲之長年
十冊碧之間而不可以數紀安見靜得而動動失
乎而不知塗山氏之智以無事行之勞而太嘗不遠
也植松枝幹于雲而根抵未嘗不深靜也公之才本
乃壽之集 卷之六
于德動而靜存華由質布又豈止爲一己之壽而
已哉蓋以徵其壽之大也泰山出雲不崇朝而遍天
下河爲四瀆之宗潤及千里醞蓄愈厚故出之不窮
則盡大用公才而大報公德其在公之嗣乎公其
抱經濟之備略上春卿而謁選天曹與家是景曾抵
掌于余垣邸聆其緒論真一日千里材也區區百里
之寄寧足展其驥步諸弟標傳上之令我極一時之
妙選南州人士無不嘖嘖其氏爲荀氏公家之慶維
國之積壽將進而益大豈偶然也哉昔王弼州史氏

凡見聞公卿世家閭閻之貴福履之隆錄成一編名
曰盛事述以公考之亦其一云余故一言之不足而
長言之以俟採風如先生者

某翁人八十壽序

南州某子當貴生八洛之幼年懷抱利器來遊太學
下攻書畫自耳一時聲稱斐然莫不以後進之
領袖推之然性允篤于孝友見其歌吟雅什時動自
雲南皇之恩而一切紛華之氣絕不入其胸次卓哉
某子彬彬乎質有其文哉一日同舍諸士晨肅衣冠
登軒再拜以其祖毋某孺人八袞祝詞求請此友朋
之吉道而人世之吉祥善事也願余耿在史氏而表
率予首善之地明爰倫以風天下非余之事而誰事
乎

卷之二

七

乎矧今 聖天子臨雍問道有恤昔年
詔曰下郡國孺人遭逢盛世得以首飾榮寵又余
之所樂道者也進諸士而取之曰壽之云何諸士曰
孺人名族子少歸某公恪持婦道相夫克家無何其
公先逝其弟某先生巍科建牙武功南服千里迺養
而孺人視之泊如也生子某數詩而際草昧以文無
害起家累考勝任使頃已名上天官殆次公翁歸之
遊歎某子則其家孫也匪敢曰才依夫子宮牆之下
而二三子之畏友也今祖切以是月廿有一日年登

八十俯見四世而視聽不衰族鄰嫗婦咸有人瑞之
頌二三子敢丐片言布之凡筵子諸之而嘆世操觚
爲壽言者其言達達不足以行遠或張大之而不顧
其失實或奇幻之而至于不可核此言者之靡綺而
受之者亦覺其無謂而況乎其在堂以內者乎余惟
婦道戢坤坤之於乾名雖並舉實有承之之義焉承
以順爲誌順以靜爲本故大易取象莫匪象其德之
靜也今諸子所言徵其德之靜矣朕坤又非一無所
事事之爲辭也凡名川鎮嶽奇雲異卉成資之以生

卷之二

七

七

舉世之爲事萬物亦莫不恃之以立靜之時義大矣
哉孺人蘭敷桂秀掩映後先抑奚啻珠之潤于淵玉
之輝于瑛也歟而孺人之壽童於是而益微之祝之
壽于墨也鮮之壽於亦也戶之壽于樞也蓋言靜也
孺人有其德則享其報開其先則昌其後孫子有慶
仰熾俾羣歌在魯詩非如世人之倉倉徒以年數爲
壽筭者可同日語也余分居師位師之於弟子諒不
當以浮詞飾說與工筆斲者競蒸績故質言答之若
此諸士再拜請書之而歸爲孺人壽

邑侯某公府序

新吳縣侯是月十有六日爲張弧之辰市內士大夫
文舉修司豐幣敬述父老至意走而具由令問酌
言于公以余曾觀風于浙東而也張公不佞不文拜
嘉謂言于月令啓誠而悉侯治職知縣公新吳時
或以難治爲言侯弗顧也下享其樂而苦其難
其難者不以紛更見長應事而不以固陋見而
元端之困以甦今令新吳三年矣其困而生意遂
息受字而親信其意度維德治功其政績亦有餘而
其新發銷歛休哉誰謂新吳爲難哉
侯其人耳然今日長州邑者事其侯者其侯其
之難有共者焉有獨者焉考成頗有可觀其
其法授別等及錙銖猥黠宵民扶許德者其
其短得徒害文乘間場竈此州邑之所同也而
所獨難者則在賦稅偏重耳不獨甲于南昌七
以十三柳而合會之應無重踰于新吳者他州邑以
五十餘石之租始派額糧一石新吳則二十餘石而
糧一石矣他州邑起科多有漕而無南有四部而無

兵指新吳則兼有之矣往者粟值翔貴民猶得以支
且今今粟不生矣商賈負運民猶借以佐不給今商
賈坐困矣令茲土者蕭系保障將奚適從哉乃侯寬
而不強嚴而不猛度盈縮爲緩急新吳雖重困于而
大東所以不敢于野而悉索以充禹貢不敢具防風
民之愆也此新吳所獨難而侯能操縱如意其他諸
政事故出其緒錄自可揮絃而告成事矣方今
聖天子復唐虞三載考績之典適侯三年報功之期
將有不次之擢如漢世循良入爲三公故事新吳其
侯之南陽黃侯年甫強仕廳堂浮夸之詞不當贊之
簡端本土大夫文學父老之意衍爲四言用布綢席
其詞曰卧龍與衡曾題觀風才節蔚起奕奕隆隆
生我侯孝友公忠望仕新吳百里旃幃惟科無字交
以爲功因地立法委曲俱通如牟尼色五光途融如
洪鐘响扣不能窮才既施大清操水同三載考績治
行龍從帝簡俸俸霖雨區中新吳人士口載碑豐我
侯之德陵極維嶺我侯之慶振羽維金於萬斯年水
崇山崇

邑侯某公壽序

今上御極之九年春銖丘某侯奉簡書而令新
矣今且及替矣世事惟平治民惟清民熙熙如處冬
日中如夏重者得息肩如大旱流金石焦土山而時
雨沛然下也是月廿有六日爲侯覽揆勸度邑士大
人暨父老子弟族遊翬鰭推能辭者先爲會曰某也
可且侯之宗姓而年爵又最高遠徵及之余又烏能
陳陳過謝爲也雖然古之能辭者或放而失之浮夸
或瑣而失之補綴或矯強而失之夸鑿附會皆無當
于經世之數也司馬龍門繼左國而成史記不恆
其生動而循吏一編幾數人耳而文章亦不恆有他
傳記之振聵以足嘆人之賢者能生辭而循吏之難
數數見也今我侯之治新吳也知新吳之民苦矣而
賦稅爲尤甚先王則壤成賦上下有章新吳自浮賦
之加不啻誅之于兩而二三胥吏復駢擗于勾股之
中民命幾何其斗之詩所以爲怨也自侯之來調弦
不怠順時而歛民既免悉索束濕之苦而輸之公家
者瓜期亦無踰焉若夫棘木受託人以其榮焉可

卷之六

六

而利也侯不爲兩造播毒一以虛舟飄瓦視之久之
親毋失其爲親故毋失其爲故悠然而意消者又侯
之潛驅默化而人不覺也夫吏之爲職風爲鶴首而
明允次之人之治之者有力可扛烏獲之舉舉百里
而更調之有雅懷蓋公之風而不免于桑榆子之蕭
孰有如侯之剛柔之克友也哉且爲吏于今日有專
職而無專事賦稅訟獄專職也而事之繁猥令以爲
便而監制多吹求焉場壘者固舞其文法頑頑之風
徒宵啼于陌巷則吏道實棘林非有道君子胡能望
其履之坦也先伯陽有言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
自樸侯殆奉家訓以在官故獲上信下如取諸撝是
侯之居心治人兄乎濂洛弟乎襲黃世之執事者
揚推其列次必將合儒林循吏爲一傳所謂有真儒
之經術斯有真儒之政治學道愛人言氏尚有侍人
豈如漢之張趙徒以吏事稱第一己耶况侯年方富
從此而侍從啓沃調陰陽和元氣則宜靈大椿不在
楚與上古而在宇宙間矣新吳爲侯之起家願侯毋
忘此日之危

卷之六

六

六

學憲某公壽序

壬子春季予同部成紀某君奉 上簡命往督學江
右而吾江右之新吳故爲公起家地也邑紳士父老
相與而言以公之督有親分焉今則有尊分焉尊之
則不敢於邇親之則不忍于遠不忍與不敢之心往
來胸臆而不能決邑長者曰無庸秋八月十有九日
爲公覓揆初度吾鄉某大宗伯與公在朝共事久知
公深而出言動天下易往丐其辭以介吾輩侑爵予
不佞諾其請益嘆新吳風俗人心之厚而公德之淡

治卷文集

卷之六

代序

洽于新吳者深也夫公治新吳教養殊績田疇子弟
之歌頌之與人督撫臺使登之薦劄予秉憲中丞時
已手核而亟進之然尚未親睹其才也及予遷學政
曹公亦遂卸本曹之 命在事平反明允不以得情
爲喜服則健署諸謙洛諸書清風一簾有如儒素有
誥之者則曰明刑弼教豈今日可遂分途哉予心佩
其言而實知公爲大儒也未幾予晉秩南宮諸大典
禮非得大淵博之名碩未足以襄厥事於是公復即
祠部予見而喜曰公前云明刑弼教今可合而見諸

實行矣勉之試因與講求諸大典禮及文體士習公
一一振綱理緒臣予不逮者甚多迨至江右督學之
勅下時去棘闈不五六月也公星言夙駕首枝吳
州併十三郡之逸才而大蒐之去件登實注以全神
任屬獲雋者強半公所得士彙鑑之聲斐然大江之
西矣夫善射者不待舍矢已見於決拾善相馬者不
待踴躍已占其神駿公將繼觀江右人文予亦得縱
觀公所進士之盛今其時矣由是試度南次蕭江鴻
文大雅標榜峴皂隅之峻舉滙而章北貢之清奇嗣
試吉州野江兩鄉通今學古之士卓然振起時習
摩爲之煥乎不遑永叔南豐之遺規猶可從公所提
而想見之而况後郡之懷才待試者尚蒸蒸而磨集
也倘無幾幾以人事君古大臣之事亦古大儒之事
公其謂之豐錫虛席待公之來豈止新吳爲公之泥
池江右亦且泥池之矣猶歛盛哉尊而逾尊將亦親
而逾親天不以高而靳其下及日不以遠而有所遺
照自然之理也若夫壽詞予不佞可不贅及新吳紳
士父老喜予言遂書之爲序

治卷文集

卷之六

代序

卷之六

1

卷之六

當時時也。侯欲責之民，而民不可問；急責之民，而現在子遺之民愈然，不可問。因是不敢避法，以下缺。綴荒之內，若繪圖泣請至再至三，蒙獲報可。新吳難民，其以侯爲買父乎？侯指曰：「內召余謁侯有日矣。」新吳父老子弟於侯懸弧矢之日，登堂稱觴慶侯也。亦以自慶也。余故述侯功德之彰彰者，以先爲諸父老。工治而進侯爵。

治身文集

卷之六

代

某母太孺人八十壽序

余少時讀書于新吳之干洲，得同諸君子遊而尤與某昆季稱莫逆。及其時齒相若，氣相孚，不啻孔李而壘壘之也。以故夜與之分燈，晝與之斷壘登山，與之推何壯題，攜草與之同席者，亦若而年矣。其尊公某先生，博雅名碩，蔚然儒宗。余數執經問難，母某宜人待余以家人禮，飲食教誨，視均猶子。古圖歐之風微，何期于宜人再觀之。今別去廿有餘年，余以權執先揚出，庸民社宜人以今仲夏六日壽登大壽。諸君子多宜人之賢淑，謀壽母之詞而延問于余。其意豈泛泛者比哉？余受書悚然曰：某母吾母，請得而贊言之。宜人少長名族，歸于某先生，事堂上則孝而爲御，群下則莊而肅。待宗族鄉鄰則睦而惠，操理家政則豐儉中乎儀節，出入當乎平準，不以煩先生之譏。譏也，故先生得肆力于攻苦，沈酣于經術而爲世之鴻儒。先生未衰，遂年中適見，皆宜人痛先生之志而深以負荷軒責乎諸子間。其憚于學則拊心聞其敬于業，則色喜。宜某昆季禮宜人之心，繼先生之業，皆

韓駿當世而仲子尤為顯出也長公文宗先修文
仲子韓顯之雖文抱世之奇略世之需之如寒
寒也棄念宜人春秋高時以養時其意謂宜人安
之甲乙之間四方多故江右 幕府初開延攬英異
既守令使者咸薦其才引見待以客禮新吳戰守
事宜悉委之蓋季子未偶儻魁岸簡續韓幹中己亥
武昌備守衢州介閩浙之衝川武之地也近屢建戰
功其地已有聞仲之望矣諸孫玉立王謝道風波委
雲屬方來未艾宜人復享大年孫人世不揚義之福
冷庵文集 卷之六

某先生雙壽記

余髮未燥時即聞新吳有某先生者孝友篤行為世
表儀所作制義古文詩歌浩賦莫測其壘壘淵乎莫
窺其香醇海一代之鉅宗也家大人又每言吾鄉分
自新吳之王駕新吳有大中丞某公則先生伯父也
與先阿卿同官相臺立朝侃侃清節互礪今先生之
才殆饒有家學歟余心竊慕之迨甲午秋聞先生喪
狀首舉為訖經之冠余亦得以寡昧附驥尾于年譜
中則居恒之嚮往兩家之世誼於是乎益為親切自
冷庵文集 卷之六

余聞 告歸後壬寅秋過大宗先生楊其長公某來
謁年譜請踰強仕而長公則總總角耳今幾何時而
先生輟轡遽人惜其六十許年社姻族推能詞者以
楊其其事進推度某是時某方應西粵幕府之招其
敏以行李徑德唐突來命乎雖狀某竊願有言也諸
公商其先之乃族之君子進而言曰吾族某公之為
人也端慈而亮疎散而無町畦讀書作文而外絕不
屑指其意計家素貧受塾師俸傾家與孺人經紀為
堂上供饋資不銖銖間也自領鄉薦后廿有餘年猶

秀才時本色設教圖而圍載酒問字者戶外屢相錯
授徒往復皆忠孝大節立身行己矩矱先民之古道
匪獨族之人稱之鄉鄰亦不聞有間言也若夫婉容
愉色先意承志以孝慈相承者某輩目見其三世一
軌矣在他人則希奇在公家則為恒事是吾某公之
為人祖父之德有以成之而內助之力亦不少也乃
先生之弟進而言曰族君子之詞錄吾兄之實也某
尤有所感焉方吾嫂之歸吾兄也某數齡弟尚在襁
解先母多病一切事務皆嫂氏是賴吾嫂也平
某等擇不事事嫂侍湯藥寒暑罔間王父將草強起
告天曰此婦賢孝慎勞可憫願天昌厥後以報之賜
乎即王父此語吾嫂之賢孝何如哉乃某輩感友
戚曰疎者之略未若親者之詳也聞者之信未若睹
者之切也余輩與先生交若飲醇間嘗過圃而圍先
生櫟梓賓至如歸飲之食之悉孺人手調不以勞告
倦勤不以貧而有幾微介色先生晚繼任某不以非
已出而有二視余輩但知先生為天下士孺人為今

之賢男為知某公之子此誠某公之德也某公之
知某公世則其子何也夫不貴天之事也人不能
已不慮于其公之一視哉某公之德也某公之德
進曰某公所傳者俗矣某公何能益其德某公何
也先生與孺人古之有道人也不改教于富貴不戚
賤于貧賤處中以遊于世而恬食其德安順以樂于
天而忘其處古之有道人微先生與孺人焉克當
之方今 聖天子雅意文章特命內閣大臣為引行
之方今 聖天子雅意文章特命內閣大臣為引行
之方今 聖天子雅意文章特命內閣大臣為引行
之方今 聖天子雅意文章特命內閣大臣為引行
之言

某公署縣去思碑記

吏治於今日上之責愈嚴下之望愈無已無知恩者
知其難也及於任者凡上之所責下之所望而需歲
月以消息之乃有任之不必久如操器然能去其粗
而如時雨然能深其潤澤此尤難之難未易多觀者
活相讀書慨然想見漢世循良昔牧而下稱爲極盛
然猶未能取效於月如今日某公之攝吾邑也公先
作某江創書院以進士典復先賢遺跡以風起未
俗政卓如也及嗣纂洪洞錯節盤根倉見其難爲
則愛上 天子嘉公循良第一晉公秩大夫分封筠
陽陽比鄰某江民間公來威慶更生兼兼及臨撫
字備科交相爲用而邑之民榮蔭繫思至今不替諸
欲夫筠陽專官也教鹽屬邑也雖夫難養合其已而
定是私則或也何公之皆以能者也而不知公之抱
負優異蓋無往而不見頽也奉邑又與筠陽錯壤今
夏之宰日間公卿憲符來我奉邑而奉邑之民素信
公謂公必奉人即吾人而有以生我矣至之日公甫
謁 先師損貲倡率鼎建殿廡數十年未新之祖豆

以行已相勉而士氣一振民有履影赴想者反覆勸
導不事威嚴而下情以達至於送迎之煩飾額外之
苛求吏胥之靈獨一概罷黜與民休息然後知公果
奉人即吾人而公之抱負優異非人之所能及也且
吾邑最苦者丈糧一事 本朝行文以避民困經今
十一年於茲矣議祠築舍卒難告竣一時執役諸人
貧乏接踵幾不欲生公知之稔奮然爲己任數月之
間痛革冗費成冊歸戶不特執役諸人皆可息肩而
有無無田諸戶皆免節年貽補之累士民舉手加額
歡呼雷動深山窮谷悉荷湛恩至乃百丈碗壞也沿
數十倍於各鄉先朝曾行寬師公奮念名勝不忍令
其賦重稟遵 功令不敢令其賦輕力查欺隱以相
抵補公德始又及于世外乎方今 聖天子勵精圖
治求賢若渴內升外轉破格用人如公之治行一邑
一邑見長一郡則一郡報最而皆不以時之久暫
殊施也是何如抱負也余行見攝吾邑者以吾邑爲
郡民之疾苦皆不服問上者事粉飾次者事蠲廢民

幾何不憾且則安得一日而歷百年之聞者如公其
人於吾邑以剛我百姓之望而少培元氣復發
乎故吾邑之士民僭冠未能思公不置攝亭城內
焉陽州望意猶望公來也余時習政計部諸同學及
父老述公治狀而問言于余因樂爲書且以自勸將
于此知政法焉

邑侯某去思碑記

新吳介在豫西層巒奇秀林壑清美甲諸他邑余嘗
嘗書而學與新吳諸君子遊又未嘗不樂其風俗之
樸雅而人文之英多也乃攷郡乘遑遑稱爲難治何
也地使然歟抑操政者之工拙爲之歟在昔已然况
乎今日其難易又當有倍焉者今 聖天子勵精宵
旰百度振飭更因用武闕越蕩平滇黔師出百萬費
亦倍蓰一時大同農野衝藹目士大夫悉心條議敷
設以阜財爲先務夫財止此數生不自天長不自地
上登之邑令邑令督之百姓故邑令者魯之所彙集
而勳輒見尤者也由是言之難治豈曰新吳而爲令
者非才具四應如稷之左肅圖而右肅方也性秉豈
第如千乘之綏刑罰而課農桑也奇異著跡如中牟
之桀不捕而蝗出境也未易爲今日之令也某侯山
名進士出宰新吳余時佐天官冢宰侯來謁甚恭與
之言洋洋纓纓洞觀當世之務甚悉夫士之懷才抱
異待試而後見洪鐘叩而知其聲也寶劍在匣光芒
異常望氣者知之余雖乏司馬知人之明而知侯之

恭也必能潔己以愛人侯之悉世務也必能推行而
盡利新吳從此有治人矣侯治新吳三年凡利之當
興不遺餘力昧民事殆如家事害之當去亦不遺餘
力使民不祗席之不止跡其新庠序敷式量嚴守禁
以及聽斷平反禁除苛費諸政實足以生新吳而自
幸知人之鑑不爽也去秋分闈較士侯出語人口場
中彈糾批閱者十晝夜每得一卷必焚香祝天非惟
避諸冬烘實此初心毫不敢負耳於此尤知侯有聖
賢誠正之學問無苟且趨時之庸術豈區區百里才

公集

卷之六

代

哉昔車簡爲楨川推官聖功卽以宰相薦之今於
侯亦云無何報政瓜期而外艱謝事新吳人士爭之
於撫軍直指侯志卒不可奪但勉爲人士停舸數時
而已于是人士留之不可思之無從離石爲亭以志
諸人士繫維之意則侯之得此于新吳與新吳人士
之與侯非有扶而勢取也非有可干而說以悅也其
平日之痛癢與之相通而此日之人情莫知其然而
然耳誰謂守令爲難爲更誰謂新吳爲難治耶異日
者侯進爲臺諫卿貳自能以天下爲己任被霖雨于

平斯亭息壤乎斯亭

內翰某公晉諡去思碑記

余同官某公戊戌之交與余後先釋褐同讀中秘書
共長久凡視者若而年其爲人也溫文而恭微其吐
辭也玉容而雲蒸嘗與進退古今人才洞若觀火而
論斷無不精嚴也與較兵農禮樂諸大典而考覈敷
陳無不源流之詳切也商時政之得失生民之利病
無不批卻導窳可實而見諸施行也館中諸先輩咸
公輔望之豈止余僻護之出一頭地哉已而以族糧
挂議束于議例丞我西昌如眉山之使齊安好問之
期泗水公無幾微介色而處之澹如余昔請告歸里
而舟過南門坐公所榜楊子居泛觴道故之暇或遊
半而望雲西山或散步而嘯月南湖雖意致蕭疎
次浩落而公若未嘗一日忘用其所未足者今
以四方多故拊髀思才命在京大僚各舉所知太傅
社公首以公名上奉有不次擢用之 俞旨矣而公
適承乏新吳新吳父老子弟時公輟留之不得謀紀
公德于兩姓之石而遂徵詞于余以余與公同官从
而相知深也夫新吳爲豫章蔽壤與南昌錯趾風

土詩而不腴民多累于浮賦往官斯土者有數年而
不得其肯綮公視事方數月土風民習驟然指掌催
科不事歛村民于是稱樂輸焉以此見公才之敏民
間賦隄小故輒張遑其情公受詞即訊請託不行錢
金不取故無情者捫舌近習楊窺之輩亦無由鬻其
奸而肺石爲虛以此見公才之廉孟妄淫而決何妖
蛟四出翻石飛沙新吳之城垣橋梁田廬人畜半爲
河伯所侵奪公繪圖力請不憚再三始獲報可以此
見公才之仁朕此猶語其常也是歲楚越用兵大軍
會於豫章供億浩繁取諸各屬若驅民轉運何異使
北人操舟其不致顛覆者幾希公獨身任之凡一蓐
一粟悉發公帑市之產地民不知有供億之苦保其
家室笑語如常時此尤難之難者也宜新吳父老子
弟思之不置也昔公家誠齋先生作宰新吳號稱大
治至今名宦以先生爲首稱公家學淵源有素揖治
新吳僅逾半巷民有九貳信處之慕如此若得从子
其任其才之所見寧可更僕數哉公今行矣廷 聖
天子之尤出納獻替馴而至于公輔霖雨天下正今

日新其父老子弟之意也公譚其說某己亥進士武
進人父靖山先生琴未殿試第一人高尙不仕世謂
之忠孝狀元云

卅白社序

某吾家千里駒也與其友五人訂盟其誓大約倣竹
溪之遺金王爾音之意居多余嘗而讀曰自古文人
無不相下諸子英年便能無我盟也而進于道矣雖
其志不可不察也古盟莫繁於春秋惟行命一玷仲
尤有特起之文今盟莫讀於兩大酒食細故則矛盾
費焉吾未見有以盟善終者獨我友人不必謀面而
姓氏已通不必共事而精神已到卽泊朕相遠不妨
有社盟之制蓋從風雨雲渺渺然猶昔在端中
三墳五典爲詞以四科十哲爲神以仁義禮智爲事
是則盟之大者諸子自見及此皆不欲人人進退也
況諸子居同里業同師偶予和汝均爲之序而相
與之亦允獲和平之聽諸子朕子予因書之爲序

部金華淳安之民焚香泣送不忍舍諸君首不得行
其兩任善政詳在淳安金華兩生祠碑記中先是天
啓初逆璫專橫要路皆其私人臺省諸公俱罹禍倅
烈一時言路短氣公甫試浙江道御史即憤然上圖
治必先審勢救弊亟返所重一疏其稱重法紀重渙
汗重責成諸事甚侃直內有曰小人乘君之器文
吏繫武弁之足窮鉤者不必誅棄綬者不必死典兵
者不計兵請餉者不計餉誰與 皇上傾聽危疆在
皇上亦安用耶能若而相之土木偶而官之諸語

嗣是遂被謫時鄒南阜先生合九卿疏力言大學士
葉公室山亦密揭申救公行至保定一朝而環者
六回謝恩卽有疆事有慨于中入告諸公容已一
疏言愈直不少阿是時公直聲震天下矣嗣是奉差
巡按直隸長蘆等處鹽課有增道轉均考成并鹽斤
專駐守飭衛處五大款輒轉福建道御史奉命巡視
陝西茶馬關視三邊有停止更番歸并新師折班修
陞疏通鹽根四大款疏陞太僕寺少卿繼奉命催八
閩餉禁有司假催利名橫派異民有司素憚公丰裁

無不欲謀事遂紀嫌便道歸省大夫人乞病不允復
命陞見陞左僉都御史未幾轉左副都御史公自歷
臺中以來疏果臚指不勝屈如勸晴咨重紀綱惜名
器居元氣養重臣培士氣飭法紀革加派崇定行禁
議邪苛疏不惟言之剴切而指陳時弊不避權貴不
辭批謫亦言人之所不敢言也時疆場多故上嘗召
對諸大臣稱旨者少每召公語必移時而眷注甚深
新例有外臣校卜之舉廷推公居首公歉然不奉常
已而提足者先得之公勿動也屢疏乞終養有旨
賜假不得以私情陳請又佐憲需人着卽出供職不
得以私情屢請之旨其溫慰倚賴者如此公在端重
質朴外繁易而內貞介居官以定心行寔政故淳安
金華之民越數十年而猶重新其祠宇尤難者當日
朝紳各立門戶意氣水火公正色立朝絕無阿比各
盡省地方有爲逆璫建祠請額之疏而公獨執不行
卽崇禎先帝急於求治峻法作威以示不測公惟忠
誠自矢上亦重之所以身名俱泰望重鼎彝豈非古
之所難哉臣哉公諱衆字我一號五定娶單氏封

蔡人繼志某氏曰蔡人子承賜國學生娶歐陽氏孫
某王來歲來寧來還俱庠生公生于隆慶丁卯四月
十七日卒于崇禎庚辰六月初六日享年七十有四
順治丁亥塋于城南之洪田岐山左乙辛向銘曰
孤忠一生傲霜凌雪獨立朝端泰天老栢有大功於
世道而天下被其澤近今之名臣千秋之典則過公
神道頌旗獨立而海風冽冽

壽某孺人六十序

余嘗讀壽頌至壽母一詩而思當時之人既以壽頌
其君而壽頌其君之母可想見古人忠愛之至能
入人子之寤寐而代言其所欲非孺家可比也蓋
緣以養之封階以貴之章服以榮之人子遭遇風雲
致身通顯可自得而主者獨至於壽則莫之爲而爲
莫之致而致有天存焉又人子幾幾乎欲交得之而
不可強者也吾鄉某以孝弟名當世而文章之譽尤
著諸士林已庠之間年方弱冠與其尊公某年文同
貢太學對策大廷授官州邑非其志也歸而雙戶
嚮孝慰北堂而勵志續述以弘某公之緒至其待諸
幼弟也又不殊廣漢之推讓平丘之闕切視世俗之
擇腹贅雅貽母氏之憂耶當世之誦讓者何啻軒之
於軀乎今某公元配甘孺人以是月一日壽登六袞
某於未能交得之中猶可偕二三兄弟舞衣娛母稍
自慶幸諸戚友謨言致華封人之詞古詩則此詩于
建安近體則追美于三唐名公鉅卿咸投毫末之

鍾璽手麻姑之筵大約言為人爲鴻臚公問其歸子
某公勤儉無後服無貴容仁邑頗繁修與中節以故
某公滿梓得以不同生產而沉酣于書史振筆于文
苑爲世之碩儒焉人更譽木下遠不以己有所出而
抑菖蒲之榮故金斯之慶繩繩膝下宜稱人西樓之
綬自天佑之吉元不利此諸言華而贊核而該是以
壽滿人矣吾請更端而進履焉璽章以兩宋鍾鼎族
而居于雅溪自莊靖公後百餘年來以鄉會明經而
仕于朝者至今不替人文之秀發于地靈雅溪分應
萃林婉婉奧衍不知其幾百里也有冠劍之大人卽
有翠翹霞帔之淑女孺人生于其麓家于其所聚則
氣之鍾也厚矣餐荆渾之落英飲臨沅之助井尚足
長生况受靈於山川乎孺人由六十而期頤固某所
欲得於天於母而余不能不爲之代言其意也若夫
高爵大邑鮑封尊榮之事則亦孺人家青瑣故物耳
某昆仲將且暮致之義余時備員銀臺進呈章奏不
暇於筆墨略書鄙語寄壽某是日其爲不佞誦之以
爲諸君子侑觴之末章云

某公六十壽序
余嘗學大江以右校士十三郡歲試再而利試一士
才之繁雜者望氣而收隱結者探研而得似駸駸乎
無遺曉矣獨南陽鍾子葵一試再試如規矩之爲方
而有定分焉有至分焉不可得而甲乙也進而與諸
知其家學淵源代有名公卿稱柱石於當世愛其鍾
氏之風毛哉是余奉 召纂修明史刻秩侍從同官
倪先生閣公中丞施先生硯山詢余江右所得士余
首舉鍾子以對二先生忍泣然曰此余等故友憲玉
之子也二十年前憲玉以古學鳴豫章往來二吳咸
相引重應周樸園曰吾鄉有憲玉文珪之干將也公
等共識之余因與張雲藻徐楊貢諸君子共訂交於
豫丘石城之間不意憲玉中年竟赴修文今有子若
此憲玉爲不亡矣已又數年余卿 命典試粵東事
幾撤棘道出章貢多士來謁維時鍾子同學某某等
咸頓首言鍾母陳孺人於暢月六日屆六旬初度孺
人家世與鍾稱兩大猶泰之於晉也孺人爲廬州別
駕孟來公季女慈惠端淑博通文史不幸三十五而

鍾子方在童胤司馬維縉公夫婦白髮在堂猶
人痛夫失之不起也。鍾天請代不得到股肉進救不
得仰藉前頭從遊地下又不得此孺人以苦節而有
今日者非孺人意也。今六十矣敢乞夫子一言表章
惟惟某等捧爲登堂拜母之祝鍾子實世榮之余聞
視嘉猷而知鍾之所以得稱名宗也。聞卿銀毫鼎盛
於前司馬發祥於後至憲玉之文章行誼又爲海內
宗工所推仰僅僅耶間得列副車不能發皇其抱負
而責志以歿何人以公輔期意天恩隆斷折之手抑
取物必藏而後放陳水必浮而後流若子及親諸人
節孝皎皎追踪古人教子課孫惟賢惟理且力行諸
善事孜孜無倦色大有非巔屑丈夫所能幾之者語
云人之所志天必隨之宜我鍾子卓犖抗林經傳四
方而詩歌古文辭邁往無匹將復振憲玉未竟之令
緒光大三世之清白顯揚孺人之孝節直旦暮間事
矣鍾子以此自期余亦以此期鍾子鍾子勉乎哉余
日者發梓郡傳山左施先生撫治地也復天子明
命歸戩史館倪先生在焉兩先生以余從豫章步也

先後必將有問余但持丹次此稿答之余同兩先生
懸金管以俟大書特書舍孺人其誰鍾子勉乎哉是
爲序

冷菴別集序

嚴頭宿應拜手

記得五歲入學堂描朱時節念上大人一段說話釋
管拊掌曰奇哉奇哉文不在茲乎彼時同學少年齊
發笑從此把學庸語孟五經史漢老莊諸子讀徧了
畢竟不能愜上大人段話因茲習經論學禪道悟與
未悟我亦不知一日看白雲端祖作個山頌謝郭功
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也只是上大人段話不覺
連聲奇哉難得吐出馬駒蹋殺天下人總說西天梵
語一口吸盡西江水都道此土唐言先師往矣一笠
走江西首謁冷菴于新吳市裏輕輕敲拍火迸雷奔
出謂人曰雁行楊李我恐此公不肯點頭及讀先師
大宗堂錄彙寫本擊節呼云江漢無此佛法我當刊
行手定一帙見眼光橫起灼然不近人情惜乎烽火
連年冷菴以救時爲急我亦拉杖西東此案遂不果
歲庚申孟夏漸熱時又劈面撞倒出冷菴別集嚴頭
才開口不覺舌吐此末世擊塗毒聲也恐後不禁寫
幾句安頭上持布鼓上雷門爲觀者笑但要奉勸諸

君子熟讀上大人到如瓶瀉水看與麼說話問人眼
目耶帶人心胸耶是作文模子耶是說法榜樣耶左
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若有一絲毫與上
大人一段話勿相溶合且莫忙讀冷菴別集

冷菴別集

卷二

冷菴別集序

百丈釋德珣拜手

千古聖賢語言文字原是活的被後人以不活讀之以不活解之遂令千古聖賢都向我鈍根處澆殺其禍更在祖龍一炬之上故世間文人才士求其精語下句活潑潑地者代不一二人何其少也今冷菴別集已告竣矣傳世無疑矣然恐諸人於有字處讀便與冷菴對面千里蓋冷菴此書却不從文字着脚要當尋源竟委於冷菴文中見冷菴又須於冷菴見古今求一切聖賢仙佛又須於冷菴與古今聖賢仙佛中見自己始是真能讀別集者若只向書本上討活計蠅鑽窗紙終無見天日時縱造到雕龍繡虎也不過敗腐之物久而不鮮有何益哉有何用哉然我此語亦不啻啗中最不啻啗者正好自掘其口免致冷菴笑倒

冷巷別集總目

卷之上

詩

序

記

附錄

引傷

代文

卷之下

書

序

疏

讚

誌銘

禱

客劇

問世小史

枯頌

冷巷別集

卷二

冷巷別集

評選姓氏

帥石柱

諱承登

饒蔚宗

諱宇升

張公及

諱雷

帥翊皇

諱來宸

釋有夫

諱宿惠

釋元菴

諱寂微

釋智圓

諱興鑑

釋騎聲

諱德卿

釋全一

諱喬璠

門人何天錫

諱昌

帥我

諱哲

蔡若桂

小山

劉應棠

又許

陳言吉

文在 全校

冷菴別集卷上目錄

詩

與若聞諸開士夜月 過邯鄲夢處

題禪孝集 贈某上人

天寧寺夜成 舟次望雲居山

再遊越王山訪法聖禪師

同宿歸禪師宿鳳凰山

贈全一禪師 贈別果如禪師

遊雙溪龍門山兼贈法聖禪師

贈時聲禪師

賀頭陀韻學禪師入方

洪山塔院六景

東嶺文螺 西峯指顧

浮鐘引案 雙樹迴瀾

怪石參雲 銀瓶奠雪

宿雙溪青蓮菴 寄蘊石禪師

阻雪九仙寺贈慧然上人二首

贈斷山上人 湖州弁山元潔禪師是

貽書問詩以答之 頭陀十景

可馬井 錫杖峯

分龍石 西峯馬

鉢孟峯 雙溪橋

溪布梯 九螺星

獻供山 祖師頂

途香林禪師入院三首

過大愚山有感 贈樸素上人

紙燕子和百丈遠禪師韻

訪宣梵石葉禪師兼贈二首

贈雲蓋元慈禪師三首

贈別朱楚詩融禪師 挽明香鎮禪師四首

百丈山 建塔

火骨 勸力

山寺偶成二首 讀翠巖古雪禪師語錄

有威作 五十仙紀勝

雨漏茅屋四首 梅花笑

風影 眼前光景

九仙寺蹟 白雲峯

九仙湯

廿六夜當除夕

嚼梅花味

空谷老僧擊磬

餓虎

明年又來

髮邊斜挿一枝春

寶雲冬夜偶感十首

製衲自壽五首和原韻

過鳳棲山同安寺禮方伯余公遺影

茶集冶菴

同安寺山門闕帝像

輓百丈源和尚二首

觀音壁

贈有夫禪師

書麗道玄以舟載珍橐

治菴別集

卷一

詩三

數萬沉湘流事

喜贈蕭慧來往廬山紫

雲峯投天然禪師剃染

贈大梅禪師闕中

雨中書寄幽谷全禪師

癸亥暮春過幽谷步石柱韻兼呈方丈

謝慧朗上座送木侍者

心印禪友結團瓢於羅坊舊隱作偈以助其成

戲題寶雲十方寮

治菴別集卷上目錄

記

夢中佛事記

九宮山記

頭陀山定慧禪寺碑記

百丈免荒兌支碑記

幽谷茶亭碑記

重修招仙觀碑記

治菴別集

卷上

治菴別集卷上

奉新閨 鐵晉公父草

詩

一與君問諸開士夜月

與汝兩三人茶香語幾更○
但○所○言○好○顧○影○猶○爲○清○
與○正○開○示○爾○語○多○不○可○憶○
半○月○寂○松○聲○不○可○憶○
正○是○昔○有○會○者○度○
向○松○聲○同○
錯○過○去○

過卽鄉夢處

兀然夢槐國仙○
凡一覺○闕○以○予○而○臆○說○亦○在○有○無○間○

過卽鄉夢處

宋

好事者徒作刻舟觀○
千古誰同夢○
杖履過卽鄉○
未易多得恐大隱○
人正是大夢人在

題禪孝集

呼余管城子○
撰君不世賢○
敢於辟玉後○
寫生向筆尖○

這一筆還足摹他面○
孔還是自己何異昔望師形以○
寫照有辭得者便知冷○
菴落墨處

夢而傳夢本生乎○
意此夢殊不然○
君誠猛無敵相通○

別有天○
這幾處不婚妻不肉蔬○
關六十年以此真實○

心○
靜○
固○
卽○
爲○
禪○
堂○
諸○
人○
曾○
見○
否○
圖竹自簪簪○
圖水

自泗泗常青與

詩禁上人

一葉手中插香林○
幾○枝○撐○翠○柏○
月○餘○老○古○溪○煙○
有○此○足○果○面○而○慈○風○
燦○聲○聲○沒○調○絃○生○平○何○事○業○
擇○拉○飽○三○千○

天寧寺夜成

終年客寺閑蕭條○
架上殘經筆淡標○
燭盡不知童子○

續更闌○
惟覺舌尖焦○
看來薄髮牽人住○
將個閒吾入○

世○
清○
自○
道○
通○
幾○
歲○
酬○
思○
松○
菊○
老○
謝○
人○
高○
笑○
芻○
花○
寮○
年○

舟次望雲居山

空青幾片逐帆移○
孤影參橫逼漢垂○
山○
骨○
蒼○
蒼○
涼○
人○

夢○
已○
落○
落○
悔○
牽○
經○
輕○
舟○
還○
囑○
雲○
千○
嶺○
清○
夜○
半○
月○

一○
池○
已○
雲○
結○
諸○
大○
因○
憶○
此○
中○
餘○
嘆○
息○
願○
公○
已○
去○
後○

何○
師○
心○
露○
照○

再遊越王山訪法雨禪師

茲遊未續幾餘年○
今日重登又一天○
龍象迢迢歸海○

巖○
現○
模○
楚○
楚○
中○
方○
圓○
雲○
深○
鐘○
磬○
全○
宵○
半○
峰○
頂○
陰○
晴○

世○懸○此○處○立○脚○諸○最○愛○柴○關○都○不○掩○頻○來○清○夢○到○三○
樣○

同○宿○翠○禪○師○宿○鳳○凰○山○

竹○杖○芒○鞋○何○往○乎○求○山○問○水○行○于○于○一○僧○爲○侶○一○奚○
奴○不○聽○吾○足○告○膚○痛○香○林○隱○隱○幻○前○途○和○南○掛○搭○髮○
冷○屑○炊○黍○燒○鑪○夜○圍○爐○星○霜○在○戶○藤○在○蒲○畫○情○一○句○
驚○棲○鳥○不○識○主○人○喜○我○無○主○人○解○此○便○

贈○全○一○禪○師○

亦○山○亦○市○總○無○方○寄○跡○看○同○電○石○光○芽○屋○數○椽○柴○徑○
古○青○蔬○一○團○菜○根○香○分○遺○宗○老○藤○梢○毒○又○見○巖○頭○梅○
子○黃○何○幸○法○雲○才○尺○尺○常○將○晤○對○絕○商○量○

別○財○果○如○禪○師○

寶○雲○一○見○遂○相○親○暫○息○山○齋○九○十○旬○鞭○影○常○施○蓋○
足○蓮○臺○遙○接○愧○封○塵○註○爲○作○事從○來○青○蔭○非○凡○羽○
到○丹○山○自○有○隣○能○到○此○大○千○諸莫○謂○吾○生○終○齒○弄○好○
音○的○寄○須○真○是○個○清○息○當○前

遊○雙○溪○龍○門○山○兼○贈○法○聖○禪○師○

龍○門○千○尺○還○虛○天○口○約○來○遊○便○七○年○不○是○春○風○齊○

加○這○個○幫○閑○人○未○能○雙○寫○獨○愛○如○重○樓○閣○起○座○刻○
登○登○山○城○擁○擁○法○蓮○從○此○震○威○都○一○喝○幾○多○脚○下○薦○聲○
前○惟○治○卷○耳○聲○三○日○

贈○騎○聲○禪○師○

占○斷○雄○峯○已○十○年○今○看○眼○目○表○人○天○熱○腸○憐○我○牙○流○
血○血○上○風○拼○命○醫○人○草○毒○煎○神○農○聖○藥拂○子○擦○空○雲○影○
影○滿○圓○覆○地○綠○烟○烟○幾○圓○欲○祈○新○抽○柳○兩○個○玄○關○一○
串○穿○知○心

賀○頭○陀○穎○學○禪○師○入○方○丈○

古○寺○殘○燈○不○計○秋○如○今○親○見○玉○毫○浮○道○光○的○的○輝○
空○洞○水○滔滔○漫○十○洲○善○走○金○吾○都○拜○下○鑽○應○蜂○子○亦○
衣○掘○從○茲○莫○太○孤○高○無○不○盡○慈○腸○嘔○不○休○

洪○山○塔○院○六○景○

東○嶺○文○螺○

光○翠○搖○如○織○長○年○不○受○凋○世○青○篋○出○格○相○對○幾○能○描○
似○已○傳○神○

而○峯○傾○指○

無○以○爲○供○西○來○指○一○峯○夜○深○寥○寂○後○不○禁○白○雲○封○

浮鐘引案
八百三十下誰人得耳聞
這便勝却人賴他雙眼暗
透德似雷殷有軒軒者在

雙樹迴瀾

兩木遮天樹際流致更幽水煙晴
鼻鼻風月影颯颯

怪石參雲

怪石奪秋古何何氣槩橫雲無留石意似欲出頭爭

是事大

銀瓶真雪

銀瓶真雪
銀瓶裏清光五內寒誰人能受用無口者般般

宿雙溪青蓮菴

溪聲不老千年古一度來聽一度新
真精更有超方
雲賞處孤燈絮絮話遊人何處光處會得乃是知音

寄蘊石禪師

遙瞻巖碧白雲浮宴坐空生花雨幽自有春風好消
息若家洞口水橫流

四雪九仙寺贈慧然上人二首

展路行雲一枝飄山頭鐘磬遠相招窗前水叫寒風
晚賓主同爐覓火苗
雲凍合不開天雪片桃花滿洞填惟有道人真受
用推窗相對冷生煙須分貨主

贈廬山上人

諸方歷盡雪留痕鼻孔撩天氣字尊獨到龍門枯木
裏一刀割斷草鞋根

湖州弁山元漢禪師建貽書問詩以答之

弁峯高聳六千尺法雨法雲幻有光不謀何時來絕

頂打認禪座

頂打認禪座懶獅王
如許頭顱猶俗漢十年幾度負來機至人真個慈無

已到底垂憐不肯揮

已到底垂憐不肯揮
匡山南嶽他年覓箇下龍華覆大千只恐祖禪未
了足彌漫言移脚向林泉
了足彌漫言移脚向林泉
了足彌漫言移脚向林泉

頭陀十景

司馬頭陀遊於海大師之門語句難見於會
元甚悉茲山一井其遺蹟也後人就地結茅
規模猶小至宗妙公始擴而大之今戊戌仲

冬余輩迎咄咄禪師開堂領衆其中遂成驚
席暇與禪師扶杖拾藤嶺傲諸峯之巔相形
錫名列爲十景爲此山開生頭陀山靈寧得
不以余與禪師爲兩座主乎百世昔黃冠御
仲修求宋景濂作冢銘且曰孰若及吾存而
見之宋景濂曰仲修學長生久視之術固斷
不死余將托仲修而長存而仲修乃欲屬余
以不朽乎余於茲山亦云

司馬井

治毒別集

卷二

詩七

不須添鹽添醬自是味足醞醞司馬又逢典座飲盡
諸方必藉此中真味司馬而下未有

錫杖峯

天然尊貴特却似飛來此方六環不驚白鶴一在
終口雲藏露頭露脚能何雲藏中

分龍石

曲折東南北迂迴審視歸宗走破幾緇鐵草鞋
同給孤長者千年萬載等閒

西峯峴

誰解面來大意水霜一塢稜稜慈悲對面雲峯角立
恰好法王股肱真見自

鉢盂峯

大衆吃箇甚麼劈頭一面前覆却鉢盂何人何定直
教人人腹飽砂子一粒全無不會吃者

雙溪橋

兩水東西分列長虹接渡無方只要脚跟着力徒勞
那時商量脚跟上正要商量

瀑布梯

治毒別集

卷上

詩八

白練一條直注階級不能拘水箭石喻是實判斷
者誰區區然判斷公道

九螺星

天上何年手摘三三案外排虹不隨流水走却頭陀
法令如山新新條令

獻供山

此山生甚珍異却堪獻供佳聲也因報恩無計全體
常年豆登知恩報恩能有幾個

祖師頂

逢香林禪師入院三首

香林特特錄雲端枝幹青苔空際盤湖海幾多銅斧

子猷徂東手眼相看正如

萬風俱收拄杖遶逆流水到門前留待赤龍擺

尾領他些子潤三千誰受

網業攪法王中天杲日放紅光從今錦水灘逾

無不許尋常記櫓航狀管不易

卷二

子定信是二千令吳晉也後尋以罪恩喪且

方○法○一○以○此○者○爲○意○思○以○爲○人○性○而

卷之十一

文、跳、五、老、雲、皆、坡、惟、峯、云、國、風、過、草、生、暮、山、無、以、里、

木○色○正○山○人○塔○千○真○具○絕○田○對○万○進○青○空○身○無○掛○担○

本宅在山人多戶痕但純朴豐有佳俗者屋歌騷閑

系猶于和百丈遠龍所龍

青○間○不○惜○與○難○惜○有○不○與○我○特○立○用○詩○書○王○身○任○

「等個人來，身軀存不存，在梁門風，因非常住，上無。」

揮獨立閒看蠅逐香冷眼應是主人深意別窗難鳴

羽毛色色巧成裝尾子又又翅子揚翟燕乍歸燕

聖新雜錯認喚依梁千世大陌頭春草同清夢水底

蓮泥懶嗅香似也非乎
傍擬議不知誰短復誰長

可稱判斷公道

訪宣梵石渠禪師兼贈

音祖曾經此地居廢殘五百幾年餘斷橋水咽行人

少野草花愁古道
淚世眼盡從忙裏
着幾跌誰向冷

中野巳與音公同方等五二孝男南音風一

鼻孔出氣方徐不上拳開氣生看其屋一片

穿雲步水簷蕉
南寺也目六一
女

畫、雲、下、唯、地、一、大、此、堂、中、漫
去、鼎、下、唯、地、一、大、此、堂、中、漫
畫、雲、下、唯、地、一、大、此、堂、中、漫

語心傷曰逝。逝，猶何時不朕見而聞之。古今苦

言○小○作○日○送○游○愈○見○相○逢○苦○心○見○面○隔○名○仙○不○負○風○

會索說元卷單市三行

則雲金元老禪師三首

雲峯亦上絳河一衆驚呼看小星屈指廿年纔再

果豈有面目使子惠

芒鞋紫竹踏諸方誰不睜睛望戰場最後龍池雖手
毒却隨一見好扶強盡效

一條拄杖長孫弓祖佛開聲立下風四海五湖雲盆
裏葛藤不了恨天童

贈別茱萸潭融禪師

一別廿年矣髮俱帶白根社中推長友註師奉邑人
世外復稱尊操節風愈古平懷野更敦此行留不得
大海看飛鯢

挽明香敘禪師四首

治卷制集

卷上

詩十二

年來幾度過明香寒即燒爐湯即湯註師已
時人成世諦等閒埋沒老婆腸註予延若冷
故云

不近人情鉄面皮天生懶病却難醫註他自從一出

瀛山後到處相招只縹緲註師法瀛山島隱

肅席輒撰

三炷臂香徹骨真千秋不冷此緣因如今欲報渾無

策祇向堂前拂影塵註人師在靈社開耗於

前焚臂香三

短以表之

深深拜倒淚縱橫豈是區區去住情記得許多曾托
事敢辭孤掌負前盟註此四詩前盟不冷不
常以身後事相托註師

百丈山

問幾人之說幾幾年之思渡幾溪之水越幾孤之山
乃得真箇到乎其間此親到一始如朝尋古蹟倦歸
休不如樓頭月一灣此明自更有石鏡海祖語孤
光浮露冷人顏正是一海嘯能驚並相應去踏倒雄
峰頂上關人註無開口處

治卷別集

卷上

詩十二

剎復百丈山普同三塔

建塔

牽堵千年客土埋惟餘荒草野燒灰與他重琢青
骨註山古面稜稜向日間

火骨

百千同穴我人忘雪裏梅花鏡裏霜自是慈悲猶欠
債長眠復起作津梁註度人

勸力

鋤頭提起煞威權斬盡稠林掃盡烟註行寄南

高麗勤照願開時好辦急時錢慈悲心苦七個字手
一處貼何額上可作原
月三十日救急符子

山寺偶成二首

好笑人間歲暮忙祇緣暇日自周章
深山不涉春秋老草木應前看綠黃

元坐虛齋處已忘何須丹棘與青堂
昔人夢得中山酒也是差排強主張謝得紫好醉中人應被喚醒

讀翠巖古雪庵師語錄有感作

高隱西山類若雲雪中寶殿已彰文
前華蓋巖為民泉者百餘年未

後之元且門見雪中有大柏有確似先興化師
無言而字其家兄之懷然
世語天香有竹出句真同老克勤蓋把想長管
杓柄可知腸胃溢塵氛任他一筆全勾却只當黃竹
聒耳聾
如此頂門具眼笑殺他人參得萬藤不丁
同不意讀治庵此詩應是千秋詩話同

五十仙紀勝

五星聚東井斯文氣會光羣賢集大成何若諫臣堂
或擬忠貞烈漢拔臂龍章或挾倉公秘或傲丘園霜
大衍增一數醜合陰與陽開先晉遼老殿後儀部郎

惟有監司公衡茅會相望渺然超塵俗接機勝照梁
朝夕玄旨發風雲日月乍至哉三聖心慈悲造舟航
度仙乘度人甄陶有殊方如懸燈韜火紅燄千丈長
金見本色鉄亦不脫糠王化由之甥危心藉以匡
吾何以名之曰古大醫王妙在擺開不板落頭甚老而氣脉步履通貫如串珠

雨漏茅屋四首

一間才屋小如簇時勤檢點安便粥自是君家不例
伶天晴何處相徵逐直待雨來看漏痕看得真時難
欲惡始得南山升山大有茅勸君開禪苑壩壩

人問最穩是茅屋

人問最穩是茅屋雨獨欺余點滴逐點點驚曉曉
翁不肯令僕睡熟天公天公深意存點滴醒朝休
怨諸善居茅若還滴破茅不留笑倒虛空茅屋一
不挂茅屋如如

茅屋雖然致冷淡銅晴鉄眼不能瞞這個茅屋一個

時光管帶忘自招雨入復誰憾漏點橫斜捫摸難落
處明明入處暗李后主毫厘差矣萬八千莫待臨時
把手擦

上棟下宇均南井瓦石板穴隨豐齊惟我渺然茅屋

梅花笑

人見梅開笑梅見人成哭問渠哭何爲傷心越酸鹿
不惜竹頭寒與人爲眼目苦哉冰玉心千古一鐸木
說到此處祖佛欲出定了然此
學道人刻心誦他人莫能解也

風影

卷上
 大地風所鼓。三千界盡浮。說出為人縱有寫生手濃
 淡不能售濃。既失其真淡亦是刁。啁何況欲取影大
 海覓塵漚。誰看見來漚或有尋跡。風影空悠悠。紅爐
 一點雪。恒何一沙流。試問脚何着。諸人口在喉。正何
 此景六門首。惟觸冷颼颼。誰握須彌柱。頰掃俱不
 問湛湛午三更。春夏與冬秋。和盤托出諸人尚囑肝在

眼前光景

赤風吹燒痕五十有二日靈苗處處生造化不秘密
行年所當行木馬駿不桎無舌人解語豈同官念律

九仙寺蹟

覺翁一片閑田地。明月清風自往來。瘦石猶撐金鼎座。谿橋仍鎖鉢盂山。蕭蕭黃葉當年鏤。片片青楓此日開。要與九仙曾共期。快我異同文字趣。均養獅子白雲間。見不是閑言語。

白雲

獨高擎象鼻尖，華華青髮雙眼赤，能依巖
不巷別家。卷上
燈時花，要到頭等，耳結雙龍，每勝蘭茂，
泉黛色，像上有白雲，跣在幾人微手一遮，尋何人

九仙聖

幾泓淨秋愛雲樓謀其方神造化工爲調羣龍煉刊
底不嫌分鼎數鼎爐爐人初開激龍壺發三帝眼
此全占一氣湧仙壺泉老半仙書有幾五陵今兒
霞籠莊子存義將軍善於臨池今銅鑄神人皆守此

廿六

樂舞諸去來不際及倚家康蓋靜雲結徒引

得真元何刻不生心真難前受

嚼梅花味

葉根咬斷嚼梅花富貴清新入齒牙直待學來青子
結方知此日足生涯當前是

空谷老僧擊磬

白髮鬢鬢老比丘深山閉目閱春秋得一樵不借
艾麻手讀滿虛空自唱酬已震

饑虎

機蓮縱橫嶂嶂居絕常不足候常營主人曾有談馴

法上下牽騎只當隨如許手眼得無驚

明年又來

有信春風去復回不須帖請不須催因懷一片陽和
意笑顧乾坤店又開莫是問羅王字店

髮邊斜插一枝春

非狂非醉逞風流放去收來却自由不信但看巾子
下春光滿眼入皇州這便是真風流

寶雲冬夜偶感十首

月上塔堆白風來葉作吟一燈青對眼却是老知心

內外

鐘聲有清韻繁多亦未堪寄言敲擊者漫自齋肅慈
打鐘人不識鐘聲故不憚聽者耳根

一年于此矣得失問如何案上岐黃業牛皮穿幾多
大經濟在此

閒人徒號耳忙客獨相尋及令維摩室嘈嘈有市音

雲在巖頭水流

亂離只兩字百億落坑中大家珍重天心應不爾白捫頰

雙紅見本

宿卷別集

卷上

詩一八

避地十餘處桃源信脚跟脚跟下桃源與可憐宗雅

子不識自家門註宗兄生治城六歲失學之東面

數畝崔符宅溝塍已毀痕懸絲餘一命何力報君恩

可以註田為亂失業無力賠辦稅根昔人云

去家已五載方見汝書來隻影依人幕臨風起百哀

註黃在去家五載始書

僮僕亦人子先賢訓久遵何期忘黍養多是怨家食

此中有註時值饑

萬卷嗟無用空餘椰子身通霄應有路說火不燒屋

題詞

自壽五首和原韻

一生虛率到于今。以為懷淺不深。一生受此日和

盤。輕耗出無非求得我之心。此心久已安。竟肯

雁云。刻意矯乎。今絕短自甘不展。深賴有知音相唱

和。千條萬縷見同心。千條萬縷在何處。見乎以

嗟予。請古不通。今只合買山買水。深多如定。便是未

命。真不必。眼一。神隨身寒。當被問雲。流水話知。心處

少不得我

老人在

過士休論。且。今盡人。眼見有何。添敢云。外緣從來

為。祖莫衣。避錯用心。一。貼。清涼散也。

為。知來者不如。今。放。只在當人用力。際有個。趙州。

年八十。腰包行脚。未休心。此。即。是。前。卷。真。行。

可。自。問。況。問。人。手。此。自。然。之。樂。千。古。不。被。若。此。

能。道。不。是。二。唐。詩。集。中。學。來。的。也。不。是。今。日。六。

不。如。其。能。出。的。須。知。有。治。老。即。有。此。詩。故。雲。

題獻樓山同安寺禮方伯余公遺影

方伯余公道庵捐金無算復辟同安誠三生

石上再來人也。今夏同袁子。冷。極。過。泰。聖。老。

和尚。聽其。近。影。繼。而。讚。之。

公堂。久。已。到。心。空。翻。轉。同。安。復。祖。風。要。是。王。人。逢。故。

物。十。方。親。切。眼。光。中。知。天。下。一。人。

宣。情。如。水。志。安。禪。先。祭。茅。庵。鳳。嶺。巔。高。教。至。今。誰。似。

得。白。雲。一。瑞。聽。啼。鵲。

生。前。不。識。老。荆。州。畫。影。圖。中。禮。故。侯。試。看。交。羅。金。碧。

色。俱。從。心。孔。汗。長。流。這。不。是。從。畫。圖。上。看。出。却。又。是。

冷。庵。別。集。卷。上。詩。三。

茶。集。治。菴。

數。畝。閒。閒。地。鳩。柴。只。幾。枝。寄。塵。安。素。業。名。治。作。生。涯。

自。月。商。良。夜。青。燈。話。苦。茶。雖。無。圓。頂。相。菴。即。是。吾。家。

不。作。謙。謙。不。作。微。微。只。子。平。說。淡。淡。

同。安。寺。山。門。關。帝。像。

漢。室。關。夫。子。同。安。位。置。新。入。門。先。見。面。一。個。好。知。賓。

可。使。武。安。王。氣。聚。英。雄。甚。慈。悲。特。然。真。具。秋。義。多。遭。

勘。辨。把。斷。鳳。樓。津。人。向。武。安。身。上。領。道。

輓。百。丈。源。和。尚。二。首。

七十年來斷要津。摩羅亞目觀難真。燈分吳楚千江。
照世仰慈悲。四季春曾把箇。○當面劈。○亦將公。
換叩關頻。○如今却似那伽定。鵲足山中第二身。
撒手長行話。更鮮生。不於此見。其全。○其眼人。○割雲樓。
掩。惟餘月。幢影。池空。別有天。個。個。山。眉。愁。帶。雨。條。條。
水。咽。泣。成。川。
思是報恩。何子。頭陀畱下。堪與秘一國黃金蓋。
大千。

觀音崖

懸崖深不測。過者恐俱生。惟有普陀老。肝胆爲人傾。

詩李別集

卷二

詩五

我觀此石巖。非是浪作名。譬如岐路。子得問親。毋聲。
可以無畏矣。助其助力。輕若問的。何難。眉毛。眼上。橫。
此等。子。提。非。尋。常。可。到。大。士。
其。有。其。形。非。尋。常。可。到。大。士。

贈有夫禪師

靈岳今古佛。手眼別諸方。一子稱親得。如若是。賴。藏。
採山爲隱計。衰相裂慈腸。應有多生約。獅筋。續。舊。商。

書龐道玄以舟載珍索數萬沉湘疏事

襄州龐老太伴狂舟載家珍。向水颺世上許多堪。恨。
處何須繼富與龍王。
直令。龐。公。無。並。龍。虎。
且。爲。後。人。開。一。隻。眼。

喜贈蕭慧行往廬山紫霄峯投天然禪師剃髮
汝上紫霄峯。要了極大事。不可如。卅。霞。人。爲。處。置。
更莫煩雪師。袖裏携刀。至借路。以經過。頂。露。丈夫志。
志立。直到頂。盤。不須費。歸來。有一。問。還。我。天然句。
何不道。早已。
全。似。了。也。

贈大梅普闍主

不逐時波眼。獨光白雲封。定白雲。疆。瘦。羊。角。挂。無。消。
息。春。放。梅。花。過。短。端。

祇是關中舊主人。大同相見絕疎親。無端撞遇。蝦。蟹。

詩李別集

卷上

詩五

老火上添油。種。樹。因。

雨中書寄幽谷全禪師

剝淨浮烟微骨新。法堂從此露天真。眼前珠網重重。
結盡。是田中汗滴痕。

其二

已帶鐵枷重不勝。欲將頸縮恐難能。如今索向。咩。牛。
隊。拽。鉅。拖。犁。也。合。應。

其三

老夫久已謝塵情。每矢山間作佛民。好把客寮。畱。半。

門楣貼簡治庵名

於亥暮春過幽谷步石柱韻兼呈方丈

策杖相過正暮春燒猪客至莫眉顰爲尋幾個山中
衲共語三生石上因柳樛卓開幽谷草棕攔拂盡未
時塵婆心更與桃源別剗路安橋待問津

謝慧朗上座送木侍者

治菴有個同條友寄住深山號活龍勞子送來無祇
待當頭一擊且開封相隨不是閒家且識得何須更
點青六國於今煙燄總用扶衰老代孤筇

白卷別集

卷上

詩五

心印禪友結團瓢於羅坊舊隱作侶以助其成
新豐舊店主人還檻外風光不改顏漫道雲中安樂
唱請君先破老慳開

戲題寶雲十方寮

大寂別開此一門本爲雲水息勞奔何暇參訪仙陀
客按作椒圖職守閑

記

夢中佛事記

夢中元夕余發至一處如人家屋後中有青石天
井天井後一牆牆左一門門內一樓樓後簷與天井
牆相接樓左一房百丈遠和尚坐于樓上房則其
息處也樓前兩傍有過口過口之前又一樓如今之
所謂同字樓者余進與和尚語忽前樓有數神烏紗
紅袍從過口來後樓和尚起往止之其神仍轉前樓
而去余因神來亦退立牆門外見天井中一青衣

白卷別集

卷上

記一

曼沙爾向余索命左右數人統之余不知何故數人
問之彼云此吾過經師也余質頑鈍不能成誦彼以
水魚椎擊我限命數人云此易耳出金剛經一卷與
之彼不承願請百丈和尚上堂說法爲解此結余諾
而進請蒙和尚命鳴鐘擲鼓余隱隱聞鐘鼓聲遂醒
後余上公車次年八月方歸九月間和尚由瑞昌勝
果寺回百丈暫寓寶雲余出告之故和尚曰吾在勝
果住樓方爾悉如居士所夢余悚然教請和尚就寶
雲上堂來此因緣了夢中佛事今和尚西歸余感悼

之下偶憶此事詳而紀之附以一詩夢裏機緣漫說
空爲何樓閣亦相同心王不帶杯蛇影燒草偏乘霞
室風杖卓擊關千里霧喝聲震破頂門聾斯因却有
如斯果痛語諸君細細窮

尚未
結破

即此一詩已爲天下人
解多少結恐百大語頭

帝者別集

卷二

記二

九宮山記

九宮山者晉安王兄弟九人遊此宮於此故名又云
自下而上高峯九層故名此特源流起手筆其地屬
楚之大始魁武寧界止三里耳此行也由武寧百里
至沐高峯十里至黃坪三十里至宮黃坪乃江西往
山之合途也盤旋直上絕無下步可竹挽行者不過
十之二三去宮十里有雲關吊橋諸險路猿一線烟
霧巖巖下瞰山脚不可以目竟一平谷行人至此無
不脚輕心戰惟恐風吹而去過此至寒婆墳則江楚
之界也三里至宮宮名欽天瑞慶宋寧宗勅建賜額
也宮祀張真人肉身真人諱道清孝光二朝禱雨應
驗著異驗載之神仙傳及本山志肉身甚魁梧外
加鬚髮頭有髮髻小銀冠耳鼻頤齒無一虧欠兩眸
輪郭完好黑白分明瞳子光炯炯射人啓衣視之兩
指松子午置膝端眉前乳猶垂腹肅然但有一摺兩
脚跌脚脚脰腰脚皆豐碩應龜爪甲如生絕不同世
之漆布者坐下有龍泉一區永不從本宮出於二里
外之捨身巖由石竅噴薄飛落如數十丈白練

與山門等云正德時冠焚大礎猶基列焉門外有元
學士歐陽修碑字尚可讀也先是六都羅君我登山
進香代余禱禱歸方我告不數年而宗兄生今十週
矣余子餘孫以其驗也余因君我有前言亦欲往酬
納送員舟同行蓋不忍離君我關切之意且得瞻禮
五百餘年之委毀非為山亦不其佳哉記
不及之
報事歷歷如畫今未到者亦可從尺幅中
目擊未段雖說原委而前文得此更生動

碑記

頭陀山定慧禪寺碑記

吾邑祖刹如百丈九仙白水慧安幽谷見諸燈史可
考也而頭陀之定慧不與焉據水口石鐫寺創於梁
天監二年余讀而疑之邑乘載司馬頭陀為百丈海
祖扞今罕堵而山怪逼迫遁投中會潭而從此山井
中出則山之得以頭陀名在天監三百餘年之後則
天監二年時不知山名何山亦不知有寺與否豈非
世紀毀通石鐫以耳傳耳支離牽附所繇來乎
寺古者不可無此識力然諸大祖刹止百丈一席如
故中亦渺焉幾斷幽谷則近數年間晏駁乎得復舊
觀餘九仙等名雖列於燈史基已頽為民居瞻茲定
慧歷千百年猶巋然在望豈天龍八部之偏為呵護
哉亦如續之得其人焉耳乃考其人元以前無聞獨
至元戊寅上藍廣惠禪師受江淮都統既請一振舉
之明永樂三年任持宗遠都寺永昭明智重拓前猷
而大興焉嗚呼自天監而迄永樂可知者雖此數人
然維持至八九百年之久而厥緒弗替非人為之而

誰爲之子又二百餘年至崇禎戊寅年持三三長徒
文虛映虛爲舍俗所苦凌夷衰微矣時崇禎來
自佛山駐錫邑之成覺玉鑑等處品極第一時雲龍
鳳虎爲鄰大殿者廣州太守宋公元祖項四瞻僧
者望鄉張公太樸也塑主佛丈六角變角侍便往來
皆優婆塞李元吉也
以次方丈齋堂庫厨及學事堂清淨堂諸寮房廊
不畢僅所微憾者佛殿之後方丈之前砌老一塔居
中不免諸方之檢點耳繼席冲公守之而不敢言移

卷上

有戒心存焉戊戌冲公面去百度將弛余與張子仲
連意伯敦請明菴禪師入主法席而時亦告遷於寺
之左畔次年春畱之不可拂衣而退余又與張子恭
請資雲騎聲禪師續振微猷堪謂家又言左爲寺之
入脉不遷則常住將大傷也於是遷修甫畢而騎聲
禪師亦拂衣而退噫何定慧之難居抑創興之不易
耶荏苒而至癸卯張子商定於予請舊監寺永和公
暫理院事虛席以待補處乃永公一肩擔荷向鋤頭
邊覓少許生涯自佛殿方丈山門寮舍墻垣等五六

年間新者新之修飭者修飭之寺門兩水歧流直而
不曲砂尖而不圓又相度地勢裁砌開導而堂局遂
巍然成巨觀焉余於庚戌仲夏登山眺覽喜溢于目
不惜詳記之使後之讀斯記者知法席之間有自來
且以爲住山者勸也

卷下

百之免荒兌支碑記

奉新之百丈寺自唐迄今千有餘年矣歷考其興廢多因田賦不均者何也蓋山高則風剛氣寒則水冷壤既不同則亦宜異調劑乏人名山削色矣余佐郡筠陽聞其勝槩頗懷策杖之思以今憂承乏茲土適丈量告竣歸戶期迫寺僧正觀遂有以荒陬熟之控而以百丈山志及萬曆年間抵荒增兵之詳文爲據先是順治四年正觀報有新塔蛇形等土取共糧十有五石經今十年俱免徵派寺累少題今公正一概治卷別集

陞熟意雖爲國賦足額而不知擠寺僧於顛也且山深人寡賦重僧逃將恐現在成熟數項亦將委之谿壤足額不幾折額乎余因訪之輿論僉口建康之誤遺可抵也於是果得下田九十三畝補糧五石八斗又徵原百丈僧兵遺規以掣夫二名令辦髮僧項充塘防外界計每年工食一十四兩零亦可充其餘之九石二斗庶乎積荒可除世外緇流得以享我皇清浩蕩之化日矣雖然猶有慮善作者不必善城善始者不必善終行之既久得毋有吏胥舞文豪強

割併以僧爲違可欺弱可食而指遺荒以興戎措兌支以潤私者乎考昔余浙鄉景貞先生作宰新吳力爲此山補荒增兵殆十倍於今日兌餉一事三十年後猶重煩王雷二先生相與振肅前弊鑄石鐵門使余猶得讀其遺文遵其舊例三先生之功真山高水長矣後之官斯土者仍以三先生之心爲心是則余之所厚望也夫

護持法門之作自不可廢文亦難
職中有商老之法是碑記正關

幽谷茶亭記

新吳通南爲楚粵間道山環人稀舟楫之所不通往來者率勞悴於曉負鈔朱夏酷日勢如焚林徒旅暴行途中洋竭於內熱灼於外一身如大火聚此時無水以潤之樾陰以息之豈誰人受煎而中腸橫天者亦有矣胡君達可鄉之好施者也見而憂之商於幽谷方丈全禪師師曰居士之憂亦余之憂也達可慨然以助師率衆具力繕茅寺門中置坐具煎茶注壺任飲者果腹已若干年胡君曰此可暫行不可久也爰購田寺左爲工築土構亭於上遊簡煥層朱梁甃石潤若干尺深若干尺四微俠之以詩亭中列佛可坐數十人亭之南北路皆培塿墁石各數十餘丈而施茶如故已而胡君又曰吾在吾任之吾後誰任之役慨然捐金購近寺之田不磽而常獲者三十石契約悉付幽谷常住且曰每年完納稅糧之美可貯爲買茶之用今而後吾憂其庶幾釋焉噫乎胡君神黨自好之士能以人之渴爲已渴復爲經世久遠而不倦不吝也如此雖在一隅一事而以推之天下使

人。人。如。胡。君。則。世。界。出。裂。熾。而。沃。清。涼。其。福。豈。有。量。哉。幽。谷。常。住。當。世。世。與。胡。君。貞。此。願。力。於。有。永。可。也。雖。然。胡。君。之。願。力。已。定。者。也。常。住。世。世。與。胡。君。貞。此。願。力。未。來。者。也。已。定。者。無。加。損。未。來。者。不。無。廢。興。此。今。日。勒。石。之。意。也。余。喜。而。爲。記。之。

重新招仙觀碑記

邑雲峯石上有窪痕如虎爪相傳支吳二仙跨虎飛騰之留跡也峯下有黃室相傳鄒公舉成二仙丹粒之惠捨宅所建以祀二仙者也按郡邑志文仙諱蕭吳仙諱綵焉唐太和時人章門有寫韻軒亦其遺勝又云綵寫乃吳世雲之子余於此則不能無辨夫世雲者旌陽之上足晉太康時人由太康而至太和大約年幾五百矣即神仙游行人世傳記所載不一而足何嘗有直言我爲某某者乎此或當日執筆者之

治卷別集

卷二

碑八

不待詳然其遺跡昭然在人耳目則大可徵而信也章門之寫韻軒即今之紫極宮規制寬特香火如新邑之招仙觀宋治平中改爲真常其間廢興世紀興運不可得盡稽邑中數名勝者遺遺無其母指四方黃冠來遊咸瞻戀而不忍舍去憶余壬午秋杪慕其靈異策杖登訪棟宇雖不甚壯而翠竹黃花互映軒窓清幽豁目住持張子舍真道貌偉然長及腹

創前建三清殿後室奉文吳二仙鄒公主人左爲

猜舍庖福頗極奢富工未及完含真羽化世路多艱諸所未備後嗣遂因仍而苟且豈不惜哉迄今又三十餘年含真之孫余族弟也爲人弱不勝衣與人言粥粥不能出諸口求丹粒於鋤邊嵐蕪少許凡含真所缺畧者槩加斧藻補建三元宮於右增構山門於前前後左右悉蔽以甍甍巍巍堂堂蔚乎鉅觀鄒公張子共相撫掌於碧落斷可知矣從此百十年後有賢者以似以續與寫韻軒東西並峙二仙在天雲旌鶴馭實往來鑒照之日不朽者文章幸爲我

治卷別集

卷二

碑九

記之余曰然郡志載宋乾道間邑若陳寅有真常觀記今文不可考而記者姓名猶流傳簡編令人因有記而想見當日之盛記亦烏可已也於是書授剖氏

鐫珉石爲他日考典廢者之一徵



冶菴別集卷上目錄

序

真教堂詩序

玄社序

研香庵緣序

雲樵過社序

感應明微序

正誦錄序

刻語錄緣序

重刻柴林語序

慕居士序

宣梵院緣序

雲蓋元菴禪師語錄序

刻百丈清規緣序

成覺寺緣序

送有夫禪師往鳩江序

金剛會緣序

漱蓮菴緣序

募建關帝閣緣序

譚石上人緣序

募建靈仙觀緣序

延恩寺緣序

募修仙遊觀緣序

大梅禪師語錄序

七靖宮募建

玉皇閣序

清涼旺禪師語錄序

重建百丈師表閣緣序

太平菴募米緣序

修改資雲山門緣序

重建延恩前殿山門緣序

冶菴別集卷上目錄

引

募飯僧引

施茶引

幽明鐘引

募米引

募修佛引

募修大悲像引

贈北雁上人引

募靜室引

修富溪金湖橋引

書華嚴會引

題道菴引

募沿菴引

募修羅漢引

冶菴別集卷二

卷二

目一

治菴別集卷上目錄

傷

募燈偈

募米偈

募施茶偈

題詞

豫章西山香城寺志八則

序

真教堂詩序

詩道難言哉。無才者不敢作情不曠者不能作才與情具心胷不淨者雖作而無可觀也。此是作詩源頭天下遂無幾作詩之人而詩圖乃荒而不治然詩道至今存者以制藝為吾儒專業詩則合三家攻之其墨未有不振稿舉者也。若聞禪士住余邑十餘年嘗掩關下榻澆疏冥坐以自參究。作詩人有以詩投者亦不惜把筆和之其詩又黜才與情而一本於性者夫詩本於性非無才與情正才與情合焉耳。詩人無不與處

丁亥仲秋余偕張子扶長偶過若聞靜舍時山容蕭瑟爽人翕翕以兩人閒心索其全稿讀之因相與嘆賞謂有詩如此亦振稿詩壘之一勁隊也使之沉光

行庭不拭以華陰土是誰之過乎乃選付諸梓人氏雖然若聞心落秋潭悟空巖雪方將一枝特出覆蔭天下矣區區詩又烏足為其道哉。又為若聞說洪不足世諦同互

玄社序

陰道人儒而老於玄者也年幾望耄嬰錄殊甚望而知爲有道今更欲築室山中招集同志相與究竟玄
此之與字曰玄社而問玄序於余夫余固勞人也雖
未窺熊經鳥仰之術不無枕流漱石之思而時莫自
由碌碌半生實有道所塵土昧者安敢強作號嘍哉
雖然道人因請至再余不得已妄應諸公亦姑妄聽
可乎道家所謂真人以其純乎陽也一語識純不真
則有亢陽之悔故左郭之流即曰兵解亦難云不罹
時忌矣道人固無慮於時第欲求地仙之訣符龍沙
八百之識不知此語荒唐千百載矣惟管登之先生
忠孝奸邪之說一語道破近有黃冠者流冬衣絺綌
招搖過市而高自署許不知於純已左也蓋純從煉
陰而得陽從胎陰而生陰盡則仙陽盡則鬼道盡黃冠
二語烏容偏執乎所執一偏宜旁門多端僞造其說
出而亂之昔顛仙在釜寒氣凜然呂公一黍黃龍遂
空所有正善用其純者也余不知道應作此解以質
道人中同志者至鋤茅創構道人自有機緣又無俟

余號曉矣一筆了却
千眼獨高

西華集

卷上

三

畊香庵綠序

畊菴禪師受印於礪山雪老匪影孤岑遁跡城市已二十餘年舊秋天界浪杖人命人走千五百里書幣踵至情詞諄切囑禪師主傳山法席却而不就斷如也細俗道流咸相驚詫意禪師習中必有一段難測其實已和盤托出自是我輩鈍置耳文雖同互今夏一瓢一笠過新吳之掛錫舊處吾友王子句菴堅諾

優婆塞弟子謀為禪師結茅拉余同事乃相地於邑之蘆田坐山面水龍砂擁護誠一勝境因嘆此山自冷菴別集 卷上

有天地以來塊然土阜入遇波斯生而始間人知為山幸矣余不獨為山幸下疑有五丁禪師昔拒浪翁之請今受我輩之亦煩簡難易之別蓋深為我輩特生悲山者自幸以自幸者轉為此方之人幸哉佛而入定文殊極其神力而不能出口以十地菩薩鳴指一下而出之禪師之留彷彿是意一語結出 脫力甚高同志者其踴躍歡喜以相與有成可也

雲樵逸社序

道家大旨摠標以玄之一字蓋玄之為義其境幽其途渺其勢逆而象墨玄之時義妙矣哉通微貫中故筆獨無得

老子猶以為未盡玄而進之以又揚子雲著易尚嫌其徑也玄而冠之以太由今以思昔人其有退藏無已之心乎更無標義故贊帝在位下有廣成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似皇古之天下又不徒以力牧夔龍重也自有此二三至人隱跡丹嶺棲息黃庭舍元養氣請陰變陽留太和於宇宙而世人于千驩驩享其福

冷菴別集 卷二

利而弗覺耳絕大議論後世分門別戶而着之曰豈教入其教者達達以異目之是何徒求於身以外而不求於身以內也余鈍根樗質已去卦爻之半從此不返照修補瞬息純陰陰為坤坤為土人而土也可乎哉一節大易却在此段句中然觀天下誰無為坤為土之懼惕傷此懷同舟者誰時有某某先得我心一約而乎余得請似玄之義質之諸子咸曰朕于是謀居以冀之設像以尊之邑有七堵元宮之西偏古此若亭處高厓空麗可葺而聚也道之呂祖猶

總以救度衆生爲念我輩欲濟生死之
流浪當奉祖師爲長年可像而尊也各願出母願少
許治卷子作序述其事非敢謂口能辭也聊以廣其
義而志其會之勝焉耳

威應明徵序

古聖賢爲一大事出現於世正欲人從儀象未判時
無動無靜無出無入包括十虎渾含萬有然而難其
人也不得已而立言垂訓猶是教人念念慎獨循着
爭先無柰世人舟離古岸箭發弓弦逞醉象之狂痴
作開眼之夢鑿業識茫茫罪積須彌而不可救藥于
是聖賢顯爲科列直指其狀以告誡而禁止之嗚乎
聖賢之心亦辛苦而曲盡矣余友劉子大生馭之慧
業文人久已棲心白業今暨諸同緣合梓太上威應
篇一卷而又自諸史百家稗乘野記以及目見耳聞
廣加搜輯分門成帙使人讀之不啻忤逆聞雷踵頂
震悚後附功過格又如案列參砒切切鄙人服此則
生服彼則死凡起口者稍一誤按禍福立判誠哉太
上之功臣而濟世之良劑也刻成余焚香拜閱見其
逐句卅鉛標引旨趣復闡出已意推敲筋節覺真良
者祥慶威風生人仰止克頑者庭棘軒轅刺人眼目
自非婆心真摯曷能使上下千載揀跡颯颯生動于
楮上毫端哉因據雙王爲地獄罪人說偈云汝得人

身不修道如入寶山空手歸汝今自作還自受叫喚
苦者欲何爲奉爲是篇開經偈語恰相警痛余願世
人慎之戒之各各垂顧脚下毋失足於碧玉階甃見
諸變王取呵太上并負茲刻一片慈腸也若夫感應
之徵前後公鑑已鑿鑿矣予不必屋上架屋
源頭極大極真後半人題却又說得極親極切立言警世勝轉一大教義
起處說出

正誦錄序

頭陀定慧古刹也開拓而鼎新之自宗妙老宿始當
時有起而觀觀者妙老弗與較因爲寺塔于後堂以
顯之入妙老通泰諸方身爲律主豈不知叢林中無
此規制且塔必深土此則浮砌於塲磚之上不惟視
塔爲背而意亦可知已後妙老西歸于會城門人左
右袒其中有脅以兵威者遂主入塔議嗟乎其常任
之罪人乎抑妙老之罪人耶予愾懷久矣而未得其
會也舊秋方丈乏主公請咄菴禪師入山登座大暢
宗風所菴禪師者得法於龜山而受維崇之思於妙
老者也入山未幾予遂與方丈遷議時有謂不當遷
與不當如是之速遷二說叩之未嘗不各有一見無
如其見之謬也孰知以一寺而言則前殿佛後堂塔
佛祖可欺滅乎以一室而言則前爲塔後爲方丈生
死可同居乎以常住而言則千年常住一朝僧可容
一骨委占乎况今遷者以子而遷父以檀那而遷常
任僧豈容育漢浪語乎予耻爲之辯又不得不謂不
得已出吾往返數札以正之
見得自誤見得正此

詩無台卷筆力
未易得此文也

詩卷別集

卷二

序十

刻語錄緣序

古德曲爲今時垂一言半句字畫現成事物不別雖
滿肚詩書人對之如一座須彌山宿物最此何以故
蓋緣我輩欲以實法遇之宜乎水炭之不相入也百
丈達禪師洞宗大老今之古德也四居大刹接物利
生不得已爲諸人畧放一線夢兄久侍巾瓶於口角
邊拾得葉而成帙與予商付剞劂余不敢獨爲虛空
釘擬因公之同門諸老輩且願見者聞者無作實法
會若作實法會入地獄如箭射爲諸人說法已無可
說矣諸人還作實法

庚會

未身中

未上

序七

手刻柴林語序

侍御葉心航先生出守豫章按部分寧道經百武余
 同各賜道公員等往役雖不敢當而主人亦猶行
 古之道也先生旌發余輩盤桓山中者數日屬於騎
 師方丈案上得久嘿翁柴林語讀之極快歸幸業
 剛十二首搜剔集增一首付之梓氏久翁常寂光中
 得毋嗤子為多事乎也首翁州公曾洪覺範一
 制愛苦吟惜大耳聰範果著終書載不過欲自為
 文人長價適是向明眼人前納敗缺也文人柴林語
 有目者然識之識其為分州公後也簡卷之六不
多著一語正
 意不肖之候乎

蔡居士序

天地間有夢國焉曉起城郭人民與世不甚相遠古
 今人皆知之而不知其有兩也一自華胥氏辟其疆
 大槐建其號莊周子願受一壓而為氓希夷先生委
 質服采其餘罕有造其國都者中間劉阮一輩沉酒
 于糟丘跌蕩于繩檢已自別立一中山終成屬市不
 能步蝴蝶華山後座者蓋有意與無意之異也門一
 接引至再至三夢松竹長春子化一道人長嘯贈歌
 有意乎無意乎余不得而知也不迄問其語錄擬
 居士見地入枯木堂堪置一座視世人種種丘丈
 樓下矣噫那昨更那昨想居士久到盤山余何必向
 夢中說夢清夜鐘聲夢魂震
與其夢人何

宣梵院緣序

宣梵禪師為靈岩嫡嗣先任艾城之法昌三載今遷
 住瑯城宜梵幾年矣裁雲補屋引月為燈依狀是
 與十八高賢開爐打坐家法也已酉季春蒼頭回自
 高太携澄心元禪師書以冀德莊見囑余亦無從着
 手不半月間有從綠上人行乞新吳已甘有餘日從
 綠不知余余亦不知從綠萍浮水面兩不相知却是
 知世人終日熱鬧不一日持坂過草亭偶見版有宣
 梵字樣延而詢之進及魚雅聲應清辨可以見表知
 帝春別集 卷一 序
 裏矣冷處故人偏到少焉出禪師語錄讀之竟一日夜
 真宜梵古佛放光射到此間焚香遙禮讚歎莫窮從
 緣因乞一言為行遠之符余應之曰寶蘊深谷望氣
 者跡之况置在五達之衢豈無波斯羞價乎自有力
 如五丁者為宜梵豎幢上人珍重為之文字在無淨
 氣中 做世

雲蓋元菴禪師語錄序

雲蓋禪師廿年前與余同泰友以毛麟角早已識
 之留中嗣後破幾鞞草屨歷吳浙齊魯之區游于天
 界大悅靈巖諸老之門無不入室期之最後走龍池
 函蓋相稱服膺三載龍池以化緣將畢付以大事且
 有十年莫輕出之囑一時見聞者未免攘攘如黃梅
 之五百僧况乎吹聲影之盲流哉此處要弄眼禪師
 返掉舊隱匿跡澄心樹棲閣飲又十餘年始開法于
 而昌之雲蓋懷中拈出瓣香少薰龍池鼻孔龍池法
 帝春別集 卷一 序
 道從此振於我西江矣都人善辛亥仲冬過余山居
 盤桓道故侍者出其語錄諸集余因得卒讀而序之
 然又不敢以序人語錄者序師而直述其行履法系
 梗槩使世知法乳之由來而艱楚之倚茹如此也此
 正文可知凡作文要認定題目無開言語也若夫雷轟電掣之機透脫網
 宗一一從自已曾襟流出此充足徵師承有據而淨
 沱之源遠流長嗟乎雲蓋吾將見其蓋天蓋地矣大
 覺斤提之命於是乎益信絲毫不走作始知
 草蛇灰線之法

刻百丈清規錄序

百丈清規最林軌式歷代頒行著為教典研經有序
 大義口星昔人比諸姬公之制作匪誇語也板藏本
 山近厄祖龍原本散佚不絕如絲監院賓公奉堂頭
 嚴命憫慧命之無傳悼芳談之將熄力圖剞劂纂續
 前猷俾大地後學知所遵循身心由之檢束道德藉
 以涵濡忠君愛國之念油然而生貢高我慢之習渙
 然以釋豈特為威儀齊楚進反魚雅計哉已刊清規大義
 以時際維艱功難獨任乃將至元全本徹底勾稽計
 較二百餘條其字入萬有奇估價梓客每字一百工
 費四分或百或千聽人首肯雖免權取厭之誠實
 有萃毛成裘之望仰冀同人特書青眼打問寶藏
 繼珍珠叢梨壽世典故足徵此功越凡越聖因
 浣手羹香抽毫敷詞而代為之懇告焉
 此女有功德門存之
 可以不朽

戒覺寺錄序

自馬大士而後凡雲水高衲不資斗糧不寄旅舍無
 風餐水宿之虞者以有大士手辟之叢林軌式在也
 吾邑戒覺禪院去縣治三十里而遙創自唐代隱君
 續於宗妙老宿左為洞山黃蘗之襟帶右為百丈雲
 巖之孔道不稱寫形勢歷歷雲水所必依栖之地而
 不可一日或廢者也妙老去今四十餘年蠶垂蠶生
 椽瓦紛裂其嗣孫某憂祖剝之將頽而祖道亦因之
 以垂絕思欲起而飭之又以世際彫年力難波及惟
 幸有某心垂手不敢益寡貪多今施者自為圭合不為
 壙邦用力較勤用心頗苦將見一毫端見寶王剎矣
 備之可以抑吾聞之法施為上財施為次今使叢林
 依舊鐘鼓如新雲水挂搭不歇行路之難身意輕安
 得獲泰諸之益則財也而法在其中又都一層諸
 君功德所暨不義高並須彌滿踰香水哉因喜書數
 語以資緣起

送有夫禪師往鳩江序

昔巖頭禪師曾遊方至新吳其憩錫久處後人慕而建寺即以巖頭名之重道也抑以志實也

案中有金鵝洞鐘鼓岑寒潭瀑雪諸勝元末燬於兵

今僅存石礪石佛藍普同塔於荒烟蔓草中而已順治初戴智希禪師結茅廡址幾十餘年及受退翁老

大命往主道吾守者弗戒飄搖漸及有夫禪師智師同門弟也

不費力來自靈巖不露妙却休夏新吳之天姥宮余與盤桓數月不特氣度端嚴初終無懈而

時露影莫能窺其畔岸余喜曰此真巖頭人也足以稱二難矣力請畱住此山三場喪葬而

起白雲色變雖我國晏然山門前免不得草一夫今曳杖東下不惜退位作癯老花司少為捲土重

之計應有沒量大人與師眉毛擗結故於其行也傷數言以贈余望之愧之矣

也

絕淡絕雅文字作我如試之致此自然之候

也

金剛會緣序

世之談續經者謂已不能誦而請僧代誦所謂他人

吃飯我不飽也其說頗為有理但人我之見太分疆

界非聖人權巧濟渡之心

而請僧所以致我之誠僧必擇其實行可托然後能

以我之誠為誠則一誠相通何彼何此誠也而進乎

道矣

誦或請僧誦今古悉有微驗特患此誠不相通而隔

靴搔癢者得肆其悠悠之口耳今某上人實行可托

者也有金剛法社之舉是又欲以僧之誠而貫通乎

諸極之誠自有無人我相者起而應之又何患乎衆

生壽者之不唐捐哉

人請僧誦僧化人誦德以誠字

通貫萬錢散殊却一索在手

也

微蓮巷錄序

去新吳六十里而通有莫然于大造之傍者微蓮巷也。水到門前山道翠竹批風白雲抹戶往來高脚足蘭腹榜室之如化城皆所為自甲寅以既妖曆布毒鬼胎神顯主信受持攝瓶轉徙香爐燈斷歷有三霜迫石破窺天雞鳴日曉波叱歸來四顧空洞但見蛛絲織戶苔錢貼堦僅餘數柱未至伐檀而已爰刈茅編席蓋雨遮風嗽糠粒腹就月為餐又將二載師故安之其如雲水何乃持短疏語余曰求草數言

向讀高隱錄一小綠壁門陀器使雲水有即次之安不必憂希若何舊觀也余曰師以安衆為心此古佛之心普賢之體也將見起而應者如順風揚帆平坡策騎從此馴致遠觀亦匪難事繫之以何口為憐窮子客他鄉資飯奠茶百樣忙若有江湖曾慣者定知此舉不即當

一篇文中小品然組織之工語語有意而又不掩其老勁之氣

從善二都募建 關帝閣錄序

漢壽亭侯生封王而歿封帝已為古今不朽有後人至以夫子尊之則帝王而外復有此道德之崇稱尤古今所罕觀也故道奉為雷部之一神奉為伽藍之一神文昌所主士人祿位之事亦符司焉是天地間無在非帝之主宰無在非帝之靈爽所憑依也

微上錄下見得出以故通都大邑山坳水區咸傍廟貌以崇祀之王公卿士及凡有血氣者咸尊禮而敬畏之嗚呼何其盛也說者求其故而不得吾則有以明之矣蓋天之生人賦以仁義禮智之性非徒血肉之軀而已也每見讀傳記者中有忠孝事則懽忻塗慕苦節事則氣鬱淚零奸邪事則戰兢碎索古人何與于吾哉要皆吾自賦于天之正氣與之為應與心亦與之有常變耳

人通常存天是這些真種子

同學陳子家仲生平奉帝君虔謹割廟經文以布遐邇或演傳奇以防藝賣以至起居飲食寢寐其靈靈之中莫不有帝君為之活現今更發大願募建帝君閣于董侯講堂之右其正氣與迎更何如也董侯

曾、堪、冠、于、其、鄉、存、大、功、德、于、斯、民、者、也。老、甚、陳、子、以
余、同、志、命、書、數、言、以、廣、告、世、之、有、正、氣、者、共、樂、成、之。
大、家、之、文、只、是、謠、諷、正、大、關、係、世、教、故、千、古、常、新、
這、個、題、目、作、此、不、知、幾、許、人、然、都、是、隔、靴、搔、癢、誰、
能、脫、體、道、得、一、句、有、治、
卷、此、文、請、諸、公、獨、筆、

譚石上人緣序

老僧談石久駐錫吾鄉真誠刻苦人崇信之生平贏
有衣鉢之資少許傾囊出建所居後殿此今日空谷
足音也今區之僧咬定乞士二字腆面蒙行上不能
乞佛祖之法但知下乞施主之財而已乞財爲公猶
可言也乞財爲私不可言也孰有私財而公用之如
談公其人者哉昔邑中建孟蘭盆會余時忝司其事
集諸山縑流而告之曰世人請大德作佛事有求於
大德也故用觀表誠茲梵語孟蘭盆猶華言解倒懸
德衆生在倒懸中吾輩非親也諸公非疎也宜其悲
憫起爲解救乃以爲無所利而不爲也是一切惻隱
之心止當世間人有之一切濟度之事止當世間人
爲之而出世間者竟可泰越耶也有是理乎諸山是
余言遂懽然終事焉今談公此舉深符此意吾輩當
毘勉從事玉之於成使世知吾鄉中有祇陀給孤之
居士更有布髮掩泥之釋子不惟主賓之頭尾相稱
其增重于法門者大矣急草短章聊代擊柝
題中之意兼盡其
妙非草草者可及

延恩寺緣序

邑東關延恩寺不知始於何代大約數百年蹟也度其規模初亦廣大分之爲關帝廟白衣閣去其十之三園地日侵月削于民家去其十之二所存者門廊正殿後殿華山殿而已數十年來又止存正後二殿餘俱瓦礫榛莽不可復識二殿又漏痕淋漓如來法身髮髮乎有不度水之懼明嘉靖時行沙汰併寺之今以西關惠安祖庭併入延恩復以延恩併入寶雲二年之後仍復其寺額則延恩之不可廢也匪朝伊夕也且寺初名羅漢院後改名延恩意以寺隣東關青帝布德萬物光輝祝釐聖壽登斯民於春臺將於是乎在執謂恩可不延而聽其漸焉終斷乎願滿腔生意者起相修葺延此數椽俟時節到來春風著力一齊吹入可耳

遷空立議確然不可移易如此法者乃可與論文

募修仙遊觀緣序

羅鎮仙遊觀旌陽仙師之寄跡也年來在持不得其人以觀爲市繼請某道士接理復除亂離救救殿屋僅存柱礎蛇鼠穴之荆棘叢之前人辟上開建置前廳衆一段苦心將付之飄蓬而莫問矣今某不替初念傾衆重來既已墾田完賦仍思漸次修葺是以有小緣之募向治菴乞言而代告也或曰今日之人公私各有難言之隱威望旌陽燒毀濟其窮困何能割鵲筋以相貺乎余臆應之曰天地之間仙佛之道一理而已矣安知發心真肯者不爲仙師之所加護有不必須身燒髮而自受燒點之益於一切身心一切俯仰一切日用何必區區黃白爲哉然此乃聽言要印實理實事嘗有賞音如侯施調余是如語者真實語者不誑語者赤龍起舞而絳宮煥然也余策肩以望焉

大梅禪師語錄序

破山老人一杖入叢叢建立天童宗旨雷轟電掣莫
可端倪上首斂樹和尚重符雙桂之識獨印心宗如
龍如麟之俊萃於兩堂有空谷禪師者座下過量人
也携峨眉片雪出瞿塘過君山飄飄東邁偶栖止於
奉邑蓋切撥草求人之意而非爲挽勝之遊也吾邑
大梅公老於行脚凡吳門西陵諸前輩咸安排明窓
以待公岸然退歸舊隱刻刻以箇事爲精進乃佛假
之緣如牛頭之遇四祖馬駒之逢南岳一句之下與
治菴別矣

卷上

空師頃有水乳之投但誠其再健關門大死一回不
惟可與破老人揚眉吐氣即從上佛祖不柰子何矣
關中又得巖頭拔刀相助火上添油公自此目視雲
漢與世不相聞問一日余贈公以別集公謂治菴可
與言報余以長句尺幅之中全禮俱現余愧非其人
竊心異之因是讀其全稿性光風發別有生新付剞
劂告世使知破山法道自西而東空禪師不枉破萬
里草鞋矣

清涼莊禪師語錄序

今日法門凌夷衰微肇於好自高大者之枝懶一知
半解之徒而脚跟輾轉地也余生平以此驗人能掉
臂過關去者有幾哉清涼雙然禪師嗣法同安爲人
縝密謙退巖巖五臺諸老拄杖頭一齊按下同安可
謂有克家子矣同安初開法於吾邑之越山一時師
家不知柳巷來由狂風妬雨蚊咬鐵牛其如同安晏
然我國絲毫不能付之不見不聞今王法三十餘年
化行南北名公鉅卿入室問道如龍如象續篋林林
向之哩哩者竟寂然杜口矣今春得讀斐師語錄宗
旨分明機鋒電掣懷中瓣香祇向同安燒却雖是脚
跟穩當使然亦同安有歇得渠身心處而兩不孤負
也昔潘延之與渤潭英師宿雙嶺夜話延之推床驚
曰吾憂積翠法道未有繼者今知盡在子躬厚自愛
余於斐師亦云至于獨力剝群還甘露滅之舊面師
剝事也故不駢書

募建玉皇閣序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所推奉爲至尊而通祀者莫
昊天上帝若也帝主一代時教凡九天九地之所著
懸人仙鬼物之所繫涉稱統治焉故海內名山福地
均金碧肖像別構麗譙以崇之雖敬天之理宜然而
存心養性之道亦於是而具矣奉新爲高明太史過
化之地建靖者七崇元觀其一也觀自東白源分徙
於此嘉靖年間併入昭德觀而崇元遂廢萬曆末年
長庚朱先生於故址重建易名七靖元宮以奉新之
七靖皆以崇元爲之基始耳今住持元真念奉新名
邑紺殿琳宮所在都有何以馨香上帝之閣願友
缺如爰出其歷年晚諷皇經之美費庀材創立走
以告余余謂元真此舉不以身外長物澤其丹臺溪
有合於修身敬天之理不止禱奉新千百年之缺已
也古人見一善事必廣而傳之鼓舞而助益之况元
真此舉實有大關係者在乎使世人皆以其心爲心
世道於是乎可降而東浮沉若喪之徒于是乎知有
歸復之地矣區區福田云乎哉

代

重建百丈師表閣緣序

去新吳邑治百二十里而遙有山名百丈者大智海
禪師開席地也唐宣宗爲先王時曾晦迹此山與禪
師展和酬唱有日月每從肩上過山河常在掌中看
之句音節壯亮帝王本色然亦百丈實錄焉故歷朝
名公鉅卿慕其勝蹟建遺輝翰流添增重林鬱如柳
公權黃庭堅趙孟頫數先生尤彰彰焉爲嶺治乙酉
余濫竿邑長以公事過分寧取道茲山得以厝覽勝
際所惜者劫火之餘殿堂寮舍未甚具觀而高敞弘
麗惟一師表閣而已未幾年洞宗遠老和尚開草萊
而先祖武庀村鳩工諸構始稱大壯又幾年遠老倦
勤其子騎禪師繼席時余亦留家新吳得以常常入
山問道百丈諸峯頭亦竟視余爲熟客矣今丙午孟
夏郡牧葉心航先生按部分寧由新吳而經百丈余
鄉里乎部民哉執爰前驅追送山巔偶霖雨隨車暫
憩山寺微問遺勝一一猶存至師表閣則慚頽然矣
先生佛地位中人也惘然者久之余因請曰此古帝

王處翰之留物猶先生可無意乎乃蒙承其自金以
信而又以金入于百丈之門風也命顧其殺金唯唯
又有說焉凡物之興也必待其人緣之起也亦不
孤起故世尊之法惟付國王大臣以國王大臣風却
同乘悲願爲王柱石爲民持轡吾法舍之其何以興
然世尊法門巨細兼益祇陀佈金證果童子以沙供
佛亦不失鐵輪王位今日之舉應有聞風而起者乎
或有以時勢難之者殆未知千金一文迴向通別之
舊葛藤也古德云歲寒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
心余願與諸長者勉之

太平菴募米緣序

鈞陽古佛國也祖刹相望列在燈錄甲乙以來旄軍
四起六宿弗靜余秉金剛王寶劍而蕩滌之我國始
得晏然近者漸復舊觀龍象雲集而太平爲尤盛主
席者智公和尚栖霞子而天界孫也道眼孤明操履
嚴密余公事之暇常常過訪雖不敢望清涼居士而
切切低事則未常少懈焉因見香積厨空金牛手滿
捐米少許爲倡願鈞陽諸同志多助寡助與禪和子
持腸拄腹但有一句子要先道破智公大笑以手約
住曰太居士始終老婆心切余亦大笑遂書爲引
道人出興崇寄見我治菴

修改寶雲山門緣序

余嘗讀方輿志載郡邑山川土產關梁宮室以備職
方參考者甚鉅至寺觀廢興仍一一詳列不知厥義
之何居也既而思之釋老之道雖不足以治天下賦
有王化所不能得者而二家爲之伙食爲之居處爲
之道以收檢其身心亦不可謂之無功于世也載之
之意具在斯乎余丁己冬奉簡書而脩兵新吳今
將三莽暇日與邑侯董使君出獵北園見寶雲門徑
地場殿廡孤露真成破院詢之父老寺僧咸曰寺建
始改今名順治間門廡失于回祿數年修葺離故
修葺弗果且陰陽家言舊向直巷衝射而動偏遠法
所不利若改向東南朝迎寬而左右拱衛此論悠悠
數年所意者時節因緣尚有待于今日乎使君與
余相晤而笑行相改建之地計費亦不甚多因各出
數金以倡則是舉也無論可利乎梵宮無論可獲報
于靈輿無論可壯新吳之觀瞻使後之紀載者有所
考鏡是亦五壤之一端也故詳而序諸

重建延恩前殿山門緣序

東中寺冬余前遊新吳請東城謁關夫子廟廟右
有梵宮曰延恩余喜其名之佳也而過焉第見荆榛
遍地殿漏欹斜佛菩薩像剝落二三父老正聚宮中
議撤而新之間余至祇迎具陳其故中有善爲說辭
者曰佛稱三界慈父今甫議新我慈父台亦適臨吳
亦前佛後佛之不二也余嘉其能言解行裝餘貲僦
修後莊嚴丈六大像今二年餘矣舊材充飭諸像燁
煌無復向者蕪敗之狀今春王正月余講讀聖諭
六條於宮中講讀禮成父老以建前殿山門緣疏
來請余薄誦之其善爲說辭者又曰中殿以奉慈氏
前殿以供奉天如體用之不可缺非敢有踰望也余
雖然曰此進乎道者之言也凡其請述其始末謹畧
邑中有道者共徵輶焉至施予多寡任人自肯余不
必屢及

引

募便僧引

殺朕上人最遇余於筠城乞爲造三衣愛毘尼於黃
粟矣繼持鉢白下叅諸尊宿將已三年今夏交錫吾
里先顧草亭余見其貌加精采吐語瑯瑯肅然異之
因叩其何所往云無所往叩其何所住云無所住既
而曰某有一願欲借居士筆尖爲禪和子撐腸拄腹
余應之曰有如是公案可以往卽是住住卽是往矣

珍重珍重大家着力

知音在前使
已領佳例展

施茶引

東閩津梁天下處也時當暑月流火燦人念茲
厚肩擊穀之衆揮汗成雨舌滯神昏曠野炎炎將向
何所求滴水手僧某發弘誓願既搗草亭棲息勞倦
而又大庀茶具以濟潤渴者向余乞一言爲引余謂
上人此願一滴雖微其清凉散乎其揚枝露手飲者
無愧色不同與者爲誰與飲者無吝色亦不同飲者
爲誰下人我大同筆其古人置樽中衢遺意乎好施者
各出少許助上人味因說法

明鏡引

世人終日燕○有喚醒者度可悲請若側耳聽威音
佛現金木相說沒字義演解脫法各各檢點欄中牛
不更狂奔怒吼則地獄種子自絕矣

募米引

百丈雄峯風剛水冷雖有晚稻可收肩挑出嶺匪易
完糧報本何敢後期敢告檀那隨意助施一粒納須
彌惟冀大方出手眼

募修佛引

人人有一尊古佛日在四威儀中放光動地無奈自
不叩齒甘令座封某上人忍俊不禁特爲指示一個
樣子諸公正好策起眉毛共相證據不見道不因紫
陌花開早怎得黃鶯下柳條
即世尊也當首肯諸
人請從這裏見佛見
道云云

募修大悲像引

嶠嶠方嶠邑之奇勝明甲寅間覺明禪師誅茆插草
於白雲塢中遂成伽藍殿奉大悲聖像今六十年矣
酸風苦霧剝蝕不堪庭栢上人特思重加丹雘衰先

生詳哉言之吾贈以得 通身手眼是名大悲悲與
哀鄰亦與喜類者大悲正是一喜處會得以此喜心哀憐
特至惟日不足心無以喻手千眼千形其悲憐灼然
寒滿世間苦瓜微帶嗟嗟世人何以報施離相第一
取相第二一賽兩彩何處非是作此偈已跋于望之
大悲菩薩千日千手於何處
見耶讀此偈者速速禮拜

增北雁上人引

北雁上人執巾瓶於同安老人者二十餘年布毛邊
拾穎明珠呵呵大笑向雙溪大紀山縛茅蓋頭實圖

拾菴別集

卷上

引

刀明火種月眠雲這邊那邊更那邊更那邊更
齊按過可謂佛法世法收放自由者矣今特選治菴
索住山資糧倘有同心不妨於枯椿上更撒些子花
也

募靜室引

擬陞之神爲一邑王宰付某司香火二世矣何祠旁
數椽湫隘盡朽風雨飄搖弗堪厥居久欲庀材新之
而時有未果今募構羅雲丈室于祠之東偏隙地將
以安僧衆實以妥城隍而光祀典也與世之慕

私者雲壑矣嘉其有裨民社樂弁數言以勸
寂莫

修富溪金湖橋引

要津把斷始是作家若欲爲人且通一線金湖灘下
碧水潺湲樵水中流七零八落誰是渡水不濕脚履
危如登夷者也須大家出隻手扶過始得
切莫恥爲他遷事於已分上無涉也不見道移花兼
蝶玉買石得雲饒
移花買石是一概是兩概
諸人向這裏遷橋去

書華嚴會簿引

拾菴別集

卷上

引

華嚴性海着不得一毫物事爲何有許多骨董雖是
以模出模終非好手然在事上却又遠背不得欲知
端的請問華嚴長子
括華嚴已竟諸人親切見過
歷治花邊勝不無罪過

題道菴引

方伯余公號道菴興復同安祖庭囑望和尚爲結茅
庵於寺側作致政休老之昆耶菴成而公面邁矣公
功德廣大不可思議生雖未據此室是亦而方之耳
崇也因以其號名庵志勿謾云
此菴功也雖止
語可存道菴子

矣古

事沿巷引

蓋大地人都有如來圓覺道場在其身中何與衍之
別小大之殊而以形迹為拘拘哉吾族早沿有賢于
標草之舉求書數言為倡余甚喜之蓋人有此心隨
分隨力出以自朕即是孝弟之原和睦之本器凌訴
習之習口滑消而不覺矣斯舉也名為奉佛實以敦
宗族賢者尚勉成之

募羅漢引

安福住持以募修羅漢緣既來請治巷道人曰從來

石季月夫

卷二

引五

募緣卷首必有一序後遂成例亦自有說恐過都越
國以詐逆之故借序表信也今安福修羅漢冬左右
隣近之概度見像發心費亦無幾何以序為住持固
請書一偈答之眼前說法數如沙盡道二乘未到家
若個肯懷傷不忿先為料搜舊袈裟設有出間日袈
裟抖搜後如何但向道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募燈偈

黃金殿上琉璃蓋數載塵封不放光寄語高樞齊出
手滿添香脂照諸方

募施茶偈

盤山孔道紆折羊腸往來渴暑莫可清涼一盃活水
幾葉春鈴山柴烈火煎嫩成湯或溫或冷斟酌相當
老漢心處再有加劑蒿草藿香途路得力頗稱良方
誰為飲此黑李鬚張誰為修合功德無量作此偈已

同心是望

此一點清涼散正不獨為僧道之立
效即掃扇蒲團者也有功德一則設即

俗寄別集

卷二

引五

募米偈

雲陽山裏枯木堂前一隊瞎漢目視雲烟肚皮篋束
家計蕩然飢餓薄粥渴飲澗泉不自知苦寧受人憐
晦嵩二士發願精堅餘粟遺穗異得淺淺不粘牙齒
藉助道緣出手輕安自聖福田二種利益賴光圓
映利中之害分明記取

募燈偈

烏瓦分番晝夜坐於中燈繼放毫光頂門開路些些

予非是耶爲第工商

題詞

豫章西山香城寺志入則題詞

厭原名勝香城寶坊緣起却賦篆烟畫疆九龍蛇蜒
凌空遶翔頭正尾正地脉靈長志山川形勢第一
白雲諸師蹟著神迥大開法幢始於順翁嗣後繼席
咸振宗風居非有德鮮克令終志道脉人代第二
事無一向變有千端波旬外奪魔屬內殘諸祖悲願
缺故復完書當前車後宜凜觀志廢興沿革第三
香木頓拱柱撐佛天創興靈異績亦宜然至今傑構
巨細畢全非居閒漢吃飯打眠志建置規模第四
香城山田周遭無空檀那血汗滴水滴凍奉佛先種
餘資清衆黑風吹樹中心難動志香火供奉第五
八面玲瓏于神肇護某地某塔湧名可數合掌共敬
古豈無故動念生心實以自敦志祖塔遺蹟第六
歷連河畔陳爛葛藤調羹補袞世作股肱起焚焚衰
佛亦不能司馬相公法門準繩志王臣外護第七
山川奇勝借人筆寫留其題詠增光法社如神事
非獨詞也香城佳聲久遍天下志品題詞

治菴別集卷下目錄

疏

告戒荒田醮疏

六十薦先懺疏

方伯王公誕日代禮千佛懺疏

代友九宮山祈嗣疏 週年薦母疏

合邑公薦黃二尹夫人仙逝疏

薦蔡衡宗房師疏 爲何侯祈嗣疏

拔亡疏

治菴別集

卷下

月一

永墨夫悲變相

白衣大士

呂祖印像

達磨大士

普門空谷法師像

畊菴敏禪師像

治菴別集

卷下

治菴別集

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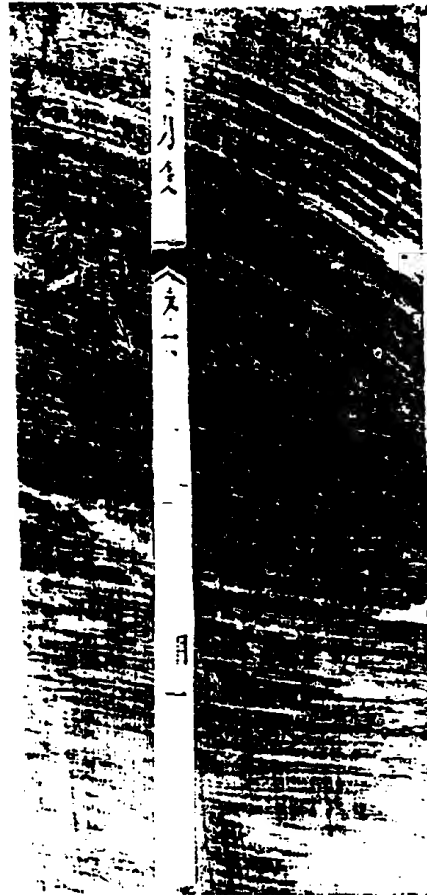
冷菴別集卷下目錄

銘

宿覺元肇禪塔銘

普門空谷禪師塔銘

百丈騎聲禪師塔銘



甄

告滅荒田蘇疏

薄賦寬徭熙朝之聖政撫勞惟拙賢宰之慈仁理原
 一于幽明事更闢乎治亂落筆便微上徹下此凡可
 救焚而拯溺無不涇胆以披肝言念奉新壤稱土瘠
 民苦賦浮平日喘息僅存今時亂離彌甚死逃過半
 歷甲乙丙之三年田屋爲墟盡上中下之三則以致
 烟沉百里遂爾化外五鄉某等或轉徙而謀食他方
 或荒糧而艱賄正賦按額畝徵額糧土既無矣私斂
 或盡則其念之幸蒙邑宰繪圖乃荷上憲洞燭
 業有具詳入告之批咸懷枯骨再生之望但恐天聽
 難通抑或民災未滿爰卜吉日緣原洗非罪頭流血
 合誠哀懇于城隍主宰之前伏乞神功默運聖德弘
 施封章早報于九重甘露普沾于萬戶汪舍差過感
 沐幷幪

六十薦先懺疏

言念求花甲方過白駒過隙自初而壯有利而未利之艱幸由壯而今有了而未了之局面心雖向上馬莫收鞭作瘡痍之周留歷風濤之梢手一生薄福百障交更正宜引分自安易敢舉觴受慶更念今夕覽揆實爲吾母難日斑衣在御堂空看舞之人佳節當筵時下南游之淚四方奔走奉養既已缺然秉性粗愚遺愛復云大矣椿庭日落孤帷愁緒冷天霜棠萼花殘待老望穿枯眼血一孫子立就毋別居只聞寄

帝系明集

卷下

二

語含飴不見牽衣統膝兼以遭逢不偶門無府檄之臨繼而離亂愈紛橋有隣燒之懼山莊權厝歲月飄流清夜捫心攬衣難寐思親恩而未報感霜髮以相侵是以誕值六旬之初敬求千佛之法黑暗界光燈日月紅流湖水冷清香頓見朗月入懷再開木樨薰鼻更祈以此功德附薦故考汝中府君最上一乘獅返拋毘盧性海雀朝翔無去無來自由自在更祈以此功德附薦閻氏門中宗族骨肉及親友僕婢一切人等齊赴懺筵打破根塵之網往生淨土覓收衣領

之珠
絕大題目莫作泛常看過世人此日自須祈
出實情實事懇懇
後願自見妙處

方伯王公誕日代禮千佛懺疏

化日舒長瞻微垣之紫氣瑩星璣燦連南極之祥光
名世半千運已當其時數慈尊三劫量不涉乎春秋
報道優鉢花開爭看蒼虬水吐切念某生逢聖代身
沐皇恩香名久証於御恩諸艱屢經於歷試眷念江
藩告乏特簡臺旆飛馳蒞任之初十三郡之凋殘已
極職司之事數百萬之逋賦徒懸吮血繪圖民苦淋
漓於紙上披肝哀請國計恒忡於胷中乃荷浩蕩之
光錫寶爲明良之一德鴻飛殘喘不聞貫索之聲刀
下餘魂咸拜澤枯之賜如斯善量何可沙窮今逢岳
降之弧辰謁聽頌聲之雷動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何
況微僧敢忘報答伏願糾目垂慈寶幢來格福山壽
海烏兔倍見升恒武緯文經社稷資爲梁棟天子萬
幸臣亦爾一人有慶民賴之

代友九宮山祈嗣疏

一介儒流三才瑣品當滄桑之劫運茹轉徙之流離
故國雲山徒切登樓之賦異鄉風土聊卜草堂之居
隻影燈前捧栴檀而損涕孤吟月下顧衣裾以誰牽
一次回思千端增悵恭聞天尊體證金剛道符元始
廣開尼丘之禱妙泰造化之衡是以滌慮齊心踰山
越水敬哀慈力肆赦愆尤彈落孤嫠之星法移風水
之犯漢宗得延於我青霞有主於今何敢望天上之
麒麟但求續人間之豚犬祖先食德頂踵叩恩

過年薦母疏

光陰迅速幻化經年只道這行人未歸時思笑語
如昨如聞總帷虛設驚噫氣之微咽粧點封霜珠
細之零落生存華髮沒厝空山雨夜雷殷莫辨而
走慰春秋祭掃徒麗奠以誰嘗去日苦多慈來漸遠
良朋不見一日嘆以三秋雅子何依終天恨方初
轉幸此夕何曾摧肝今日重逢寧堪回首欲還
於老母須傾銀禱於慈尊九轉彌陀轉轉蓮花之
界千聲佛號聲聲喚自性之真

此其
性此

卷二

合邑公薦黃二尹夫人仙逝疏

喉松聽上驚白露之橫侵寫韻軒邊現絲鷺之景
怡焉斷帶聞者呼兮蓋頌君嘗及令妻斯威德上
內坊言念某氏黃父元配越國大家夫氏政於新
野流清譽民社席於天稟頌比庚桑豈非機杼之
成故致內外之交勵詎意仙駕猝發竟無口實之
更訝鏡奩蕭條不有花鈿之翠稱廉吏之婦秋月
水壺極內助之賢淑德光女史况囊心滿饋獲收
頂之明珠且時自圓光親見本來之面孔一朝裂
台麓別集卷二
愛網芳踪運繼鹿門屬在見閭成生瞻仰所以感
部內共相申薦佛天伏願緝目鑑羣情慈舟弘普渡
千尊寶號聲聲銷向當人十地金塔步步正趨最
接引仰資於慧力醍醐遍洒於大千凡屬有情均歸
無漏

薦蔡衡宗老師疏

授神傳衣儒林借為盛事感思知己天性本屬生成
 合○蓋○於○一○時○流○淵○源○於○千○載○言○念○吾○師○少○薦○賢○書
 壯○登○甲○第○兩○膺○墨○綬○甘○棠○到○處○遍○桑○麻○一○味○水○清○老
 桂○入○屠○無○軟○美○仕○途○淹○滯○苦○推○轂○之○展○星○坐○廢○非○辜
 乏○巨○靈○之○引○手○迅○以○飛○來○家○禍○因○而○抑○鬱○身○我○捧○讀
 計○音○摧○傷○內○腑○春○風○毛○羽○神○調○初○長○之○詩○魯○國○泰○山
 忍○聞○其○類○之○句○蓋○成○我○德○同○生○我○而○門○人○親○等○家○人
 情○分○既○深○并○刀○難○割○伏○念○其○柯○亭○廢○竹○炊○爨○何○可
 紫○朱○點○之○收○切○屬○青○雲○之○望○寒○條○骨○性○交○結○披○而○不
 堪○雪○案○經○營○時○機○巧○亦○未○請○在○蔣○而○白○駒○過○隙○悠○游
 而○玄○養○迎○霜○顧○影○徒○慚○報○恩○鮮○策○龍○門○天○木○寄○學○海
 而○號○烏○乎○肥○苑○教○傳○拈○舞○香○而○申○孝○念○少○資○其○福○用
 竭○凡○誠○伏○願○五○字○宵○盤○智○光○頂○現○掃○除○芸○窓○之○積○習
 枯○盡○愛○海○之○波○瀾○恨○本○全○彰○果○因○互○徵○借○筏○於○三○宵
 良○會○直○登○於○一○乘○法○門

為某邑侯所嗣疏

天○開○泰○運○梅○先○結○子○之○英○風○遠○播○香○蘭○始○群○芳○之○秀
 當○前○悉○舍○生○意○大○地○咸○入○春○臺○言○念○某○生○居○西○蜀○少
 提○南○宮○文○譽○藻○手○脣○山○理○學○接○乎○補○竹○三○仕○為○令○尹
 兩○露○無○偏○百○里○頌○神○君○陽○春○有○脚○靈○文○刊○布○愚○智○均
 刺○防○銘○格○訓○遐○敷○幽○明○同○賁○謝○榮○誠○宰○官○說○法○實○衆
 毋○標○名○應○兼○華○祝○之○三○多○半○止○君○子○之○百○祿○維○茲○奉
 邑○歷○歲○殘○臘○應○廟○帝○命○以○延○臨○顧○民○流○而○補○救○刑○輕○政
 緝○昔○月○已○見○殺○和○利○舉○害○除○萬○家○如○挾○祐○續○感○懷○云
 切○申○報○莫○由○爰○合○子○來○之○誠○共○致○尼○山○之○禱○况○前○任
 胡○上○谷○生○男○奉○土○丙○午○臨○風○鹿○鳴○返○戶○即○何○山○陰○推
 木○馮○川○名○兒○兩○稱○橋○子○賢○宰○屢○獲○熊○祥○子○民○因○虔○禱
 祀○伏○願○桂○香○殿○內○神○童○影○形○仗○以○來○嗣○楊○柳○枝○頭○大
 士○現○白○衣○而○顯○瑞○為○麟○為○鳳○占○棠○蔭○於○海○東○日○雲○日
 仍○衍○瓜○瓞○於○廬○郡○天○人○一○理○形○影○無○乖

援三疏

輪轉國通現宰官之身仁政無偏西伯弘枯朽
之澤不踐草不履虫天地同根有民人有社稷幽明
理惟典憲運悲於寸楸斯此疆彼界以大同曠世
希逢多生良言念靖邑大山盤鬱雙水環流號靈
秀之神阜和柔藤之樂土民恬於野快出入之優游
賦納於公羨堂簾之清淨無奈頻年遠厄遂爾多難
橫侵酸醴苦霧起青峯雪嶺霜戈堆白骨天灾疾疫
猶全首領以終俛鬼惡瘳竟至毫毛莫問飄魂蔓草
酒血空山雖定業之難逃抑仁人之豈忍况某叨居
邑長敢虛父母之名慘覩民灾更切惻隱之念飲水
思過渡河者曾著神奇執訊點頭傷人者甘情伏法
昔賢德化非遠自愧追躡未能恭聞大雄開喻伽之
科贊助聖主施幽冥之化爰延清衆法事一中凡境
內之神祇聽天子之命吏或應轉奏務獲恩綸或可
專行當嚴驅遣俾枉干頓悟消盡不平庶現在安生
熙然此日伏願慈照放光慈雲普覆淨瓶滴水骨頭
涼痛火施針婦底脫見量無嗔無喜化城即假即真

四智人間鏡之中萬民食神君之德泰皆靜正玉燭
調和

贊

水墨大悲變相

刪却彩繪一味白描大悲願頰上三毫百千萬億
額爛頭焦就事論事無餘無少若視聽難着處又作
麼生寫照聲虛空無面目天曉不粧眉這裡有大悲與面目
變相耶須從未
落筆時着眼

白衣大士

這尊古佛伽黎素色畧去鬚眉母道慈悅不專出世
導師更爲世間法切完却父子之倫補盡乾坤之缺

居士一

卷一

畫一

且道是神通妙用耶法爾如然耶噫家
爐有深灰火一撥薪傳焰大千自家的得大士真
者從道
妻傳神

呂祖印像

筆尖上依稀寫出削脚頭入木三分一身化作千萬
身總是同道人婆心無盡題之內外盡不盡端的求
姑蘇城外寒山寺黃雀樓前鸚鵡洲眼睛爲甚麼不見眉毛

達磨大士

這阿師心眼別望氣來忘踐跡佛心天子坐問道寶

誌朱公知的穴不然幾做了面生可疑異端之說怎
得到少林九年覓個神光把春光逗泄却也堪哀且
大緣故至今取之不窮而用之不竭

普門宜空法師像讚

普門法將親慈行嚴傳佛慧命受印開先有特舌頭
拖地有時頰車自奉界尺一揮谷響應而無迹指示
徹骨水隨器以方圓所以名喧宇宙神鬼聽法筵前
設有人問普門極則但向道印今面目儼然

毗達斂禪師像讚

台卷別集

卷下

齊

毗達老漢毗達老漢生平一具米骨盡千挺百鍛
芒鞋破衲單丁法海汪洋無畔入雄學喜破瑞老之
雙肩却博山不聽天界之三喚幾幾出頭沒但坐
石上雲邊冷看未後應期定慧也是基等牛頭生按
問法者三十痛烏藤非種草者一揮兩段如此手眼
驚人故能續洞上之嘉猷所以瀛山門下尊之爲冠
噫回鄉曲唱十年餘定慧堂前來有伴

銘

宿覺元肇禪師塔銘

師古南西昌人俗姓劉幼慕空宗不樂世惠年十六
離家于洪都宿覺堂一默禪師法端來問字元肇受
毗尼于博山宗妙尊宿操履精嚴戒光燦破四天下
所至人尊禮之生于萬曆戊午月日寂于康熙庚戌
月日享年五十有三僧臘三十有八徒某如恒等奉
師靈骨塔于新吳頭陀山斷嶺之左默師卒塔之前
以師常守塔此山且終師之孝志也予與師同衾
治卷別集 卷下

安其風家銘因爲之銘曰

青山云雲父白雲青山兒白雲終日倚青山聽不知
節取古人語孝名爲戒賦白雲共青山千古常如斯

普門宜空禪師塔銘

達磨未來之三百年摩騰以白馬默藏經入漢故晉
魏六朝諸高賢多崇繹繹講論至今與禪宗並行如
二曜之耀中天遠弗其舉近如開先昧和尚道聲震
於南北座下得法真子如龍如象不可指屈宜空禪
師其一也姓百丈騎禪師曾聽講會下住寶雲時室
中向余道甚詳今禪師落髮受業子惠朗公駐余邑
者三十年一日和南投地涕泗橫流持師行狀來乞
銘乃師法侄古水公筆也余感其孝思哀切不忍以
不文辭謹按狀禪師諱開微字宜空時號道人其別
號也楚孝威李氏子孩提時即不茹葷年十五白父
毋出家父母篤信佛法俱長素聽前投黃陂竹林寺
應虛長老剃度十七發心行脚敝衣空腹惟道是從
初至匡廬次抵白下歷諸大老講席究性相宗乘又
如博山徑山諸禪宿俱有機緣相扣無不入室期之
最後剛開先明和尚即詣方所稱昧楞嚴者東下應
講同覺東裝急往路遠到遲衆床曆已定繼那以師
乃叢林先泰雖然起白昧願以執事讓之昧曰且與

治卷別集

卷下

二

省昧知爲法器隨令入室詰其平昔操履師曰某甲雖參學六七載被名言所障未得個入處今聆和尚指示頓覺通身慶快昧曰法無今昔貴了目前依他作解是爲大病師禮謝而退明日即傳師嗣第二座師諱智深廣慈悲服衆隨昧三年五預法會皆藉師爲因外調攝最後納尸羅於古林時昧已退居東隱師歿期昧亦歸詢於彼昧喜曰吾將返開先爲逸老計古人云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久望子來承當

此乃付偈云：衲挂古藤霜，履屐秋花露。一足虛空，心有悟只須吐。師遂爲開先法嗣。癸亥年三十三始能參游海上，越中諸名刹迨歸里三載已下世。臨終修其福，極其哀慕。鄉人有孝行之稱焉。癸酉冬，假上南嶽至衡州，挂笠湖東主僧牘凡與師有舊，延居一室。越明年鄉紳陳九品暨諸山耆衲致請開法於十方堂。講首楞嚴次延壽庵講法華皆發前人所未發。藩開師道風，供紫雲一葉登壇說戒日，座下有白頭人，大言叱衆云：我一府之主何以不列我座？四衆皆

直公雷師休養新秋方竣至五雲百靈駐錫乙酉二月任西昌普門寺宋進英禪師道場也虛席日久范蕪不堪居士劉玉田蕭次公等請師重興師入院不數月煥然一新識者以爲英缺嘴再來矣嗟乎師行脚半天下道被吳楚東南間二十餘年緇素皈依弟子不可勝數其德服鬼神名震王公劉祖道之荒草起英老之家聲真古人作略先德典型烏可以虛至徑視哉甲午秋八月廿五日偶微恙師知時至蜀普門四衆曰吾主法普門殆已十年無裨常任無益

大梁閣維後爲我建小骨塔于此可耳送示立師世
壽五十有七法勝四十有二法嗣明聖明賢等四人
某年月日遵遺命塔于木寺其山銘曰
頌漸二宗有何紆直回途合轍誰得誰失伏光慶喜
是二是一禪源一詮圭峯破的於維宜師法幢數立
師承有據義虎名爽口吐佛心行門真實說法如雨
雲滿均植有子分化慈光景日厭離世緣橫擔柳擺
白雲封之浮屠翠律英師宜師出氣同鼻噴無縫無
意常存恒河沙數算不及之長又原事不見諸家
下註明作法具見一起一結是
又如是斯好意請讀詞便知
第五

百丈騎聲禪師塔銘

百丈騎聲禪師西歸山爲震動草木羽角之屬咸悲
鳴變色而異狀也越三月門人等奉遺命而以塔銘
見屬憶康子春師出世于寶雲秋遷於定慧辛丑冬
繼席于百丈壽聖皆余爲之請主迄今二十餘年又
爲之銘其塔嗚乎人即忘情而感念道德安能禁涕
之不零歟誌之曰師諱德卿字騎聲號幻句楚武昌
劉氏子年十八舉家沒於流寇師亦受傷夜半從死
人隊中出走攀藤沿壁者七日忽至一寺見僧儀整
肅恍如夢回遂矢出家之志投體空老宿而祝髮焉
執役勤勞寒暑而更師默自念祝髮爲脫離生死豈
沾沾作衣食謀耶當求至人決了之問江右寶華朝
和尚法眼清正特往咨決華令奈父母未生前話至
冬爲授具足戒巾瓶數年知是法器加以錘鍊師亦
頗窺鞭影及華示寂隨古月首座月痛割之師亦痛
自策勵深有所發從此結侶坐七誓不沾床席以大
徹爲期至第六日覺身心不支因極倒睡聞降單手
拍碎礙膚之物頓去機鋒迅利聲噪叢林時年方廿

五也。默又自念。相宗未明。亦是檐板依圓通震也。普門宜空。兩法師二楞二華。唯識宗鏡等。始得洞貫底蘊。青原。眉和尚。問師在普門。召之以書。師至。命取維那。未幾。至筠州。患病。于多寶病愈。多寶主人指見先百丈。遠和尚。師纔跨門。豎一指。丈笑曰。又來。這里弄鬼眼。睛師便喝。丈擲坐具於地。曰。試爲我拾起。這條坐具。來。師拂袖。便出。丈頷之。越數日。丈上堂。付以衣拂。命居西堂。繼遷首座。師年纔二十。有八。在堂。傾來。厥切過於老宿。衆中有怠逸者。師輒呵之。丁酉。創邑。師護法。請錫。師任次年。退院。回百丈。料理中峯。峯。一日。隨丈。過中峯。丈指塔基。顧衆曰。這片地。古人爲甚麼。不向這裏。着一隻眼。衆下語。不契。丈顧師曰。子作麼。生師曰。不見道。明日是冬至。丈喜曰。不愧爲百丈。首座。丁酉春。遠和尚五十誕辰。余由雙溪而至百丈。晤師。首座。寮道。設即同水乳。康子春。師以公事至寶雲。余同邑宰黃泰升先生。暨師石柱王芥舟等。請師即寶雲。開法。一時萬指。圍繞。嘆爲希有。盛事。爰補處頭陀山之定慧。直捷。垂示寒暑。罔間。余以鈍質。

師面命耳提。受教良深。辛丑冬。繼席百丈。四方學者。如水之就下。堂寮至不能容。師刻不少休。或入堂。或出而作務。隨事提撕。不啻盡心血。不已。宰官居士。近則親履丈室。遠亦致書問道。師赴來。機接引。批荅。專用利刀。絕無假貸。道風遐播。可謂金粟再來。而翹楚洞上者矣。年來四隣烽火。有如鼎沸。師處刀山。戟樹之中。視生死等浮雲。度衆說法。不異平時。有揭竿過山下者。咸不忍犯師之定力。精堅。豈造次凡流可得。而企測者哉。師至百丈。法席最久。手澤在百丈者。則師表閣靈境。亭新。方丈普同。塔釐正。流傳者。則清規頌古等書。應請期塲。則感山有錄。明教有錄。弘法諸刹。則共語錄若干卷。嗣法弟子若干人。師生天啓甲子八月十三日寅時。世壽五十有八。僧臘三十有八。辛酉正月晦。聲鐘。辭衆。衆泣哀留。至二月七日戌時。索筆書偈曰。五十八年。在世。沒緣毫碑記。只有一雙空拳。我放開把住。如今要行。卿便行。獨坐雄峯。無異路。書畢。端坐而逝。弟子等奉師全身。以年月日。塔于百丈之。地。山。同銘曰。

卷別集

茶下

元

縣志

1107
1129

...
...
...
...
...

卷下

買山貯嬌付而掘祖塔造已堪付而掘民墳爲寺地
付而持等權子毋付而告得法師付而病狂喪心種
種魔禿丁臨濟曹洞兩家彰彰人耳目者頗多有其
人尚足污齒類哉客曰信如子言則拂子之傳盡不
足憑乎余曰亦非盡不足憑在足憑不足憑之間耳
何以言之會元所載有未詳法嗣諸老若必以拂子
爲據何不一筆抹殺又用載他作麼又有正出旁出
之分則深爲可笑彼謂正旁者如人生子有嫡庶之
異夫人之生子雖有嫡庶之異此先王防微漸正
名辨分意耳敢謂嫡則父之骨血而庶則骨血之次
者無是理也今人不爭真假第爭旁正非可笑而何
又見禪燈世譜及傳燈世譜有天皇天王之爭相續
五燈合之世譜參差不一世譜載而續燈則續燈載
而世譜削此何等事而可載可削乎譬如人家養子
三則三五則五豈有或三或五乎親則親繼則繼豈
有或親或繼乎又見一公案父主彼子主此兄主此
弟又主彼父兄是則子弟非子弟是則父兄非父兄
說此是非俱無歸着而俱不害爲善知識乎繼云

南華別集

卷一

二

南華別集

卷下

三

活縱奪未必懸絕至是余有一鄙見於此當先論因
地次論拂子彼拘拘拂子者是借拂子爲護痛之符
者也故曰在足憑不足憑之間耳客曰選官何如選
佛愚謂選佛亦如選官彼人必先有修因而後付以
拂子諸方之付安見非先修因而後授拂子乎余曰修
因易修因事實難非鐵脊漢子積年累月不易到這
個田地今諸方非不是先因地而後拂子病在急急
得入熱鬧門庭遂將高就低權拴放這裡如人吃菓
子等不得時至菓熟夾生吃了終不養人古老云承
當箇事切須子細又云善自保任看古人能得之後
還要放教就紫雲執玉杯盈百丈竿頭進步今人始
即瞞肝安問其後即云諸方亦先因地而後拂子何
又有前云一輩淡旬乎總之今人選官不好只要
拂子後口雖開提亦收無拂子即今雖支疎亦攢及
成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去了不知了當之人有之國
黃金增色無之亦不至減價何必向拂子刻舟求劍
乎客曰諸方付者紛然盡如子言達摩一宗掃地矣
予曰惟其紛然所以動人助長之念今諸方驅曲某

床者有名尊一國有提衡自任細檢心行何以說張
三及做張三馬李四又不如李四所以無聊清之日
也客曰子云答得幾轉語便付夫不借言語為勘辨
又何從而浮定其有無乎余曰子不問雲蓋智和尚
因太守入山恐談空亭問如何是談空亭智云只是
個談空亭太守不喜遂舉問本慕顧本云只將亭說
法何用口談空太守乃喜還本任雲蓋大悲云若以
本較智則大遠乃知真寶事不可以機鋒取又云今
人以解順顛倒不解順正理如何是佛云即心是佛
却以為尋常云盤龍緣壁上天台便是奇特豈不
是順顛倒余怪諸方多向言語上着脚脚跟下事却
不十分照管似藕秦張儀死夫不怕關王老子不懷
香迎接也由此觀之古人教人參話頭竟是教人利
嘴法子矣客曰然則以何為勘辨予曰大悲不云乎
乃知真寶事不可以機鋒取得其要矣蓋古人垂語
正是要人斬絕浮情死心一路云如鐵板子在面前
一般云如猶捕鼠云如土泥家相似久久豁然自到
家穩當非是口頭作活計也客曰人到悟後便四通

八達子何以不取機鋒也予曰非不取也不取也
使其過處果出悟後固為希有只怕是半通半達未
進求上短取得來者耳客曰雲居問菴主遷化有舍
利云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好又
何以說余曰子道此語是捺他是挫他即以義理注
解亦必是這等人方可責以這等事如入泥入水作
馬作牛却現菩薩作用若不是菩薩入泥入水作馬
作牛有不纖毫礙否必要是菴主方可云不如當時
下得一轉語如不是菴主無論雲居菴主則予
亦百轉有何交涉余見油腔滑舌之徒予亦好
到逢人即賣弄模樣雍容可觀其意以為生作語
全無戒定安有慧生若說動靜一如又不如如何
拈夾客起而謝曰謹受教予因書之一任罪我嗟乎
使予言不驗其法門之禍也乎
千毛孔裏病根一一指出真長進家豈有無一
二粒屎矢諸人當奉為佛法吾宗幾幾有誤

問世小紀

袁中郎題出世大孝冊謂今之誦佛者不過南泰北
詢使父母不得朝夕而已夫孔子儒家也日與其徒
倡朝齊暮衛至不得煖席則於人間省掃哭之儀
亦疎闊矣彼三千七十人者豈皆無父母眷屬者耶
中郎此辨甚淺尚未摸著孔釋鼻孔處

改案如山

余嘗偶遊村塾於几上殘帙中得管登之先生續問
辯廣明刪隨手展閱一二行皆性命切實語因乞歸
卒業如遊海藏先生提大易乾元二字統貫三家尤

卷下

卷六

於管賢行門切切致意使一切狂禪僧儒傍門外道
無下足處先生真聖賢也至其辨才無碍一書管萬
言如水赴下讀者應接不暇可以知其深源矣余聞
有此書無書不可融有此見無見不可透世作攻二
氏言者殆小兒咒空於空何損嗟嗟道至今日為諸
聖賢搜括殆盡而懷懷我輩日與之遇而老不相識
何也

管登之先生痛罵今日狂禪確中有繁然所罵者非
瞞肝儻侗一輩正為有一知半解輒高自稱署呵佛

為神瞞目揚眉種種裝模作樣欺哄無識獵取聲名
供養其實到臘月三十夜柴米油盐件件欠缺惟手
忙脚亂而已又有窗几之下剽竊語句輒自刊行逢
人投贈如我輩之以文為雉也一時聰明見解之士
未夢諸祖慧命為何物以文字收之遂謂禪在是矣
詩歌應答結社標榜夜半舐硃珍之為玉豈非惑哉
豈非狂哉昔歐陽文忠頗疑禪宗語錄為風構一日
詣浮山建室與客對奕師坐其旁文忠過收局請師
以甚說法乃揭披升座法語載傳燈不錄又忠嘉嘆
久之其視別稱者何如也至巖頭不肯二山萬松軒
唱大慧直欲焚之近則寶華萬峯之於天童皆今昔
鑒鑒者其視標榜者何如也然使狂禪輩肯自虛心
謝罪務華再買草鞋糸証諸方未必不為可教無如
好名念膠臘月震雷出聲太早此病之所以不可醫
先生之罵不可少也

丙戌孟夏余與朱方箕斯登曲邑之橫橋至其坊行
至中途有亭翼然闌林間為鑿阿彌陀佛四字斯
佛之為亦應聲余因嘆口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後斯

登紹綬萬年沒於官憶書此語爲之悽然

從古至今擾攘宇宙其事最大而反無定議者儒釋
玄也議之不定多由有從儒入釋入玄者有從玄入
釋者有從釋又入玄者有欲總括三教者且又有儒
攻儒釋攻釋玄攻玄者其門愈多其說愈紛究竟不
能備有所勝則一切嘖嘖似亦可以已矣然觀古至
今止聞儒外釋玄而不聞釋玄外儒則何以故蓋儒
道之正萬古恒尊彼嘖嘖者毋乃示儒童之不廣而
反爲二氏所包容乎若云二氏害儒攻之不得不力
余觀三家相處亦數千餘年其間諸大儒不過徒口
舌一番耳何如何如不必如何此勘如何分別輕重
軒輊正以此爲

晦菴論釋千言萬語總在削髮出家一段處多耳次
則謂其說理落虛亦是從削髮出家着脚至父母未
生前與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却是何物其理異處
究竟何在則百口分疏不出矣且陸指朱爲老朱指
陸爲禪自己家中已不能脫灑清切又安能斷他人
屋裡事若朱非老而陸老之陸非禪而朱禪之二賢

摩次全全虛妄及中人之不如矣總之水出崑崙雖
有清白赤黑不同之色東西南北不同之流要謂不
皆出於崑崙不可也源流井井本自如是何必
向千流萬派中爭長較短

薛文清云三教之說其來久矣使教而有三則天地
之化亦有三耶其意主於止有一儒而已余恐世界
中許多人與事儒門難以獨力收拾至論老莊則所
取又甚多母乃有難於一槩擯棄耶謂頭上無活水
故難之即謂

晦菴論釋排之不遺餘力矣而晦菴參同契有註陰
符經有註訓息有箴選選與老氏相近者何也阿阿

治越別集 卷下

乙酉仲夏余家避地南昌之竹林有老僧覺空者待
余父子甚厚飲食慇懃雖多野氣然愈棲愈真久而
不厭殊爲難得是年冬余家移歸新吳送我泣然淚
下後二年家大人訪之于竹林上人已回首矣聞囑
徒無他語惟謹待余父子及樂平一道友而已且云
汝奉我言我在冥中福汝也其徒果待家大人殊禮
嗟嗟萍聚數月便具如許深緣即至四大將離猶憶
念若此此老雖不足以入道較世人朝煦煦而暮
歸者霄壤矣

音 仁

千宮與張篠庵千眼觀音讚云汝有千眼衆皆了了

別集

卷下

様

予於維揚邸舍見壁間粘有詩中有聯云

止云物受刀砧湯燖之慘食者過喉卽像不若此眞

幾千萬張綴文
可一筆抹矣

Abstract

滴滴志而後已實甫才子聖歎才子兩才相遇遂覺

才中間引許多佛語禪師語印証尤爲可惜昔國通

水旱花傳奇骨先生尚有締語之成聖歟胡未之前

丁才人
指迷

治菴別集
卷下
續一

章惇掛元祐已屬喪心至奏內斥宣仁太皇太后爲

擲筆一語尤有自知之明也使不知而爲此固是

後可近日好事阿師爲某非正傳某非親付只肯前

子一經批發便自痛快

1

潭州之西山皆其軒點載在燈錄不一而足地理統
一全書云公姓劉名潛號頭陀上世爲司馬南唐府
人宋哲宗時經歷江西湖廣惟吉安所楚獨多承樂
時得所著書於佛腹中合二說觀之請記特甚豈如
司馬長卿慕蘭相如之爲人而命名相如耶抑誤混
兩人爲一人耶作統一者應未考詳于燈錄耳
古德云好人如燃料香香得一時滅却一寸惡人如
蛆虫逐費他得一餐臭却一身後一語且置若人透
得前語保取一生泰學事畢

五老別集

卷一

三

五代毛無敵雅善詩詞作江海雜介加恩諸各有官
階體如制誥統以龍王令行之高安劉惲子微其意
而作法王資冊彼誦詞也此何事而可謬爲也時共
非其用心而不知藍本于無敵耳

宋會稽守孟顓事佛精懇謝康樂輕之云得道須慧
業文人公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顓派
恨之後因白事復以瘕人加顓顓遂表靈運有異志
嗟乎以不赦之罪報人語言之恨其事佛精懇者果
安在哉今日虛生浪死費又不足責矣

今古同
一熱心

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
百四十余謂此段風光人人可到何以却如啞子夢
見娘親不能吐出半字也東坡一生動處居多此必
遭謫海外人境俱空浩朕有得故能如此親切言之
可見盡大地瓦石草木件件俱是金丹特識之者少
耳

江文通恨賦一篇如盲人過萬里杳無投履處王逸
少有晉高人蘭亭一序亦微見手辭昔見文元問不
死之道于海蟾蟾曰人何曾死而君提之求生乎一
句徹上徹下矣

五老別集

卷下

後著主

余嘗宿畊香鐘懸隔壁每五更睡發峰吼驚人頽和
上止行者勿擊余至遂以爲常今讀東坡海外上梁
口號云爲報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憶前事
悵然錄以志感

宋右丞王安中龍山覺軒銘云本自無迷何者爲覺
龍山名軒無病求藥從而銘之分一半錯原文何者
爲覺下有惟無舌人滿口道着二句余爲刪之免墮
解障朕非深於禪者不可語此也

說

魔說

佛魔是一行人佛到此魔亦到此又是一箇人始作佛終作魔始作魔終亦作佛佛身克滿於法界余謂魔身亦克滿於法界無境不現無時不現無念不現非是十方生斷人也須索余剛王劍時時揮剿始得救得一半即今建立叢林正是爲佛魔清界限處往往訛謗橫興魔反侵正者何也余久於此道或親歷或目見或耳聞敢爲我輩陳之祇緣此輩源頭來得不清楚於一念好名間諸善知識也是師僧傲的名山祖刹接待十方也是人間的我是處有田有施主有不如請一善知識到此住了方丈這所在雖是子孫房頭雖是粥飯叢林如今有善知識住過後面有善知識接續便是祖庭了我便是開山老者萬百年後怕西歸堂裏不供養我一牌位麼再或者在他會下住久坐香結制有些光景善知識決不是鐵打心腸必竟垂念我請他住位竭力輔佐一段辛苦將拄杖子付我也未見得故遂轟轟烈烈施說起

來不南嶽便天臺非曹洞卽臨濟諸一位善知識進門初時上客不十分興頭只消半月一月先商量做首肯付拄杖子念頭不覺漸漸不暢快了些但他不暢快家中叔姪兄弟徒子法孫久已不暢快只等這一箇點引子一齊嘈雜必然有的且道此輩先前如神眼如此是何緣故然這些緣故開口卽知舉目見特未曾經歷者不知耳從來善知識門庭曾有上傳下規矩斬釘削鐵抽絲過扣容不得一毫人插使不得一毫假借比官府法度更爲嚴峻何以故叢林中僧俱是十方會聚若非號令便到行路的不許腳快吃飯過堂不許私造飲食各歸房不許往來攪擾五更鐘响卽起夜間坐香方圓如防閑身心欸目不可備述至於日用有飯吃飯無飯吃粥有茶吃茶無茶吃水二時功課又一毫鬆懈不得却也打熬殺人踞踏殺人一念纔生衆魔畢從前歡喜都成苦惱遂想到善知識在此是我家爲主請的佛殿佛像是我師祖師父募化做的如今雲

水。僧人。大。搖。入。擺。住。滿。一。屋。反。似。看。我。們。不。上。眼。又。思。動。用。什。物。農。器。法。器。都。是。我。的。先。前。要。拿。便。拿。要。放。便。放。自。交。割。善。知。師。發。及。盡。做。了。他。的。各。項。職。事。換。一。班。班。人。要。一。點。東。西。必。要。稟。白。方。丈。纔。許。向。庫。房。取。出。庫。房。的。還。不。爽。利。手。打。碎。一。碗。一。盞。是。我。的。如。今。又。要。賠。補。有。一。私。房。客。到。要。另。設。一。茶。千。轉。萬。折。自。如。不。得。一。毫。又。見。善。知。識。待。他。者。舊。與。他。雲。水。一。般。衆。人。吃。飯。與。他。吃。飯。衆。人。吃。水。與。他。吃。水。又。向。時。我。們。出。入。自。由。自。在。真。正。消。戲。三。昧。冷。香。別。集。卷。下。說。一。如。今。出。告。假。歸。要。銷。假。柴。到。幾。柴。米。到。幾。米。一。年。三。百。六。十。日。添。出。許。多。勞。碌。事。如。長。脚。人。穿。了。鞋。子。極。快。活。人。無。故。撞。入。這。等。泥。裏。去。有。此。不。般。不。暢。快。的。事。自。然。急。則。計。生。活。活。他。的。苦。我。們。人。只。管。拘。上。拘。下。不。遵。規。矩。善。知。識。沒。奈。我。何。捲。衣。包。子。走。不。得。說。弄。時。再。過。暢。快。日。子。未。晚。咄。齋。齋。虎。子。善。知。識。不。是。你。搭。得。動。的。初。時。一。二。事。或。容。忍。了。你。到。大。綱。過。不。去。的。善。知。識。揭。鼓。集。衆。除。打。在。外。橫。出。山。門。悔。是。近。了。被。擯。這。僧。自。是。一。肚。不。合。時。宜。長。提。短。

逢。人。告。怨。其。家。餘。衆。狐。死。兔。悲。磨。牙。思。逞。如。韓。信。登。壇。斬。了。大。將。殷。蓋。樊。噲。喧。嚷。轅。門。又。是。有。的。少。不。得。法。王。令。如。山。立。又。一。槩。擯。出。從。此。三。人。証。龜。成。煞。不。深。知。的。施。主。也。勸。有。不。念。隨。聲。歎。息。道。一。個。好。好。的。所。在。一。家。大。小。住。得。熱。烘。烘。請。個。甚。麼。大。師。住。如。今。把。一。家。人。搬。得。七。上。八。下。遂。僧。俗。打。夥。無。端。生。謗。說。熾。然。嗚。乎。事。至。此。佛。法。亦。大。難。矣。孰。知。頭。正。尾。正。的。善。知。識。遇。這。些。事。都。不。在。眼。古。人。云。山。是。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窮。幸。至。魔。消。佛。現。魔。亦。化。冷。香。別。集。卷。下。說。一。楊。方。顯。善。知。識。錯。便。且。道。善。知。識。有。甚。麼。不。通。曉。人。識。得。破。而。你。作。金。湯。魔。形。魔。伎。倆。不。能。奈。我。何。文。更。照。應。也。當。今。諸。方。魔。風。浩。矣。

拈古

世尊一日陞座大眾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文殊白椎通勅世尊戒口世尊雖然理長則默未免無丈夫氣在當時待文殊總拈椎子震威一喝下座免得後世子孫依樣畫葫蘆向便下座虔瞻

達磨至梁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

武帝是天下至尊達磨是東土初祖相見機緣是震

且第一出三昧往往謂帝不契機故達磨渡江入魏不但與武帝并屈達磨與梁不知武帝一問一答可謂王言如絲共出如綸達磨渡江正是邂逅于偶然東土安南塞北一齊收

昔有婆子供養一菴王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王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祇供養得個俗漢遂走出燒却

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還他婆子者僧亦可謂頭尾端的惜少納僧氣緊若我作者僧更添上一把火令婆子見之悔殺

南陽慧忠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

三應國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侍者平時國師喚過多少獨至今日便有如許忖怛要知國師三喚麼大似教子作賊令子入櫃鎖却櫃要知侍者三應麼大似子在櫃中作鼠嚙櫃解其家開櫃因而得出要知兩孤負麼大似子歸告父得出之故父曰汝作得賊也雖然如是侍者何以無語侍者曰語畢禮他三拜有孤負無孤負皆教延團至今難解

木平問洛浦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浦曰移舟諸水脉舉棹別波闊平不契衆蟠龍如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平從此悟入

洛浦盡情吐出可謂雙放雙收爲甚麼木平却向蟠龍言下悟去不見道不因夜來雁怎識海門秋

臨濟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而門出入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床把住云道道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甚乾矢橛便歸方丈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矢橛

無位真人與佛相去多少二老異口同音如重鑿木如今不丈夫漢教人向矢橛上咬嚼古佛過去久矣趙州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王豎起拳頭州曰水浸不是洎缸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

麼有麼王亦豎起拳頭州曰能離能奪能殺能活便禮拜

有般道舌頭在趙州口裏似則也似是則未是殊不知趙州是個慣賊到處打劫逢着便與一刀二菴主高提祖印針筒不入看趙州做這些手脚管取暗地冷笑在

僧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沙曰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否曰未審是何人成佛沙曰是汝成佛僧無語沙曰會麼曰不會沙曰如人因

地而倒因地而起地道甚麼

長沙始終或然落草當斷不斷者僧始終不薦想怕鉢袋子累他今設有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勞脊便棒若人知得棒頭落處豈不脫酒

香城順禪師結制三夏月人人把扇搖冬來以炭滿爐燒若能於此全知曉曠劫無明當下消

順老善示向人親切處痛下鍼雖然未免止教人在寒暑上着制要消曠劫無明臘年去

五祖演問同聖覺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覺云鬚張三黑李四祖然之次日番

問如前覺云昨日向和尚道了也祖云道甚麼覺云鬚張三黑李四祖云不是不是覺云和尚爲甚昨日道是祖云昨日是今日不是

問聖一期撞來試官偶然取中及到覆試不覺露出草筋若真是四通八達底待祖云道甚麼但云和尚住持事繁也免當時一場敗缺

雲巖典牛禪師和渡牛頰兩角指天四脚踏地拽斷鼻繩收甚屎屁

雲巖此須蹄角即不問但問鼻是甚麼人穿曉是甚麼人拴纜須得個儻分明更要問你尾巴在

太原字上座陳尚書留在宅供養一日兩尚書曰來日講一編大涅槃經報答尚書書致齋茶畢師遂陞座良久揮尺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尚書書應諾師曰一時佛在便乃脫去

字上座徧歷諸方名喧宇宙及至臨朐未稍頭為何仍作座主去就然重如是且道他講的大涅槃經在什麼處良久云莫更別有也

汾陽別集

卷下

五

洞山曰道遣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衣鉢汝道甚麼人合得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甚麼語時有一僧下九十六轉語並不契末後一轉始悟師意別有僧密聽抵不聞末後一轉遂請益其僧僧不肯說如是三年相從終不為舉一日因疾其僧曰某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去遂持刀白曰若不為某舉即殺上座去也其僧悚然曰聞黎且待我為你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

且道此是當時下的語非當時下的語試辨有其或未能不見道水黑一點兩處成龍

頌

尋牛

本自天然不借功誰教出入任憧憧如今直向芭蕉
下流水高山雨帶風

見跡

古道平如一掌開脚跟抖擻絕徘徊雖朕搔着此兒
影是耶非手猶漫猜

捉殺

頭前明明認已真溪山滿目不逢人看來已鼻猶端
約約茫茫絕無直紉

調制

不是冤家不聚頭多般痛癢疾如強是弄聲色闌頭
處誰肯相隨讓一籌

馴伏

嘲強消歸一頓中紛飛業識已融融從今莫話當年
事始覺從前錯用功

騎歸

不須玉勒與金鞍問向家山穩肯端一路光風開眼

底竹籬茅舍隱現

獨照

萬籟蕭然寢息間孤光炯炯更開開倚欄月樹無遺
影耳自番今角自彎

雙泚

夕陽西下水東流野渡無人岸影秋任運騰騰忘管
帶五湖煙景不知收

還源

洪濤猶是舊洪濤到此何曾異與同天上月輪原若
此癡人說新桂花叢

番手

晴清休唱太平歌萬里無雲吃棒多敢道老來成懶
癖百花深處雨淋簷

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是本處唯

有一女人近於佛座而入三昧文殊自佛云何

此人得近佛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

令從三昧起汝目問之文殊繞女人三匝鳴指

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

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
十二恒河沙國土有閻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
須臾閻明人士從地湧出作禮世尊世尊勅閻
明出閻明却至女子前屈指一下女子於是從
定而出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雲騰雨降結爲霜

殃屈辱羅因恃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

產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

免產難殃屈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測問

台卷別集

卷一

第三

世尊却來相報及送具白其事佛告殃屈汝速

去報言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屈奉佛語

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

母子俱安具何道理殃屈瞿曇抱泥帶水未曾殺生

如斯而已

太史黃山谷謁死心禪師隨衆入室心見張目

問曰新長死學士死燒作兩堆反向甚麼處相

見公無語心約出日晦堂處余得的使未着在

黃學士鼻孔撩天新長老一刀截斷前不構材後不

迭店要相見杜鵬枝上月三更盡平生心一片

五祖演重諱云譬如永沾牛過窗橫頭角四蹄

卻過了因甚尾已過不得

五月與師渡不毛陣雲處處顯功高却難羽扇綸巾

老直待傾心到七遭

德山一日飯遲自托鉢至法堂前時雪降作飯

頭見曰者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

去山便低頭歸方丈峰舉似巖頭即口大小德

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巖頭問曰你

台卷別集

卷一

第四

不肯老僧那儀密啓其意山乃休至明日陞堂

果與尋常不同巖至僧堂前撫掌大笑曰且喜

老漢會末後句也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然

如是也只得三年活

末後句祇這是死水不藏龍儘力有提携倒四頭三

五換犀利話到活三年刻木而爲吏

火字

一字當頭鉄壁巖六書體勢掃衆寡雖然不落名言

路其奈猶居第二何

越州乾峯和尚上堂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畫云在這裏僧後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踴躍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

何事從人索木程請看脚下煞分明乾峯一盡猶疑若惹得雲門弄鬼神

般若經云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

歷歷漢陽樹淒淒鸚鵡洲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雲門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曰元來祇是慢頭傾心吐胆不裝藏淺草平坡爲舉場又恐直言君不信稍頭叮囑兩三行

芭蕉清禪師拈拄杖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

芭蕉告報直而真據令似乎不顧民其實一段疑篇

意要看擔耳有何人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師師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珍重遂下座

滿爐炭火徹心紅饒裏難教一物容試看傍僧傾滴水何曾有點黑形踪

大滌安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疎山到彼值滌泥壁便問承間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

樹是否滌曰是師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滌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

翠碎驪珠彈指間萬機寂削木雲間當年賣盡衣單各博得滌山一笑還

徑山令道謙禪師往長沙過紫巖張公書師自謂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事何事元曰着衣喫飯

一 局康放尿晚僊死路上行師於言下領肯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如此如此其然其然

祖意教意是同是別

說是同鸞絲立在蘆花中說是別秋水長天共一色
向不得別不得楊子江頭把釣翁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咄咄咄

與百丈大賓

冷菴三十餘年往來百丈凡百丈一切內外事無不
殫力調護此諸方所共知也卽如今先師三住大刹
俱冷菴爲請主令先師務求荒糧俱冷菴領呈錫
石與夫山中修造等項亦未嘗無小小補助以故三
十年來冷菴於百丈自信無損而有益也後以武寧
某人尋逃新塔橫橋相遇繁言嘖嘖風聲不雅帶之
來山說明厥故令師翁反將其人索項繫柱加以拷
捉冷菴忿然出山遂不復通聞問嗟乎空山無人可
冷菴別集
以持行非王者法度能制匪朝伊夕矣令師與冷菴
有切磋之好前任泰升黃公偶入衡言不無督過終
以投忌遂獲輕安朕亦不足爲令師軒輊也所不滿
者如夢華和尚之與金粟長老書耳今令師厭弃世
相翩翩西邁座下奉命守院開田不必說大義造作
不須遣化主人天福報豈日無之但不依清規不通
前輩高踞方丈實爲創舉在座下必日子承父業在
衆人必曰受授未清座下或以慧力之主張應得符
安能使衆人均以慧力之主張爲鐵板乎且

以下原缺